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一六冊目次

牧齋有學集五十一卷(二)

〔清〕錢謙益撰
清康熙二十四年金匱山房刻本

一

六柳堂遺集二卷餘一卷

〔明〕袁繼咸撰
清鈔本

三九七

蕭然吟二卷

〔清〕程邃撰
清順治刻本

四一五

瞎堂詩集二十卷

〔清〕釋天然昱撰
清刻本

四七七

牧齋有學集五十一卷(二)

〔清〕錢謙益撰

清康熙二十四年金匱山

房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牧齋有學集卷十八

序

卓去病全集序

嗚呼士之求用於世也必有所挾以自重而世之用士也亦必視其所挾者以重士于是乎士之所挾者有倍稱之息而無折閱之憂及其兩不相遇也士之有挾者往往困于資地不能自出其蘊蓄以干人主人主之求士者亦往往限于士之資地不能自出其耳目以相士而其相遇而兩不相當也以賈生之才遭逢聖世人主置之前席咨嗟歎息而不能不困于長沙以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而不能與車丞相桑大夫爭一言之遇今又况于吾友去病連蹇場屋陸沉下僚終其身望高門省戶數十步間邈然如天漢者乎嗚呼去病其志潔其識堅其風骨孤峭側出無所附麗以通經汲古爲其學以致君澤民爲其志藐然書生講求國家兵農禮樂要務萬曆間河決澶淵賣田得百金爲老丁生治裝令巡行河決口訪問利害著河渠書若干篇宗黨咸目笑之弗顧推去病之意以爲他日遇主如宋之范仲淹人主開天章閣給筆札令條上天下事如南宋之陳亮布

衣上殿天子使執政召問從何下手庶幾揚眉抵掌傾囊倒屣盡出生平所學衣被海內安能飾竿牘工鞶帨與小夫人爭利便目睫間乎遇益左家益貧迂疎潦倒不能自振其位置日益高晚年謫李雲中督師陽美盧公持節開府去病居屬吏末舒雁行列執手版上謁已悉謝諸大吏延致後堂衣裘衣踞上坐爲盧公陳說數目插牙制馭事宜畫灰借箸目直上指盧公樞衣捧手奉教唯謹問請問天下大計去病肝衡大言當今能指揮謀斷申捷伐而闢蹙國者虞山一人而已余猶坐閣訟頌繫請室盧公裁書布幣承問起居其嚴重去病如此嗚呼國家緩急需士猶疾病之需藥也去病之所詣曉者醫經方其所儲待扶元起死之藥也而世之所嗜者膏粱芻豢也膏粱芻豢可以養生而不可以療病今唯膏粱芻豢之是甘而上醫之藥方屏棄而不一試病已殆矣乃號咷博求異幸一中於是乎舊醫之乳藥下醫之毒劑漫嘗雜進而病馴至于不可爲世之薄去病者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足動人聞我之論其不擲擲而大笑者亦尠矣一葉落而知秋一壺冰而知寒一士之用舍有關於國家之大故非識微之君子其孰能知

之而信之矣乎讀去病之文者其尚以余言求之百年而後淡思尚論想見其爲人亦必有知余之廢書歎息泣下沾襟而不能自己者若其文之雄健渾厚方駕作者去病固不自以爲能事而讀者亦不當以此多去病也去病之歿在崇禎甲申之十一月後九年歲在癸巳其子人臯始彙其全集鏤板行世而虞山友人錢某爲其序

耦耕堂詩序

崇禎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陽卒于新安之長翰山又十二年歲在甲午余所輯列朝詩集始出孟陽詩居

丁集中實爲眉目而余爲小傳以別其端頗能推言孟陽之所以爲詩與其論詩考古之指意於時風人詞客希風托響者咸相與歛歔歎恨當吾世不得一見孟陽又恨不得盡見孟陽之詩於是嘉定二金子治文渭師從其壻孫介繕寫松圓集以後詩文曰耦耕堂集者鏤板行世而屬余序之序曰耦耕堂在虞山西麓下余與孟陽讀書結隱之地也天啓初孟陽歸自澤潞偕余棲拂水礪泉活活循屋下春水怒生懸流噴激孟陽樂之爲亭以踞礪右顏之曰聞詠又爲長廊以面北山行吟坐臥皆與山接朝陽樹秋水閣

次第落成於是耦耕堂之名遂假孟陽以聞於四方既而從形家言斥爲墓田作明發堂于西偏而徙耦耕堂于丙舍以招孟陽廬居比屋晨夕晤對其游從爲最密辛巳春約游黃山首塗差池歸舟值孟陽於桐江篝燈夜談質明分手遂泐狀爲長別矣此集則自天啓迄崇禎拂水卜居松圓終老之作總而名之曰耦耕者孟陽之志也余與孟陽相依于耦耕室前後十有餘載孟陽歸新安余遂彳亍里居羽書旁午師命促數歲時展省一再至山中視所謂耦耕堂者已邈然如傳舍矣孟陽歿而國變燬餘生殘骸求死不得土梗偶泊松楸僅存往昔山堂礪戶筆牀茶竈綠尊紅燭之樂驚魂噩夢瞥朕不能一至僅于孟陽詩句彷彿見之耳喪亂廢業歸心空門世間文字都不省憶惟孟陽清詞麗句尚巡畱藏識中南冠越吟嘲嘲諷詠因而迴思昔遊一話言一談笑顯顯朕猶在耳目孟陽誦持首楞嚴經聞雞警悟于篇什中每有省發由今觀之吾兩人之遊跡雪泥鴻爪已茫朕如往劫事此經中六塵分別交蘆中空佛言如寤時人說夢中事豈虛也哉後之君子讀孟陽之詩追尋吾兩人形跡一切皆前塵影事作歷王恒河觀作演若

朝鏡觀以孟陽之詩當伽陀祇夜而不徒以聲病格律相比量也則庶乎其可矣余旣衰且廢孟陽墓已有宿草不能往哭又不能料理其遺文而以累二金子余則有餘愧矣撰文懷人摩娑青簡藏山逝川聖人亦未免有情而况于余乎嗟乎此余所以教耦耕堂之集援筆清淚輟簡而不能舍朕者也

李貫之先生存餘稿序

宋元以來學者窮經讀書確有師承幼而學壯而成老而傳端序經緯精詳次第具在宋學士之誌曾魯者如金科玉條不可更易世降道衰教學偁背煩蕪之章句熟爛之時文剽賊備質之俗學耳食目論浸淫熏習而先民辨志敬業之遺法不可以復考矣迨其末也世益下學益駁諛聞曲見橫鶩側出壘贅狂易人自爲師世所號爲魁士碩儒敢于嗤點謨誥鐫夷經傳大書濃抹以典訓爲劇戲馴至于黃頭邪師彌戾魔屬充塞抗行交相梟亂而斯世遂有陸沉板蕩之禍嗚呼學術之失也以其離聖而異軀捐古而近習方其濫觴也朱黃丹鉛鑽紙弄筆相與簸弄聰明貿易耳目而其極也經學蠹人心圯三才五常各失其所率獸食人于是焉始古者謂之非聖無法學

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誅不以聽豈過也哉有明萬曆中江陰有儒者曰李君貫之青年壹行強學好問之君子也其殖學以六經爲根抵以程朱爲繩尺當斯世邪說橫議橫流淪亂之日仞其師說強立不返沒身而已者也貫之沒二十有餘年其孫成之刻其遺文請序于余嗚呼貫之之文具在論不越尺幅辭不駢枝葉寧樸而無冶寧直而無游寧狹而無夸其功則記覽講貫其文則布帛菽粟文中子言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吾貫之其殆庶乎取貫之之文僂諸世之策刺輦輓裁紅暈碧者我故知其無與以逢衣淺帶之士守老師宿儒之學螢乾蠹死頭童齒豁下上數百年獨抱夫神狙聖伏邪說誣民之憂胥天下奔奔狂矢支流羣射確乎其不與易也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桐子之命兇園之冊隱朕與殘經絕學相爲終始非表微之君子其有能知而思思而懼焉者乎貫之與余游明燈張席憂心京京未嘗不廢書而歎余序貫之之集不趣舉其文而極論教學之廢興詞煩而不殺者貫之之志也貫之名如一藏書萬卷著禮記緝正若干卷亂後咸燬兵火成之於劫灰焚蕩之餘收拾餘燼

錢板家塾庶幾乃祖之緒言不墜于地可謂有志者也

蕭伯玉春浮園集序

余每與伯玉晤語移日分夜談諧間作顧不恒商確文字間或微言訐泊相視目笑而已天啓初余在長安得伯玉愚山詩喜其煉句似放翁寫置扇頭程孟陽見之相向吟賞不去口伯玉每得詩文矜重藏弄丹黃點勘比于歐蘇諸集彼此落落固未嘗盱衡抵掌以文人相命狀而兩人聞之交相得也喪亂甫息伯玉遣石壽僧遺書勸以研心內典刊落綺語余方

笑其不具集

卷一

二

箋計首楞 謝絕筆墨報書曰如兄約久矣書往而伯玉已不及見狀吾兩人文字之交其終始如此也今年夏五伯玉之猶子伯升蒐輯遺文屬余刪定且爲其序余得而論次之伯玉之詩體氣清拔瘦勁寡兀取法涪州向謂今體似放翁者餘波綺麗偶狀合耳文尚簡與標新領異取材于劉義慶鄒道元離奇輪囷孤行側出則陸魯望司空表聖之流也以審音之法喻之廣場法曲五音紛會孤桐么絃迥絕烟杪誠難與絲肉競奮娛心順耳若夫魚山空宵衡岳靜夜烟蓋停氛燈帷靜耀蛟壁之龍吟潛曼半峰之猿

梵遙呼人世之繁音促節夫安得而與焉以此評伯玉之詩文其庶矣乎狀余之知伯玉者蓋不盡于此西江儒者以道學爲教而伯玉則歸心佛學及薙枝葉卽挑江諸公改頭換面者亦不欲過而問焉諸所悟解以丁義爲宗以唯心爲鏡不以性掩相不以實掩權不以圓融掩行布坊禪講之末流掃邪偽之惡網淡心苦語低眉努目於敘楞伽評雪浪之文議法者懼有餘憂焉而世之知伯玉者或寡矣昔者法界之鏡弘演于圭山者以裴公美助之發明也止觀之宗大鳴于荆溪者以梁敬之助之治定也末法晦蒙

笑其不具集

卷一

三

正輪陵替斯世無圭山荆溪招揭日月雖有淵才焉思若吾伯玉者如車一輪如鳥一翼徒抱廓清式遏之志而無以自展漫漫長夜其何時而旦乎嗟乎斯集行世之知伯玉者必多矣推伯玉之志雖復飛文揆藻燄燄天壤間亦將比諸須彌之螢火初不以斯文爲有無也余故循而論之以證明吾兩人文字之交其有終始者如此

徐存永尺木集序

崇禎己卯存永侍尊甫與公徵君訪余拂水存永方綺歲才藻麗逸余以孝穆期之後十餘年存永偕陳

開仲自閩過存坐絳雲樓下摩挲沁雪石周視棟架
古史舊文談興公與孟陽遊跡余爲詩曰高人有福
先歸地野老無謀但詛天酒罷悲吟秋歎別去是歲
絳雲樓災存永寓書相三日之哭又七年以尺木集
請序存永之詩富有日新至是而大就哭曹能始長
篇述陽秋詢琬琰富矣哉古良史也往存永談閩詩
溪推其友許有介頃游南京見有介詩每逢佳處爬
搔狂叫喜存永爲知言乃懷朕命筆爲其集序乳山
道士適來告曰存永所居偏塞戎馬宛委江雨桑架
礮車播遷困厄其詩當益工所就殆不止此嗟夫讀

永齊不愚集

卷一八

九

有介之詩知閩之才士與存永爭能鬪捷者後出而
愈奇聽乳山之言卽存永一人之詩所謂見新非故
者屢遷而未見其止甚矣人才之難盡而斯人之文
心靈氣未可以終窮也唐李牟吹笛天下第一所吹
煙竹之笛笛中第一瓜州江上秋夜橫吹寥亮逸發
爲牟生平吹笛第一俄而鄰舟有客請吹河山可裂
鐵管粉碎意其蛟龍也今存永有介之詩皆笛中第
一也則未知孰爲李牟之吹耶孰爲鄰客之吹耶余
之掩袖而聽者其爲煙竹爲蛟龍能一一而辨之耶
聽蛟龍之笛者驚其入破呼吸盤礴以爲人世無有

若夫雪山浴池之歌大樹繁那之絃管仙人狂醉須
彌踊沒其視蛟龍之聲不猶蠅聲之發于蚓竅耶由
是觀之存永之詩不能盡存永有介之詩不能盡
有介而八閩與天下之詩心師意匠新新不窮其不
當以方隅之見坐井天而窺隙日也亦若是則已矣
白門之士就余論詩遂有爽朕自失者遂書之爲尺
木集序三年笛裏關山無恙尚期與存永有介尊酒
細論開口而一笑也

唐祖命詩稿序

余同年友宣城唐君平有才子曰允甲字祖命自其

永齊不愚集

卷一八

弱冠才名藉甚有詩數百篇亂後詩益工顧不肯盡
出謹刻其十之三四而請余爲其序余老且廢業度
無以厭祖命之意遠巡不欲爲而祖命請益力祖命
梅聖俞之鄉人子弟也蓋嘗讀歐陽公敘聖俞之詩
略舉祖命之生平而考其近似則有不勝慨朕者歐
陽公謂聖俞少習于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
則祖命似之聖俞累舉進士困于州縣年五十猶從
辟書祖命起家中翰遭讒放黜喪亂屏退長爲旅人
而年亦已五十矣與聖俞資望不一而其寥落不偶
未嘗不似歐陽公稱聖俞之詩長于本人情狀風物

英華雅正變態百出祖命富于庀材工于使物雲誦
波詭聞見疊出固未嘗規摹聖俞而所謂感人之至
與樂同其苗裔者未嘗不求其似之也其有不同者
聖俞生有宋百年全盛之時朝著寧謐四夷賓服其
仕宦連蹇志氣不獲伸者獨聖俞一身窮耳故其憂思
鬱積羈愁感歎之言可以矢詩遂歌發作馳騁而其
友若歐陽公謝景初者可以收藏類次盡得其文詞
若吾祖命者遵會陽九遭逢亂離以其矐目喑口蜚
吻裂鼻彈舌擊齒之苦攢聚偪塞盡託于詩詩雖工
固有所不能盡而又不得不盡也則姑以篋衍爲府
藏以肩鐻爲城塹出其十之三四爲墨子之木莛而
闕惜其所謂五六者爲魯府之大弓寶玉其所出之
三四固已足擺磨跳踴驚動海內其所闕藏之五六
雖其嗟兮似春淒兮似秋能與聖俞上下追逐而世
固無由而知之也嗚呼聖俞之詩歐陽公以爲窮而
後工不知夫祖命之詩之工至于不能自有其詩而
其窮始極斯尤可悲也已余游留都與祖命執手祖
命別余之溧水而遣平頭裹糧以候余文余愍而與之
酒平頭告我曰主人孤茱垂橐每夜有光怪出書簾
中余曰嘻此文字之祥豐城之劍氣屬斗牛其躍而

出也不遠矣歸語爾主吾當重爲之序而蘸筆以俟
之

梅杓司詩序

余採詩於宛陵得梅氏禹金季豹子馬之詩喜聖俞
風流于今未墜因以想見諸君子廢詠矢詩皆在有
宋聖明承平閒暇之日爲之撫卷三歎也而杓司來
游吳復見其詩知梅氏一門之詩散華落藻總萃於杓
司而杓司生當亂離顛頓結轡鍾儀之南音莊舄之
越吟詩餘飲罷時時于筆墨之間見之則其視昔之
君子尤可感也杓司每過余論詩請余評騰則余得
歎不置集卷一八

而言之夫詩之爲道駢枝儷葉取材落實鋪陳揚厲
可以學而能也劇目鉢心推陳拔新經營意匠可以
思而致也若夫靈心偶氣將迎恍忽稟乎胎性出之
天朕其爲詩也不矜局而貴不華丹而麗不鈎棘而
遠不衫不履粗服亂頭運用吐納縱心調暢雖未嘗
與摛摠招擢者炫博爭奇而學而能思而致者往往
自失焉杓司之詩蓋實有之昔者東晉之世王謝子
弟靡不揄長裾躋高展胡牀塵尾高自標置至今遊
冶城者訪烏衣馬糞故事猶爲嚮往况金陵定鼎豐
水有芭宛陵之梅條葉被澤則梅氏之在今日亦猶

昔之王謝也且杓司盛年積學川渟嶽峙人之期許
與其所自許者非小桑海雖殊家風未艾余固知窮
冬沍寒當不與寓木蔓草俱盡也援採詩之例以杓
司一編附禹金諸賢之後謂爲家之瑳環國之瓊瑤
也豈不美哉他時江左名輩屈指過江人物必以杓司
爲第一流無疑倘以余言爲職志乎

范長倩石公集序

昔在休明之世吾吳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諸公以
館閣鉅公操文章之柄一時名賢輩出若劉昌謨楊
君謙劉廷美之流浮沉郎署迴翔藩臬宏覽博物含
英咀華殘編齧簡映照細素降及正嘉文徵仲以耆
年長德主盟詞苑王祿之陸子傳諸公拔華落藻前
輝後光國家當重熙累洽人文化成士大夫含章挺
生與天之卿雲地之器車榮光休氣參兩叶應豈偶
朕哉余通籍後猶及見吳叅知文仲范學憲長倩文
仲萬曆初已叅預詞人之列溫文爾雅詳視却步有
禮讓君子之風長倩蔭藉高華駘蕩流俗晚視學政
在滇雲萬里之鄉卒自放山水間以老二君品第不
同方諸前哲亦猶中郎之虎賁也文仲故有集行世
長倩已沒二十年其子撰次遺集而屬余爲之序長

倩少負淵敏學不純師不屑如世間文人尋行數墨續
言琢句以求當於作者揮毫信腕文不加點游戲掉
舉放筆自笑亦未嘗膏唇拭舌自以爲能事也諸天
質多羅樹香滿五十由旬坐其下者染香而不能去
雪山池中甄陀女歌聲柔輒清淨五百仙人皆心逸
不自持詩文之妙固無事變績鞞悅而能使人口耳
郵傳色飛神解以此評長倩之集則庶幾近之或曰
吳中別集弁山以降卷帙動以百計斯文豈足以盡
長倩乎嗟乎斯文固不足以盡長倩而長倩之風流
亦非斯文之所能盡也天平之山房櫳蔽虧閑道遷

徐女廉遺集

卷一

序

迤流丹韵碧吐烟轡而駐月駕者長倩之詩苑畫笥
也梨園子弟舊舞新歌唱尚女之後庭泣龜年之紅
豆者長倩之閒情麗曲也劈窠倒薤細字蠶書禁扁
樹楣纏蛟龍而飛翬翟者長倩之文心筆陣也隴西
之伉儷訓贈芳華天水之房幃討論金石玉臺彤管
唱予而和汝者長倩之嚶鳴友聲也朕則長倩之文
章遺餘于天地間者故已不勝其多矣而子猶存乎見
少不亦遠乎

徐女廉遺集序

嘉定徐女廉先生名允祿長於予十七年同爲郡弟

子員郡守大校士廣場歛集女廉爲大司都講袞衣
方領拱手澗步諸生皆屬目却行女廉從衆中覓予
拱揖而言曰此虞山錢受之也今日乃得相見幸甚
諸生皆視歸于予肩踵駢躡女廉徐執予手引去既
而定交于崑山之西寺用士相見禮曰吾生四十年
方得一友敢不重拜禪房止宿劇談申旦屈指一時
名人勝流皆不可女廉意輟搥手曰假假間有許可
或時論所蹈藉掀髯顧視意豁如也女廉家食貧妻
子皆啜糠覈敝衣直履泊朕自守自爲諸生不懷一
刺干謁意有所不與資育不能奪也吳中名士親喪
喪齊有集

卷一人

三

相弔唁女廉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吾有所
制之矣嘗就試之崑崑人有王母喪諸生雜狀弔送
女廉弗往已而爲具召客女廉踞上座豪飲大嚼人
曰昔者不弔今日飲如之何女廉曰弔則不弔飲則
飲庸何傷丙午試瑣院表題失格姻家譚生謀刺聞
通外簾爲終試地女廉正色曰鑽徑竇壞場屋得一
舉子而喪吾徐女廉雖死不爲明日拂衣去矣其孤
立行一意皆此類也女廉動止駘蕩口語期艾談及古
今節義及軍國大事攝衣整冠論辨蠡湧滇南王給
諫仲舉左官寓白門班荆感慨作直臣篇以贈仲舉

讀之輒爲流涕天啓辛酉余官詹端女廉貽書累數
萬言謂已巳之役徐元玉得謀國大局而于廷益爲
孤注公等當早決大計勸進南遷定商家五遷之議
勿謂宋頭巾所誤詞垣諸人咸吐舌弗能收余心不
以爲不狀而未敢言也甲申三月戎政請臨遣撫軍
津撫趙具舟海道倉皇錯遘大命以傾豈知夫憂危
慮早號呼助余乃自二十年前一老書生發之女廉
已矣歿而猶視其在此矣嗚呼女廉其束脩鐵礪端
正潔白可以爲天子之大臣其忠言奇謀奮發建白
可以參天下之大議若夫聳肩策足補牙拊頰文章

卷一人

一八

二

議論雄健側出雖其佩觿能解操刀必割或矯而過
中或抗而違俗要亦可激揚末流驚動僻俗世有知
女廉者摩挲簡牘想見其生平鬚眉肝胆離奇抑塞
如聞談笑如接難駁謂女廉不灰可也女廉既終老
不遇二子永京皆有才志困阨章句而長子則已前灰
矣門人潘潤暨猶子士亮能于沈灰餘燼螢乾蠹老
之餘搜採遺集傳諸青簡其風義有大過人者余自
惟以輟材後生託女廉末契酒酣已往執手促膝如
魏武帝所記橋玄車過腹痛之語丁寧鄭重歷歷在
耳今老且廢矣無以副亡友之緒言而猶以殘生餘

息攬枯竹鑽故紙懂而序其遺文後之君子有因而知予者亦將爲之喟然而歎息也

徐季重詩稿敘

吾於春秋之世得審樂者二人延陵季子之聽秦風也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師曠之占楚師也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何謂夏聲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是也何謂秋聲怨怒哀思怙憑噍殺之音是也是二聲者生于人心命乎律呂而著見于國運之存亡廢興兵家之勝敗采葛伯越巴歛與漢水調急而牧齋有思集卷一人

隋亡入破繁而唐蹙自古及今未有易此者也余老耄多忌諱惡聞人間所稱引越臺吳井谷音月泉之詩白楊荒楚鳴號啁噍若幽獨君之孤吟若甘棠之冥唱蒙頭而避之唯恐遺音之過吾耳也新秋病足適衰子重其來自鹿城得徐子季重詩伏枕聽之忽狀而睡渙然而興其悲涼則玉衣石馬也其忻喜則櫻桃杖杜也其激昂蹈厲則笛裏關山兵前草木也徐而按其音節其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有夏聲無秋聲當山崩鐘應之秋而啓陽至灰飛之律此何祥也耶或曰弘正之

間李賓之論詩以宮聲爲主徐子盛世公卿之餘子也舍逢掖而爲遺民豐水有芑士服舊德其詩應宮聲也不亦宜乎記稱師曠審音先燠其目居今之世人盡師也夫子其將以伏枕而聽當子野之燠目歟季札觀樂歸吳閱百歲而化去今子老矣始有事于採風以徐子爲青蘋之末奚爲不可徐子之友歸子以其言告余余曰善哉吾未之前聞也吾方有幽憂之疾未能用絲竹陶寫聊假徐子之詩以資吾之挾瑟鼓缶而已矣

陳昌箕日記詩敘

牧齋有思集

卷一人

二

閩中陳孝廉昌箕公車北上三過吳門皆遣信相聞賦詩贈答而不獲二面今年落第歸復修故事以所爲日記詩屬余評定序而傳之嗟乎國家當重熙累洽開門開窗之際士之躋褐趨時若昌箕輩者如駿馬之嘶風如雄劍之出水飛騰踴躍唯恐後時余雖廢退田野每一聞問輒爲首塗勸駕動色相告如垂白老嫗見三五盛年笄而求字必將握手拊背諄諄慰勉如欲身爲之傳姆也今昌箕之試而罷罷而歸也如隨陽之雁如繞樹之鳥形影孤單驚飛浪泊蹙蹙狀如非其所有事者而余以餘生頽景尸居假息亦不

復知海內故人鵬搏鴻退近作何狀讀昌箕來書與
其日記之詩追思公車往還故事如東城父老談開
元天寶盛事不知其已歷塵沙積劫也昌箕棹執詞
壇日新富有散華落藻足以沾丐作者其詩之美盛
亦何待乎余言而余苦愛其都下感懷四首纏綿惻
愴有風有雅有元裕之謝臯羽之遺音焉夜央燈炮
長吟聞誦如見眉宇如聞歎噫朕則余所未見者昌
箕之面而已謂余爲未識昌箕則豈可哉余衰晚歸
心內典不復讀世間文字止閱楞嚴第十叅求如雞
後鳴顧瞻東方之義而昌箕之詩適至豈亦雞鳴風
牧齊有學集卷一人

陳古公詩集序

佛言此世界初風金水火四輪次第安立故曰四輪
待世四輪之上爲空輪而空輪則無所依道書載海內
洞天福地其中便闢疏總玲瓏鈎貫一重一掩如人
肺腑以此證知空輪建立灼朕不誣也人身爲小情
器界地水火風與風金四輪相應舍而爲識竅而爲
心落卸影現而爲語言文字偶頌歌詞與此方之詩
則語言之精者也今之爲詩者矜聲律較時代知見

封錮學殖柴塞片言隻句側出于元和承明之間以
爲失機落節引繩而批之是可與言詩乎此世界山
河大地皆唯識所變之相分而吾人之爲詩也山川
草木水陸空行情器依止塵沙法界皆含攝流變于
此中唯識中所現之見分蓋莫親切于此今不知空有
之妙而執其知見學殖封錮柴塞者以爲詩則亦未
之乎其爲詩矣吾嘗謂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詩
皆可以爲偈頌而寒山子之詩則非李太白不能作
也佛于鹿苑轉四諦後第三時用維摩彈斤第四時
用般若真空淘汰清淨朕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
養齊有學集卷一人

沃之今不知彈斤不知淘汰取成糜之水乳以當醍
醐此所謂下劣詩魔入其心腑者也嗚呼將使誰正
之哉陳子古公自評其詩曰意窮諸所無句空諸所
有聞者河漢其言余獨取而證明之以爲今之稱詩
可與談彈斤淘汰之旨必古公也古公之詩梯空躡
玄霞思天想無塩梅勺藥之味而有空青金碧之氣
世之人莫能名也昔人稱西土讚頌之詩疑寒靜夜
明月長宵煙蓋停氛帷燈靜耀能使聞者情抱暢悅
怖淚交零古公之詩庶幾近之李鄴侯居衡山聞磬
師中宵梵唱先悽惋而後喜說知其爲謫墮之人吾

今而後乃知古公矣夫

胡致果詩序

孟子曰詩亡朕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闕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爲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爲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爲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贈白馬阮之咏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皆于詩發之馴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唐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詩稱盛臯羽之慟西臺

收齊有學集

卷一八

玉泉之悲竺國水雲之若歌谷音之越吟如窮冬沍寒風高氣慄悲噫怒號萬籟雜作古今之詩莫變于此時亦莫盛于此時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與遺民舊老灰飛煙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事猶在殘篇斷翰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余自刳灰之後不復作詩見他人詩不忍竟讀金陵遇胡子致果讀其近詩穆乎其思也悄乎其詞也愀乎悠乎使人爲之歔歔煩醒屏營徬徨如聽雍門之琴聆莊舄之吟而按蔡女之拍也致果自定其詩歸其指于微之一字

思深哉其有憂患乎傳曰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史之大義未嘗不主于微也二雅之變至于赫赫宗周瞻烏爰止詩之立言未嘗不著也揚之而著非著也抑之而微非微也著與微修詞之枝葉而非作詩之本原也學殖以深其根養氣以充其志發皇乎忠孝惻怛之心陶冶乎溫柔敦厚之教其徵兆在性情在學問而其根抵則在乎天地運世陰陽剝復之幾微微乎微乎斯可與言詩也已矣胡子汲古力學深衷博聞其爲詩翦刻陶洗刊落凡近過此以往溪造而自得之使後世論詩史者謂有唐天寶而後復見

收齊有學集

卷一八

三

昭陵北征之篇不亦休乎余雖老而耄矣尚能磨厲以俟之

李黼臣甲申詩序

元人張子長敘胡師古之詩曰古之爲詩能卓朕自奮繼三百篇之後者其致未嘗不厚而其辭未嘗不盛厚則所感者深盛則所被者遠古昔聖賢之詩其旨本此而清越幼眇之奇抑揚蹈厲之節則又詩之輿衛鼓吹以和懌先後其義者也惟厚與盛詩之宗旨也古人之詩意匠相合緣情綺靡如雷雨之滿盈如膏液之脉發雖清吟幽唱其味彌厚雖單詞片詠

其氣彌盛今之人氣不足志詞不足言縱極其鋪排揚厲綱續組織而祇成其薄與衰而已矣黼臣之詩吾向爲序之以覽湖之珠寶應之玉爲比擬近見其甲申詩益有進焉以書生少年當天崩地拆之時自以受國恩抱物恥不勝枕戈躍馬之思其志氣固已憤盈噴薄不可遏抑矣發而爲詩其厚且盛如子長之云宜也珠之產于甓社也寶之降于帝廷也其氣洋洋朕其光熊熊朕近則輝山川遠則鎮宇宙有不厚且盛焉者乎黼臣之治詩未艾也歸而求之甓社之珠與寶應之玉有餘師矣夫

湖外野吟序

余初敘素臣詩策名騷騁脩坂花攢錦簇天桃流鶯如也已再敘素臣詩慟龍湖瞻烏屋風緊雲輕秋重寒蟄如也越十有餘年見之于八寶素臣之齒日長學殖行修歸朕爲勞人良士江淮之間詩壇矗立莫不捧盤執觶推爲祭酒素臣樞衣欽衽修朕自下出其所著湖外野吟是正于余謹謹朕如有失也素臣之言曰詩之爲道感盪天地陶冶性情牢籠庶物窮極神達童而習之婆和成韵白首吟哦而片言隻韻不得其形似誠難之也吾非專愛今人也縱吾之雅

盱眙梁不能軼今人之轍跡其敢警警今人以自疚乎吾非不欲薄古人也竭吾之刻畫抉擿不能窺古人之毫毛其敢評泊古人以自樹乎萌于驕甲于易翳于昧殺于欺四者得一卽有下劣詩魔入其心腑牛鬼蛇神飛精說恣吾敢乎哉童而學之髮種種矣而後今乃知其難也其將何從而可余曰人有覽鏡而迷其頭狂走而求之者又有臨鏡而憎其面詢鏡而碎之者之二人者更相命也亦更相笑也嘗試與子清明在躬晨朝引鏡如臨止水如見古人旋觀二子之爲有不盡朕失笑者乎今之稱詩者司盟立墀牧齋有學集

卷十八

牧齋有學集卷十八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九

序

咸子詩序

少壯爲諸生時流觀經史每及椒舉之班荆繞朝之贈策荆高燕市之飲泣孫劉狼石之坐語越石扶風之歌步兵廣武之歎輒爲引觴擊節曳袖起舞中年羈宦驚心國恤撫北盟之編覽指南之錄 考伯紀同甫之論建追海青翎白之始末未嘗不歎歔飲泣繼以痛哭也年運而往晚晚衰老江山遷改意氣銷落投灰滅影日緝首楞數行梵志昔人蒙莊今我却

牧齋有學集

卷十九

一

廢離袖

思前夢依朕往刼矣咸子大成遺吾友子敏書來訪凝塵蔽榻樵蘇不覺相視移日不交一言而去僅奴相指目謂向來主賓未有是也咸子既退手其書一編心惟口誦累日不置其人奕奕朕如在吾目其清音令辭琅琅朕鏘鏘朕如在吾耳也扁舟入吳夢與咸子劇談飲酒舉杯屬咸子曰子淮陰人也蘇子瞻作淮陰廟碑云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世界有若人跨下橋邊天肯令終老垂綸否龔聖予去君實幕徙居吳市畫馬給食室無凡案使其子曲躬以受紙作文陸二傳吳淵穎以爲子長復出曉

年無聊激贊宋江三十六人以申寫其叫號呼憤

氣去今三百餘年長淮湯湯此人此意與滄海陵谷

俱歸交滅否王叔明過下邳奇子房潛匿出游之事

已而游琅琊揆婁敬洞喟狀歎息以爲子房故與婁

敬匿跡于此厥後遂有挽輅論都之舉亦兩人山中

擘畫及之今長淮之境與下邳接壤圮橋碧流之水

一綫如故滄海君黃石公亦常訪求其陳跡否余老

矣徒思夢遊耳子其有以示我咸子持盃笑曰公方

讀首楞亦知月光水觀之說乎月光修習水觀入定

時定水湛朕盈室童子持瓦礫投之旋患心痛除去

之而始復公之所云皆水觀中之瓦礫也願爲公童

子爲除去之趣呼大白持耳灌予予扑于盧胡而覺

凌晨抵家則咸子來徵詩序再而三矣余無以序咸

子之詩書夢中之語復之并傳示子敏共作夢囈之

時一笑也

蔡大美集序

啓楨之間吳楚間權奇雄駿之士橫襟獵纓挾轂而起者其于余未嘗不相慕悅而游跡落落如也頻年以來俊民遺老不與刼灰俱燼者殆不能以十數而是數人者愈少跡愈疎而其相慕悅也滋甚若宣城

蔡子大美者江山迢然書問問歲一至愛而好我聲咳欠申
晨夕如在書篋之前余亦忘其非舊相識也古人嬰鳴伐木
汲汲然求友或千里命駕或夢中相尋而余顧得大美於殘
生暮齒沈沈飛鐵之餘然則士之生於斯世也亦豈爲不幸
歟今世之詞賦爭工妖紅艷紫移心奪目如大美之撰述沿
流討源銜華佩實所謂詩杜陵而文遷固者良不欲與今之
君子同鵠而射侯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以詞賦家推之大
美亦今之魯靈光矣與治教春江訪友詩謂其百感橫生發
之詩歌而喉應間格格不吐者尚十九嗟夫仲長子光暗者
也東臯子稱其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爲懸解之作大
美之詩歌喉應間固有格格不吐者不猶愈于光之暗
乎以其百感橫生者當子光之著作而以其格格不吐者
代子光之暗世有表微者誦其詩論其世斯可以三款已
矣余端居多感恩舊懷賢每欲繼子美存歿八公之作伸
紙吮筆哽塞憤悶輒廢然而止讀大美前後八哀何其詞
之達氣之厲也然則世之暗者固莫甚于余而與治可以
無嫌于大美矣唐人有侯高者投文泝水以詛逸懷李翱
誦其首章 曰穹穹與厚厚兮易憤余而不德聊引之以
爲大美集序蓋暗者之言如此

曾青黎詩序

寧都曾侍郎二濂有才子曰傳燈字廷聞傳燦字青
黎兄弟皆雄駿自命負文武大略而其行藏則少異
庭聞脫屣越躋挾書劍携妻妾走絕塞數千里行不
齋糧俄而試鎖院登天府簪筆荷橐取次在承明著
作之庭青黎與其徒退耕于野衣襪襍量晴雨者六
年于此襟被下估航出遊吳中褐衣席帽挾策行吟
質質狀老書生也庭聞之詩朝而紫塞夕而朱邸涼
州之歌曲與凝碧之管絃繁聲入破奔赴交作於行
墨之間吾讀之如見眩人焉如觀僂童焉耳目回易
而不自主也青黎則以其詩爲詩晤言什之咏歎五
牧齋有學集卷十九
四
之其思則黍離麥秀也其志則天問卜居也夷考彭
氏詩史章貢之役青黎年才二十獨身指柱潰軍眇
眇一書生如灌將軍在梁楚間旋觀其詩求其精強
剽悍之色瞥眈已失之矣爲掩卷太息者久之吾向
讀范史馬伏波在壺頭中病困臥每聞升險鼓譟輒
強起曳足觀之每笑其老憊不知止徒念生平少游
語也老而閱內典緊那羅王奏樂須彌峽峨大迦葉
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朕後知習氣龐重不克前除
伏波之老病技癢無足怪也今余既螢乾蠹老歸向
空門讀青黎之詩而求問其往事楚炬秦灰沈沙折

較爲之歎歎煩醒心蕩而不能自己伏波之曳足與迦
葉之起舞與余固不能以自定也知我者亦爲之三
歎而已矣天之生才以有爲也青黎兄弟固不應長爲
旅人爲農夫自時厥後其事業當與其言俱立余倘
不效他日與寓目焉心灰漏盡知不復作迦葉起舞
狀更以誌青黎兄弟追念平生际文淵少游何如也

彭達生晦農草序

弘光南渡東南旂弓與馬之士衆集南都彭子達生
韓子茂貽輩將應維揚幕辟客余宗伯署中莫不豎眉
目垂齒牙骨騰肉飛指畫天下事數着可了旋觀諸

生齊才集

卷十九

五

子顧盼凌厲如饑鷹之耽平蕪如怒馬之臨峻坂余
固有經營四方之志恃諸子以益強何其壯也越七
年辛卯遇達生于廣陵僧舍風塵顛頓杖衣雜坐久
之乃辨識顏面起而再拜涕泗沾衣袂喉吻喀喀狀
有言而各不能吐當此之時余如東郊之老馬骨節
磽兀皮乾毛暗而鳥啄其瘡也達生如失羣之鳥驚
巡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而繼以蹢躅也如燕雀啁啾
之頃而後乃能言也嗚呼何其憊也更七八年余老
而加病頭童耳聾頽朕退院老僧少年茂貽輩多物
族達生聲塵阻絕如在異國側身天地每自傷孤另

而已今年長夏臥病忽得達生書劇大喜又得其
作詩文則又喜歐陽子讀黃夢升之文悲其志雖困
而文章未衰余于達生不狀以文章之未衰而知其
志氣尚在則尤可喜也昔者有唐之文莫盛于韓柳
而皆出元和之世聖德之頌淮西之雅鏗鏘其音
泮其氣睥睨與三代同風若宋之謝翱當祥興之後
作號鼓吹之曲一再吟咏幽然如鸞啼鬼語而吟
促而猿嘯哀甚矣哉文章之衰有物使狀雖有才人
志士不能抗之使高激之使壯也達生遭時坎陷自
比于騶髮水雲之流其文旨明閑肆涵蓄馳驟去元

生齊才集

卷十九

六

和未遠也今將以斯文投簪井實魚腹沉埋于羊年
犬月吾知必有精靈光怪扶局發匿飛躍而去達生
能終鐫之耶甯戚之未遇齊桓也扣角而歌曰生不
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旦聽斯言也此其人豈
屑促轅下長爲飯牛之客者哉余雖老憊視後而鞭
猶將恃子以少強也姑書之以誌余喜

邵潛夫詩集序

通州邵潛夫以詩名萬曆中爲雲杜李本寧舉漢
彥吉所推許乙卯之秋潛夫挾彥吉書謁余不遇而
去遂卒四十五年潛夫附青溪江以詩集見貽開

猶參後復太息者久之當鴻朗盛世本寧以詞林宿
業自南都來訪彥吉及余參會金閭惠山之間彥吉
山居好客園林歌舞清妍妙麗賓從皆一時勝流解
詠難遜由今思之則已爲西都之燕喜西園之宴游
灰沉夢斷迢然不可復卽矣而潛夫猶矍鑠善飯抵書
相聞吾家覆釜山與狼五並江對峙估販往還如瀟
湘水白頭新知撫今道故舉酒相勞其欣慨爲何如
余嘗謂丁令威化鶴來歸徘徊華表獨立無伴不若
荀子訓見霸城銅人初鑄近五百年尚有一老翁摩
挲對語今吾兩人何以異此也潛夫詩和平婉麗規

規齊才集

卷一

羣風雅自以七葉爲儒行歌采薇而絕無嘲嘲噉殺
之音讀潛夫之集追思本寧彥吉昇平士大夫儒雅風
流髣髴在眼於乎其可感也余每過彥吉園亭回首
昔游天均之堂塔光之榭往者傳杯度曲移日分夜
之處香化爲黑灰紅土與舊客雲閒徐叟杖藜指點
淒涼別去潛夫老而詩益健揭西州之策操雍門之
琴纏綿惻愴臨風浩歌庶幾有以擊悲獻弔抒寫余
之哽塞乎余尚能抽枯腸奮禿管搥頭曳足爲君和
之

張子石西樓詩草序

子石自喪亂以後哀邦國閔朋友屏絕妻孥坐臥一小
樓一蒼頭供春炊如是十年而有西河之戚孟酒慰問
絲竹仰寫嘲噉歡笑加并鎖互一一見之於詩屬定其
西樓詩三百餘首并請余序余惟子石坎坷老矣一生
讀書好古往往慕古人風節之事其詩則發源于吾友
孟陽如陶彭澤出於應璩謝玄暉出於謝靈運太白之古
風多效陳子昂也清和閒止憔悴婉篤以陶冶性情疏
淪風雅爲能事而風調側出於劍南遺山之間審音者
皆能知之而子石之意則欲余採詩以論次其生平不
但爲詩也余尚論古人竊謂子石有似東漢之馮敬通
敬通當四七之際不應僞辟奮跡亡命幅巾罷兵子石晚
遭灰劫蒙頭塞戶如游魚在數罟中耳當賦歛煩急時耽
然書生叫呼九閭條列鄰國二百年清折利病再造桑梓敬
通所謂濶略眇小好偶儻之策未嘗不相似也先帝號咷
闢門辟書交至耻綃頭就散掉臂不應敬通所謂三公之
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樂于懷亦可以庶幾也敬通羈
旅州郡卒離飢寒早喪元子子石之才子諒思有八士四
夔之目席帽旅人殞命盜手敬通之賦曰顧鴻門而歎歎
兮哀吾孤之早零傷誠善之無辜今爾此恨而入冥汎汎
雨淚殆若爲子石而作吁可哀也嗟夫子石其塏尤甚

于敬通有垂白室家之憂無兒女并日之寄涼涼幾
排縵斯文藉余言以自見敬通有言年雖疲邁猶庶幾
名賢之風以終身名亦此志也子石閒窓暇日披東
京之史覽顯志之賦引鏡顧影喟然太息知千載而
下復有一馮敬通庶可以撫手一笑余竊以此慰子
石矣嚶士友或告予當湖倪兵曹學道具慧眼相子
石晚有收子採湘筠之管吹律可以致鳳誠如是則
馮氏有豹良可伸眉于後敬通所以營田牧定堊室
修孝道廣祭祀者不應以年衰歲暮而悼無成功也
老人聞斯言也喜而不寐并書之以復于子石且用以
作氣焉

張公路詩集序

萬曆丁巳余邀程孟陽結夏拂水孟陽爲余言菰蘆
中有張公路先生褐衣蔬食衡門兩版諳曉王伯大
略談古今兵事指陳其勝敗之所以朕星占分野關
塞阨塞皆能指掌圖記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纖去年
年九十有一死安亭江上惜乎吾子之不獲見其人
也余心識其言訪其遺詩得五十餘篇亂後輯列朝
詩集援据唐叟叔達之序次而存之又十餘年公路
之孫昉與其從孫琨刻其遺集行世以余知公路者

請爲其序而余亦已八卡老矣昔者歐陽公讀李
商懷賦怪神亮以一旅取天下役世不能以天下取
河北以爲憂恨翺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上下其論杜
牧則謂籍紳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者世以爲僞暴
異人人不比數及盜起圍二三千里崩壞震動卿大
夫笑歌嬉遊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知公路嘗
神廟日中之世扼腕論兵壯年北遊燕趙晉魏訪問
昔年營陳戰壘肝衡時事蹙蹙朕有微風動搖之處
目瞪口噤填胸薄喉其不以爲妖言喜亂仰視天而
俯畫地者亦幾希矣迨乎晚年西夏東征之師發經
暨公路之言稍驗及撫順難作四海不復解兵而公
路歿已三年矣嗚呼遭際承平傳遽卿相重金兼紫積
金帛而長子孫者多矣杜牧所謂山東亂事非我宜
知者有之歐陽所謂已不自憂而禁人之憂者有之
事之殷也患至呼天智勇交困則以膏唇拭舌不學
問無廉恥之徒兼將相之權而寄君父之命詩有之
誰秉國成不自爲正大命以傾令公路不歟而居此
世猶夫虎之餌毒蛟之飲鏃雖震丘林鼓浪漲不能
挾其暴怒之氣其危苦激切撐列噎暗發作於筆墨
之間者豈但如今之遺詩所謂愁思要妙之聲而止

乎百世而下讀公路之詩悲其窮老盡氣憂天逐日之志意思像其揚眉抵掌矯尾厲角于比興聲病之外慨朕如見其人雖謂公路不死可也公路同時有張生玄陽者亦以論兵隱東海所著書曰方隅武備部分省會條列戰陳攻守方略余猶及見其書問之海上無有識其氏名者矣布衣奇士老歿抑歿者何限余序公路詩牽連及之徒慶公路之有後庶幾玄陽之生平藉公路以有聞耳

華仲通詩文集序

左丘明身為國史受經于仲尼而孔子之稱丘明則亦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希風竊比津津朕如欲踵附其後塵者何哉余少學左氏春秋長而始知之蓋吾夫子以匹夫庶士考正國史刊正君臣華夏之大經大法其文微其義隱其詞危言高旨遠至于游夏不能贊一詞丘明獨奮筆而爲之傳廣記而備言之示勸戒正褒貶發凡起例具文特書使春秋大義炳日星而沛江河者丘明之力也子言之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曾子丘明豈非仲尼之二輔乎知我罪我周身辟害歷泰度漢始著竹帛以是故孔子之於丘明不正明其著述本意而姑以重言亦恥表著其生

平殆亦定哀之微詞也與梁溪華仲通爲高忠憲公高足弟子忠孝壹行蔚爲醇儒忠憲歿而仲通之言立作爲詩文博通雄健發揚蹈厲以言乎君君臣臣父子子華華夏夏天人古今之間如列符券如懸鏡鑑胸有成文借書于手志氣苞塞涕淚沾漬非以翰墨爲勸勸詞賦爲君子也杜預之論左氏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仲通著作之意庶有在于斯乎西方不遐微管可作端門之命上不違天感麟之書下不墜地丘明失明厥有國語仲通喪明斯文繼作千百世而下以爲史齊有傳集卷十九

葉聖野詩序

客有問于余曰今天下之才士富于登林之木其以詩文行世者董澤之蒲不可勝旣也波譎雲詭橫棟側出雖有識曲者將如齊國之竽一一而聽之不已難乎余曰是不難有試之之法焉昔者漢承平中明

傳而進經火發悉化灰燼佛舍利光明五色空中旋
環如蓋映蔽日光今用此法試驗當世之詩文漆書
銀管金相玉軸置洪爐大火之中其不銷爲烟炷蕩
爲飛塵者則亦鮮矣小雅詩人之作勞人志士之言
尺跡寸管紙敝墨渝其中有舍利在焉刮火洞朕不
與大千俱壞必是物也而又何畏于試驗乎客曰何
以徵之曰昔者如來踰城出家羅云在振釋種然火
坑試其母子耶輸發大誓願卽投火坑火滅而母子
不傷晉零陵太守之女飲書佐盥水而生子抱兒衆
中令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腋推之則化爲水由此觀

卷十九

三

之世之柅言蠟貌空空朕亡所有者如零陵之見已
將化而爲水况能入火而不焦乎故曰金有銷石有
泐一字榮神萬劫不朽吾所謂有試之之法者信也
葉子聖野吳才士之魁也聖野爲歌詩高華妙麗光
氣昱耀殆有舍利如吳含桃在其筆端至其憤排界
兀輪困結輻騷雅後而詞家前者聖野不能自言而
世亦罕有知之者也嗚呼滄桑移陵谷改聖野之詩
在天地間雖復金藏雲布三千界雨滂如車輪我知
其不化而爲水也假令聚海內之詩丹鉛甲乙積薪
縱火燔之四通之衢其中之才人志士精管志氣混

淪旁輒必有焰焰朕旋空而蔽日者以是而試驗聖
野之詩有不信乎

孫子長詩序

余嘗論子長之爲人蓋有三變少壯而蜚華換藻若
發穎豎英英俊人也長而規言矩行金聲玉色溫溫
恭人也晚而挂冠解組隱居教授生徒負牆講論重
席番番老成人也井邑遷改人世交變世變則風毛
雨血蛻背約流而子長自如人變則眉橫目豎石浮
木沈而子長亦自如橫經籍書易衣并食各行日以
脩著述日以富一日卷其所作謁余而請曰祚也風

卷十九

四

侍函丈今老矣惟夫子賜之一言庶以論其人表其
志余聞之詩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夫圭
璧之爲器古之帝王用以祀天禮地羞王公而鎮社
稷詩人之言金錫蓋趣舉之而豈以是爲等夷哉
世衰道降灌薦覲聘之禮不作圭璧之用不能比于
金錫而世之識玉者亦寡矣余觀子長殆衛風所誦
圭璧之君子作爲聲詩乎尹旁達劔垠鍼秘錯落其
間時命晦蒙不獲與大璜琬琰陳列明堂東西序之
間而子長恥于自銜不欲泣血以相明斯世之識玉
者寡不徒無憾亦竊以自幸焉昔者王子朝之寶珪

得者將賣之則爲石鄭人取周府之玉則化而爲蜃
且射人甚矣王之難免于亂世也化而爲石又化而
射人而後乃僅而得全天之鍾美於是而愛惜之闔
護之若此其至也由此觀之子長之圭璧居今之世
而琅玕於砥礪砂礫之中久而彌瑩夫豈偶朕也哉
子長被褐懷玉不自矜重余以崑山抵鵲之人幸得
攫攘其旁揆子長之意以余猶爲能識王者故不辭
而爲之序予以論其人而表其志且告于世之爲石
爲蜃者也

歸京恭恒軒集序

宋齊不忠集卷一

五

丙申閏五月余與朱子長孺屏居田舍余繙般若經
長孺箋杜詩各有能事歸子京恭儼朕造焉余好佛
京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京恭好酒余衰老如枯魚
乾蜃京恭骨騰肉飛急人之難甚于已兩人若不相
爲謀者京恭早夜呼憤思繼述乃祖太僕公之文章
以余爲知太僕也時時就問于余論文未竟輒縱談
古今用兵方略如何戰爭棋局如何古今人才術志
量如何余隱几側耳若憑軾巢車以觀戰鬪不覺朕
朕移日余老不喜多言京恭誘之使言初猶格格朕
久之若牽一齒之絲纒纒而出又如持瓶傳水傾瀉

殆盡而余顧不自知兩人以此更相笑也玄恭作普
頭陀傳高自稱許把其本向長孺曰杜二衰晚腐儒
流落劍外每過武侯祠屋歎臥龍無首用耿鄧自比
歸京恭身長七尺面白如月作普頭陀傳胸中偏塞
未吐一二遂驚倒世上人耶已而語余有人言京恭
酒悲耳醒當不省記何語有人言京恭貧不自聊貧
鬼憑之富貴當良已有人曰不然京恭居恒使一裴
頭奴如兒子牽羊獨斷一旦將數萬兵臨大敵破車
轟天我知其不目瞶也夫三人者之言夫子以爲何
如余笑曰互有之後一人吾不能定也雖然吾則有
虞于子昔者秘演隱於浮圖與石曼卿游喜爲歌詩
極飲大醉而歐陽公亦因曼卿以從秘演游今我之
去曼卿遠矣而子之爲頭陀與秘演何異世有歐陽
公因曼卿以陰求天下奇士則故不應因我以求子
而或者因子以求我則謂之何長孺從旁笑曰有匠
業裝裱者中夜呼其子曰兒子起翻趙公乎曰然又
呼曰反摺溫公乎曰然四天王使者巡得之歸以語
主者主者曰得母言及我乎對曰雖不言及此儻憤
防之耳今之僣曼卿秘演也其母乃憂夜巡者之謂
而爲裝裱匠之所竊笑京恭笑而起曰有是哉

援筆伸紙請雜記其言而書之以爲集序

顧麟士詩集序

萬曆之季時文日趨于邪僻婁江顧麟士虞山楊子常申明程朱之緒言典型先民以易天下海內謂之楊顧麟士歿遂以儒行祭於瞽宗而其子淵請余爲其詩序余惟世之論詩者知有詩人之詩而不知有儒者之詩詩三百篇巡守之所陳太師之所繫採諸田畯紅女塗歌巷謠者列國之風而已曰雅曰頌者王政而美盛德者莫不肇自典謨本于經術言四始則大明爲水始西牡爲木始嘉魚爲火始鴻雁爲金

集序

卷一

二

始言五際則卯爲天保酉爲祈父午爲采芑亥爲大明淵乎微乎非通天地人之大儒孰能究之哉荀卿之詩曰天下不治請陳佹詩炎漢以降章孟之諷諫束廣微之補亡皆所謂儒者之詩也唐之詩人皆精於經學韓之元和聖德柳之平淮夷雅雅之正也玉川子之月蝕雅之變也後世有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必將有取于此而世之論詩者莫能知也麟士於有宋諸儒之學沈研鑽極已渙知六經之指歸而毛鄭之詩專門名家故其所得者爲尤粹其爲詩蒐羅杼軸耽思旁訊選義考辭各有來自

其托寄多端激昂俛仰而被服雍頌終不詭于經術目之曰儒者之詩殆無愧焉余采詩于本朝於松得陶宗儀九成於崑得龔詡大章皆以通經博古蔚爲儒宗俗學波流先民不作垂三百季而麟士崛起與二君子相望于江鄉百里之間其可不表而出之哉余故特爲之論著庶幾後之論詩者於經學無微雅頌廢壞之後而猶知有儒者之詩則自余之目麟士始也

陸敕先詩稿序

余老婦空門迢然以前塵影事泯汰一切顧于生平舊游昔友未能舍朕風前月下時時餘塵瞥起自知猶落情網中悔懺除不早也陸子敕先別余垂二十一年客歲賦上巳文宴詩連章及予予心爲癢癢朕頃手排其詩藁眎予寒臆短檠讀之分夜不忍釋手莊生有言越人去國期年見似人者而喜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蹙狀而喜古之至人猶不能無情而况于予乎佛言衆生爲有情此世界爲情世界儒者之所謂五性六情也性不能不動而爲情情不能不感而緣物故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者情之發于聲音者也古之君子篤于詩敎者其淡情感盪必著見于君

臣朋友之間少陵之結夢于夜郎也元白之計程于梁州也由今思之能使人色飛骨驚當饗而歎聞歌而泣皆情之爲也余老耄屏居爲人世之長物而敦先迴翔記存若昆弟親戚之警欬于吾側者昔人夢中相尋再三却反何以異此敦先蓋斯世之有情人也其爲詩安得而不工讀敦先之詩者或聽其揚微騁角以按其節奏或觀其繁絃緝繡以炫其文彩或搜訪其食茹祭糲採珠集翠以矜其淵博而不知其根溪殖厚以性情爲精神以學問爲孚尹蓋有志于緣情綺麗之詩而非以儷花鬪葉顛倒相上者也余

于採詩之候撰吾炙集一編蓋所人篋中之例非敢以示人也長于少年疑余復有雖黃戲題其後云杜陵矜重數篇詩吾炙新編不汝欺但恐旁人輕着眼針師門有賣針兒聞者一笑而解今吾敘敦先詩趣舉吾兩人交情不敢妄有論次老人多畏如此可笑也朕敦先年力俱富其詩名當益高世之嘲嘲者將不能致師于敦先而又以販針罪我乎敦先其善備之哉

周孝逸文藁序

曹子桓云文章以氣爲主李文饒舉以爲論文之要

而余取韓李之言參之退之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氣之溢于言者也習之曰義淡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此氣之根于志者也根于志溢于言經之以經史緯之以規矩而文章之能事備矣不養氣不尚志翦刻花葉儷鬪虫魚徒足以備耳借目鼠言空易言即循而求之皆無所有是豈可以言文哉婁江周孝逸學文于余余以韓李之學告之孝逸退而深思收視返聽營魂涉入處若忘行若遺以求其所以爲文者久之而有得傾河注峽汨汨乎其來裕如也孝逸志義敦篤以片言爲永生故其爲文多燕趙悲歌韓魏奇節之風語及于捐生立節送死字孤骨肉交騰聲淚俱發輔風陣雨凌獵于紙墨之間此非所謂理直氣盛溢于詞而根于志者與進而求之韓李之學不遠矣昔者吾師高陽文正公稟崆峒斗極之元氣以高明正直之學迴薄日月與川嶽俱峙孝逸之從父別駕及其父孝廉皆遊于高陽之門熏染其流風緒論孝逸生而魁壘駒齒蹴踏其家風使朕也吳兒妖浮輕心出胎視息坐臥軟煖窠中不知天地間冰霜

風雪是何世界春老花殘病骨如臬讀孝逸之文感
覺朕有燕幽筋骨風勁弓鳴之思以此知文章之餘氣
感人遠矣戊寅初秋別吾師于高河臨分執手曰公
歸自愛天下多事還須幾箇老秀才撐拄俛仰二十
餘年自傷老廢因敘孝逸之文牽連書之末簡亦庸
以有易云爾

族孫遵王詩序

伏暑向闌新桐初引族孫遵王侍陸丈孟鳧過余水
亭啜茗出其所著懷園小集求是正焉余之不托於
斯久矣何以長子竊常論今人之詩所以不如古人

牛夢不盡集卷一

三

者以謂韓退之之評子厚有勇于爲人不自貴重之
語庶幾足以蔽之何也今之名能詩者庀材惟恐其
不博取境惟恐其不變引聲度律惟恐其不諧美駢
枝關葉惟恐其不妙麗詩人之能事可謂盡矣而詩
道顧愈遠者以其詩皆爲人所作剽耳備目追嗜逐
好標新領異之思側出于內譁世炫俗之習交攻于
外摘詞拈韻每休人之我先累牘連章猶慮已之或
後雖其申寫繁會鋪陳綺雅而其中之所存者固已
薄而不美索然而無餘味矣此所謂勇于爲人者也
生生不息者靈心也適用之則耗新新不窮者景物

也多取之則陳能詩之士所謂節縮者川岳之英靈
所閎惜者天地之章光非以爲能事故自貴重雖欲泮
薄而不可得也鍾記室論十九首驚心動魄一字千
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才兩言耳三百篇楚詞
都無此義莊生藏壑波匿觀河世出世間法一往攝
盡用此例觀記室之論斯爲巨眼阮公之咏懷陶令
之飲酒彼豈知千載之下更有何人而皇皇索解乎
唐人之詩或數篇而見古或隻韻而孤起不惟自貴
重也兼以貴重他人之詩不自貴則詩之胎性賤不
自重則詩之骨氣輕不交相貴重則胥天下以浮華相
牧齋有學集卷十九

三

謗說偽體相覆蓋風氣浸淫而江河不可以復挽故
至于不自貴重而爲人之流弊極矣遵王生長綺紈
好學汲古逾于後門寒素其爲詩別裁真偽區明風
雅有志于古學者也比來益知持擇不多作不苟作
介介自好憂憂乎其難之也得我說而存之其爲進
孰禦焉吾老矣庶有虞于子乎孟鳧曰善哉不獨爲
遵王告也宜書之以示世之君子

題交蘆言怨集

余年來採詩撰吾多集蓋興起于尊王之詩所至採
掇不能盈帙朕所採者多偃蹇幽仄么絃孤興之作

而世之通人大匠掉鞅詞壇者顧不與焉嘗爲詩曰杜陵矜重數篇詩吾多新篇不汝欺但恐傍人輕着眼針師門有賣針見于時才筆之士不免側目余自此專繙內典不復論詩此集遂輟簡矣今年秋尊王復以近作見眎且屬余爲翦削余告之曰古人之詩以天真爛熳自狀而狀者爲工若以翦削爲工非工于詩者也天之生物也松自狀直棘自狀曲鶴不浴而白鳥不然而黑西子之捧心而妍也合德之體自香也豈有于矜嘖笑塗芳澤者哉今之詩人駢章麗句諧聲命律軋狀以詩爲能事而驅使吾性情以從

卷一

九

之詩爲主而我爲奴由是而膏唇拭舌描眉畫眼不至于補湊割剝續鳬斷鶴截足以適屢猶以爲工未至也如是則寧復有詩哉吾之所取于吾炙者皆其緣情導意抑塞磊落動乎天機而任其自爾者也通人大匠之詩鋪張鴻麗裾拾淵博人自以爲工而非吾之所謂自狀而狀者也尊王之學益富心益苦其新詩陶洗鎔鍊不遺餘力矣而其天狀去雕飾者自在西施之嫣然一笑豈不益增其妍而合德亦何惡于異香也哉余非針師也而賣針于吾門者人盡如尊王則老嫗之反唇于飲光者固將噓狀而笑而余

亦可以無傍人着眼之歎矣吾炙集中有周茂之許有介及宗人幼光者皆能爲針師者也他日相見其以吾言質之

十峰詩序

梁溪言理學者必推顧高兩先生顧有理學者未必有氣節有氣節者未必有文章兩先生於理學氣節文章三者實兼之其微頑振懦有功世道人心匪小礎日子生其鄉能不聞風興起自拔於流俗矣乎礎日恂恂儒者琢磨道德礪礪名節爲文原本經術駁駁登作者之堂與而散其籬籬不居然以理學氣節文章自命歟昨者礎日自梁溪來訪余于半野堂贈以長律六十韻鋪張揚厲藻績滿眼旋出其平日所爲十峰詩屬余敘余讀之目瞪神動喟然歎曰嗟乎此可以知礎日之人也已礎日爲理學氣節文章中人故其爲詩也志意發越元氣盤鬱粹然一歸於中正昔師乙論聲歌謂寬靜柔正者宜歌頌廣大疏達恭儉好禮者宜歌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礎日以其所宜發而爲詩其爲直已陳德可知也虞書曰詩言志詩者志之所之也而要自直寬剛簡出之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所

謂三經三緯也而必以六德爲之本。堯日之詩有一
不出于德者乎？吾見其詩不一種，正言寓言率皆象
指如意而於忠孝節義綱常名教之大蓋三致意焉。
堯日豈爲此迂辭以欺天下後世耶？詩有五際應劭
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詩內傳曰：卯酉午戌
亥也。言陰陽始際會之歲於此有變改之政也。夫詩
本以正綱常扶世運豈區區雕繪聲律剝削字句云
爾乎？昔者李伯業見文中子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
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以爲序而文中子不之答
也。此其故惟薛收知之。若曰：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

牧齋有學集

卷十九

誨

辨得失夫子之論詩者如是。今之人不知詩學營營
馳騁于末流空爲文中子之所棄而亦薛收之所不
取矣。堯日其庶幾有合於論詩之旨也哉。嗚呼詩道
大矣。非端人正士不能爲。非有關於忠孝節義綱常
名教之大者亦不必爲。讀堯日之詩以觀堯日之人
堯日其真理學文章中人也。願堯日自愛且自勉以
無愧兩先生也。謹序。

牧齋有學集卷十九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

序

李叔則霧堂集序

河濱李子叔則不遠數千里郵寄所著霧堂集以唐刻石經爲贄而請序於余叔則手書累幅執禮恭甚以余老於文學略知其利病謂可以一言定其文余讀之赧狀感而卒業歛歎歎息焉昔者炎正之季機槍刺天穀雜交鬪文章崩裂金鐵飛流側古振奇之士與閨氣俱作西極文太青實爲嚆矢其後二十餘年而叔則代興人咸謂太微之冢嫡也余尚論秦學收齊有學集卷二十

卷二十

一

徐鍾

於朝邑得二韓氏苑雒之文與而雄五泉之文麗而放皆自立阡陌不倚傍時世者也以古今之學準之二韓透迤樂易流而近今而其基址則古學也是謂今而古太青詰盤寡兀峻而逼古而其梯航則今學也是謂古而今叔則合茹陶鑄旁撫曲紹其在二韓太青季孟之間乎文章之道得失寸心精魂離合意匠互詭陸士衡有言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溪翰島縵繳而墜曾雲之峻文之爲鈎也繳也雖巧於命物者莫能狀也李商隱之序元結曰重屋淡宮但見其脊牽絆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其幾矣乎

吾讀叔則文至詹，言論辨諸篇穿穴天咫籠控萬物罕譬曲喻支出橫貫眩掉顛踣若寐若厭久之如出夢中此則文心恍惚作者有不自喻宜其借目於我也舉世歎譽叔則徒駭其高騁矍厲疾怒急擊驅濤涌雲凌紙怪發豈知其杼軸余懷有若是與文章之在天地猶大海也古之文人才士岩發穎豎者皆盤回湫流之中迢眴夙出者也叔則才力雄健既已絕流文海以余老爲沒人也就而問涉焉則更有喻於此巫師之求雨爲壇國門之外植繒祭魚爲龍於其方僂而禱焉恐其不我降也李靖之行雨靈山也置水器于馬鞍滴水及鬚則平地三尺矣余巫師之求雨者也吁嗟號咷智不出豚蹄膊脯間自顧其陋陋不免啞朕一笑叔則靈山之行雨者也天瓢在手霹靂起于足下掉鞅簸頓不崇朝而雨四海飛蓬小艸弱喪而不自持漂沈于風鬚霧鬣之餘者亦已多矣斯又余之所竊懼也既爲叔則定其文并爲讀叔則之書者告焉若夫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樊南之三歎於次山者周覽叔則之文歷歷狀擣心動魄而論次則姑舍是詩不云乎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叔則聞余言也歛歎歎息殆有甚于余也哉

呂季臣詩序

語溪之士游於吾門者十餘人皆懷文抱質有鄉魯
儒學之風呂願良季臣其哀狀者也季臣漢沈有心
略糞溲章句書生思以齒牙頤腋自見於當世處師
資朋友皆有恩義非苟爲鳥集鳥舉者數踏省門不
見收有子少而才能熊狀角携以見於余曰是能奉
雉而從吾矣沸唇電發捐七尺以爭數莖覆巢破卵
命如懸絲創鉅痛深形銷骨折纏綿淹頓狀後卽歿
其可傷也嗚呼季臣生盛世蔭華胄前歌後舞左絳
右壺咸陽之趙李江左之王謝也國破家亡年衰歲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

卷二十

三

暮束縵舉火轅釜待炊季臣意殊安之曰我固當如
此也童錡執戈南八嘴指楚人有國殤之祭漢室無
羽林之孤季臣曰彼固已得死所以烏鳶爲羸博可
也長貧長病非鬼非食攬枯骨爲行尸指白日爲長
夜投杯覆醢撫几槌牀歎芭鄣之嫠婦泣東海之寡
母以爲毋負鬚眉有覲巾幘未嘗不目光射炬而哭
聲壞牆也嗚呼季臣晦名竄身有志無時似西京之
趙鄒卿而不克思遺老表章於經術羈旅放廢喪
厥元子似東漢之馮敬通而不克闔門講習自厲於
詞賦知季臣者如是而已矣其淡知季臣而痛惜之

者以謂季臣智漢勇沉如其不歿可追躡南渡之王
道甫陳同甫季臣之子骨騰肉飛不幸而早死已接踵靖
康之趙次張龍伯康青史不磨碧血已化敘漢末之
英雄揆之遺傳國有人焉亦俟諸後歿而已矣
往者余道武林季臣病劇扶携出見氣息支綴屏人
執手悶默無一言寒燈青熒惟兩淚覆面耳又十餘
年季臣之弟畱良蒿目江河橫流未遑憂其兄之遂
抑沒于土中也無已而思刻其遺詩以傳于後又以
爲不得余敘季臣之視不受含者猶未旣也嗚呼季
臣西靡之冢豈痛陳根南枝之墳詎悲幸木余之所
生安有學集卷二十

卷二十

四

陳喬生詩集序

詞林資序班列先後隔越余於南海忠文公禮先一
飯握手傾肺腑若兄弟狀喬生雖未識半面余以爲
南海之弟猶吾弟也山河遷謝日月逾邁南海藏血
化碧墓木已拱余與喬生周餘夏肆參辰阻絕寥落
於江雲嶺樹之間年家子黃羽可念我八十耄老渡
嶺相存携喬生手書及詩集見眎展卷吟諷涕淫
漬紙不能收嗟乎銅馬競馳金虎橫噬九嬰暴起十

日並出心窮填海力盡移山原軫之歸元如生霽雲
之斷指猶動千秋而下徘徊憑弔靡不骨驚肉飛髮
植毛豎而況于同官爲僚邪許飲助大厦並壓橫流
胥溺者乎又況於一死一生冥明長慕恨不得抗詞
同日砥面視含者乎讀喬生之詩而想見其已事慟
哭誓師創殘飲血旣已怒爲轟雷笑爲閃電矣炎風
朔雪儼然傳芭伐鼓楚祀未艾陳庭之矢集隼而終
枯周府之玉化蛾而能射自悼之章七哀之什長懷
平陵永言金鑑魯陽之落日重暉耿恭之飛泉立涌
豈猶夫函書胥井但記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丙而
牧齋有學集

卷三

五

已哉若其學植富有才筆日新以風雅爲第宅以騷
選爲苑囿縛繡槍絃蒙榮集翠南海盱衡告余有火
攻伯仁之歎固無待于余言也老人冬序百感交
集薄寒中人酌羽可餉荔枝酒醺然命筆寒燈青燐
牕紙窸窣如有神物下瞰封題輟簡趨寄喬生爲我
寫一通焚之忠文墓前以當大招斯余之志也夫

李縉仲詩序

縉仲年舞象長蘅携以過余於時縉仲丰神開朗鬚
眉如刻畫握筆數千言旋風驟雨發作於行墨之間
雖老于文學者靡不望而却走也握衣奉手以見於

先生長者肩隨步趨俊俊無子弟之過微窺其志氣
如天馬之長鳴秋鷹之整翮不可以駕馭束縛又如
天外朱霞映望倒景非可以人世塵全與之梯接也
世故遷流遇合寥廓長蘅戢景菰蘆縉仲則足場屋
日月逾邁禍亂侵尋于是乎爲退士爲旅人爲乞食
之貧子爲對簿之累囚禿袖敝衣蒼顏白髮如命侶
之陽雁如繞樹之越鳥伶仃孑孓羈棲顛顛向日之
縉仲鮮妍軒舉頽然不復可以別識而文章之氣隱
現于眉目之間作爲詩歌傾江洒海學益富才益老
神益王人之口咄目睨望而却走視昔有加無不及
也

卷二十

六

焉蓋其少壯時稟長蘅兄弟之家訓聞孟陽諸公之
格論學有師承文有原本而又以盛年高才流離坎
壈笑畢之兩風龍漢之水火天運人事盤互參錯皆
足以磨厲其淡心而剝削其客氣故其境會遭遇支
離復逆皆用以資其爲詩而其才華志意漸歸平實
抒情微事仗緣托物遠師香山近倣石田于世之蟬
聲蚓竅聲轉喉而吟擁鼻者邈乎不相及也歐陽子
有言詩能窮人必窮者而後工也豈不信哉縉仲故
多風人之致青樓紅粉未免作有情癡孟陽每呵余
縉仲以父兄事兄而兄不以子弟畜縉仲狹邪冶遊

不少沮止顧洋洋有喜色者何也余曰不厭伶京不
云乎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
後返則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理義者也佛言一切衆
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積劫因緣現行習氣愛慾鈞
牽誰能解免而慧男子尤甚向令阿難不入摩登之
席無垢光不食婬女之呪則佛與文殊提獎破除亦
無從發啓緇仲慧男子也極其慧之所通通而流流
而止則其返而入道也不遠矣不如是而以危言督
責以道理諷諭聽而止之猶爲隔日之瘡而况其不
止乎孟陽聞余言以告緇仲交相喜也今孟陽仙遊
矣齊有學集卷三

人尚以夢心相告語耶故當驢臥一笑也
學古堂詩序
嗚呼自耀州其類三水奄及而余關中之師友燼矣
丑寅之間郭胤伯與涇華數子從我于請室所謂知
我桑落之下者也更十餘年余老不能死不比于人
數而聖秋唁我白門投詩慰藉誓欲收南極而抵窮
塵尔心感之而滋惑焉久之而屬余論詩則余請論
聖秋之詩余往與涇華數子言詩以爲自漢以來善
言秦風莫如班孟堅而善爲秦聲者莫如杜子美其
論者延備而今之采秦風與其詩也又有異焉請推
齊有學集卷三

泣下沾襟而不知其所以狀也包胥以哀聲感之哀公以夏聲應之季子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其無衣之什乎人知無衣之什爲秦風爲夏聲而不知包胥之一哭足以蕩吳氛噓楚燼厲秦愾噫氣怒吟激論比吸之聲至今在天地間謂楚無詩也其可乎子美丁天寶之難間關行在麻鞋見天子與包胥之重爾何異暫時間道剪紙招魂北征諸什其爲秦庭之哭也亦已哀矣人知子美之爲秦聲而不知爲楚哭也至今讀其詩茂林之玉盤宛狀冉出昭陵之石馬如聞夜嘶厲河朔忠義之氣追宣光收復之烈抑塞磊落激激涕淚與郭李之元功偉烈並存宇宙間謂包胥之哭足以復楚而少陵之詩不足以張唐也其又可乎聖秋秦人也而工爲杜詩生斯世也爲斯詩也癸甲之篇擬于北征可以興可以怨矣論聖秋之詩者謂之秦聲可也謂之楚哭可也遠追無衣近效北征風飄木號鬼神吟嘯余之讀之欷歔煩醒泣下而不能禁固其所也聖秋以哀聲感而余不能以夏聲應屏營徬徨泣下沾襟則亦爲鳥獸之踟躕乎丁而已矣居今之世而亦曰秦有詩吳無詩則又奚爲而不可也聞胤伯隱少華山中尚無恙涇華諸子皆三

牧齋有學集

卷三

九

秦豪傑也聖秋以吾言寓之其以余今昔之論秦風有以異乎抑亦昔不譏而今譏乎其亦爲之喟然掩卷而長歎也

空一齋詩序

紫柏大師以法門龍象唱道東南鹿巾環杖夾侍瓶拂吳江周叔宗季華二居士爲高足弟子余與季華之子安期遊爲誌其墓安期歿十餘年而安石以季華遺詩畱余余於詩老而廢業繙經之暇輒誦寒山子龐居士傅大士詩偈于古人詩柴桑輞川香山而外間最伊川涇門二家以送老日助禪說比得季華詩益喟然有省杼山有言噉名之人萬慮都盡強留詩道以樂性情蓋由瞥起餘塵未泯豈有健美于其間哉遂名利耽嗜欲鬪花葉拾膏馥聚塵俗瘴膩之肺腑而登清淨柔輭之音聲天下無有季華少習禪支晚爲清衆几案皆旁行四句之書將迎彥赤髭白足之侶靜拱虛房永懷支遁陵峰採藥希風道猷所謂客塵觀盡妙氣來宅者與其爲詩也安得而不佳昔者遠法師行道廬山同志息心之士望風遙集石門諸道人殘章斷句散落人間飄雲衣而汎香風寥然如在天外今紫柏往矣而季華之詩清音落落

迥絕於稠林惡聚中其在斯世豈非雪池之清歌魚山之天梵乎世之君子吟賞斯編而有會乎行山之指意香朝鐘夕夜緩曉遲迢朕而淡思焉斯可與言詩也已矣

新安方氏伯仲詩序

戊子歲余羈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僕行相慰問桐皖間遺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時過從相與循故宮踏落葉悲歌相和既而相泣忘其身爲楚囚也再遇金陵乳山遊跡益廣都人士介乳山謁余者名紙填門詩卷堆案翰墨淋漓長千傳爲盛事別乳山又十

牧齋有學集

卷二

二

餘年余老不出戶一燈丈室作退院老僧兩耳雙聾復有上氣之疾二三親知落落東阡北陌間近局無雙雞之招樵蘇無不爨之客陳思王戴遠遊佩朱紱四節之會塊狀獨處猶爲臨觴歎息而况殘生遺老如余者乎新安方望子携乳山書來訪余問乳山近狀視履日益強賓客日益進飛章聯句搖筆凌紙精強少年畏之如軒轅彌明以爲怪物余於是顧影長歎自愧不如乳山亦佛家所謂福報者與望子奉乳山之教以詩道相叩擊且屬序其弟寶臣僉園詩則余有歎焉詩之道清和而已矣孤桐片玉自有天律

清也朱絃清汜一唱三歎和也今之爲詩者望車塵乞冷炙有市心焉其詩以俗氣應之如商女賞高不復能唱渭城也競錐刀飾竿牘有爭心焉其詩以沴氣應之如心在捕蟬殺氣著於弦上也二方子之詩無流僻無噍殺濇濇乎其音也溫溫乎其德也庶幾詩人之清和可以語溫柔敦厚之教也與南方有火鼠焉生於火而食於火語之以負冰之魚噉雪之蛆我知其不同類遠矣斯則二方子之詩固未必時人所崇尚而余與乳山老人所爲相視而一笑也

婁江十子詩序

牧齋有學集

卷二

三

余息心空門以談詩爲戒里中二三子間來告白詩病淡矣今且抹撥韓孟詆譏歐梅如狂如易不可爲矣子其奈何余心以爲憂而不忘揚水卒章之戒相視一喟而已婁江有十子者英年華胄含章秀發相與摩礪爲聲詩都人士望風却避顧以余爲可與言也相與鼓篋而請事焉余讀之卒業欣欣狀有喜色而告之曰古之爲學者莫先於學詩詩也者古人之所以爲學也非以詩爲所有事而學之也古之人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春誦夏弦秋學禮冬學書其於學詩也沒身而已矣師乙之論聲歌也

自歌頌歌雅以逮于歌齊各有宜焉自寬永靜正以逮于溫良能斷之德各有執焉清濁次第宮商相應辨其體則有六義考其源則有四始五際六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人之學詩者如是今之爲詩者不知詩學而徒以雕繪聲律剝削字句者爲詩才益駁心益龕見益卑膽益橫此其病中於人心乘于劫運非有反經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則終于胥溺而已矣今吾觀十子之爲詩也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抑之而與揚之而明曲直繁瘠廉肉節奏非放心邪氣所得而犯干也其爲人也威儀庠序發言有章離經

黃庭表忍菴詩序

往余從行卷中得庭表詩故紙蒙茸昱昱然有光氣展卷得長安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鈞鎖纏綿愜悅風情骨格在韓致堯元裕之之間肝衡抵掌謂後來不得不推此賢時人或未之許也久之庭表學殖益富才力益老散華落藻驚爆都市梅却告我平子目不虛矣余年八十避人稱壽庭表獨賦四章枉贈金春玉應銷狀盈耳南豐一瓣香淡有寄託非苟爲贊頌而已或曰子于庭表之詩何知之蚤也曰吾少從異人學望氣之術老無所用竊用之以觀詩以爲詩之有篇章聲律奇正濃淡皆其體態也有氣焉含藏於心識涌見于行墨如玉之有尹如珠之有光熠耀浮動一舉目而可得非是氣也于山爲童山于水爲死水于物爲焦牙敗種雖有詞章繁飭匠者弗顧焉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終之曰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玉之德至于珪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而其光氣之著見則田夫野人可以望而知之吾用望氣之術知庭表之詩亦猶夫田夫野人而已矣或又曰庭表少年貴仕擢藻如春華商音越吟取次側出者何也曰夫子之論玉備矣先之以溫柔縝密次則曰廉而不剌也次則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狀也爲

詩者取溫柔縝密之似而徒以頌音輓語希世而媚俗非玉也礪也溫人之玉固將化而爲石而鄭人之玉又將化而爲蜮則其爲礪者亦未可保也吾所取庭表之詩謂其溫文密理環壁內好其骨落落朕其志耿耿朕不失其所以爲圭璋特達者也斯言也田夫野人之所不及知而士大夫或不以爲朕則望氣之汰亦有所不信姑書此以序庭表之詩他日要梅邨相與極論之

陳確菴集序

嘉隆之年吳中文章家以聲華浮豔爲能事崑山歸

來齊有學集

卷二

七

熙甫守其樸學言稱古昔與其韋布弟子端拜雜誦倡道于荒江寂寞之濱于是吳中有歸氏之學逮及百年而確菴陳子挺生于百里之內磨礪各行砥礪經術學者確朕奉爲大師人皆曰確菴子今之熙甫也確菴子顧不自以爲足捧其所爲詩文過而問於蒙叟叟讀之浹旬撫心沉思法朕而歎曰昔者吾夫子知道之不行刪詩書定禮樂翊易象六經之道大備春秋既成使曾子抱春秋河雒北向夫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六經偉矣至春秋而始告備者何也斯義也唯文中子知之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

以周之所存乎春秋成而周存存周者天也故曰以告備於天也元經之作也書成亡而具五國授夫子存周之義以具五國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確菴子繼銅川之志歌伐林章茅簷土垠講道勸義固將以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六經七制之能事研之深講之熟矣苞塞演迤作爲詞章本天咫探人紀蓋莫不有畏天悲人自古在昔之思焉文中子論永嘉皇始之事曰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也傷之者懷之也確菴子之文其傷與懷之交乎文乎文乎史之所以法朕而歎也嗟夫世之摘華撿藻游光揚聲者亦多矣甘茂之花非不鮮妍也風雨之燈非不景耀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確菴子居今之世抱遺經以道古昔志勤言微其道大備後百餘年人將以斐然一水爲疎屬之南汾水之曲朕後知余言之不徒也老夫亦何冀之子振綱竊敢取薛內史之詞以爲確菴子贈

仙族孫詩序

去吾邨庄二繇旬許確菴子之學舍在焉江鄉沮洳蓬蘽蒼蔚確菴子偕其高足弟子梅仙族孫數十人掘衣岸巾講道勸義歌詠先王之風若將終身焉余

嘗語確菴子吾子之業其在疏屬之南汾水之曲乎
吾醉不如無功瘡不如子光而兼有二子之病意疏
體放庶幾自托於南村北渚之間確菴子顧其徒佩狀
而歎若不賒而去既而梅仙奉確菴書問業于余進
而與之言視下而言徐俯躬奉手溫溫跼跼如也徐
而讀其詩金春玉應衡華佩實有懷霜凌雲之志而
無弦么徽急之韻瞿瞿乎惴惴乎有君子之心焉其
矣梅仙之似確菴子也昔者河汾之徒備聞六經之
義者董常仇璋薛收爲最而無功答馮子華書則曰
亂極則治王途漸亨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
牧齋有集卷三

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于禮樂刳塵孔棘河汾
在邇三才九疇有倫有要梅仙居確菴子之門其將
備聞六經退而爲董薛乎抑亦執此以往進而爲房
魏乎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文章聲律文人志
士之雲氣也旋觀梅仙之詩三色爲霽五色爲卿觸
石膚寸滄集于行墨之間榮河浮雒山川其舍諸東
臯子縱恣誕散五斗既醉拊膺浩歎猶有刀舟羽翮
之思余雖老且耄矣不能無望於房魏也聊爲梅仙
識之且以告確菴子彈誦暇豫採花釀酒以江邨一
畝當河渚之醉鄉酒人之語良多謬誤願梅仙勿以

爲笑也或有問者則代余指仲長之口以應

從遊集序

從遊集者確菴子評次其門弟子之歌詩用以宣導
志意發論德業者也漢唐以來凡爲學者必有師專
門名家各仰師說而讀書肄業之法至宋之考亭西
山爲大備元季賸有吳萊立夫唱道于白麟溪宋景
濂胡仲申爲其高第弟子悉得其蘊奧而景濂當洪
武初自禁林歸蒲陽方遜志執經來侍一坐歷四春
秋學成而後去景濂送遜志之序以爲理學之淵源
人交之絕續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
筆盡其意

卷三

六

言極辯而會歸于大道蓋古人師資教學或源或委
稟承古昔如此其不苟也自儒林道學之術分歧于
儒家而古學一變自江門姚江之學側出于經術而
古學再變于是乎封部之以制科之帖括煢亂之以
剽賊之詞章舉世胥變爲俗學而江河之流不可復
返矣確菴子獨抱遺經居今而稽古諸子彬彬文質
括羽鏃礪當戎馬蹂躪之日處荒江茅屋之中衣裳
襤如也劒佩鏘如也其稱詩也佚而不偷怨而不怒
商歌羽音聲滿天地以是爲可以樂而窮窮而老也
率是而行古學可以興俗學可以絕先王之詩可以變而

克正若猶是駢花僊葉以詞賦爲君子則靡靡者无下皆是而確菴子亦何樂乎有是哉余嘗尚論皇初當九域颺迴三精霧塞之後中山開平以干戈汗馬蕩滌宇宙金華以黼黻文章繪畫日月其爲元功一也容刀與璫陶鑄寧海麻衣碧血樹三百年節義之幟類官之闕祀也祖庭其舍諸此則確菴子與諸子之責而余未能以極論也姑爲序于此以引其端

楊弱生且吟序

泰和楊弱生不遠二千里訪余于江村問其何以治行曰漳江多茉莉花吳中多書載花滿棹易書盈車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

元

謁夫子而還吾事辦矣余听狀喜之已而出其詩爲贊且請一言余告之曰異哉子之載花易書也吾未誦子之詩已前知子之能詩也茉莉之在此方籬落間物充女郎簪佩耳西竺則謂之摩利又云奈奈女之所生也又云鬢花花可以結鬢也西天供佛以鬢華爲最勝以其清淨離穢騰芬散馥殊異於凡草木也子之於是花也珍惜愛護出入與俱其於染香也淡矣其爲詩也宜素而馨古之人有以愛妾換劍換馬者有以法書換白鵝者其聲價頗爲不類今以輕淨之花易殊妙之書名花傾國故足相當金谷蘭臺

不妨敵對此博易之奇局詞苑之美譚也其爲詩也宜殊而麗品花於茉莉清香靚妝便娟旖旎猶勝侍中之有素女雪兒也五車之書則端人聖士朝冠袞衣不可褻昵者也以彼易此拾豔質而羅素書其志意去世人遠矣其爲詩也宜潔而芳花之香馥鼻而澤身書之香染神而浹骨花之香隨風而闌人華也書之香逆風而熏天華也捨人華之香而易牛頭栴檀逆風上妙之香其爲博進也不已奢乎善聞切利天殿南有波質恂耆羅樹謂之天樹王其花開敷香氣周徧三千里諸天共坐其下闕香歡樂子今載書

牧齋有學集

卷三

三

而歸坐天樹間天樂舍夫天鼓共演妙音其於詩亦何有揚子避席曰雖狀請終敎某以詩余展卷快讀曰信矣余故前知子之能詩矣遂抽初學集一編酬所贈花而酌酒以爲別

徐子能黃牡丹詩序

唐人宴集賦詩必有人擅場昇平公主之席李端擅場送王相鎮幽朔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錢起擅場唐人誇之以爲太平盛事往者國家全盛淮海繁華廣陵鄭超宗家園有黃牡丹之祥盛集文士宴賞賦詩糊名馳書屬余題首余推南海黎美周第一超宗

鐫贈金爵以旌異之美周方應進士舉徐子子能賦
黃牡丹狀元詩一時呼美周爲黃牡丹狀元此亦承
平盛際唐人擅場之流風也都會焚燬英俊凋傷鄭
生俠骨久付沙場黎子文心尚餘碧血余歸心汾門
灰冷夢斷維揚昔遊杏狀龍漢劫外矣吳門牡丹時
陳子明偕子能屬和美周遺什子能遂得一百餘首
貫花結鬢香粉散落吳人傳寫爲之手馥僕本恨人
按湖湘紅豈之歌聽秦淮商女之曲則爲之顛影骨
驚悲不自禁情之感人固其所也子能屬疾數載寢
室空牀蕭然如道人禪老不謂其情瀾才海波譎雲

朱齋有學集

卷二

三

詭倒囊而出一至於此吾讀內典劫火初起燒須彌
山王菩薩能以一口唾之令滅復以一口吹之令即
起吹唾一口起滅同時子能身當劫後緣情托物能
使揚州烟月江左文章攢花簇錦涌現尺幅之上安
知劫火起滅不在文人筆端一口吹唾耶余言及此
林下水邊又欣欣然有喜色矣

小山堂詩引

余觀唐人高岳嫁女記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
其花四出而淡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盃
拆花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讀

之每欣欣然流涎又付度以爲寓言無是事比游鐘山
遇異人授百花仙酒方採百花之精英以釀酒不用
麴蘖自朕盎溢乃知唐人之言爲不誣因是流觀酒
譜如李肇所記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以迨九醞三
勒之屬皆人間凡酒無足道者內典言阿脩羅好酒
見天飲甘露四天下採花置四海中釀酒業力所持
進失甘露退不成酒而諸天所飲甘露皆於飲樹中
流出以釀酒一事徵之爲之開顏一笑知雜林香市
去人間良不遠也方吾家酒熟時吳門袁重其持施
有一新詩未請序傳杯讀之清詞麗句盎溢牙齒間
牧齋有學集

卷二

三

笑謂重其此詩豈亦燭夜之花壓枝路旁以待傾折
者耶人間詩句雖復妖艷綺靡亦乾和五醞耳唐人
記二書生爲衛符卿等引還人間折花傾酒步步惜
別重其當趣舉斯言以告于讀有一之詩者

楊明遠詩引

往余遊長安見無補題扇詩閒魚食葉如遊樹高柳
眠陰半在池苦愛其語吟賞不置行求得之遂與定
交無補年纔弱冠風姿足映數人今見其郎君明遠
名行歸狀秀出行輩其稱詩則已爲魯兩生漢四老
自處於遺民故老之間俛仰三十餘年余之衰晚不

足論而世論之陵谷旦異舟壑夜遷則真可歎息也客有稱明遠之詩者曰近日之詩憊浮夸偏側之病相與鑄夷其圭角磨礪其氣矜息徒中唐頓轡郊島以求其冲和簡雅之似亦既靡狀同風矣明遠體氣自狀意匠深隱得冲和簡雅之真而料簡其似亦開西竺之驚乳者乎牧女之乳展轉入城市加水至於八分則乳之味薄矣明遠之詩西竺新構之乳也餘人則近加水之乳也以乳喻詩亦善喻也余曰客之言良是狀有本焉詩以言志古人曰武亦以觀諸子之志明遠高才盛年遁跡自引疏布不厭妻子凍餒

牧齋有學集

卷三

三

長篇短詠矢詩遂歌聲滿天地響振林木斯世載筆墨負丹鉛頌公燕而賦銳歌者鸞鳳之下視螭蛆不已寥廓耶懷古十章明遠之志在焉謝臯羽之詩長留天地間者微斯人誰與歸經言雪山有草牛若食者即得醍醐又此牛唯飲雪山清水所有茹退最爲香潔客謂明遠之詩西竺新構之乳吾皆以爲雪山之醍醐也雪山之醍醐茹草飲水而得之者也城市之水乳又安足辨乎無補曰補蚤以詩受知于先生盍有以長吾子之詩遂書是言以復之

王翰明詩引

春秋諸侯之大夫朝聘會盟宴享酬酢皆相率而賦詩趙武曰武亦觀諸子之志余嘗徘徊追慕以爲春秋戰爭之世其卿大夫雍頌暇豫登歌賦詠若是乎有先王之遺風焉已而繙閱天水遺文故事汪水雲黃冠南歸少帝賦詩有寒梅幾度之句舊宮人卽席贈別長相思望江南二十餘闕每一讀之薄寒中人慘淒增歎自有乾坤以來傷離恨別未有甚於此者也或者曰觀春秋卿大夫中華燕樂之雅而益重夫刺令支斬孤竹懸車束馬之功觀天水舊宮大都離別之悲而益淡夫傳金鳳抵黃龍襄樊鄂渚之恨余老

牧齋有學集

卷三

言

而失學史學荒落未知斯言之云何也定興王翰明吾友鹿伯繼孫鍾元之高弟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渡江而南東國之人倫西都之賓主雲合景附定交結契投贈惜別之詩二百餘章可謂極盛矣余觀卷中之詩雍頌言志有似春秋之卿大夫哀傷激越泣黍黍而淚山河又有似天水之遺悲也趙武曰武亦觀諸子之志觀諸子之詩而其志可知也觀諸子之志而翰明之詩之志又可知也嗟夫伯繼之墓艸久宿而余則老且廢矣翰明歸以詩卷眎鍾元鍾元其將從春秋卿大夫之後乎抑且以遺民故老

弔水雲而傷和靖乎吾又以觀鍾元之志也

二王子今體詩引

唐有天人費氏告宣律師閻浮提世間臭氣上熏於空四十萬里正直光音天諸天清淨無不厭惡唯香氣上熏破之故佛法中香爲佛事今佛所取梅檀兜樓婆上妙之香此方無有漢世西人貢香宮門上著豆許聞長安四面十里經月不歇今皆漂沈廁溷中唯伊蘭臭穢充滿三界真慙之改令此世界中得以文字妙香代爲佛事於是奎壁圖書之宿東指牛斗吳會之墟帝車炳狀詞人才子排珠林而比玉府者高

牧齋有學集

卷二

五

楊已降於斯爲盛婁上復有二王子釋民虹爰出焉梅檀兜樓婆上妙之香此方所無者今遂鄰車而載可異也二子爲今體詩精鑒爲骨輕清爲韻有色有聲裴烟非火淨名鉢中貯香積飯香氣著人腸胃七日而後消詠二子之詩彷彿似之牛頭梅檀產於摩耶羅山與伊蘭叢生過者弗視也及其條枝布葉芳香酷烈伊蘭四十由旬之臭一瞋滅熄天帝乃始擇而採之修羅兵鬪用以止血善法堂之戰勝得草木之助焉二子爲太原文肅公曾孫趾美三兄襲其父奉常之餘芳生長梅檀林中與伊蘭迥絕又况條枝布

葉之日乎今將出其詩與吳會君子宜芬散馥昔靈世界而余以一言先之後有撰感通傳者謂文字妙香能熏洗閻浮提劫中刀兵凶疫臭惡之氣胥願以文章爲佛事其將用斯言爲表報乎嗚呼吾有望矣文肅策勲在政府箕裘在子姓韓相五世漢貂七葉踵西京袁楊之後實唯太原續介州盛事述者故應不一書之余姑敘其詩而未能及也

五石居詩小引

往遊雲間見生甫屠羊食牛詩愛其以詩句作佛事可作此土伽佉今來錢城讀五石居詩風神散朗意

牧齋有學集

卷二

三

匠蕭閒乃知生甫真詩人也時人沈湎俗學掇拾餽釘誇詡漢魏三唐如以嚼飯餒人徒增嘔噦耳生甫閒情道韻在眉山劍南之間隱囊游屐信筆點染雲霞橫生烟波盛沓固不屑與時人爭名而時俗之蠢醜蠅營者亦莫得而干之此所以爲詩人也與生甫秦川貴公子一麾出守載廉石以歸補衣竹杖居狀道人也狀吾相生甫方頤豐下兩頰光氣隱隱以爲晚年當有遇合爲功名富貴中人生甫聞而笑之吾年八十每搜尋史冊中老人作伴侶吳季子年九十能將兵伐陳蘇長公以爲仙去不灰太公七十起於

屠釣牧野鷹揚正在百歲時安知生甫晚遇不如此
兩人耶陸放翁九十餘尚不忘北定中原生甫更二
十年猶與放翁相望晚年據鞍橫槊詩篇當益壯不
但如放翁之行吟策杖終老於蘭亭禹廟間也雲將
年九十亦吾老友也書之於生甫詩後把示雲將開
顏一笑他時以躍馬食肉責報于蔡澤恐不吾償也
則以雲將爲徵

李梅公唱和初集序

盤根仙李長庚新滴於人間積慶璇源張星舊駐於
天上媿茲嘉耦嗣以徵音思美人兮西方降帝于今

牧齋有學集

卷二

三

北渚陽律六陰律六吹鳳管以參差前唱于後唱唱
拊鸞歌而叶應珊瑚筆格綠沈之管交揮玳瑁書籤
雲母之箋雙劈花淡網戶每刻燭以分題燕乳綺疏
或攤書而徵事芙蓉秋水筆花與臉際爭妍楊柳春
山烟黛並眉間俱嫵東吳才子金閨傳內史之篇南
國佳人玉臺寫令嫺之什珠林琪樹洵彤管之美譚
金柯玉枝實天潢之盛事丹樓烟燭朱邸灰飛交語
而腸斷白衣登車則淚霑紅袖倚與燕婉變彼鴻休
在御之琴瑟依朕中庭之蘭玉滋長雕軒文駟驂玉
馬以北朝翟茀鞠衣伴角巾而東下水精簾幙鎮日

焚香雲母丹黃千年辟蠹輪依桂樹無復月孤矢激
蓮花惟應天笑豈若敬通見抵但對孺人子美漂流
長隨妻子又况衡陽飛鴈空約刀環蘭渚鯉魚難傳
錦字望口歸于六詔怨其雨于三春哉伊余生穉之
年爰有齊年之遇絳雲東閣綠窓署禁扁之新題紅
雨西冷紫陌誦天桃之麗句勞勞賴尾依依白頭著
梔熏籠雜居烟爨縹緲囊絛帙夾註米鹽笑十指于懸
雖嗟滿頭之蓬葆憐茲憔悴睹此芳華托副墨以歸
詒俾殺青而傳寫願借光明於東壁敢希嘖嘖於西
家沈香小像庶幾得染妙熏刻玉芳名抑亦附垂墨

牧齋有學集

卷二

三

會云爾

許夫人嘯雪菴詩序

歲聿云暮燈火蕭然禪榻髻絲久斷遊仙之夢木魚
經卷長爲退院之僧茂苑許夫人刻鏤茗華問遺裙
布致詞老人俾爲其序偶拈數韻繼以長吟窮冬而
光風拂衣近寒而落華滿席仙人失定爲雪池之歌
聲迦黎聞琴依須彌而狂舞聲塵或詔爲禪刺釵釧
每漏於戒鉞意蕊不飛心華乍釋徐挑燈而終卷乃
撫几而長歎變彼淑姬猗歟雕琯以薛瑤噉香之質
欲謝瓊咏繁之才樹本迎風華能燭夜華宮寂歷望

青蓮今未來橘社迢遙掩明璫而自媚情文綺互筆
墨橫飛留趙后之裙當風欲舉擁樊家之髻顧燭自
憐固已令才子色飛道人心死矣及乎翟弗承恩雕
軒卽路擁東方之千騎將南國之九雛漳水東流銅
臺高揭洛妃乘霧羨翠袖之英雄妓女望陵弔黃鬚
於冥莫邯鄲道上炊熟黃梁蘇門山頭嶺傳清嘯金
人辭去銅狄製成靡不清淚如鉛長歌當泣秋虫炎
熱朝樅榮華齋素三時琴心一曲貂裘羽箭歌出塞
以望歸霞帔星冠褻厭禳之裝束殆將携烟景凌絳
河吟太霞諷晨啓玉山曲宴伴戴勝以長謹小有靈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

黃皆令新詩序

絳雲樓新成吾家河東邀皆令至止視匣筆牀清琴柔
翰挹西山之翠微坐東山之畫障丹鉛粉繪篇什流
傳中吳閨閣侈爲盛事南宗伯署中閑園數畝老梅

盤拏柰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訣別倉皇皆令擬河
梁之作河東杼零雨之章分手前期覲游小別迄今
數年往矣今年冬余遊湖上皆令僑寓泰樓見其新
詩骨格老蒼音節頓挫雲山一角落筆清遠皆視昔
有加而其窮亦日甚湖上之人有目無視蠅鳴之詩
鴉塗之字互相題拂於皆令莫或過而問焉衣被綻
裂兒女啼號積雪拒門炊烟冷突古人賦士不遇女
柰亦猶夫上林之盧橘寢園之櫻桃斬刈爲樵薪矣絳
雲圖書萬軸一夕燬燼與西清東觀琅函玉軸俱往
矣紅袖告行紫臺一去過清風而西題望江南而祖
別少陵墮曲江之淚遺山續小娘之歌世非無才女
子珠沉玉碎踐戎馬而換牛羊視皆令何如皆令雖
窮清詞麗句點染殘山剩水間固未爲不幸也河東
湖上詩最是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皆令苦
相吟賞今日西湖追憶此語豈非窮塵往劫河東患
難洗心懺除月露香燈禪版淨侶蕭然皆令盡歸隱
乎當屬賦詩以招之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序

楞嚴志略序

嘉定郡治中梵剎相望楞嚴講寺爲最有宋嘉祐至有明萬曆間災燹薦仍夷爲甲第紫柏大師可公賦詩弔之矢誓興復上足密藏開公親承囑付克副弘願入都城請賜藏以鎮山門又請繕刻方冊流通淨場於是乎像設莊嚴鐘魚肅穆琅函玉笈湧現人間楞嚴之勝遂爲方內冠又二十餘年白法琮公以耆年宿德聿來住持大殿山門次第告成經坊僧田規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全唐山房定本

傳二百餘載識者謂今日之楞嚴非如來之楞嚴而山家之楞嚴抑亦山外之楞嚴而非山家之楞嚴也嗚呼豈不重可歎哉交光鑑師奮乎百世之下埽除三觀別出手眼掃之誠是也而總別之相未晰分配之執滋甚諍論弘多聚訟莫決則亦皆沿流揚波而未溯其本源也余博觀諸家箋疏平心而論之長水初叅瑯琊覺禪師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依其言抗聲而答遂領旨於言下歸而詮解此經昔人以爲華嚴圓覺楞嚴起信一眞法界常住眞心一以貫之者也洪覺範倚恃宗眼一筆抹殺目爲義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二

解講師夫豈得爲公論乎長水既問道瑯琊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清涼大士咨雜華於大誑習止觀法華等疏於荆溪叅決南宗於牛頭徑山古人學無常師羣機盡攝類如此也長水于台衡之宗豈不了朕其註經則以楞嚴還楞嚴未嘗執泥三觀私爲家珍斯非所謂毀相泯心開前疑而決後滯者乎十門分別首標起教因緣曰爲克示眞三昧故其云克示眞三昧者蓋指如來告許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之語也遂從而演暢之曰乃至諷歎金剛王三昧勅選圓通成就

聖位破趣辨魔皆爲此三昧也一經中修行方便總別法門挈領提綱無復餘蘊矣始經台家之遮表繼遭禪宗之訶斥妙義宛然莫有啓其緘而發其鍵者辟如摩尼寶珠沈錮于沙泥瓦礫之中莫或省視而曰此中無復有如意珠也可不惜哉余竊謂宋之有長水猶唐之有圭峰圭峰爲荷澤法嗣而歸宗於華嚴長水由瑯琊發悟而歸宗於楞嚴此皆性相之標指脩証之津梁也當今之世魔外昌披法流滅息此寺屬長水緣起又方冊法寶流通之所演海眼欲絕之燈紹法流如綫之緒豈非末法之急務哉涅槃謂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首楞嚴者一切事究竟堅固也知楞嚴所以名寺之意則如來之開示長水之箋疏紫柏蜜藏之修復棕公之建立一切皆究竟堅固寶華樓閣劫火不能灰毘嵐風不能破者固將一展卷而得之矣棕公得楞嚴三昧了悟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之偈不減長水之清淨本狀故于其屬序也爲疏通其說以告之將此淡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是固首楞希有之宗旨而住持斯寺與護法者所當共勉也

金剛經了義序

元實居士注金剛般若經名之曰了義舉示蒙叟蒙

叟展閱一過合掌讚歎曰昔在隋朝益州新繁縣王李村有書生荀姓者於村東空中四面畫空書經語人曰我書金剛般若經使諸天讀之耳自後霖雨洪流汎潰此地方丈餘間如堂閣下無滴雨霑濕牧童每就避雨而人莫知其由也武德初有西梵僧至此作禮如向塔廟村人異而問之僧曰此有金剛般若經諸天置蓋不絕供養敢不頂禮耶村人乃省荀生寫經之處遂覓覓嚴嚴欄護之每至齋日供養瞻禮往往聞天樂之聲夫荀生之寫經畫空無迹靈感如斯况乃書而讀讀而信信而解解而箋釋疏通爲人演說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者耶我知居士注是經已必有吉祥雲擁覆其上團結如傘蓋蕭辰良夜天樂琅琅自朕敷奏但肉眼不能見俗耳不能聞爾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嘉興藏由止刻法語五卷丙申龔孝升入粵海幢華首和尚得余書捷推告衆訪求鼎湖栖壑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公繕寫歸吳謙益手自警勘撰次爲四十卷大師著述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字句不免繁瑣段落間有失次東遊時曾以左氏心法序下委判定見而色喜遂削前藁今茲警勘僭

有行墨改竄實稟承大師墜言非敢僭踰犯是不避也既微簡乃爲之序曰佛祖闡教以文說法慈氏之演瑜珈龍樹之釋般若千門萬戶羅網交光郁郁乎燦燦乎千古之至文也大教東流人文漸啓道遠潛發于南什肇弘演于北椎輪大轡實惟其始隋唐以來天台清涼永明之文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大矣哉義理之津涉文字之淵海也逮及有宋教廣而文煩其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以通敏扶宗其文奧而麗徑山以弘廣應機其文明而肆夫文而至於辨也麗也肆也其城塹日以堅其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五

枝葉日以富其撈籠引接日以博浩浩乎卮言之日出而岌岌乎津梁之日疲也繫辭有之易之作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豈不信哉我大師廣智深慧真叅實悟惟心識智夢授於慈氏華嚴法界悟徹於清涼被根應病橫說豎說千言萬偈一一從如來文字海中流出以鐔津之崇教者固其城塹以石門之扶宗者沃其枝葉以徑山之應機者鳴其撈籠引接務欲使末法衆生霑被其一言半句皆將飲河滿腹同歸於智海而後已雜華言金翅鳥王以清淨眼觀察諸龍命應盡者以左右翹鼓揚海水悉令

兩闕取而食之大師說法爲人欲搏生灰大海水取善根衆生置佛法中亦復如是日者廣南繕寫書生陳方侯觸語悲悟放筆薙髮大師傳取淡心光芒星曜凌紙怪發番根衆生應機吸受如方侯者歷河沙劫猶未艾也嗚呼偉矣哉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當獅絃絕響之候捨身爲法一車兩輪紫柏之文雄健而斬截大師之文紆徐而悲惋其爲昏塗之炬火則一也昔人歎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後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不歸於紫柏慈山而誰歸乎後五百年魔外蜂起鴛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六

生二匠爲如來使佩大法印燃大法燈殆亦儒家所謂名世間出者裨販剽賊之徒往往纂統系附師承竊竊狀爲蚍蜉之撼樹大師之集行如日輪當陽魑魅斂影而魘寐者猶懵而未寤也朕則大師同體大悲如作易之有憂患者其何時而止乎斯可爲痛哭也已夢遊集本初傳武林天界覺浪和尚見而歎曰人天眼目幸不墜矣亟草一疏唱導流通毛子子晉請獨任鏤版以伸其私淑之願子晉歿三子聿追先志遂告成事其在嶺表共事搜葺者孝廉萬泰諸生何雲族孫朝鼎也其伙助華首網羅散失者曹溪法融

海幢池目及華首侍者今種今照今光也皆與有法乳之勞法當附書

嶺南刻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慈山大師夢遊集吳中未有全本丙申冬龔孝升入粵余托其訪求海幢華首和尚得鼎湖棲壑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君集衆繕寫載以歸吳余校讎刊定勒成四十卷毛子晉請任鏤板子晉歿三子繼志告成有日矣已亥秋王大哉自粵歸言彼有潭柯上人名濟航者自東究入蜀精研宗教棲壑化去購得夢遊集本於鼎湖捐水貲付梓以余爲白衣老弟子俾序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七

其緣起余惟大師集本鼎湖虞山頗有異同鼎湖則大師原藁弟子福善通剎及五羊劉司理起相所結集也虞山則經余勘較間以管窺之見撮略字句移置毀落者也二本蓋少異矣而未嘗不同以佛身像譬之鼎湖本則十身相海相好莊嚴之身也虞山本則優闌香像毘首羯摩摹刻之身也是二身者現相利生有何差別故知二本不妨兩行並舟而觀月分河而飲海其聞法得益則一而已矣大師閱東海彌戾車地不通佛法駐錫牢山取外道七真盤互之區移爲佛國以是因緣弘法僱難有嶺海之行今既光復

祖庭報滿示化而航上人以東海之人表章遺集標人天眼目於嶺外大師大光明幢建立於那羅延窟者譬諸高山日輪留暉平地火傳燈續豈可誣哉於乎佛法不可思議大師身後因緣亦不可思議余之託輶車訪求也華首之鍵椎告衆也棲壑之演藏有待也陳方侯之故筆善來也航上人之發願流通也如磁吸鐵如鐘應霜豈有使朕者哉恒河沙劫佛法無盡大師光明無盡上人誓願亦無盡大師常寂光中應爲破顏加被余與一切人天歡喜讚歎亦非塵劫海墨所可窮盡也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八

紫柏尊者別集序

金壇刻紫柏尊者全集已行叢林此外有錢啓忠集鈔四卷陸符心要四卷壽光上人携吳江周氏藏本乃尊者中年之作白衣弟子繆仲淳執侍左右手自繙寫者余爲會粹諸本取全集所未載者排爲四卷名曰紫柏別集而敘其後曰禪門五燈自有宋南渡已後石門妙喜至高峰斷崖中峰爲一盛由元以迄我國初元叟寂照笑隱至楚石蒲菴季潭爲再盛二百年來傳燈寂蔑尊者挺生東吳氣宇如王蹴踏天下機緣閱現從地涌出實有關於國運隆替法運廢

與未可以凡心世智妄爲比量也尊者出世萬曆中
正國家日中豫泰之候貂寺龜裘孽牙盤互師以慈願
戒力住王舍城而爲說法溥聖母之慈雲開明主之
智目庶幾礦稅可罷黨禁可除戎索可清殺運可挽
羣小張羅鈞黨推刃妖書師於是拚幻有之軀息清
流之禍法幢旣倒國論日非軋綱下移帝心解紐賢
愚同貫正以魔外之交侵世界平沉起于天天之不
佑考妖書本末之記知劫運推剝之因雖業繫有固
狀實振古所未睹也古來元臣命世必曰降神矧乎
法將導師寧非間世尊者秉金剛心具那延力舉手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九

可以拍須彌噓氣可以吸溟渤金翅鼓搏則龍子隨
其喫食而况於魚鯁與獅子哮吼則香象爲之失聲
而况于野干與人之云亡法燈熄矣魚鯁翔舞而野
干號呼矣同時大德捨頰還緇却來人間以夢游了
大事譬如老將全師退守溪溝固壘使賊人相戒莫
敢犯而廓清推陷固非其所有事矣噲尊者之出世
其關繫國運遠如此悠悠斯世惟愁山老人爲能知而
言之而其爲塔銘茹茶嗽蠟含嚼齒舌間所謂我聞
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尊者之化去也次年爲萬曆
乙巳余夢至高山有大和尚危坐巖端謂是達觀尊

者恭敬禮足已指左方地命余坐密語付囑戒以勿
忘涕淚悲泣而寤距今將六十年矣私心擬議願踵
慈老人之後撰第二碑用以續僧徽聖蹟銘未盡光
明日月逾邁氛祲晦蒙六十年來一往是昔夢中涕
淚悲泣世界吮毫閣筆多歷年所非敢食言於二老
也每自循省往昔年少書生不通佛法不知以何等
因緣夢中得受記荊今頭童筆秃無所成就尋行數
墨排次遺文如拾字老比丘背破籠簡故紙波波劫
劫以爲能事尊者常寂光中得無自笑失却一隻眼
手別集旣成謹書其後以自懺抑或以有待焉尊者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山翁禪師文集序

天童山翁禪師忞公以密雲嫡子坐大道場無舌說
法有聲如雷施藥樹味擊塗毒鼓有寂子小釋迦之
目賈其餘勇作爲詩文如涌身雲如灌頂水文人學
子用世間智測度咸以爲杼山畫石門範之流亞余

頃讀其全集爲之心開意解久之沉吟低徊歎歎煩醒而不能舍狀也大慧杲禪師有言予雖學佛者狀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所謂忠義士大夫者魏國張公德遠橫浦張公子韶輩也當是時賊檜挾滔天之勢把持和議忘北轅之仇甘

之辱妙

喜以壞衣髻髮之人敢於左袒子韶抗權奸之議而冒觸其鋒刃故魏國銘之曰嗟師何爲拳拳忠孝欲迪羣迷俾趨正教唯其忠誠惻怛之至根抵種性槎牙肺腑雖至於砍臂斬頭亦將怡狀順受如斷藕根如解膠革於毀衣焚牒乎何有於乎薦嚴之疏龍髯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二

馬角之淡悲也新蒲之錄玉衣石馬之遐思也春蔡玉樹之什空阮厓海之餘恨也徵之妙喜以言乎其道則相符以言乎其志則相叶以言乎其時世則宋世所謂忠義士大夫迢狀不可再見獨有一禪者孤撐單出流連涕泗於陸沉滄海之餘斯尤難矣於乎軍國荆弓也宗社鄭壁也吾君吾父秦燕楚凡也天穹廬地松漠今之人何其廣大而禪者如是之隘也東家食西家宿今之人何其圓通而禪者如是之固也山河苧蔭世界陶輪有漏微塵十方銷隕今之人何其大覺大悟而禪者如是之取著也豈惟禪者哉

琉璃之誅釋種也世尊樹下拒諫而阿難愁悶慟哭開寶之師東山斬春肉身爲故國而泣血天寶之亂荷澤編管殘衲興檀度以濟師是又何今人之廣大而佛祖之隘今人之圓通而佛祖之固今人之大覺大悟而佛祖之取著也妙喜之言曰好善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謂縱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敢直下自信不疑吾恣公其幾矣乎三世諸佛是三世中有血性男子不忠不義之人埋沒此一點血性謂之焚燒善根斷滅佛性披毛戴角刀途血路相習以爲固狀是可以爲人乎如是而爲文巧言綺語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

譚玄說妙如刻人糞作梅檀形是可以爲文乎公同體大悲惻狀憐愍以爲今世之所崇尚者士大夫也故現忠義士大夫身而爲說法士大夫所崇尚者文字也故又現聲名文句身而爲說法有人於一言半句汗下毛豎畱得此一點血性在人世間卽是不斷佛種斯卽公出世爲人全提正令之綱宗也於乎公欲廣度河沙衆生盡皆作佛而汲汲狀磨牙礪齒先教之以所以爲人夫焉有不能爲人而能爲佛者乎

密藏禪師遺稿敘

密藏開禪師遺稿法孫按指上人所收輯也藏師英

偉雄駿千仞壁立爲紫柏尊者上首法筵海衆所至
雲湧定中知本師將有王難刺血上書一夕隱去師
資悶現羣龍無首諸天鬼神猶不能測知而况于凡
心凡眼乎遺稿多所與羣公書問誣譏勸勉以扶正
法刻大藏爲責任其爲人仕者教忠顯者教退亢者
教謙競者教恬根氣濡弱者醒之以月情塵軟煖
者觸之以冷雲筆舌聰明自負宗眼者必剿其攀援
搜其負墮俾命根剝斷而後已智眼分明慈心諄複
熱血痛淚至今凌出于紙筆之上以方袍世外之人
省邊略憂國計當貢場款塞之日抱靖康五國之虞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七

人謂其衣衣遠遊蓋已懸鏡今日非偶狀也明朝自
楚石泐潭已後獅絃絕響崛起爲紫柏海印二大師
而藏師爲紫柏之嫡子龍樹言那伽或言龍或言象
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此三人者豈非龍象
乎難陀跋難陀二龍王護持正法脩羅將戰二龍王身
達須彌山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浪冠須彌切利
天始知脩羅欲戰而嚴攻伐古來尊宿大師現身出
世蹴踏天下自朕有此氣象其不朕者則騰蛇耳蜥
蜴耳種性既劣威神無幾顧亦欲噓雲吸霧激海水
而冠須彌焉可誣哉藏師此文皆叢殘不經意之作

方諸二老如流星之奔灼芒焰驟作有聲曳其後而
殷殷於天漢之間其他皆蚌珠燭火流照咫尺誰得
而並之二百年來豪傑間作法運通塞文不在茲或
者猶欲以餘分間位竊竊狀議其統系佛言譬如窮
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可不懼哉往在武林與天界覺浪和尚明鐙夜
談相對歎息其爲藏詩稿序亦出少分而浪老又願
世去矣撫卷摩挲泫泫流涕者久之

虎丘退菴儲和尚語錄序

退菴和尚提正法印十坐道場息影靈巖有終焉之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七

志都人士以虎丘虛席敦請應緣強起人天欣悅四
衆圍繞升堂說汰雲涌雷轟虎丘自隆禪師以圓悟
的子坐鎮此山東南叢林遂列於五山十刹輒近陵
夷化爲歌場酒肆而師以隆師耳孫踵其汰席靈山
古寺頓改舊觀茲編則其語錄之初首也宗門自琦
楚石後獅絃寂寥邇來馬駒蹴踏棒喝交馳剗竿號
爲極盛而諸方耆年不能不爲師避席以其從睦州
雲門得手德山出頭了辦舉昭覺之渾金璞玉與徑山
之河傾漢注殆兼而有之也余鈍根盤回教海未能
得其津涉與師游竊窺其心地光明門庭恢拓撈籠

末法尅骨點胸追魔衆之潛踪淡入藕孔吞毒龍之
遺種橫吸海波溪心弘願良欲鑪鞴佛祖燒焚地獄
而後已若其箭鋒鞭影逗落咳唾中者其手中片葉
耳隆公有云此柱杖一劃劃斷生法師彙纂點石有
人於此着眼知前後阿師住此山者都從一鼻孔出
氣庶不負點頭石拊掌一笑也濟北一宗至于圓悟
而有隆有杲爲千古豪傑之士有宋南渡佛日再耀
慧命克昌二公具有力焉隆之子應菴華公親承虎
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蓋虎丘徑山一燈分照遂與宋終
始隆之住虎丘在紹興三四年去今五百三十年而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五

和尚再鎮實維其時佛懸記像末法皆云後五百年
時節因緣豈偶哉青陽嘉魚二元老師左右面弟
子也錄旣成屬雙白居士告我昔者應菴之錄公家案
窓參政爲序虞道園稱之比于賴賓之序眞淨今可
無言乎今往棲息虎丘講張魏公藏經記謂兵革闔
亂起于無明清淨回心殺氣自息魏公身荷重擔遊
圓悟父子間知般若清淨法門故其言痛切如此今
之君子從和尚于此山亦有俛仰器界溪惟清淨回
心之指意如魏公者乎余竊有望焉若案牘之于應
菴白鶴夜談縱橫辨論而後以楊岐一宗相許則非

余之所敢當也是爲序

寄巢詩序

石林源上人吾里中清淨僧也喜獵外典好苦吟余
每見必痛規之旣歿篋中無片紙半偈淡以爲惜陸
子敷先錄寄巢詩請曰源師亡矣夫子幸以一言存
之余讀之終卷喟然歎曰嗟夫陸子閔源師之逝而
假吾言以存之固不若源師之詩之能自存也世之
知源師者渺矣盍觀其爲詩觀其詩罕目疏節癯狀
而瘦硬如其人之顙孤頤削骨格峻嶒矗出于條衣
外也觀其詩偏絃短韵峭狀而淒冷如其人之琢冰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六

嚼雪失羣啞羊而却食仰口也觀其詩耽思傍訊選
狀而慘澹如其人之窮老嗜學吞紙以實腹而食字
以飽蠹也嘗試與子摩挲遺卷旋目而思之扞衣反
手巡檐覓句篝燈撥火抱膝孤吟風酸雨暗則壁蛩
唧唧月白漏殘則梵猊呼應彼上人者鬚眉談笑顯
顯狀在吾眼中又豈待余言而後存乎杼山南岳之
徒不作經樓應制之俗習流染于緇衣其尤熾狀者
開堂頌古千偈瀾翻陳羹糗飯所在塞屋此皆鳩摩
羅什所云嚼飯與人非徒失味又令嘔噦者也寄巢
之詩蔬筍也鰕魚也春餘之孤花睡夢之清磬也標

殘編於斯世用以息嘈囂警渙陸子之微意又在
於此往有比丘學詩于余余教以適山情助禪悅掃
除一切詩傷毒蜜以灰香淨滌而後可比丘笑曰漢
人適吳喚笥而佳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簣而
不熟語其妻曰吳人欺我如公之云人將笑我爲簣
簣也余舉簣什之言以復之且正告曰子苦吾之教
子以簣簣固也不尤愈乎教人嚼飯者飽嘔噦之唾
餘而果腹以相誇耶其人慙懼而去間舉似源師爲
破顏一笑并書之以爲序

松影和尚報恩詩草序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三

余少喜讀龍湖李禿翁書以爲樂可以歌悲可以泣
歡可以笑怒可以罵非莊非老不儒不禪每爲撫几
擊節肝衡扼腕思置其人於師友之間已從袁卜修
游備悉其爲人慈祥易直疎節濶目約略如吾輩盛
壯坦率未曾學問特然吾輩一涉世故少知學問枝
葉煩紆不能遂其本懷禿翁老而好學涉世日深素
心遠性未嘗少改斯其所以異也往遊長干與松影
麟和尚邂逅寒風朔雪中余方箋注首楞松師料理
修藏交相勸發有法乳之契久而與之處雄駿閎朗
舌有鋒而頂有鑑余心好之謂曰公楚人也豈嘗遊

於龍湖熏染禿翁之流風而爲其後身與頃見其報
恩詩草則益奇今世多詩人禪販數十聯排偶設壇
立壇作大詞宗又多禪人剽掠數十則公案鋪眉苦
眼號善知識松師遇此二人便可如無厭足王以如
幻解脫一切割截焚煮而爲說法若其離奇輪困神
頭鬼面欲歌欲哭可笑可罵雜然迸溢於心口而不
自知者余之讀之宛然昔年讀禿翁書肝衡擊節流
涎滿口而已而亦烏知其所以然哉余老歸空門少
年習氣磨洗殆盡戊戌歲與覺浪和尚劇談舉揚在
龍湖時與梅長公諸人夜話笑語和尚安所得麻姑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二

長爪爬我背癢邪今得松師詩益掉舉不自制十餘
年寒灰古井遏捺功力爲二師一往振撥所餘無幾
嗟夫禿翁浪老皆不可作矣茫茫塵海爲我發風擊
浪增長習氣者獨一松師耳報恩塔前燃燈放光會
當與師頂禮懺除拊手一笑姑書此以識之

羅浮種上人集序

余爲木陳山翁序其文集援引妙喜老人忠君憂國
之言將以諗當世士大夫如有宋之張德遠子韶者
有客見之舌吐不能收曰安得頂戴壞衣髭髮而詆
譏士大夫余隱几不答惘然而去已而一靈種上人

持浪杖人書來訪出其詩讀之歎曰此非少年上人耶何其詩之似山也上人爲華嚴和尚之孫腰包重趂出羅浮萬里訪剎和尚於千山不得達歸而歷神都望靈廟感激偏塞啜泣爲詩嗚呼銅人之泣漢也石馬之汗唐也楚弓魯玉於世外之人何與浹月之間得兩山翁焉何禪者之多人也上人之詩出壞衣髭髮如山翁輩流者固將聞空谷之足音跼然而喜而向之吐舌不收者又將如爰居之聽鐘鼓震掉而不食嗚呼其可歎也日者余徵愁山大師遺文于曹溪華首和尚健椎集衆以余書普告而集之付殺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元

青也陳秀才方侯放筆浩歎鬚髮頽落余嘗舉似浪杖人謂廣額屠兒之放屠刀陳方侯之放筆其爲放下一也今將重問杖人方侯放筆而爲僧師拈筆而作詩一放一拈又何以異以是詩句舉揚妙喜忠君憂國一點熱血使百千萬劫忠臣義士種性不斷卽是佛種不斷則種師之筆管與屠兒之屠刀說法熾然有何差別余向者啁噍之緒言如敲音劒映付之一笑而可矣上人歸侍杖人且將游天台太白泰山翁諸老中宵後夜星河易轉烟蓋停氛燈帷靖耀間爲趣舉其詩兼以吾言告之斯世之爲德遠子韶與

諸公木乳者必多矣他日再見眉毛廝結其有以語我已矣

普福昌上人詩序

普福昌上人少歷講肆精心白法以其餘力爲詩輕清宛約不欲使塵容俗狀吸入筆端余見而喜之余觀晉宋以後道人開士詩頌流傳一章半偈皆伽陀也皆字母也此則書家之科斗畫家之史皇今之釋子知此者罕矣唐之詩僧莫盛於杼山禪月杼山晚居東溪放棄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我將放汝各歸本性彼將視詩句牽勒爲何事乎禪月以一劒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三

寒霜之句脫屣吳越晚年上蜀王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視雄藩霸王眇然如海鷗野馬其肯雕章琢句以榮名利養爲霜雪乎豈惟兩公哉靈一清江之徒吳融謂如么絃孤韻警入人耳者皆真僧也皆真詩也昔人言僧詩忌蔬笋氣忌蔬笋之氣而腥醲肥厚之是嗜僧之本色盡矣詩于何有司空表聖有言解吟僧亦俗而况其未必解乎吾謂世之爲僧者知所以爲僧而後知所以爲詩爲詩僧者知所以爲詩之僧而後知所以爲僧之詩劉夢得曰沙門華言離欲也離欲則方寸地虛而萬景入

必有所泄乃形乎詞而遺乎聲律然則爲沙門者固未有所不能離欲而能工詩者也三毒柴其中五蓋纏其外浮根淺智螢光熠耀用以邀聲譽聚徒黨鄉令中宵後夜香銷燭掄星河易轉夜氣乍回彈指而歎撫心而語有不心毛俱豎怖淚交零茫然喪其所懷來者乎有能聞余言而思思而悔悔而求其所以爲僧爲詩者向所謂蔬笋之氣不離本色者其應病之藥乎如其不然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人非以詩僧自命者也因其詩來請遂舉吾之說以告之并爲其序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牧雲和尚全集序

牧雲和尚門公吾里中張氏子住近城東坊橋去吾家一牛鳴地耳少依破山洞聞乘公落髮披衣乘公知爲法器久之叅天童悟公大事了畢提正法印七坐道場拈椎說法如雨如雲所著語錄別集流布叢林蔚爲武庫而虛其首簡曰必得牧齋老人爲序余益深愧之余老矣盤回教海中目不暇給諸方語句堆案塞屋曾不能寓目若其機緣交激箭鋒鞭影非點胸刮膜之人未能勘辨也而余何足以知之然余則有以知公矣破山自乘公順世鐘魚寂寥公既出

世別炷瓣香而終不忘法乳秋老木脫影堂蕭然燃燈掃塔每低迴不忍去此與夫親承餅鉢倒戈操刀自謂大象不由兔徑者可同日語哉日者宗風熾盛徵召四出條衣襲蓋於只孫軍持交加於服匿遂使獨足失通聲聞破定向西而哭者有之不顧而唾者有之公補衲竹杖訪我草堂焚香晏坐凝然竟日不知江村竹杖外有何世界不知丈室明燈外有何熱鬧語有之欲得苕華之字尹請徵諸垂木欲得道人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於九中也而況其他乎由此觀之凡集中語言文句如瓶瀉水如橐鼓風如虫蝕木偶然成字于公何有哉人之得公也以其文章而余之得公也以其眉睫是則余之知公已矣或曰子不讀門公之文乎拈大悲閣記廣有妨難確椎不少假子何易言之也余曰東坡先生深達實相門內人也故不難於確椎余非識佛法者也言之安得不易東坡書孟德傳後以爲虎畏不懼已者今余放論門公之文不以確椎爲恐豈非東坡所記雲安小兒遇虎於沙上而游戲自若者乎或者解頤而去

大育頭陀詩序

往余在南京得大育頭陀詩語顧與治曰此人于詩壇無名余喜其翩翩自逝牧馬人歸夕陽影報鐘僧打過潭聲鷗惟空濶無他戀燕亦炎涼別處飛今之有名籍甚張鱗競爪者恐未能有此逸句也與治笑而不答余採其詩數章列吾炙集每爲人誦之今年江山夏輿先選刻其詩百篇其友陳菊人爲其序曰頭陀少負雋才名噪諸生每思效陳湯傳介子班超馬援楊旌秉鉞立功萬里之外國變後啞血數升卸去衣巾詠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及寧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三

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之句輒縋縻被面久之往來秦淮親見春柳官牆銅鉗荆棘呻吟夢囈發爲聲歌其忠孝大節較然不欺如此頭陀之詩世不乏鍾子期老眼無花益沾沾自喜也頭陀詩山居二十首最佳鮮妍清切駁駁得劍南句法衰望巢居老囑家祭亦有放翁之遺忠焉少好清律晚而歸心西方取雲栖淨土文譜爲琴曲浪杖人每爲傾耳如迦葉聞那羅奏樂誕散不能自持無幾何坐脫以去頭陀語余于外調好彈離騷每一動操牢騷哀怨噴涌發作于十指中燈靜月白鬼神來聽有風肅然如

聞歎噫成連移情於子春鮑靚通靈于叔夜非寓言也頭陀既誓願往生于此世界中百年棋局猶未能舍然若是其爲人不僧不俗非凡非聖吾無得而相焉李鄴侯居衡山聞殘師中宵梵唱其音先悽宛而後喜悅曰必謫墮之人殆將隱矣頭陀豈其人歟

石夢禪師語錄小引

龐居士訪丹霞拈起土幞頭曰恰似箇師僧士拈幞頭安霞頭上曰恰似個俗人祇如今牧齋老人不會參禪不會說法不會做詩不會拈語錄鎮日住三家村裏破飯籬邊腳波波地口喃喃地恰似個曾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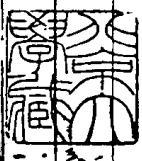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三

幞頭的和尙石夢大師又會參禪又會說法又會做詩又會拈語錄忙來便開堂示衆一般臭孔撩天開來就拈韻哦詩到處落紅滿地恰似箇不戴幞頭的烏紗請問諸方長老四衆學人者此公案如何判斷豈不見莫將尙書謁晦堂心觸鼻觀有省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原在鼻尖頭咄咄此義文長付在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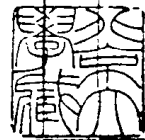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

序

贈谷愧我序



客有問於余曰谷子愧我游于子之門久矣谷子何如人也余曰其爲人也易直子諒好學強記不吐不茹斷斷侃侃如也縱橫葛藤口有觸而筆有玦排難解紛急人之厄甚于已當夫函矢交攻水火薄射辨者拙勇者困谷子揚眉抵掌片言立解已而掉頭徑去不復返顧谷子之去今人遠矣殆古之奇士也客曰信斯言也谷子當經奇自命胡以少爲書生老而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一

金匱山房定本

不少休尋行數墨螢乾蠹朽古之奇士固如是乎余曰居吾語汝古之爲士者以經天緯地則奇以守先待後則奇以謀王斷國則奇非謂夫矯尾厲角四目兩口嶄然自異而目爲奇士也官守職士守道士之有經學也猶耕之有畔織之有幅也良農不失畔紅女不失幅士羣萃而州處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士服舊德工用高曾四民各得其所教化行而風俗美恒由于斯谷子則旣爲士矣環堵之室一畝之宮離經而辨志讀書而續言循其所以爲士者而老焉磨硯將穿退筆成冢丹鉛甲

乙著書滿家求其所以爲奇者而不可得也此谷子之所以爲奇也且谷子之說詩也不但鈎稽訓詁爲帖括之先資而已發凡起例大書特書一曰天子採詩之意二曰諸侯貢詩之意三曰太師陳詩之意四曰邦國朝廟歌詩之意五曰夫子刪詩之意六曰吾人誦詩之意循覽風雅彙集始終兔園之冊蠅頭之卷三才五行之道隱約具焉谷子而不奇也烏乎奇谷子吳人也而家舊京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三百年人文禮樂于谷子之書有餘思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百世之仁也谷子而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二

贈別施偉長序

宋行都在臨安陳同甫訪辛稼軒酒酣抵掌縱談東南形勝同甫霑醉解廐中駿騎馳去不復執別英雄聚首歷落俊邁之氣可以想見野史流傳謂同甫把此語爲負厚有要取此奴婢市僧之語豈足道哉司馬德操語龐德公妻子徐元直向云當就我與德公談不知三人所談何事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

下吾謂三分籌策彼三人當促膝及之而諸葛得聞其緒言惜乎班荆畫灰之語未有能傳之者也今年中秋棲虎丘石佛院僧牕隱几日抄首楞嚴數紙吉州施偉長不遠千里過訪映門窺之鬚眉落落照人坐而與之談知其奇讀印竹杖數編籠挫天地鉤索物變抑塞磊落光怪側出則益奇退而自惟少壯輕俠屈指三國人才泊辛陳輩流輒掉舉思出其間今敗絮蒙頭煨飯折脚鎗邊偉長經奇男子視我如雞窠中老人撫摩歎息不亦傷乎偉長投筆從戎佐中湘戎幕指揮能事崎嶇嶺嶠突冒鋒刃身世鈎瑣心迹

朱齊有學集

卷二十一

三

盤互輪困離奇悉于詩文發之越棠梓柯作我綸邑日入之部歸日出主夫豈其度滄蘭爲他人乎南枝北戶予前却何其憂煩鬱紆促數誦詰也巨源告我曰施偉長今之孔北海陳龍川也余嘗謂孔北海論盛孝章書援引公羊大齊桓公之文磨切魏武異時論建漸廣此爲質的墓門征西寢舜禹之事文舉之功偉矣龍川之書葉水心所謂天子使執政召問何處下手者至今炳烺天地間彼所論趙九齡次張之徒得其一士可以方軌橫鶩而况于同甫乎狂鳥冠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士負不羈之才值搶攘之運

其與夫纖兒怪魁詭衒竊轡者誠何以異霜降水落金銷石泐茫茫禹跡只有北海輩流挽仰撐柱耳偉長行矣聘名驥于脩途何所不至自今以往使幹才諷說之士謂天不足于東南地不足于西北而私憂竊歎者皆偉長輩之恥也秋風蕭肱魚龍寂寞游子何之老人仍入雞窠中矣于是遂援筆敘言抗手而別乙未歲九月朔日虞山年家蒙叟錢謙益奉贈蕪湖沈昆銅南昌徐巨源皆偉長一流人也出吾言脉之以爲何如

贈別胡靜夫序

朱齊有學集

卷二十一

四

往余游金陵胡子靜夫方奮筆爲歌詩介茂之以見予予語茂之是夫也情若有餘于文而言若不足于志其學必大非聊爾人也爲序其行卷期待良厚別七年再晤靜夫其詩卓然名家爲時賢眉目余言有徵矣今之稱詩者掉鞅曲踊號呼叫囂丹鉛橫飛旗幟竿立撈籠當世詆譌古學磨牙鑿齒莫敢忤視譬諸狂易之人中風疾走眼見神鬼口吞水火有物馮之懵不自知已而晨朝引鏡清曉卷書黎丘之鬼銷亡演若之頭具顯試令旋目思之有不啞失笑乎靜夫屏居青溪朴門汲古不役役于榮利不及汲

于聲名脩狀退狀循牆顧影其爲詩情益淡志益足
蜜通自娛望古遙集視斯世喧歷皆警非有意屏之
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予也嵇叔夜曰非淵靜者不
能與之閒止劉子曰客情既盡妙氣來宅靜夫其將
進于道乎不徒賢于世之君子也靜夫屬余序其近
詩且不敢自是乞一言以相長余聞之古之學者莫
先于不自是自是莫先于多讀書余自喪亂以來
舊學荒落已丑之歲訟繫放還網羅古文逸典藏弄
所謂絳雲樓者經歲排積摩挲盈箱插架之間未遑
于雜誦講復也而忽已目明心開欣如有得刳火餘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五

燼不復料理蓬心茅塞依狀昔我每謂此火非焚書
乃焚吾焦腑耳南海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
之久之忽能識字蓋聖賢之神理與吾人之靈心熏
習傳變所謂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非人之所能與也
多讀書深窮理嚴氏之緒言也請以長子雖狀兔園
村夫子腐談長語古今神奇靈異不出于此非吾靜
夫弗敢以告也趣與靜夫言別聊書此以附贈處之
義少陵之詩曰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吾之有望于靜夫者遠矣它日將重序其詩文無累
書不敢恤也則請以斯言爲徵

贈程穆倩序

新安程子穆倩能詩能草書能畫能篆刻蕭森老蒼
迢狀有異眉宇淡古視下而念深處治不媒進處亂
不易方余語穆倩吾行天下求見一異人不可得子
殆其人歟穆倩曰遠何敢當異人蓋嘗見異人者也
少貧病憂歎遇異人于天目之巔摩頂慰我既壽而
昌且有千人口六譯七譯晉王之記中年得右軍金
剛六譯石本康強生子夫子目我有異殆爲是歟余
告之曰所爲異人者以其異于凡人也彼既異乎凡
人矣凡人安得而見之凡人而得見異人則亦未可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六

謂之凡人也閻浮提世界臭氣上熏于天八萬餘里
凡人啄腥吞腐沈浮屎尿獄中應真靈仙自在人世
彼安得而見之子之面目不爲閻浮提臭穢所抑沒
故異人亦得而見子子之爲異人不爲凡人也審矣
雖狀吾將有以開子子于般若之緣熟矣故異人以
六譯七譯界子而懸爲之記子之能詩能畫種種世
智皆從般若智海中流出子能以是種種世智迴向
般若則種種世智皆淡重般若也華嚴法中圖書亦
正教量印璽亦是現量何言智慧輕薄哉異人者知
般若宿緣故以懸記弄引市兒以千金寶珠博搏黍

之飯人爭笑之康強多子人世間搏黍之飯而般若尊重豈但千金之珠異人之識其不以此易彼亦明矣昔人嗤王烈持洞章茫狀不能讀韓退之文其詞曰我自屈曲住世間安得隨汝巢神仙夫以般若之尊重七寶牀黃金牒之所守護子既不請而得之矣顧乃茫狀羅縷比于下界之洞章可不惜哉凡吾所言者皆異人懸記之所未及或引而不發懸其緒言以待我也余凡人也身不得見異人而能知子之爲異人又能發異人之所未言以開子狀則世之凡人亦多矣安知其中遂無異人也耶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七

贈愚山子序

愚山子非地師也而以地師游人間人有與語地理則應嘉定侯廣成久殞未克葬愚山子歎曰安可使忠臣之骨暴露原野躊躇二千里相視吉壤絮酒哭奠而去既訪余小閣中指點烏目山來脉瞻仲雍齊女葬處不及他語余乃布席兩丈而告之曰茫茫堪輿有大地理當明者二焉子知之乎華藏娑婆詳在佛典其近而有徵者南瞻部四國也傳稱南印度爲象主東脂那爲人主西波斯爲寶主北獫狁爲馬主吾夷攷之唯南東二主而已他非與也阿耨達池之

水自香山南大雪北流爲四河波流地下出積石山爲中國之河源循雍梁南北微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爲中國之南河北河印度爲梵天之種佛祖之所生脂那爲君子之國周孔之所化南曰月邦東曰震旦日月照臨禮教相上波斯輕禮重貨獫狁獷暴忍殺區以別矣安得四慈嶺以西並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旣指蕃例爲胡國將黔楚亦濫胡名南國之鄰于西也南之肯也九州十道並爲禹迹燕代迤北雜處戎胡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肅慎孤竹咸事剪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東之偏于北也東之刼也南居離位東屬震明爲陽國西北則並陰國今儼狀稱四主焉何居陰疑于陽必戰易之所以有憂患也此大地理之當明者一也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乃至東循塞垣抵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乃至東循嶺微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自晉以前秦雒爲中夏淮楚爲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獨尊自晉以降幽并則神州陸沈江東則一州御極北紀潰而南紀猶在雲漢升降之氣會地絡而交列宿者其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八

乘除若是異與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之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爲之首也日月五星起于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我國家鍾祥受命實星紀斗牛之次塗山玉帛之後數千年來貞符在茲洪武中詔修清類分野書以斗牛災越分爲首而尾箕幽燕之分盡遼東三韓最居其後以是爲雲漢末派龜魚之所麗而北紀之所窮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所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者不益深切著明與此大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九

地理之當明者二也昔者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君子大其事文中子作元經書陳亡而興五國曰江東中國之舊也君子與其志子之于是二人也其將安居愚山子仰視河漢笑而不答客有識之者曰此南城徐芳仲光也其爲人也蒼蒼涼孤行子立有崖山柴市之忠而不爲將相有西臺智井之節而不忍稱遺民作爲文章奇詭感盪以李翱張籍自命而就正于吾子徒以地志星經雜狀扣擊焉則固矣余亦笑而不答于愚山子之行也書其言以爲別

送南昌丁景呂序

萬曆中南昌丁公守太倉招致各士饑殍其子伯勉師邵茂齊友黃經甫姚孟長吳人至今傳之今年春伯勉弟時之持詩文卷謁余讀其贈從子景呂之交曰虞山先生今之昌黎廬陵也子適吳爲我過而請焉余爲慙沮齒戰不能旬稍定進曰先兄伯勉之子也奉其父之墜言思納屢門下久矣孟冬景呂至樞衣奉手如其叔父之云爲余言伯勉從茂齊諸人譚余童年事甚悉不啻連袂接席也伯勉偕經甫屬文竟日成十章余心少之日中而援筆亦如其數茂齊曰子才足兼二子吾猶欲以子之移時驕二子之移日也趣

朱有學集

卷二十二

一

封題詒伯勉景呂言伯勉晚猶藏弄篋行時時出示子弟以吾童稚時拋磚澆壁之餘猶爲人矜重如此自顧其聰明不逮老將至而耄及淹留無成爲可惜也昔者蘇子瞻目歐陽公爲天人而謂人之稱己或以爲勝之或以爲似之者皆妄古之君子推前哲而跂踵焉者有師匠焉有分齊焉非苟爲傾挹而已其有趾高目長而易視古人者非狂則愚也余以膚陋末學猥當昌黎廬陵之目每一念及中熱毛豎嘗執簡以序時之之集愧汗刺促掣筆而中止者數矣今于景呂之文亦狀江右二十年來徐巨源席帽書生

尸盟文壇時之獨能與之馳騁上下巨源沒景呂以渥洼家駒挾轂相扶助父子間才華光氣燄燄牛斗旁而余方遲暮學佛撥棄文字引而自廢固其所也于景呂之行也不能無一言以復于時之爲道其所以不克爲序之故以自解焉朔風飄蕭解裝把酒爲時之道余老態間搜伯勉遺笥故紙漫墨包裹蛛絲中相嚮而笑是夫也童蒙而白髦今所謂高文典冊災木而黔石者皆筐中之餘波也聞譽而駭如爰居之聽鐘鼓不亦宜乎旣而曰繼自今吾黨學子母或以昌黎廬陵爲口實虞山之行也載此一言以反爲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

送方爾止序

崇禎辛未爾止謁余虞山別十四年而有甲申之事今年癸卯自金陵過訪又二十年矣爾止初謁余甫弱冠才氣蠡涌獵纓奮袖映蔽坐客余年五十罷枚卜里居天下多事志氣猶壯今爾止蒼顏皤髮歸狀爲遺民宿老余衰殘荒耄病臥一榻執手欣慨言可極耶余向苦半聾今特甚用稚孫書版畫字如隔重譯因語爾止楊子雲方言記生而聾者爲聾雙聾者亦爲聾聾之甚爲聵吳楚之外郊凡無耳者亦謂之

聵聾者無所聞常聾耳也聵者言一無聞知也老人掩耳不欲側聞世事聾耳之云吾知免矣刑天之神以乳爲目以臍爲口猶能操干戚而舞吾之無耳也庸何傷爾止笑顧稚孫酌酒引滿觀其意未嘗不愜朕閱余也家貧不能留千里客爾止將卒別去古之人莫重于離別行者曰何以贈我居者曰何以處我爾止之訪余也告于其友其友孫豹人賦詩以張之今其還也余可無言乎竊怪喪亂以來詩墨日盛隋珠崑玉所在抵鵲獨于爾止詩目開心折以謂得少陵之風骨淡知其阡陌者一人而已點定金山詩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三

文章自有定價無多讓中原豪傑將有捧盃而致酢者以余言爲乘韋其可也余無耳之人也與聞盛事猶能執干戚而舞又何恤乎子雲老不曉事以聳耳相訾警哉

贈馮文學序

吳門馮君亮工以博士弟子從事中丞幕府故中丞閩中鄭公待以殊禮用年勞敘題福建游擊今不書書文學貴之也何貴乎馮君君少以純孝聞封股療父母至再經明行修兼通法比在幕府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制府議辟五十人力請覆案平反幾半已亥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三

秋京口潰宵人密上變告吳人翻城謀叛法當屠主者且恚且懼刃將斬矣君泣血扣頭白狀以闔門百口力爭事得解又四年君年六十家姪素昭同事戟門具知本末歎美其子孫多賢食報未艾請余爲祝嘏之辭生辰祝壽之文非古也如君之爲不可以冀之表也余聞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天地之心也是以好生而惡殺殺者非他也殺吾之心而已矣殺天地之心而已矣殺一生卽自殺一心殺兩生卽自殺兩心殺百千萬億生卽自殺百千萬億心心心相刃利利相剗化其身爲百千萬億身化其生爲百千萬

億生累世歷劫以償之而業報不可終窮彼一人也以方寸之管尺幅之紙欲盡殺吳城百千萬億之生命吳城之生命未必盡于其手而彼之自殺其心也則已累世積劫而不可償矣馮君之爭是舉也良不忍自殺其心非望報也而天地鬼神其捨諸乎史稱何比干與張湯同時用法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以千數天帝使老嫗賜策曰公有陰德帝賜策九十枚子孫佩印綬當以此算袁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二書生言葬此地當世爲三公後爲楚郡太守案楚王英反獄條出無明驗者四百餘家子孫世爲宰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四

相如書生言老嫗賜比干策于後書生指安地于前其仁恕好生爲上帝所佑助則一也孔子曰仁者壽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佛典廣言因果吾儒經史臚列詳悉豈待觀地獄之變相狀後使屠兒擲刀耶余祝馮君以漢何袁二氏爲左券覽斯文者可以旌潛德誅隱慝導天心迎生氣聳善抑惡較之春秋亦舊史載筆之所有事而非以爲佞也

贈覺浪和尚序

余老歸空門麓涉教典根器鈍劣了不知向上着一時尊宿開堂豎拂都不叅請自笑如城東老姆獨

不見佛有目余不喜宗門作夜郎王崛強者不復置辨頷之而已今年孟夏會覺浪和尚于武林數年相聞握手一笑觀其肩宇疎疎落落如有一注冰雪之韻沁入人心腑間退而繙其書得其與吾友梅長公問答一則快讀一過殘燈明沒霍朕如電光得路愈讀愈快亟呼自釀榘酒澆之乃就寢長公常問和尚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救濟請明白提醒勿以機鋒見示和尚以手作圓相曰國初之時如一錠大元寶相似長公疾呼曰開口便妙了速道速道和尚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斬碎來

朱齊有學集

卷二十一

五

用却塊塊是精的人見其大好乃過一爐火攪一分銅是九成了九成銀也還好用再過第二手又攪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後攪到第三第四乃至第七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氣矣長公曰朕則如何處之和尚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并付與大鑪火烹鍊一番銅鉛錫鐵都銷盡了朕後還他國初十分本色也長公曰如此則造物亦須下毒手也和尚曰不下毒手則天地不仁造物無功而天地之心亦幾乎息矣長公與李孟白諸老相顧歎息曰不知吾輩還能跳出此造化一番鑪錘否嗚呼長公

不可作矣有情世界已經大火輪猛利烹鍊神焦鬼爛連朕如昆明劫灰矣長公與和尚問答公案尚在紙上如見鬚眉如聞歎息長公精靈男子目光如炬安知爾時不在天宮寶地中奮髯捋鬚與八十老人挑燈酬酒相春應和乎和尚又嘗示諸門弟子曰天地古今無空闕之時無空闕之人無空闕之事無空闕之理自古聖人不違心而擇時不捨事而求理于天下之事是吾本分中事以古今之事是吾當朕之事所以處治處亂處吉處凶皆是心王游衍大中至正之道今人動以生不逢時權不在我爲恨試問你

朱齊有學集

卷二十一

六

天當生箇甚麼時處你纔好天當付箇甚麼權與你纔好我道恨時恨權之人皆是不知自心之人故有恃天自負之恨又安知生生死死升升沉沉皆是自已業力哉你不知自心業力強弱不看自已種性福德智慧才力學行造詣機緣還得中正也無却乃恨世恨時恨人恨事且道天生你在世間所作何事分明分付許多好題目與你做你沒本事自不能做如世間庸醫不恨自已學醫不精却恨世人生得病不好天當生箇甚麼好病獨留與你醫成你之功佛祖聖賢將許多好脉訣好藥性好良方好製法留下與

你你自心粗不能審病診脉量藥裁方却怪病不好
治豈神聖工巧之醫哉你不能醫則當反諸已精讀
此書淡造此道則自朕神化也果能以誠仁信義勉
強力行向上未有不造到聖賢佛祖地位向下未有
不造到英雄豪傑地位今人果知有此則自不敢恨
生不逢時權不在我自爲暴棄之人也和尚此一番
熱喝痛棒有■人聞之言下不汗下心死死而不能
復甦者此則風痺不知痛痒與死人無異者也世人
眼孔如針聞說睦州陳尊宿將一草鞋挂城門止巨
寇之兵鄧隱峰擲錫空中解吳元濟兩軍之鬪舌吐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

七

不能收以爲都無此事我觀和尚此番提唱便可使
大地平沉虛空粉碎睦州之鞋隱峰之錫便當從舌
根筆尖上取次涌出始懸崖撒手人實有此理人實
有此事非爲現通非爲表法人自看不到信不及耳
和尚携新刻諸書咏予命爲著語余于是中信手拈
出作爲贈言或挂壁間或鐫木上使見者聞者身毛
皆豎皮膚脫落庶不負和尚師子一吼亦不負余與
和尚靚面相對一片婆心也或曰和尚囊括宗教叅
同儒傳多文廣義浩如烟海今之所舉者非其要也
譬諸市兒之博易輕金錢而重搏黍不已慎乎余曰

善哉是言非吾所能及也此義文長付在來日姑先
書之以復于和尚

贈雙白居士序

余每觀慧遠法師念佛三昧詩序西方誓文迢然飄
雲衣汎香風恨津寄之末由去年脚氣作苦縑沙門
抗禮五論兼與桓玄往復書問愾歎其抵突凶渠檣
柱名教爲著論以剖之而未詳也太元中遠公考室
廬阜授詩義于周續之雷次宗又與次宗講喪服傳
論詩考禮蔚爲儒宗旣而劉遺民宗炳張野之徒不
命景集息心誓期原其金口木舌法音雷震要以忠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

六

孝爲根本迨乎元興蒙塵永始僭逆三辰五常孤懸
一綫朕後抗詞奮筆大書特書于五論之末簡千載
而下樓煩之春秋凜于秋霜而諸賢之志義亦與之
俱白嗚呼忠孝佛性也忠臣孝子佛種也未有忠臣
孝子不具佛性者未有臣不忠子不孝而不斷佛種
者遠公以此爲師諸賢以此爲資故曰君諸人並爲
如來賢弟子也柴桑望古遙集不忘三良荆軻之志
康樂送心正覺終抱子房魯連之恥忠孝一脈如水
行地中汨流旁涌初無異派而俗士以聞鐘種蓮爲
口實不已愚乎雙白居士老用逢掖身爲遺民好從

靈巖遊棲一止瓶拂之下羹藜啖葛終已不顧余老
書生不知佛法竊以謂居士忠孝人也是謂佛性不
斷佛種人也委心靈崑不惜布髮掩泥師弟子之間
淵源稟訓必有不愧于先古者余固無從而扣擊也
哀哉今之師弟子亦談宗亦說戒戲鼓排場尋薊慕
羶白衣幅巾投記付拂之後眠誕譚謾尿姑憎皆
偷見市廛所不屑爲而軒狀自喜曰佛性如是也禪
機如是也一切解脫鑊湯蠱炭不灸般若也莊生言
儒以詩禮發冢今宗家師弟子以佛法發冢大儒臚
傳曰東方動矣事之何若法界昏墨久之顧瞻東方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

五

贈王平格序

丁酉之陽月余在南京豫章王于一介一士以見曰
此秦人王天佐字平格者也余驚而喜曰是嘗爲杜
蒼畧叙史論者耶余以爲古人也而今猶在耶坐而

言貌古而視端修然自下知其有道而文也讀其所
贊文字開卷得贈孫子序其言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春秋之大指明王道扶世運春秋未作則詩其春
秋乎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經二十三年荆人來
聘始內通書召陵之師大服楚此采芑之卒章也余
深惟其指意撫卷太息者久之旣而告之曰昔者管
仲相齊桓公經營方內憤周室燬于犬戎而急其病
燕故曰北伐以燕爲主始會諸侯受侯伯之命卽有
事于犬戎踰太行刺令支斬狐竹懸車束馬老師失
道僅而告成事春秋大之特書其事曰齊人伐山戎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

三

齊侯來獻戎捷此則采薇出車薄伐太原之成勞也
北征旣定邢衛忘亡然後乃興江漢之師終膠舟縮
酒之問攷夫子之緒言復按春秋之書法微管仲之
褒被髮左衽之難其爲戎而不爲楚也明矣炎漢之
世漢南空幕單于入朝一匡之烈大著魏武征烏丸
三郡涉鮮卑庭猶齊桓之餘威也春秋大書特書指
事實錄作配小雅非山戎之役而誰雖然王子蓋有
爲言之也春秋之教屬詞而比事屬詞于楚所以比
山戎也詩曰蟋蟀在東莫之敢指莫之指者指之尤
痛者也信王子之深于詩春秋也詩之教有唐而後

其愛滋甚學士大夫端拜肄業諷詠夫周道禾黍山
榛臨苓之篇什藹藹已爾三家之子一開之市雉誦
玉衣石馬玉魚金盃之章無不頓足也驟歌玉臺冬
青蘭亭玉匣之句無不拊膺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
秋作今將曰春秋亡而後詩作也居今之世詩與春
秋其亡乎其終不亡乎吾子則何以定之平格拱手
起立欲有所更端而未果余曰復坐吾終語子春秋
之山戎杜預以爲北狄也肅斂挹婁白山黑水皆是
物也茫茫禹跡叢爾一隅雜種殺氣數十年不衰止
儒者雅言元運會世未有能推言之者也車攻邈矣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二

三

齊桓之懸車束馬毀車敗狄之前事也魏武征烏丸
出盧龍經白檀東指柳城約略用齊桓故事其方畧
如何余老矣無所用之矣吾子與于一其不可以弗
識平格蹙然起曰日旣旰矣侍于先生欠伸而視日
可以出矣請辭而退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三

序

黃甫及六十壽序

余嘗謂海內多故非纖兒腐儒可倚辦得一二雄駿奇特非常之人則一割可了兵興以來求之彌切而落落不可見既而思之召雲者龍命律者呂今吾以媮懦遲緩蚩蚩橫目之民而訪求天下雄駿奇特非常之人翳雉媒而求龍友其可幾乎已丑之冬遍除閉戶黃君甫及自金陵過訪寒風打門雪片如掌俄爲余張燈開宴吳下名娼狡童有三王生取次畢集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三

一

金匱山房定本

清歌妙舞移日卜夜酒酣耳熱銜盃慨歎余擊壺誦扶風豪士歌賦四詩以紀事余自此眼中有一人矣甫及自金陵歸淮安余再過其居疏窗砥室左棋右書庭竹數竿自汲水灌洗有楚楚可憐之色名刺謁門賓從填塞軒車之使彈鋏之客游閒淪落之徒奔趨望走如有期會甫及通行爲之亭舍典衣裘數券齒傾身僂力皇皇如也太史公稱鄭當時置驛馬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其慕長者如恐不稱甫及庶幾似之客或謂余是何足以名甫及甫及以身許國持符節監軍事磨盾草檄傳籤束伍所至弭盜賊振嬰害

風雷雨雹攫拿發作於指掌之中一旦束身謝事角巾歸里削鋒逃影竄跡也裘毳衣中眉睫栩栩狀不可辨識是何足以名甫及哉余觀驪山老姥三元甲子陰符秘文知天地翻覆木生火尅之候士之乘殺機而出者往往翕忽闕現使人不得見其首尾陸放翁紀靖康城下之役姚平仲乘青驢走數千里隱于青城山而南渡後如張惟孝龍可趙九齡之流所舉不就安知其不遁跡仙去如其不去則毀車殺馬棄甲折箭出入市朝相隨鬪雞走狗間人固不得而物色之也季咸有言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之余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三

二

何以相甫及哉明年二月甫及六十初度之辰也江淮之間俊人豪士從甫及游者相與烹羊擊鮮合樂置酒于時風物駉蕩草淺弓柔長淮湯湯芒碭千里覽淮陰釣游之跡詠聖子魚腹之篇殆必有踟躕迎却相顧而不含狀者于是相與謀曰知甫及者莫如虞山蒙叟盍請一言伸寫英雄遲暮之意爲甫及侑一觴乎余自顧常人也何足以張甫及者授簡闕筆茫朕自失者久之衆君子聞而笑曰吾輩舉常人也則已果以爲非常人也則何以歛眉合喙而乞言于叟叟之善自譽也亦侈矣哉有酒如淮請進舉大白

以浮曳而後更起爲甫及壽笑語卒獲而罷

李秀東六十壽序

秀東李君遼左豪傑士也崇禎丁丑謁余于貫索之中神觀駿發視精行端灑朕心異之與之規與圖講戰守畫沙聚米方略井朕慷慨定交以懸車束馬相期許余放還久之君亦蒙恩東歸旣而山河陵谷執手兩都追理昔夢如令威化鶴歸語時相顧潸然泣下也君故與懷順爲肺腑交合府以尚父禮之粵藩初開軍府草創經營幹辦役不告勞干戈載地創殘滿目君推廣德意奪民庶於劍鉞刀尖之下而與之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三

三

項領待士大夫有恩禮官嶺表者以懷藩爲冬日君有助焉余衰病里居數千里間遺者三族孫爲粵憲君以余故提携補救俾得遷除以去而卒不使余知其爲長者如此以君之器資魁傑不獲建高牙樹大纛自致風雲而卒能託附知已借箸幕府以發摠其蘊藉譬如神龍能函天地能如蠶蠋一鱗片甲風雨自出其龐狀枵狀大而無當者則土龍而已矣李衛公布衣時射獵靈山昏夜寓宿借天符行雨甌中水洒馬鬃才一滴而人間雨盈尺矣此與腐儒小生鑽故紙飾竿牘窮老盡氣不能越磨礪一步者豈可同

日道哉君今年春秋六十大哉王君君故宗兄也請余文以稱壽不知余故樂道之也爾雅釋九府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君所以自號秀東也西方如來所止在福城東東羣方之首亦啓明之表自東之南順日月轉隨順善分之法也秀東東人也而爲德于粵東豈非福城東向隨順福德之象乎東方爲木木爲仁爲發生君五十舉二丈夫子皆岐嶷可喜仁心爲質應東方陽生之德後福未有艾也此則老人所爲援引經義爲君介一觴者也

矐目篇贈華徵君仲通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三

四

周室東遷後垂二百年 交侵三綱淪替生斯世也俚俚乎無所之胥天下皆替人矣孔子出作春秋以相之左目日右日月視爲晝瞑爲夜故曰聖人者時人之目也吾于斯世得二替人焉春秋未作得一人焉曰師曠詩不云乎蠢爾荆蠻大邦爲讎齊桓公以懸車束馬之餘威憑陵方漢膠舟之問委諸水濱子野一替工耳驟歌南風知楚師之不競何其神也管夷吾死楚氛蔽華夏胥天下惟師曠爲有目焉得替春秋旣作得一人焉曰左丘明史不云乎丘明失明厥有國語言天道徵人事採毫末貶纖介如抉目

之金鏡如照世之玉寶左丘明恥之孔子蓋三歎焉孔子時人之目也左丘明以孔子爲目者也萬古長夜春秋復旦魯君子之四目至今炯如也焉得瞽由是推之自春秋已後二千餘年暴于秦亂于

稽天吞日萬倍荆蠻于其中不瞽

不盲者有幾人哉瞽者兩目眈矣猶恐人之一目眈也汲汲朕思厚其膜滋其眇又集矢以中之胥天下拍肩取道而後已秦始皇之于高漸離畏忌而瞿其目亦猶是也雖朕始皇瞿漸離之目自以爲無患矣近不能瞿胡亥趙高李斯之目遠不能瞿陳涉吳廣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三

五

劉季項羽之目所謂千秋萬世傳之無窮者亦終如瞽者之模象歸于何有則亦可爲一笑而已矣梁谿華仲通懷文抱質魯君子之徒也不幸而有喪明之疾鉛槧筆削尊周王魯未嘗一息而忘春秋之志也居環堵之室咏歌先王之風曳杖抱膝聲滿戶牖徐而聽之泣銅盤彈翎雀湫乎攸乎如師曠之驟歌南風而有餘思也仲通居瞽瞽之世以有目取憎天之瞿其目也所以全仲通也屏居內視京覽中區目光如炬庶幾半頭天眼此人之所不能憎而天之所不能瞿者也雖有百始皇如仲通何吾于師曠丘明二

瞽之後竊取仲通以配之曰此宇宙間三有目人不亦可乎仲通今年六十人爭引唐張文昌故事城南復明爲祝而余則誦元遺山之詩曰無窮白日青天在自有先生引鏡時以爲天之所不能瞿者復明與否非所急也作瞿目篇以貽之

歲星解壽薛諸孟先生六十

歲星者昆陵薛諸孟先生之自號也客有問于余曰諸孟爲方山先生之玄孫玄臺先生之孫處爲醇儒出爲良二千石脫展富貴蜚遯流俗天下之人望之以爲秀出天外不可梯接乃旁視遠引自比於俳優我齋有學集

卷二十三

六

放蕩之東方生不已遶乎予笑而應之曰子不能知方朔安知諸孟子不見方朔之諫籍鄧杜蓋屋陳泰階六符乎子不見方朔之止董偃置酒宣室請燭甲乙帳却走馬乎子不見方朔之設客難論非有先生好學樂道稱勸人主乎班固以爲應諸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蓋庶幾能言其梗概子之知方朔也淺矣諸孟之知方朔也淡矣方朔當炎德方興海內全盛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處諸孟之時則又難矣掉頭拂袖脫略儒墨或歌或哭亦捧亦喝方諸方朔亦猶夫割肉大官射覆囊數排場假而於諸孟

何有哉傳稱方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游人中以觀天下而韓退之之詩則曰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訶偷入雷電室鞠較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衛官肋呀呀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吾不知諧孟之在今日也其將上應福神順指帝車徵嘉瑞於斯世乎抑亦將狂掉雷車瞻相北斗作狡獪於人間乎吾聞之木神則仁歲星于五行爲木於五常爲仁所在受福犯之則凶故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諧孟仁人也木神之占諧孟當之其必不忍睥睨簞頓自犯不科而坐視生人之在塗炭也天官家言歲星自北而南明歲將入吳分如商之典

宋齊書卷之三

卷之三

二

日食房如周之在鵠火得歲作禍久而不替吾儕小人得借其餘分閨氣高眠飽食度長時而樂餘年惟恐斯占之不得當也如子之云諛聞偶見將不免郭舍人之呼譽而又何觀縷爲王子受白聞而笑曰善哉吾非瞽史安知天道薛先生今年六十矣于其生辰爲壽請鄙致斯言也以與之飲酒

黃子羽六十壽序

余自通籍後浮湛連蹇強半里居于羽負笈來相從風晨月夕懷鉛握槧周旋于漁灣蟹舍之間爲最久比余閣訟罷歸子羽名行卓然應公車有道之徵出領符竹所至有善政喪亂之後解組東歸和光銷聲

處荒江寂寞之濱凡十餘年而今年已六十矣憶初識子羽時年才踰弱冠風神娟美眉目如畫汎澧湘之崇蘭濯靈和之春柳朗朗如玉山瑤林秀出天外不可梯接今卽而視之長眉蒜髮面如削瓜顴隆齒削儼狀如老禪和凝目旋思向日之子羽膚神標格宛然猶在目中如掩故鏡如理昔夢茫狀不可復卽矣以子羽之英妙俛仰爲老成人余長于子羽十有四年其衰殘篤老又當何如每一見子羽輒自歎也余讀佛頂經波斯匿王白佛自稱顏齡迫髦髮白面皺沉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爾時匿

宋齊書卷之三

卷之三

八

王之年視子羽才過其二余與子羽撫今視昔匿王一席之談正爲吾輩寫流年圖耳嗟乎回也見新非昔梵志白首猶故昧者沉淪乎舟壑知人違害于曉毛以昔人觀河之見喻今時交臂之跡年往形隨百齡一質不于此時識負趨而悟遷謝又奚待乎余以九歎餘生飯向空門貝葉香燈誓心送老而子羽精棟教觀一意脩香光之業遠公論念佛三昧以謂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淵疑虛鏡靈相湛一子羽恬和寡營蓋天性近之昔人以旅人歸人說喻生歟如佛言三界旅泊諸凡流浪生歟宛轉六道

皆弱喪不歸之人也子羽今于蜀守於潮銅馬西曠長秋東巡弓刀擊戛血肉枝柱眇然弱質得全於狼牙虎吻之中斯亦天之幸民世之所謂歸人者矣今也東身淨業飛心佛國以樂邦爲大歸曰逝將去汝也今而後子羽乃真爲歸人矣四濁增劇聚在此時風波鼓怒魚龍攪擾視向者蜀山湖水剗濁初起殆有甚焉於此時息心克念淨信往生東林西土涌現几席所謂如遠遊人明了其家所歸道路視昔之得歸也悲欣交集不尤有大焉者乎子羽誕辰在六月余與名僧石林隱人潘猷夫期以高秋往賀稱黃花晚節之觴會有師命羽書旁午未敢行也江干海濱

朱齊有墨矣

卷二二三

九

赤白交馳獨印溪一牛鳴地花藥分列蘭玉茁長禪誦蕭閒歌詠閒作豈非此世界中四禪地三災所不及者耶古人有言吾能違兵子羽方高蹶緩步亭長筵壽豈之樂而余顧掉眩自屏如子美云垂老惡聞戰鼓悲非通人所與也念四十年師弟之誼不可不舉一觴聊次序其言以發子羽一笑并以道不能往賀之意

孫子長徵君六十壽序

子長年十五入學鼓篋老師宿儒閣筆避坐二十爲大師都講振衣升堂貴介胄子蹴踏夏楚久次場屋膺貢大廷擢上第選舉爲李官爲朱遺民引退田里

教授諸生戶屨日滿盟壇擣石絃誦流聞有叔氏之遺風焉其爲人珪璋特達訾笑不苟顧不爲崖岸嶄絕之行鬼國之師驅易之子促膝引手人人得至其前長歌疊韵卽事口占駢花綴葉流傳詞苑臨文命筆退狀不勝遇輕材小生未嘗不執翰請益也今年六十矣而猶有嬰兒之色老子言去子之驕氣與態色太史贊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余謂子長庶幾似之而人何足以知子長哉今人生辰上壽皆相與酌酒相賀要亦不能無流年逝川冉冉將至之感則余請爲子長解之十年以來里中故人朋好長於我者已盡少于我者取次老矣殘軀老骨獨余一人在士友之及門者生歿升沉奄忽萬變安居樂道燕處超然如子長者殆亦無兩人也夫以十年之近鄉黨故舊之衆晨星落落僅此兩人不可不謂之少也當驟雨沈灰夜壑負趨之後此兩人者如光音天人遺種刼後亦不可不謂之多也世人所艷慕稱大年者莫如吾家彭祖自斟雉饗堯之年以迄殷末妻子喪沒不可稱數何况于耆年父老不得已而吞雲母御采女聊以慰長年而伴子遺亦事之無可奈何者假令彭祖而在及見吾與子長晚晚因依阡陌依狀由丈

不遠追省人百年間迢然孤獨安知其不傍徨歎美乎朝菌之知不及晦朔趙簡子之悲雀蛤也齊景公之樂糞鳩也其致美于彭祖一也自通人觀之彭祖亦猶夫人也我美彭祖彭祖亦美我交相美也顧欲惘惘然捨我而美彼不已愚乎以是言爲子長壽其可乎子長曰善哉自今以往願以餘年假日相從於碧梧紅豆之間佳辰良夜劇談引滿酒後耳熱援夫子今日之語更起上壽大笑繫腰觀井之老人不得見吾輩今日也其樂以爲何如

楊鳳閣壽宴序

來青有學集 卷二十三

鳳閣先生者關中之碩儒也才名蔚起少以經術魁其鄉筮仕青州廉辦肅給凜狀四知家風遭逢世變投効歸里累徵不起更十年所春秋屆七十矣先生之猶子司理公承辟呬之訓鐵礪括羽服官於吳接武姬德吳都人士頌理公之風義咸致語爲先生壽所謂先河而後海也諸爲先生壽者論次其生平有似其家子雲其有而似之者三其不似者則一子雲好古學道默而好深沉之思學戒輦輓文鄙篆刻先生之博雅似之清淨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先生之介獨似之當

成哀平間三世不徙官恬于勢利有以自守先王之靜退似之漢鼎乍移耆老失次子雲不免倉皇投閣先生於斯時也補衣環堵退而咏先王之風法言所稱蜀莊鄭子真沉冥不訕隨和何以加者良無媿焉此則子雲之不似先生非先生之不能似子雲也都人士以斯言獻于理公先生聞之蹙狀不敢當理公退而問于余余曰先生有道退讓君子也昔謂子雲老不曉事過而陵之乎余嘗習乎秦之故矣請與先生爲譏記言上帝悅穆公之饗帝有醉焉錫以金策帝有醉乎其醉也有醒時乎韓非子言昭王釣梯華山采松柏心爲箭曰與天神博于此天有博乎其博也勝負孰決乎張衡言巨靈最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巨靈之掌今猶存乎河水至今不曲行乎請言之以譏天地酒海也謂天夢夢上帝之醉亘古今醒未解也亂坤博場也日居月諸天神之博亘古今其未償也山河國土指掌也高岑溪谷巨靈之劈蹈亘古今手足未慙也先生有道君子也望古逢集超然蜚遁睨目以觀帝醉堅坐以縱天博袖手以基靈列之劈蹈于是乎列長筵酌春酒燕喜公堂停杯一笑用是介壽不亦可乎無已又徵楊之故無論子雲卽關

來青有學集 卷二十三

三

西伯起生悲夕陽歎致大島抑亦勞人草草天民之
惶遽者耳先生寧以此易彼哉理公曰善哉夫子之
言楊之故與秦之故備矣請以薦于吾父侑百年之
觴

張子石六十壽序

余取友于嘉定先後輩流約略有三初爲舉子與徐
女廉鄭閑孟掉鞅于詞科而長蘅同舉鄉榜鐵錫文
行以古人相期許此一輩也因長蘅得交婁丈子柔
唐丈叔達程兄孟陽師資學問儼然典型而孟陽雖
與余耦聯結隱衰晚因依此又一輩也侯氏二瞻黃
康齊才思集

卷二二三

三

子蘊生張子子石暨長蘅家僧筏緇仲皆以通家末
契事余於師友之間子石遊閩余寓書曹能始請爲
先太夫人傳子石攝齊升堂肅拜而後奉書能始漢
歎之以爲得古人弟子事師之禮此又一輩也歲月
逾邁軋坤改遷諸老墓木拱矣少壯者多歿兵間其
存者子石年已六十緇仲又過其三向者山東之英
妙雒陽之才子皆已蟠狀宿素而余以踰七老人蹣
跚視息昌黎有言人欲不死而久居此世者何也子
石六十初度謁余而請曰鴻磐之子誼思能奉雉而
從我矣願乞一言以壽其父夫子倘有意乎余惟吳

中人士輕心務華文質無所根抵嘉定之遺老宿儒
傳習國初王常宗近代歸熙甫之舊學懷文抱質彬
彬可觀子石爲制科之文援據經史方軌橫驚則女
廉閑孟之儔伍也道古昔談經濟高冠衰衣絕出流
俗則子柔叔達之典則也古詩今體步驟唐宋八分
楷書規撫晉唐則孟陽長蘅之風流也以文弱書生
伏闕上書爭窮邑三百年漕折之規不可不謂之仁
以創殘餘息卹二瞻諸君覆巢完卵之後不可不謂
之義斯二者有一于此已可自附于壹行奇節卓然
爲斯世之古人矣而况于文質兼茂如前所稱述者
安齊才思集

卷二二三

一四

乎嗟乎天之生賢才也固不欲使之虛生浮繫無所
關於斯世也不幸而值陽九百六晦冥薄蝕之期而
其所關於斯世者有異有以一身百口血肉塗炭而
保之者文履善陸君實之徒也有以寸管尺幅筆舌
嘯歌而係之者謝臯羽龔聖予之徒也士君子之處
亂世也其身彌隱其名彌晦其係于斯世彌重世有
臯羽聖予其人誠令與履善君實比志而絜功其爲
斯世之砥柱則一也子石之在今日才益老志益堅
名行日益脩世皆目爲完人而天若留爲碩果其六
十始壽康強逢吉亦殆不無所係于斯世而生辰爲

壽之文未及焉則世豈未有知之者也卽知之而亦有不欲道之者也余旣已知之矣知之而不欲道之者非余之志也故因子石之請而率其意以告焉昔宋南渡陸放翁生長兵間年九十餘有詩萬首子石之詩得放翁作法餘生晚景良可師法請以放翁爲子石祝焉其可乎子石虛和閒退弱不勝衣當不如放翁身老東中不免巢車望塵之感此則余雖知之亦不欲道之矣子石且滿引一觴并以酌我

雲間沈長公七十序

余屏居江邨雲間沈生份樞衣來謁請爲尊甫堯天

牧齋有學集

卷三

序

長公七十稱壽之文余聞陶九成著輟耕錄諸書摘葉爲紙貯破甕埋樹下十載而後出之歎其高風流韵二百年無繼之者及讀草莽私乘則知其頭白汗青志在經世卒以窮老無成而今世所傳者其瑣言碎事而已沈長公少爲碩儒不得志于鎖院年四十罷去經明行修老爲遺民蒔花種菊一區送老長吟短咏託寄西臺東籬之間蓋其生平志節約略與九成相似其悠臥抱膝感慨于輟耕埋甕之餘亦有如九成之窮老未就者則長公固自知之而未可以告人也今謂二百年來雲間無復有九成豈知言者哉

余觀暴秦燔書之後伏生能聞記尚書古文迨漢文帝時年九十文帝乃命晁錯往受其書今長公以尚書專門各家遭逢喪亂秦火焚如獨抱遺經發皇訓故敎授其鄉人子弟亦今世之伏生也後有孝文者作■將安車蒲輪迎致石渠虎觀問親操几杖執簡而興豈但使文學掌故往授而已史稱伏生年老齒漏使其女子傳授句讀長公年才七十篝燈讀書看大注細字如精強少年諸子皆握鉛懷槧世其家學更二十年爲伏生授書時魯壁之金絲殷狀漢代之珠囊重理不知後之傳儒林者俛仰歎美又當如何

牧齋有學集

卷三

序

也昔者杜元凱疑汲冢紀年大與尚書敘說乖異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有昏忘余雖老耄尚思躬執研削以附長公之後座安敢如元凱以老叟昏忘抵齒乎伏生哉姑次其言以詒份俾爲長公進一觴博其解頤一笑而且以有俟焉

蔚村溫如陳翁八十壽序

蔚村溫如陳翁孝廉確菴子之父也今年陽月春秋八十確菴子之門人族孫敬毛子褒表徵予文以爲壽蔚村去吾江村百里而近確菴子辱與余游知翁爲詳翁經明行脩規矩疊鄉邦之士推爲先生長

者讀書續言發聞於子道逢世變不赴公車翁意安
之曰吾道故如是也蔚村荒寒寂寞蓬蒿不剪翁誅
茅卜居以是爲尸鄉畏壘而確菴子門人日進戶履
恒滿人又將以爲汾亭江門少爲童子師佔俾夏楚
老而不勌閒中酒慵起則使其侍女隔荻簾傳教句
讀音切犁朕若自口出以鄭家之婢當伏生之女意
欣朕自得也初度之辰家列長筵里推祭酒盥洗相
接觴咏間作蓋庶幾猶有東榮西序笙歌備之遺
風余以老顛狂易之人支離攘臂其間能無趑趄而
前却乎朕竊有以爲翁壽者翁豪于詩酒飲酒盡五
夕不盡矣

卷二二

二

六斗蘸酒汁寫詩搖筆輒千百言余近得釀酒法採
花浸藥介脩羅釀酒與仙家燭夜之閒勝餘杭燒油
囊酒異甚余飲不能半升又不喜作詩請提壺挈榼
引滿相屬爲翁滌詩腸而薰仙骨也不亦可乎江鄉
一衣帶水潮汐拒門月夕花朝孤烟蘆雪漁燈午夜
村歌夕春扁舟過從相與賦新詩醉仙酒豈必生辰
爲初度祝筵爲壽觴哉金陵有三老人與余同壬午
而月差長每集會余次居第四輒佔佔自喜今翁于
余一年以長舒雁行列余則瞠乎後矣樂天詩云猶
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自今願肩隨事翁

顧影婆娑以驕於兒女敢介確菴子以請翁其許我
乎

吾宗篇壽族姪虎文八十

余讀少陵詩至吾宗老孫子之章輒爲喟狀太息蓋
其衰白遭亂流落劍外兄弟分離形容老病故家遺
俗之思猶寄於倉曹之一老其志有足悲者余之遭
亂劇于少陵其衰老又過之屏跡荒村邈狀如蠶叢
萬里之外自分爲怪民異物唯恐宗人子弟譟而扶
我族子虎文今年八十肅拜而乞稱壽之詞余驚而
喜曰斯其少陵之老孫子乎其過而問我則莊生所
謂足音跬狀見似人而喜者也虎文少負才華讀書
續言游于繆文貞之門稱上等弟子以家累罷去食
貧力耕長爲農夫秉鋤荷篠行吟坐哦未嘗一日廢
書正色直詞表正閭左宗有欺余失勢含沙相射者
奮臂批格而不使余知也余少壯時先官保公命事
友宗人之賢者毀家植施號肉身菩薩爲從祖存虛
翁博聞飲酒善談笑爲鹿野初平二丈人工聲律善
蒼最爲簡栖先生界兀負氣識古文奇字爲純中秀
才至于富而保家貧而農力者指不可勝數其簪華
善訟膏唇拭舌圯族敗羣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矣自

卷二二

六

今觀之問之先生長者超然如上皇之民不可以復作所謂一二人者使其生于今世又將援之爲好鳥蓄之爲仁獸不復以爲窮奇檮杌屏而斥之也少陵曰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今日非虎文而誰嗟夫芝有田蘭有畹桂有林荆棘蕭稂莫得而蕪穢焉此得全于天者也牛頭梅檀產于末利山中與伊蘭叢生不殊其香之逆風而聞者岌岌乎難之矣人知虎文之得全于斯世者爲難不知其得全于吾宗者爲尤難也滄桑迭改阡陌如故日候雞犬歷占晴雨非所謂耕鑿安時命乎簞笠作帽襜褕代毳短髮蒙頭芒鞋露肘非所謂衣冠與世同乎夙夜作息卜歲祈年官長田峻君師田祖非所謂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少陵詩章箋句解使其子孫曼聲高歌以勸介壽之觴其必拊手應和歡狀而一醉也已虎文貽余書曰昔楊子雲法言富人以百金請載名弗許叔父若不吝一言某雖貧賢于成都富人遠矣客見之以告余曰兎園先生能雜誦法言知楊雄爲子雲少陵詩曰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豈不亦信而有徵乎余莞爾笑曰有是哉并書之以爲序

毛子晉六十壽序

余誦古人詩至魏武帝短歌行及韓退之南溪詩未嘗不徬徨追歎也夫以魏武之雄姿經營八極一不得志于江東則有老驥暮年之感而其詩曰越陌度阡在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退之之文章亦一世之雄也及歸老城南庄則賦詩曰不惟兒童輩亦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此二公者其才力志氣橫駕側出可以無所不之及其才騁而旋志放而返則退而思息機摧撞謀田園鄉社之樂勞歌而役夢千載而下猶有餘情也余少有四方之志老而無成海內知交彫謝遺盡及門之士晨星相望亦有棄我如遺跡者唯毛子子晉契濶相存不以老耄舍我而子晉年已六十矣憶子晉樞衣升堂年方英妙今已歸休爲鄉老余西垂之歲塊然獨處其與子晉過從眇古之度阡陌而燕雞豚者則有間矣于其生辰爲壽諷詠曹韓之詩其亦不能無慨狀也已子晉有三子撰書幣過余謀所以壽其親者余觀介壽之辭備矣頌其文則游夏頌其行則曾史頌其藏書則酉陽羽陵頌其撰述則珠林玉海余雖善頌何以加此而余之所聞於內

典者五天聲明之論六歲至十五歲童子習聞開誦
比於神州上經孔父三絕婆羅門四圍陀論此方之
五車四部未足闕其緒餘也彼其淺淺者而猶若是
而况其淡淡者乎日吾友蕭伯玉范質公議藏大藏
方冊子晉晉願荷擔續佛慧命皮紙骨筆不遑恤也
余晚探教海思以螢光燭火照四含而鏡三宗子晉
獨踴躍印讚以爲希有狀則子晉之志願固在乎威
音已後月光已前世所謂名人魁士登汲古之閣旋
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者繇子晉觀之不啻河中之
一沙手中之一葉宜其脩狀視下欲狀而不自有也

生牙不

宋二二三

三

余嘗觀魏武遺令爲陸士衡之憤懣歎弔者矣又觀
張籍敘退之養病詩所謂又出二女子合彈琵琶筆
者矣英雄之伯心文人之習氣俛仰耗磨留連晚晚
回環思之又有不勝其歎惋者今吾與子晉委心法
門一鑑迢然懸鏡相對以多生文字結習迴向般若
餘年末光與斯人孰多斯可以爲子晉壽也矣達余
六十初度謝客湖南子晉爲設南岳應真像清齋法
筵頃讚竟日今將偕一二名僧遺民往修故事恐子
晉之或避匿也告夫三子俾曙戒以待我而進之以
斯文以道余所以往賀之意



序

杜大將軍七十壽序



上章攝提格之歲前太傅元侯大將軍段武杜公春
秋七十竊月廿二日爲懸弧之旦其猶子總戎弘肆
弘塲及諸孫十二人謀相與羅長筵考鐘鼓橫金拖
玉稱百年之觴公方捐衣降服獨居淡念湫乎其有
墨也恤恤乎如有所失也則相與屏營踖踖前却而
未敢進裁書布幣走使數百里以稱壽之詞請于余
余惟公歷事五朝專制九鎮西鑒河套南蕩渝州大
牧養有學集卷二十四 一 騷壇樓
小數十百戰功勞在疆場勲伐在廟社迨乎國論參
差用舍錯互懸車束馬引身斂手以坐視夫海宇之
糜爛鐘簴之遷移而公亦已老矣記曰七十曰耆人
生七十則世故飽更齒髮危禿志意衰落家人婦子
親知故舊爲之息其勞閔其老而祝延其未艾也于
是乎有稱壽之舉豈非流俗之人所謂吉祥善事者
哉而至于公則不狀公于今日固未可以稱老亦未
足以稱壽也古之稱壽者必取喻于山岳于松柏山
岳之時也至于配天人有數山岳之年而祝延之者
乎松柏之青青貫四時歷千載人又有數松柏之年

而祝延之者乎天祚斯世必憇遺老成人以撐危柱
傾曰壽耆曰元老日詢茲黃髮斯人也天地之心也
光岳之氣也渾淪磅礴含陰吐陽非猶夫含齒戴髮
橫目四足之倫以血氣爲盛衰以年齒爲老壯者也
漢之名將少無如霍去病老無如趙翁孫去病少而
侍中貴不省士出塞士卒饑乏而重車棄梁肉驃騎
尚穿域蹋鞠翁孫討西羌時年七十六矣建置久長
之策曰老臣不惜以餘命爲陛下明言利害何其料
敵制勝諄諄復而周至也驃騎果勇壯往一旦絕大幕
徙王庭而其精華果銳之氣單且折矣管平老成持
重馴至于誅先零屯浩盪而老謀壯事爲漢家計萬
世者不但已也史譏去病會有天幸而功名與其年
俱盡楊雄頌管平中興作武而功名亦與其年俱永
古稱山西出將信乎頻陽古邽皆老將也智老則淡
謀老則壯材老則堅天之以老壽畀斯人也而豈徒
哉牧野之役太公望年九十秉旄仗鉞未嘗告老大
雅之什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當此之時師尚父尚桓桓如虎如熊如鷹之 飛揚
逆擊下平蕪而血毛羽也有人焉操壺觴酌旨酒爲
之息其勞閔其耄又從而頌禱焉此與夫仰川岳撫

松柏酌酒祝延者何異有不燦然大笑噴其狂易者乎周則師尚父漢則管平唐則汾陽以七十餘應回紇大人之占天祚斯世而慙遺老成人斯固上天之勞人斯世之碩果也亦猶夫流俗之人七十告老古稀稱壽嬉游微逐飲食燕樂衍衍狀熙熙狀視日蔭而歎歎撫桑榆而太息者是豈天所以慙遺歟武之意而亦豈斯世之所以仰望歟武者乎今日之超狀燕處停觴却賀湫湫乎恤恤乎有不能含狀者斯所以爲歟武已矣余于歟武異姓昆弟也衰老不能趨賀誦秦風蒹葭無衣之詩穆朕遠懷將遣稚子執榼承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錫山趙太史六十序

余讀唐韓柳二子之論天演惟其所謂元氣陰陽者以通于古今人才治亂之故而推廣其說以謂人身之所恃者元氣也國家之所恃者人才也韓子謂果蓏飲食既壞虫生之國家之爲果蓏也亦大矣婦寺爲其附贅奸佞爲其接痔邊陲盜賊爲其癰瘍倖倖衝衝攻殘敗撓未有止息獨恃一二賢人君子伎其

食齧去其攻穴於是元氣陰陽不至於日薄歲削而國家用以長久是故國家之興必曰王國克生其亡也必曰邦國殄瘁古今覘國者未有以易此者也余壯而登朝所師友多海內大人長德二十年來摧殘剝落相繼漸盡而神州遂有陸沈之禍晚得交錫山趙太史先皇帝于甲科射策後召見清問拔置翰苑者也太史強學束脩道明德立布衣蔬食卓朕以古入自命而賢士大夫望其羽儀以爲此邦今之魯衛忠定忠憲之後猶有人焉攷人才于今日斯可爲慶幸已矣太史近方擔簦席帽詣闕里謁林廟訪問俎豆禮器歸而修端門告成之業其所以長養元氣陰陽而去其攻穴固有大于吾之所云者余幸得託末契有朱陳之好將乘小艇持村醪以介皇覽之觴遙望梁谿錫山有光熊熊有氣洋洋元氣鬱盤在江鄉百里間不自知其棹頭雀躍喜而欲有告也柳子有言天地大果蓏也陰陽大艸木也易置存亡得喪于其中太史誦斯言也舉太白以浮我余無所辭于監史矣

趙景之宮允六十壽序

萬曆五年丁丑吾鄉趙文毅公在史局抗論江陵奪

情拜杖藜歸直聲震天下追崇顏丁丑文毅之孫景之宮允初登上第復抗論武陵奪情禁林諫紙前輝後光先後六十年照耀史冊景之未幾召用公望蔚狀遭時顧領迴翔田里又有四年而春秋已六十矣余兒時受先宮保負劔之訓曰孺子如有聞也必以趙先生爲師少從景之尊人敘州昆仲游服習其餘風緒言壯而出耀州王文肅之門其事文毅尤先河也余于趙氏祖子孫三世矣州里之間樂公之社翟公之門苑枯盈虛响濕濡沫未嘗不相共也朝堂之上甘陵之部黨端禮之碑刻聲氣應求壇墀屹立牧齋有學集

卷二四

五

未嘗不相逮也當景之抗疏時余甫出請室飲章畫語道路洶湧未嘗不奮臂搥腕助其角芒也今日者陵谷貿易井邑遷改景之已蒼顏素首爲時典刑爲國遺老余則歸老空門枵腹爲陳人長物矣願欲執筆伸紙強顏爲稱壽之文不已傷乎雖狀古之君子懷賢而念舊者雖老且退廢不但已也游九京者或流連於隨會見虎賁者或流涕於中郎而况于文毅之孫乎况于文毅之孫繩其祖武者乎吾竊有聞于表記矣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余雖耄老庸敢不勉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微景之其誰與歸火瘠則光土膏則發時雨將降山川出雲文毅之詒景之也其爲豐芑也遠矣勿謂久隱畏約無窮時也景之之生辰在孟冬十月是月也日在北陸占者嫌於無陽陽氣伏而孳生動於黃泉之下以養萬物故又謂之陽月所謂日月陽止者也余與景之舊官太史以眊災祥書雲物爲職事于其生辰爲壽作爲陽月之詩以附于疇人瞽史歌風吹管之末其亦可以有辭于巫祝矣乎一歌曰斗柄北指今雉入虹藏律中應鍾兮羽音則長皇覽揆予今七星煌煌祈年飲蒸兮息牧齋有學集

卷二四

六

勞築塲酌我春酒今吉月之陽迎彼小春今欣欣樂康載歌曰藏身有楮兮吹律匪堂砥室三重兮塗粲周詳羅穀爰覆兮緹縵用張朔風迴颺兮葭灰不揚樽酒簋貳兮及此月良飲食燕樂兮其又何傷三歌曰灰重而輕兮衡賴而昂七日來復今天心孔明舊史書雲兮龍旄告祥景至灰除兮木雨金霜晨雞喔喔分旭日蒼蒼三歌卒爵兮壽豈無疆三闕以授從子孫保俾爲其婦翁致三祝之辭而書其副于簡牘以告野史

韓古洲太守八十壽序

歲在游蒙協洽雷州太守古洲韓兄春秋八十余曰
是吾年家長兄也是吾吳之佳公子良二千石國之
老成人也是閱覽博物之君子海內收藏賞鑒專門
名家也盡往爲壽乎客曰稱壽何以致詞余曰吾讀
太史公書記李少君事竊喜其有似于兄也少君見
武帝識古銅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按其刻果朕
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今兄博古強記鐘鼎之款
識書畫之譜錄下上數千年勾稽挾摛若數甲乙若
倒囊庋何止如少君但知數百歲事少君在武安侯
坐中言九十餘老人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見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七

從大父識其處一座盡驚今吳中頌白之老襟裾之
士間從兄游從容燕語輒娓娓言其大父少年時游
冶若何動止警咳若何客移日忘去有悽惋泣下者
少君言老人大父游射處亦何足異也今一旦號于
衆曰吾兄數百歲人也彼必不信試反詰之吾兄非
數百歲人也何以知柏寢之器如少君何以知老人
大父游射處如少君彼又將啞朕無以應也安知兄
之八十非卽少君之數百歲耶少君之海上見安期
生食巨棗大如瓜兄不將旦暮遇之耶吾故願以此
爲兄壽客曰朕則少君與韓若是班乎余曰器有古

人亦有古是二古者皆有真廣焉少君匿其年及其
生長常自謂七十人不知其何時人少君人之廣者
也若兄之爲佳公子爲良二千石爲老成人誰不耳
而目之則人之真古者莫兄若也以古器喻之少君
廣古也以鼎彝中土之鏡藥也以書畫吳門之臨榻
也吾兄則周官之宗彝宣和之秘藏也少君之自謂
七十則廣兄之行年八十則真少君使物却老以數
百歲銜人則廣兄則康強壽考以數百歲度世則真
夫如是安得以少君擬兄且夫十年以來文武衣冠
故家遺俗茫狀不可省識矣公卿之子弟豐鎬之遺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八

民如兄者有幾人乎兄之在斯世也猶弘璧琬琰之
在西序也猶天球河圖之在東序也猶山壘著尊犧
象之在明堂也皇天之所閔惜邦家之所慙遺人見
爲祥史書爲瑞由此言之兄今真數百歲人矣不若
絳縣之老人可以二首六身推定其甲子也吾所謂
真古者信也客曰公學佛之徒也考古于內典有進
于此者乎余曰朕有之無價寶衣飲光截爲僧伽黎
者衣之古也紺青石鉢四天王所奉者鉢之古也拘
留孫佛所付金澡餅香爐七寶印器什之古也星宿
刳前黃金修多羅白玉爲牒及迦葉佛時銀紙金書

此土鍾張王衛未足比者篆隸之古也利利塵塵此古不壞迄于今猶有守條衣于雞足以侍慈氏者區區數千百年之古何足爲吾兄道乎客曰古矣哉以天竺古先生之古方斯世之好古者斯莫可尚也已

吳封君七十序

歲在癸巳太倉封宮相約養吳先生春秋七十四方士大夫與宮相游及出其門下者爭援筆爲介壽之詞其大指謂先生南國名儒昔爲封君今爲遺老望古逢集咏南山而書甲子約略與晉之淵明相似有優先生于淵明者曰先生少不競進長而善息視淵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四

九

明東帶折腰不亦彼勞而此逸乎先生晚食當肉徐步當車視淵明饑驅叩門不亦彼困而此亨乎淵明雖曠亦非不念其子者顧其詩曰雖有五男兒不好紙與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使淵明而有子如先生也羣輔之錄孝經之贊于其身親見之何必慨慕古人而頽然顧景之時又寧有兒女梨栗之嗟乎有人曰是固狀矣狀杜少陵之譏淵明以謂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亦未知爲淵明者推淵明之志惟恐其子之不得蓬髮歷齒沉冥沒世故其詩以責子爲詞蓋喜之也亦幸之也今先生有子在日月之際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四

一

陵谷既遷斗杓彌著徵書在門鋒車遄駕夫安知淵明之喜非先生之所憂而淵明之幸非先生之所戚乎虞之人士以其言告于余余乃言曰子徒以淵明之身世比擬先生亦知先生之避世固有大焉者乎夫國土之有淨有穢也人生之厭穢而懷淨也自有此世界以來未之有改也亂穢而治淨暴穢而仁淨殺穢而生淨穢而華淨閭穢而正淨軒九之所戰唐虞之所禪巢由之所讓盡此矣迨乎迦文之教被于震旦朕後知娑婆世界五濁惡世爲穢土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極樂世界爲淨土此土衆生厭穢懷淨淨信修持得生彼國見佛聞法永離八苦三毒五濁惡道此所謂避世之大者也東晉之末遠公唱念佛三昧修淨土之業結社於廬山劉遺民周續之諸賢褰裳而相從者皆與淵明同志恥屈異代之人也嗟夫金陵六代代促時薄栖山隱谷遺榮而捨祿者避世之小者也三界五濁曉曉離居息心克念正定而往生者避世之大者也樂天委命形神懸解許飲則盞輿而來聞鐘則攢眉而返無心而出倦飛而還于東帶折腰何有笑傲非樂乞食非苦于饑驅叩門何有慙念衆生彼亦人子于五男兒何有惟心淨

士來去自如惟遠公能証明之耳吾謂淵明避世之大者如此先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禪精研教典不舍晝夜自今以往世壽益富梵行益修指婁水爲潯陽卽家園爲廬阜飲柴桑之酒一觴獨進鼓少文之琴衆山皆響晏坐經行不出戶庭而東林西土涌現目前此方世界穢惡充滿如海中之一泡如手中之一葉俛而觀之又何足滿其一笑哉六月吉日爲先生初度之辰敬敘次其言因宮相以獻於先生使斯世之人談避世法者無刺促于此土而以往生西方爲大歸則自余之壽先生始

王奉嘗烟客七十壽序

余庚戌二座主皆出太原文肅公之門次世誼二公于辰玉先生輩行而余于煙客奉嘗則兄弟也奉嘗又命二子執經余門蓋余與王氏交四世矣辛丑歲奉嘗年七十門人歸子玄恭周子孝逸輩請余爲祝嘏之文余老耄厭生却賀囁嚅未敢應狀王氏之爲壽非尋常燕饗而已君子于是藏國成焉占天咫焉又用以頌豐芭歌燕喜焉不可以莫之識也文肅事神宗皇帝當盛明日中君臣大有爲之日苑枯之集孽于宮闈水火之爭蔓于朝著公以孤忠赤誠搢

官府上欲泯伏蒲廷諍之跡而下不欲暴羽翼保護之心久之事見言信身去而國本定余嘗論次申文定事謂昔人有言此陛下家事東朝之事神廟與先帝親爲證明豈可動哉奉嘗藐狀孤孫痛憤誣誅臆陳本末丹靑炳狀使天下後世通知兩朝慈孝君父無金袂衣履之嫌儲貳無黃臺瓜蔓之恐而文肅日中見斗值負塗盈車之候遇雨之吉已應于生前張弧之疑并消於身後則奉嘗錫類之孝遠矣所謂藏國成者此也文王之詩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謂文王受命于天其本支嫡庶百世爲天子諸侯而周士之有顯德者亦如之文肅陰翊元良于本支嫡庶有百世功其子孫受亦世之報宜也自古陰德之食不報于其滿而報于其餘文肅之股肱國本眉目清流也而不能免于浮石沉木之口雖其功成名遂身致太平而申旦不寐未有能舍狀者此則其餘而未滿者也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得一月而置閏取其餘而未盈也文肅之餘在君臣邦國間其未盈也則食報于子孫奉嘗父子其當之矣天道不僭其容以不顯亦世本支之報私與太原一家所謂占天咫者此也國家之盛比

隆三代以有殷方之神廟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蓋當
祖乙武丁之世而文肅在保又六臣之列無可疑者
故家遺俗孟子蓋三數于易世而况昭代之孫子乎
孔子曰豐水有芑百世之仁也西京之金張東京之
袁楊元氣鬱朕與國終始去舊德班固之所以張兩都也今
觀于王氏之壽宴其知之矣升其堂所藏弄而供奉
者神廟之寶章御札如藏河雒之圖而抱鼎河之弓
也御其賓筵嘉肴旨酒上尊養牛之殊錫而郢膠蓬
鱠之遺法也考鐘伐鼓絲肉通代歌鐘二八清商一
部元臣之所娛賓而送老也巾車南園其苟圃則謝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家之紅藥其菊籬則韓公之晚香泛舟西莊梧桐之
萋華者猶在朝陽而鳴鳳之羽猶翩翩于高崗也千
金萬壽獻酬卒爵奉嘗拜于前諸子拜于後顯顯印
印左右奉璋械機之終壽考而卷阿之矢吉士頌聲
猶洋洋盈耳也凡百君子與于燕會者相與念國恩
仰舊德頌豐芑而歌燕喜忠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
矣乎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肅琬琰之遺訓故記斯
宴也亦用史法從事諸子有志于古學者也作為歌
詩以祝壽豈亦將取徵詩史恥為巫祝之詞則余之
志其不孤也矣

大梁周氏金陵壽燕序

閩之門人陳子輪徐子延壽陳子濬撰書幣而來告
曰我方伯周公亮保釐八載入總大憲大公太夫
人寓居金陵齊眉媿德逾七開八公便道抵子舍稱
觴上壽長筵肆設鋒車在門大學士晉江黃公已下
致詞祝嘏金章玉軸照曜堂廡而夫子未有言焉公
于師門為弁冕天下莫不聞公之意謂非得夫子之
一言不足以寵光介壽惟吾黨小子亦欲朕如有失
也敢稽首遙拜以請余旋觀元亮以公望則鼎台以
儒行則珪璋以文筆則琬琰以是游光揚聲顯融其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四

親當世為人子無兩太公太夫人劬躬燾後嚮用五
福吉祥善事當世為人父母亦無兩余學佛之徒也
以枯槁灰斷之人挾荒唐汗漫之說使之端拜莊語
效南山西池之祝譬如爰居之鳥震掉鐘鼓而責其
音中律呂不已難乎已而循覽祝嘏之文夷考頌美
之詞與其所以致祝者乃喟朕而歎曰嗟夫殆亦小
之乎其為言矣今夫十年以來氛祲交作水于汲兵
于豫風火于金谿白門此世人之所以謂劫也大公謝諸
暨政歸隱金陵元亮奉之自簪而灘自灘而廣陵而
復之金陵室家靜好燕處超朕福祿鼎來日月未艾

世人之所爲口呿目眙層累讚歎而猶恐不及者也
嗟夫此吾所謂小之乎其爲言也釋典言劫者有小
災三曰儉病刀有大災三曰水火風滅劫之時饑饉
災起五穀不成上味隱沒煎枯骨爲大烹藏粒稗如
寶珠而今之儉災有是乎又滅而疾疫災起諸惡鬼
神損害世間郡邑空虛惟少人在而今之病災有是
乎又滅而刀兵災起刀仗莊嚴骨肉屠僇草木瓦石
皆化戈刃而今之刀災有是乎大三災之作有情世
間次第壞盡最後一增滅劫器世間空居者亦盡七
日輪出河海水竭天下洞朕梵天灰燼今之火饑饉
牧齋有學集 卷二四 五

已爾猶未能災于昆岡而得謂之劫火乎二禪俱生
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塩一時俱沒今之水滔滔
已爾猶未能浸于稽天而得謂之劫水乎三禪俱生
風界起吹諸天宮諸大山王互相拍撞碎若塵粉今
之風蓬蓬已爾猶未能決于土囊而得謂之劫風乎
太公夫婦于此時也徒御不驚眠食如故歷數州如
堂適庭也閱十年如次再宿也世之人乃以爲塵沙
劫波驚而相告其相越豈不遠哉雖朕小亦劫也相
似三災亦災也燎原之火亦火潰堤之水亦水鳴條
之風亦風也太公夫婦所以處此者亦必有道矣吾

聞小三災起經七年七日七夜其災方息有一人合集
男女萬人留爲人種是萬人者皆持五戒修十善具有
福德之人也太公居家爲吉人居官爲廉吏捐千金之
產以予二弟躬自食貧好行其德太夫人慈心忍行農
力以相之所修者人世五常之教也而于佛之五戒十
善與夫六度真俗兼資函蓋相合此在劫後當爲萬人
中之一人而何疑于今日之考祥與五戒十善之能度
小劫也六度之能支大劫也唯心唯識報如影響事理
之灼然不誣者也佛言初禪內有覺觀火外爲火燒二
禪內有喜水外爲水漂三禪內有出入息風外爲風壞

牧齋有學集

卷二四

二六

菩薩精修六度具足般若波羅蜜三千大千世界諸火
同時俱然一吹令滅大風破三千大千世界如摧腐草
能以一指障風力令不起太公夫婦慈悲布施奉六度
爲津梁毒流洄淵之中梯航具矣剎剎塵塵此土安隱
龍漢之火不將爲螢燭乎金藏之水不將爲涓滴乎毗
嵐之風不將爲調刁乎而區區之妖氛兵燹塵飛芥揚
又何足動其一瞬與我故曰太公夫婦非循人世之夫
婦也維摩詰之示妻子常修梵行者也大迦葉之九十一
劫人中天上恒爲眷屬者也今茲之稱壽以金陵爲佛刹
以燕喜爲法筵以碩人吉士爲清衆善友以雅詩樂章爲

梵唄詩歌非猶夫人之燕會而已也桃花源中以花開
爲歲夜摩天以花合爲夜雒陽之銅狄五百年而一
鑄兜率之鉢衣一百歲而一拂刳量時分延促滅增
至不一也箭漏未闌星河乍收酒酣樂闋桑海迢朕
世之人芒芒朕披朝華攬日及陳詞致語稱千金而
奉萬年所謂舟壑夜趨而昧者不覺也與吾故曰小
之乎其爲言也以是爲太公太夫人壽斯可矣閩書既
至元亮旋過吳門請之益力曰吾二尊人所不足者
非巫祝之詞也夫子無以卮言抵我余故趣舉胸臆
伸寫其荒唐汗漫之說以詒元亮俾薦陳于工歌優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七

舞之末他日錄一通復閩諸子眎如何也

吳祖洲八十序

大金吾山陰祖洲吳兄謝環衛事歸臥東山者凡十
有二年而春秋八十癸巳歲六月吉日其懸弧之辰
也兄故名臣胄子經術大儒以宿望掌衛晉秩一品
身雖引退其聲光氣象尤映望于鈎陳閣道之間諸
子或領世職或陟西臺皆雄駿君子羽儀當世壽觴
既舉長筵羅列垂魚繞膝駟馬在門耶溪禹穴之間
榮光浮而休氣塞東南候氣者以爲祥異不徒考鐘
鼓走玉帛誇燕喜之盛也余于兄爲年家稚弟以文

章氣誼肩隨兄事者四十年矣故推言兄之所以致
壽者以爲沃洗之先可乎當兄之副北司也逆奄枋
用羣小嗾興大獄曲殺海內正人君子每當收考片
紙刺閹掌獄者奉爲聖書羅織如不及兄獨正容危
辭取次縱釋羣小訥知之刊章削逐幾陷不測而兄
之從容解救保善類而扶正氣則已多矣謫籍再起
管領衛事當操切之世事英明之主責任殷重鐫訶
刺促兄獨傳古誼引大體主於蠲除苛細鰥決嫌疑
爲國家養仁厚之福雖其受事未久而權相鉗網之
餘威提騎毛舉之積習掃除蕩滌中外相慶其所以

卷二十四

七

存國體全君德非聊爾而已也兄之仁心爲質憂國
愛人太和元氣醞釀著存大節所著卓犖如此天之
報兄以高壽康強逢吉豈偶朕哉孔子曰仁者壽易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班氏論戾太子生於兵間推明
助順佑信之說以爲漢武窮兵好殺之應兄之領環
衛解羅網于四令爲發生於五常爲仁易與孔子之
云備矣滄桑陸改塵劫飛灰金貂之七葉猶新麥丘
之三祝未艾班氏固曰壽者酬也天之所以酬兄者
也又何疑焉人言兄故有仙骨好脩煉龍沙石函風
昔著名字當以神仙度世爲祝吾讀首楞經知堅固

服餌金石化道圓成還入諸趣而觀音以慈悲加被
福能轉壽如珠雨寶觀音之慈悲也易與孔子之生
也仁也皆性壽也兄之長生度世取諸此爲足矣何
事如曇鸞之訪求仙籍爲菩提流支所唾棄哉余之
所以祝兄者如此當兄掌衛進秩余有文奉贈欽閣
衛簡勝之詳識者謂可續王弼州錦衣志之後今之
祝兄推言其所以致壽者庶幾班氏論漢武之漢言
又弇州之所未及兄固精曉經義不以爲頌禱之常
詞而慈置之也

嘉定金氏壽謙序

朱二四

元

余生之年爲萬曆壬午嘉定金子魚先生以是年舉
于鄉旣而偕上公車晚年折輩行與交命其子爾宗
爾支以執友事余當是時二子妙年夾侍順祥娟好
之氣著見于顏面余顧而美之子魚長德考終爾宗
兄弟鏃礪各行家風蔚然未幾爾宗亦卒爾支值世
亂不應科舉退而修布衣長者之行其婦唐孺人裙
布操作饁畊偕隱丙申正月五十初度其子治文偕
三弟舒雁行列奉觴上壽徵予言以當祝嘏之詞余
嘗讀韓子之文敘其交于北平三世者眉目話言歷
歷可以想見余之交于金氏亦三世矣以子魚當高

山溪林以三子當鸞停鵲峙以諸孫當瑤環瑜珥之
家兒則庶幾近之韓子年未耄老未四十年而哭北
平之三世以爲悵恨今爾支年纔五十規言矩行歸
朕長德室有晤言之婦家有競爽之子蘭綽如故箕
裘日新今茲初度之日東都之遺老西園之故人相
與越阡度陌酌酒上壽余既耄老尤獲以紀羣舊交
爲登堂燕喜之客視韓子之俛仰歎息者爲何如也
斯亦可以進一觴也已昔者孟子論商周之際以爲
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而班氏之賦西都則
曰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
農服先疇之畝畝蓋故家舊德與國家運會相終始
論世者爲之盱衡太息久矣唯金氏遠有代序條葉
被澤保世滋大馴至于今日而詩書禮樂冠裳文物
之餘風猶有存者長筵既設壽觴斯舉客賦既醉主
稱未稀伐木之速諸父也大田之來婦子也假樂之
燕及朋友也欣欣焉衍衍焉洗爵奠斝獻酬卒事與
於斯燕者莫不脩容正顏以觀儒雅之會周餘黎民
屏營徬徨當饗而歎有泣下者夫朕後而知孟子班
氏之論爲不徒也已余嘗奉教於嘉定之君子郵傳
震川之緒言以生辰爲壽之詞爲非古今于金氏之

朱二十四

三

壽謙推本其世德而因以追溯國家三百年故家喬木鎬京豐水之盛事則亦庶幾學古之道諸君子如可作不吾廢也是爲序

敬孝廉六十壽序

自萬曆末造迄今五十年吳中士大夫相率薄文藻厲各行蘊義生風壇墀相望吳人爲之諺曰前有文張後有鄭楊吳人士有各章微多矣諺獨云云者龍宗有鱗鳳集有角翼亦標舉其眉目云爾十年已來諸君子墓艸載陳藏血已碧惟鄭君士敬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斯則霜林之清喬儉歲之嘉穗也今年清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四

三

和之月士敬六十初度及門之士相與酌旨酒治脩脯修承平故事具衣冠以稱觴而乞言于余余觀士敬束脩鏃礪蔚爲國寶退而屏居教授洗心讀易俛仰于天人理亂陰陽消息之際隱几抱膝不知老之將至則余之爲士敬壽者誠無出于易矣夢需坎上乾健而遇坎險需而不躁故乾不陷于坎也士敬之爲人也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終日乾乾之君子也乾而遇坎故需坎而不陷故有孚而亨吉觀其象玩其占士敬當之矣初九之需于郊也其當崇禎之盛觀光用賓之時邪乾可以上進矣而不進

坎在前也郊去坎雖遠違于國邑矣汲汲乎其習于坎也同人之上九亦曰于郊无悔不若于野之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陽不能相謀身之與世其皆有密雲之象乎當闢門開窓之日母老顧養不聽微辟需之初九士敬以之九二之需于沙也曰小有言則南遷揜柅誅詠憂讒之時也九三之需于泥也六四之需于血也則井邑更改儉德辟難之時也馴至于九五乾坎之會得中泥血之險旋釋君子居此何所爲哉則惟有需于酒食以待三陽之進而已矣故曰需須也君子以飲食燕樂夫飲食宴樂而豈君子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四

三

之所有事也哉則今日之爲士敬壽者可知已矣乾自需郊以往漸而近于坎小近則小傷大近則大傷致寇則焚如突如需血則其血玄黃出而自穴則后繻之自竇也以敬慎持之以順德從之三不以恃健而玩坎四不以據險而拒乾恤恤乎湫乎攸乎敬慎小心傾否返吉之道也坎之入于需也曰失道而凶曰求出未得曰終无功以祈乎尊酒簋載之際難矣需之免于坎也請以爲士敬壽五爲需主庀酒食以待陽來飲食以養陽象坎安樂以養陽象乾陰陽和笑語獲燕飲之間油油祈祈有雲上于天之象焉鴻

漸于馨飲食衍衍漸之于干而磐也猶需之于血而酒食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過中日昃欲有需焉其將能乎需之異于離也請以爲士敬壽雲之上于天也必待其族而雨君子之飲食也必待其類聚而宴樂今之魚魚雅雅舒雁行列進而稱壽士敬者殷民周士聲氣訢合猶雲之待族而雨也上六之爻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傳曰人三爲衆又曰莫三人而迷需既極矣三客不待召而自來雲上于天客召于敬求賢才以濟難皆不速之義也或曰士敬有丈夫子三雄駿剛健亦三人之象也觀頤觀養王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王兆吉六十序

吾丈王君兆吉以各家碩儒射策發科筮仕銓司各行茂著國恤解綬賁于丘園鴻漸用儀休有譽處先是鄉人夢游記君子華嚴大典積有密因當廣陽揚撈濟未刳于是邀石林長老諸上善人作華嚴會書寫誦持歲有程要見聞隨喜欵狀從風矣閱逢敦牂嘉平之月甲子一周里之士友將往致祝而請余爲其詞余維古之人進不得行其志于天下則退而爲善于鄉夫以世法善其鄉君子尤勸爲之而况于以佛法唱導者乎佛說我滅度後能竊爲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言

地佛亦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 菩提而君之因緣
能不種於此地乎吾聞菩薩住檀波羅蜜慈悲利益
衆生若在一村一縣乃至一管一國是諸所攝衆生
未來還爲眷屬皆生其國是諸施主即于有因緣之
國亦成正覺君今行此現長者居士身以華嚴法
界攝受此地衆生此經爲圓滿教一法纔起皆有眷
屬隨生以是因緣報生地恩微果該因即報即理無
可疑也嗟夫以世眼觀之君以精強弘濟之才當棟
撓軸折之世甫仕而已未衰而退爲可歎也以佛眼
觀之假衰退之機緣弘如綫之末法爲如來使行如

牧齋有學集

卷二四

三

來事天之任君也大矣其成君也遠矣朕則君今日
之稱壽也不已遼乎方山長者作華嚴論明淨土權
實指第九第十是實淨土故知維摩惟心淨土即華
嚴法界十佛刹蓮花國佛土也此世界村落聚居
一牛鳴地三界五濁隨境設化安知善財詢友隨順
南行覺城東際古佛廟前沃田海岸不卽在此地乎
安知彌勒寶華樓閣無量莊嚴彈指開閉不卽在此
樓閣中乎君于稱壽之日康強逢吉諦思積劫因緣
然燈炷香念佛念法爾時香雲花雨放光動地華藏
世界海剎那涌現攝此土有緣衆生盡作微塵數蓮

從眷屬區區世壽一息一瞬四百生滅又何足以云
乎諸士友合十指爪曰善哉自今以往生辰爲壽皆
用清淨因緣廻向華嚴法界不復以世間燕飲徵逐
相娛樂也請自夫子之壽兆吉始

慧命篇贈蕭孟昉四十稱壽

自吾友伯玉西歸而海內文章性命之友盡矣孟昉
惇篤風義不愧伯玉猶子去年訪余江村丰容咳唾
如見故人余爲嗚咽沾襟所謂喜心翻倒極也孟昉
年纔四十彼都人士莊事之如先生長者於其生辰
胥往執爵稱壽毛子子晉來請曰四十稱壽禮乎夫

牧齋有學集

卷二四

三六

子其何以致辭余曰子以爲必六十若七八九百歲
而後爲眉壽乎余則有以壽孟昉矣昔者紫柏和尚
愍佛法垂秋刻太藏爲方冊以便流通爲末法衆生
續佛慧命經始七十年未告成事伯玉微子晉諸善
人發願藏事迄今且三十年伯玉往矣而孟昉擔荷
之志不衰此吾所日月以幾也嗟夫流通大法續佛
慧命此後五百年甚難希有之事也而况於佛日熹
微法幢頽壞盲禪狂奔魔外交証之日不尤難乎又
况於金輪匿照龍藏失守貝多凋殘華鬘萎瘁之時
不尤難乎又况於切灰飄蕩金鐵莊嚴劒葉爲林須

彌拍碎之期乎於斯時也而以擯柱法門補綴藏典
爲廣大之普願我知其人是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
來事開諸佛心演如來藏紹菩提種爲諸佛菩薩所
善護念付囑何疑之有佛諸大弟子如舍利弗須菩
提輩皆曰慧命慧命者以慧爲命也凡夫人以年壽
爲命菩薩以佛慧爲命也又曰長老有長人之德故
曰長老如稱先生未必秀眉皓背也衆生住惡濁世
界背徇佛法違遠教乘如入墨穴如墮瘴海如是之
人雖如阿私陀生長壽夭不得見佛聞法又如鶻鷃
仙人化導其徒經無量三千歲以佛眼觀如蜉蝣日
夜齊行愚集 卷二 日 三
及耳佛法中如慧命須菩提未必以年高稱長老如
文殊善財諸大菩薩皆云童子亦未必以稚齒爲童
子然則孟昉以四十稱壽不亦可乎以是誓願廣而
行之以一人續千萬人之慧命以一時續千萬劫衆
生之慧命孟昉之壽不已長乎余之爲孟昉稱壽不
已多乎吳人生辰爲壽徵笙歌製屏幃多宰殺以供
長筵余年六十子晉爲伊蒲饌供養貫休羅漢像梵
誦竟日吳人至今以爲美談今于孟昉生辰當與子
晉散花供佛遙祝如故事他日法侶善友住世久長
者皆可援以爲例亦吾輩續佛慧命之一事也歲在

戊戌事月之八日虞山通家蒙叟謙益再拜奉祝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終

牧齋有學集 卷二 四

子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五

序

白法長老八十壽序

昔者紫柏可大師以刻藏因緣付囑大弟子密藏開公復長水楞嚴寺爲藏奔流通之所二公淪逝大業中圯長老信州白法琮公仗緣藏事行密而智圓理通而事固以精勤昭格人天以精嚴軌範僧徒以慈悲平等攝受四衆所主雲興泉涌如幻建立爲法爲經遺身耆事不惜頭目腦髓五十年如一日也酉戌之交劫火焚如經坊淨場弓刀擊戛公曰吾以身殉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五 一 金匱山房定本

寺以寺殉經以經殉佛如火于稻葦不相捨離焚則俱燼耳淨掃佛殿洞開經厨寶相琅函光影見昱擎爐炷香佛聲浩浩游騎隳突者靡不瞪瞞睥睨回翔引去經像保全退居紫柏院今年乙未公世壽八十八矣蓋自大沁垂秋魔強沁弱邪師橫民拈錫付拂抹殺教典胥天下浸淫風靡而吳越間爲甚彼固曰上上根人不應看教也脩法華法三昧證旋陀羅尼者非南岳天台乎弘法界觀者非文殊化身疏雜華者非華嚴菩薩乎龍樹授如來記破有無宗何以身入龍宮廣造諸論乎慈氏上昇之後何以徇無着之請

授八子有學集卷二十五 一 金匱山房定本

鑒不用外道譏詞紫柏遂以無師遣斥陵夷梟亂至此極矣佛滅後諸天白大迦葉佛法船欲破法燈欲滅說法人欲去行道入漸少惡人力轉盛當以大慈建立佛法紫柏師弟龍象蹴踏惟以流通正法爲能事灼知末法人根入邪見網無智盲冥應有今日也公于斯時遂承法藏之託悲愍淪墜心沒憂悔不得已而以慈心熏之以密德鎮之不立壇墀不集朋徒不延師匠人知公耆年宿德溫和不柔輒結粥飯侶修嬰兒行而不知其守法城續慧命以番朕一老當須彌寸絲之任是爲荷擔如來重擔豈但紫柏之功臣開公之善友哉昔洪覺範譏寧公僧史以永明爲興福巖頭爲施身以覺範之賢豈猶以興福施身爲下于習禪乎吾謂永明一心爲鏡萬善同歸此興福之大者雖不言習禪可也今但以營福歸公斯不知佛法已矣末法轉微惡人力盛將恐世界如墨穴而晝夜爲大冥經法滅熄不待月光出世之後公幸少迴願力多住世間如寶掌和上豈非末劫衆生之大幸諸佛爲作七勸橋者乎余敬從四衆之後發誠實言代諸天之啓請公應爲取相衆生熙怡一笑也

石林長老七十序

虞山踰繕那地伽藍相望中有真清淨僧好學多聞
習禪明律執白牙扇搔松枝柄爲我方外友者長老
石林源公一人而已大論言有四種僧有羞僧無羞
僧啞羊僧實僧今之僧皆第二第三種也身口不淨
不別好醜則無羞僧爲多舍利弗言僧有四不淨食
下口食仰口食方口食四維口食今僧食皆四不淨
也曲媚權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則方口
食爲多公被服儒雅兼綜油素不畜盈長不招徒侶
雀喧鳩聚之衆非屏之也香嚴水觀湛如而已蠅營
牧齋有學集卷二五

三

蟻羶之席非割之也采食清齋泊如而已開堂付拂
近在鄰並朋徒歛集利養銜曜一燈暗晦阡陌迢賦
如觀劇戲如見博奕有諮問者破顏微笑而已歲在
乙未世壽七十古者德長年老謂之長老律中有二
十夏至四十夏爲上座五十夏已上一切沙門所尊
敬爲耆宿如是者非公不足以當之而余竊于公有
請也今世間人七十曰耆亦自稱爲老夫以千歲寶
掌視之則亦驅鳥之歲耳古之名僧大士耆年宿德
表著四依者多矣趙州年一百二十八方行脚則
七十已後正其整理腰包辦草鞋錢之日也西域戒

賢年一百有六始爲矜仙等論授支那三藏則七十
上下正其遠承彌勒立法相大乘之日也李長者報
齡九十六著華嚴論終辭衆示寂則七八十之交正
其挂囊土龕造論釋經之日也若其軌範夷易信而
可遵者有二人焉晉之遠公梯航淨土年在桑榆執
經誦誦我吳越之偈公揭厲戒律冥齋行持鬼神隨
侍以世壽計之皆七十餘耳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
及時也將使公爭強犗力爲塵勞拏攫之事乎則公
爲已老將使公護法利生爲莊嚴淨福之事乎則公
爲方壯狀則世固不應老而公亦不應以自老也我
牧齋有學集卷二五

四

聞一切衆生皆念坐地佛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婆
提偈公吾常熟人也于本生地講導同好律風孔扇
號毘尼窟宅公繼嗣而起報恩所生其以此土爲舍
婆提也幸哉吾有望矣吾讀宋高僧傳敘偈公救虎
之地曰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
圍不全坳垣而已間嘗與公撫陳迹之荒涼歎寧公
之筆妙倪俯人代流連太息居今之世道法熹微鐵
虎之毒箭滋淡覆肩之條衣永墮耆年宿德人所
仰撈漉曷濟非公而誰公可以幡狀而起矣余犬馬之
齒長公四年公蓋爲偈之後身余忝昔之同好故于

其降誕之視率此土衆生共啓請焉抑又聞之佛法五百年而一興法運將隆宗鏡再開漢東聚散之邦涌現爲蓮華佛國余固尚父之耳孫也願與公炷香佛前翹勤以俟以斯文爲告報焉其可也

壽量頌爲退和尚稱壽

歲在甲辰靈巖退翁和尚俗歲六十其誕辰爲二月初八日緇白四衆胥炷香稱壽致千歲寶掌之祝東澗居士錢謙益合十而言曰生辰爲壽俗禮也如來用二諦說法不捨俗諦和尚既示現有身示現壽相今茲四衆如竹麻稻葦歡喜贊歎異口同音以佛眼

牧齋有學集

卷二五

五

觀之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諸人等應以壽者身得度者卽現壽者身而爲說法何爲而不可我觀和尚是身如鏡中像見坐道場如水中月寒灰稿木不起于坐而法音如雷如霆慧辯如雲如雨固非各句文身可得而模畫也我佛世尊演大華嚴至第七會說如來壽量品娑婆世界佛刹一刹乃至最後世界各以前位一刹爲後會一晝夜意明佛地實報稱性之壽無盡無邊但于剎那時內安立第三周圓彰法界總不出此一剎那際法界之果以是證知和尚晏坐法堂現長壽相受人天供緇白四衆頂禮膜拜東澗

老人嗟嗟和和隨喜稱贊皆在華嚴法界普光明殿根本智中于此薦得當有不離名句文身迢呎得度者乃依若般四句及西方三啓之制煇香佛前焚香作禮而祝頌曰

東震旦國中有大比丘僧六座大道場手提正法印聲聞遍十方厥有多名號晚坐靈巖山其號曰退翁翁生族姓家宿具大根器器宇儼如玉如龍復如象三界大牢獄名利作輶鎖如獐能獨跳擺脫不回顧大法垂像末師絃久絕響一器貯蚊蚋鳴嘖聲啾啾獨于諸方中最所不肯者決擇而委身不跨他門戶

牧齋有學集

卷二五

六

辟如大火聚其中有刀山投身入其中清淨得三昧又如百尺樓一躍至地底毘磬重鋪舒軟爰獲自在以此勇猛力沒海求寶珠口吞三世佛豈但過于師從上諸佛祖放身失命處解衣自盤礴從容而笑語或穿糞垢衣岩居不見佛或受鋸椎擯處處皆文殊或罵恒河神懺謝呼小婢或聞天俗樂起舞如狂醉或拈一瓣香依位而禮拜或于推車次碾損阿師脚或說木叉戒岳神來皈依或掉一葉船翻身入水去或握手中蛇道是曹家女或弄村師子眉眼一齊動擎杖復打鼓種種諸幻事石人生男女偃師招手戲

初僂鼻頭長古佛舌頭短只將一莖毛橫豎都穿却
二千七百則爛如肉貫串三玄三要門元是掌中果
高踞曲盡林千偈及半偈如激水成浪如搖箴得風
又如虫食木屈曲成文字如阿羅脩琴妙音自朕作
座下獅子兒落地氣食牛或聞富植醲綺辨翻布穀
箭鋒一擲柱鞭影俄入心靡不拽禪牀分身豎拂子
亦有靈利漢貶眼却知有過江見德山卽便橫趨去
宗風既乍振末法魔熾朕天以惡濁劫歷試發真者
七日並時出毗藍風復吹猛燄燒梵天山王皆拍碎
三災少滅息禪魔取次典榮各兼利養釣幸爲霜砲

牧齋有學集

卷二五

七

泥金倒薤書輝煌蔽山谷伽陀騰沸唇軍持換服匿
雙林一畝宮拉邏旋欲倒魔外盡拊手此中獨晏如
束肱三條篋隨手七條衣杞天自崩墮坦腹有我在
天高明星出夜緩鐘漏轉香消燭拚時魔燒復安在
八部長冥護四流咸歸仰晚坐靈巖山巋朕大導師
六十始稱壽世間爲小年卽現壽者身而爲說妙法
我觀翁誕辰驚爆人天衆世出世間法此事甚希有
右而張天覺左面裴公美火立稱弟兄屹如兩金剛
繞座克家子穿破鎖口關藏頭及海頭諸方敢狐假
坐斷石頭路莫笑老古惟是諸人眉眼各有退翁在

旋觀士大夫在家出家衆乃至負販人兒童翁婦孺盡涌
祈長年請翁長駐世剗心嘔肺肝各以有所祝或以文字
祝結習綺麗句筆雲吐光明各各一退翁或以口語祝梵
音楚夏音聲音叶海潮各各一退翁或以禮拜祝四體咸
投地毛孔骨節中各各一退翁或以焚香祝妙香炳八分
香雲覆寶網各各一退翁一人百千人一多各變現一一
身雲中各有退翁在而彼退翁者晏坐方丈中燕寢凝清
香但有出入息老人在衆中瞪目視退翁亦復隨大衆僅
喜共讚歎回旋觀海衆退翁無不在耳目旋脊亂口吐不
能合我緇華嚴經具知佛壽量以一日爲日最後不可說

牧齋有學集

卷二五

八

而皆于法界剎那中安立以故第七會演說壽量品仍在
根本智普光明殿裏心王爲說主心智自在故今欲談壽
量壽量不可說欲知智境界彌勒樓閣是試問此樓閣若
是彌勒住如何善才見却從別山來若云此樓閣卽非彌
勒住如何一彈指樓閣門盡開樓閣從何來亦復何處去
此一位問答迄今義未了饒他幻龍雨展轉諸法喻還請
明眼人再拈一活句今此靈巖山樓閣具莊嚴退翁住其
中大衆共圍繞若言樓閣中畢竟有彌勒樓閣彌虛空彌
勒在何處又言樓閣中畢竟無彌勒安知彼彌勒不從別
山來應知此世界總在蓮華藏佛身佛剎土重重相包裹

此山重遮掩現好樓閣林木奏梵音宣說第一道
退翁與多人一身一多身居狀唱十方重重見主伴
龍華莊嚴時人壽八萬歲于此道場中不出刹那頂
是爲真壽量是爲真法界心王菩薩說我說亦如是
我若雙拳葉墜落八難輪忽狀心花開援筆作是頌
法筵諸清衆齊聲歎奇哉龔啞會說法是事亦希有
響屨廊下路香風吹雲衣齋厨壽麪熟且留飽噉去

梁母吳太夫人壽序

梁母吳太夫人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真定
梁公之子婦今備兵使者慎可之母而少宰司馬之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五

九

祖母從祖母也少保爲隆萬宗臣勛勳勳勳鼎流光積
慶詒厥後昆太夫人令妻壽母事育數世子姓羣從
携嬰坐膝者已皆擁節旄紆青紫金魚玉佩扶持左
右瑤環瑜珥茁長堦除太夫人踰九望百副祿而臨
之文駟彫軒往來有煒虎齒戴勝曄如眞仙盛矣哉
吉祥善事頌圖所希觀也唐李肇記近代衣冠婦人
之貴無如苗夫人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子
弘靖也子瑒韋太尉也太夫人庶幾近之而孫枝秀
發壽考方至則又未易更僕數也丁亥之歲余坐飲
章急徵婦河東氏匍匐從行獄急寄孥于梁氏太夫

人命慎可卜彫陵庄以居慎可杜夫人酒脯柜枚勞

問繹絡太夫人戒車山饗先期使婢致命請以姑姊
妹之禮見賓三辭不得命翼日太夫人盛服將事正
席執爵再拜杜夫人以下皆拜賓答拜踐席杜夫人
以下以次拜太夫人介婦以降復以次拜乃就位凡
進食進餽太夫人親饋賓執食與辭狀後坐沃洗卒
禪禮如初太夫人八十高矣自初筵逮執燭強力無
怠容少宰諸夫人踰階相杜夫人執事無僂言無僭
立貫魚舒雁肅拜而後退余聞婦言奉手拱立情未得
身爲輝胞于是乎觀禮焉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壽九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五

一

十設悅之辰鋪几筵考鐘鼓庭實玉帛儀物當應古
太饗朕其獻酬醕酢三終百拜禮成樂備于往者之
賓筵固可概見也夫以祖功宗德歷祀三百蓼蕭行
葦周道四達而後扶風馮翊之間乃有梁氏以孝慈
仁正師範六宮關雎鵲巢釐爾士女而後珩璜琚瑀
之德鍾美于太夫人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今茲
燕喜陳薦俎豆序禮樂肅雝敬和順氣成象其在宗
廟之中閨門之內乎昔者孟子序殷德必舉故家遺
俗班氏賦漢京必先舊德高曾今吾觀梁氏于喬木
見百年之澤焉于豐芑見百世之仁焉于綸狄鞠裳

魚軒重錦見三代之服物焉其不徒以荷天休受介福顯榮光寵如李肇所云也恒雲吳水相去三千里江村夫婦羣瓦盆酌新酒扶老抱嬰望拜遙祝稱太夫人福履萬年而侑之以介壽之辭其大指則用以述家慶本國祥庶幾採諸聲詩昭于彤管不敢以文是爲序

聞母鄒太君七十序

聞元亮之母鄒太君者吾友子將之配孟陽之妹也余往游武林游于兩君聞太君風範甚備元亮長與案等耳今年再過湖上太君壽逾七十矣子將孟陽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五

二

慕草久宿元亮願朕玉立疆學勵志已爲老成人世界滄桑湖山間舊游往跡邈朕如威音龍漢在窮塵歷劫之間而聞氏母子猶得以高堂暇豫稱觴燕喜衰老殘生俛仰今昔未嘗不爲忻朕以喜愴朕以悲也元亮自愧身爲書生居隱畏約不能拾取富貴顯榮其母再拜乞言于余有不能舍朕者余告之曰子之求悅乎親內顧而不舍朕其于中必有所不足而其于外不能無所待夫其所謂不足者何也貧也賤也布素而菽水也其所謂有待者何也富貴也功名也鼎養而鍾食也子不見世之炎炎者乎赫赫者乎

高臺傾矣曲池平矣華堂便房牛溲馬矢平填其中而高墳大闕摸金發丘交臂其間矣子有環堵之宮蓬蒿之室奉先人之春秋供慈母之伏臘惟貧故得以長安惟賤故得以相守也子之有不足者何也子不見今之炎炎者乎赫赫者乎朝而射策矣夕而拜官矣馳驅戎馬之場牽率炎瘁之區北山之憂無從著之詠歌而北堂之思不敢形諸夢寐子有膝下之樂尸饔之養望不及于倚閭呼不事于搢臂富貴所不能假功名所不與易也子之有待者何也子奉鄒魯之訓爲南陔之孝子異振宿肉潔晨餐而豐夕膳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五

三

太君修慈範之法爲西土之善女香燈禪版撫兒女而樂團圓仁風藹朕善氣郁朕一以爲德門一以爲樂國吾不憂子今日之事親有替于他日而惟恐子他日之奉親有加于今日也在吾子勉之而已矣昔者穎封人之有母遺也介子推之以母隱也君子皆稱之伐許之役封人以先登招子都之射其爲母遺也已慎矣綿上之事子推以誰憖介山之焚其爲偕隱也已苦矣功名富貴前驅後阱古之才人志士不克解免有遺憾于母子之間者亦多矣而吾豈爲子願之乎元亮拜而起曰善哉談也願終身守此言也

謹書之以爲序時上章因敦十一月朔五日東風初動梅蕊未開已有香氣東澗老人錢謙益試筆

遠山夫人四十初度頌并序

重光赤奮若之歲文水梅公李公之佳耦遠山夫人四十初度端陽前二日其誕辰也縉紳學士從梅公游者相率謀舉觴稱壽旅進致辭者三夫人三辭焉其初致辭者曰夫人發祥天族毓秀金枝教本公宮占應歸妹國家關雎麟趾分條布葉鍾美於茲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請歌之以爲壽夫人曰噫紫宮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五

一三

烈焰朱邱沉灰紅袖登車青門爲庶微福假靈免擠溝壑懼猶不足而又何樂乎敢固辭其再致辭者曰夫人韶情絕世言成文章風雲起于行間珠玉生于字裏既云禮宗亦稱文府詩曰彤管有煒悅懌女美請歌之以爲壽夫人曰噫無非無儀內言不出書樓之歌曰不服丈夫勝婦人非窈窕之則也靜女之褒未敢聞命其三致詞者曰夫人四行純備五福渾圓有舉案齊眉之恭有引繩束髮之節和鳴百翟弗兩朝詩曰曾侯燕喜令妻壽母請歌之以爲壽夫人曰噫漆室歎魯嬰緯恤周吾亦聞于女史矣綰衣綦

巾聊樂我員蓬髮歷齒何慚兒子吾志在下泉之四章矣鵲巢之起家駟頌之受祉竊以爲肄業及之也致頌者皆不得命遷延負牆而退梅公扁舟訪江村以其言告蒙叟叟曰吾聞江西故多女仙顏魯公謂麻姑發跡仙壇花姑表異井山井地氣殊異山川炳靈則曷由徽懿流光若此之盛而不言得通之所以及觀壙城集仙錄則知孝道明王以真訣授謹母謹母以授吳猛許遜淨明忠孝之宗實稟承于此而豫章之吁母則又得度于許者也真誥記易遷館舍貞臺二宮皆女子之宮此女子皆世有仁行令聞已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五

一四

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狀則女仙得道非由山川地氣亦可知矣夫人有齊季女淑慎其身雖鳴徹戒彘險不二豈非孝道之法豫章人世世行之者今將嚙授于夫人與爲吳許之師則謹母也爲吳許之徒則吁母也爲易遷含真之侶則仁行令聞之女子也于日中爲仙王于月中爲明王于斗中爲孝弟王此孝道之宗天真所盟授者也以此稱壽壽孰如之彼三人者之致詞也雖極其青黃黼黻不過朝華日及耳靈妃顧我笑燦朕啓玉齒寧可幾哉夫人聞而喜曰樵陽石函之籍虞山學士有顯記焉我不敢希謹母請

效肝母採花擷草以奉夫子于是梅公之從子石臺使君命余次其語爲夫人獻一觴而系以頌曰

彼美淑姬瘡源自天駐近銀河鍾出玉田仙李盤根聚脩告虔團扇短什上計斯篇婦人居二男子孰先金鑠不銷玉焚彌堅蘭閨如故鞠衣儼狀魚軒燦爛鳳毛踴躍乃屈令節乃列長筵殺有折俎樂有宮懸蒙叟獻壽度彼羣賢巍巍揚許領袖高京京枏星紀分領山川孝道眞宗謹母所傳豫章奕葉肝母蟬連廟柏拂地龍沙蜿蜒靜女其變上應星躔麻姑連袂花姑比肩望林濯景含眞易遷象服凝塵鸞紙聚壇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五

華母龔夫人八十壽序

古無生辰爲壽之文而近世滋甚凡壽考燕喜之家親知故舊相與考德頌美列各徵詞無慮數十人詩文之傳遽而至者無慮數百篇旣而請者與作者各不相仞不復知爲誰某此流俗之最可笑者也壬寅正月華渚方雷之母龔夫人春秋八十吳趨士大夫微予爲稱壽之文者凡十人皆當世雄駿君子非猶未世之牽聯尺幅者也其言曰某等文質無底不敏

以質傳史惟是夫人壬午六十奉觴授簡載在家乘者其文與其人班班可攷也敢藉手以告彤管余慶朕受命合而徵之夫人之事父也扶老分甘使其父無淳于公無男之歎爲孝女夫人之相夫也閨門以安遠游織紉以庀婚嫁使其夫食貧屏貴老不降志爲令妻夫人之育子也警之以機絲勉之以樞軸饒礪之以引衽攘捲俾諸兒纘言居業蔚爲聞儒爲賢母凡此皆頌圖之美談清喬之芳躅也而余之區明風烈以爲信而有徵者則亦唯壬午稱壽之諸君子其人與其文在夫所謂諸君子非清江新安練川雲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五

間與吳門之孝秀板蕩之秋橫身而并命者乎當先帝之末年諸君子游光揚聲在玉衡金鐘之間權門要津熏天炙手者曾不能捨其咳唾顧納履于華氏之門舒雁行列稱通家子弟捧手曲跪洗爵致詞青裙白髮之老母闔門而踐席襦衫席帽之書生離立而獻酌非夫人母子何以致是哉三辰易位九嬰並作諸君者旣已剖心納肝藏血化碧追龍胡而沉魚腹矣于是華子以白華潔白之身偕今日遺臣故老爲夫人稱八十觴夫人張燈顧燭追思諸君子絳衣法冠雁行稱壽鬚眉形影顯顯朕在杯竿間停觴輟

樂黠狀欲涕者久之于是與于華氏之燕卒事而退者靡不有忠孝惻怛回翔躑躅之思焉嗟夫母子之道交相成也潘安仁之養母有輕軒板輿之奉而投分白首母訓無聞焉則母未必能成其子穎考叔之母遺有錫類施及之各而登孤先登其身不免焉則子亦不能無憂于其母華子有良史才郡守議修郡志人謂華子是誠在子華子不言而有憂色夫人語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汝之業其在楊之水之篇乎華子于是欣欣受命囊書積筆鍵戶而不出母子之相成如是此則余之所知而樂爲道之者也

牧齋有學集

卷二五

七

吳門袁母吳氏旌節頌十章并序

有明萬曆三十一年壬子吳縣民袁應詔物故妻吳氏年二十九歲生二男子駿三歲驕一歲母家欲奪其志剋面勞耳與孤存亡駿稍長傭書以養母人稱袁孝子今歲癸卯吳年八十駿徧走學士大夫請乞詩文煌煌乎盈門塞屋俛仰周覽喟狀歎息往余待罪國史巡按御史巡方竟條列所部旌表孝義節婦若干人上史館史官藏弄編諸寔錄比于天潢玉牒其崇重如此二祖開天聖慈仁孝茂著陰教神廟以孝治天下仁聖慈聖兩宮叶德當此之時爲臣忠爲

子孝爲婦貞反是則爲怪民惡物光天之下不得見形影焉袁母生神廟初服守節在其末年涵養太和依倚名教柳子銘安豐孝門所謂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者袁母當之矣昔者二南之化遠被江漢之役免且美賢才之衆多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而詩人詠歌風始舉歸于文王后妃今于袁母盛稱其艱貞茶苦抗跡圖史而不復歸美于國家豈知本者哉旌門之制昉于三代而太備于唐世道交喪匹庶賤陋感慨立節者不得以與被斯典文人悼史能以尺牘寸管與朝廷表敬風厲

牧齋有學集

卷二五

六

之權爭其久近劉氏列女傳盡古佩服而題頌于像側者其人與青簡俱在也收竊取斯義作爲頌詩其大指則主于宣聖化裨國典匪袁母一門是爲世有歐陽公者出傳王凝妻李氏于五代喪亂之際將以余言爲徵頌曰

維皇建極天保定爾升中告成垂三百祀六宮肅雝三光順軌普天率土漢廣江汜地名甌甌城曰闔廬郊原絃歌闐闐詩書哀哀寡婦孤窮拮据誰謂天高茶苦獨余髮髭截青翼髮改素以我糟糠充彼乳哺流渾皆血飲泣斯軀長夜不哭清晨如暮饑

寒煎偈喪亂海縈綿邈歲時如歷劫塵溫溫凱風長
養棘薪搯臂不呼飛乳猶新 乃躋耄年乃錫眉壽
青衫縞裳鮮眸皓首金章玉軸錯列戶牖夢夢斯世
咸曰希有 母拜稽首天咫非遙一寡婦人介恃聖
朝陽春嫗育寸草惟天敢云蓬泉不鏤而彫 人言
是母幸哉有子胼手禿毫以供著庀母曰子今聖世
猗齒永言函載視汝十指 崇臺雙闕自古在昔樹
之風聲表厥里宅惟此宇宙風聲所積節孝不存乾
坤乃圻 於皇盛世崇獎節孝蕉園是徵漆書有詔
露屋草茅濡染德教楷柱桑海砥礪蓬藿 舊史作
求齊有學集 卷二十五 元

邵母錢太孺人九十壽言序

邵母錢太孺人者吾邑邵進士薪傳之祖母也太孺
人今年壽躋九十其子伯七十三仲七十二而薪
傳之子亦既抱子矣薪傳登上第奉觴節過家爲太
孺人稱壽三事大夫以逮桑梓朋好咸作爲歌詩以
侑萬年之觴薪傳誇詡盛事釐爲三集而屬余序之
夫介壽而屆百齡具慶而及五世吉祥善事太和元
氣側出於陵谷遷改石立土涌之餘豈徒然哉西晉

時有謹母者潛修至道有真人降爲其子自稱孝道
明王告母以修真之訣其後吳猛許遜詣母授法許
遂以淨明忠孝領玄枵之野爲高明大使至今銅符
鐵券傳靈寶祕法者以謹母爲宗謹母則以孝道明
王爲宗神仙忠孝豈有二道哉太孺人貞順慈惠佩
珎瓊瑤瑤之德薪傳父子白華朱萼潔白顧養雍熙
之軌萃於一門安知邵母之非謹母非如晏評之流
傳孝道之教法爲度世之梯機者乎吾聞孝道之宗
天真所盟授者居日中爲僊王居月中爲明王居斗
中爲孝弟王以余觀於邵氏不出家人婦子蔀屋堂
架外不學集 卷二十五 三

吳母徐太孺人八十序

吳母徐太孺人者侍御振雅公之女都諫虛堂公之
婦贈給諫孟登之妻給諫幼洪之母也都諫在萬曆
中以力諍國本削籍事在國史太孺人爲新婦時已

習知先朝諫臣伏蒲折檻故事孟登早世以舊德流風訓厲諸子幼洪聿念祖德亦以諫垣顯名當世太孺人八十設悅之辰獻頌圖祝壽母者金章玉軸照曜樽俎良無待于余言而余與幼洪同官南都十六年來驚魂噩夢有未敢以告人者今請取次臚陳爲太孺人獻一觴其可乎幼洪起家爲衢州推官廉辦強直數觸決大獄當弘光帝新立擢兵科給事中南渡伊始視天下事猶可爲所衡抵掌抗章封駁要人皆目攝之而未發也左寧南在鎮數飛章規切時事謂上不應信任奸邪崇要典蠹案負先皇帝宗社重

牧齋有學集

卷二五

三

寄一旦擁兵南下執詞陳義以清君側爲名師甫出而身死群小猶骨驚也幼洪接塘報緣江剽掠者方國安之遊兵非左兵也疏請下詔撫慰罷戰勿令兵絃不解而失備于北牧于是德清新叅攘臂彈劾謂左良玉稱兵犯關大逆不道吳适徇私護庇應與同罪而大獄遂蜂起矣先是新叅羅成御史白簡抗辨坐余主使欲陷以不測賴先皇帝聖明得免而御史所彈事下浙省按驗幼洪奮筆定爰書皆有狀新叅深銜之遂乘此井中兩人疏謂左兵之來有聞之欣喜喜色者良玉死有愀然不樂者是爲吳适之大主

盟蓋專指余也羣小以幼洪爲網謀盡殺東南士大夫異已者凡三十餘人而余爲其首北兵渡江獄乃得解不然者摩厲以須西師之及吾刃將刺矣當南都獄急時太孺人倒衣廢食禱神祇呼祖宗不知刀俎煎逼如此之亟也卽幼洪在請室但自知執諍封疆觸迂當路不知引繩批根如此之深而覆巢殺卵如此之毒也物換星移痛定思痛如鬼國之逆歸如墨穴之旋出旋目而思之猶爲之毛髮俱豎長筵開壽觴舉幼洪偕其兄二洪斑衣黑頭承顏遶膝斯真可以侑一觴也已太孺人與幼洪追理前事排場紛

牧齋有學集

卷二五

三

墨戴頭假面視當筵爲何如觀伎兒之走索跳丸可以喜觀候童之倒投隕絕可以愕觀越人之吞刀厭虎可以思于是乎樂終宴畢太孺人悠然深省命諸子遍拜賓客以無忘抑戒也余敢無一言以退嗟夫劫運促數殺機驟發太孺人母子脫離氛祲保養天和余亦以八十老人偷生視息相從于北堂也皆惟是仗因託緣受佛加被相依于大圓鏡中用以盡年保生而不自知幼洪昆弟稟承慈教歸心虔門自今以往日夕以禪悅之食飯太孺人日夕以聲聞之酒飲太孺人使太孺人不出閨門而登佛國然後知十

六年來驚魂噩夢皆我佛國悲憫堪忍衆生而假是以調伏也其爲太孺人壽也不已多乎楚茨之三章曰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此小雅之嘏辭也余竊取其義以神天迴向佛恩而推言其故以致報于太孺人也如此

周義婦金孺人六十序

崇禎丁丑烏程當國朱撫寧抗疏擊之吳門周君連城以文章聲氣爲撫寧上客實爲擊節慙恩奸人上變謂連城爲余通賄嗾撫寧上疏金吾媚子鍛鍊文致逼連城口招殺余拷訊促數五毒備至連城昂首

朱子集

卷二十一

三

伸眉引義抗辨且笑且詈詞不少屈羣奸不能殺余而歸怨于連城斃之杖下長安士紳歎泣憤憤相與醵錢歸葬余敘其遺事比于貫高戴就于是周義士之名滿天下矣連城既沒其婦金孺人守其墓廬一女遠嫁不通聞問形影相弔蠶鹽不給誓不肯扣門乞憐遺羞地下吾內子聞之曰豈可使賢明高行廢志立槁亟遣人迎歸相依數年清齋禮佛行止有常嘗笑不苟內子乃歎曰真義士妻也去年偕歸虞山訪知女歸林氏母子相見攜抱痛哭其女誓終身奉養歲時醊奠其父孺人自此方有歸寧之地而春秋

已六十矣歲在壬辰中秋前之一夕其誕辰也內子曰不可無一言以爲壽余惟連城以文弱書生遭同文之獄受連染之冤血肉模糊身世狼籍已而旅魂淺土血嗣斬然煢煢孤嫠天荒地老此眞生民之無告荼毒之極哀也日月逾邁陵谷變遷烏程之凶鋒毒焰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連城家寡妻弱女母子相依三尺之墳土依然一盂之麥飯不飲杖老紅婦過從慰勞訪問舊事傷皇歎息且有追恨權奸義手唾罵者人心不死天道必復設悅之日其亦可以枚淚拭面薦其女之一簪也已孺人自遭家難誓斷葷肉皈依三寶自今以往年壽日高精進日恪爲淨土正信之侶宜無疑也往生之書載宋時常熟陶氏寡居夢梵僧授彌陀經覺卽能誦誦經時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張幌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其神異如此孺人僑居吾邑聞陶媼之事自當專禮彌陀一心念佛往生淨土決定不虛佛法自度度人以念佛功德攝受其夫俾連城生前英風俠氣冥冥之中得以消歸寂光迴向淨業亦事理之必然者也壽之祝孺人如此其視世間一切生辰爲壽巫祝頌詞不亦多乎

朱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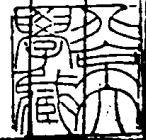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五

三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六

記

述古堂記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言老彭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卽彭祖也王肅曰老老聃彭彭祖也夫子稱老彭目其老壽記其封國老彭卽彭祖審矣邢昺曰一云卽老子也所據者世本史記也世本云姓篋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初無二人斷可知也然而應世之跡條然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頊之玄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殷末世而滅者是也旣而復出于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言百有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此一人者虞夏商周之際神奇幻化出沒無常吾夫子旣目擊而親承之矣于述古則曰老彭于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吾錢固錢後人也

頃有事世譜援據世本以刊正包王之文自謂可信不誣族孫曾字遵王冀除厥父室廬讀書其中以新堂來請名余遂名之曰子有志學古請言吾錢氏之古虞夏邈矣自殷迄周世守藏室周公史佚與魯公伯禽之事如馨欬相接也吾夫子之問禮也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魯過周弗告勞也緡十二經以說中之以一言曰太謾弗置辨也助祭于巷黨而日食呼而咄之曰丘止柩反葬而後敢問也易象春秋在魯與丘明乘而觀書於周史端門之命須此而告備也故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所不知者丘蓋闕如輒近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二

世末學小生矜蟲刻鵠雞距驚而相告狠而相非東方作矣而臚傳不已不亦悲乎考吾先世之大宗彭祖至于余九十五世而子又加三矣遺經舊史不與古人俱往者儼然在此堂也以余之老耄猶將羹墻仰止朝夕陳拜而况子少壯努力者乎昔之以述古名堂者有矣習于錢之故數祖典遵聖謨考德問業莫斯堂宜也謹書之以爲記俾刻石陷置壁間而余亦將遊息于斯以交儼焉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

戊子之秋余頒繫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書林

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而有文盡假諸余于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未見者于是嘆仲子之賢而幸明立之有後也仲子來告我曰虞稷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爲舉子以迄學宮修脯所入衣食所餘未嘗不以市書也寢食坐臥晏居行役未嘗一息廢書也喪亂之後閉關讀易箋注數改丹鉛雖然易簣之前手未嘗釋卷帙也藏書千頃齋中約六萬餘卷余小子衰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惟夫子之于書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記之庶幾劫灰之後吾父子之名與此書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三

猶在人間也嗚呼往古無論矣自有宋迄今五百餘載館閣秘書存亡聚散之跡可按而數也自金元之破汲三館之書載而之北建炎中興書之聚臨安者不減東都伯顏南下試朱清張瑄海運之議又載而之北大將軍中山王之北伐也盡收奎章內府圖籍徙而之南北平之鼎既定則又輦而之北以二祖之聖學仁宣之右文訪求遺書申命史館歲積代累二百有餘載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闖賊之一炬內閣之書盡矣而內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燼之餘繼以狼籍舉凡珠囊玉笈丹書綠字紛凡之橫陳乙夜之

進御者用以汗牛馬製駱駝蹈泥沙籍糞土求其化爲飛塵蕩爲烈焰而不可得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厄未之有也今晉江黃氏顧能父子藏書及于再世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充棟宇而溢机杼者係全于劫火洞然之後豈不難哉海內藏書之富莫先于諸藩今秦晉蜀趙燔矣周藩之竹居寧藩之鬱儀家藏與天府埒今皆無尺蹠片紙矣汶洛齊楚之間士大夫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與古書之放失久矣蒲陽曾商雲在史館親見謝承後漢書爲德清少師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四

攜去余問之其後人不可得富順熊南沙爲文言有桓譚餘論屬直指使者訪之而不可得慶陽李司寇家有西夏實錄其子孔度屢見許而不可得兵火焚掠彌亘四方今之奇書秘冊灰飛烟滅又不知其幾何也世變凌遲人間之圖書典記日就漸滅今日之流傳委巷冊兔園者覆瓿者安知異日不以爲酉陽之典而羽陵之蠹乎然則黃氏之書積之固難而藏之亦不易固未可以苟然而已也傳不云乎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人有千金之產屑錫絨膝汲汲焉惟畏藏是懼而况千萬卷乎

西田記

西田者太倉王奉常遜之之別墅也出太倉西門郊牧之間隩隈表裏沙丘邐迤疇平如陸岸墳如防瓜田錯互荳籬映望祿禊挂門簞簪緣路水南雲北迥異人間游塵市囂不屏而絕西田之風土也廣平百里却望極目玉山東南虞山西北若前而揖若背而負日落霞起月降水升歸雲屬連倒影薄射西田之景物也娛賓之堂顏曰農慶秋原熙熙農務告作饁婦在田農歌滿耳主人取以明農而省一稼也燕處之菴顏曰稻香琴書橫陳花藥分列凝塵蔽榻燕寢

嵇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五

凝香主人取以清齋而晏晦也越長隄而西菰蒲蔽虧鳬鴨凌亂清潭瀉空秀木漏日有霞外之閣以覽落日有錦鏡之亭以俯遠水又折而西西廬在焉中祠純陽法筵精潔旁繪屋壁粉本蕭疎啓東軒則婁江如鏡面北窓則虞山如障顏之曰垂絲千尺曰綠畫而西廬之事窮客遊西田者以謂江岸繁迴柴門不正誅茅覆宇丹腰罕加竹屋繩床類岩穴之結構牛欄蟹舍胥江村之物色主人却謝朝簪息機雲壑箕裘日新蘭鋤如故夙世詞客前身畫師擅輞川歌湖之樂謝三年一病之苦杖履盈門漉囊接席無朝

非花靡夕不月此則主人之樂而西田之所以勝也客有曰子知主人之樂矣未知主人之愛家世相韓身居法從宸章昭回行馬交互大田卒獲寧無周京離黍之思嘉賓高會或有青門種瓜之感讀方叔名園之記慨歎盛衰詠右丞秋槐之詩留連圖畫子非主人也亦焉知主人之樂乎客以其言告蒙叟蒙叟笑曰吾聞之生住異滅惟一夢心有作夢窗下者夢窗非無窗夢非有安得以夢中建立爲主人之樂乎有覺眠一堂者覺者之堂卽眠者之堂安得以夢外遷改爲主人之憂乎三災起時壞劫不至四禪西田

嵇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六

一畝之宮劫火近銷兵輪遠屏此世界中之四禪也舍利弗不能見佛土嚴淨螺髻梵王見如自在天宮主人通西方觀經妙達圓淨如佛所言或有佛土以園觀臺觀而作佛事安知此土非寂光土於四土中示現華觀沉灰瓊臺驟雨如夢中事豈足問哉西田落成會奉常六十始壽羣公屬予言張之余未游西田于其勝未能詳也聊約夢語以爲記重光單闕之歲中秋二十日

蓮蕊樓記

黃子子羽要陸兄孟鳬過余而請曰翼也游二夫子

之門三十年矣少年善病望強仕如胡耆明年六十矣牽絲州邑幸不獲罪吏民咸都劫灰安吉餘燼仗佛力以無恙亂後還沙溪故居不自意亂而得免免而得歸不勝餘年修淨業以西方爲大歸茫茫三界長爲旅人不亦悲乎築小樓三楹持誦晏息常聞人心內辨正八和合爲蓮華心華自然開自見佛又此花含蕊寶池視行人勤惰以爲敷萎顏其室曰蓮蕊所以志也唯夫子爲之記昕夕觀覽庸以鞭策策進如天鼓焉敢固以請孟鳧病助之請益力無何送厭世而去信人世之不可把玩也乃泫然執筆而爲之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七

記記曰余少讀淨名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欲求淨土當淨其心竊疑其少異西方往生之說已而觀李長者論淨土權寔謂阿彌陀淨土爲取相凡夫少分心淨者說則又疑已而觀曹溪大鑒極論目前西方以東西比量罪福則又疑此二大士者證明淨名唯心何以若是諦決而于往生法門幾欲盡捨舟筏也哉晚讀十六觀經考論九品往生喟然嘆曰嗟乎吾儕生此世間正天台所謂悠悠凡夫耳今夫愚夫村媼顛蒙渾沌撒豆念佛卽豆是佛畫 罔念佛卽罔是佛無少聞見無少知解彼且不知有心何不淨之

有下品衆生備造四重垂死苦逼心力猛利如矢離弦如象解絆此之爲心淨不可言而况于不淨乎唯是悠悠凡夫道胎薄煖識厚名包利裹身蓋世纏黑白淨染種種和合擇便利則以持名爲捷徑避罪業則以西方爲通藪鼎鼎百年悠悠願力專不若凡愚猛不追惡逆以少福德因緣求生彼國則亦無怪乎其背馳矣維摩居士灼知末世多此人根破除取相開示惟心淨土方山曹溪不惜橫豎鉤貫證明其說曹溪曰東方人有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有罪念佛求生何國直指人心與佛語函蓋相應而或者曰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八

被淨土也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是亦爲破六度也而可乎知惟心淨土徹上徹下之宗旨則知阿彌陀極樂淨土是實非權無量壽十六觀淨土是實非權淨名中佛足指按地所現淨土是實非權方山明十種淨土是實非權曹溪欲與目前諸人移西方于刹那亦是實非權淨名爲一車方山曹溪爲二輪運載行人攝歸念佛淨土一門豈有他哉子羽行安節和天資近道晚而歸心淨業殆亦宿世受熏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吾知香光三昧去子不遠矣昔齊郭中有真玉師者普生安養聞東方有蓮花佛國乃

曰人盡西奔一無東慕

諸佛淨土豈限方

隅遂發願求生彼國斯亦往生之導師也今爲淨土師者確雖於淨名不相和會久矣吾懼學者之束于其說也因推言之以廣子羽之意

雲陽草堂記

顧子云美卜居于雲巖之陽所謂塔影園者讀書尙志無今懷古讀後漢宣秉傳論其世而知其人穆然太息顏其三間之屋曰雲陽草堂而請予爲記余學佛之人也少覽二史習炎劉新莽之故茫茫如積劫事都不記憶云美所以名堂之意未能析也云美之

牧齋有學集

卷二一六

九

居去雲巖一牛鳴地入寺門平石穹然晉生公說法處也生公欲證明闡提佛性聚頑石演說妙義石爲點頭儒者河漢其言以爲無有夫石猶能言儒者之所知也石無口能言石有頭獨不能點與類萬物之情而通其變石可以生人人亦可以化石獨何疑于聽法與吾嘗讀列子書感北山愚公之事生公說法見損列石聚講愚公移山之類也已而爲石說法石爲移聽化冥礦爲講徒則亦有操蛇之神患愚公之偏而助之也古之勞人志士其圖事也多迂而無當其謀身也每拙而無所之孤行單栖傍徨于往往

遙結契于千百世而高自附于古人舉世之人見不

越晦朔智不出口耳聞點石移山之說未有不揶揄手笑者也而又何怪與嘗試與于登千人之座俯仰流覽一紀之內光景亦屢遷矣方升平盛際游冶駢闐粉絲雜還歌管交加絲肉匝當此時也山容嬋娟雲衣戍削若迎而笑若却而舞者非斯石也耶喪亂之後烽烟蔽虧弓刀憂擊遊騎塵腥清嘉兩絕富此時也金虎削芒劍池洞流若病而暗若悲而噎者非斯石也耶斯石之能點頭也與其能言也吾與于既目睹而耳聆之矣顧猶流觀炎漢佇想于巨公兩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作雲陽草堂記

竹谿草堂記

去寶應百里而近射陽湖之東竹溪草堂在焉李子素臣所卜築也濱湖之地平田息壤規方數千里有潮汐以聚其氣有沮洳以流其惡有稻蟹魚菱以脂其膏風迴水襲土沃民淳堂之所宮宅也堂枕箕山之隈箕山墮山也蜿蜒奔屬下飲于湖堂依山架構

房廊迴複亭池高下山若委蛇盤折以相映望湖光山色錯互穿漏窗櫺几席依約浮動灌木千章榆柳雜蔭修竹萬竿烟啼露壓此谿堂之所由名也李子薄游燕趙憑弔陵市毀車束馬結隱姓名覽斯山也陵阜延亘草木蒙籠邵叟隱蔽堂其上有許由冢乎臨斯湖也朝而浴日焉夕而浴月焉成池并淵猶在吾池沼乎長竿切玉明竿四照撫母竿于龍材拂霜根之稚子將無湘淚猶班而嶢管未艾乎佳日清陰攤書雜誦天寒日暮倚薄長吟山陽之巨源慚其把臂東海之巢父終焉掉頭斯所以風世五君接響六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二

逸者也嗟夫此世中洞天福地去人間不遠羽人之丘君子之國亦猶是桑麻鷄犬之區也往者舟車南北渡長淮浮覽湖疏觀其流泉夕陽意必有神臯周原藏育其中今果然矣燕南陲趙北際中間如礪可避世者公孫瓚之五樓也仇池之穴潛通小有氏羌之所竊據也佛言世間深山曠野聖道場地世間龕人所不能見安知窪下之壞蛙黽之居非造物所秘恤以詒世之靈人開士耶一聞茅屋送老白雲吾將從李子授一屨爲菟裘焉而先爲之記俾朱書刻之竹節他日杖藜欵門或如張薦逃匿竹中不我見也

則以此文爲徵乙未嘉平月記

舫閣記

黃子甫及謝監軍事退居淮安於其廳事之左架構爲小樓顏之曰舫閣而請余爲記余嘗登斯閣矣縱不能二十笏橫半之小窓如竇上有拱斗橫跨客皆容頭俯躬墊中就坐此亦閣之最狹小者也淮爲南北孔道使車游屐過訪黃子者未嘗不攝衣登閣履齒相躡皆相與撫塵拂几飲酒賦詩如高齋砥室流連而不忍去嘗試穴窓啓櫺俯而視之頻官之尊嚴制府之雄傑民居如櫛屋瓦欲流未嘗不攢簇離立於牖隙也旋而觀之淮陰垂釣之水漂母之祠跨下之橋遺跡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七

歷然欄檻之下可指而數也又遙而矚之長淮奔流泗水迴復芒碭雲起之地鍾離龍飛之鄉山河雲物前迎後却粉榆禾黍極目騁望未嘗不可歌而可泣也黃子坐斯閣也伊吾谷蠡鳴橫劍之壯心得無有獵獵飛動者乎旣而酒闌客散焚香晏坐靜觀斯閣中坐客喧闐游目曠遠寬然有餘如是回心冥契禪門所謂須彌芥子互相容納者不恍然涌現于中乎我觀維摩詰臥病丈室見在毘耶城中四維不越方丈而人之縱步者自西之東自南之北竟日而不能至黃子坐斯閣妙悟斯理宿昔之籌邊說劍骨騰肉飛精悍之色猶在眉宇間固將如浮雲如昔夢釋然而無所有矣余

將以此間爲黃子之丈室不亦可乎客有笑于旁者曰昔者韓淮陰貪行乞食俛首爲市人所舛笑及其葬母則曰度其傍可置萬家今黃子架閣如鷄窠鵲巢耳以酒炙噉過客使載筆而書之如楚之岳陽黃鶴又扶摘歐陽公之文以爲口實淮陰人好大言多夸詡自秦漢以來其習氣猶未艾乎黃子笑曰夫子之言則高矣美矣客之揶揄亦可以供過客一解頤也請書之以爲記

西爽齋後記

子晉之長子華伯顏其讀書之齋曰西爽厥鳥目之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三

器塵招延郡西山于百里外移置筆床硯池間其託寄甚遠確菴子記之備矣余聞之昔者周原伯魯語不說學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夫所謂多有是說者則莫多于家庭私語間巷左右塾之間口耳四寸郵傳滲溺忽然而不自知也曰不學無害曰苟而可則詩書禮樂之分日薄而微噴隱瞽日流于小人之歸荀子曰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荀子之所謂陋馬父之所謂苟也子晉弱冠游吾門讀書考文沒身不倦可

謂能說學矣有教貽子再世不替誦詩讀禮親師樂交蛾子時術以勸學爲能事世有君子如閔馬父固將喜說學之有人而不復以不殖將落致嘆于周之末俗已矣華伯昆弟執喪以毀聞居是齋也將以爲檀廬焉將以爲聖室焉先人之手澤在是先人之書策琴瑟在是先人之居處笑語志思在是入室而儼然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肅然愼然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豈在離經鼓篋操縵安絃之外乎善歌者之繼聲也善教者之繼志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則唯是說學而已矣而又何他求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古

焉余于子晉之亡也一哭之後舍南社北不忍扁舟過南湖今于華伯之請記稱道古人之言以懋勉之既以幸子晉之不亡而山陽聞笛之悲亦可以少自解也作西爽齋後記

陶廬記

顧子伊人得宋刻蘇長公所書陶淵明集藏弄齋中晨夕吟諷名其處曰陶廬而請余爲記今世隱約之士俯仰無聊哦幾篇詩種幾叢菊咸以柴桑自命殆長公所云陶淵明一夕滿人間者此不足爲伊人道也余觀王子年拾遺記後漢田疇奉劉虞命奔問行

在得報還虞爲公孫瓚所害疇勸哭墓下臥于草間
忽有人道劉幽州來旣迎而拜相與進雞酒共言平
生之事謂疇曰子萬古之貞士也奄然不見疇亦醉
醒子年謂疇事死如生精誠之至通于神明淵明擬
古詩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聞有田子春竹義
爲士雄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止在
百年中淵明之與子春踪跡懸矣其亦有如子年之
云曠世而相感者乎子春雖不克爲幽州復讎卒能
運籌盧龍躡烏丸斬蹋頓少展英雄之畧伊人讀古
人書負當世之志其在今日自分較子春何如悠悠
攷齊才學集卷二一六

斯世世道變喪淵明之嘆百年吾以爲朝華日及耳
居陶廬之下誦擬古之詩夙駕當往非商非戎我知
其有慨然而太息者矣余近有病榻詩云無終路阻
重華遠只令南村訂卜居近局諸人共相吟咀于伊
人之意或有當也遂書之爲記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七

記

河南府孟津縣關聖帝君廟靈感記

丁酉臘月余自金陵遄歸王學士藉茅過別述關聖帝君靈感事而有請曰孟津城中有帝君廟土人號關爺莊壬辰冬亡兄無黨病劇無咎徒跣謁帝撞鐘伐鼓請以身代十二月十五日兄歿十七日無咎復撞鐘伐鼓泣告帝曰亡兄已矣妾有娠四十日一綫血胤男女未可知也無咎未有子而二妾皆有娠倘微恩于帝無咎生二女亡兄生一男則亡兄不餒矣

文齊有學集卷二十七

一

駢體

無咎願終身無子且捐三千金修廟以答神貺壬辰臘月廿四日長女先生癸巳六月十四日次女串生閏六月三十日亡兄子之鳳生無咎捐金脩廟斥三楹爲七楹崇臺綽楔歸然改觀乙未臘月無咎出司浙臬舉一子丙申元日別帝而禱曰無咎故不願有子而亡兄之子弱如不能兩存也願殤已子而長兄子撞鼓號咷津人見者皆泣四月抵浙六月無咎子殤亡兄子頭角嶄然如有神相今年無咎復舉一子非所敢祈也請夫子爲之記刻石廟門以詔介衆于是謙益乃握衣捧手作而言曰嗚呼藉茅有請于帝

君一不應而再應而其應也胎位錯互殤折踐更人謀鬼謀余取余求若叅語而謹諉若交手而博易豈不異哉雖然非有異也人神之道一也藉茅之事兄猶帝之事昭烈也當其捐軀殉兄血淚沾漚帝固已心許之矣人心天日風義感盪帝不忘昭烈忍遺藉茅于是乎矜靈肆應曲如所請俾得以遂其志而行其義世人以爲驚動奇絕而帝之于藉茅則固不違其諾責而已矣故曰非有異也其不許其以身代者何也世運下惡趙孝鄧攸之徒邈矣有一于此上帝之寶臣也吾聞上帝以時月巡省閭閻提孝友順祥者多益天衆則喜否者益脩羅衆則憂帝君上帝之耳目也其忍聽藉茅之請哉吾寶臣乎祈女而女祈殤而殤帝不忍孝友之士多所折閱詒以美子償倍稱之息焉神有目天有眼無曰帝有醉焉夢夢已爾神之所以旌藉茅也藉茅其終夾輔爾德用饗于上帝未有艾也嗟夫儒者大冠如箕破屣因果報應以爲烏有周公之求代武王不曰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乎文王之語武王不曰我百爾九十我與爾三乎以儒理裁之則文王周公豈非荒唐謾調之尤者歟儒者雅言天曰理乎爾神曰氣乎爾廟貌曰象設乎爾孟

津之廟垂旒袞衣神明赫職者亦土木偶人乎藉茅
徹福假靈撞鐘呌號求之于埋乎求之于氣乎蚩蚩
之氓聞茲靈感靡不目張齒擊趨風肅拜而讀書談
道理者或然或疑豈不悖哉謙益爲舉子時夢謁帝
北臺上取所乘赤兔馬揖送錫鸞之聲醒猶震耳厥
後洊更閔凶詔告不絕今因藉茅之請本天咫徵神
達載筆而爲之記或亦神之所不吐也按祀典宜稱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今稱帝君遵奉神宗
顯皇帝加封典冊亦以從衆望云

揚州石塔寺復雷塘田記

文齊才集卷二十七

三

隋高祖分布舍利命天下三十州同時起塔揚州于
西寺起塔今石塔寺其故址也隋唐以來壞成不一
崇禎己卯兵使者鄢陵鄭公發願修復掘地得天祐
四年石幢及小金餅舍利延三昧律師唱緣鼎新婦
舍酒肆斥爲伽藍末法中希有事也近寺有雷塘田
一千二百五十五畝寺僧開墾作常住田乃者開荒
清丈僧奉甲令估納價銀一千四百五十九兩土人
以備賑礙塘爲口實蜚訟不已節鎮牒下道府往復
勘覈斷歸常住立榜曉諭勒石寺門曰自今豪右奸
人借端吞占者罪無赦高座法師介立旦公住持是

刹屬余記其事以示永久余謂復田之舉有三善焉
有白有緇我疆我理依彼土之四姓按此方之三
以塞鋤耨秀之法行護持城塹之心一善也寺僧六
時焚誦九旬安居無事分衛之勞不給仰口之食力
田除饑餉租奉公可以解閑居暇食優游生死之謂
二善也營建則昧師經始恢復則旦公告成昧爲律
虎旦乃教龍成以人天眼目指柱末流衣復陶于互
寒解浮囊于渡海三善也而余則又發誠實言普告
四衆我聞常住田產一粒一毫供養十方出家賢聖
鳴鐘一響遐邇同餐福利冥資功齊法界嗟彼愚迷
吞陷結業飽盤餐粒米之欲易洋銅鐵丸之苦經無
量劫猶不衰止今茲垂涎設版吞陷不成則汝等之
福也亦往昔有微善因免此苦業也佛有五田以悲
田攝苦以敬田攝恩德今雷塘之田還歸常住則以爲
如來悲敬福田矣當知今日僧徒之赴愬清信之護
訶公府之斷決正爲汝等懺前悔後消滅貪瞋業果
凡爾磨牙鑿齒蠅營蚊嗜之衆生皆冥受佛天加被
生養于如來悲敬福田中而不自知也自今已往洗
心刮胃伐毛換骨改十惡爲十善化五毒爲五田爲
佛土之民食香國之飯子子孫孫耕獲此三寶吉祥

最勝良田受用不盡而況于其身乎昔者鄭公復寺有人據寺傍地不肯者夢金甲神人手劒叱之不越月而斃今之田猶昔之寺也據寺占田同業造惡神人之劒夫豈憚于再試乎汝勿謂居士言無徵不信鄭公建塔碑記大書深刻豐碑矗然天眼證明則有護世四王在是爲記

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記

吳郡之西山連山面湖精廬錯列華山居其中鳥道蜿蜒回旋複抱諸山如眉目著面華山如其藏府晉支公開山以後名僧大德息心行道搖松握麈蔚爲淨域萬曆間寺圯復作賢首嗣太如河公唱演華嚴疏鈔鶴舞石鳴四衆響附河公既歿以歲之不間講堂數楹未蒞厥工歲丙申之冬大中丞遼海張公係釐政成建立佛事申命拍俸尅期繕完落成之日汰公之徒舍光渠公卽于此堂重宣大鈔戶牖開豁天宇呈露圓音落落林木交應黑白聚觀合掌禮佛咸謂最後檀越功德懽軍也余觀華嚴中心王菩薩說諸菩薩所住處有二十二而東震旦國居四清涼以爲此約機緣所在說有方所若以實相言之則毛端塵裏皆有多普賢未有一方非菩薩住應知此華山

中一牛鳴地與震旦國中清涼支提那羅延窟等何異此中宣演華嚴法界極談與諸大菩薩所演說法何異張公受佛付囑乘願利生舉手搖筆因緣成就與善財童子彈指出聲入毘盧遮那莊嚴藏見無量百千諸妙樓閣者何異自今以往法筵清衆說法恒于斯晏坐經行恒于斯梵唄讚誦恒于斯公雖建牙樹纛指揮堂皇無量身雲重重滿現朝斯夕斯分身反聽常住如是講堂常聞如是妙法功德莊嚴與震旦諸菩薩住處有何差別哉余亦華嚴法界中人也故隨喜而爲之記

文齊才集 卷二十七

六

雙河衆香菴記

無錫縣城之北五里而遙介雙河之址有菴曰衆香水牯和尚棲息處也和尙初乞食城中不衫不履凡多聖少如古言法華梁溪人異之築菴以請欣然至止一日從定中起語其徒曰過此五六由旬鳥目山下有一老人無舌解語將沒巴鼻話頭拈弄筆墨普作佛事汝往鄭重致吾言巧作菴記其徒如其言蹣門以請余輒然笑曰汝所居菴吾足未嘗履其地汝之師吾目未嘗識其人也而欲使吾懸想而爲之記如人畫空落筆便錯不已難乎雖然汝姑意請之而

吾姑意求之吾未至斯菴未知其延袤若何若所云踞地之勝前則惠錫諸峰如墮如拱右則陽羨諸山如鬟如髻左若後則塔峯當牕帆影掛牖溝塍川原如迎如却旋目而思之如觀李伯時山莊圖如見所夢如悟前世固顯顯然在吾眉睫中也吾雖未識女師吾知其目橫鼻直眉居眼上猶夫人耳若其爲人孤行側出安樂自在竿木隨身婆和在口吾以人言意得之未嘗不與之同床而坐共漏而浴也昔者法雲秀有衆數千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法安訶之謂是痴人不足與語真點胸入叢林樞衣徐步

師問之荅曰前廊後院都是葛藤恐絆倒耳當今宗師如林付拂如葦開堂語錄如甲乙簿師獨能掉頭卷舌托迹于鐘魚寥廓之鄉豈其真有以自得自不滿其一笑乎其欲得吾記宜也吾聞九龍有木石居士具大辨才用宗門語句詮般若經如燈取影與枯師問答皆放光動地余願爲啞羊僧坐臥其側兩人應機答話舌頭短長常恐末後無卓錫地假斯文爲哂引奚爲不可記曰菴在雙河之東偏雙河者旗亭名也京江義興二水交匯亭前如兩人拱揖聚語已而分携抗手別去其西去者直下爲運河其東去者

折爲支河背官塘而抱村落風起氣靜堪爲阿練若地故少宰孫公所居今捨地者少宰之孫民部君共成菴者木石諸檀越也少宰故崇信法門厥孫善繼其志千年香火鬱爲寶坊後世志金湯者尚亦有徵此

吳郡西園戒幢律院記

郡城閭門外一拘廬舍而近有招提曰西園戒幢律院故工部屯田司貢外郎徐君溶之別業房宇靚深樹木古秀員外慕古人捨宅斥之以供佛也員外初請報恩茂林祇公宣木义戒于斯繼之者戒初最不二同皆以明律住持稱律院者所以揀禪講也律院而系之西園者佛以二人共構精舍名祇樹給孤獨園各從主人不忘始也院之有禪堂兩廡藥師殿淨土大悲堂以及齋厨漏浴百有餘間皆員外布金締構繼志而相厥成者其子樹紀也大雄之殿雲水之堂鐘鼓方丈以次落成助緣者緇白四衆而爲之植者朱某張某也捐俸錢造觀音大殿者撫院織造張周兩侍郎也院基址四十餘畝施供僧田三百畝者亦周侍郎也周公承茂林之後戒力圓明道風遐暢院衆恒二千餘指歲時奉戒者五千餘指法筵清嚴七衆雲集吳中毘尼窟宅于斯爲盛于是聚沙居士

受周公啓請爲畧記其始末合掌贊嘆而說偈言

佛于毗奈耶宣說修行義三無漏學中戒學爲第一
戒能斷三惡譬如利干將戒爲禪定梯非梯屋難上
生死海水中持戒爲舟船惡道無津梁戒橋爲濟度
末法穉惡兒狂僞染惡病戒爲大經方應病與良藥
闍廬古城外有院號戒幢律師代住持戒衆爲歛集
劫火燒焚時神天亦焦爛戒德所守護此地獨晏然
八關并六時初夕及後夜鍵椎晨相聞鐘鼓夕互答
腥風惡毒霧却避香燈帷譬如呪場中爲蛇畫境界
達哉捨宅人種此福智田彈指歌舞場化爲清淨國

文齊不愚集

卷二

七

普熏持戒香一丸徧十方十方怨殺氣翻染成吉雲
譬如脩羅宮兩下爲刀兵諸天得此雨遍地洒珠玉
我作伽陀頌鄭重告戒神護持毘尼窟戒幢聚不倒
如有惡人鬼侵犯戒壇甄頭破爲七分如阿梨樹枝

地藏菴記

縣西城卽阜以陴旁陂立東嶽殿面勢軒豁直西十
五步有地藏菴菴西二十步抵西譙門而山城盡菴
故大石山居隙地孫氏長者齊之施無盡上人初菴
供地藏菩薩架閣繚垣農力耆事今比丘象游也諸
佛菩薩剎幢相望此獨奉地藏者惟菩薩以大悲運

大願弘大道濟大苦慈悲拔救如六官之有典司焉
此聚落在閭浮提不直一網孔三毒五濁習因交報
種種具足菩薩悲之愍之與四洲三界等也昔者有
唐之世有人墜冥菩薩誦夜摩偈救地獄苦開示三
世唯心一切心造但了唯心卽空地獄今欲仗菩薩
願力拔此土沉淪使刀塗血路風扇業迴銅柱鐵床
塵飛禔息憑茲雄堞樹此支提未及百年已經小劫
徵其利益蓋有三焉此菴旁倚麗譙俯瞰閭閻幡幢
落影飄拂旗亭魚鼓流音繁廻屠肆千家醉夢閃此
一燈萬井稠林開茲半偈方墳高顯佛樹浮圖城門

文齊不愚集

卷二

七

脫閣經安神呪菴之宅地可謂高顯懸燈表剎莫此
爲宜利益一也採芳士女隨喜法筵躍馬兒郎迴鞭
精院翁媼炷香而邀福樵牧插燭以祈年莫不頂禮
慈容霑濡悲願植上昇之種子翦捺落之根芽片善
染神如磁吸鐵萬病掃雪若火銷膏利益二也菴東
遷迤祠祭參差祭賽則簫鼓喧闐報禳則紙錢騰涌
神居旣盡佛鐙瑩然清曉齋蔬斷血肉薰蒿之氣中
宵梵咀息威靈香火之緣護戒善神常依佛座雲車
絳節每肅穆以來朝八部四王用係綬而相助福我
毗庶攝彼人天利益三也唯茲末劫運值沉灰執草

芥以爲兵憑身口而相噬鬼母日啖九子血吻猶饒金翅頓食四生果腹未飽邪山毒海長此安窮整慮易心勿云少待惟慈悲爲療生死之上藥惟救苦爲渡幽沉之大橋相與歸命慈尊津梁惡濁消殺機于積劫迎生氣于當來此土之人可不力與象游扣請老人俾爲菴記乃書此語刻陷壁間用告來游來觀之人并以勸勉護持此菴者若九華之地藏開元初自新羅涉海其名偶同耳僧伽大士杜順文殊應化不殊示跡有異今日此爲奉九華香火則諉矣必也正名請徵斯記

太原王氏始祖祠堂記

歲在壬寅王子兆吉立八世祖學錄公祠堂于先墓之側客有問于王子子爲習于禮者王氏之得祭始祖禮與王子曰祠祭之禮古今異制援先王大宗小宗之法以行于今大夫士之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準古之別子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古者始封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天子之祖有天子祭之也始爵之大夫不敢祖諸侯也諸侯之祖有諸侯祭之也適士官師祖稱以上有司祭者亦然今也率循古法大夫不祭高曾士不祭祖則胥爲若敖之鬼而

已矣程朱之議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吾做焉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自吾之父母等而上之至于始祖父復有父祖復有祖反古復始一人而已祀祖稱而遺始祖都邑之士之知尊稱者大夫學士之知尊祖者其去野人之何算者無幾矣吾之祀始祖也別于世之忘祖者也今之世吾惑焉族屬之不問而貿販譜牒胥路人而祖稱之也其亦胥祖稱而路人之也吾懼焉吾之祀吾始祖也別于世之多祖者也王氏靖康南渡錄汴徙吳至正末學錄公自江陰徙常熟準古宗法學錄爲始遷太祖衣冠第宅三百年稱山塘王氏皆學錄之貽也吾里中喬木故家長老日以漸盡後生小子不復服高曾舊德吾滋懼焉食貧農力以樹斯祠宿戒子姓歲時薦享俾其仰而視俯而思無或衺紕褻梁黍而忘吾祖之葦路藍縷也無或膏唇舌猾齒牙而忘吾祖之壇宇繩尺也無或飾面弓足衣諸于繡闕其所自生其爲饗食也大矣古之祭孫爲王父尸斯禮也今亡矣等祖稱而上之以尊吾始祖爲王父尸也者則亦爲始祖尸者也座尸而食北面而事尸有

其舉之雖以尸始祖可也而况于廟祀與雖然禮失而求諸野國有悖史越在草莽盡訪而徵諸舊史氏聞之曰王子之志備矣尊始祖孝也嚴譜系義也敬宗合族下治子孫仁也實其言鳧鷖之五章取公尸焉豈唯長王氏而已遂序次其語爲記俾刻石陷置屋壁且以徇夫邦人子弟學錄公諱裕字均才王子名夢鼎天啓丁卯科鄉進士官吏部司務

王氏杖蔭樓祠堂記

宗法之亡也以近世士大夫不講先王大宗小宗之義有家祠而無宗廟也蓋封建既廢古今之禮典懸

收齊有墨集

卷二一七

十三

矣古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非諸侯之庶子則公子之始來在此國者今亡之矣繼稱爲小宗五世而遷者則有之而宗庶廟祭之制靡有存者有人于此宗支繁衍子姓富厚一旦舉行大宗之法訪求側微寒餓之一夫舉族宗之雖百世爲之齊衰九月其可行乎又有人于此兄爲庶人弟爲大夫大夫主祖禰之祭庶人幸得分其餼餘今將使庶人以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而庶人主其禮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其又可行乎時異俗殊禮之窮而不得不變也久矣眉山蘇氏知禮之變者也謂先王制禮獨小

宗之法猶可施于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後世論宗法者莫善于此而世亦莫之宗也吾里司銓王兆吉氏立世祠于虞山之南軒祀高祖竹溪公而下四世復構樓于西偏列祀同堂兄弟十一人以小宗之義考之自兆吉立祠則竹溪公爲高祖祠守竹兄弟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祠山城兄弟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祠水濂笠洲兄弟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祠同堂以及方輪則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一身而事四宗與大宗爲五上下五世衆然具列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備矣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宗子之廟而有其廟無適長下正之宗而有其宗亡于禮者之禮也昔者曾子問庶子祭而夫子之荅則引子游之徒以正之首其義不誣于祭兆吉其猶子游之徒與申明眉山小宗之義存宗法于既亡誰曰不宜惟王與我世爲婚家年家祠中同堂十人狀貌魁然衣冠儼然吾猶及見之我先君嘗曰王錢匹也而王氏則滋大矣向者墳墓之訟韋布之宗老鼓篋之小生相率摩厲致死墓門拱木其氣鬱然吾叔父衰老受侮王氏羣從抗手并禦如牆而立勢家逡巡目遁婚姻孔云吾未嘗不永歎也吾錢氏能如是乎

收齊有墨集

卷二一七

二

先君歿四十餘年而其言益信余衰頽老忘慙負萬
萬于兆吉之請記也有深慨焉謹識先君之遺言以
告司祔而兼以示吾子孫

王氏南軒世祠記

吾里中山塘王氏稱喬木世家有世祠在虞山城西
劉永定公之右个王氏四世自竹溪府君已下簪纓
蟬聯皆作主享祀于斯歲久漸圯王之後賢司銓兆
吉氏夙夜明發永懷先德量工命日斥其舊而新之
展序靚深丹堊完好本高曾序昭穆歲時伏臘率羣
從子弟致齋奉薦其祭之稱曰孝子孝孫曰曾孫某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七

十五

兼士與有家之辭也君子謂王氏之祠知祭義矣昔
王氏之老笠洲府君與先祖同鄉舉其孫梧州守復
偕余舉南宮兩家婚姻洽比熟知其家風馴行孝謹
廩廩德讓君子也流風澆薄家訓剝敝衣冠華胄天
屬近親靡不家饗臯羹人懷鳴嚮惟王氏子弟係世
亢宗冀除墻屋詩人急難禦侮之餘風猶有存者井
邑既遷閱闕未改兆吉氏束脩勵志以尊祖敬宗收
族爲能事修飭壇墠蠲絜豆遵傑然建立在沉灰劫
火漂零焚蕩之餘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豈不信
哉祠趾爲虞山西麓與大石相望懸崖削壁俯臨萬

瓦南窻面尙湖朝雲暮烟浮青嶺碧夕陽翻照綠金
絢紫雲旗赤羽昱耀于几筵棧枓之間孝子慈孫有
事于斯者其能無倏然肅然洞洞乎如或見之也耶
若夫少年英妙觀西汜之景而思咸池之暎則可以
唏陽九奮朝氣通人長德覽懸車之昭而脩懸鼓之
觀則可以昇神明扶暮景凡所以念祖德詔後昆俯
仰堂構固將有取于此詩不云乎匪棘其欲聿追來
孝我知兆吉氏之猶遠矣是爲記

錢氏義莊記

吳越武肅王之裔散居江表其在太倉則有中丞浩
東齋有學集卷二十七

十六

川公公忠長德爲萬曆名臣其子封給諫君劬先
後做范文正公家規建置義田養濟羣族寢疾彌留
執給諫君之手諄復謹誨給諫君泣涕受命斥負郭
之田三百畝經營規式一如高平故事請諸公上復
其徭役謂宗老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石以垂永
久謙益初通籍從中丞公游辱以弟畜我具悉其生
平制行篤行力學信道守職器量風節確然以文正
爲師表企而齊之者也文正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
數賢子熾昌競爽封君胚胎前光脩後門寒素之行
損衣量食敬宗收族方文正之子無不及焉文正有

孫之柔官左司諫脩復義莊中嚴規矩亦猶中丞之有給諫錙侍講所云立身承家無媿乃祖者也有宋開國仁厚養士積累再世逮于仁廟文正始應運而出思國家祖宗功德流唐漂宋積累二百年迺至萬曆以其時數考之則有宋慶曆皇祐之間也中丞父子丁一王之興運際累朝之休明于是乎有祿賜之入有廩稍之餘有節鉞蘭綺之光寵燕翼貽謀係世滋大得以收卹其宗族而繼述其志事繇是觀之世德作求豈獨家門之盛事哉維國家承平綿遠涵養淳厚深仁久道億世未艾于錢氏之義莊益信而有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七

七

微已矣余嘗過燕趙之郊矣周原膴膴溝洫繡錯我疆我理千倉萬箱滄桑更置之餘朝而田畯焉夕而爲流傭矣夕而婦子焉旦而爲溝瘠矣泔羊羶首黃鴻在野鬼神狐祥無所得食其况丰容暇豫庇本支而聚族屬乎今吾錢氏于此邦也義莊秩然義廩殷然伏臘有會雞豚有社士食舊德而農服先疇夫孰非祖宗之流光朝家之膏澤可不念哉可不敬哉自今以往錢之後人食義田之粒必將曰此一升一龠莫非國家之粟米也衣義田之桑必將曰此一絲一縷莫非國家之布帛也給義田之食以喪葬嫁娶必

將曰此生養死送同歌哭而長子孫莫非國家之生成長育也仰父俯子戴天履地油然而忠愛生勃然而報稱作無愧文正之鄉人斯無愧中丞之後人矣昔者紹興中范有曾孫直方述忠宣之緒論曰先文正置義田非謂斗米足縑便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中更南渡嶺海召還兵火焚燬之餘長幼二千指聚拜墳下慈顏恭睦皆若同居近屬然後知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今給諫經理義莊卒業崇禎末年而乞文刻石汲汲于此時也追文正之用心撫紹興之遺跡祭必有先丘不忘首其不徒以述祖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七

七

德貽後昆而已也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給諫之念之也深且遠矣余故推原其志意謹而書之以附于公輔之後中丞公諱桓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封給諫君諱煥歿而從其父祀于學宮給諫君諱增崇禎辛未進士今官戶科右給事中

督漕李石臺使君去思記

凡方嶽監司大官下逮郡邑吏任滿拜除邦人必遮道攀留塑像勒碑刊陽木斲貞石相勸惟恐後若左官覘抵者則例無有豈古之所云見思敵緇衣而芟甘棠者胥在彼而不在此歟督漕憲司江右李使君

視事經年漕政治辦考課當第二用漕折不中額免
官余衰病閩戶邑之耆老子弟踵門請曰自漕使開
署吾土建節相望兵荒鉤連徵求填委運弁豪虎旗
軍封豕胥徒鬼蜮交關滿歲漕告竣民間脂膏骨
髓捲地盡矣牙章虎符驚踊郡國及爪往還曾不識
使君誰某數于何有而况思乎今吾使君之來也周
爰咨諏爬搔病苦計口食俸痛自刻勵集漕衆而誓
之曰吾洒濯飲水洗手將事必不忍奉東南數萬億
瘡痍赤子膏汝輩血吻于是鋸牙齒耳之徒如墻而
進樹尾而退梗稻既北吳猶有民誰之力也吾儕小
牧齋有集

卷二

七

人獨其利者爲有德歲時伏臘閭閻兒女猶使君之
在此堂也惟是南山片石思人譽樹媲美于前政之
遷除者國有人焉敢固以請余逡巡未及應諸生秀
士樞衣而前曰父老之致辭善猶未既也今夫達官
能人游光揚聲傳遠公卿者生祠堂屋幃幢刺天或
夷爲洩牢矣跌龜護螭黃金填字牧敲火而牛羈角
者有矣白樂天之記鮑信陵也孫可之之書何易于
也詩不過短章文不滿尺幅至今人頌慕之不衰吾
不敢以信陵易于蔽使君而竊以樂天可之徵夫子
也使君胡床挂壁襍被蕭然寒窻竹几篝燈夜讀書

聲琅琅與銅籤相應文士握別每雜誦夫子之文以
相勉然則父老所謂蒼苔白石有愧詞者峴首之山
淵豈有徵于此乎夫子將奚讓余惓然受簡揖諸生
進諸耆老而告之曰父老思使君則善雖然爲留使
君謀則疎誠能選擇雄駿子弟裴根蘭足條使君治
狀投匭而叫九閭卽朝上夕報可耳不此之爲而謀
諸腐儒老民炙枯竹汗蠹簡幾有聞于後世石不能
言不已愚乎言既耆老潸然泣下禁不置答余慙慙
不忍復也遂援筆書其語俾刻石以爲記使君名來
泰字仲章撫州之臨川人嘗督南學有譽望士大夫
稱爲石臺先生

卷二

三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墓誌銘

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端劉公墓誌銘

明之二百五十三年當萬曆之庚申期月三朝國運促數故相南昌劉文端公定議移宮鎮撫社稷歸狀爲一代宗臣在事三年而去位十三年而卒謙益罷免家居孤斯疎具行狀請爲隧道之銘曰微公誰銘吾先相國者遭世多難未及爲而斯疎又卒孫元釗申請益力乃喟狀歎曰謙益萬曆舊史官也定陵敘齊有學集卷二十八

復土奔喪入朝移宮甫定國論延辨歷歷在聽觀中游歷坊局與聞國故公與羣小水火薄射不相容貫皆淡知其所以狀其忍不抵灰奮筆別白涇渭庸以婢姁黨論偏錯青史謹按庚申之八月光宗皇帝宅憂嗣復卽日拜公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蒲州韓公並命光廟仁孝事鄭貴妃如母李選侍受其餌關通扇動光廟屬疾馮几見羣臣選侍紅袖闔御幄推挽皇太孫傳旨封皇太后皇后公要廷臣力爭而止八月晦光宗賓天中人李進忠等闌軋清宮門不聽羣臣入臨比入舉哀畢公詰問羣奄皇長孫當樞前卽

位今不在者何也羣奄東西走不置對秉筆太監王安喏曰選侍匿禁煖閣中不得出一步可若何公整襟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趨而入上見安至呼曰好伴伴來救我安軟語選侍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令一出卽返選侍領之且中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疾趨而出公亟迎升輦比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還遣使追躡者三反公傍輦疾馳掖上升文華殿登寶座卽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狀後擇吉告廟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羣臣上箋勸進畢選侍猶趨呼還閣公亟奏曰乳清未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二

淨殿下請暫居慈寧上色喜顧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髻閣下伴我我乃無恐公髭微脩上希見外臣故目公云耳翌日冢宰周嘉謨御史左光斗疏請移宮羣閣喉選侍要上盟垂簾詰問杖殺左御史首輔德清方公議展移宮期公不可曰先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也可姑緩耶選侍卽日移一號殿而天子還居軋清自是移宮之案立矣先是光廟病不能自力兵科掌垣應山楊漣抗疏論官府事上特召見俾與顧命漣退而告天誓判灰命報玉凡入臨拒門升殿梃輦羣奄持挺叫呶

聲勢遙涌連大罵奴才手格披靡叱首輔折大奄抗
論于朝房松棚殿廷日以十數而移宮始決公每追
理前事歎且泣曰當天位未定朝士吉服立殿下日
高不聞宮中聲咸譁曰事去矣相顧不知所爲吾扶
輦至文華殿百官踉蹌隔數百武交踵莫敢前獨楊
給事一人奮髯瀝血聲撼殿陛今日事定朝右以給
事爲口實豈不异哉公受遺決策鎮定危疑與楊文
忠徐文貞相似而其事權有不侔者公受事彌月得
君未久也位在太輔枋政未專也上御文華時英國
公惟賢奉右手公奉左手首輔紆曳履將安之乎我
牧齋有集 卷二十八

趨移宮使議展期非條朕左右袒乎爲主伯易爲亞
旅難爲亞旅易爲亞旅之主伯難政不一門勢有多
變前軒後輶左支右吾公之苦心殫力殆有百倍于
新都華亭者艱難獲濟甘苦自知而以將伯助余歸
其力于應山古大臣心事惟可與天地鬼神道也上
既御極德清移疾公矢心當國謂朝廷以法祖爲先
臣下以奉公爲要匡主德重疆事扶衰幹蠱知無不
爲而大端則在乎以人事君神廟三十餘年舊德遺
直廢籍填委壹以大行遺詔從事白首蒼艾布滿九
列闕門開牕士氣鬱朕海內喁喁向風矣移宮甫竣

選侍名下李進忠劉朝等盜內府秘藏過軋清門而
仆金寶累累臥地下上遣大臣驗視案治甚急羣小
爲奄畫策曰上怒亟獄未易嚮也內庭喧傳選侍移
官日跣足投井語狼籍不可聞上冲人以違先帝爲
詞易撼也司禮數倖直忤旨羣愬安貌上位把持法
司上必怒而逐安如此則移宮之案翻顧命諸人可
盡逐而大獄解矣于是臺省請安選侍議寬盜獄更
番詭辭以嘗試上意上初怒言者累旨鐫責公力救
乃免及司禮安以強諫讒成魏忠賢阿姆用事上意
蕙狀盡解而羣小乃壹意攢矢向公東事日亟朝議
牧齋有集 卷二十八

謂非舊撫熊廷弼不能辦遼上遂起用經略而言者
交章擡公公面奏曰臣知君父爲尊封疆爲重恩仇
禍福非所計也上亦心念公舊勞委任如故而客魏
積不相容言者益撫拾不已自是去志決矣公司票
擬持大體明國法抑浮夸遏僥倖引繩切墨不少假
易盜庫之獄上傳饒死羣奄辨疏徑下法司公引例
執奏封還原本則中外交恨魏忠賢故各進忠懷陵
工邀敎公援祖制內臣非司禮掌監及提督陵工不
得蔭弟姪票止加恩三等又數救言官攻阿姆者則
客魏交恨烏程相由客魏入以募兵要寵與劉朝比

而興內操言官糾劾弄兵公爲之主則閭閻交恨謂遼事鑿空捕風東江不足倚西援未可信而議棄廣寧者三尺不可貸也則島帥寧撫與逃臣交恨于是羣小謀翻移官者含沙噴血詆闢萬端上亦無如羣喙何矣抗疏求去十二上乃得請歸三年應山逮詔獄考成要典既定詔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至是而移官之案始結嗚呼國家官府之際難言之矣光廟毓德東朝三十餘年神祖無金寒玦離之心宵人構易易枯菀之際一旦長主臨御宮庭肅穆狐焉城鼠焉社神焉叢彼于社稷何有庚申九月之事公與

朱齊有學集

卷二十八

五

應山挺身奮臂奪幼君于婦寺之手其爲國家謀則忠矣而詆邪醜類未有不膽戰毛豎幾其萬有一敗者也皂衣赤棒瞋目而拒官門者李進忠等諸人耳羣小之囊身假面負塗豕而伏戎莽者不知幾何人也黃金火齊負重而伏禁地者劉朝田詔諸人耳羣小之飛頭傳翼移銅山而攢金穴者不知幾何人也護選侍綬詔獄諍封疆簪筆飛章者賈繼春等諸言官耳羣小之機關制使線索提掇簸弄于陰陽人鬼之間者不知幾何人也公在事逆閹猶知憚公如反出反入之水猶可提捍公去而大獄煩興衣冠塗炭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元氣凋殘殆盡雍流滔天莫知紀極夫朕後知公于國家以一身爲止水之舊防而痛恨羣小之斬而掘之也亦已晚矣應山之葬謙益論次其事以爲公之歿不歿于擊闥而歿于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闥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世以謙益爲知言今援以論公之進退雖異代而猶信不亦悲夫公白晳疎眉長身玉立與人語聲可貫耳與其兄中丞樞部號爲三劉萬曆乙未偕樞部舉進士選庶吉士家居七年授檢討乙巳中丞以考功掌計四明相屬公祈免其私人所謂四凶者公堅辭曰官各

朱齊有學集

卷二十八

六

有守非所敢知也在坊局歷贊善洗馬諭德庶子升國子監祭酒繇少詹事轉正掌翰林院事丁巳內計羣小大索黨人謀盡逐詞林名賢若武進孫文介高陽孫文忠江陰繆文貞輩而謙益亦與焉公歎曰館閣眉目賴此數公吾敢愛一官不以殉衆君子堅持之皆得免浙人諺曰他司大熟詞林無收謂是舉善類盡斥獨不克逞志于詞林也公用是爲院長四年不遷頽然負海內公望而卒受黨人排竿亦坐此也丙辰八月充東宮侍班官光廟戒心狙擊間于憂疑公請對曰呼嵩稱萬壽遂稱引南山樂只萬壽無疆

之詩歸本忠孝以開廣其意光廟信口應曰讀史惜
三餘公拱手進曰大禹惜寸陰卽殿下今日之心也
敬爲太平令主賀于時拜手颺言唱頌睿質流聞禁
近用意在密圖擁祐光廟溪倚之故卜相首及焉熹
廟登極踰月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
次歲大婚升祔慶陵三禮成階由少保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官由戶部尚書改吏部殿學自武英進中極
建極皆與蔭而定陵黔川功得辭免德清去上宣諭
稱首輔再三控辭以須福清之至福清初有問于公
已知其避席延佇始爲釋朕公終不自明也高陽負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物望諸邊略人或問高陽是將爲蔡澤代公公弗省
密揭薦高陽宜大用居無何高陽以宰相督師亦自
公發之也公以忠誠結人主以誠信遇士大夫不以
建白博名高不以虛聲籠物望于六曹有綜理無刻
削于言路有援救無煦煦開誠布公引咎分謗有勞
人長者之風國是參差風義感激未嘗有一言半詞
少自貶損辭朝日具疏自列其略曰鼎湖上賓事變
倉卒爾時光景皇上知之在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
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庭
者遂以論訛去計亦皇上所深憫也禁聞秘密非臣

所知但思先帝龍潛之日皇上鶴禁之中翼戴何人
調護誰力扶掖鑾輿抗遏要挾當日指以爲功今日
構以爲罪上下千古呂強張永業與李輔國魚朝恩
法戒昭朕臣願後人毋但爲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
子當以君父爲急發東朝持挺之奸者目爲生事消
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
臣所未解也公以孤危一葉之身繫朝家九鼎之重
忠言苦語臨行彌切蓋不難臚列憂危磨厲當宁而
難于區明忠佞詞牒人于息休擇肉之日又不難軒
豁眉宇激揚忠直而難于吹噓枯腐表賢奄于營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離散之餘嗚呼豈非光明俊偉以道事君之大臣與
公去奄黨時公未已本兵張鶴鳴用公推轂起興奸
細杜茂獄謀連染殺公司寇王莊殺公紀閹實平反
一夕內降斥去而公誣亦得白奄復用劉朝行邊南
北奸人劉廷元霍維華等持三案益急公從容語所
親吾孤生餘年命如懸絲仰賴九廟神明與一腔心
血耳彼以三案段我則與應山同日彼以封疆殺我
則與經略駢首持忠入地復何憾哉讀書譚道危坐
竟日坦朕若無所與者越五年崇禎改元天子鑒公
孤忠復原官致仕補給誥命俞吏垣章允儒請遣行

人賞詔存問公拜疏勸上清心勸學脩身親賢以票擬歸綸屏以獻替責揆路又謂先帝以大有爲之質掩餽于鹿馬之奸殺元良變祖制狀忠直一切歸獄人主請爲先帝雪此大痛老臣忠愛朝著咸傳誦歎息望公再起以崇禎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薨年六十有九訃聞輟朝賜祭葬如夷典有司議謚曰文端公諱一燝字季晦先世出漢廣陵王荆晉大興中徙丹陽再遷玉山有允迪者由德安令歷兩湖置制使其少子遷豫章豫章三世祖亨舉宋進士十四世生廷璋于公爲曾王父廷璋生仕沃仕沃生陝西左布政使曰材曰材生三子長中丞一焜次兵部郎一煜公其季也廷璋已下皆累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公妻徐氏贈一品夫人生五子斯琦斯瑋斯琬斯琰斯琰取孫幾人曰元釗等葬在某邑某鄉之諭塋謙益辱公道義之知掌院篆時移文郡邑敦趣史官里居久次者意實在謙益欲援以自助也居史館頗以埽門自引聲跡落穆公歿而哭之慟今爲公誌据見聞徵實錄不敢有一字文飾實以是報公銘曰

國有易名論定蓋棺四十年間有三文端秩秩山陰羽翼東朝芒寒色正望在斗杓藹藹歸德扼于金虎

東齊有學集

卷二十八

九

東齊有學集

卷二十八

一

賜虞不驚善類斯祐南昌步武姬彼魁三艱危受遺憂心如倏虞淵曜沈金樞御促手捧初暘以升扶木綴衣再設垂簾屏息廟社又安不動聲色國有大畜與國存亡蠅則搖翅蝨惟食根鄭李連枝客魏扇醒九首磨牙八狼盈口公之在位泰將大來唐天不堊虞門弘開公既去國政歸刀鋸天心盡傷國脉單露天之方蹶毗爾才賢南昌在廷高陽在邊楮柱國成疆理戎索豈無漆梓亦有藜藿內戎婦寺外戎螳蜋羣小居中蟲蠹牙孽非鬼非食慙置老成風雨雀鼠大厦以傾宗臣在天扈從三后擁護赤符顧瞻朱味

豫章崔嵬西江縈帶堂斧畢如丹青未沫徵文汗竹斷銘樹價元龜在茲敢告來者

明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貞敏梁公墓誌銘

國家當萬曆初爲鴻朗盛際冲聖踐祚宮府肅穆江陵張公以精強沉澁之才挈持綜覈三事大夫靡不專營魂指肝腎農功耆事勝任稱職少保眞定梁公其眉目也梁公任本兵浙江羅木營兵諜焚刼撫臣捶而投諸淖朝議洵洵江陵徐語公推一好巡撫往足辦耳朕必起外吏知兵事者乃可公屈指計曰張

少司馬佳胤起家滑令禽劇盜斯其人乎江陵曰然少司馬遂命往三旬而浙變定余初入史局長者爲余言二公握手細語不出兩三言而亂兵橫卒首伏于三千里外謀國舉棋者當如是矣余心識其事嘗爲梁公孫中翰維樞論次其略今距梁公歿五十有八年矣老人多忘朝家故事忽忽不復記憶而猶以遺民舊史誌公隧道之石此所以徬徨屏營一執簡而三歎者也公諱夢龍字乾吉其先山西蔚州人洪武初徙家真定曾祖劍杞縣訓導祖澤成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父相繼室崔氏以感異夢生公公

朱齊有學集

卷二十八

二

官省垣始受封釋舉子巾服及見公致政而歿公脩眉炯目白面長身葛儻具大人相八歲喪母哀動路人年十四新鄭高文襄公計偕過真定執手旅舍盱衡抗論高公歎曰郎君國之寶臣也酌酒再拜定交而去中嘉靖壬子鄉試明年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請外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吏科都給事中公諫諍侃侃持大體極論李吳二冢宰營私招權朝右悚息慈溪袁文榮公以撰立稱上意將其拜公抗言相臣宜用學術純正名德宿望足以鎮華夏服中外者奉嚴旨詰責久之得解還順天府府丞河決徐沛

議擇卿寺有才望者管理新河袁公在政府颺言曰才無出梁府丞者矣遂出爲河南管河副使任滿陞陝西關內道左叅政分守花馬池公博聞強記訪求掌故儲峙經濟由省垣外補重自鋹礪至是益自喜以爲當敵衝要可以諮邊情曉戎事也既受事嚴申徵備廣設方略練習如老邊吏條論備邊五難鑒鑒中利病雖官監司三邊隱然以長城屬公累遷山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所至頒布條要刊削闡茸不事苗蔣髮櫛一切治辦在山

朱齊有學集

卷二十八

三

東親歷海島禁遼海流民不得徂伏內地盤牙仇殺在河南用沈命法捕盜禽獮中原盜賊俾無遺種爲國家積灰徙薪長慮在百年以前非凡所知也萬曆元年徵拜戶部左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六年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公謂國家備禦九邊按圖畫地方冊具備邊臣無他奇謀只在辦實心幹實事耳以疾病爬搔體察南北軍情四鎮諸路標營疾苦以堵牆儲胥勾稽墩臺亭堡瞭望收保如堂閭庭以僮奴乳哺勤恤傳烽夜哨偵探屬國與夫擺邊伏路罷校退卒日營手畫口決指授

行之期年邊備修舉而其大者則在乎駕馭大帥
牢籠豪傑咸少保繼光李寧遠成梁嘯咭宿將目
無文法吏一皆就公條鍊願效臂指當是時諸鎮
皆受成于公捷開必推功歸美不自己出諸大帥
益心服公最公六防竣事四報大捷先後上首功
斬首至三千四百九十一級渠首三十九級獲馬
至三千五百九十五疋駱駝九十一隻盛甲器械
無算上以奇功可嘉累賜勅獎勵在鎮踰年就任
加兵部尚書邊牆功竣加太子少保三年考滿再
陞子至錦衣衛百戶世襲賜白金文綺間以飛魚
衣齊不里集卷二十八

坐蟒錫予便蕃命使綏綏近代邊臣未有也九年詔
回部管事條上部務闡茸者四事及革民間種馬
定土官承襲皆著絜令載在會典次年推吏部尚
書上特簡點用江陵既歿言官承當國風旨蜚語
及公公抗辨求去三上乃得請林居十九年考終
正寢萬曆壬寅之元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天啓四
年高邑趙忠毅公歷敘公生平大節訟之于朝得
贈少師賜祭十壇偕封一品夫人馬氏合葬東岡
之賜坐鳴呼萬曆初年朝者精明中外教勵士大
夫如昧旦禪面朝陽晞髮公于此時擁旄雄鎮執

訊獲罪以其身任國門鎖鑰何其重也政枋更改鈞
黨刺促公去位之後朝政盡戎索墮朽蠹中暮氣
道盡場之禍孽牙于咆草蘊崇于枯矢而馴至于
不可爲撫今追昔按公之進退而參合于國故哀黃
消歇汗青翳朕以金銷石泐之餘爲覓見霜落之候
天乎人歟斯則可爲痛哭已矣公以冢宰告老太公
猶健飯公偕馬夫人扶携侍膳如嬰兒稚婦以其間走
馬射生謹舞擊弓以相娛悅蓋三年而後歿既免喪
歲時踏青上冢巡行田舍夫婦並駕小車子子女及
內外曾孫男女五十餘人羅列輿傍扶輪叱債牽衣
衣齊不里集卷二十八

繞膝誰呼上壽鄉人聚觀讚歎以爲神仙而夫人又
後公十六年年八十六而考終國運休明元氣磅礴
既醉五福總萃于公之一門非偶朕也公生子四入
忠思慈志並承公文武蔭其後益蕃以大孫男十二
人女十三人曾孫男二十人女十六人玄孫男女三
十人忠生維樞山東武德道僉事而維本之子清寬維
樞之子清遠今皆吏部左侍郎維基之子清標今兵
部尚書于是參政增脩家狀司馬暨兩少宰撰幣致辭
實來請銘銘曰

恒山北嶽上扶輅門寶符在代是生偉人降人析木
受姓大梁經文緯武恢我皇綱乃儲中秘乃拜名垣
三堦色正五緯芒寒戒彼翰音策我驥足發礪維新
駕車就熟爰長方岳爰領旌節倏倏威望瞽服庭虎
帝眷蒞遼惟我左輔汝歸視師孰敢余侮橐兜載轟
豹尾神旗六防四捷露布交馳帝曰念哉汝歸弼予
夏官冢卿喉舌帝車功成身退赤舄居東飲御燕樂
壽豈令終公神在天左右神祖衮衣繡裳雲車月斧
公澤壽後繹繹疑疑詒我豐芑作令晉梓東岡之阡
高闕嵯峨豈無樵牧鬼神護訶塵蒙金盃灰沉玉檢
敬徵閭閻庸嗣琬琰先民有言匪本曷思鑽石刻辭
維以告之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
侍讀學士石門許公合葬墓誌銘

天啓壬戌國方夷之初旦制科得人爲盛臚傳首茂
苑文文肅公庶常擢會稽倪文正公漳浦黃石齋公
暨吾邑許公余在班行羣公謂詞林有人舉手相賀
旣而文大用以復隍貞吝倪黃晚用以過涉終凶許
公則不遂不退入于坎宮以竣迄于今井竈堙夷宿
素漸盡余乃以玉遺荒茔漬淚而銘公之墓悲夫公

諱士柔字仲嘉學者稱石門先生其先宋南渡居江
陰國初徙邑東唐市祖汾布衣居胡裏懋幕下叙平
倭勞官神武衛經歷父儻字伯彥娶馮氏生公伯彥
高才強記授春秋于先宮保爲入室弟子不事生產
落魄好大言里中兒呼狂生如漢酈食其則大喜其
教子治文武二經文經除爾雅加家語胡氏傳爲十
四武經加握奇經爲八公諷誦皆上口踰年而卒業
搥筆凌紙奇怪涌出余見而驚異之孫子桑遂以女
妻焉貧益甚脫身游外家焚膏吞紙盡讀其所藏書
文益奇都人士莫敢梯接萬曆戊午舉于鄉壬戌舉
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子授簡討得封其父母持
節封楚藩踰年丁外艱崇禎戊辰服除纂脩神熹二
廟實錄管理誥敕陞侍講兼經筵講官皇子生覃恩
贈父及二母辛未分考會試癸酉陞右春坊中允歷
陞諭德左春坊庶子掌坊凡四年而有南京祭酒之
命甫蒞任坐戊辰撰誥文越職降調辛巳補尚寶司
丞壬午三月遷少卿以疾卒于位公爲諸生邑令楊
忠烈公錫山高忠憲公以國士期許二公忤奄奴公
方居憂中夜呼憤涕泣濕苦塊先帝誅逆表忠漢汗
大號公當官奮筆一日草數制發揚蹈厲感溢震越

朝右并舞繼以流涕聞恚焜其不留跡瞻眙喪精
亡魂部黨之目定于此矣烏程攘枚卜遂余鋸牙岐
舌頭角翳齋會稽歎曰文華殿爲同文館矣公言言
于朝聞訟是非較狀安能將一手掩天下目言路改
烏程章無虛日烏程疑二公唱導而尤以鄉曲屬公
烏程當國久勢張甚公嶽嶽不少屈甲戌官宮論上
帝王世系二疏明與烏程相排拏而公益危矣先是
羣奸嗾逆賢定三案刊布要典改脩光廟實錄鐫削
其與要典牴牾者會稽請焚毀要典天下避之久之
改錄如故要典猶弗焚也於是茂苑及公相繼論改
錄之謬茂苑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而公則撓扶改錄
所創者公初疏曰臣備員纂脩恭閱皇考實錄總紀
于世系獨略皇上振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命名起
典潛邸之號不書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在
此皆原錄備載而改錄故削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
潛邸之日而詳慎如此改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
而草略如彼此大經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
奉旨謂累朝成例不必滋煩烏程復令中書官捧穆
廟總記以詆公公具揭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
不同列聖在位多歷年所登極後事皆用編年排纂

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一月登遐三后誕育聖
嗣皆在未登極之先不書之總記而誰書也穆廟大
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母后之姓
氏封號皇子之出震承札寶冊金書輝映天地編年
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代載冊熹廟儀注而皇
上之冊立闕焉可乎烏程怒攘臂揭衆同官扼之而
止公復抗疏言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系爲成例者
臣所以撓扶改錄政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顯
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錄削
之者何也分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聖國本幾危
于震兢天心幸托諸坤寧當日調護之苦心眞千古
孝慈之極則宗廟賴燕翼之慶誕發于本支而史臣
抑顧復之勞抹殺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終泯
者也疏上仍用前旨報聞而烏程噬公益不可解矣
嗚呼三朝之事根抵宮掖下窮私燕上及山陵天啓
初高陽孫文正上言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俾直
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證一一爲皇上
剖明之由此言之卽漢世掖庭所謂奈何令長信得
聞者終未嘗不流布人間其可掩乎羣小之改實錄
也護要典也當壁之憂危伏蒲之諫諍以迨于選婚

誕嗣一切夷典皆歿而不錄以爲必如是則椒塗之
城墮日堅汗青之罅隙盡杜人主習其讀而問其傳
茫朕如爛紙故讀無可覽觀何從撥燬燼于蕉園埋
科斗于汲冢遂使宮鄰金虎皆得坐保百歲之安而
禁近銅龍無復通知累朝之故公之論改錄也不爭
於筆而爭于削兩疏之末追誦孝端則已直發其機
牙而窮炎其病穴識者歎公之更事浚奮筆勇憂國
遠慮比肩高陽而惜人主之不見省也易程鋤異已
益急懸金購私人詆譏黜逐會稽牽連公族子重熙
私史請事窮究公密封原書進御史禍乃止茂苑進

張齊才學集

卷二十八

三

講春秋當上意登拜易程力排之三月而罷公復昌
言于朝如閣訟時易程語淄川曰虞山茂苑二易也
有大小嗣在將怒飛吾儕能安寢乎遂合謀出公于
南易程去淄川以詔詞發難逐公司業周文節公爲
公抗辨曰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手加詳定或
發回收摺未有竟自糾參者也詔敕用寶歲有常期
未有十年之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諱專屬
中書崇禎三年申飭事例未有追論元年之史官詆
爲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沈淵皇上剪逆
褒忠光施天壤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褒貶不錯

張齊才學集

卷二十八

三

貨是非不兩立今之贈卹爲非則昔之削奪爲是忠
良色沮于一字奸逆手笑于九京此非所以厲當今
示後世也疏雖寢不報公論大白久之稍遷尚寶司
丞公病矣主憂國盛不敢引例待選乃力疾赴闕病
痰厥足不良行晨夕捧寶御前左掖右平櫺檻峭陀
目胸魂稽蹙蹙將事郊壇沍寒夜半痺瘰據鞍舌強
齒噤冰雪生膚寢中臥牀匝月卽家拜少卿十日遂
不起壬午三月初三日也年五十有六公爲人忠信
易直光明雄駿事親交友咸有至性痛其父仕不及
養卜地封塋必誠必信墓傍丙舍築臺除道面湖負
山曰吾先人豁達有夫志魂魄猶釣游于此無使邑
邑也與人交握手出肺腑急難讓夷先人後已易程
起牢脩獄殺余羅網布中外公焦頭濡足上告下誨
奸人遂飛章許公先帝逐易程尸奸人于市禍始得
解在坊局久戚里貂蟬金吾緹騎多出門下公傾心
結納用是以消弭蜚語寢息告密國體士氣保全實
多其事私人莫能明也流氛告急余與公謀招材勇
練水師爲保障勤王計公典衣損膳傾橐以伙助既
而稍解嚴奇材劍客皆以公爲歸相與其甘苦同臥
起周旋夷險抵死不忍去其得士死力如此公嘗謂

讀書當官須緩急有用恥爲大冠側注攝擗矩步祈
土龍以致雨者崇禎初頒恩詔之陪京大奄迎皇木
梗河道叅隨賜張礮石交下公命設龍亭樹旌節朝
衣冠立鵠首趨傳呼某太監朝駕奄逡巡詣駕前扶
衣叩頭候詔使舟行乃去人謂公應變方略已見一
端而惜乎其無所試也公妻孫氏淑儀婉則御窮守
貴士類以爲婦師生二男子琪瑤生二女子嫁翁瞿
公之歿也瑤泣血踊擗扶柩南還干戈塞道琪間關
詣闕白公冤狀詔復原官峻贈詹端崇禎甲申之二
月也乙酉八月琪等渴葬于戈莊之新阡瑤鵲起科

卷二十八

三

第歷官方岳覃恩及三代乃脩諭堂開神道奉母淑
人柩附葬排纘行狀而請銘于余瑤之狀公也詳其
于人才國是消息存亡之故瞻易泣麟有餘痛焉于
是知公之能仕教忠不亡君父蓋易世而未艾也銘

日

日之方中乃見沫鴛鵲高飛六鷁退暎孤見豕甚可
驚載豕盈車吁可怪四門穆穆四夔萃一夫九首縱
鸞轡寇張之孤飛我說反始往不遇雨膏肓晦吁嗟
許公獨顛顛三朝金匱力簡裁紫泥封璽傍華蓋左
官猶在爐烟內童孺觸犀豈足戒讒夫鬼伯交辟倪

越甲鳴君志士噫螭頭湓逝死不悔忠魂戀主長望
拜三年上賓蚤侍衛佳城鬱鬱形氣會與龍乘風水
爲界如膏斯屯後將沛白楊蕭蕭青竹在我刻銘詩
諷金薤金鏡云亡世奚賴王明受福終古喟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慈谿馮公墓
誌銘

崇禎末年大命中圯公忠謀國之臣排大疑建大議
者二人曰總憲忠文李公津撫馮公李公密疏請上
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
二王江湖以壯藩翰上袖其疏累日咨嗟太息羣臣

卷二十八

三

請遷者蜂起鬪譁沸騰上怒并寢李公議而馮公之在津
門也嘗方陳寇在門庭南北多便宜疏通布置防患
未朕甲申三月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
入奏京城單虛戰守一無所恃臣謹具海船二百艘
率勁卒千人身抵通郊候聖駕旦夕南幸三月初七
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鈐拆沈沈開門晝局久
之次第引見司徒倪公曰上決計固守疏必不省內
閣范方二公曰津撫方用截餉切責安得自送愷章
章傍徨七日飲泣出國門四日而京城陷嗚呼李公
非膠柱死守也以爲六飛萬乘不當輕試擲監國

撫軍以靈武係天下之望此經權並用之策也假令知津舟宿戒航海無虞痛哭叩閣請急上將劔及寢門卽不朕臨遣分封可以立決天下事尚可爲也倉皇奏報倚閣部爲 喉舌羣公拱揖緩步拘牽文墨裂裳裹膝之使倚牆鶴立而無所控告此則天不悔禍有鬼神關焉其間非人謀所能及也賊旣陷神京分兵徇畿輔津道臣翻兵引賊公突圍而南以圖興復比及家精膏肓亡聲氣酸咽搥牀撫膺祈一死以從先帝距鼎沉五閱月耳長呼過河視不受含豈不痛哉公名元颺字爾賡遠祖吳越尚書叔和家于慈

文獻公集卷之二十八

三

谿以工部司務贈光祿卿爲其祖以南京太僕寺卿贈太常卿若愚爲其父以兵部尚書元颺爲其弟公弱冠而學成太常命司馬師焉司馬舉進士先于公六年鐵厲各行正直是與海內稱兩馬君天子亦知之初涖津門厲兵振旅犄角諸鎮斬馘獻兵過當上大嘉賜金幣蔭一子錦衣間語司馬若兄在行間病煩眩良苦司馬頓首謝曰臣兄誓捐軀報國何敢言病上屬司馬傳語命慎用藥物遣中使賜宮參八兩上知公可大用倚毗良重而外庭或未之知也公舉崇禎元年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中人張爨憲

管理戶工二部請屬其郎官公抗疏力爭謂內臣別立公署不得踞兩部之堂兩部臣不得參謁內臣犯交結之禁部臣錢糧有弊聽內臣糾劾不得越俎薦舉公監督長德二陵橋梁洗手受事上羸金四萬有奇爨憲毛舉中公無所得恨益甚佯墜馬傷足請告歸三年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爲湖廣布政司叅議備兵蘇松九年秋鳴鏑躡畿南首率衆入衛浙兵將出境而公已渡淮矣抵濟寧奉詔班師加銜爲福建提學副使烏程借文社鈞黨剪除江南各士公覆疏請戒其禁勿蹈東京章箚覆轍坐錫秩降山東鹽運

文獻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判官十一年濟寧告急攝兵備城守十二月却東師于城下并擊殺高奄部兵乘間肆掠者敵退請誅奄以謝燕趙齊魯冤鬼不報未幾用天津兵備開府敘濟績也公通心彊志諳曉吏事所至薙劇盜按貪猾勾稽錢糧均平賦役皆鑿鑿副名寔又以中外多事備禦闢葦蒐軍實養士氣通輕俠祛癥類蒼頭盧兒廢弁退卒呵摩爬梳以冀一割之用人皆望而歸之自謂立身天地間只有一君一父只有一心一膽不判此七尺爲宇內撐拄倫紀保全善類何所爲哉採人宮鄰權相金虎與沸屠左帶而三日張齒擊聲淚

俱發奮欲以其身歿之易程起牢脩之獄刑章捕余
事下所司案問而公左官當去公掀髯笑曰彼所以
亟劬吾者欲曲殺虞山而先剪其翼也我一日在事
職當窮究此獄三寸管在我三尺法在我闔門百口
在我彼其如我何于是登堂視事懸馨鼓召介衆引
繩切墨手足爰書獄成而後去天子爲之感悟尸奸
人于市而易程亦先引去而同文之獄少緩矣生平
勇于爲善怯于進取醞于道義淡于聲利居官不取
一錢而饑寒待衣食臨事不假頰笑而吹噓遍枯朽
與司馬公恣其友愛兩家兒女更衣并食身任主伯
牧齊有壘集卷二十八

三

綜理家政司馬一無所與司馬之夫人一針一縷必
取諸丘嫂公卒司馬曰兄歿吾無歸矣哭踊臥地上
不復歸內寢越七日不起易簀含斂皆在公柩前嗚
呼難哉公卒于崇禎甲申九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
九娶何氏封安人贈淑人生一女側室徐氏生愷章
劉氏生愷奇孫四人葬邑之小漁山歲次癸卯愷章
屬契家子姚江黃宗羲撰次行狀請予追銘其墓嗚
呼甲申之禍亘古無兩痛定思痛追悔航海之議不
與李公合并未嘗不拊心慟哭也雖狀論人才于炎
正之季固未有若二公者李公如秋霜烈日警爆兩

間馮公如長江大河涵濡羣類天生斯人以匡植末
造而卒與廟社俱盡吉水風烈接踵信國偉矣物論
悠悠附耳借目馮公之忠言奇謀抑沒無聞後死者
之責也明有簡策幽有神祇其何敢阿私所好欺誣
來世是用大書特書表而出之不敢以文銘曰
茫茫天津析木之墟駕鵲橫飛封豕負塗旋幹耳杓
以迴帝車雲帆星旂百靈扈趨蜿蜒負舟黃龍白魚
海童送飄江妃導旛北燕東吳如堂適除天梁中截
壅此簡書六龍引掣羣彼鵲鵲羣死畢命天乎人與
觚稜灰飛蕉園燼餘碧血已化丹心曷憶隋山辛木
之碑不泯集卷二十八

三

弔者歎獻舊史作銘敢告石渠

明中大夫光祿寺卿奉詔起南京工部右侍郎
贈一級徐公墓誌銘

公諱如珂字季鳴世居吳縣橫塘里曾祖政以布衣
經政八邑田賦籍在冊府祖言父思仁皆贈中大夫
光祿寺卿母淑人劉氏公生十四年而孤萬曆乙未
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陞浙江司郎中主事謝
廷讚越職請建儲神宗震怒鐫責同舍郎降雲南布
政司添注照磨謫籍十年丁母艱起衡陽府推官服
除補河南明年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遷郎中歷

俸五年遷廣東嶺南道右叅議天啓元年轉四川兵
巡上川東道副使復重慶搗古蘭敘功第一久次入
爲太僕寺少卿陞通政司左通政乙丑陞光祿寺卿
丙寅推南京工部右侍郎逆奄矯旨削籍爲民歸里
三月而卒冬十二月初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崇禎元
年收召竹奄諸臣仍以原推起用公捐館一年所矣
公忠誠彊直砥節首公于國爲勞臣于世爲志士中
年以平蜀盡瘁晚節以竹奄捐軀生平勲名風節此
二事爲最鉅公入蜀也奢崇明戍蜀撫于重慶賊目
樊龍張彤據城以守而與其子寅重兵圍成都公疾
攻齊乃星集

卷二十八

三

驅至荊州寄彌月兒于鄧氏單舸入夔抵墊江策之
曰蜀事急矣欲保全蜀莫若急攻重慶以解成都之
圍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陸賊據佛圖關以扼我莫
若先奪關以制其致命召募得勝兵千人檄調土司
及材官良家子義兵繼至正月朔日誓師初六日合
圍十六日邑梅石耶兵間道走關下斬首數百級軍
聲大振而成都以晦日圍解矣公謀奪關益力二郎
關在佛圖上游親率選鋒數千走魚洞駐雙山繞出
佛圖後女帥秦良玉援省還與諸將連營爲一字陣
橫亘十餘里守備金富廉率所部先登呼聲陷樓櫓

賊咋指呼其乳名曰誰能遣金么兒出效力如此四
月廿四日我師克佛圖關逆酋兵數萬自江津來援
道鎮請撤回以避其鋒公不可同知越其杰率馬湖
遵義兵赴瀘檄還師躡賊官兵七枝左右夾擊賊大
敗江水爲赤賊勢窮蹙下東道戴君恩遣間招撫扁
舟過江執張彤手好語移時俄而復叛公趣諸將急
攻金富廉賊張彤樊龍歿亂兵手諸兇渠縛檻車下
東道君恩獻俘闕下天子爲告廟御樓受賀下東道
立峻擢三級而公守上東道如故是年冬有揭巢之
役合江于六路最要制府以監督委公公議分兵三

卷二十八

三

路羅帥出左路趨赤水抵竹瓦規取土城斷古蘭後
戶薛帥出中路趨先市抵小關疾趨土城協攻古蘭
掃賊宮室墳墓越同知出右路趨九枝抵中等直搗
永寧寇賊窟穴部署既定越中讒解去兩帥爭兵而
閱羅顧望流言兵不當繇土城公怒曰蘭之有土城
猶渝之有佛圖也羅自畏賊耳而唱言不當出土城
阻壞大計我卷甲疾趨土城首當賊衝彼亦將曰余
馬首是瞻耶大書榜軍前先市仁懷兵敢退一步者
斬諸將股栗莫敢後軍中需餉亟仁懷米運梗大內
灘水悍石嚙輿譁叫號公炳香禱于神須臾水長二

走亂流而濟軍聲騰踊沸江水賊借水西兵十萬來援勢張甚我前軍少却捍子軍單懋勳挽白竹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遂破古蘭縱火焚偽宮闕五鳳樓發掘冢墓破其齒骨癸亥五月十三日也明日破土城逆寅中鎗遁去父子竄逆水西龍場壩公畫渡河三策決計請濟師制府中羅帥語微緩師期而內召之命至或曰賊其釜中矣蓋歲事而後去公笑曰枕戈坐甲勞人事也飲至策勲以俟能者往謫滇時夢朝見神宗皇帝袖中出川扇三曰若爲我手持遣皇太孫今三川扇動隻手撐持

朱齊才集

卷二十八

三

以還聖主友可以報命神祖他何望哉其劬躬者事有功不伐皆此類也公入朝逆奄竊枋兒孫滿朝右公風骨稜稜孤峭行一意奄黨怒奄亦怒奄不知公何等人也糾奄章滿公車封進不踰晷奄黨曰彼將比而殺公既而阿頌厥臣取次勸進公脩光祿寺竣具疏報聞奄黨曰光祿內府衙門也彼敢無一言及公平奄積不能平先後陪正會推皆不報卒嚴旨削奪人謂奄怒未息也舟次靜海盜入帳中鉞刃交臂僅而後免慄慄擣心殄殢不寐日經紀家事封題緯繡夜篝燈列子姓談說平生惋惆乃罷卒之日治具

召親好道故歡飲夜分客散良久痰瀝嗔喉頓慙而絕越二日大歛弔者揭面衣色墨血殷始知有異推其痰裏腓側上以隱國惡下以殺黨禍生謝朱游之和藥免楊震之露棺忠臣孝子之用心可謂至于此極嗚呼唏矣公爲吏明習法律興除擊斷不以遷人寓公傳遽其官在南曹西夷王豐肅煽天主教盤踞禁地公曰此漢之米賊唐之末尼也夷自護風土物力遠出華夏公以紙筆畀兩夷隔別雜書舛誤不相合羣公奉夷教者皆口噤無以應而放屏之議定徐庶人冒宗糧五百餘人詢許部郎署罷莫可制公

朱齊才集

卷二十八

三

奉旨清理揮宗長一人按籍點視如閱兵伍清虛冒三百餘歲省五千餘金而宗糧得以時關領貧宗請名屬內守備老成不得上籍條歸本部類題著爲繁令署廣東海道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築壙垣兩院計無所出公曰此狡夷嘗我也兵取諸粵餉取諸澳壙垣紅夷所規取可毀不可築也已而夷警寂狀澳垣日築百丈遣中軍領精兵數千戍澳諭之曰壙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糞除殆盡夷省記前事喟曰是故爲南祠郎逐我王豐肅者自是少戒心于我不敢盡奴視漢官矣

遼羅貢使以通天犀角二象牙四爲餽通事曰勿却恐失遠人心公曰漢官吏啖蕃舶寶賄動引柔遠爲辭國有人矣何必我若以不受舶貨失遠人心職任其咎請自我始夷使驚歎謂百年來所希有官滿度庾嶺武弁德公者偵知公什物不具密運檀梨諸美器臚列嶺下公曰吾將養汝輩與爲縣官佐緩急豈爲此累累者耶不亟去有一炬在吾篋中殘書敝衣悉以伴汝皆羅拜感泣而去公歷官不通問弓劒不動支贖銀北歸不載南物比唐孔戣其能強立不返孤行自遂以此而淹薄冗長有功不省錄亦以此在軍中擺落文法與士卒同甘苦募兵指餉指畫要害籠絡駕馭樞闕錯出秦良王官女都督入援而驕請以客禮見公曰不可以軍容亂國典良王帕首鞞袴膝行而前降堦延登慷慨慰勉佛圖關之役女將軍腰刀先登斬首千餘級斬關復渝功多南北將之驕墮毛佷兵之隴悵青衣烏鬼賁民楮蠶靡不落其機距時其嗜慾條毓在手禽縱自如薛帥敗大風埡帳下夜驚傳呼賊將偪合手刃三人乃定渝城未下杜將軍請委千人用古填城法公不可曰城行下矣千人命可惜也每下一城救死扶傷收贖擄掠生全不可量數嘗籍記攻蜀將士功狀敘行間勞苦推言之

曰通于義命之說者而後可與談兵斯千古用兵之質的也天啓初余官宮坊班朝並馬知其行事甚悉楊左都劾奄去國公携酒饌餞于都門司吏喘汗奔告上御門須引奏傳呼甚厲公曰嚴譴國法也餞送私情也上知之庸何傷安坐卒爵周詳拊慰徐舉鞭拱揖而去舉子上章投匭公弗與封親知請間曰內人許彼矣公正色曰幸甚公以是言教我疏不封我必去我不去疏必不封兩言決耳言者面憤赤而去蜀事定戴劉兩監軍交訟余以質公公笑曰軍前盜販火藥常事耳劉營販戴營亦販雖我營亦未嘗無之彼以爭而許吾以不爭而免何庸爭齒牙于其間哉聞者服其心之公論之平也余旋觀當世賢士大夫靡不糞牆屋厲廉隅精神芒角著見眉目間公低眉俯躬下視雅步端詳和易口出氣恐抵突人崑山相媚奄枋國雅故往還不見崖異朝謁少間與書生學子講論制科懷袖出兔園冊沈吟諷誦訢訢如也一旦當大事抗大節山立嶽峙騰發霆掣笑談咳唾足以驚爆一世吳民擊殺緹騎奄黨議屠吳城盡掩捕江南名士不附已者公抗言于朝曰蘇松財賦要地衆怒如水火此令夕下明日揭竿反矣退而正告

崑山公縱不念桑梓獨不爲丘墓子孫地乎崑山心
動謁奄伏地告哀事得解諸嶽嶽平視公者咸歎伏
語曰仁者必有勇吾庶幾于公見一人矣公娶史氏
累贈淑人子四人廷棟官生廷柱廷楨廷枚皆庠生
廷枚妻丁出所謂彌月兒寄孥于荆者也女四人孫
男七人崇禎十二年己卯葬吳縣作字圩之賜塋先
帝卹錄作奄諸臣重敘川功部覆裁予三品祭葬贈
一級蔭子易名酬勞夷典闕如已巳歲御史劉學詩
抗疏條列兵薄城下寢不覆廷柱洊經禍亂大懼先
人風烈潭沒件繁事狀漬血成書將謁銘舊史氏而

文事可也集

卷二十八

三

廷柱又卒子世奉其墜言請追銘嗚呼公有後矣銘

五湖輕心昔所傳金鳧白虎鍾此賢左官九次投雙
演金鍛火浣精且鮮蠶叢盜發井絡霽投筆叱馭膺
戎旃血誠噴薄天日旋弱頭虎子奉弭鞭巴渝險阻
賊壘堅佛圖重關高刺天老將憑城量肉填錦車女
帥奪隘先再鼓蘭穴飛灰烟焚尸屬骨膺膏燃指麾
三扇收三川神祖有命詒孫京丙灘餽運神鬼牽師
武臣力何有焉夷之初旦天步艱檻車方笥相鉤連
身填牢戶誠何愆不若懷忠歸下泉夕陽亭在臥榻

西叶 白蜺墮藥胡連蠅大易引吭泣柩前爾卜爾筮
胡不朕扈從我后扶虞淵三靈九廟其舍旃地軸倒
翻天漏穿江山故國臨墓田魂今來歸母淚連秋霜
夏日耿萬年照我銘章永不鏤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終

文事可也集

卷二十八

三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墓誌銘

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諡忠毅李公墓誌銘

公諱應昇字仲達常州江陰人也舉萬曆丙辰科進士選江西南康府推官徵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天啓乙丑逆闖魏忠賢矯旨削籍爲民明年丙寅矯旨逮繫考死詔獄閏六月初三日也年三十有四崇禎元年孤遜之上章訟冤詔復官贈太僕寺卿予祭葬給三代誥命蔭子入國學弘光元年遜之疏請補謚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一

易定本

予謚忠毅嗚呼國家闕宦之禍燃于振熾于瑾而焚灼于忠賢公入臺班則忠賢燎原之日也公連章切諫謹逸遊罷內操停立枷皆以剪闖機牙而落其角距既乃條列十六罪具奏欲上從兄序班奕茂攫而焚其藁公曰兄能攫我腹藁耶方炳燭繕寫而應山疏已報聞荷切責乃抗章踵其後曰臣堂官楊漣糾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目爲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明旨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愛

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聽其指麾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僭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朕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內隱憂滋大臣爲皇上計莫若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卽爲忠賢計莫若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能爲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當是時魏廣微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二

依倚同姓驕蹇朝右中朝呼爲內外魏莫之敢指公疏摘挾及之廣微大恨而新叅幸其無主各竒乞錄餘光也亦多口愬公以自固會初冬頒曆廣微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且曰皇上宜戒諭廣微釋敬愼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幾上可以報聖明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廣微既附闖疾視其父允貞所交友立名砥節之士人咸謂允貞無子廣微淡慙于露章也益恨公刺骨而崔呈秀者闖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藁彈治呈秀微服夜行長跼

求解公吃去不許遂與廣微比而愬公廣微謀廷杖
斃公蒲州韓公力持之罰俸一年明年三月削籍歸
里又明年假織監疏急徵詔獄吏榜掠楚毒侃侃不
少屈畢命之日賦詩二章東向拜書以別父母越三
日兄應炆出其屍骨肉斷爛竟不知其為何狀也嗚
呼二正之季闕官以人主爲尸盜弄魁柄旋踵撲滅
于國家猶無與也天啓之禍煽于羣小廣微呈秀以
忠賢爲尸而羣小捉刀蜚矢飛謀釣誘又以廣微呈
秀爲尸國家二百餘年長養之元氣愛惜之人材攻
穴芟薙如蟲之自食其肉不盡不止公當考掠時每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九

三

大聲呼額二祖列宗迄今三十餘年國魚爛矣世陸
沈矣宮鄰金虎胥化爲飛塵餘燼矣祖宗在天之靈
將安在乎將安籲乎起公于今日不知其撫膺陷胸
又何如也斯可爲痛哭也矣公爲書生專勤誦讀不
知環堵外事筮仕刑官剖積案獄疑獄招擬平反一
字出入雖老文法吏無以難也少負才華銛利如切
玉及爲奏牘益工勾稽援據以敬輿子瞻爲師法論
天下有三患曰一吮背之患盜賊肘腋之患小人
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且
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投

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鑿鑿乎醫國之藥石而病
者弗省也辨奸指佞劈肌中理奸邪如王永光九首
百足沓口岐舌終不能自解免而去羣小固懾公風
裁亦兼畏其筆鋒也公爲人易直安雅却行側立俊
俊如靜女退士遇大節颺舉遙涌不可禁禦銀鐙及
門道路訥懼與父母訣別掘衣肅拜安詳如平時抵
郡城與其師友吳鍾繼徐時進酌酒賦詩抗手而別
臨終詩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其于
患難死生之際正定不亂如此公始祖桓烈公至元
中統軍元帥墓在河間之寧津其孫佩金虎符世守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九

四

江陰家焉入明世爲儒祖杲父鵬翀母孫氏娶錢
氏余宗女也生一子卽遜之公家世孝友奉父訓如
師保將之官父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貲春糧釀黍歲
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拊背慰勉曰
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公既沒淑人奉養尊章
庀治喪葬撫九歲孤遜之嶄狀強立人謂忠臣之室
有女宗焉乙酉後公二十五年卒又十三年丁
酉遜之乃卜諭塋于曹莊之新阡備禮大葬奉大父
母寔主穴而公與淑人寔昭穴昭國恩成先孝也於
是整齊遺文論次年譜以許光祿譽卿之狀請銘余

爲之執簡欷歔泣而受命銘曰

郊牛之角食于麋鼠薨螻蟻賊我禾黍稼人醜
扇讒夫和聲螳子不戒大厦以傾嶽嶽李公簪筆
持斧各刊飲章身填牢戶善類燬矣邦家之災滄
海橫流九廟沈灰江鄉故國諭塋嶽嶽龜趺豐碑
烏頭綽楔金錢尚方丞徒將作黃麻紫書照耀夜
壑漢津有梁斗杓不沒甌山敦丘自有日月丹心
碧血磅礴輪囷赤岸黃蘗蔚爲慶雲天開地闔元
氣在茲鴻朗莊嚴徵此銘詩

附東唐公札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五

老居人世朋舊凋殘江上故家尤歎衰落得見足
下風神氣骨宛然忠毅眉目生動不覺悲喜交集
也隧道之石謹受嘉命涕淚漬紙久而削藁往年
作應山諸公文字在天路坦夷之日腸肥氣盛筆
墨馳騁今世運而往志氣衰颯每一執筆不勝山
河陵谷之感雖復敷演成篇亦往往如楚人之吟
楚囚之 鼠憂蚓泣豈足以舉揚遺烈慰仁人孝
子之深思乎知足下義心苦調亦當爲之掩卷而
太息也聽鸛佳什感慨激昂惜繼聲者無其人耳
遠承垂念草率附謝不一

故廣西道監察御史高陽李府君墓誌銘

余往與高陽李文敏公同出吾師孫文正公之門文
敏以長兄事余既貴滋益共御史君文敏之從子也
御史沒既葬其子琰琯撰述行狀以上史館琯遂踰
淮涉江重趼入吳介文敏舊誼請銘于余余何忍辭
按狀君諱發元字元毓保定府高陽人也曾祖叅政
公諱某祖文學公諱某文學弟贈閣學太子太保文
敏公父也父明經公諱某贈文林郎寧波府推官娶
王宜人生五子君其仲也君少負淵敏與文敏齊名
括羽鏃礪自爲師友孤資力學冠挂履遺摺擢胃腎
凌紙怪發文敏自謂弗如也三十補諸生甲子舉于
鄉經明行修歸狀素風甲戌舉進士授寧波府推官
詔獄繁興文書堆案精心鈎稽以平反求生爲務忽
狀而睡煥狀而興佩觿解結如發芒背交臂歷指皆
謂不冤用治行第一內召甲申之難慟哭不欲生久
之乃由受命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兩淮鹽課戎馬
旁午鹽竈崩潰殘商捧足慟哭君垂涕撫諭抗言上
請以淮商所積垣鹽六萬引還商辦鹽商乃稍出趨
事既而爬搔利病次第修舉發引目救商本掣鹽禁
越俎章凡十上最後和盤打算謂定窩招認殘商寧

死不顧惟有量力行盭一法照新例一引納兩引之
價照舊例一引行兩引之塩事易修明法最畫一商
竈謹呼謂李公生我君考鏡三百年來淮南塩政爲官
議者十一爲商議者十三爲竈議者十五爲課議者
十三當分崩潰決之時講承平疏理之法古方新病
其與幾何乃一切寢閣汲汲乎固結人心爲商請命
振衣挈領疾病得穴塩課漸登後來者始可厝手而
君以癆瘵屬疾移病抵家遂不起於乎惜哉狀稱君
孝友篤摯居父及大母喪擗踊毀瘠沈疴累年居鄉
捍大患賑大祲鄉黨歸仁焉廉潔自矢囊金積帛逆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七

却如糞溲聳善抑惡矜愚愛頑片言攻訐若避蜚矢
風期潤達不施戟級酒酣以往抗言在昔擊節高歌
決裂肝腎與朋友共蓋樂易軒閣倜儻不羣之男子
也緇衣好賢傾心善類于燕好范閣學質公于越好
劉通政念臺倪尚書鴻寶馮天津留仙司馬郭仙小
夫壬人鈞黨病國者如毒蛇螫手唯忍不得斷而去
之其遭際坎陷不獲少發舒于本朝則天也余嘗論
之爾雅敘四極北戴斗極爲空同問世而出偉人稟
受斯氣以驚爆宇宙高陽云亡南北諸君子咸與廟
社俱燼譬諸經星隕墜則奔星杓如雨而後者殆不

可勝數如君者其亦隕星之最後者與兩淮之役如
囊底餘智盤錯遊刃而命不少待則豈非奔流將墜
芒砀驟作有聲曳其後而可駭者與君之有志無時
視而不受含者夫豈一人之故也哉君生萬曆戊寅
十一月七日卒今丁亥四月四日享年七十配邊宜
人生二子長琰舉人次琯廩生女一適韓運啓孫四
人某年某月葬某地之某阡銘曰

斗極之下觚竹空同光芒氣合篤生駿雄餘分閭氣
錯落紫宮奔流不返有光熊熊湯湯高河烈烈朔風
幽都筋角鳴彼角弓書命兩朝奕葉顯融舊史刻辭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八

以訊無窮

明五經進士譚君權厝誌

明五經進士者嘉興譚貞良字元孩登萊叅政贈太
僕卿譚昌言之第四子少穎異讀書日數千百言以
貢入國學崇禎壬午癸未用兼通五經得舉先帝奇
其制策擢二甲第一人弘光卽位授禮部精膳主事
副考廣東自越入閩官至兵科都給事中加太常卿
病卒于軍屬其子曰我死題墓石曰明五經進士譚
某之墓嗚呼國家用五經取士羅以天網科得三百
人焉不可謂之少也循其名責其實如何謂通五經

如何稱進士科科得二人焉不可謂之多也君以
藐然書生擔荷百年臣子萬古綱常之重寄窮形盡
氣之死致命如君者斯不愧明進士斯不愧五經進
士也宋元之末舉進士科者宋末稱文天祥榜進士
元末稱李黼榜進士士之爲制科重如此君豈非本
朝之文李乎重制科者稱曰譚貞良榜進士誰曰不
然君典試陞辭二日而南都陷挈家走松江與夏允
彝陳子龍李待問共議拒戰度不可支勸爇燕樓誓
死訣別既而李城守死夏陳先後赴水死此四君子
者皆崇禎進士也書譚爲五經進士屬詞此事則夏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

陳李有同詞焉國家養士恩深易名改葬他日將有
徵于此君卒平和軍中實戊子歲六月二十八日年
五十卒數日行在使者資督撫行少司馬命至焚黃
柩前周視營壘嘆泣而去庚寅春孤吉穆間關扶輿
權厝郡城北之朱橋謀于先友泣血而請余銘昔陳
同父作中興遺傳序謂龍可伯康趙九齡次張後皆
無聞豈喪亂之際皆死于兵抑亦有所奮而不能成
也余每讀之撫卷流涕今夏陳輩死江左昭灼耳目
而君死海閩窮髮地奏報闕如山河寥濶中原豪傑
能無伯可大張之遺恨乎秋寒燈縷閱事狀如覩

鬚髯如撫視含謹捫淚執筆略書其概而揭之以銘
感歎之不足故長言以哀之詞曰

月波靈氣鍾文昌五經熟爛串肺腸揮毫射策五緯
光重瞳嘆嗟撫御牀延秋門上烏啼忙焚宮撤廟稟
天閭冒絮蒙頭裂袴襦漆身繭足違虎狼漢幟盡拔
胡騎猖三江五湖非我鄉浮海適越天倉浪上殿論
兵氣激昂笏批猱輔如眠羊臺班未暖拜夕耶監視
蛋戶巡漁榔警急遂具下海航扶老提稚泛大荒兩
丸日月蕩檻旁下碇恐碰巨魚吃尻上頂下哦易方
嘔溺不辨喉與脰七日不食神揚揚高吟倚和零丁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

洋奔問甫達行都空徑漳指粵謀勤王平和遇盜喪
斧裝劈頭涌血如潰湯老儒匍匐相扶將解衣囊身
布裹創武功窮山臥星霜上銼伏枕心擊颺棄杖投
筆掉藥囊異軍蒼頭起泉漳海濱死守三年強建牙
仗節開都堂盾鼻磨墨旗裂裳三千伙飛衝前行四
十二屯羅稍槍平和開門瑄溪降大舖詔安迎脯漿
龍巖南靖歸我疆雷斧轟較風馬驟奔約枉矢爭顏
頰前軍大星墜角芒下春行軍夕告亡傳籤勒伍猶
琅琅一軍哀慟聲壞墻天之亡我匪否臧一成一旅
辜宜光枕戈坐甲從先皇哀貌孤血淚滂萬里一

棺遷北叩賃車僦舟扶嬰牆二朱俠客姓氏香嘉禾
城陰朱橋陽瓦燈敗帷淺土藏鴻朗莊嚴帝有慶愍
綸謚冊錫命長紅光司日曜黃腸五經進士系皇明
銘旌五字扶天綱舊史遺文考練細金銷石泐微銘
章

方孟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方氏名應祥字孟旋衢州西安人也唯方氏
遠有代序唐白雲先生子隱居桐江孫旺宋禮部尚
書謚獻肅始居西安子孫遂家焉曾祖景溫祖

父文炳世有一行文炳娶鄭氏生孟旋孟旋六歲讀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九

七

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弱冠而學大就茹古涵今浩無
端涯應舉文字自闢阡陌收視反聽耽思傍詢浮天
濯泉龍挫萬物既而聯翩怫怩勁出橫貫啞鐘忽鳴
黃雉變雄砭熨澆醜撥廝姜敗卒降于經術道理醇
如也未及三十橫經講授頽然爲大師萬曆甲午選
貢入南國學祭酒馮公避席以詔六館丙午與余同
舉南京同年生遮道指目以爲衣冠有異也丙辰舉
進士除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天啓元年覃恩贈封
其父母轉禮部祠祭司員外陞郎中乙丑陞山東布
政司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奉母喪歸除服

而卒崇禎戊辰六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八遺言
葬明果寺鉢盂山近父母之兆孟旋孝友異他兒三
歲飲母乳留其一以飼弟長老嗟異之奉太宜人于
酉曹七十介壽僚友門生登堂拜母衣冠以爲盛事
東行版輿扶持入署三日而歿踊地椎膺哀動行路
聲酸氣咽越三年如始喪君子以爲死孝也孟旋娶
鄭氏繼娶王氏生一女嫁徐應立無子以從子有章
爲後今歲癸卯仲繁事狀累糧渡江請余追銘其墓
距孟旋歿三十有七年矣於乎孟旋忠誠樂易洞朗
軒闢文行鬱茂海內皆知爲端人君子若其生平以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九

七

君親爲天地以朋友爲性命以吉人善類爲頭目腦
髓食飲飢渴呵摩戰疾非有使朕者也部黨畫地情
僞沸羹孟旋以直道爬梳以真氣吸取護持良善齟
除螫毒疾呼號咷冠骨搏顙擲揄手笑不復省顧而其
革面者或寡矣推孟旋之志誓將使世道昌明黨論
歇絕狼子豹孫胥落其角距拔其血牙化爲卷阿之
鳴鳳而後愉快惻怛惻惻結轡傾寫如師子之捉象
兔如毒龍之視人畜移山填海隆墀永歎窮老盡氣
終不衰止余所交海內鉅人卓犖豎立者多矣若儒
門所謂君子仁人佛門所謂菩薩誓願者吾孟旋其

庶矣乎八十餘生每思以殘毫枯竹效片言于知己
微有章之請雖有意論著辭斷不先自發孟旋有子
矣孟旋長身脩頰如羽人劍士振衣抗論風飄拂生
髭鬚間角巾大帶盤辟矩步杯酒淋漓談讌契濶燈
殘月落顯顯狀如在日中蕭伯玉言嘗夜渡桐江見
孟旋坐月影中白髮鬢鬢下垂兩頰成削類東坡所云
畫中須畫提者余自癸亥別孟旋不復相見此語尤可
思也銘曰

崇禎初元孟旋奄逝人之云亡占曰殄瘁岸則有
谷谷則有陵精靈舐禦鬱而上升碑石有金斧柯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爛矣天游地極元氣不歿

孫長君墓誌銘

孫長君名之蒞字洸聞高陽太傅文正公之冢孫高
苑知縣銓之長子也以太傅復五城功授世襲錦衣
衛指揮僉事戊寅十月十日高陽陷太傅闔門殉節
高苑父子守官得免長君聞訃瀝血具奏天子震悼
議卹一日夜抵家收棺以歛殯太傅埋齒骸舐血營
收歛諸父昆弟之血戰駢歿高陽者踰月高苑奔喪
至拮据負土庀治窀穸長君農力以相佐助焉天地
崩坼風雨漂搖君以宗祊大故勉出就官于閩受命

飲水夙夜祗懼壬寅月卒于都司之公署年四十
有五命矣夫太傅有文集百卷長君慮兵火隳突瘞
而封諸牆下茅元儀侵之南都乙酉以城陷燬長君
之闔拾煨燼補斷齧縮食就工刺甫竣而病歿以老
藻請于容城孫徵君刊定高苑所撰太傅年譜亦先
後告成事嗚呼戴吾師之事于身後者三子也夫長君
生五子樞枕柱栢枕枕自閩扶柩歸葬載先集與俱
瓦燈柳絮與梨棗錯置以是爲長君營魄所棲宅也
於是扶柩來虞山而請銘白首師門頌仰三世遂相
向噉狀而哭其何忍辭銘曰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一四

析木迢迢神臚膺九嬰繼作蕩爲焦土覆巢遺
卵不絕如縷臥薪枕塊誰謂荼苦越吟執珪楚冠
軍府紀季入鄴春秋所許哀哉強歿視不受拊整
衣循髮下見乃祖鈞陳環衛敬如君所赤幘絳鞬
從以風雨湯湯高河歸附堂斧我篆銘詩慰汝終
古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墓誌銘

皇清光祿大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

文通鐵山王公墓誌銘

高郵鐵山王公舉天啓乙丑進士令大田仁和二縣以卓異聞忤執政左官量移饒州司理稍遷戶部郎崇禎末東西交訐縣官急才用邊略推舉備兵通州通爲神京左臂奸宄豪右盤互窟穴公通明強直奮髯抵几彈治肅朕東省劇盜跨州連邑遂奉特簡往撫簡士馬設方略龍山七營諸賊次第就縛如獮狐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朱三十一

一

金匱山房定本

鼠未幾有總督遼薊之命當是時流氛披猖廟算旁午兵食交匱撫鎮一空謀國者非以辦賊責公也病急求醫趨舉之而已矣誤國者亦非欲以掣肘困公也無米索炊姑聽之而已矣公以一官兼經督撫治之重任既孤掌而難鳴以獨身控陵京山海之危疆雖鞭長而莫及以二萬餘叢長坐甲之疲兵支數十萬百戰建瓴之強寇分身不能剜肉何補雖復酒血臨戎靴刀誓衆而前知其不可爲矣在事經年抗疏條奏請分設薊遼二督勿兼顧東西以誤封疆請留近畿兵基置屯守勿遠戍關外以空肘腋請撤寧守關

命遼鎮抽練馬步精兵呼吸應援勿以賊尚未渡河偷餘隙而忘警急其言皆刺心剋骨劈肌中理取次報聞而已事益急請急徵天下勤王兵命遼鎮臣登壇受鉞而身自任援剿斬首輔陳演頭竿之軍前以謝天下事不效則斬臣以謝演奏未及報而寇已陷雁門乃倉皇用公言臨遣閣臣督師辦寇命公星馳守關公抵關未浹日抽兵束馬宵征赴難而都城已失守矣公當艱危受命已誓必死具含玉歌虞殞古之介夫猶能相厲而況于公乎入援則不及擊髯則無從納弘演之肝何以報命噉雲雲之指誰與乞師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卷三十

二

喪亂甫息使命頻頒天地爲籠逝將何所公于是櫛狀而起彈冠振衣以赴風雲之會所謂天實爲之而非其祈歿之本懷也嗚呼天之方蹶誰秉國成輕疆索如奕棋委聖主爲孤注號咷氣盡飛走路窮心傷廟社之銷沉目觀山河之斷送公其如人何以千金一壺之身當大厦一木之任九域巖迴三精霧塞洪流寧抑于手障嵐風詎返于口吹公又其如天何既而星移日轉葭動灰飛精白一心陳暮佐命起廷評歷副貳掌邦政陟綸扉誠可格天言可底績上尊書像寵異于生前殊錫易名便蕃于身後昔者伊生五就

拜幣聘于有莘仲父一匡謝溝瀆于堂阜楚材晉用
國士所以長嗟秦智虞愚賢哲爲之永歎千載而下
夷考公之本末猶將歎嗟煩醒執簡流涕而况身當
並世撫塵接跡者乎嗚呼其可悲也已公諱永吉字
脩之一字六謙揚之高郵人生于己亥年十一月二
十日卒于己亥年二月初六日公之喪至自燕嗣子
明德奉敬寵命大葬于躊躇山之原屬龔大憲孝升
序次行狀而以隧道之碑來請惟公歷官行事嘉謨
偉烈勤景鐘而書冊府孝升之狀遑矣雍門之琴興
哀牧豎蓋山之泉赴節絃歌余爲公誌沉吟抑塞有
生齋才學集卷三一

也銘曰
光岳之氣有合有分淮海維揚挺生俊人運叶半
千照鄰庶幾昔秦今王蔚爲民譽出宰百里吏畏
民懷精金能割直絃不回嗟彼驕人浮石沈木以
我遐翔謝彼謠詠白翎羣飛蒼鵝告哀持祿有人
急病乏才公居冗散物望突兀譬如稠林直木先
出乃監畿輔乃撫齊魯乃督薊遼疲馬彫弓空拳
徒手鍛翻課飛紳足責走賊之間臣拘我綸閣俯

摸牀稜仰視巢幕叫號泣血百不一聽河決魚爛
大命以傾龍胡天高鶴表地絕枯腸寸斷愁心千
折烏頭馬角魚腹鯨波百死不死有神護呵黃冠
歸里白馬來朝丹地密勿紫閣岩巖國資元龜時
仰箴貶生踐棘槐沒增班劔舊績未愬新恩洵加
挹彼注茲天咫不遐高原鬱紆靈旗徙倚宰木南
枝墳樹西廡哀哀孝子篤念陵谷微辭舊史琬琰
是告茫茫桑海沉沉劫塵斧柯有朽告于斯文
皇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

近代儒者不講六書之義自李茶陵楊新都後幾爲
牧齋有學集卷三一

絕學天啓間孟津王公覺斯蔚起詞林以六書爲已
任如李監之生開元也公之學書也鳥跡壁書夏銘
秦刻楚淨佉盧三元八會莫不窮究宗祖極命傍生
秘閣諸帖部類繁多編次叅差蹙齟起伏趣舉一字
矢口立應覆而視之點畫戈波錯見側出如燈取影
不失毫髮是爲公之書學與酣落筆潑墨濡袖蠅頭
細書擘窠狂草風雨發作于行間鬼神役使其指臂
師宜之揮壁子敬之掃帚天地萬物有動于中無不
于書發之是爲公之書才勁而不猛若鷹隼之戾天
豐而不沈兼翬翟之備色所謂藻曜而高飛書之鳳

皇也巖廊弘敞簪裾肅穆戢銳于內振華于外昔人稱徐季海書有君子之器焉是爲公之書品狀而公之爲人于學于才于品則又有大焉者請移其書以論之苞孕古今囊括典俗辨經史之源流萃斯文之體要或一揮而數制或一飲而百篇行則口占臥則腹藁人曰公之學博而敏官吏局以史事擅長官坊局以公望倚重事崇禎先帝于北啓沃講筵論列邊計鑿鑿不爲寡言事弘光皇帝于南獎護忠直疏解禁錮侃侃有以自處人曰公之才明而允疎節濶目坦衷直腸推賢讓能不啻口出慰藉饑渴常若由已

朱子有學集

卷三十一

王

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不附翕熱嚙齋之黨以山水爲園囿以歌咏爲鼓吹以文章朋友爲寢食人曰公之品逸而端生平規言矩行動止有常既入北廷顏狀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歡間作爲叔孫昭子耶爲魏公子無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問請也辛卯六月禮白帝于華山度毛女峰度回心石自傷晚賦詩以見志登蓮峰望大壑自託善載腐軀朽骨屏營不欲下者久之烽火噩夢了了告勞抵家未浹日飾巾長逝於平帷矣昔金元亡後故直學士王若虛從之與渾源劉所

東遊泰山至黃峴峰憩善善亭謂同遊曰汨沒塵土中一生晚年乃造仙府遺其子前行視路垂足坐大石上瞑目而逝公與從之皆王姓皆有聲翰苑從之遊泰而解形公遊華而長往百年而下記二岳遊者其將比而同之耶否耶從之遺民舊老微服東遊而公有事祭告泰華之靈視兩人之遊迹亦將如世眼之差別耶否耶迨削成四方不知天不可升矣白帝少昊之司百神之所宗代祭告虔之時神祇泣止盼蜚赫狀其亦有靈爽憑焉而挾以俱往邪公易簣時云有仙迎我蓋知之悉矣公諱鐸字覺斯河南之孟

朱子有學集

卷三十

六

津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具在國史祖父俱以公貴贈如其官祖妣氏妣氏妻氏俱贈一品夫人公生于年 月 日卒時年六十有一子五人葬于某地之某阡余與公同官交好酒闌歌罷談說生平輒以不朽爲託故于其子之請銘不敢以老病辭系之銘曰

鴻朗莊嚴昭有融光岳氣合生駿容魁顏偉幹聲如鐘珠囊玉杯推國工西清東望羅心胸廣廈細旃達帝聰槐廳柳院聲寔隆駕鵝雙飛五馬東延登受策憂心冲鬱迴霧寒天夢夢吁嗟一柱頽昊

穹高文巨什琬琰崇海涵地負無終窮八分三體
追高蹤下躡義獻上斯邑鸞翔鵠峙鸞鸞葱魚頰
鼻頤何匆匆縹緲素流蠻戎豐碑貞石爭磨礪
如椽筆補造化工誰云文藝徒彫重辱收別館少
吳宮巨靈高掌光熊熊車箱箭枯與天通燿火既
舉登蓮峰玉漿金醴觴芙蓉歸來竹杖成茅龍揮
手高揖青易公淳南羽化將無同金天帝醒發策
封昭王博銘窮蒙茸華陰授壁懷抱中天門訣蕩
秋禮終佳城鬱鬱開中嵩我裁銘詩依變風千年
吐氣成白虹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故福建建寧府推官待贈吏科給事嘉善柯君

墓誌銘

唐人重進士科有司謂之座主今翰林典春秋試事
亦稱座主師資之誼自昔而朕雖仕至卿相亦必曰
出某人之門比其衰也座主門生菀枯遷改或掉臂
以去或掩面而避朝盈夕散比于虛市辛酉秋試余
所舉于浙者百人計終始不相偁背者六七人而已
此六七人者今既不可復得余雖不欲予朕顧影自
歎其無徒也其可得乎嘉善柯君六七十人之一人也
君累試舉進士司理建寧五年謝事里居十五年而

卒其子給事君聳謁余江村直經稽山哭而請曰唯
先子出夫子之門願有述也嗟乎給事身在日月之
際不以老耄捨我而以不朽其親爲託則君父子間
家人私語契濶談讌其念我可知也古人以人世相
閱託末契于後生余之所期許于六七人者暮節頽
景可益信不誣于給事之請爲之泚瀾涕洟執簡而
輟筆者數矣其何忍辭按狀君諱元芳字月傳先世
莆田人慶元路學正仲爵始居嘉善之甌川祖年九
十有二邦人推爲壽考父慷慨多施予母趙氏君弱
不好弄才筆能沾丐數人年二十五舉于鄉示旅見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八

之目曰端視而神穩必君子也五上公車報罷帷燈
緹灰淑慎如處女丁丑舉南宮見于漳浦黃公公目
之如余益自矜曰吾得奉教兩夫子有餘師矣居贈
公喪有聞服除授建寧府推官建寧介八閩上游麗
茸嶺悍號爲難理君爲政釐積案雜宿蠹禁速訟懲
簪筆慎平反杜請託老文法吏雁鶩別行受署莫敢
仰首周視案牘亭擬閱實每歎曰彼爲隱忌峭刻之
文暴揚燕私點污帷簿其如人子 姓 何且獨不
爲子孫地乎其大要以覈官評正刑書持大體養元
氣兩署郡篆再署甌浦按行屬城所至辦肅他警學

毛舉者顧弗如也浦城接壤壽寧江山麻旋賊盤互
剽掠君募壯勇設關謀擒賊首五大王餘黨竄伏君
還郡監司倖功債師顧以遺寇嗾君坐鐫一級已而
賊復嘯柘浦約日取浦城君署部訓知之午夜勒郡
邑兵分道掩捕質明七十餘酋反手就縛諸大吏驚
而相告是果能辦賊非縮朒衆賊者當君鐫級時屬
邑令夏葵仲黃石公奮袂與直指抗辨請解符印去
而閩人亦相率訟言于朝卒用得直蓋崇禎季年當
寧屬精吏議與清議猶能互相指柱舉閩而他可知
也甲申用理績殊異行取第一未及上而國難作解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九

官歸隱太孺人在堂長筵孫子遂閒居奉母之志給
事令棗陽內召君喜曰自今可以舒眉坦腹長爲逸
民矣簾閣綈几著書不輟優游考終飾巾待期近世
士大夫所希有也君初舉進士觀政得贈公家書心
動曰無疾病何以非手跡耶請急馳歸及門而贈公
病革矣執手慰問扶抱進袍服奉觴再拜贈公頷之
而喜蓋踰月而後歿人以是知搯臂嚙指古孝子非
虛語也爲舉子病咯血良醫搖手相視夢三丈夫診
病前行者却指第三人曰能療汝君拜之以藥一丸
投盂水瓶飲盡手摩頂數周輟大吐雜狀謹曰愈矣

芬香進口齒間越翌日里人以脩三官祠來告問其
中服則所夢也自是病良已易簣時語所知曰吾生
平無愧心事此時較有得力處頻申瞑目如入禪定
蓋君之居心制事清明誠一與神明通者久矣君享
年六十有二妻俞氏子卽聳已丑進士今吏科給事
中余惟君內行淳古服官廉平金聲玉色美不勝書
也以一言蔽之曰厚夫世風之日趨于薄也猶酷之
薄而爲醕也醇酎百末沽醕九枚用以奠東皇而享
太乙非厚不可余以老民野史叨載筆之任愧歎于
君臣父子間庶幾使世之梔貌蠟言囂狀相命者知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所以鐵厲而歸厚也銘曰

漢世公卿皆稱長者風流邈矣史失求野游光射
聲頭角熊熊如鐘鏘號其內則空塗車局駕木畜
不舉如尸土龍而祈降雨溫溫恭人職思其居樸
邀個偈歲計有餘仁厚之名淡無可喜如酒九醞
咀嚼彌旨火膏炷光土膏豚發德膏厚矣匪薤胡
搯武原之南流泉夕陽膾膾鮮原迺迺藏鄙寬
薄敦古也有志我錢銘章來者是爲

亞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管延平府事朱

君墓誌銘

君名曰燦宇靜之家世大梁宋南渡徙崑山祖熙洽
舉進士官貴州按察司副使父萊母徐氏舉萬曆壬
子鄉試署懷遠教諭崇禎末由國子監丞歷工部營
膳司主事弘光元年復職慈禧宮成陞福建右叅政
管延平府事未行而國難作矣君爲監丞甫一日城
守事亟用推擇添注工部派守永定門門首當敵衝
控弦游奕不絕中人立燈竿掛敵樓劇戲如小兒巡
視大臣唯唯君正色折之不少避解嚴補膳部視西
城河工管試驗廳監脩閔武門馬棚所至與中人交
鹽算金錢估工役磨牙鑿齒岐口舌舌君洗手授事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

二

勾稽彈駁中人咸目詛之未有以中也久之用倉廩
事鐫級臨清使竣坐馬棚事下獄閏九月得白朕
竟用是罷君之督臨清厥也瀕行敵騎大至監視高
起潛引兵躡之分城西東而陣高陣城東檄道臣高
捷撤城內河西浮橋出郭外以渡師河西民擁衆不
聽撤捷逃匿不知所之君奮袖往大呼傳諭曰高監
兵欲西者捍禦東面敵保城池也今擁河橋不聽渡
敵飄突抵城下此時欲撤橋濟師晚矣民謹應曰敢
不惟命我師渡而東敵騎解去人言國家之壞由于
中人爲其蠹蝕國本資寇謀敵如蠱之兩口自嚙也

朕則河西之役寺人橫身却敵監司容頭僅免其忠
邪勇怯相去又何如也嗚呼先皇帝以神聖之主遭
逢多難中官朝士疑信參用卒之兩相基間兩相誣
謗國家事如無柁之舟無錘之稱浮沉下上莫知適
從一二郎署小臣輿譎疾號橫流一葉曾何救乎敗
亡如君者可勝歎哉乙酉元旦北向擗踊清明日拊
膺哭曰乞兒馬醫瀝酒漬地十二陵誰奠一盂麥飯
耶忽忽以病無生人之樂辛卯二月年六十有八患
風痺以歿嗚呼其尤可悲也君少從長姊夫王淑士
游學討論經史塲屋之文最有原本天性孝友內外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

無間言居官廉辦不苟取予其與人不翕翕然亦無
崖岸嶄絕之行因淑士交李長蘅及余皆有終始娶
周氏生子陞臣歲貢今富陽令繼譚氏生階臣塚臣
皆諸生女九人孫男女六人陞臣以某年某月葬君
朱夫圩之高原兩恭人附焉以父執故乞銘銘曰
丹樓如霞兮衛河湯湯清嘯不遐今尺組猶長衣
冠月出兮寢園薦荒歿而猶視兮同同北叩眇朕
書生令與國存亡涕盈其銘兮孰知我傷

懷遠將軍進階安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北

鎮撫司掌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崇禎九年烏程枋國興牟修朱並之獄而余首及難
大金吾希承風旨鍛鍊具獄獄三上上不許詔下東
廠公謝廠事家居扼腕歎詫召廠故吏告曰起大獄
殺大臣孰大法蒙蔽當宁衛代閹劊刃而廠代衛受
名不已慎乎吾雖謝事舊刑官也庸敢不以正告諸
人聞之股栗具以公言白廠璫璫大悟屬所司推鞠
盡得鈞連文致狀上震怒尸三奸人于闕下烏程罷
不再召命法司釋余方獄急人莫知也楚人汪雲卿
客公所請以告余公屬曰閹之母使烏程知而恭我
烏程歟又囑曰終閹之虞山將大用吾不欲知而德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

我也汪生爲余言公之長者如此越二十載歲在丁
酉公卒于淮安之寓舍將葬次子侍御燮撰事狀請
余銘狀稱公掌詔獄前後平反大小百四十餘件奏
疏累二百章未嘗有寄請他比度灰一人如汪生所
云公閹不言者狀不具列也余乃爲按覈本末大書
首簡而次及其行事曰公諱宗德初名德以崇禎
紀元易焉其先楚黃陂人世系籍京師起家歷東廠
理刑掌刑北鎮撫司掌司事累升指揮同知封懷遠
將軍覃恩進階安遠將軍公幼孤事母篤孝嘗使至
江南食楊梅鮮鱗投箸泣曰吾母未嘗此也坦衷好

善急人之難甚于己溫文易直不斬立崖岸燕處向
晦肅衣危冠坐凜如也爲刑官每誦尚德緩刑書以
戒子姓嘗脫人于厄暮夜累金來餽閉門却之亦竟
不以告人也卒時年七十有九娶徐氏繼娶李氏子
六人長雍中壬午鄉試副榜次卽侍御燮中崇禎丁
丑進士歷今官次庭官金吾言癸未榜武進士賓廉
皆弟子員女一人孫男女若干人嗚呼論獄于東廠
難言之矣委寄嚴密疑鬼疑帝伯州犁之上下其手
孰知其狀華合比之坎性埋書孰爲之徵武安侯之
蜚語王長君之乘間改形易貌旁行側出閹衛之狡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四

者參居其間抽偃師之機而收漁人之利於是乎詔
獄益不可問矣公與余無私交不避權要公正發憤
其大意則欲爲國家持三尺法摭杜閣衛存國體扶
士氣發明主上神聖無使煬竈食角之徒陽施陰設
而歸其獄于明主豈獨爲禁近申職掌哉昔在孝廟
時掌錦衣牟斌抗威晚出李夢陽于獄夢陽秘錄備載
其事今之志錦衣者徵焉余舊待罪太史氏史失求
野吾猶及載筆其敢避而不書或曰狀不書誌書之
可乎曰狀之不書公之志也書其綱不系其事使人
習其讀而問其傳史家之法也狀旣引之矣誌安得

而沒諸銘曰

國有禁獄殿西東黃門北寺寄命隆祿人竊枋天
夢夢左執鬼宮右殤中閣衛參立假神叢宮鄰金
虎神鬼工飲章錄牒葦筍同垣牆貫索占不空公
奮隻手扶霧霏矢心掉舌質吳穹鼠狐滅跡豺虎
窮天晶日明光昭融欽哉宸斷吾何功比干賜策
帝所庸高陵淡谷星紀終丹書白筆隨秋風竹枯
骨朽誰適從野史執簡貞石壠明訊青史幽宮
前孝廉 詰贈少叅內鄉許府君墓誌銘

內鄉許府君諱維清字仲如萬曆癸卯科鄉試入上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 五

春官不第崇禎辛巳五月十七日卒于家年六十有
四其子宸舉庚辰進士授河津令葬府君于虎頭山
之原繼室王氏李氏祔焉越十有七年歲在丁酉河
津跋歷中外歷官按察使以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兼
按察司僉事覃恩贈府君如其官乃件繫生平勒爲
事狀俾舊史氏謙益刻爲隧道之銘按狀府君先世
晉之曲沃人曾祖貴占籍鄧州之內鄉祖存仁隱德
弗耀父評中嘉靖乙丑進士官陝西行省叅政二子
皆領鄉薦府君其仲也內鄉人李公葵由翰林出外
僚才名籍甚世所稱于田太史也于田與太叅公過從

摩府君頂謂非凡兒以其子妻之府君繼室李則于
田之弟之子也府君辟呬庭訓不離典籍少游外家
上下議論得以沈浸文府縱橫辨固視世之俗儒小
生夔虻憐而蟻蠓覆者擲筆抵几視之蔑如也公車
罷歸大發其藏書橫經藉史貫穿鈞鎖浩汗演迤著
作滿家大叅公病小極輒謝春試杖函燕閒考文徵
事大叅公喜曰古人以黃妳養老勝異棖宿肉多矣
敘戒其子稱引內外家風正色動容凜於夏楚爲令
手書元道州春陵行以寄曰民貧可憐毋使謂使臣
不如賊也流賊躡中州繕城除器毀家紆難賊肉薄
來齊不盡集 卷三十一 六

登城誓必擊却孤城屹立者十載府君力也府君元
配早卒繼李生一子卽按察使宸也側室生宣家官
爲弟子員皆以禦寇死女一適李占鼇罵賊析骸以
節烈聞孫女及曾孫男女具狀中舊史氏曰余觀慶
曆以來學者日趨浮僞游揚庸剽務華絕根中州李
于田陳晦伯以學殖爲能事世莫之尚也府君胚胎
前光博聞厲行學問淵海得之于田爲多按察君鍾
美豐物君子之澤禕矣胥天下之學者蠟其言梔其
貌其中枵狀無有而惜不知返也取道于中州之學
殖北轅而望崆峒無倘背焉敘府君行事趣舉其外

家之學使後之尚論者望崖溯流有以知古學之從來則亦古人之志也大參公之歿也鄉人請祀鄉賢祠今以府君從焉斯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乎社者與余之銘公也特書之曰故孝廉內鄉許府君之墓以府君之生平所以重粉榆徵琬琰者固于是在系之銘曰

末流俗學相蔽蒙取青蠅白矜魚蟲象物銜世如土龍河汾有儒師文中獨抱遺經追國風結繩掌故羅心胸羽陵蠹飽宛委窮蘊蘇蒼最將無同弱冠搥筆凌南宮退飛宋鵠淹蒿蓬書生憂國心忡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仲獨當一面江漢衝黑雲壓城礮碎空樓櫓却敵完崇墉翟泉鵲飛告閔凶身先陵谷歸吳穹有子趾美賦彤弓金章玉書耀鼎鑪舊史考德訊瞽宗逢衣席帽神所庸千秋孝秀齊中蒿埋銘幽隧光熊熊

遼東王府君墓誌銘

歲在戊子十一月遼東王府君卒于其子江寧清軍副使言之官舍明年己丑葬于某山又七年丁酉副使君以余舊待罪太史氏職司文字請爲其銘謹按副使君所撰行狀次而書之府君諱可登濟南之長

清人嘉靖初著籍遼東曾祖璽祖守亨父道平母季氏府君少喪母稍長喪父後母弟甫週歲零丁孤苦依其姑及舅氏誦羹櫟釜傍徨啜泣年三十爲司倉者傭書手繭指瘵端勤自如張翁憐而愛之妻以小女始有家矣力作修業數致千金急難叩門不以無爲解緣手散去意豁如也囊篋少羨分其弟及甥敝衣直履食客滿堂人或甚之笑曰我生是和尙相何刺促息已而撫副使君摩其頂曰此萬金產也吾何憂蓋府君之生平孝友易直倜儻慕義有異于常人如此舊史氏曰吾聞之銘者名也所以名其爲人使其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人精神顏面有傳于後世也韓子之銘王評事也敘其文書銜袖之事銘李侍郎也敘其篤信方藥之語千百世而下讀其文者談笑誦誦如或見之今之爲辭者緣飾名行鋪陳盛美欺生諛死貸口借面雖其大書深刻碑板照曜而其中固枵腹無所有也則亦何怪其速朽哉副使君之狀其父也信其乞銘也徵其實而已不以文亦猶行古之道也居今之世能不誣其親于身後又能使世之爲銘者不代人以誣其親斯其教世者遠矣余故受其請誌而銘之不敢辭銘曰

歲攝提格我識使君肝衡抵掌噓氣成雲東方之美有珣珣琪是父是子鍾美在茲續辭考德文不求備訊于來世展矣無愧

樂安唐君合葬墓誌銘

吳郡唐景錢景宋葬其父母于婁門之新阡屬梁谿進士華君撰行狀而來請銘余聞古之人所爲誌其人者不知其爲人則取徵于行狀行狀者所以狀其人之人之鬚眉警欬面目舉止顯顯狀見之紙上不但書其族出生卒也狀而不似其爲人癯也而肥黔也而皙短也而脩則所狀者非其人也蘇明允曰所恃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元

以作銘者止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今唐君之狀則狀之可信者也狀君之少曰君七歲失父哀動路人貧不能就傳借讀鄰舍有難字挾策徧詢路人稍長通解文義練達事理鄰里有疑難片言斷決長老推爲鰲珠其孤貧強立爲家收子如是狀君之壯曰君娶周早卒繼黃氏勤勞共儉依君起家早哀異根擊鮮以奉寡母而以其餘爲德于鄉平糶以賑饑斥田以助役修橋梁甃堤岸以便津涉念友人枕膝之託以愛女妻其子教其二子爲儒鏃礪各行斤斤如也其急病好修爲鄉長者如是狀君之

老曰君晚遭喪亂厭薄世故飯僧禪悅爲白衣道人
有謀舉鄉飲賓者君掉頭曰焉有卉衣椎髻而膺肺
啐酒升歌鹿鳴者乎病知大期跌坐向西而逝其擯
柱晚節爲國遺民如是狀旣出吳之人與故賢令李
侯皆證明之曰信余是以次按而誌之嗟夫世道交
喪人盡刦也貪者刦財黠者刦名其黠之尤者乘時
憤亂刺取國家大故與人間殊絕驚爆之事以夸大
其祖父以煥亂青史幽以欺謾鬼神胥自家狀之失
實始今君之子能乞埋銘以不朽其親而又取徵于
言之可信者以爲狀舉若是則世之刦名以誣其親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三

者或歎矣雖其鄉井翁姥無關於琬琰而斯世之爲
蘇明允者必將有取焉余是以具論之銘曰

荆南之唐質肅始授書徒吳悅山水十有八傳楠
蔚起書生任俠輕趙李君奮孤童踵祖趾周官六
行納孔軌儒風俠骨禪送歿子孫含章荷天咫述
德考行尺疏紙辭從主人斯可矣舊史刻銘削繩
紫誰之徵者老蘇子

明故王府君合葬墓誌銘

故餘姚令王子曰俞率其子今大行禮謁余而哭曰
先人卽世十三年始克葬十四年未有刻銘歟陽子

之云以有待也嗚呼今則已矣兩尊人見曰俞鄉舉而不及見曰俞與澧偕雋南官也兩尊人劬躬嘉後不知子若孫食其報陵谷貿遷一紀于茲又不知其食報而不克終也金銷石泐終天而已矣唯是隧道之石所以不死吾親者敢以累夫子拜已又哭余亦噉朕而哭乃考据行狀誌而銘焉府君諱 邑之文學里人也祖承恩邑諸生九踏省門不第父有德修一行精易學古之蜀莊也妻瞿氏生四男子府君生十齡負米十里外以供宿春娶于張異稭宿肉伙助顧養退噉糠覈歡如也府君執親之喪過時而俛扶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

三

病執引攀號動路人歲時上冢夫婦伏土啜泣漬淚濕土如土漬焉府君友于諸弟叔弟成枕屍而哭有我在勿以妻兒故猶視孺人治比妯娌季叔有違言其婦呵之曰使我何以見丘嫂也府君豈弟易直急病讓夷邑惡子推門詬訾府君曰安之將自及孺人曰去之懼以我滿貫也府君舉倍稱之息爲人輸稅贖罪孺人典衣襦以償指其二子曰數此爲契齒矣府君少却游女白首相莊垂簾閉戶謝絕教戲至今家人月不識棋枰博局邑屋所未有也狀累數千言舉其大者昔者北齊劉獻之謂學者日百行殊塗惟

之四科德行爲首若能人孝山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狀雖博聞強識不過爲土龍乞雨術惑將來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府君自恨孤貧廢學聞兔園講誦聲輒徬徨不忍去夫婦媿德誠心質行獻之稱孝弟仁讓備矣子孫鵠起振華揭德不出戶而天下知信矣邑井澆漓羣蜚刺天磨牙鑿齒如不終日率府君之道言坊行表規矩疊士大夫不以土龍術惑爲能事飲羊秣馬之俗寧不洒朕一變哉余昏耄謏聞援獻之之言准于四科以正告鄉里亦閭閻塾師之所有事也府君生嘉靖癸亥卒崇禎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

三

庚午正月年六十有四子三人次曰俞與其子澧同舉癸未榜進士曰俞知餘姚縣乙酉挂冠歸里澧今官行人司行人孫男女曾孫男女若干人初澧之生也府君夢庭杏盛開中有碩李遂字之曰李旣以澧命名語轉而狀也曰俞鄉舉人謂必速飛府君曰未也當與澧偕澧髮甫覆額耳人言君平挺生王氏再世良有徵也銘曰

國于天地元氣渾龐條葉被澤碩大繁昌三事大夫都人士女宗鱗集翼德輶克舉抑抑府君應杖褒衣蓬爾女士裙布唱隨家人婦孺風氣滿盈豐

芭慙遺真匪廟楨于公高門比干賜策柳如陽春
萌甲散垢祀同聲宗名在冊府帶彼土龍况乃人
虎七世之廟百世之仁鄉人子弟眎此刻文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三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墓誌銘

尹孔昭墓誌銘

萬曆中余應鄉會科舉取友二人焉曰嘉定李流芳長蘅江陰尹嘉賓孔昭其人皆聰明特達樂易淡蕩恬于營進而急于君親疎于勢利而篤于朋友淡于世故而淡于文字禪悅辱與余交古人所謂兄弟也但各姓耳長蘅晚謝公車孔昭仕僅至監司終棺之交相繼溘逝余晚晚無徒老而不死今復捫淚而誌孔昭之墓悲夫孔昭祖淮父延壽家世爲善人孔昭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金匱山房定本

奮跡爲儒落筆染翰溺漫研削小生已酉中鄉試解元庚戌舉進士名字驚爆海內褐衣敝巾與故人酒徒縱飲阡陌間意自如也讀書不穿穴章句伸紙爲古文短篇疎行簇簇有新意老于文學者弗如酒酣興發輒爲歌詩商歌曼聲淋漓自喜作江上竹枝詞云河豚雪後春猶淺刀鱗風來水已波攜酒江邊吹笛坐那山今日出雲多長蘅吟賞不置謂老鐵諸人無此風味孔昭不自以爲能事吟罷輒削藁或過而忘之矣孔昭魁顏顴腹腰有傲骨官中書舍人如眉着面無所與於世憂時謀國攢眉擣心不以冗長爲

解奉使過清流關穿井幹而出平沙千里腰刀怒馬箭鏃摩戛慨賦詩曰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自閉春秋余拂廟壁讀之駐車歎息而去晉兵部職方司員外募兵山東登蓬萊閣望醫無閭慨有勒白山弓黑水之思久次出爲僉事提學湖廣意忽忽不憚辛勤其官以死天啓壬戌某月某日也年五十有一孔昭于禪家自詭有得能拄禪人于句下一夕醉酒破雲棲尸羅戒截髮剪爪然燈懺除不肯自假易也里居過從促數解衣脫帽臥瓶覆杯語無町崖雜以諧劇晚好擘偏旁解字時時以指畫肚自誇新樣嘗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二

有詩答余嘲云三點成伊君識否好來墨海問狂夫問有妨難都盧一笑而已酒酣以往把盞顧余高歌白樂天待君贊彌綸之章戟手長嘯一似重有屬者而余踧踖未敢應也已未春送長蘅落第詩云海畔逢錢大叮嚀莫作癡長蘅持扇示余曰此孔昭三千里一言也余方在酒所潛狀泣下所謂兄弟而各姓者詎不信歟於乎可哀也已孔昭妻花氏生三子自道後孔昭幾年卒亂後亦卒已亥十二月自道之子謀諸婚家尚書清河公庀治窆窆卜葬某地之新阡蓋孔昭之歿至是三十九年而始克葬

家貧世亂懸棺而封用庶人禮道路皆傷之於乎是余之罪也夫其忍不銘銘曰

大江滔滔兮黃浦粼粼風迴霞縠兮唯子之文君山月白兮江聲吐吞軒豁欬笑兮子之營魂江山如故今千秋有人澆花載酒兮尚酌子之古墳

蕭伯玉墓誌銘

黃魯直戒人子弟諸病可醫惟俗病不可醫蓋俗之爲病根乎胎性成于熏習寔多生異熟非氣力學問所可驅遣余交海內賢士大夫風操不一若其居狀不俗得免于魯直之訾警者惟吾伯玉而已伯玉諱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

士瑋姓蕭氏江西泰和人南齊西昌侯叔詠之後熟國朝有爲潭州刺史者曰尚仁尚仁之子用道靖江王府長史用道生暄累官禮部尚書三傳生一傑爲河南府同知廉平有聞娶王氏生三子伯玉其長也伯玉有雋才爲文章奇肆奔放萬曆壬子舉人丙辰成進士壬戌廷試除行人司行人崇禎元年冊封秦府同官當使琉球規避相排擠伯玉爭之力左遷光祿寺典簿出補府僚壬申改南大理評事轉南禮部祠祭司主事申明洪武欽錄簿以國法扶佛法嚴禁僧徒之掠禪宗賣詩句者而酒肉博塞次之改吏部

自文選歷考功郎中不以南曹冷官少自假易楚師拔營南渡雷都騷動伯玉抗言曰毋勾卒毋登陴毋徙民居高皇帝陵京在是開九門以延之誰敢闢入大司馬倚以稍強

遷光祿寺少卿拜太

常寺卿移疾還里陪京繼陷自屏草野嚶嚶咄咄野哭祈死辛卯四月十三日卒于西陽之僧舍年六十有七伯玉之爲人易直閒止天性淡宕登第後爲園于柳溪名曰春浮極雲水林木之致將之官輒低徊不肯出曰勿令春浮逼我南評事除服携家而北過拂水內舍流連度歲愜賦詩返棹其于榮利聲勢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四

泊如也故其生平無俗情清齊法筵圍塹結界閒房棐几橫經籍書門牆溷廁皆置刀筆驛亭旅舍未嘗不焚香誦讀也故其生平無俗務在官則單車羸馬整蹙退朝居家則鐵門銅鑲剝啄絕跡以朋友爲性命以緇衲爲伴侶以雜賓惡客煩文譚語爲黥髡痕痼故其生平無俗交通曉佛法精研性相起信則截流賢首惟識則穿穴窺其四部之書刊落章句淘汰菁華我知其無俗學于古今文章辨析流派鏟剗砂礫眼如觀日手如畫風我知其無俗文無俗詩也嗟乎古之論士必先品而後才鶴之在陰也鴻之于陸

也驚之于飛也潔白孤迥超狀無所與于斯世而世不敢以凡羽畜之如吾伯玉者魯直所謂能醫俗病者也棲遲冗長迴翔卿寺自喜爲俗人所鈍置潘生有言抑亦拙者之效也豈不信哉伯玉有二弟曰次公季公教海之漩洑因果之緯續檀度之囊皮有無則問次公爨鼎之款識書畫之譜牒園池之標峰置嶺則問季公至于楷柱法門鏤刻經藏肉燈骨筆唯恐後時則三人者相與共之伯玉出而偕其二弟幅巾道衣同形影共眠食天親也亦善友也入而與羅淑人清琴明燭理丹鉛談名理良朋也亦法喜也伯

玉所以能擺脫悠悠望古遙集世出世間故自有曠

劫因緣豈偶狀哉伯玉妻贈淑人黃氏生于一維明

五

寧都訓導先三載卒女嫁鄒忠介子燧甥文鼎文英皆殉義歿繼室封淑人羅氏伯玉既歿而喪事者季公之子伯升仲升皆蕭氏之不俗子弟也伯升曰飯僧補藏吾伯父與吾父之慧命也必以藏事春浮伯父之所以釣游也必以葬虞山夫子伯父之師資也必以銘乃卜戊戌冬十一月葬伯玉愚山麓屬陳孝廉作行狀而來請銘崇禎初枚卜閣員伯玉遺余方手牘曰政將及子勉赴物望余以閣訟下獄伯玉謀

于李忠文間行走使賣千金爲納橐篋此伯升兄弟所未及知行狀闕載者銘曰

三界牢獄輻輳沉錮啄腥聚羶長夜不寤厚地濁泥墳壙雍閼帝搏黃土薶瘞俗骨愚山重掩白雲所族點蒼韻碧以待伯玉梵猿夜呼命鳥晝響風偏霜秋霞催月上我刻銘詩校除俗情誰之云者山谷老人陸孟鳧墓誌銘

吾友孟鳧陸氏諱銳攻舉子業才華妙天下累試失舉以歲貢授無錫教諭除廣西潯州府推官最考陞養利州知州致仕甲午八月二十二日卒于虞山里

牧齋有學集

卷三

六

年七十有四祖璋父垣家世爲善士妻唐氏先卒有弟能詩而瞽無子以從弟爲後女三人幼者委孀就位里之士友暨內外姻相向而哭咸曰孟鳧孝友順祥淑身善物學不逢年善不壽後論定累德將于是乎在于是其執友錢謙益拭面而言曰孟鳧長余一歲並游郡學出同車入同席余蓬垢跳浪不可人意孟鳧威儀庠序舒雁行列如也余登甲科官禁近孟鳧久次諸生泊狀自守無躁心無退色余罷枚卜孟鳧始入官懸車之與初春蓋交相恤也孟鳧仕而歸余亦釋纍囚還里亂後握手有梵志出家之歎孟鳧和

而辨易而立弱者取杖焉強者取衡焉競絀者取則焉其助我以旁行四句則我之舟筏也嗚呼孟鳧已矣吾誰友其門弟子黃子翼聖哭而言曰吾師之道合于周官之師儒與漢史之用文學者理潯爲刑官椎髻丹裳端委教化猶臯比生徒也贖錢自束矢已上署字輒泚筆不下決杖呼晷手未嘗不汗握也解裝垂橐僅給粗糲居室庠濤蛙黷維處常庀五十金購藏冊比卒不能益一銖其廉可知也善爲人治病惡風扎瘡躬自診視市兒村姬攘肘袂不知其爲故使君也生平無厓岸之行無鈞距之智無詆調之

水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一

言擇水而陰循牆而走仁心爲質老而益共嘖呻語笑皆吾師也嗚呼吾師逝矣吾誰仰方外之友石林源公合掌太息曰君儒者也于吾師之六度有合焉施藥利生施也寡欲少殺戒也柔和善下忍也由是以樹進幢濯定水游智刃望三度而趨不遙也憂末法稽狂瞽標正眼目微言復狀嗚呼善友亡矣吾誰侶言已凡與于哭者皆曰信越五月卜葬以十二月日定芝川之先塋其家來請銘余曰諾銘有徵矣微余之言其不以爲思皇之士伐木之友乎微黃子之言其不以爲鄉先生沒可祭于社乎微源公之言其

不以爲外修儒行內闕宗風者乎凡所以徵孟鳧者盡是矣駢花洒葉示有文序搏沙傳膠示有眷屬牽絲結綬示有官位儒林瞽宗示有名稱法門之鑰乍啓而旋閉慧燈之燄將然而遽熄因在多生果非一劫斯則資人天以證明仗佛力爲撈漉者與嗚呼孟鳧可以誌可以銘銘曰

虞山蜿蜒兮琴水粼粼麟傷鳳逝兮閭其無人青簡栖篋兮漉囊在門佳城一閉兮墓草告陳歸心法王今一字染神誓願如芥兮刻石不湮

黃子羽墓誌銘

水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人

子羽姓黃氏名翼聖子羽其字也世家常熟之塗松里弘治中割隸太倉萬曆己丑進士叅政陝西諱元勳者其考也崇禎中以諸生應聘起家蜀新都知縣陞安吉州知州致政以歸者其歷官也爲人孝友順祥自牧若處女居官扞難者事以廉辦聞歸而修香光之業自號蓮菴居士吉祥善逝者其生平也卒于己亥十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四其所享年也葬于秦圩祖塋啓兆而合附者太原文肅公之孫女其令妻也瑜子也侃孫也曇曾孫也嫁于楊而寡依其父學佛者其女若也爲詩清新有雅思序而定之者徐元歎

也師資游好垂四十年作蓮葉居士傳凡數千言既而刊繁去華撮略爲銘以庀其子若孫者老友虞山錢謙益也其辭曰

昔我有友季穆孟鳧陸介而羣何峭而孤晚有二友安期元數周削町崖徐標風岸婉婉子羽處四人中桐流新露蕙轉光風子羽于友推賢讓能齊其躬心如弗克勝彼四人者交樽子羽如眉著面目鼻相與先帝號咷哀纁師薦綃頭赴徵分符繁縣清心置水劇手理絲爬搔病癢惠此窮黎賊躡楚蜀突如乘城樓櫓瓦震鼓角地鳴泣告父老矣人牧忍吾赤子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九

倭彼擇肉腰刀誓衆首帕足畏瓦礫車炬然烈火灰賊崩奔餘黎鼓舞令散金錢婦无酒脯昔唐項城李侃婦楊蜀人作誦豐碑頡頏進典方州四海南奔壁壘整暇乾餱不愆三宮盱食六師夜呼悍相心折捧手而去脫屣畏途束身首丘長爲歸人夫復何求小歸故鄉大歸淨國遺民次宗古有遺則輕安調心嘔和涉世外脩儒風內闕眞諦兒女團圞身世飄瞥飾巾期至抗袖告別觀音忍苦歸心合掌氣息一絲佛音琅琅老宿歎息禪僧愕眙衆香國裏彈指去來余曰往生胡可擬議曰考終命斯則可矣如人洪飲

屢舞叫歌酩酊眩暈嘔噦而逃有夫燕喜洗盞揚觶百拜三爵以告成事展如子羽不替初筵客賦既醉監史肅朕是爲吉人是爲考終斯言不夸儒佛理同我撮傳文篆銘幽竈蓮葉開敷以質天眼

華徵君仲通墓誌銘

丁酉四月予訪仲通于錫山仲通扶携及席納履再拜故國老民垂白相向夜分懽悽別去予告王子雙白此老雖盲方抵掌時目光閃閃射燈檠上可畏也是歲仲通年六十予爲矐目篇以壽仲通喜曰青天白日予自茲可以引鏡矣越二年己亥予再訪之病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一

不能出越一月雙白以計來仲通二月二十三日卒矣其二子毀瘠踰禮將葬泣血撰事狀介雙白來哭而有請嗚呼仲通之志也夫子忍不銘仲通諱時亨常州無錫人高祖補菴先生諱雲舉進士官刑部郎曾祖鴻臚復誠祖光祿之亢父守吾先生珍聘母陸氏娶顧氏繼毛氏生二子瞻祖祀祖也葬在某地之阡華在南齊以孝子顯名三十一世至仲通封右股以療母父病華拾命顓天請代人謂華世有孝子補菴爲邵文莊入室弟子實開東林講席仲通學于高忠憲考德問業鏤礪風節猶補菴之于二泉也人謂

補菴有孫少承等吾家學離經博習涵畜演迤作爲制義驅濤湧雲握衣講論執經滿堂表敷先德其父遂以諸生祀瞽宗人謂守吾有子忠憲之被急徵也仲通先期刺知之忠憲從頌整衣冠依彭咸之遺則仲通相之也奄黨詰責漏洩詔旨甚厲人咸指目仲通陸孺人告其夫兒能爲范滂可矣二老人復何憂監司素重仲通不竟問仲通意自如也忠憲旣歿仲通褒衣大帶自命東林弟子文肅公倪文正諸公交口薦樽門弟子日益進井邑遷改介居野哭著春秋法鑒錄箋注易書三禮其書滿家甲乙以後蜚語連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染命在漏刻仲通口講指畫著書不輟曰吾向者分握三寸管從忠憲于地下今遲之二十年矣嗟夫忠憲歿于昔日則爲漢之蕭望之仲通其朱游也令忠憲不歿于昔日則必爲宋之文履善仲通其謝翱也仲通之師弟與東林相終始其自命東林弟子宜也仲通介特自愛豁達好施予患難相友德不望報嘗之紹興過故人關司理道聞王生冤扼腕白之司理屬具牒平反仲通繙閱案牘甫削藁竟顧視莊朕目因是失明亂後兩遭大獄卒以瞽免人以是知有天道也錢謙益曰近世東林之黨論有宋之僞學也古

之講學者使人學爲仁義以孝弟爲大坊而世之所惡于講學者凡以禁人之爲忠孝而已忠孝之名不可禁則巧指之曰僞學學而僞則忠孝胥僞矣僞忠孝之禁立則真不忠真不孝者一無鯁避而世道于是乎陸沉矣仲通澡身浴德砥礪廉隅孤立于師友彫落講肆崩潰之後豈非東林之收子與惟仲通爲真孝爲真忠爲東林之收子則疇昔之規重矩疊歸狀師表者相與出力擠之不盡不止獨何心與數十年來忠臣孝子旣與國家同盡矣而纖兒壬人忌直醜正螺贏相負不可終窮今之追僂東林旣爲黨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三

魁戎首者彼誠以忠孝爲厲已必欲斬艾之俾無易種其流毒不滋憐與予之銘仲通也匪仲通是爲庶幾藉以聖謔說于斯世且使斯人之徒或聞而少愧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并寫余之所以哀仲通者其辭曰

謂子有目今孰矐而矐之謂爲無目今胡昭質之不虧梁朋及今天柱墮昧芥目于一塵今炯千秋之在斯嗟十目今徒爾爲金銷石泐兮黨論不施五緯芒寒今砥柱曷夷刻好辭于琬琰兮宜陵谷其永垂

周安期墓誌銘

故太宰吳江周恭肅公有曾孫二人曰永年字安期
宗建字季侯與余俱壬午生以書生定交余與季侯
同舉萬曆丙午相繼中甲科季侯入西臺忤奄拷歿
賜謚忠毅而安期爲老生自如季侯歿安期視余兄
弟之好益親故予知安期爲詳余初交安期才名驚
爆不自矜重攢頭摩腹輪寫情愫久與共居而不能
捨以去其待後門下士亦狀諸公貴人聲跡擊戛爭
羅致安期安期披襟升座軒豁談笑不爲町壓卒亦
無所附麗邦君大夫虛左延佇箋表撰述必以請材
官小胥錯跡道路間值諸旗亭酒樓捉敗管捨寸幅
收齊有學集卷三十一

落筆聲簇簇狀緣手付去終不因是有所陳請以是
知其人樂易通脫超狀後人勝流也爲詩文多不起
草賓朋唱酬離筵贈處絲肉喧闐驪駒促數筆酣墨
飽倚待數千百言旁人愕眙驚倒安期亦都盧一笑
以是歎其敏捷而惜其不能深思徒與時人相騁逐
也父季華府君篤老安期扶持如嬰兒與二弟踐更
侍寢以終其身其哭季侯也過時而悲二弟善小詞工
畫出以示余喜見顏面不啻身爲之也家世奉佛王
母薛夫人禪定坐脫安期稟承父叔刻藏飯僧誓終
紫柏付屬窮老盡氣若營其私蓋能以儒脩梵行稱

其家風者也晚年撰吳郡泐乘餘百卷蠹簡蠶翰搜
羅旁覓其大意歸宗紫柏一燈標此土之眼目又以
其間排纒掌故訪求時務庶幾所謂用我以往者弘
光南渡詒余書數萬言條列東南戰守中興建置事
宜鑿鑿可施用余將疏薦而未遑也亂後移家西山
與余執手噓噓酒半脫帽垂頂童狀顧影長歎以謂
老可賤而死可貴也丁亥八月發病不汗卒無子以
季弟之子人收爲後生四女皆適士人與其妻沈氏
合葬吳縣之藤菁山旣葬弟永言承肩泣而言曰吾
兄已矣其生不獲以功名顯有志于文章禪悅皆有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四

緒言而未竟也夫子其何以表之使其無憾于土中
乎余曰安期學道人也功名之與文章其能立與否
皆有命焉我知其無餘憾也安期植善根深矣佛言
食少金剛終當穿骨安期之食金剛不爲少矣雖未
臨終正定所有善根不唐捐不淪墜佛有要言可無
疑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姑略次其生平以志于
墓又長言以爲之詞庶幾并爲予之所以哀安期者
其辭曰

歲在敦牂兮三人以降先弱一个今碧血如虹惟我
與爾兮晚晚過從俛仰昔游今颯如雨風吳趨清嘉

今宛雒雍容春明柳市兮夕陽花宮染翰未愁兮酒
杯不空浮圖蠹矢兮長橋漂紅梵志歸來兮皤朕兩
翁又俾我獨兮如歷失蛩斷詞告哀兮歸命法幢長
夜一燈兮庶吾子之不夢

隱湖毛君墓誌銘

兵興以來海內雄俊君子不與刳灰俱燼者豫章蕭
伯玉徐巨源德州盧德水華州郭胤伯浮囊片紙異
世相存各以身在相慰藉不及十年寢門之外赴哭
踵至余乃喟朕歎曰古之老于鄉者杖屨來往不在
東阡 在北陌今諸君子雖往矣江鄉百里雞豚近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五

局南村河渚之間尚有人焉吾猶不患乎無徒也少
年間黃子子羽毛子子晉相繼捐館舍咸請余坐榻
前抗手訣別嗟夫陸平原年四十作歎逝賦以塗暮
意近爲感今余老耄殘軀慣爲朋友送死咸指目
以爲怪鳥惡物而余亦不復敢以求友累人所謂託
末契于後生者將安之乎斯其可哀也已子晉初名
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父清孝弟力田爲鄉
三老而子晉奮起爲儒通明好古強記博覽不屑儷
花鬪葉爭妍削間壯從余游益深知學問之指意謂
經術之學原本漢唐儒者遠祖新安近考餘姚不復

知古人先河後海之義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雖
東萊武進以鉅儒事鉤纂要以岐枝割剝使人不得
見宇宙之大全故于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務使學者
窮其源流審其津涉其他訪佚典據秘文皆用以裨
輔其正學于是縹囊緗帙毛氏之書走天下而知其
標準者或鮮矣經史既竣則有事于佛藏軍持在戶
貝多濫几捐衣削食終其身芒芒如也蓋世之好學
者有矣其于內外二典世出世間之法兼營并力如
飢渴之求飲食殆未有如于晉者也余老歸空門撥
棄世間文字每思以經史舊學朱黃油素之緒言悉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六

委付于子晉子晉晚思入道觀余箋注首楞般若則
又思刊落枝葉迴向文字因緣以從事于余而今皆
不可得矣悠悠人世可爲興悲豈但東阡北陌而已
哉子晉爲人孝友恭謹遲重不洩交知滿天下平生
最受知者故令應山楊忠烈公所莊事者繆布衣仲
淳張家宰金銘蕭太常伯玉也與人交不翁翁熱撫主
德操之孤卿吳去塵沈璧甫之亡皆有終始著書滿
家多未削稿其子皆鐵礪者學能弄而讀之異時有
聞焉子晉娶范氏康氏繼嚴氏生五子襄褒表展
襄褒皆先卒女四人孫男女十一人生于己亥歲之

正月五日卒于己亥歲之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一越三年辛丑十一月朔葬于戈莊之祖塋銘曰
君爲舉子提筆如虹丁卯鎖院訊于掌夢明遠麗譙
蟠龍正中口嚼珠書山字冠空兩檐旁列史右經東
明年改元歲集辰龍高山崔巍觀象在崇爰刺經史
敬副辟雍秦鏡漢囊表應受終魯誥既藏三墳攸崇
玉牒標筆昱耀龍宮刳塵浩狀噩夢衝衝維茲吉夢
帝命克從舉如嶼如有丘宛隆文字海光長賁柏松

王德操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曰王君德操諱人鑑先世隱淪持齋奉
牧齊有學集卷三十一

佛德操與其父生不茹葷血俗人謂之胎素德操疎
眉削頤面色窈黃振衣緋裊風骨稜稜狀望之知非
腥腐酒肉人也年十七學詩從居節士貞游士貞得
句法于王伯穀德操經其指授遂以名家其稱詩和
平婉約似其爲人朱絃清汎不務嘈囀清氣宿心發
于妙指非以學而能也家居綵雲橋下老屋席門蟪
蛄網戶客至樵蘇不費清談移日已而垂簾閉肆佛
火青熒膜拜跌坐居狀退院老僧矣吳間詩酒之社
德操未嘗不往軒蓋雜遝笑語喧庭遊塵飛埃全集
延几德操頽然其中如入禪觀已事而竣猶無與也

輕舸短屐薄遊吳越間與各公高人沿討風雅眺覽
名勝意有所之襍被便去曹能始歎曰此道人可以
彈缺客目之邪少授金剛于耶溪法師中年走曹溪
禮大鑒肉身承事憨山和尚歸授記雲棲命名廣寶
法筵清衆投跡如歸各僧老衲半爲伴侶與草衣道
人爲塵外交紅牋小字頻數問遺齋廬餅拂每雜著
懷袖間余題其小像曰猶有閒情難忘却虎丘明月
馬勝花德操微笑而已德操年六十九始舉一子小
字曰四郎辟三姊也崇禎甲戌秋余與李孟芳毛子
晉偕過德操酌酒布席命四郎出拜孟芳曰德操意
牧齊有學集卷三十一

薛更生墓誌銘

鄭重付囑將以穉子累子晉而以墓中之石累牧翁
也越庚辰年十月德操卒其孤爲依子晉以長娶魚
開封侃之孫女暉勉持家亦既抱子而德操葬于滄
關外竹青塘白石山未有刻文鴻謀于子晉奉德操
遺言拜而有請嗚呼余忍不銘爲字僧祐所謂四郎
者也爲與其子亦胎素如其父祖銘曰
中吳遺民自王賓迨那參落落閭史穆穆德操遊世
牆東蓬蒿沒齒履和養素貞不絕俗斯亦可矣姓行
表微績往哲之記以俟君子

薛更生墓誌銘

君諱正平字更生華亭人也晚以字行字那谷號吳老夫少爲儒長爲俠老歸釋氏歿石頭城下葬于方山之陽年八十有三子二人長逢次暉君懷奇負氣糞溲章句小儒每自方阿衡太師崇禎末主上神聖憂勤將相非人國勢日蹙君早夜呼憤草萬言書上之冀得旦夕召見平臺清問從何處下手庶幾國恥可振而天步可重整也取道北海經牢山聞國變慟哭欲投海歿同行者力挽之歸歎曰吾今日眞薛更生矣更名所以志也少習禪那與雪嶠有雙髻之約晚參浪丈人于天界諮決心要悲生悟中淚下如雨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九

安立遺塲和合僧衆經營攸助不惜頂踵啞羊驢鳥投體兩足逢人禮拜如常不輕講筵懺壇三期歲時專勤抖擻先至而後罷者必君也故宮舊京麥秀雉雖登臺城瞻孝陵望拜悲歌彷徨野哭又以其間觀星象占風角訪求山澤椎埋屠狗之夫人咸目笑君八十老翁兩脚半陷黃土不知波波刦刦何爲也平生好著書橫豎鈞貫學唐之覃季子金剛周易陰符老莊下及程朱孫吳各有纂述作孝經通箋發揮先皇帝表章至意取陶靖節五孝傳附焉謂靖節在晉宋間不忘畱侯五世相韓之義古今之通孝不外

于此激而存之以有立也其用意深痛如此病疇滋甚書字通語最伊法師城南開講輒側耳占上座雙趺二十里憑老蒼頭肩以行如蟹之負屢狀道未半饑疲足覓則又更相扶也丁酉臘月八日長于熏塔海暮冒雨追余持薛公自傳拜而屬銘十九日送余東還入清涼懋普德累日而後返持經削牘如平時廿四日晨起呼逢誦道德指歸序問曰孔子稱老子猶龍是許老子未許老子逢未答曰我方思熟睡汝姑去丙夜呼燈起坐稱佛號者三顧逢曰今日睡足如意轉身倚達面懋之逝矣長干僧謙錢庀葬具皆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二

三

曰脩行人臨行洒脫得如薛老足矣銘曰

君之亡也介丘道人評之曰貧則身輕老而心輕放脚長往生歿亦輕達哉斯言取以刻銘

何君實墓誌銘

君實姓何氏諱珩枝父允濟以鄉舉任山東嶧縣知縣母錢氏余從祖祖父憲副府君諱順德之女于先宮保公爲從妹而恩禮如嫡兄生萬曆丁丑長余五年余垂髫時兄未冠髡髻出兄屬文類首沈思輒摘其領以相繞偕補博士弟子員兄續言斷詞壓心攻苦而余跌踢自如每一下筆兄口吟手鈔朱黃重

疊不辨行墨間有不嫌手裂抵地兄必技拭補紉積而藏之余他日亦不知爲已作也余爲時文好刺取內典名儒邵濂呼爲楞嚴秀才必旁及華論淨名法兄擊節歎曰又是芳袍平叔矣其欣賞如此余通籍矣次坊局兄猶屢困鎖院卡指如懸樵不能仰面干人量衣度日其窮彌甚每重趼百里尋黃冠訪金丹術晚從禪人學禪能終日不言夜不脇席朕皆無所成卒以窮歿歿十餘年乃克葬其可哀也萬曆辛丑余年二十偕兄讀書破山寺山門頽敝護世四垂架壞梁木爲坐余拉兄度礪穿嶺一日數過其前兄夢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

四王語曰公等幸勿頻出出則我等促數起立殊僕僕也兄心竊喜自負每褰衣止余勿出余勿聽傭書人郭生婦病禱城隍神神憑而語曰乞錢相公一幅名刺來我貨汝郭生叩頭乞哀余笑而厲之兄曰安知不朕代余書名刺俾焚廟中婦立起兄竊心忖自疑曰者四王云云將無亦爲彼耶余枚卜罷居兄從容爲余道之且相慰曰未止此也嗚呼兄歿而天崩地坼兄作夢時垂六十年而余固已老而憊矣短衣禿髻徒行蹙蹙市井伍伯箕踞睥睨掩耳側行曾不敢俠輪流視如兄之所云豈所謂癡人前說夢耶喪

亂殘生天眼護佑創殘痛定追尋前夢未嘗不身毛俱豎申旦屏營誠不敢忘天神之假靈于兄以牖我也兄而有知其亦爲愴歎已矣兄妻時氏生二子曰某某才而貧以書記游諸侯不幸歿于道路常揆兄行狀將乞銘于余而未遑也子某搜遺箚得之哭而請余爲涕淚曰諾其忍不銘銘曰

嗟何兄生蹇屯髡離離眉勿仲枯禪客癯道民敝硯席老衣巾我中表實弟昆追風昔述墓文如畫筆貌其真雜諧謔微鬼神記諾臯識癸辛有讀者笑而听百千年女弗泯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

族孫嗣美合葬墓誌銘

余家居訪求遺書殘編落簡捐衣食無所恤從孫嗣美聞風慕悅亦好聚書書賈多挾策潛往余心喜其同癖又頗嫌其分吾好也天啓間官史局與中州王損仲商訂宋史損仲言王偁東都事略藏李少卿家搜篋中獲之繕寫以歸人言嗣美家有宋刻善本而未信也辛丑春從其辭見之刻畫精好闕文具在則其捐館舍已十有六年矣嗟乎以余之于斯文窮年盡氣搜討不可謂不力而宋代遺文頽頽長編者近在門而不克知余之闕漏謏聞良可以自愧朕王

偶之書謹存于蠟車障壁人不能舉其氏名是子也
 顧獨能知而藏之藏之之久至身代銷沉之後而余
 乃始徬徨展玩佇想于斯人則古人所謂家有各士
 三十年而不知者固未可謂之晚也其能不為之三
 歎矣乎冬十有一月曾卜葬于蔡莊之新阡泣而請
 銘余于宗爲鬢老不當妄謏宗人子弟乃趣舉其廢
 書佩歎者而序之曰錢氏自武肅有國三世爲文僖
 公惟演南渡後八世光祿公端仁爲常熟始祖宋亡
 十二世千一公元孫爲常熟始遷祖入明朝十七世
 鏞居鹿園吾祖珍居奚浦常熟之錢始分鏞孫衡以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人才擢吏部稽勲司主事後六世岱舉進士萬曆初
 爲各御史岱生時俊亦用進士卒官湖廣副使嗣美
 各裔肅副使長子也萬曆乙卯以春秋舉順天是時
 祖父貴盛綽楔綺互宗黨望塵莫敢梯接公車屢罷
 家門衰落賦性峭獨不能骯骯隨時謠詠四起突驟
 漂搖摩肌受骨酸辛楮柱十餘年乃少憩而身已不
 待矣嗚呼其可傷也卒于丙戌歲之十月年五十有
 八妻蔣氏子四人長召亦舉于鄉次各次卽曾次魯
 孫男女二十三人曾好學能詩藏書益富趾美成宗
 固于是乎在銘曰

吾讀顏介家訓江左貴游子弟跟高齒展駕長檐車
 熏衣剃面目不知書嗟哉若士望彼何如風雨雀鼠
 櫛淪壁邪摩研削柿丹鉛滿家螢老魚乾身沉各徂
 鼎鼎百年天乎人與鑽石埋辭有子用譽我作銘詩
 慰汝幽墟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終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詩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

墓誌銘

卓去病先生墓誌銘

去病姓卓氏名爾康其爲人孝于親忠于君篤厚于朋友以通經術講經濟爲能事孤峭介特以世道爲已任雖其生值叔季身沈下僚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信之無異詞去病杭之塘西里人父光祿署丞明卿能詩結客諸老先生皆字之曰徵甫去病徵甫之少子也而出後于其兄學錄文卿少有至性事三母皆盡孝萬曆壬子舉鄉書本生母卒終喪三年哀動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

驗題

路人此其孝于親也憤時俗重進士科糞溲乙榜厚自灑濯務使所居官大授祥符教諭署儀封封丘假守許州所至頒立教條醺雍河築圯城爲百世利入爲國子學錄轉兵部司務陞南京刑部主事工部屯田司郎中在司廳危言覈論動引古誼兩尚書便文老吏皆屈已從之左遷常州府簡較徙大同推官盧公象昇爲督府建白兵事稍自發舒量移兩淮分司運判不以衰晚故取看囊一錢歲大稔涕泣爲淮人請賑語切直多忌諱用是罷歸甲申之難早夜呼憤涕流漬床席不踰年而死此其忠于君者也兒時與

胡胤嘉休復同學廖廖好古長以許孟中高存之君子爲師友休復選庶常卒官爲水主祀于中霤之左并祀休復父太公及壬子舉主余御史之無後者與人交寬于不知已而嚴于知已後門寒雋傾身慰藉鉅公要人片語責望終身不交一言晚而與余定交語人曰吾得此友藉以報塞國家非以爲交遊光寵也其相期待如此愍六經之學不達而師倖摩跡編削句孺字櫛期張衆目爲羅以蒐獵聖賢之指要作易說五十卷詩學四十卷春秋辨義四十卷茂苑相國進講春秋將錄其書以獻去位不果上萬曆間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

二

河決山東去病年二十與休復落第居金陵遣老丁生褻獵視張家堰口諸生皆目笑之舟船南北迂道沂沿訪問黃淮分合情勢作河渠議十篇旁及禮樂郊廟財賦漕運錢法官制六典會要各有成書而尤詳于武備人皆易之謂皆上兵法耳比官雲中而哈卜之議起卜氏者順義王後也西哈市馬以卜爲僉正取我一金而陰啗哈金強半謂之啞食哈恨而謀併之乃好言謾我卜傷事天朝陰導天朝若捨卜而固與我願併力爲漢圖之諸降國部落劫附從中蠶起可反手滅也邊吏皆肝衡鼓掌謂侯封可契

展取去病奏記盧公謂邊吏不知大計其故有三卜氏四世保塞今棄之以媚哈諸部謂漢少恩不足恃賴一也哈易我而畏謾言爲我國之所謂空給王烏耳二也哈圍歸化城十五日不解卜衙我其必東走以孽我三也計莫若宣諭西哈保全殘卜堂堂正正存中國大體我一言而解卜圍杜卜謾銷謀此所謂知大計者也盧公大悟趣下邊吏施行宣雲遂解嚴當是時盧公嚴重去病朝見屬吏罷輒開後堂延去病上坐盤折謝不敏隅坐請事議上時漏下二鼓盧公炳燭傳籤質明而事定于是向之易去病者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詔去病果知兵又惜盧公能用去病而坐視其抑沒以終老也崇禎末中書沈君廷楊以海運超拜特疏請余開府東海設重鎮任援勦去病家居老且病矣聞之大喜畫圖系說條列用海大計惟恐余之不得當也疏入未報而事已不可爲去病晚歲論兵端爲東事及其所期許于余者至是而心灰夢斷臣精銷亡不復能久居此世矣此可爲痛哭者也去病卒甲申十一月廿九日年七十有五妻李氏側室劉氏詹氏子三人向人伊人舉女一人舉以乙亥歲塋去病于皋鶴之阡抱其遺書哭而請銘于余余見而悲之

余嘗謂去病以文士喜論兵述戰守勝負之要似尹師魯遇事發憤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似石守道歐陽公論守道曰兵違世驚俗人皆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然則天下之士雖知去病其能推其用心而哀其志者則亦鮮矣去病有集二十卷余爲之序曰百年而後後思尙論想見其爲人亦必有如余之廢書嘆息泣下沾襟而不能自止者蓋其言之而益信銘曰

世之稱君咸擬以儒林廉吏琬琰刻鏤余之惜君則獎其長情奇志拂鬱于下泉鶴皋之原宿草芊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眠此何祥邪有光問于斗牛之間嗚呼張華雷令不可得矣孰知其然不然

新安汪然明合塋墓誌銘

崇禎癸未余遊武林之西溪然明偕馮二雲將訪我綠萼梅樹下酌酒譚燕驪若平生亂後客從武林來數問然明起居皆曰然明蔭藉高華賓從萃止徵歌選勝狎主詩酒之盟微然明湖山寥落幾無主人矣已而重遊湖上如客之云與然明握手一笑又數年然明卽世余往弔之則墓有宿草矣嗟乎卽有湖山以來靈人韻士風流興會長與山光水色相御于無

窮承平之世天地暢悅草木手容園池極目歌舞載
塗山不益而高也水不益而淺也若夫喪亂之後焚
如爰如陵夷壑改于斯時也命觴載妓左絃右壺聊
復以吹噓朔風招邀淑氣是亦造化所使爲勾萌甲
圻之魄兆也如然明者非與然明歿湖山遂無主人
矣一觴一咏載色載笑俛仰之間邈然終古峴首之
涕牛山之悲又于吾身親見之是能不爲之嘆息哉
按狀然明姓汪氏諱汝謙先世出唐越國公宋秘書
丞叔敖分居歛之叢睦祖某周府審理父某萬曆丙
子鄉進士生五子然明其季也然明生十三年而孤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二

子

斡然如成人人事其母捧手肅容視氣聽聲九十年如
一日人以爲白華之子事其諸兄若姊同仁均愛絕
少分甘人以爲棠棣之弟撫孫卹甥睦姻收族三黨
婚嫁塋窆于我乎取人以爲有葛藟之仁緩急扣門
不以無爲解分宅下泣側席而坐存亡死生不見顏
色人以爲有伐木乾餼我行收卹之義蓋其爲人量
博而智淵幾沉而才老其熱腸俠骨囊橐一世之志
氣如洑流潰泉觸地涌出所至公卿虛席勝流歛集
利江觀潮之客三竺鹿囊之僧西陵油壁之妓北里
雪衣之女靡不繫箱捧席傾囊倒篋人厭其意留連

而不忍去其心計指畫牢籠幹辦之器用如白地光
以之錦裁爲襦袴整無不宜其精者鉤探風雅摹榻
書法編次金石刊度律呂雖專門肉譜不能與之爭
能其狃者用以點綴名勝撰摛宴集觴豆靚藻散
載精旨杖函履展咸得位置及乎彌留待盡神明湛
然要雲將諸人摩挲名蹟吹簫摘阮移日視蔭乃抗
手而告別然明蓋世之吉人邦之壽考太平之遺老
劫後之種民吾所謂造物之所使者而豈徒哉然明
生萬曆丁丑八日卒乙未七月年七十有九娶吳氏
相夫刑家具著儀法字庶出子逾于已出閨門頌之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二

六

與然明齊年以丁酉四月卒年八十有二子玉立以
高才生有聞次繼昌出爲仲方公後已丑進士官湖
廣按察司副使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塋于玉岑山
之新阡于是玉立排纘事狀泣而請銘昔李文叔記
雒陽名園謂園林盛衰關天下之治亂田叔禾志西
湖則以版蕩淒涼偏安逸豫太湖山勝覽之後今余
銘然明墓四朔今昔有餘感焉銘曰

斯辰斯夕兮假日宴游朱絲綠浪兮紅粉丹丘伊
人云亡兮誰樂與鳩嬉春罷詠兮竹枝輟謳夢夢
月鏡兮沈沈金牛孤山鶴怨兮古洞猿愁吁嗟夢

華兮孰知我憂紅牙紫毫今申寫風流鑽辭陵谷
兮于彼千秋

李貫之先生墓誌銘

嗚呼百年以來士大夫沿襲浮華備耳剝目不知學
問爲何事自文淵中秘之藏祖宗儲以養士館閣巨
公不復問其扁鑄而況匹夫庶士有能知而好之者
乎有能知而好好而讀讀而好學深思不以謏聞曲
見穿穴嚙蠹者乎萬曆中江陰有李君貫之窮老盡
氣搜緝聖賢遺文其于六經四部聚之勤讀之力而
守之固斯可謂強學力行強立不返之君子也君諱
牧齋有學集

卷三二

七

鶚翀字如一後以字行字貫之少應進士舉多識古
文奇字不中程再自罷去家世力耕給公上供伏臘
其餘悉以購書搜閱本訪逸典藏弄刊編鬻翰老而
食貧指其藏書曰富猗鄭矣故曰聚之勤其讀書也
闕必補謬必正同異必讐勘病不輟業衰不息勞倣
宋晁氏尤氏書目自爲詮次發凡起例井如也故曰
讀之力論學以六經爲淵海以箋疏爲梯航謂朱子
于戴記未有成書網羅鉤貫撰禮經緝正易簣時猶
自幸微簡故曰守之固而君子先民之遺書非苟知
之而已也事祖父母致敬盡毀撫弟妹分甘讓肥

舉止方重不苟訾笑冠婚喪祭遵用古典立先廟置
義莊廳事懸高皇帝聖諭六條詔告族黨老居南村
歲時祭奠徒步往返鄉人觀禮焉天啓中羣小附杯
人亂政每嚙齒唾罵繼以泣涕繆宮允昌期妹之夫
也御史應昇弟子也相繼械繫君執應昇手曰勉之
李氏有人矣詒繆書曰生平學力方寸裁決吾不惜
爲王炎午斯吾所謂強學力行強立不返者也君晚
與余定交束書飾贊用士相見禮十五年間書筒奚
囊百里參錯遺文掌故取次弋獲宿春相聞若傳遞
焉余有事正史以謂如君者長編討論可援爲助君
嘗詒書姚叔祥訪求鄭端簡后妃權倖等十二傳其
意亦以余爲可助也君沒無相余者矣予于晚晚世
道交喪滄桑劫火相挺繼作汗青頭白不可復問矣
嗚呼史氏之難也廬陵凍水五百年不易遵劉道原
徐無黨之流天亦靳而生之耶天既生君昇之以多
聞續言顧錡削其遺經使之老而微歿而惜耶抑亦
儒行禮宗上帝所閔重殘膏流墨與裹衣法冠俱還
册府不慙遺斯世耶君疾革正冠危坐詔諸孫曰我
于三不朽無一不敢稱學者窮經問字虞山吾心師
也丐一言銘我足矣越十五年乙酉國有大故湯夢

又十年甲午成之具狀來請余老不獲死泣然執筆
徒以墜言受命其又可悲也君始祖恒烈公至元中
從伯顏丞相官統軍元帥墓在河間寧津縣子霑柯
孫李八撒兒佩金虎符世守江陰遂家焉八撒子脫
寅拜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鎮平江至正丙申死淮張
之難入國朝始爲儒戒菴府君諱翊以儒有聞翊生
復菴府君諱果用孫應昇死忠贈太僕卿君之父也
君以崇禎庚午四月二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四娶
黃氏生一子奕茂官鴻臚寺序班先卒女六人孫男
五人良知成之及功達之挺之曾孫男女若干人君
牧齋有集

卷三二

九

之作家譜也徵蒙古事最核金虎符三珠二珠之別
則辨國制八撒伯察脫寅脫因之稱則考國音明善
公督漕死事之詳則援據陳敬初張文蔚之詩諫先
輩推文徵仲諸勝國故事君庶幾焉由此觀之余之
誌君所以三嘆于史事者蓋不誣也銘曰

江陰東原赤岸里有明碩儒墓于此天地閉塞賢
人死文府滅燬禮庫燬有光熊熊漢津起色正芒
寒約約徙端門有命殊襄理祀諸賢宗日可埃誰
爲之銘舊太史大書浚刺詔天咫

歸文休墓誌銘

崑山歸昌世字文休太僕寺寺丞震川先生諱有光
之冢孫也父子駿太學生母顧氏文休生十歲能爲
歌詩爲諸生與嘉定李長蘅太倉王叔士號三才子
余年少後亦從之游四人者互相題拂咸以爲瑞人
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也李王及余相次取科第
文休數踏省門于諸生中濶踈落拓不事生產日高
醉臥憂釜待炊其婦典衣易粟不使文休知文休亦
竟不知也中年益放意爲詩阮窮連寒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可喜可愕必于詩焉發之晚于詩律尤細和
陶諸篇爲詩老程孟陽所稱長蘅苦愛其五言詩效
牧齋有集

卷三二

一

韋柳者嘗摘二章題武林壁間觀者不知爲今人也
酒酣以往槎牙芒角奮筆爲風枝雪幹攄寫其扶踈
魁壘之致人多攫奪藏弄比于仲圭孟端文休夷然
不屑也震川季子子慕字季思于文休爲叔父季思
謝公車學道端居屏跡凝塵蔽榻衡水拒門而文休
時游酒人淋漓跌宕倚絃度曲曼聲長歌兩人之行
跡不能相爲顧其持身行已不受緇涅一稟震川之
舊德則相與共之文休風流儒雅易直近人草書墨
竹施易乞與邑有大相請綽楔署書鄭重誣謗終弗
許也其介獨類如此文休娶于秦生四子長時發天

次昭繼登祚明泰有儀法食貧攻苦以逸妻白命三子皆有偶才晚益閒放望山尋水交風友月聽然獨笑不知老之將至也既而戎馬縱橫天地崩圯自以家世爲儒三百年荷國涵養不殊世祿行歌野哭歔歔飲泣塊然無生人之樂昭殉幕府繼登死儒官女及媳接踵赴難遂擗標發病以死嗚呼慘矣文休以乙酉九月四日卒年七十有二配秦辛卯三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五又三年癸巳三月祚明泣血負土卜塋于崑山九保巨字圩之新阡哭而謁余銘文休悼震川遺文不大顯于世討論揚扃蚤夜呼

牧齋有學集

卷三

七

續三子既長呼而命之曰我王父之古文規模韓歐今其瓣香近在虞山凡所以發皇精神頡濯蒙翳使吾祖之緒言不爲俗學所抑沒蓋廿年于此矣嗚呼小子庸敢弗念乃筮日使三子端拜攝齊授經于余文休歿祚明必以余銘猶前志也銘曰

吁嗟乎斯爲文休之藏魂升于天啓星卿雲倬其有章也魄歸于地朱草醴泉靈芝煌煌也後千斯年知爲震川之文孫其苟無傷也

潘文學墓誌銘

嘉定居吳郡之東偏地僻而土厚余所見俊民衍老

凡十餘曹讀書勵行勁止自好方巾大帶整冠脩容喪亂已來老成彫謝是數君子者已邈然如古人矣而其鄉人子弟流風餘韻猶有未盡沒者則余樂得而論著之如潘君汝躍是也潘君名應鯉汝躍其字高祖文學士聰曾祖翁源縣主簿棟祖文學煜父文學元輔世有文行君兄弟皆博士弟子員父子兄弟橫經枕書鉛槧交加絃誦錯互君以唐叔建金子魚爲父之執友以諸父之哲徐女廉爲其執友唐金與徐吾所謂數君子者之三人也以是故浸漬文藝鑽勵名行其所得者居多父歿君與其婦傅孺人拮据

牧齋有學集

卷三

三

食貧庀治喪事獨先諸昆弟昆弟相繼歿送往事居植孤哺孩分甘讓肥剗肌割肉不以亡爲解凡君之所爲刻意攻苦脩飭內行視古孝友壹行之科卓然可以無媿而君且絃斷勿續歷四十年錫嘯風雨自守泊如也鄉之人皆稱之曰賢亦未有以大表異也世道休明比屋可封生長禮義之鄉熏習詩書之教凡所謂六德六行閭閻族長之訓秀眉毀齒相與耳濡目染以爲固然無足異者繇今而觀之則以爲殊尤絕跡六闕不勝表而百城不勝圖也嗚呼可勝嘆哉君生于萬曆丙子歿于丁亥六月年七十有二娶

傅氏生于萬曆丁丑歿于甲寅十二月年三十有八
子四人濟潤浩溪君既與汝廉交好遣潤師事焉女
廉歿其子永亦天君經紀其孤發凡廿餘年老而不
倦潤又捐束脩半爲女廉刺其遺集而君之既葬也
女廉之次子京介潤以來請銘曰藉手以爲女廉報
地下也蓋濟徐兩世交誼終始有足稱者銘曰

泰伯端委表吳俗仲雍文身匪其躅黃池載書請
先讀趣呼好寇乃其欲嗟君家世老鄉塾井邑攸
改不改服方山子冠猶蠹蠹章逢蔽形書滿腹下
見古人無嘆嗟百年爲儒是亦足我裁銘詩志陵
朱齊有學集卷三十三

谷

處士楊君無補墓誌銘

嗚呼天下有處士而後有真詩人真處士而不爲詩
人者則有之矣真詩人而不爲處士未之有也爲詩
人者服處士之服而無其志其爲詩也傭僱而已矣
言處士之言而無其行其爲詩也裨販而已矣近代
布衣稱詩項背相望傑然以處士自命者無有人將
曰彼不爲處士猶得爲詩人何其待詩人之薄也嗚
呼處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詩人者斯可矣循其
各考其實楊君無補其庶幾乎無補壯歲遊長安詩

名籍甚余賞其警句曰閑魚食葉如遊樹高柳眠
半在池以爲文外獨絕書之扇頭爭相諷誦無補不
以其大篇叠韻流傳館閣者爲足重而矜信于余所
賞兩言者歸而與高淳邢昉南京顧夢游刺意濯磨
爲清新古淡之學詩道于是乎大就善書落筆似黃
子久好遊虞山謂子久粉本在是坐臥不忍舍攬取
其習習雨岫綠淨翠煖用以資爲詩晚自定其詩四
百餘篇屬余爲序余曰李鄴侯聞殘師梵唱先悽惋
而後愉悅知其謫墮將去無補殆將隱矣居無何竟
死無補死生于詩若是可不謂之詩人矣乎無補之

朱齊有學集卷三十三

十六

爲人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口出氣惟恐傷人薰猶水
炭卽之意消其中有所不可介如也新撫略地士人
望塵頌德無補笑而不矧退未嘗不掩淚也徐文靖
之自沈也餒而就無補謀死所焉文靖有子昭法託
于木門顧獨與無補父子游爲文以表之文靖歿無
補誦其子昭吾暫不死貫文靖餘晷耳屏居陸墓禪
誦不輟浮沉人間忽忽不自得年六十寢疾十日自
定終制口誦佛號正定而逝夫如是可不謂之處士
矣乎卒將塋照哭而告余吾父乙酉已來歸巾待期
以死爲幸祈死而死不待舉某之日也微夫子其誰

銘嗚呼無補之爲詩人也吾能徵之其爲處士也徵諸文靖又徵諸文靖之子與其子略詩人之各謚之曰處士君子以爲允無補名補別自號古農其先臨江之清江人父潤賈于吳娶張生無補家焉卒于丁酉歲七月初一日葬在長洲十五都之新阡娶袁氏生五子紹烜煒燧燕銘曰

遺民之稱昉皋羽虞賓夏隸勸終古必也正名銘無補曰前處士訊莖與嗚呼上帝其右汝

顧君升墓誌銘

君諱世峻字君升原名延祐世家長洲埭川下堡村牧齋有學集

卷三二

七

祖道隆爲名士藏書萬餘卷與祝京兆文待詔父子爲文字交父文禎生十男子而君次居九君父性伉俠有司中蜚語把持其短長甚亟君年十七更名試童子科學使者手其牘撫几矜賞有司旁睨縮舌曰顧文禎有此兒耶趣歸寢其獄自是家益落攜婦何廢簪篋居蓬蒿藿垣口吟手畫意豁如也爲諸生祭酒踰二十年執父母之喪瘠不勝杖遂絕意科舉崇禎壬午以歲貢入對大廷歸而病卒是歲之九月十日也年四十有八妻何氏生二子長韓次芳青皆邑諸生女五人孫男女二十人曾孫男女七人君爲人

易直方嚴不陟輪訾笑婦健而賢代君持門戶環堵之室橫經籍書家人瑣碎之事弗與知也好讀史漢三蘇子集尤信心窮繙內典兀坐竟日夕當臂處衣綻席穿輒縫紉以爲恒爲文澄心研慮仰視雲漢奮筆落紙簇簇然如蚕食葉都不起艸才筆之士相顧愕眙避席而不得一當于鎖闥命矣夫君歿踰年矣未卜葬于齊女門外形家言水泉不利越二十年歲在壬寅正月韓始得吉壤于陸墓廿三都北七畝之寥宇圩奉君柩改葬而具狀請銘于余韓自傷爲人子無狀不克敬慎以安先人之魄致詞哽咽伏地不敢齊有學集

卷三二

八

能起余曰無以爲也改葬古也儀禮曰改葬總子思語司徒文子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古之改葬者有二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有闕也昔者王季葬于渦山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今子之改葬非爲禮不備也爲水泉也則文王已行之矣孔子之于防墓崩也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今子之自傷也猶是心也穀梁子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緬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今子之于緬者下者蓋猶有越月踰時翔

同啁噍之思焉其亦可以風世已矣君子謂顧君于是乎有子是宜爲銘銘曰

臯如嶧如鮮原應應舍彼沮洳宅此樂土舊史刻銘永詔堂斧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

溫如先生陳公墓誌銘

楊子曰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師道之尊久矣自柳子厚謂魏晉以下人不知有師韓子抗顏爲人師受人譁笑而況于今日乎溫如先生陳君居太倉之蔚村里其爲學弘深而肅括經傳洽熟頌禮詳明教授生徒歲嘗五十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二

七

人里中相語稱先生不問知爲君也中歲以其業傳子瑚縱其游學歌伐木以命之遭亂播遷蝸廬牛欄偃仰嘯歌以成其子之志瑚謝絕應舉門弟子日益進而君之道大光壬寅七月初二日考終正寢享年八十二十二月葬使字圩新阡兩世執友生徒綴經赴會者填咽阡陌末世所僅見也自古三公稱公年之長老尊其道而師之稱公余故援毛公申公涪公之例書其墓石曰陳公而繫其行事曰君少遭閔凶謹謹礪錯不失一嘗笑于人不丐一錢刀于人角巾赤舄危坐如塑像不狎游不博簋不讀非聖之書不習哆哇之辭議論鋒發

籠挫古今輕材少年口呿舌通當筵奮袖矯尾厲角既而促席引滿卒爵歡然門弟子居喪鼓三絃過而叱之其人終身廢簫管長善救過視人畏傷雖被鑄譙退無後言宿素憂國籍記天災國故援據經義吮毫啜泣著述數十萬言非通經貫道不費紙墨生平抑塞磊落畧見六十老人自序及和犁眉公襍興詩不信巫覡不諱死喪飾巾待盡命大開門闔吾魂氣當上昇于天瑚之事狀云爾余居江鄉距蔚邨三舍士友來告曰陳先生日飲酒盡三四酣蘸酒汁寫詩累千百言不休嘗中酒慵起諸學子張口坐荻簾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二

外遣老婢傳誦句讀犁然若自口出余喜而敘其事余嘗觀宋少蘊記少從峽州樂生嘉問學草屋三間妻子棲一椽而以其二聚徒旦起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曳屣慢聲吟諷則東漢延篤書也羣兒或竊效訕侮之亦不怒元吾衍子行居武林先光坊坐臨街小樓群公樂其博雅屣屣造門拔梯不令上弟子以次下樓授書而已吹簫度曲樓下書聲琅琅然無敢譁者君于此兩人風流樂易約略相似豈局促僮子師哉樂生所誦延篤之書曰吾昧爽櫛梳坐于客堂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久則逍遙內堦詠詩南

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世之有人已之有軀君之讀書樂道不知老至也則然又曰吾自束修以來爲臣不陷不忠爲子不陷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君之強立不返矯其身而厲其子也亦然斯所謂人之模範以經師爲人師者歟君諱朝典字徵五娶孫氏子二人長瑚崇禎壬午科舉人次璉州庠生孫九人先世姓張氏自代州遷常熟割隸太倉父允臣有壹行著家訓四卷允臣父復張以節俠聞復張父珏珏父昇昇有氣決里中兒怒馬蹯其門伐棘以隘道此其奴糞除馬矢乃聽去珏與中表陳氏兒爭竹馬撲殺

敬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之兩家父抱持痛哭拾珏爲陳後遂姓陳氏銘曰

吾聞諸孔文舉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偉矣碩儒著書滿家便便經笥爲衆說邪夏肄周遺寤歎瞻烏負薪拾穗父子爲徒嗟彼悒俗墮填索塗正服明燭厥德則孤鄭公表鄉魯國豈誣論世考德配而銘諸

顧象垣墓誌銘

長洲顧君諱維鼎字象垣以己亥歲四月十七日卒于家長子苓將葬父于支硎山之新阡啓其母陸孺人之兆而合窆焉卜葬日得十二月丁酉于是具

狀數千言稽首求請銘銘曰

吳四姓宜顧陸水還珠河采玉君曾祖諱存仁官太僕譽直臣鴻臚祖文學父糞廬屋用儀羽陸家風推尚寶世作述締姻好父好酒荒菑畲遂脫身游外家謝田宅棲丙舍趣短竿卽長夜君夫婦相毚勉起孤僮歷涼暖異糧肉奉寡母甘藿鹽共漣洩權子母搽廬奇枚諸蔗竿蹲踞起高貲各上田俯青郊疏紅泉文茂苑扇芳塵託親串洽弟昆長簪車高齒履燕雞豚錯履烏啞鄙大髮種種削兩肩入錢孔周御史捕飲章遮道路縣銀瑤君奮臂

敬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雲間道人生壙誌

雲間道人錫山徐氏子少工筆札妙解書翰精于牡丹亭樂府搜遊隱互宿工老師莫能置喙通輕俠重

志氣柳市毬場推爲渠帥破千金之產如揮唾洩萬曆季年余識之鄒彥吉席間輕衫白袷眉目軒軒然籠蓋坐客亂後見之惠山則頽然老僧竹徑香燈坐對移日相與循鄒園遺址指點昔遊愴歎而別庚子歲道人年八十客謂曰君幸與虞山公遊人貌榮貴蓋少自敘述乞一言以志陵谷道人笑曰我之生平公知之矣少而孤長而蕩老而窮非儒非僧不市不隱吾行履如是父命名鳳儀叅密雲靈岩二和尚更名載又曰玄熙晚自號雲閒如雲之閒也依雲而居亦曰雲閒閒亦雲也雲亦閒也吾名字如是畏接貴客懶交熱客憎見俗客侶禪衲友樵漁嘯歌朋而命酒徒吾交游不多乎寄高忠憲祠宇乳泉石礪花宮草庵杖藜所到皆在廡下吾園廬不廣乎中年失壯子有僮曰子立備歷寒暑扞禦兵刃推燥濕把疴癢復加一衣復損一飯五十年如一日人以爲孝子慈孫我以爲我身也吾子姓不具乎金剛數卷清磬一聲生可盡年歟不帶業草叅木卒如是而已吾何述矣哉客以其言告余且曰唐夏侯氏塞各場人恭其備李敬當今北面官人所在打風打雨堂頭官人豐衣足食爾何不從之而事一窮措大有何長進敬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

輟然曰我官人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官後改自中書出鎮成都用敬知進奏夏侯氏之備則奇矣徐之義僕窮老相依豈復有高車曲蓋之夢不尤難乎余曰道人如孤松老樹樛柯負大節非聊爾人也彥吉貴倨奴視幸舍客獨嚴重道人彥吉與東林水火語及忠憲道人輒拱手曰正人君子間過忠憲必曰鄒公遇我厚兩家交重之忠憲歿周全生死有古人風高氏子孫祠下必肅揖而後去間關垂死以髡頭易雞髮未嘗一日忘溝壑也裴晉公隸人王義擇淮西之刃晉公自爲文以弔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

月初八日也

明士張君文峙墓誌銘

張君名可仕字文峙以字行改字紫浣書文峙從其初也其先楚孝感人家金陵父諱 贈特進榮祿大夫生五子長爲都督公可大文峙其叔也母氏

妻氏生一子形微歲在甲午四月初八日卒年六十有四文時卒四方之士會哭議銘其旌胥曰古之遺民也或有言曰遺民之名朱元二史無徵名氏翳然聲景彷彿新安著錄代沉人飛東都西臺之君子收魂畢命在此錄也躔暈珥舍奔朽木門有向著雍猶視推文時之志其忍婉杞梓湘纍遺身後名汙竹素而塵桑海乎必也正名易之曰明士其可比葵則又曰嗚呼齊有二客魯有兩生明有士焉誰居文時士矣請徵所以士文時者於是文時之第二嚴立紫泥先生傳而謁銘于余余泫然流涕曰士哉文時明衣齋有學集

卷三三

三

士哉文時余舊史官也其忍辭誌曰文時年七八歲倍誦楚詞弱冠首都人士搢筆爲詩古文泉流騰發名士傳遠度茅止生折行定交他皆風靡穿穴經史訪求掌故務爲根抵有用之學海內方多故奇才劔客欽集舊京文時班荆抵掌鐫解雖畫柱其願而折其角人人皆厭伏去吳橋公參贊留務詢防江戰守之策文時臚陳古今方畧上游南北布置數千里畫地聚米具列尺幅撰南樞志一百七十卷圖阨塞蒐兵餉次營陳東南半壁可按箝而舉也中年坎珂敦篤友誼哭遠度作問天集哭止生作挂劔篇他貴游

弗與也都督公死東事徒步逆其喪作詩三十首閣筆而歎未嘗不企羨於馬革也俛仰百年慨有大志孤行則出歌石爛而憂天墜非時人所知也傳曰士尙志文時以之文時家鍾山之陽圖書滿家聞穹廬之令擲筆徑出塾巾壞服往來栖霞雨花間出無車人無廬冬無裘夏無葛衰不杖病不藥行不翔笑不矧啜泣漬淚寫攀髯之什行吟野哭謔語咄咄如也癸巳冬積雪拒門擁衣寒餓咏雪滿山中高士臥之句賦詩曰賦歲暮懷友及天涯同志詩各十六章排費前朝布衣詩凡一百卷踰年而屬疾告二嚴曰收齋有學集

卷三三

三

晚年讀般若悟知成住壞空生住異滅之理病中有神告我是身清淨勿以寒溫錯亂任運往耳飾巾待期啓手啓足斯所謂強立不返得正而斃者也傳曰士守道文時以之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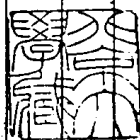
岸或谷社匪屋也錄遺民懼弗告也幅巾裹緇衣復也謚之曰明士唯子之欲也

從祖父錢府君改葬志

墅橋阡副使宅君從葬聚管魄天啓初卽窆窆晉昌叟銘玄石二紀餘喪厥室孫卜地長興食望祖塋陰松柏收合窆慰長夜戊子月庚寅吉歲上章攝提格

史續銘告宗祏從祖舅子謙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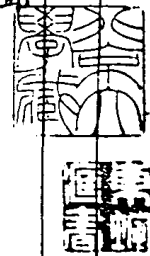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三

墓誌銘

諱封安人熊母皮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皮氏諱靜封承德郎熊公之配今少宰雪堂公之母也夫人少而慧長而順老而共事其舅少檀翁如父事其姑甘孺人如母異榻宿肉蚤夜悉慎營兆域庀葬事哀麻泣感動行路此夫人之爲婦也承德公老于塲屋不事生產朝齋暮鹽黽勉有無白首相莊有雞鳴馵耕之德此夫人之爲妻也教少宰兄弟援引圖史鏃勵文行少宰令而貧曰吾願爲陶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一

金匱山房定本

母少宰仕而直曰吾願爲范母憂具官望倚門七箸申傲老而不替此夫人之爲母也戒陝輪以教莊斥丹華以教靜旨畜以教勤害澣以教儉時饑糗以待舉火度口腹以收道殣閭門觀禮里閭歸仁此夫人之爲大母爲母師也服慈氏之慈具德女之德皈依三寶禮誦六時卒之日神觀澄寂親見華旛寶蓋冉冉下也口持佛號吉祥而逝人皆曰夫人不但壽考令終且西歸樂邦矣余承乏國史詮次內行魚軒象服雕軒有煒者什之六珩璜琬琰管彤有聞者什之四至于歸心佛乘正定往生則所謂優曇鉢花不二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二

再見者也像未陵遲邪外熾盛盲禪龐民掠機鋒逞棒喝者侵尋及于并幃摩鄧之女說法而登壇寶蓮之尼拈錫而樹拂憂世者惻護法者愍未有甚于此時也以余觀于夫人課誦則金剛法華熏脩則稱名持號以慈心度幽冥以淨心求正受固無事雜髮條衣作阿梨之形相亦未嘗揚眉瞬目效婆子之機緣示現閨範閱脩梵行考終由是往生亦由是用以儀表女宗金湯未法顧不遑歎余故志夫人墓表而出之使并幃者流慕往生者以夫人爲導師慕夫人之往生者以其爲妻爲婦爲母爲左券不壞世間不肯

銘

候母田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姓田氏河南商丘人前南京工部右侍郎諱珍之女而太傅祥符侯性之母也太夫人年十七而寡撫性于孤孩長而樹翼戴勲封母一品太夫人卒于粵中遺命以比丘尼禮殯葬年月日性奉母柩葬吳洞庭之東山以余舊待罪太史氏請爲其銘銘曰閔王出奔齊爲虛王孫有母莫倚閭千秋婉美田大家風雨龍蛇育藐孤藤峽護駕血吻餘虞淵捧日還蒼梧鸞章象服錫命初九嬰十日歌皇輿咄嗟成旅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三

猶拮据條衣瓦鉢歸黃壚侍奉寧聖相嘆吁洞庭東原夫椒墟龍宮莽蒼社橘枯花愁雨泣傷彼姝破陣樂闌心鬱紆高墳石闕臨具區忠慈貞慧綽楔書禁扁大字題金壺我鑣銘詩詔眉鬚賢哉永作忠孝模

佟母封孺人贈淑人陳氏墓誌銘

淑人姓陳氏父諱其志母湯氏故山東按察司僉事登萊監軍佟府君諱卜年之妻今御史中丞國器之母也先用府君河間令最封孺人今用中丞覃恩贈淑人佟與陳皆遼陽上族淑人以明惠擇壻府君以岐嶷求耦圭判璋合二姓克諧生柔并禮既饋交賀

淑人承上宇下婦德用光親井春具膏火機絲夙夜相府君子讀甘藟鹽警鈴索盥漱雞鳴相府君子官府君擢上第宰京邑冊府錫命天書煌煌閭閻榮焉天啓初府君受命東略監軍登萊鈞黨牽連蜚語逮繫淑人奉二尊人暨諸姑子姪扶携顛頓徙家于鄂乙丑九月府君奉矯詔自裁太公哀慟歎客舍淑人泣血襄事奉太夫人渡漢遷黃陂又三年仍遷江夏秦寇躡楚太夫人歿而渴葬中丞補弟子員奉淑人卜居金陵崇禎甲申避兵遷甬東中丞受新命以兵憲治嘉興淑人版輿就養丙戌九月十九日卒于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四

官舍年五十有八嗚呼孰不爲婦孰不爲母如淑人之爲婦爲母極難耳自丑迄戊天地翻覆以二十年閨公羊之三世則難自鄂之吳室家播蕩以弱女子定盤庚之五遷則難雷風交加參夷呼吸上慰掩袂之尊章下挈琢釘之童稚毀室取子覆巢完卵無天可呼有地必踏以隻身獨手枝撐佟氏之一門百口則難當府君檻車急徵淑人牽衣訣別以忠臣殉國孝婦殉家相勸勉迄于今家門歸帑寔相望款款下棗執手慰勞淑人之報稱府君亦已足矣生前之荼苦甘之若飴身後之血淚藏而猶碧苑枯陵谷世人

所咨嗟歎息者豈足爲淑人道哉淑人既歿中丞扶
柩歸金陵卜葬于山之陽子一人卽中丞公國器
女適李寧遠曾孫廷祖以歿事贈同卿中丞妻贈淑
人蕭氏繼室封淑人錢氏孫三人世韓世南世傑舊
史氏曰予讀史至王章妻事未嘗不撫卷流涕方其
臥牛衣涕泣謂朝廷尊貴無逾仲卿責其不自激昂
何其壯也及被收繫小女聞呼囚聲號哭知我君先
死何其傷也由淑人觀之忠臣妻女遭逢患難其情
事俛仰有足悲者旣而昊天已威劫運促數章妻得
還合浦夫人重御雕軒平陂往復約略相似觀世者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三

五

於是乎有溪懼焉余旣徇中丞之請銘府君之墓在
鄂渚淑人未之從法當別有銘銘曰

生遼陽死構李釋之越五遷徙金陵山北靈趾靈之
車反于此魂迢迢渡漢水泣丹書訊青史夫人今有
美子鑽銘辭詔天恩

明故誥封李宜人張氏墓誌銘

宜人姓張氏故通政使司右通政寶應李公諱茂英
之室也李公卽世九年而有甲申之難季子藻先奉
母適吳以其年八月十二日卒于邸舍年十有
遺命反葬祔通政之兆又十二年乙未余之淮過寶

應藻先拜而請銘李公余同年長兄宜人丘嫂也藻
先父事余二十年益恭知宜人內行者莫余爲詳其
忍不銘銘曰

萬曆庚戌余舉南宮淮海聯蹕聿有李公展允李公
長德端人玉衡懸秋水神發春釐爾女士玉質金相
旣饋交賀賓友相壯出宰百里入官爽鳩雞鳴戒勤
秉燭泣囚晉秩納言迴翔靈鑠黨論披猖椽人簞駢
企旣四維微風搖搖攜手言歸曾不崇朝公賦遂初
如旅得歸陰林席箭散髮振衣宜人刲刲綜理外內
田園區陸囊篋細碎僅奴指使牛蹄角于目覽手畫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三

六

部居井朕公曰休哉坦其瞻腹我酒爾旨我肉爾宿
是生三子季也收子教以織績游必就士公旣卽世
家門肅穆蘭綺崔嵬戶屢促數白毛匝地黑肯橫天
長淮南北骸山血川申命季子御以如吳陳衣考終
如在室家帷堂而歛以逮反葬牆窆不驚窀穸無恙
陵谷遷貿又一星終風塵傾洞我來自東白楊蕭蕭
短髮凝凝停舟問舊睟驚喜我造其第堂宇沉沉
几筵肆設簾幙靚淡季子曰咨闔廬蓬翟夙夜洒掃
惟母之教我饗其饌茶香酒醑脯醢錯列間以拒妝
季子曰咨相攜匪恪五飯酒漿猶母餘閑軒車蹄門

青簡棲帷申勒懸書壁鏡贈詩季子曰咨予庶予歧
引衽攘袵德音在耳獻酬卒爵見其諸孫舒雁行列
玉雪蘭蓀我思古人頌圖雍肅咏歌葛藟逮彼膠木
而况宜人女宗母師珩璜琚瑀我親見之在昔范氏
隆道弘風中興以後形我管彤鴻朗不遐清喬斯纂
我作斯銘敬告史館覽湖湯湯八寶告祥埋詞幽窈
尚有耿光

林淑人太君墓誌銘

太君姓陳氏贈護軍林君子惠之室也生二子國棟
廷棟一女適錢氏歲壬辰七月考終內寢年六十有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七

二八月葬武林北關吉祥之阡護軍早世太君方盛
年女提子抱朝其家人而申儆之曰爾無忘吾先君
無寡寡婦無藐藐諸孤爾饗爾飮爾蠶爾織爾庀洒
掃出入雜狀應曰敢不如命又合其宗黨而告之曰
有未亡人在有先世敝廬薄田在于我婚于我葬于
我歲時伏臘其何忍忘我先君闕遺我諸父昆弟雜
狀應曰諾更十年所女笄而字男艸而學局鐫蕭狀
鈴索肅狀機絲維誦聲續續狀行其庭窺其堂不知
護軍在否咸曰有婦又更十年所國棟起家韎韐腰
刀袴褶拜跪起居餘皇文駟交織道路雕軒在門翟

弗有煒閭里聚觀咸曰有母太君于是居積不替各
行滋彰僅奴食指日繁宗黨待舉火歲益成輿梁掩
骹骼新支提飯除饑四方之人咸曰是婦是母男子
無如也晚而遭逢世故鄉井繹騷歌哭錯互太君蘭
錦歸狀鼎食如故兒孫繞膝吉祥令終斯世希有也
舊史氏曰余往與陳總戎東溟劇談當世奇偉卓詭
之事盱衡告余公知天下有奇女子若武林林太君
者乎太君一寡婦人存亡歿生千金一諾南冠越吟之
客翳桑廣柳之徒後車却載幸舍如歸台溫諸郡漕
艘運弁帆樯蔽虧奸黨囊橐太君片言傳教千里野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八

置駢頭擲手莫敢顧唾此豈有徵發期會用兵法部
勒者乎昔太史公傳貨殖列巴寡婦清而范史傳列
女失東海呂母公裁國史當置何等余異而心識之
比遊武林觀太君之葬喪亂之後托妻孥保家室者
擁匱巷哭螺贏之子削杖執喪虞用栗焉總戎之言
猶信嗟乎古奇女子如譙國沈氏紹定間晏氏比能
絜智何以賢于太君徵諸近事銀夏之登埤誓師榆
關之乘城返旆翠帷砥室呼吸定變嗟哨宿將其顙
有泚惜乎太君之所用者小也于是廷棟來謁銘余
曰諾是應銘法銘曰

碣石鑄靈掌徙天夢夢俗靡靡眉作巾幘恥匪激
贊訓夫子

長沙趙夫人張氏墓碑銘

長沙趙夫人姓張氏今御史大夫趙公開心之室內
閣中書舍人而汴之母享年六十有九龍集己亥正
月日考終官舍之內寢而汴扶柩北平返葬南
國毛裏創鉅枯樁痛淚食頃啁噍踰時踰躅祇奉嚴
君之命來請大家之銘余交在紀羣慕淡鍾郝猥承
載筆敢忘彤管用假麗牲之石敘而銘焉敘曰夫人
生柔并禮肅容裕仁媒狀卜祥既饋交賀董茶攻苦

長齊有學集

卷三十二

九

旨蓄御窮體醜芟美以佐敬養籌燈宿肉以相誦讀
寒燠佔嗶則纖火分光午夜伊吾則機絲雜響宵晨
曉戒有雞鳴風雨之思窮困激昂無牛衣涕泣之狀
斯則歸妹所以幾望鵲巢所以起家者也君爲觀國
之賓妾作當家之婦白髮在堂黃口在抱滑甘梨栗
取辦食指子媳保姆交萃一身家門多巽繼經哀酷
醫巫藥膳傾倒度屢置嬰飾牆壁盡衣珥俾老人即
安下地庶游子無憾終天俄而兵燹突焚關河阻絕
僕被挈篋負稚携嬰雨血風毛之歎自誓戒徒命侶
如堂適庭健婦良勝于丈夫夜行何畏乎多露斯則

自竇落夏負屏伯越秉心塞淵無成代終者也惟趙

公標榜幣俗摩厲兩朝木高風搖表長影廣叶茲琴

瑟戒彼韋絃周南之哲婦勗如燬于魴魚陶邑之令

妻喻自處于京豹佩鵬能解發礪善藏臺柏之獨坐

歸狀卿月之迴翔滋久有子式穀作我鳳毛夫人舉

案益莊循牆多畏傳救邸舍庀治寢門鈴索無間于

晨昏管鑰不離于手掌隔柳家之幔才使聞歌下謝

公之帷僅能見舞行成琚瑀言著繚緗已乃脫落塵

容津梁白業伽陀半偈多羅數行現身散華無復女

身之相取泡作譬淡知泡影之因斯所以收華委蛻

長齊有學集

卷三十三

一

高朗令終者歟嗚呼天地震蕩士女此離江淹歎紫
臺之稍遠杜陵悲紅袖之登車夫人仗助陳謨勸勉
明哲于是梓材用晉白馬朝周潼酒駝美每拜上方
之賜鞠衣翟裼彌濶再命之榮生以石窳疏封歿則
甘泉圖像令妻壽母罕有其比既而勝髮末利迴念
繁滋陽箴乾城追惟昔夢珠服玉饌謝彼繁華寶地
金琳欣茲勝妙視世界如房櫳等兒孫于幻化顯融
壽考人間五福方蔑如也昔者劉子政之述作臚列
仁智房玄齡之序傳標舉清喬竊比古人詢於舊史
敬爲論次徵諸頌圖乃作銘曰

趙璧連城張星近河珪判璋分鳳舞鸞歌天作嘉耦
宜爾室家茹荼攻蓼亦既勞止相夫如賓代夫爲子
弓强于韜衣强于裏乃遭鼎革乃服裸將參語更衣
決策蠶桑携手刲灰晞髮青陽父執法今殿中子影
纓今日東倚紫書兮有燿儼象服兮被躬歌迴波兮
窈窕御雕軒兮肅雍嗟座塋兮沈瀾閱海水兮清且
淺著銖兩兮衣輕踏琉璃兮地輒山川兮間之將素
車兮復來從二妃兮澄浦望蒼梧兮參差宛故國兮
松楸倚門閭兮何求巫祝背行兮我心悠悠沈湘無
波兮江水安流

北齊書集卷三十三

李緝夫室瞿孺人墓誌銘

吾先君宮保公有執友曰李丈伯樗伯樗之子胤熙
字緝夫長于余三年余契家兄也緝夫娶瞿氏宋太
史傳孝子嗣興之後其儉有婦德每生子女湯餅之
會必首召余余事孺人猶丘嫂也先君卽世幼弟二
酉才二齡余奉諱歸樞衣肅拜定婚于緝夫之女以
爲李氏兩世素交先君之神所式憑也踰年二酉殤
孺人哭其壻過時而悲余每爲揮涕久之緝夫困諸
生而余浮沉仕途進寸退尺緝夫與孺人燕語啣濕
濡沫未嘗不相向歎咨也崇禎改元緝夫病不祿于

象璧漸長授經於其婦翁陸兄孟鳧崇禎己卯舉鄉
試孺人年六十賀客驩呼踵門未幾象璧沒喪亂薦
臻歲祲產削孺人依次子象坤及象璧子鉉銘以居
及見其次女甥翁與之鄉舉而卒癸卯歲六月十五
日也享年八十有四于是子孫食貧渴葬卜日附先
人之兆而泣血來請銘孺人之歸李也十四而爲婦
三十而爲母六十而爲大母家門儒素裙布操作口
不知肥濃身不識紈綺拮据將荼勞夢徹旦晝八十
年一日也譬之耕夫種而不收子獲而弗食鹿鳴
燕喜開口一笑日未陰而失之攢眉如結漬淚洗面

北齊書集卷三十三

三

八十年一日也上下三世艱危積刳孫枝不替祭祀
孔時厥惟艱哉卒之日訣別子孫曰八十年李氏老
婦可以灰葬之日下見所天曰八十年李氏老婦可
以從君于此嗚呼臣子之于君國也猶婦人之于室
家也身世牽率灰生偁背讀丘遲之書覽庾信之賦
如孺人青裙白髮八十年爲李氏老婦豈非天之相
之也哉生宜李氏之室灰復李氏之土及祀李氏之
宗自施衿以逮陳衣爪髮依狀語言如昨爲孺人者
良可以無憾而余以陳人宿老俛仰今昔能無載筆而
流涕乎銘曰

昔者漢孝元皇后移國施易身爲新室文母猶自命漢家老寡婦黑貂奉正臘史家悲其倒置元后之年亦八十四視孺人白首蓋棺長爲李家婦我知其有餘媿也嗚呼叔姬歸鄣春秋所義豈無冠纓美彼髮髮涕盈其銘終古同喟

明旌表節婦從祖母徐氏墓誌銘

崇禎六年歲在癸酉詔旌常熟縣故生員錢世顯妻徐氏表其門曰貞節婦工部尚書杖之從孫女我從祖祖父副使府君諱順德之介婦從祖父諱世顯之妻從祖弟謙貞之母也年十六歸于我二十四所牧齊有學集

卷三十三

十三

天見背矢節四十二年膺旌門之典後十一年爲崇禎之甲申節婦年七十有二越二年丙戌謙貞歿又三年己丑七月始考終于內寢壽七十有八次年庚寅月冢孫孫保卜葬于長興之新阡啓厥祖塋之窆改而合焉哭而告于謙益俾誌其墓於乎謙益不忠不孝慙負天地其敢視狀執筆貽羞簡牘若節婦之爲妻爲婦爲母盡瘁于我錢氏不忍以弗之志也節婦之寡也謙貞僅免襁褓未幾府君卽世幼孺眇藐委練就位無儉禮無違言漂搖者定粵蜂寢息人言曰能爲妻君舅既歿三姑皆篤老供養扶持送

往事居啜泣莅事莫有愆素人咸曰能爲婦謙貞起孤僮長而有見視保告誡如未免于水火也織紵辟績朝暮暮盥不以溫厚少自假易也老而哭于支形正氣持門戶彌自力孫保頭角嶄然奉侍唯謹陳衣之夕顧視釋狀狀後爲母之道終焉哀門多累哀酷繼繼節婦哭夫之後哭尊嫜者四哭婦者一哭孫及孫女者再三歎數矣而不死殘年餘息垂死而又哭其子而猶不歎天以節婦畀我錢氏爲健婦爲勞人備嘗其閔凶而慙遺其血胤苟不至于終天窮塵畢命盡氣猶未獲弛擔息勞安寢于巨室也節婦之爲牧齊有學集

卷三十三

十四

節也亦苦矣哉萬曆初吾家全盛叔爲秦川貴公子婦方盛年容華謙益稚齒嬉戲長與案等耳從祖父縣雉于庭木舍矢命中顧盼自喜節婦鼓琴于房桐絃鏗狀聲滿窓戶迄于今話言色笑宛宛狀如信宿也而吾亦七十老矣節婦亡且葬而錢氏之老人于是盡矣家憂國恤創巨痛深回環循省若轆轤之轉腸腹雖欲不滋狀也其可得乎嗚呼女婦之殉夫臣子之殉國其于生歟之難也一而已矣傳不云乎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靡之不死相也嬰之不歎朔也與夫人之歎何異靡祀夏

嬰立趙歿者復生生者不慙而後乃知其賢于歿也
飾婦之于錢夏之靡趙之嬰也其不死也以有爲也
以有待也其視夫引刀維經以一歿爲能事者孰難
孰易亦顧所自處者而已矣雖狀必如飾婦而後可
以不歿必如飾婦之不歿而後可以有辭于歿者國
家大書漢刻旌門表閭所以教世之爲人臣子者至
矣吾于是而知風德之遠也銘曰

飾婦之天出後小宗徐母高行棹楔熊熊元兄不弔
自誓有王一門三關漆書相望于鑠 明崇獎節孝
光天厚地有風有教舊史載筆埋辭墓門鴻貽于祀徵此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十五

刻文

錢令人趙氏墓誌銘

我曾祖王父歷贈刑部郎中太子太保諱體仁生五
子長爲我王父嘉靖己未進士歷贈太子太保諱順
時仲爲從祖祖父山東按察司副使諱順德副使仲
子世顯娶旌表節婦徐氏生謙貞貞生孫保孫保娶
趙禮部尚書謚文毅諱用賢之曾孫女敘州太守隆
美之孫女太子中允士春之女也孫保既葬其王父
母父母於我曾祖長興阡之支隴兩阡間有地婉而
中隆宮之以葬其妻而率其子與祖請爲壙銘銘曰

維我曾祖有四世孫條葉被澤卜妻高門錦城漢東
仙源天水故國舊家河魴宋子之子于歸王母在堂
鞠衣楚楚易頭將將網戶砥室板輿輕軒銀燭合歡
金尊祝延殷申既饋異糗事酒相夫爲子代姑爲婦
菽水旦旦膏火昔昔毋傷牛衣而去駒隙內外官閭
委佩乘魚于今爲庶可不免諸機絲研削雞鳴風雨
亦既抱子誰謂荼苦申酉之交大厦再傾漂搖一室
梁壞棟崩尊章酷纏王母奄及無呼非天有啜必泣
捲衣雜投絞紵頻製工祝背行巫匠更次哀哀百身
愆愆十指攸助棘人克庀大事爵踊觸地殷田壤牆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十六

贈孺人張氏墓誌銘

孺人張氏建寧府君之後爲邑巨室父諸生芳潤母
王氏年十七歸于錢爲今江南道御史延宅之妻卒
于乙酉九月八日年二十有一後七年延宅舉進士

自行人擢臺班再命皆贈孺人癸卯歲請假葬母上
地殿橋新阡營孺人之兆域于其旁于是孺人歿十
九年時子世嚴才三歲今成立為諸生矣延宅之
念母也勤悲其妻早世生不得事其母而死得從先
姑于九京也序次酸楚使人讀不忍竟涕泣再拜以
墓石為請余曰諾乃敘而銘焉銘曰

建寧之後婉婉女工求嬪彭城和鳴肅雍青油暢轂
門閤邈迤風雨雀鼠中葉如燬我有聞孫茹荼攻苦
青燈一編白日千古彼美婉婉夙夜勉黽視無陟輪
笑不見矧士也挾策摩厲選場居庀膏火行橐餒糧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一

資盡裝送脫解簪珥補綻洗拆取辦十指煮字吞紙
突烟蕭條舉案進食中園有桃相顧而笑勿歎一飽
無以食李嗤彼剝棗乙酉重圍日蝕麟閣屋瓦星流
礮車雷吼扶創累兒挨枕崩奔羸軀弱命爭睹城闔
路杳如鬼胸確自捧羹手瘳疾弓足臄膺驚魂乍逐
嚴霜載零哀哀父母膏刃血阬陷胸辟地聲殷壞牆
腸腑迸裂浹月而亡餘閭闔奠屋衣誰復哀勤鄰叟
假以美木兵塵荒郊日莫鬼語誰與此叟天用錫汝
黑月孤槐凍雨二丘星紀推移天回日周法冠霈恩
湯節還鄉錦綸象軸再命煌煌吁嗟孺人穠若春華

青陽失令水靈交加譬彼役夢昔昔不蘇六載肝腸
呻吟呻呼昔夢未愁俄而長寢布幃瓦燈營魄淒淒
堂堂白日委照下泉鏡奩重開鞠衣再鮮人生一夢
百年鼎鼎苟矣孺人噩夢斯醒挺挺新城萬木如焚
往從先姑爰契我龜生不受祉歿有餘慶閭里歎息
天眼則長宗老耄荒職司譜牒搜次內言敬告交葉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三終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八

牧齋有學集卷之三十四

神道碑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贈少保謚文穆成公神道碑

嗚呼以天爲無意於人國乎雖其陽九有方厥卒割之際光岳之氣未嘗不合也山川之雲未嘗不出也扶危定傾之才未嘗絕跡于世謀王斷國之策未嘗不接踵于朝也以天爲有意于人間乎界之才而靳之以枋用使之臣不遇其君君不遇其臣即君與臣兩相遇矣而又不持久于是乎奸邪小人盤據有學集卷三十四

廢定本

互于內敵國外患交馳于外而淪胥板蕩忽焉不可救藥蓋吾觀宋事至靖康諸賢之進退輒爲之填胸捐膺且憤且悸今老病垂死而書吾友文穆公墓隨之碑乃在其卽世二十餘年之後此所以忍淚執筆嘆窮而繼之以泣也公姓成氏諱基命字靖之避廟諱請以字行大名人也少爲諸生長身玉立與高陽孫文正公齊名萬曆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踵高陽列詞館砥行績學並著公望廻翔詹翰歷官吏部左侍郎崇禎元年枚卜閣臣廷推居首未果用踰年避承陷沒畿輔震驚上用廷議十一月七日卯家起高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四

二

陽公以樞輔駐通州控御神京次日趣召公升禮部尚書入閣辦事越五日高陽入朝召見平臺公屬言于上曰願陛下以戰守事宜一切委承宗俾得盡其才力必能辦敵仰副聖意上爲之首肯當是時烽火連接警報錯互舉朝惶駭不知所爲公言出而聖意定廟算一人有固志上始悔用公晚也高陽旣出鎮公在政地無一日不以關門爲慮凡所條上覆奏綜覈舉行於兵部則謂四方召兵抵圻輒烏集獸散當止七萃乘城之士宵旦不得下當更將宣雲勁卒入衛當額招備所當敵于戶部則謂調集費繁額賦當急行糧當覈新餉當增凍糧當運明年領兌續運之法當行于工部則謂收法辦造當稽內造外造當促期戰車當補料價當先期以應又謂六垣註銷不講六曹奏報省試不聞錯立揆談緣飾故事一一條次當與幾何當革幾何心計目營手批口荅爬搔拮据冒勞銜怨皆以內庖軍國外應疆圉爲張皇修攘之計而其最大者則處置關帥一事蓋是時馬帥世龍出自閩閩受命總理方扼腕奮臂期却敵自效中樞惡其兀傲不善事已也使其私人監伺之又嫉他帥譁而訟之公謂國家所倚賴者關門也關門所倚賴

者高陽也今以私憾齟齬世龍擊高陽之手足而責其展布關門之事去矣猶不爲國家慮乎于是力排羣喙取旨申飭命世龍一意進取不得輕議更置又請遣科臣往薊飭厲羣帥不得擁兵觀望違總理節制世龍益感奮誓死總五大帥從高陽下榮遷次第復遵永四月而四城皆下露布上聞獻俘告廟本公在政地周慮危疆主張國論居中調護之力也公感上知遇珥在二人之下重荷樹賴無所鯁避及居首席慨擔荷益自發抒膏肓痛哭爲上言敵警爲二百年未有幸其薨退因循苟安萬一控絃復起仍前搶攘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四

三

天下事寧堪再誤上感動命擬勅申諭公一夕草四諭漏下三鼓猶在直上從午門望內閣燈火熒熒然屏營歎息不能成寢也灤水師期來告天大雨歸步中庭竟夕不寐家人環視不敢問質明捷書至乃大喜語其故公雖在禁近心環竹山灤水間蓋大臣心事如此公以辦敵無能敵退乞罷疏三上溫旨慰留敘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上深念官常國紀敝窳日甚不太斷割無以振積玩雪國恥公謂治道去太甚求治戒太銳天威震疊鐫責切至引理據法多所寬解上時時曲意報可一二僉壬營進者爭

爲操切可喜逢迎上意流言布聞謂公委卸市德上意雖專注不能無動而郎署之宵人緹騎之惡子乘間抵隙交章詆公公自是奉身退矣公旣去高陽在關門益孤分兵易將曲肆撓阻比三年以凌河之役去高陽去而關門之事不可爲矣自時厥後國勢益蹙上心益困登拜如踐更罷免如傳置蜩蟬沸羹無復典要譬之駕萬斛之舟衝風逆浪檣傾楫摧長年三老袖手屏去而開船振舵之人叫號喧呶促數更易其不至于覆溺者鮮矣然則國家之不早用公也公之用未久而去未久而亡也天而有意于國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四

四

夫寧若是葉落而知秋壺冰而戒寒公之進退關係于國家綦重而世罕有早知之者也天啓間公與予並官右坊逆奄魏忠賢用事南樂諸人附之引繩批根將興大獄兩人私語咋指嘆詫一日語余昨與南樂飲酒酣拊余背身後願以易名累公余漫應公尙計及易名氏耶醉而失言南樂目我矣余笑曰公未醉時向南樂作語云何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余先罷公以少詹事乞掌南翰入賀畢亦罷已偕起田間朝罷過從相與屈指四郊多壘君父旰食網疎事叢何若而可畫灰借壽每坐談輒移日旣而曰昔人有

言政將及子交相勗也閣訟之興也余既被放公亦
背後命過余而嘆曰公又去也其誰出而圖吾君乎
余曰公在吾何憂公曰不然吾兩人車兩輪也吾兩
人用高陽必將出鼎三足也車一輪有不契需者乎
鼎兩足有不覆餗者乎公姑去矣他日當思吾言耳
余歸一年所公與高陽相繼枋用未竟而皆去余
嘗與高陽促席及之停杯浩嘆以公爲知言也當余
之被放而公亦左次也朝右之倚公者以抱蔓爲憂
及公之登用功見而言立也朝右之惜余者或以得
與爲喜公既不久中書余遂長錮黨籍於是海內正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四

五

人君子扼腕世道者碩果之望滋窮井渫之心彌惻
矣馴至于今國家之陵谷變遷窮之骨肉腐朽世有
讀公豐碑考吾兩人之遺跡追歎其邪許推挽嬋媛
响沫之情事截截之口能無重恨于謫言夢夢之天
抑或纏悲于殄瘁清濁同流玉石俱燼世運而往矣
天不可問矣斯予所爲忍淚執筆嘆窮而繼之以泣
也公乞歸凡六年以乙亥八月卒于家櫛沐草遺疏
正襟危坐而逝上震悼恩卹特隆仍予贈諡以其年
某月大葬于某地之阡葬後之某年余與公之子全
翰林學士克鞏相見于長安絮語舊事相對嘆位再

拜稽顙以麗牲之碑爲請余謹撰次公秉政當國二
百七十日間訃謚名畫關于危急存亡之大計者大
書隧道徵信國史其他詞林閱歷之次綸扉奏對之
詳與夫砥行載德劬躬燾後之本末已見于高陽之
家傳故不具書銘曰幽都祝栗戴斗崆峒光岳氣合
篤生俊雄騰蹕藝林游歷史館玉琢金相漆書銀管
握文椽筆橫經細旃淵停山峙風節凜然方囂帝博
未省天醉駕鸞雙飛威鳳隻逝公曰吁哉主憂臣辱
誓捐身圖以謀國蹙馬飲灤河火達甘泉艱危受命
促數登延公入颺言聖明天保請以戎索付彼元老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四

六

神京畫地重關堵塙如微周廬如閉扈堂蒐討軍實
擁護節鎮身直密勿心履行陣露布宵馳日畿畫闕
帝曰念哉頭鬚汝白蹇蹇勞臣中外鈎鎖關門烽燧
閤門燈火外憂暫弭內間遞作雄鳴雌和骨銷金鑠
公笑移疾角巾襪被敝入我入敵退我退比及大歸
憂心耿耿管戒用豎沈遺城郢輟哭有數班劒加崇
煌煌錫命賁此幽宮滄海蕩蕩窮塵悠悠玉盃既出
銀海不流展如公墳堂斧峨嶠松楸鬱芊羊馬行列
有美象賢接武奎壁斷石徵文大書深刻公神在天
在帝左右駟乘高陽受命三后雲車霓旌來游來觀

觀此玄石噫其永嘆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李公神道碑

嗚呼昔神宗顯皇帝丕承謨烈久道化成制科取士人物滋茂享國三十有二年至萬曆甲辰一舉而得二人曰樞輔高陽孫公御史大夫吉水李公崇禎已巳孫公再出督師收復遵永六城以報天子戊寅冬高陽陷公闔門死之又六年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事文臣殉難者十有二人而李公爲首公諱邦華字孟闇懋明其別號也年三十一舉進士授涇縣知縣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四

庚戌行取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浙江丁巳坐年例調外熹宗卽位起兵備副使分守易州明年入爲光祿寺少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明年召爲兵部右侍郎移疾去削奪爲民先帝御極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在事一年用中旨罷歸公起家爲令精疆堅密通曉吏事偵京營積蠹盤互奮欲爬搔鉤剔報稱任使中人勢要惡其害已蜚謀鉤誘煽動官府上心知其公忠而休于衆人之欲殺之也謀始去公以塞衆心而需後用公急公任事累奉諭旨乃以顧恤廢弛得罷蓋始末

詞鐫責以明不欲去公之微旨上英明喜斷疑信參互爲羣小所脅持惜未有以孝廟任劉忠宣故事爲上痛言之者也公旣去營務益不可問經筵顧問李邦華做許多實事嘆息久之已卯特簡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踰年丁父憂壬午服除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未幾拜北掌院左都御史公初奉南院命以真衰真老固辭俄聞北兵壩內地奮袂嘆曰此豈臣子辭官日也爲文以告大江之神誓墓訣子孫而出抵湖口得後命便宜發餉過寧南侯左良玉潰兵上聞之大喜益專意委信公公朝見論職掌事上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四

日久待卿歸來酌議潰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賴卿無恙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語如家人父子中官皆屏息遠伏莫敢陝輪傍睨每召對百官如墻而立上視歸乎公遣中使視病賜猪羊酒米瓜果視諸輔臣有差蓋上之倚公深矣當是時外侮內訌人主子立軍國之積弊臣下之錮習如盤根之不可拔如焚絲之不可治如壞屋漏舟之不可撐柱狡獪之極人徂伺于內庸惡之閹員猗嗟于外勲臣小臣躁妄無藉者咎口岐舌依草附木斂弄于中外之交公于上言無不盡然心有餘于言甘苦自茹心盡而言不獲

盡者有之先帝于公言聽無不從然從有餘于聽心耳交聽聽從而心不克從者有之君臣之間唇焦口沫涕淚覆面緊急搏膊卒亦無可奈何而以一死爲結局國憂君傷神焦鬼爛殆有劫運促數乘除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甲申三月賊破潼關上召見羣臣泣數行下公退熏浴具疏請下明詔勵臣民死守用成祖朝仁宗皇帝監國故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越數日又請命定永二王分封江南先帝袖公疏遶殿巡行且讀且嘆疏藁卿袖袖已復出紙牘浸爛猶不去手審諭閣臣陳演憲臣言是演頗洩其語既而羣

文齊有學集

卷三十一

九

臣爭疏南遷臺臣爭言詆調上恚且恨公二疏并閣不行上與公自此皆只辦一死但不言耳三月十二日大同昌平繼陷公亟議登埤死守走告內閣閣臣魏藻德故曳踵徐徐出漫應曰且姑待公唾之而出明日率諸御史登城城瑠拒守者矢石交下慟哭而返十八日賊破外城移宿吉安館文信公祠下烹賜豕祀信公徧餉所知詰朝內城陷奔赴大內關門堅閉不可撼歸館沐浴整衣冠北面再拜三揖信公曰邦華鄉邦後學合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矣取白練書贊絮展問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曾

死靡渝臨危受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痴愚緣尾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賜家人謹護總憲印繳還朝廷勿汗賊手勿殮吾屍須待得主上下落移席正直持束帛繫信公坐相投綴而絕三月十九日辰時也正尸于中堂眉目軒舉如生時賊過咸咋指呼忠臣忠臣越三日乃殮從梓宮遵遺囑也昔者有唐開元房琯畫詔而分藩有宋靖康李綱抗議于決戰公忠謨偉畧不下二公救亡圖存綽有成算先帝識路自迷操刀不割却國醫而待盡仰毒藥以趣亡遂使大律拱手伯紀結舌死賊舒肘

文齊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一

膺之慮雜種快脫帽之謀廟社淪胥主臣同盡納肝無救于衛滅藏血何補于周危窮塵終古寧不恫乎有餘痛哉公當危急存亡之秋建立大計通經權兼戰守深謀遠慮不敢以九廟大義六飛重寄輕試一擲密疏具在可覆案也公疏畧言臣去年入都卽請勅畿輔郡縣預備城守秦督宜扼關自固勿輕擲浪戰宜遣重臣督師防河諸臣泄泄不省以致百二山河河決魚爛都城堵牆一無可恃恃京營則刼敵垂盡臣向者勾稽清覈去任十五六年盡付流水矣恃援兵則江浙搖動荆襄糜爛鞭長不及馬腹矣恃

積財則天子持鉢，誕兒脫巾，京師無兩月糧矣。爲今之計，皇上惟有堅持効死，勿去之意，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主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東南曠遠，賊鋒漸蔓，齊魯南北聲息中斷，神京孤注，變起不測，窮見東宮。皇太子天資英武，像教端凝，正宜歷試艱難，躬親戎器，請亟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卽日臨遣，欽簡親臣，大臣忠誠勇智者，專勅輔導，便宜行事，刻期償水陸飛輓，集方州義師，以鞏燕雲，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係，不容頃刻緩者。賊兵驕師老，急檄關寧吳三桂提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四

二

師迎擊，可以必勝。勅襄城伯李國禎悉簡京營精銳，出爲犄角，守城之事，臣等力任之。皇上下詔罪已，悉發內帑蓄積以餉戰士，勿局錡爲盜守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懸藁街也。推公之意，以爲主上決計固守，六軍萬騎，儼若盤石，賊雖狂狡，不敢越京城而南。皇太子可以按轡徐行，無道路之警，緩則收拾東南全局，以強幹枝，急則號召燕齊援師，以捍頭目，此誠謂經權戰守萬全之策也。假令輕舉妄動，倉皇播遷，萬乘六宮，一離闕庭，賊輕騎躡我重兵，躡我逆戰，則不能引退，則無及賊，偏于前援，絕于後羣，臣從騎鳥獸

奔竄，人主將安之乎？又令主上行幸，太子居守，長君共主，輕車潛遁，而以撫軍監國之虛名委東朝于虎口，雖至愚者不爲，而先帝肯出此乎？公于此籌之熟矣。請死守，所以力杜播遷之謀，請監國，所以全收固守之局。又曰：皇上勿謂臣南人，借此自便，臣老身許國，卽以南事委臣，臣必不敢任。此則灼知定遷無策，人圖自便，恐有王欽若請幸江南，陳堯叟請幸蜀之疑，而逆折其機牙也。陵谷遷移，記注蕪沒，郢書燕說，附耳射聲，小生諛聞冒昧，執簡謂公亦唱議南遷，以賊臣劾制而罷，豈不諄哉！以先帝之神明，不深維唐室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四

三

元子北畧諸王分鎮之制，詞俾公之老謀，石畫與蠅蟬沸羹之徒同類，而共置之國家存亡大故，實係于此。今也不知國故，不察事端，附和南遷者，徒知援公爲口實，而不悉其所以然，痛恨誤國者，但執阻公爲罪狀，而未悉其所以不然。螽蝗醜奮，茅鴟狂呼，使元臣鉅公之心事晦昧千古，此可爲痛哭者也。公生而孝友，順祥篤誠，明允淵停，山立不苟，嘗笑謂儒者當如范希文，倣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講實學，時實用，辦實心，幹實事，時俗方標榜門戶，徵逐聲利，以爲上龍沐猴，非所以自樹立視之，蔑如也。令涇下車未

幾間里銖兩之奸皆通知之不事芒刃漸摩教化簪筆舞文之俗粹然一變集父老詢問風俗家產貧富給筆扎籍記戊申歲大役勸貸賑濟按籍差大斗石圭撮若算勾股全活者六萬人立社倉濟水利清劇盜戢亡命至今奉爲準令在西臺風裁凜然所條上皆軍國大事所排竿皆城社巨奸危詞苦口磨切衷明眉眼何似敢言乃爾福王之國有日請給養贍田土務足四萬頃而後行戶部戶科禁不敢言公曰若是則之國無日矣乃手草疏數千言爭之甚力刑部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四

三

郎沈應奎老人負直節持公疏詣福清西臺有人東閣可默然而已乎福清乃上疏極言貴妃兄國泰奏繼入事得寢福王遂以甲寅三月就國福清所以能轉移聖聽莫安儲位者實借助于外庭公當其衝應奎贊其決也兩浙地繁政劇採訪利病分六曹爲六書某利當舉某害當革條分件繁每按部舉而措之有餘地焉謂巡方以察吏爲要察吏以獎廉懲貪爲要直指供億有贓罰公費二項贓罰坐派郡邑公費取盈協濟公歎曰繡衣使者表率百城可以身爲銘壑乎亟下檄蠲除屬吏凜然負霜不待望風解印綬

吳虞當處囚積案填委夜閉炳燭亭疑閱實運筆如風平反者百餘條老文法吏莫敢出入一字廷獻之日獄囚盈庭舊使者省覽累日爲手版以記事公獨不用攜冊坐輿中流觀聞記數百人以次決遣姓名訟牒不遺毫髮吏民大驚以爲神其鎮天津也兵出東方節下空虛蒞任方一日妖賊陷景州公飛騎檄東師返旆蹙賊于前復選步曲千人潛師躡賊後各戒以道里時日分道趨賊而不使相聞比合戰兩軍各至信地背賊兵而夾攻之賊惶惑不知所爲遂大敗俘斬四千有奇一戰克景武再戰克鄒滕連妖殲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四

古

焉是役也公不用大舉而用鵬勦以爲大舉則徵兵轉餉情形張皇賊鳥舉獸駭以老弱遺我而走險以老我賊未可盡也彼戰我東師已出我仍以東師賊之所以伐其謀而奪其氣也分遣我師各戰其地而不使相聞使之人自爲戰各出死力于兵法爲與之絕地也旣而真督撫懷其功得金吾世職公進俸一級蓋當時疆事類若此朝鮮援兵潰還索餉呼聲洶洶公方以恩信結邊士心乃呼其將而數之曰鮮軍倒支餉廣寧廣寧失支餉山海汝縱潰兵棄信地而索餉于我欲何爲乎念此軍嚴冬渡海裂膚墮指暴

露良若給汝餉百石再行糧道措處汝率先摩勵出
汛爲汝寬一面之網不然立斬汝矣逃將搏頰流血
八百人感泣歸伍謹聲如雷邊人皆踴躍思効命矣
遼瀋新陷風鶴震驚行間言東征輒譁公下令樹出
關討賊職願者立幟下否則去令初下蓋僅有存者
久之軍中相語有不立幟下者不爲李公帳下見卽
不得爲人乃爭立幟下足脛相錯矣議建營壘部署
胥徒走卒躬先畚鍤介冑之士負土僦功營房千二
百間馬廐五百翼如告成芻糧山積設軍市以資糈
易復質庫以峙食貨軍民襍處技擊走集束伍練胆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四
之法一用戚將軍新書從事選鋒六千人輕車二千
輜部伍分明駕乘修備高陽公閱邊至津嘆曰嗟乎
今九邊胥若是何憂戎馬哉京營舊例軍操于營糧
支于衛管軍者不覈糧司糧者不點軍蠹弁積棍窟
穴其中因緣爲奸利公定爲經制照現在軍數人給
印票該衛造冊挂號然後赴倉開糧計部按冊驗票
給米票不符冊卽僞票冊浮于票卽僞冊濫支者法
無赦太倉題稱京營歲給米一百六十六萬磨勘兩
月清出虛冒歲計二十四萬有奇以還度支祖制設
三備兵營招集精銳補老羸之闕市兒惡子遊閑博

徒依倚中人貴戚乾沒蠶食有糧無人有籍無伍公
疏汰虛覈實增實軍四千餘人包馬四百疋軍自爲
一隊歸併各營馬兌給選鋒以供騎操歲省縣官糜
費糧米數萬已巳冬凡兵入畿輔衝寒出郊相視營
盤分地樹壘金鼓相聲部門恃以無恐遵化告陷羣
臣偷懦憚事爭言列營城外非便公曰臣職治兵知
有進不知有退搜城逐敵損威示弱堂堂天朝不應
出此宜列營城外無謂速調勤兵以張聲勢彼敵
我有備將懼而引去所謂先聲而後實也上眩于羣
言乃撤營兵偪國門偵探斷絕始大悔傳旨如公初
擬獨有學集卷三十四
議然竟不能排衆喙以留公可嘆也南叅贊機務叢
挫公首定營制併多設之營以省糧裁不急之官以
節費安民詰戎治民論將五約二事次第修舉以其
間巡行江北度浦口絕池和抵和州徑梁山時采石
旬日走四千里盡覽形勝夜命畫史防禦機宜分五
疏進呈繪圖列於師占人聚米畫地之意使人主周
知祖宗興王舊地山川阨塞其用意遠矣詳察水陸
形勢備遠阨要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于滁和全
椒壘川數千畝聚衆數千人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
下流不如守上江請于池陽之間開府采石置哨太

平舟車兼制以固咽喉又謂徐州居四方邊均水陸
交會宜宿重兵設總督一旦有事片檄徵調北過

西扼寇中莫陵京此天下萬全大局也疏下兵部司
馬舌吐不敢覆公亦用外艱解去公服官中外歷四
十年資望深崇委寄殷重回翔前却在用與不用之
間晚而秉大憲微主知不以時危運移少自假易整
臺綱嚴考察雙條拒門凜然如承平時俄而天崩地
折卒不獲竟其用而達權應變功見言信指麾談笑
弭東南焚突之禍則莫如湖口之役左兵之潰而東
也餘燼隱天軍聲殷地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四

吏相顧無人色公浩歎曰海內僅東南一角耳身為
大臣忍坐視決裂抽身局外袖手而去乎乃停舟州
檄正告良王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討逆勤
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讎共掃腥穢以成偉
伐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江流中斷陵京震
驚何輕易舉動若此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游
魂稍稽膏斧不遠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
賊乃甘自菲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
武足高喙長倘不諒貴鎮心跡飛章上告貴鎮其何
辭以對十五國豈無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

領安係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青
史爲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貴鎮宜卽日嚴戢兵
丁疏通江路振舵回船尅期還鎮缺餉事情候本部
院到院設法措處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本部院
綿力可竭當爲朝廷弭此大事爲貴鎮濟此飢軍其
勉聽鄙言急圖桑榆後效否則義旗迴指將不得與
貴鎮以玉帛相見矣良王捧檄心折又用其親信李
猶龍胡以寧輩開陳禍福曉暢心事皇上神明聖武
拊髀頗牧當力爲保全功名盡釋中山箱篋之疑得
專元侯弓矢之賜良王大喜過望飛騎貽書院撫發九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四

六

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遂大定運艘商舶銜
尾安流謠聲喧闐沸江水南都始解嚴越翌日公具
威儀入其營良王帙首轉袴握刀挿矢俯立逐鵠首
公禮辭引見用師弟子禮良王請公坐樓船大閱士
馬公慰勞諸將詢問部曲姓名宜諭軍中矢忠義殺
賊拾取富貴一軍皆骨騰肉飛願爲公死良王爲公
令于軍斬淫殺者四人以徇釋被擄男婦四千餘人
還漕鹽船五百餘號臨分牽衣號慟誓以餘生效頂
踵公還語人此小事易辦喜爲國家得一名將耳公
以風紀清嚴之司當過賓傳遽之地官無銅虎之符

使無英傷之節引大夫出疆之義推臧孫急病之公忠誠全涌機權錯出條鏃在手操縱自如挽山崩峽倒之勢成瀾回浪轉之功嚮令先帝當危急時擺落羣小以國成委公則庶幾病危可救弱症可起奉天之圍可解靈武之功可奏竊嘗謂公之死國有異于羣公者爲其以乘輿死以震器死以三百年祖宗鐘簣死而不但以身一節死也嗚呼痛哉公父比部公與母周夫人食貧煥德公童孩喪母執喪有聞萬曆癸卯與比部同舉于鄉布衣徒步父子自相鏃礪都人士咸敬之江西有二儒者曰鄒忠介公元標曾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五

恭端公同亨鄒公識公于諸生勗以萬物一體之學既登第謁會公南太宰署中曾公明燈促席極論古今典章吏治人才世運曰吾老矣一腔報國微忱舉付吾子公學術原委得之二公爲多爲言官主于分別邪正破除朋黨極論萬曆執政背公營私衣鉢授受徐兆魁王紹徽湯賓尹等鑽穴禁近蠹賊國論郭正域鄒元標顧憲成等骨鯁孤忠削跡朝著滿議日輕黨禁日密老成日謝天地閉塞非國家之福也言路初開章滿公車公所彈劾劈肌分理洞見癥結黨人尤畏而疾之丁巳之察并及比部公天啓中入爲

少司馬逆奄肆毒大獄煩興高陽公將行邊入覲而奏本末奄矯旨拒不令入魏廣微唱言朝堂高陽與晉陽之甲李懋明召之來耳公亟移疾請去而削奪隨之矣前後罷免家居垂二十年比部公老無恙讀書譚道篝燈布席依然兩書生公是以益邃于學又以其間網羅典故討論時政以儲匡時經世之學腹笥心兵橫從肆應蓋多自閒居得之邇公之大節終始有三章笥錄牒端禮刊碑蘊義生風白首一節則以黨論終始開拓心胸補苴倫紀不聚生徒不矜著作則以學問終始盤錯橫身艱難致命以熱血灑宗

卷三十一

三

社以丹誠荅知遇則以忠君報國終始以精白一心不愧屋漏爲立身之根抵以正直忠厚保養元氣爲用世之禎符雖其寒水栗玉纖塵不染而友朋之急難善類之阡危無所不極其救援褰裳濡足有不恤也雖其精金利劒腐肉必決而殘邊之退卒失路之旅人無所不用其矜全噢咻濡沫有不啻也晚年家居修講堂定教條立宗祠恤繇役秀眉子矜莫不觀禮誦法團練鄉兵保護井邑笳鼓譟亮肅如軍中九連寇發虔吉騷然風聲雷動匿跡遁去生平誦法孔子刊落雜學嘗語學者三世諸佛只是血性男子果

能參透上乘空諸萬有死生不二與周孔何異儒者一念不謹持卽墮苦海何云天堂地獄哉又曰正氣者士之與也來則乘之去不捨焉臨危末命疑醉整假易簪結纓正其勛辨學問時耳乘輿來去公旣了然自知復何憾哉公先世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西平第十子憲觀察江西憲子游爲袁州刺史始居袁游子丕丕子遵始居吉水遵生華華生唐後唐天成丁亥徙居谷平迄今四十餘世入明有桂者與梁寅爲友桂生京京生威威生貴爵貴爵生秀于公爲王父秀生諫由舉人官南京刑部主事娶于周生公自貴爵已下皆累贈吏兵二部尚書妣皆一品夫人公生萬曆甲戌九月九日年七十有一甲申四月公之喪至自北京詔贈少保吏部尚書謚忠文賜葬予祭六壇廕一子建祠京師賜額精忠十一月二十四日葬仁壽鄉鰲山釣魚臺之諭塋娶一品夫人周氏子六人長士開次士國士開以殉士國死于水奉旨建坊旌表副室朱氏生子長世亦以苦節表門次士亨士齊士京士臺孫男九人長世以嫡長承世廕次長榮長清長祚長發長顯長垣長惠長元長世子繩武應世襲錦衣衛千戶公旣葬長世採集行事撰次爲

泣而言曰隧道之碑有銘與吾祖游而載史筆者誰乎謀于諸父渡江來請者至再謙益辱公末契踰壯迄老函丈晤對竿牘往來師友篤論家兒絮語惟是憐才愛國語不及私癸未北上要語廣陵僧舍艱危執手潸然流涕燭曰左寧南名將也東南有警兄當與共事我有成言于彼矣篋中出寧南牘授余曰所以識也人都復郵書曰天下事不可爲矣東南根本地兄當努力寧南必不負我勿失此人也偷生假年移日視息生我知我辜負良友傷心剋骨有餘痛焉傍徨執筆老淚漬紙而不忍終辭者以爲比及未死牧齋有學集

殉節與國後先天門誅蕩爰策其馬元氣磅礴來歸
帝所帝錫汝命彤弓素煇刑天相柳莫我敢承星戈
照日雲罕從風同車報命二祖列宗乃考新宮乃配
清廟于豆于登工祝致告孝孫在位庸鼓有數神之
至止入戶歎息舊史明見作爲頌詩後千百年尙右
饗之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四終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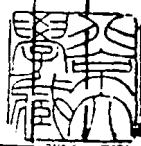
五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

神道碑

和州魯氏先塋神道碑銘



余以餘年類景討論史事焦園之藏竹簡之籍州大部居爰有端緒祝融作虐蕩無餘燼仰天而哭之自此絕意于纂述矣和陽司馬公以先世事狀策命見眎乃喟然而嘆曰嗟乎劫灰盡而昆明開川流沒而碣石在於斯時也觀斯編也豈非三百年天球琬琰猶在人間而宿老遺民所樂爲鋪陳敷厲者與乃按而敘之曰魯氏濠之鍾離人高皇帝龍興自滁入和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一

金匱山房定本

福二兄弟四人從軍功多不受爵散居全椒和陽而福二居和之雞籠鄉福二生文天順間以篤行敏文生知知生資資生崑崑生四子其季則教授公也公諱思問字汝祥少孤爲諸生攝衣冠之學宮緩步間巷風謾謾出縫紉間合衽之夕猶張燈夜讀夫婦相莊師弟子如也壯歲授徒講誦如大師頌禮甚嚴肅于夏楚八試瑣院歲貢授沛縣訓導七載升儀真教諭公教授弟子所得束修半分給從子及甥不名一錢爲學官敦名行崇教條卹孤寒育才俊計口食奉貧逾于諸生時在沛張給事貞觀以諫國本里居公

敬事之危坐抗論不少引屈曰吾師儒道如是也在儀真雖使保請通族譜公力謝却曰吾豈以待中貂易青青子衿也久之遷魯府教授遂致仕歸家居二十餘年以六德淑鄉里以四教課子孫衮衣大帶澁顏秀眉兒童婦女咸指目爲人瑞沒而士類師尊之皆曰鄉先生可祭于社者也公與其元配張內行淳備齊眉一德享年皆八十餘天啓間先後考終葬于某地之某阡子二人長一惠字和之授官把總大連字逸少例貢任崇仁縣主簿司馬公名可藻則崇仁之子也蓋教授公沒後十有三年而和陽有乙亥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二

之變先是流賊驕滁焚巢司馬請以族行不可則奉其父母僦居南都甫告行而城陷把總公角巾布袍立城東塘水中賊泗而執之脅以刃不屈訶曰好硬老子取卽擊破頭額推沒水而死把總之長子諸生可爲字堯父守峨眉墩城賊登陴執之不一語賊怒刃亂下終不一語而死妻王氏亦死池水中而崇仁二女長適章携六歲女及一婢投舍旁草屋焚死次適王貽書數千言訣別父母解襖帶束頸一搥而死和城之陷也死者二十萬人魯氏爲烈魯氏死者百餘人教授公一門爲烈教授公訓戒子姓每稱

引古語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斯其芳風流靡頷不遠
與崇仁公少穎異博學善名理通老莊家言其爲人
經奇偶募困資地佐邑非其好也然不以薄宦少自
假易焚枯食淡齋厨蕭然爬搔民瘼戴星出入聞計
歸不復出申酉之交辟兵潮西山中思家念國佛鬱
盤牙時登崔嵬北望慟哭抵家旬日病猶自力端坐
而逝彌留之際循其髮而語曰此種種者幸留以下
見先人可以瞑矣丙戌歲之五月也享年六十有九
權厝于教授公墓旁須大葬焉司馬旣對歎休命光
賁泉壤言告舊史俾書隧道之碑余惟魯氏福二兄弟

朱齊有學集

卷三十五

三

當龍興之日攀鱗附爪扶助大業知止善息歸耕終
老有餘不盡五世其昌教授公劬躬盡後啓佑司馬
爲晉士稚爲宋伯紀其褒之美侔于帶礪積厚流光
斯已信矣自賢甫出於綸方胙顧汲汲焉申寵命闡
先德發皇幽潛惟恐不及者凡以述草昧之緒業著
豐芑之盛事於颺迴霧塞之後厯昭融鴻朗之思用
以標表權輿萌達兆覲其用意良遠非苟然而已也
余爲粗述梗槩竊比古人先塋昭德之例敘已執筆
而深思嚙然而不自舍也蓋有徵焉亦有望焉云耳
系之銘曰

真人龍興定江許集師和陽耀神武豐沛雲從有四
魯植髮如竿氣成虎定鼎功成解行伍卷甲輜戈投
四弩長楫歸田築場圃周家豐鎬漢鄧杜家世城南
近尺五五世其昌綰綸組文章玉杯器簋簠矩疊規
重式章甫沒祀替宗列豆俎繼義成風繩爾祖赤眉
黃犢敢余侮烈火清流利刀斧骨拒骸撐激頑腐崇
仁華顛髮垂纓闔棺全歸豈牖下 桓桓司馬微
管侶邕管崎嶇扈城旅指日擎雲心赤苦手捧天章
下北戶漆書金管炤堂斧重泉長夜皎日午丹誠見
朗白骨舞還視周原正膺膺金盃珠衣尙塵土拜命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四

新鄉張府君合葬神道碑

新鄉張府君諱某字含惺先世家廬太山洪洞下永
樂中徙衛輝府新鄉縣之送佛村世有隱德七傳而
生江江生行高行高生登登生四子府君其長男也
天啓丁卯以明經貢大庭授太康儒學訓導陞武陟
教諭崇禎戊寅之歲擢真定府通判投効致仕以子
司馬公貴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辛巳歲十月十

三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一先娶李贈孺人繼王累贈太孺人生四子叔即司馬公縉彥也又繼胡封太孺人府君卒踰月葬於某地之阡越八年戊子司馬公奉胡孺人柩偕二母合祔于公排纘事狀俾謙益書隧道之碑按狀府君身偉幹側儼負大節爲文章師法三蘇不以餽餌爲工長垣李司馬化龍督學中州嘆異之曰此河雒偉人也累躓鎖院爲文學掌故不以廣文官冷少自假易冠大舉薄太康長吏物故腰刀袴褶率士民登城礮車如雷目不一瞋寇被創引去署邑篆察奸摘伏老吏抱牘請署手目掉眩鄭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

庶人尉卒殺武陟民于市有司莫敢問公力諍之上官矯尾厲角詞辨纖涌抵罪論死庶人推胃頓足無一難也司馬舉進士授澗令鄰延問寇壘千里親朋掩淚相向府君太呼曰車驅之王事靡盬豈兒女子執手刺刺時乎司馬以翰林簡討改兵垣府君曰若愁勉之以七尺奉聖主吾戴頭歸矣而爲德于鄉大飢出國聚活萬人先帝手詔旌之晚年循牆視影三命滋益共常大署其室曰心吾因以爲統其學問得力如此公三要皆有婦德王孺人裙布織紉相夫課子時人以爲母師而亂之方殷也司馬出萬死一生唱

義殺賊壁壘孤懸烽火四接胡孺人携弱婦稚孫間行萬里間關匍匐孺人之下報府君可謂復生不悔矣嗚呼士君子積學厲行輪囷結轡而發聞于其子者多矣生有綸綍之寵沒有堂斧之封琬琰之錄載在國史金石之文徵諸家乘此其常也如府君者高明顯融未竟于生前板蕩流離降剖于身後陳根未宿家室焚如鴟鵂棲集于墓門訓狐呌號于封樹迫乎風塵甫息道路載夷司馬乃得以收召魂魄蘇息創夷妥侑先靈修合兆域於是乎佳城鬱然松楸滋茂夜臺之伉儷執手慰勞鄉里之婦孺捫淚相告德厚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

流光豈可誣哉司馬忠誠純孝蘊義生風爲人臣子可以無憾其爲合葬事畧痛憤苞塞情事盤互弘演之剖肝未納申胥之泣血猶漬讀其詞者猶爲之蜚鼻裂吻不忍終篇而况于親爲之者乎古今忠臣孝子邁此者與有幾古今豐碑貞珉大書深刻文章之放是者與有幾謙益固辭不獲請廻翔鄴躅輟簡閣筆者數四謹爲援据事狀揚榘梗槩而系之以銘曰惟岳降神自中嵩張星自昔居河東文昌一宿應天中張仲孝友今則公亡書三篋羅心胸墓門老表識駿雄儒冠連蹇道則豐樞衣升堂爲禮頌甲冑干櫓

枝臨衝長蛇封豕猶蟻蝨鉛刀一割無留蹤束書歸臥誅
蒿蓬收貯元氣還吳穹有子社美帝簡崇橫流滄海誓奮
庸天崩地圻降鞠凶移山填海心力窮桑海貿易梯航通
玄堂石闕加新封禮成望拜金粟風血流漬染楸梧叢牛
眠馬鬣氣鬱葱烏頭雙表光晶融珠襦玉益塵濛濛
帶劍上壠誰則憫百年臣子固極同丹書銀管旌玄官
史失求野慙瞽矇學敢誇鑿悅工誰哉庾辭麥鞠窮南
山有石深刻矐杞天虞日鑒厥衷金銷石泐微無終

封行人司行人貽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吉水

于昭李公墓碑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

七

李公諱尚德字子昭其先唐西平王晟也西平第七
子憲觀察江西憲子游刺袁州始去長安家江西入
明朝徙居吉水谷村者曰唐自南唐迄今九百餘歲
二十五傳而生公會祖學錄公衍祖縣令公楷舉鄉
書三爲令有異政從羅文恭講學學者稱桂林山先生
父都事公時學試策入等選忠義中衛經歷升四川
都司都事公生隆慶戊午卒天啓丁卯六月得年七
十其葬之歲爲戊辰爲崇禎元年以行人司行人封
公以吏部稽勲主事贈公者今兵部侍郎元鼎也公
生而秀羸從卜人言乳于比鄰劉姥一夕大雷雨忽

失所在姥驚呼執炬大索得之屋後松山鼯睡自若
人知非凡兒也少讀書作文能兼數人都事公叅戚
少係軍事公單騎覲省薊門上命右司馬大閱邊騎
十六萬雲集厨傳賞賚皆倚都事公公弱冠書生白
洽單裙奮袖指麾咄嗟治辦少係調得之請與相見
長揖就席雄姿英發少係與語移時嘆曰子他日經
國手也公益自喜周視塞垣慨然有請纓伏軾之志
累試不利筮仕得保定府簡較楚人熊廷弼爲司理
蹕悍盜厲下吏仰視喘汗獨雅重公引與平亭決獄
商人爲奸利把持稅使陰事熊盛怒稅使以屬公公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

八

却商人賄案治其奸狀而白稅使熊喜曰此健吏能
與我抗曲直者署安肅令八月鈎金束矢必歸諸公
爬搔利病不以傳遽爲解衛所未僚或候缺老不能
歸或暴卒一棺萬里側席而坐伙助經紀橐裝枵然
不自恤也歲滿當遷部中大奄使人謂公幸少顧我
當得美除公謝曰一官如芥子許寅緣貂寺何以見
魯衛之士乎未幾左遷貴州永寧州吏目公曰君命
也此馭以往濯厲如畿輔時假入覲以行遂致仕歸
其宦跡始末如此公少壯負奇氣好讀司馬遷陳壽
諸史刺取鈎貫以儲時其方畧已而從曾恭端劉文

節游納履鄒忠介之門本仁祖義澤于道德醇如也
天性孝友都事歿京邸扶柩過彭蠡湖風浪暴作隣
舟覆沒伏棺呼號誓與俱沈俄而獲濟人以爲今之
庚公也教子以義方不項科督課既得第訓之曰吾
生平牧學得力一不怕窮三字今以貽汝司馬公鏞
厲志操蔚爲名流公之家風也公先後凡五娶生司
馬者彭氏累贈安人前娶彭贈孺人後娶邢封太安
人子三人長卽司馬公元鼎天啓壬戌進士山行人
司擢吏部郎升光祿寺少卿今歷官兵部左侍郎娶
羅封安人繼娶朱瑞昌奉國中尉議汶之女賢而有
文次亨鼎光祿寺大官署丞次貞鼎邑庠生孫男五
人女三人嫁娶皆甲族光祿公葬公之後二十九年
俾舊史錢謙益書其隧道之碑余惟吉州士大夫崇
理學厲風節彬彬鄒魯鄒忠介李忠文其眉目也公
爲忠介高足弟子于忠文父子爲族屬濡染磨礪故
其文行強立有過人者其在吉州或以爲燕函越鐔
夫人能之使其游光揚聲建監當世出其一節亦將
驚怖激絕以爲能事余故考德据實謹而書之用以
著此邦文獻之美且使世之毀儒行斥正學惡砥柱
而鑄之者亦將憮然而一歎也銘曰

先齊有集

卷三十一

七

使象服車用馬守閭牛鼎烹雞誰之過與介圭不琢
觚稜不圓係我堅白謝彼刻鏘有誇土龍或嗤鼠璞
明珠夜光多則抵鵲不贏其躬歸成後人崑岡燿灼
黃麻不焚鬱鬱松楸國恩斯在舊史刻文敬訊千載
墓表

雲南按察司僉事陳君墓表

君諱本字深之姓陳氏其上世鳳陽人明初徙建昌
之南城生十歲善屬文長爲羅明德弟子萬曆甲午
舉于鄉乃賣文以養父母癸丑以親老謁選授湖廣
承天府推官丁巳除外艱補廣東之高州兩考皆治
政齊有集

卷三十一

一

行第一天啓壬戌擢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乙丑春
例轉雲南按察司僉事視驛傳之官未久聞母訃丙
寅十二月廿八日以不勝喪卒于苦次享年六十有
二君初入臺班人主幼冲奄寺竊柄國論霧集陰陽
交爭抗章極論以稽非世道區別賢奸爲已任諸所
彈劾皆能人要津雄唱雌和倚禁近爲囊索者諸所
薦引皆老成宿素觸邪指佞爲中外宵人所砥柱者
又多援据古義指斥左右近習斜封墨勅以摩切時
政羣小積不能容遂用例轉逐君當是時詔獄狼籍
忠貞糜爛飲章錄牒摩厲以須君等君亦旦夕懼及

而僅以病死免其可悲也君祖諱經官岳州司庾父以忠用君南臺得贈母易氏封太孺人娶鄧氏生三子允衡允乾女七人君歿十七年崇禎壬午葬南昌之蓮塘又二十餘年允衡撰事狀請追銘于舊史氏謙益謙益壯歲登朝事友江右之君子三十年來推鄒忠介李忠文爲眉目二公者芒寒色正如五星之麗天而英人志士蘊義希風垂芒散翼落落然躔次相望彼固曰我江右士大夫也人之指而目之者亦曰此江右人物自以爲一輩者也於乎其盛也丑寅之間鉤黨獄急忠介歿忠文退而君輩咸相繼譴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

士

周參軍墓表

吾友程孟陽詩人也而好談天下事謂海內多故小夫便臣憤耗不勝任所見布衣豪傑多有膽智氣力能爲縣官佐緩急者太倉周參軍濱別駕其一人也參軍爲新城王司馬記室談薊遼軍情邊畧熟爛如掌簿余得見其人以孟陽爲知言衰老里居垂四十年周生雲驥述其父參軍事狀來請墓道之文余讀之戚戚然感余心焉參軍諱敏成字政甫別號存梧妻濱之族弟也曾祖贈奉政大夫宣祖鑣父泚奉政兄弟取甲科者四人家世大姓爲儒才名籍甚鄆落有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

士

賁人清獄論出之復職舉軍事如故會時人周元忠以講欵說遠撫遼撫特其議君力諍不能得亡何遂投効乞歸周元忠者嘗而狡有口以善卜爲名彈琵琶琥珀詞出入廬帳中自詭會爲王化貞用間請往探東西諸部情形虛實說二叛人來歸而其實則欲爲彼懷欵以愚我遠撫密疏上聞武陵在中樞聞而狂喜以爲天贊我也囑書抵關門日夕以謀欵爲事又爲大言罔上援引舜禹文王樂天下係天下之語上下詔切責武陵惶恐孫謝而持之益堅嗟夫以一瞽人爲司命假西市以緩東江俾數年不來我得一意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三

辦賊而伺間以圖彼其說如撮空如說夢彼二人者合噪係任備極而易心也嫚書流聞武陵恐激上怒密囑關門改竄其辭以就欵局上不可命集議職方郎中趙光朴再疏駁正武陵詞窮無以應第曰臣終不敢以爲然武陵以督師出陳新甲主其議伏誅而事始緩由今觀之一時文武大吏有目無視甘隳師過朝之恥其不如君者多矣語有之瞽兩目眈奚爲弗殺元忠與彼二人兩目眈也其不眈者則君與職方而已矣高陽之當關也焚和書絕欵議嘗與余談瞽人事廢箸而嘆以國士遇君推轂如恐不及有由

然也君以己卯歲歸田六年而國難作堅臥讀書歸心空門守雲棲淨戒十三年而卒年七十有三娶朱氏繼張氏子四人雲驤雲駿雲駉雲駟其葬也雲驤來謁辭甚哀余謂君平生之可記者莫如受知于高陽其從事于遼杜瞽人之議可以愧當世之謀國者於是特爲論著伐石紀辭以告後世而舉所聞於吾友者以發其端亦以爲婁濱表焉婁濱諱履時歷任撫夷通判

故明死事孝廉陳君墓表

崇禎十年丁丑臨藍賊陷攸縣孝廉陳君拒戰死之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四

賊流寇之部落鼠竊豕突非有名王維種滔天捲地之衆也攸長沙下邑非如常山睢陽四戰之地守一隅以捍天下也賊微則聲勢不大邑小則警報不廣而文武將吏失事逃遁者交關而擁蔽之君以一舉子橫身殉國穴頸洞胸斯可謂與古人爭烈矣朝無巨室之弔國無納官之卹英魂強魄悽風泣月旁魄上下于荒燐宿草之間嗚呼命矣夫君歿之三年子五簋葬君于祖塋後之子午阡漳浦臨江二閣部許爲誌傳不果五簋間行西南重趼奔問今年緇衣入吳請表父墓泣盡繼之以血余憐而許表之曰君諱

來學字開之宋世自金陵宦家焉子孫皆不仕元父禎邑諸生也君少強學厲行以大人長德自命中天啓丁卯鄉榜四上春官不第詩書經濟撐腸拄腹將摩厲就選少有以自表豎未行而難作嗚呼其可哀也賊將及郊君告二守弁常潛兵伏石橋劫其營弗聽既而曰離城三十里結營彼客我主必捷又弗聽賊既至陣弁皇遽失伍君以腰帛裹頭大呼督戰斬賊首三人賊大至楚君入室橫刀砍賊中五槍一刃罵不絕口死石榴樹下君之兄黔寧史目球學弟諸生瑛學及兵民二百餘人皆力戰以死骸骨枚拒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五

無却走者君死于丁丑十二月十七日年四十有二娶江繼要洪生五子五篋其長也余嘗誦楚人之歌國殤也其詞曰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弗懲而其祭祀而歌思之也比于東皇司命無崇庠焉楚人之重國恥志敵愾蹈揚風厲若此之切也故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而漢末東諸侯誅董卓長沙兵最先至今君之死事國殤之遺烈也城下之役與君接踵而死者猶故長沙之子弟也楚之餘黎傳芭伐鼓歌九歌以祀君者固將久而不替其有侗儻輕俠酌酒墓下髮植毛豎歔歔涕泗而不自禁者君之靈爽乘

風載雲亦將憑之以有爲也余竊有厚望焉狗五篋之請伐石而表之曰 明死事孝廉陳君之墓而又爲區明風烈敘次其梗槩用以示今之長沙子弟俾讀而有感云爾

明特贈翰林院待詔私謚孝介先生朱君墓表嗚呼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而不亂危而不傾者在士氣之盛衰而已矣夫士氣之盛也士大夫鏃礪名行蘊義生風雖其身或不用道有未光其聲氣之所擊動若梅檀之香逆風而聞海內與被熏染而不自知及其衰也士大夫嫉名行如砥柱必欲鐫而去之容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六

頭借面蠅營狗苟于是海內風氣泯然索然如腐骨之載朽肉如淒風之萎殘葉物恥夷國論僭而淪胥版蕩馴至于不可爲余往在史局身罹部黨未嘗不嘆息于二正之季今者不死而表孝介先生之墓爲之廢卷閣筆俛仰悲慟而不能自己也孝介先生姓朱氏名陞宣德升其字也萬曆天啓間吳中名行著聞者則有若文文肅文起姚文毅孟長周忠介景文而張孝廉異度暨德升先後抗行張朱取科名躋禁近不若文姚厲節死忠丹青一世亦不若周身死之後吳中士論觀九京嗟百身者咸歸五君無行藏顯

隱異焉德升舉萬曆壬子鄉試卒于崇禎癸酉之十一月踰年巡按御史祁公彪佳疏舉真孝廉請贈諡風厲海內先帝特命所司贈翰林院待詔其孤鑑等卜葬何山之麓孟長私謚曰孝介而異度誌其墓德升歿後五君獨異度在余間過泌園談德升遺事語異度曰德升食貧屏貴不入公府其事親養志祿厠視洩溺爲生孝衡哀毀瘠羸如枯木不勝喪爲死孝孝介大節人所知也乙丑春奄禍方作吾黨有削籍出國門者其門人避匿不出祖德升衆中面數之譙訶墳赤退而愀然不樂入問之不置答余謂德升鑄善責過偏直引義猶可能也愀然悶默退若自失不可能也由是觀之忠介急徵時素車周旋誓與同日其中心愀然悶默者已深遠矣豈徒以爲能事軒舉自命邪異度曰然此吾志所未及也子其識之太歲癸巳十二月十一日鑑用青烏家言改葬鄧尉山鳳鳴岡下屬余爲其志嗟夫德升之亡也在國家全盛之日惜才誅德者胥以有士不遇爲恨豈知夫葉落知秋壺水知寒一士之存亡關于士氣之盛衰後之人咏邦國珍瘁之詩有遐思而憑弔者乎迨于今二十餘年陵谷更矣頂踵易矣遺民故老皆茫然塵劫矣

德升環堵依然流風未沫平陵八尺猶有停車而懷嘆者信矣夫士氣之終不銷亡而葭灰黍律不與茲風炎火偕變熄也異度之志備矣文無累書乃伐石而表之曰

有吳孝介改葬于茲肅揖再拜庶其企而有疾驅顏厚忸怩含戴齒髮如何弗思嗚呼斯石過者式之芥菴道人塔前石表題辭

芥菴道人者崑山王在公孟夙也道人出宋文正公旦後曾祖同祖國子司業祖法贈刑部主事父炳璠德安府知府道人中萬曆甲午鄉舉歷官濟南同知

卷三十五

芥菴道人

八

晚歸浮屠以卒斂以龕葬以石塔書曰芥菴道人紀其終也道人長余二十年晚托末契記其生平行事凡三變道人之少也風流倜儻左州右夏牽黃臂蒼斥千金如涕唾已而折節爲儒讀書攻苦易衣并食寒燈環堵人不知爲泰川貴公子也其爲經義也清真簡妙鑄版煩溢松風徐奏孤桐新引讀其文者咸驚其文心道氣朗出天外已而試手爲吏令高苑衛孝婦堤禁隣邑盜決去人水涸大旱露禱盡疆而雨丞濟南用兵法步勒吏卒追捕豪右輕俠放響馬剽劫者竿其首于木內尸虎穴中福藩之國緹騎惡子

皆搖手相戒妥尾而去叢劇病肅操刀能割不知爲
秀人偉生也山東地近三輔政聲傳聞道人一夕戒
舍人子束裝投劾竟去長吏皆驚怪其所爲過吳門
不抵家結茅習靜往來徑山天目石孟間沂大江入
蜀登峩嶺歷匡廬博山而歸道人以愁山和尚爲本
師以聞谷諸上善人爲法侶以朱鷺白民爲善友緇
閱大藏修念佛三昧天啓七年丁卯夏遷海鹽石佛
寺示脾疾屏醫藥六月八日子夜趺坐而逝蓋其生
平才華志節與夫文章吏治霜降水涸三變而歸于
寂滅此所以爲道人者也寅卯之交羣小阿附逆奄駭

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元

駁勸進道人語其徒曰此地近海北信朝以至則朝
于斯夕以至則夕于斯疾革微笑曰可無煩魚腹矣
幸趣埋我嗚呼佛祖之道去忠邪去孝耶慶喜不悲
釋種邪鄒春不淚肉身邪荷澤不濟收復蘭布視不
罵長邪昔者紫柏大師讀李芾傳悲慟怒侍者不
哭欲推墮崖下憨山大師中興曹谿謂當如忠臣報
國百死不悔道人少叅紫柏晚歸海印死不忘君忠
義之氣鬱然此二老人真骨血道人生一子先卒孫
原舉于崇禎末年棲遲席帽甘爲遺民今年過余而
泣曰先祖塔在西山竺塲三十餘年歲時麥飯非首

陽之薇也請得夫子刻辭以代仁者之粟席或饗焉
余曰諾此吾志也遂書之假茲石以表

海陽孫徵士照隣墓碑

古之孝子親歿而不忍死其親也于是乎恨子之闕
京兆之阡窮高極深致力于其所可盡而相誇詡以
爲能事風氣漸開人知文章之爲重移其力于大書
深刻以祈不朽而輓近世乃益靡矣萬曆中汪司馬
以文章主盟猗中徽人之思不朽其親者爭乞其片
言隻字以爲天球琬琰而孫照隣之葬其親也又重
之以方司徒王太原李京山之文碑版流傳照隣四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三

裔未及百年猗中之文霜降水潦索然無有向之高
文大篇亦皆翳然簡牘于是照隣之子丕臻以照隣
之墓石請于松圓程孟陽孟陽歿又倩乳山道士林
古度孫子之意以爲徵文于名公鉅卿以侈其親不
若逸人遺老之近而有徵也蓋古之孝子所以不死
其親者至于孫子而益窮其所請求亦三變而益切
甚矣其可悲也而孫子之意不但已也介陳子伯璣
請余爲其傳余不能知照隣而孟陽則所謂昔者吾
友也余盛壯爲文章以孟陽爲鐵礪孟陽之期待余
者不輕而余之自視不敢以不重孟陽旣歿余亦老

且廢矣世人之施易余文日甚而余之爲文不得不輕今孫子方屬余以不朽其親而值余賤簡其文之日孫子之屬余也其重不啻萬鈞而以予文爲之引曾不足當一髮又何怪其迫蹙詘屈而無以承命乎然孝子之請不可以辭而伯璣助之益力乃按乳山子之狀而敘之曰孫君諱光宗字照隣唐金吾上將軍之裔而貞惠公某之子也孝友節俠蘊義生風先世荆園歸世父而自避地爲奕園與詩人潘景升輩嘯歌其中洗梧倚竹移日忘世者其生平也負笈吳越間與王百谷葛震父范東生李長蘅諸人班荆投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三

分名紙刺門無一俗子嗜好在水詩書游戲篆刻與吾行相上下其餘事也少師事嘉興項希憲希憲視學山東念其食貧屢招之不往且死以長箋屬其子照隣希憲命從子仲展爲之師飲食教誨克有成立仲展余門人也君子謂孫項之交有終始而仲展之風義亦可書也嗚呼讀孫氏之家傳俛仰再世人子之欲不死其親可謂至于斯極者矣惜夫余文日益輕而無以塞孫子之意也古之人有所表著而懼其磨滅也上則刻之于山下則沉之于淵居今之世岸谷爲陵余雖欲大書深刻倣古人之爲也其又何

所措乎雖然斯文之屬于余固吾友孟陽有堅言而未竟者也去今十九年矣狗伯璣之請爲伐石而表其墓以終吾孟陽許劍之義則亦庶乎其可哉

太學生約之翁君墓表

洞庭之東山山廻水襲風氣堅密二百年來靈人秀士含章挺生而王濟之蔡九達爲最木奴千頭列隊百重高貴富人公擅山川而翁氏爲最翁氏自建炎南渡卜居此山嘉靖中少山公邊用計然策起家鉅萬次子見滄公啓陽權奇倜儻不事纖微居積而家益大其子弟多讀書好行其德有聞於時而太學約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三

之君其魁然者也約之名彥博別字青崖爲見滄公第四子生而高穎豐頤具大人相規言矩行未嘗有子弟之過揣摩當世天下事數著可了才鋒四應意豁如也毀商哭父以執喪聞奉母搢臂嚙指沒身如嬰兒傾橐以扞鵲鴒之難伯兄之歿也撫其子如子與朋友交以然諾爲生死樸死梁涉餽餒絮陳歲大被民無菜色無道殣鄉人以爲霖雨焉亂後勅戒閭里部署賓客子弟束伍完守鄉人以爲城池焉舉倍稱之息以市義緣手散去人或規之君笑曰釋氏以布施爲藏此炎炎者今人吾藏中矣築室考槃左琴

右書自比逸民遺老而以病卒年五十有五丙申歲臘月九日也子十人長天游邑諸生次天潮天澍天溥天浩天波天淳天瀚天濬天泓女六人孫男女十人墓在金庭玉塢之陽余以乙未秋避地東山徧訪雅人高士而君已病不及見間與二三父老論此山人士風槩以爲約之如介圭蒼壁溫潤縝密而其精神乃時時見於山川不可掩也又踰年而約之遂歿國有俊民家有收子殆亦湖山秀氣鍾英傑出而奄然與世運漸盡可哀也已天游孝而才傷其抑沒于身後也泣而請余表其墓余與劇談舊事相顧懷嘆

收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三

者久之書之皇極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史曰人富而仁義附此世道之常也逮德下衰九嬰竝作瓊弁之濟師也寔沈之司祖也鬼神亦有顧焉而况于人乎古之君子修詞立誠不欺存歿是是非非芒寒而杓正所謂陳信而無愧詞者也殺枯竹噓朽骨猶可以告誠末世之鬼神而叅持其聳抑之坊余雖老耄夫安能而避諸故於天游之請而遂爲詮次其槩以表之使之鑱諸墓上歲在壬寅十月而文成于九月十五日石渠舊史虞山東淵遺老錢謙益爲表

教讀謝君墳表

謝君名恒字行甫長洲人本朱氏從姑姓爲謝讀書識字謹謹爲童子師教授我兒孫愛及孫桂哥桂哥早慧戊戌秋病歿君窮老失所倚哭而神傷踰二年遂不起庚子九月十一日也年七十有七君爲人遲重拙訥不多言笑晚年誦金剛經臨終忽若有悟屬其壻曰未生前無有我身死後我仍無用釋氏茶毘法歸潔于無勿葬殮以累我口號一偈云今日今時聞道辰世緣已盡佛緣興遺骸不用埋黃土速倩紅雲送太清女若壻不忍從用俗禮殯葬而以遺言赴余予爲之表曰韓退之有言今人適數百里出門

收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四

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襖被入直三省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死生大故少別千年使直使萬里外國君能脫然如是過退之所云遠矣世人蔭高華席富厚床蓐淹頓兒孫扶繞風刀火箭鬼伯催促求延無力欲去不忍視吾君免園村夫子單丁焚獨布被瓦燈談笑解脫其所得孰多世眼夢夢猶羨彼爲五福而閔此爲五窮不亦悲乎君以死之日爲聞道之辰死生幻化何有于身後之名吾以爲如君之警悟可使世之坦化者聳談空者懼而蠅營蠶縛汨沒五濁之中者亦或繇而少悟也故論次其語伐石而表其

墓墓在虞山之陽君無子以女爲子而女又無子既葬其女與其夫皆穿穴墓傍他日以大耐焉

錢母趙太孺人墓表

贈太孺人趙氏吏部左侍郎謚文毅諱用賢之孫敘州府知府趙隆美之子歸於封御史錢裔文湖廣道監察御史錢岱之孫婦湖廣按察司副使錢時俊之婦也孺人歸於錢生二男子二女子長子延宅生六齡而孺人歿崇禎戊辰九月一日也年二十有八延宅舉順治壬辰進士自行入擢江南道御史再命封父如其官母贈太孺人出視茶馬報竣請假歸葬卜地於殿橋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

主

之新阡請其舅氏宮允士春具狀而謁余表其墓當孺人來嬪余侍先太夫人傳姆往來稱其肅而溫婉而字太夫人喜曰九五房世有婦德小四房新婦又賢宜有令子九五房者吾錢兩大支之別稱如梁世湖頭六宅之云敘州與余異姓兄弟夫人何長史女年家老姊也孺人之歿也敘州告我曰吾女之適錢也老妻曰吾內事無所助今亡矣指二妹而泣曰汝姊在汝嫁事不累我我有言亦不患無可告語也先太夫人聞之而嘆遣媼問慰敘州夫人久而不絕宮諭之述其妹也余以中外之言徵之口信嗚呼以孺

人之賢無祿卽世以歲之不閒殯於郊外孤視布帷漆燈晝寒長夜漫漫不見白日三十餘年於此今所產六歲兒嶄然成立繡衣鐵冠持節還里奉翟弗之寵命以大葬其母宗黨婦孺聚觀歎息咸曰幸哉有子孺人不但不死且不亡矣而延宅曰未也必請於文章鉅公謀所以示永久而不沒者有宗老舊史氏在盍先諸余於是不忍以耄老辭而爲之表曰孝哉延宅自羈貫以至入官搥臂嚙指未嘗不念母勤也乘聽攬轡登車有光營魂寤寐未嘗不在荒郊淡土間也古人有言飢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延宅之報其母者莫此爲大斯所謂永久而不沒者也昔者王介甫銘吾宗公輔之母而申言之曰吾所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者明天下有識者之不然也太夫人之賢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然則余之所稱宗黨婦孺聚觀歎息者豈非介甫所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者與自今以往延宅立名砥節日進而未已立言之君子歸美於娠賢育德昭母儀於圖頌固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余故竊取介甫之義以爲之表而錢諸石以俟焉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終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五

主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六

塔銘

愍山大師曹溪肉身塔院碑

我海印愍山大師以天啓三年癸亥冬十月十二日
坐化于曹溪故宗伯宣化蕭公燭韶州守張翼軫建
塔院造影堂葬有日矣五年乙丑侍者福善介侍衆
緣固請兩粵當道奉迎靈龕寔廬山五乳峯下少年
惑于青島家言撒篋出龕如舊浮供南康推官錢啓
忠以私淑弟子謀卜善地以妥師靈弗墨食不克葬
南海弟子劉起相爲瑞州推官瞻禮悲泣復奉靈龕
歸曹溪江神爲訶風日助順道路軒豁于戈遠屏崇
禎十六年癸未之九月也總戎宋紀暨五羊善信議
茶毘建塔啓龕雙趺儼然髮爪俱生容顏光潤勝腹
下垂處皆可捫揣海衆踴躍謂師再生贊嘆號呼不
忍舉火議全身供養如能大師故事竺僧屑海南旃
檀香塗體尊奉于舊塔院卽大師所卜天峙岡地去
南華寶林半里許時則癸未之月日距癸亥入
滅二十有一年矣先是五乳塔成謙益徇福善之託
爲銘南海陳相公子壯鏡石于曹溪而甲申供奉之
事未有撰第二碑者歲在庚子謙益既訪求夢游全

集較警卒業乃畧記最後因緣而論次之曰昔者世尊

娑羅樹間灰身滅度分舍利爲八分阿難已下諸祖多

用火光三昧入滅師子比丘遭罹王難恐異端學起故

傳袈裟以爲信此土六傳至于大鑒衣止不傳而留肉

身于末後此何故哉衣之所傳者信也衣則器而已矣

有器則有爭爭斯竊竊斯盜盜斯殺皆器之爲也北宗

立大通爲六祖又立普寂爲七祖南宗分神會懷讓爲

二又立神會爲七祖兩家之爭端已肇於此矣時代寢

久爭竊滋多佛所訶窮人僭號者必將相挺鋒起大鑒

惡知其然故曰衣止不傳命如懸絲止衣者所以止器

也器止則爭止一花之葉果自成而五宗之藥牙不自我

作此置衣不傳之深旨也衣既止矣無器則何以表信所

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將無夸父謾詬索之而彌遠乎

則莫若示之以肉身肉身不壞卽金剛身卽那羅延身卽

清淨妙法身天魔無所得其便外道無所作其孽詎邪惡

慧無所熾匿其奸欺誰得而爭之而竊之而盜之是故佛

祖以舍利爲舍利而大鑒以身爲舍利佛祖以衣爲衣而

大鑒以身爲衣使千百世衆生見之仰之如黑夜之斗

極如復闢之符節傳爲信器莫尙於茲不然則此皮囊

血肉假之灰塲散之尸陀林餵虎豹飼魚雀何所不可

而香泥上之漆葉護之又諄復于楊柳爲官之難何爲也哉自唐先天二年迄崇禎癸未計一千年我慈山大師復以肉身住持曹溪踵大鑒之後現不壞身而爲說法然後知後五百歲法城頽倒裨販之徒螟蛉之子爲爭爲竊爲盜爲殺者不得以信器爲口實大鑒留衣之旨益信而大師現身說法堅固光明爲大鑒證明于千年之後兩鏡交光不謂之傳信不可也嗚呼法運衰微統要譌濫以僭亂爲譜系以欺誣爲正令受大和錫臭之席翻謂舉揚應布衲吐血之報轉相誇詡今也戒思歸然慈嚴交仰不言而辯不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三

怒而威居今之世礎椎邪僞折伏妖魔孰有先于此者乎萬曆丁巳一月大師東游蒞三峯然燈說戒漢月師請坐堂上勘辯學人余與漢師左右侍立諸禪人魚貫而前捫衣胡跪各各呈解大師輒語開示應病與藥皆俛首點胸禮拜而退厥後爭開堂豎拂開化一方今亦多順世去矣宿因不忘法幢如故曹侯溪畔長明燈前豈無有乘願隨侍披衣擊扣如平生者乎此則具天眼者悉知悉見而非人之所能及也緇白四衆善根淳熟有能謁大師塔院頂禮慈容契會先後兩大師分明救世之深心是真皈依是真供

養燕公無礙香不妨隨心到南海矣謙益下劣弟子慙負記荊不能弘闡吾師微言大道謹采剝龜跡推廣唐人佛衣銘之緒言以詔告末法乃作銘曰

未申劫濁禍亂蠶午大士全身坐鎮南土屈詢磨納重暉盛唐紅爪丹唇欣欣樂康嗟彼開寶淚涌蘄州那伽在定奚感奚訓至人無心能天有意二祖一師示現碩異曹溪之源溯星宿海橫流滔天一滴未改大鑒云亡莫紀謚號百有六祀爰塔靈照惟忠惟孝吾師道原身雲心月長護金輪庾詞斲碑鈎引緣起豐佐吾道以埃柳子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四

天童密雲禪師悟公塔銘

崇禎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夷物多疵厲命國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補陀大士還賞紫衣賜天童悟和尚弘遇齋祓將事請悟和尚陞座說法祝延聖壽還朝具奏上大嘉悅俞其請詔所司議修成祖文皇帝所建南京大報恩事命悟爲住持領其事弘遇卹命敦趣以老病固辭踰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國有大改龍馭上賓越十有五年戊戌嗣法弟子道忞具行狀年譜申請謙益俾爲塔土之銘嗚呼明先皇帝現身輪轉迴心什勸懲黃頭之左道禮白足于耆年智

眼遙矚龍光昭回法音信衣如授佛記誠末法希有盛
事也乾坤焚蕩人天雨泣佛日長新祖燈未艾草土
舊臣劫灰餘燼其忍不刳心雕腎假詞空門以導揚
仁皇帝之末命謹拜手稽首捫淚而誌之曰師諱圓
悟號密雲嘉靖戊寅歲生常州宜興姓蔣氏八歲知念
佛春陽遊嬉輒動世間無常想十五能躬畊以養親
二十六閱檀經歡喜誦習知有向上事負薪入市釋
肩立橫街竟日不知有人三十安置妻孥依龍門傳
和尚脫白執爨賃春負米百里外時以已事叩傳燈
日直視雜以詬罵慙悶成病二七日汗下乃蘇服勞

牧齋才學集

卷三十一

五

四載始納僧服掩關千日矢明此事傳屢加勸驗終
不許可師亦自諗一似有物昭昭靈靈卒未泯懷如
是六載秋日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
煥然等觀大端說似人不得正大地平沉境界從前
凝膺渙然冰釋與其師往復縱辨鋒相觸如紀昌
飛衛之交射幾于轍車直過拽倒繩床矣傳入神京
參侍二載歸而上雙徑禮天台探禹穴海門周公汝
登唱道東南以宗傳証聖學師與之水乳相契祭酒陶
公望齡司空王公舜鼎交參扣擊師之法道盈于海
東自三公始也傳歸龍池且老撾鼓集眾以衣拂付

師傳入滅心喪三年始徇眾請升堂說法秀肩稚齒
瞠目側耳一聞提唱肅然改容開矧五年百廢具舉
一日告眾這裏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卽行
登匡廬過衡岳結夏後應天台通玄寺之請幡然南
歸就樹縛屋誅茅苦床坐夏才三十輩開發者數人
明年移海鹽之金粟師初出龍池旗亭下有大井可
飲千人有偉丈夫指曰是師住處金粟固有千人井
師居六年食堂滿萬指矣已復應閩人黃蘗之請有警
男子杖而扣師師爲開示霍然識道而去明州司李
黃君端伯餐風味道迎主鄧山阿育寺住三月復遷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六

天童自是一住十一年師六坐道場于金粟天童最
久建立恢宏機緣款集此二地爲最盛始至皆灰場
草地斷礎敗甃旣而高簷三丈連閣四周金田香界
隨地湧出金粟宗風洋溢海宇輪蹄交馳竿牘旁午
三韓南詔輿車蕃舶莫不炷香頂禮重譯問訊盛矣
哉近古未有也應緣甫畢息機投老曳杖入通玄萬
衆挽之不可鳥道騰空學人麋至鱗宗翼集蔚爲僧
海而師報齡盡矣居六月示微疾晨起按行工築亭
午臥榻少選趺坐頻申而逝崇禎十五年壬午七月
七日也世壽七十七僧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

塔天童迎全身定幻智菴之右瞻余觀恣公稱師說法以謂掀翻露布洞示真源當門踞坐祇以一棒接人如大火聚觸著便燒如太阿劍血不濡縷辨真實心行真實行悟真實道說真實法化真實衆折旋俯仰咳唾掉臂乃至挑磚運瓦搬土拽石或笑或罵有烹有鍊無是而非真實法門大矣哉一切衆生中之平等寂滅光明幢也恣公師之嫡子馬駒踏蹴其言可信不誣而余之心服師者有三霜電利養傳舍殿堂挂壁一瓢隨身兩膝仗緣偶住撩衣便行黃龍心丹稜浩之芳規也全提正令不當人情劈面鉗錘幕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七

頭坐按不惜貴要之顏駢不獲飽參之舌短真點胸秀鐵面之孤風也牢衛法城堅持智刃唱高皇之御製攘斥島夷鑄護法之虛詞鏟除邪種明教嵩大慧杲之餘勇也裨販弘多智慧輕薄花箭突發於室內疑網交絡於道旁於是乎三玄三要辨析三緒七書七錄折衝四戰狀稱相軋者至爲狂瞽爲凶短折爲吐紅光爛盡斯則弓折矢盡樹倒藤枯之明驗也師不借彼之鋒鏑則金翅之威神何由窮搜於海底彼不犯師之殼率則波旬之氣勢何由竭盡於藕絲天其或者倒用魔印逆宣正法於彼何尤于師何有佛

無定法禪有綱宗無取雷同何妨料揀舜老訶天衣說葛藤禪舉岩罵舜老說無事禪各具隻眼都無死句正用以破壞籬壁斫伐稠林何獨以取劍諸方爲師詢病乎五燈之譜非我作故是則不看他面非則誤在前軍未識書裏之龍徒訟夢中之鹿爭嫡孽則黃帝之兄同年考祖禰則玄元之孫後至斯則可以聽其吹萬付諸兩行者也師髯度弟子三百餘人嗣法自大鴻如學鄧尉法藏已下十又二人親承繼緒未及付授者又若干人王臣國士參請皈依者又不勝數偕恣公二通輩結集語錄書問標揭眼目青紅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八

陰黃毓祺介子也師既歿介子裁書介天童上座某屬余爲塔銘遭世變不果作而介子殉義以死又十年矣余爲此文鄭重載筆平心直書誓不敢黨枯仇朽欺誣法門用以副恣公之請且慰介子於九原也銘曰

有大浮屠住澗河東樹大法幢聲光熊熊晚提法印坐天童山如妙高峰巖巖死關帝居穆清具天服通揀別斯人以殷正宗唯師之與併稼陶漁耆耄識生以裂身車銅棺之巔擺脫囚第大地虛空平沉消殞踞曲盤床雷轟電激棒如雨點佛祖辟易棒頭有銀

光燦天下其如婆心磁鐵不捨棒頭有口吼無畏音
縱彼叫囂終歸啞暗門庭揭揭戈戟差差明明天王
作証明師天衣放光天鼓發音天龍人鬼罔敢弗欽
閻浮日中鬱單夜半龍漢不遐楚凡孰判太白明山
上摩斗垣我刻銘詩色正叅寒石室籌滿白龜衣分
稻麻葦粟統拂如雲拗折拄杖拋擲拂子余與老人
覲面伊始

嘉興營泉寺白法長老塔表

嗚呼是爲白法長老琮公之塔長老不稱大師者何
古之人譯經如重壽慈恩但稱法師傳宗如大鑒大
牧齊有學集

卷三十六

九

通但稱禪師陳隋之人主奉天台智者特稱大師今
僧但尊其師舉曰大師僧也佛大弟子德夏俱高曰
長心必也正名去大師而書長老重之也長老諱性
琮信州上饒鄭氏子生而父母亡歿羸寄食伶仃
孤苦年二十依東陽曉公薙染卽知有向上事參鷲
湖頂養菴禪師師云此間沒汝駐處卽携包笠下荆
湘涉抗越度南海習靜于九里松普福主席于嘉興
龍淵退居於湖州法海先後十四年萬曆乙卯年四
十始應楞嚴請蓋師之化緣住山領衆中年多在浙
西卒以構李老焉師爲人清古質直慈悲樂易不立

門庭不譁徒衆讀華嚴者四載課楞嚴者五載殘燈
敗壁持誦注餅結髮貫花銷歸了義而未嘗搖柄握
塵自命經師單丁行脚飽於叅扣靜極光通達寂照
含虛空從首楞嚴悟入了空了臨行一偈撒手證
明而未嘗揚眉瞬目自命宗師食不過千葉無二罌
陷冬露頂盛暑徒步預迦葉之嚼泥供目蓮之掃地
浮囊謹護杜多勤修而未嘗執牙尺分篇聚自命律
師住楞嚴三十餘年重修山門廊廡定經坊規畫藏
紫柏藏公宿緣續佛慧命不惜腦髓復營泉漏澤古
剎鼎新東塔建大悲閣不起於座極施款集丹堊金

牧齊有學集

卷三十六

十

碧從地湧出又以其間及杭之昭慶若之廣長菴人
咸誦其興福曰吾未嘗作西戍之際戎馬焚突師曰
吾以寺殉經以經殉佛以身殉經殉寺延頸碎首其
將安之淨掃佛殿洞開經厨燈明香郁佛聲浩浩弓
刀引却伽藍不驚有刀下重生六個人咸誦其遺身
曰吾未嘗動主叢林四十餘年騰高而身愈卑福大
而心轉小作粥飯主修嬰兒行多路學行婆伽習語
躬法水之細行侶持鉢之鈍丁素華旭公誦之以爲
三種善知識護外爲難法華五品觀行非第四第五
弗能任也知言哉已亥歲目病眩暈坐東塔妙喜堂

布被兼頭七日而愈作癰病十二偈八月上旬復病
嘗泉法眷問疾期十八日候我至日付屬後事與朱
葵石太守端坐晤言拱手而逝三七日龕歸管泉全
身塔于寺北世壽八十四僧夏六十四師未化前十
日出所藏三教圖寄余命法孫昭南筆授爲書曰示
疾百日不受惡纏加持佛號時至卽行師末後一著
蓋盡此四言矣庚子歲除昭南始奉遺言請爲塔石
之文余法然流涕者久之嗟夫法弱魔強詎邪持世
以佛法爲禪取以師資爲博易地獄不燒智人鑊湯
不煮般若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佛言末世欲坐

寂齊有學集

卷三十六

七

道場要當選持戒清淨者稱第一沙門以爲其師居今
之世真清淨僧稱第一沙門者非師而誰師今不可
作矣而邪師惡友扇狂鼓僞者相牽而未已用是刊
華除蔓揭師之深慈密行大書特書伐石而刻之塔
前緇白四衆掃塔而讀此文尙亦有含酸枚涕鉢心
而矜俗者乎後五百年以長老斯塔爲依止爲師保
庶其可哉

中峰蒼雪法師塔銘

清涼一宗自長水晉源不絕如綫勝國時滇南蒼山
再光瑞師表明華嚴玄談輯會玄記開鍵啓鑰蔚爲

教宗萬曆中蒼雪法師自滇適吳得法巢雨爲雪浪
之元孫一燈再焰人謂滇南萬里邈若天涯兩師代
興交光繼照豈非華嚴法界中分身接踵乘願輪而
至者耶師自號蒼雪又自號南來非偶然也師滇省
趙氏子父碧潭爲都講僧母楊氏幼從雞足山本
月道人爲沙彌管書記年十九慨然遠遊孤節萬里
叩楞嚴於天衣受十戒於雲栖受滿分戒于古心律
師聞雪浪晚棲望亭往參焉浪沒巢松浸開講甘露
寺師年廿餘古貌稜然敝衣下坐除夕奮筆呈詩大
衆驚異依一雨潤於鐵山與汰如何師竝爲八室弟

寂齊有學集

卷三十六

七

子雪浪之後巢講雨筆各擅一長二師殆兼有之諸
方所謂巢雨蒼汰者也師謂華嚴一經經王法海非
精研疏鈔不能涉其津涯窮其奧邃遂與河師住華
山師住中峰一歲兩期踐更周遭東南法席于斯爲
盛河師首唱一期順世而去師遂獨力荷擔講第三
期于華山講問明品於中峰講第四期于慧慶講第
五期于昭慶講第六期于錫山甲午歲至第三地病
篤輟座入或勸其且止師曰我與汰兄炷香發願人
天鑒知敢背捨乎師于賢首清涼諸書專門講演淹
通純熟大乘經論如肉貫串處處同其義味自大鈔

外講楞伽一講楞嚴惟識二講法華及中百門三論
一千燈一鏡交互映徹他宗別子函矢紛如靡不推
爲魯靈光也丙申夏應見月律師講楞嚴于寶華
山老病人扶氣息支綴登座開題圓音落落至第二
卷末命弟子代講無何遂不起人謂有護法神冥加
實願力所持也病劇作解嘲詩十首有曰如是我聞
應未及奉行信受已先膺又曰刹竿倒却門前久大
厦將傾賴木叉又作辭世偈曰我不修福不生天上
亦不作罪不隨地下還來人間生死不怕有一寶珠
欲求善價別開舖面娑婆世界師之戒地堅脚根實

朱齊有學集

卷三十六

三

臨行正定如旅還家視世之過頭舌問影纖空者
豈可同日道哉師面目刻削神觀凝睇所至賢士大
夫希風禮足博涉內外典賦詩多新警句住中峯建
嚴買田伽藍一新在他人以爲能事師未嘗有所作
也示化寶華實丙申閏五月廿二日世壽七十見律
師護龕歸窆塔在中峯寺後二百步嗣法弟子七人
聞照書佩等爲上首而佩具狀謁銘余老歸空門與
師結契尤篤每執手語余魔外昌披法眼漸滅黯然
欲泣者久之嘗告其徒風雪當門孤立不懼者虞山
一人而已然則師之銘非余其誰宜爲銘曰

師之南來啓明東廟烟水無涯點蒼積雪照耀東南
如湧日車彈指說法華嚴樓閣重重開遮悲愍末法
淚如春雨我何求耶雞足之山有大比丘守佛袈裟
我勒斯銘印正法藏埃彼龍華

石林長老塔銘

余長時緇經局鐫竹閣決辰有客款門則惟長老石
林與陸兄孟兒童子聞扣鑼聲輒能辨之入座開雙
注首楞某卷某行所獲新異幾何歡喜贊歎移時乃
去甲午孟晃卒今年五月師又示寂以余之昏耄久
居此世固宜其孑然無徒而師之逝也石城易目間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四

高僧名衲流風盡矣修多羅之木已斷而五分自穩
無餘絲矣是則可爲涕淚者也師名道源婁江許氏
九歲禮智林寺明公爲師十八薙染二十二受具古
心律師二十三聽楞嚴法華惟識起信于巢松法師
四十喪母出居吳之北禪虞山之破山東塔師僻歲
捨離瑜伽應付若裂韁鎖衣壞色衣持本義戒精專
禪講博搜外典丹鉛薈藇矻矻窮老若蓮花之產於
泥亭亭如也不作無差僧不仰方口食不招徒衆不
畜弟子儀貌清古瘦骨撐衣鳩聚雀喧望塵屏跡如
野鶴之立于雞羣翬翬如也開堂付拂鄰並喧厯利

養榮名熏目炙手招之不來卽之自遠嘆而不嘵笑而不矧如醒人之介于夢魔井井如也晚居東塔僧雛餐風人握鉛槧寢疾於禪房焚香禮佛正定而逝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五智林徒衆以其重修廢殿有功伽藍也迎其喪以歸葬於高僧了通塔坊傍而余爲之銘銘曰

俗而者骨輕堅持喻彼鰭魚吾用以爲儀禪而詩食跣祭猗箋解豔辭吾竊以爲規毗尼窟宅憇遺一師吁其逝矣人天之悲

道開法師塔銘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五

余有方外之友曰道開局公長身疎眉風儀高秀能詩好石門能畫宗巨然師事蒼雪澈汰如河通賢首慈恩二宗旨歸出世爲人分席開演講圓覺于虎丘講涅槃于華亭講楞嚴于武塘妙義雲委如瓶瀉水壬辰六月自檇李歸虎丘東小菴屬疾數日邀蒼師坐榻前手書訣別有曰一事無成五十二載一場懺懺雙手拓開志氣清明字畫端好杖衣歛容擲筆而逝人言道開故清淨僧頻年好遊族姓徵逐竿牘熱惱煎煮寢疾彌留臨終正定因果超然此則吾之所不識也余曰固也盍以生平考之道開吳門周氏子

父其鄉書生早死舅奪母志投城東俗僧出家薙染十年猶爲啞羊僧遊武林聽講于聞谷禪師未竟聽相宗于靈源論師畫則乞食屠肆夜則投宿木柵孤蓬殘漏風號雪壓束縵篝火一燈如燐指僵于塚墨堅筆退燈炮就枕口喃喃如夢囁不休由是貫穿論疏旁搜外典所至白犍椎打論鼓揚眉豎目非復吳下阿蒙矣還吳參蒼師于中峯一見器異命爲維那榜嚴席罷留侍巾鏡六年蒼汰二師約踐更講大疏寔尸勸請汰師至華山命爲監院及其順世開講堂建塔院刻續高僧傳覆視遺囑若搦券契蓋蒼師之傳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三

云爾當其忍寒餓擊蒙鈍鑽穴教網摩厲智刃視古人速雖誦帶死關活埋亦何以異雖其求名未了世緣繫牽一旦報熟命臨正因迭現如豆爆灰如金出鑛心花開敷業種燦盡佛力法與不可思議熏變之力積劫現行一往發露臨終正定又何疑焉昔生公自誓背經與否捨壽之日得報如是厥後升座已畢衆見塵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始知昔誓之有證也道開深心密誓誠不知其如何顧其捨壽之日示現實相使學人知金剛入腹少分不消毒藥塗鼓千年必發斯其枝拄末法揭正智而續慧命者固已徹底拈

出矣不謂之有證焉其可乎道開每出遊余輒痛爲
錐割今銘其塔猶斤斤不少假者良以邪師魔民窮
禪掃教旁生倒植正法垂盡舉揚末後一着藥狂難
穢如用一線引須彌是以心言俱直不可得而回互也
道開名自局世壽五十二僧臘二十九塔在庵右若
千步其徒文圭拾遺骨藏焉奉師書來請銘銘曰
師初誓願猛利堅固如沉醉人抖擻得寤隨順應跡
處俗流中無明未吐薄醉朦朧般若因深熏習力大
如醉迷道電光閃破依生死船望涅槃岸匪教匪乘
曷濟曷亂我銘斯塔普告後賢生公片石說法熾然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七

固如法師塔銘

吳中自蒼汰二師繼殞賢首宗不絕如綫癸卯九月
汰之徒固如法師自寂包山顯慶寺余歎曰又弱一
个矣其徒正詣等建塔山中奉遺言具狀請銘按狀
師諱通明字固如崑山周氏子年二十四歲出家授
具徧叅性相二宗聽華嚴大鈔于華山汰師將傳衣
付囑謝不受晚居講席炷香必歸汰師而師之自敘
則云初宗賢首繼參天童辛勤無所得庚辰春聽大
鈔忽悟十玄之旨又四年癸未始契三玄三要頓見
古人用處作十二頌又作五十三叅頌以相證明鳴

呼我佛塵沙法門包羅華嚴法界至矣盡矣華嚴法
界外豈別有三玄三要十玄門三法界已了三玄三
要安有未了循師言而求之豈其叅訪熟爛終結果
于維華抑亦大事了畢聊披襟爲座主是未可詳也
師言數年來禪講老師物故後生不識古人大全是
矣余謂禪與講猶射之有二的中其一不必又問一
也教力弱不免折而人于禪禪解淺又不免還而依
于教此一矢而折兩中也是故知禪而不通講者謂
之辟我則好辟焉知講而不通禪者謂之固我則好
固焉余之論與師願異如此惜未及躬與勘辨而窮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六

六

竟其所得也狀又稱公潛心唯識至習天台觀教居
包山十餘年貝葉棲架疑塵蒲床素交禪侶不過三
數人寢疾彌留自製遺令唱還鄉曲泊然而逝蓋其
徒稱師止此而余之銘師者亦止此銘曰

善財南詢烟水茫茫彌勒樓閣彈指發光何教何禪
畫地自量師之扣擊閱歷諸方十玄三要兩楹彷徨
晚坐包山水月道場還鄉一曲離人斷腸塊然石塔
說法琅琅三舟一月印我銘章

華首空隱和尚塔銘

博山無异禪師有法嗣曰華首空隱和尚諱道獨初

名宗實南海陸氏子也生三歲母抱登樓觀蜘蛛結網睜目久之悲喜不勝晚自言四十五年來回憶不加毫末其夙根如此六歲失父隨母居近寺晨趨禮佛瞻視輒移午聞老僧言見性成佛遂發深信如釘入木得六祖檀經捧持頂戴禮大士求識字疲困倒地忽覺身騰空中汗透毛孔明燈誦經彷彿認是某字詢之人果然遂數行俱下年十四辭母入寺習定樹下胸次忽如劈竹衝口說偈驚動其長老年十六自磨刀就磐石上禮佛剃落縛茅龍歸山單丁十餘年母病渴晨擔山泉走二十里抵城闔如辨掌紋年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五

二十九母歿與其弟靈泌腰包謁博山一見曰宗實望汝來久矣拈倒騎牛入佛殿話勸衆下語皆不契師呈頌曰食程不覺曉愈求轉愈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顛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商調山微笑曰大龜生是夕布薩告衆莫道博山無人如今也有箇許爲更名登具足戒往九月而別囑曰汝八月再至不得辜負老僧是年九月博山示寂始知爲未後付囑也師掩關金輪徒黃巖一意住山無出世念學中宰官請住羅浮開博山法門幡然起應慈悲普重機緣冥叶而世變大作矣閭人以

爲湖延師復請住西禪海波觸搏弓刀擊受所至有吉雲擁護甲午歲掃博山塔杖錫還粵豐湖羊城頓受叅請牀座禮足道路布髮津梁稍疲微示瘡疾辛丑四月由海幢及芥菴自剋去期七月二十六日端坐而逝世壽六十二坐夏三十有三師有二大弟子曰天然顯公祖心公公可公以弘法罹難坐脫瀋陽之千山帥哭之慟曰吾道喪矣踰年師示疾顯公啓請住世師笑曰汝在吾何死于是顯公奉師全身塔于羅浮華首臺西谿之南手次行狀遣侍者令覲關五千里撰書幣而謁銘于余余惟師上根利智多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三

生熏習見性成佛四字直是胎藏鉤銷卽心卽佛守定牢關非心非佛斷爲增語于是全提正令曲指悟門遮表二詮則格量永明法界一心則鏡懸聚栢從此無一言落夾片語過頭如今人執痴符家懷偽契販如來法訶祖師禪藥病相訟狂易莫反標此正印柱彼倒瀾豈非般若之神符金剛之寶劍與師之深心密行世所未悉者二昔者大慧言吾雖方外忠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洪覺範鹿門燈公則曰孝于事師忠于事佛此洞上宗風也師悲智堅密爐鑪弘廣植菩提之深根茂忠孝之芽葉節烈文章之

士賴以成就正骨被濯命根白蜺碧血長留佛種條
衣應器同皈法王此則其內閣外現陰翊法運者也
古人道眼分明師資鄭重榮名利養畏如霜電有謂
深山裏饒頭邊撈摸一兩人爲接續者有謂架大屋
養閒漢所居世界莊嚴爲痴漢者師每道博山語我
過後二十年宗風掃地土地廟裏也上堂了不圖親
見此語良爲流涕餐風味道英特如雲親承記荊兩
人而已人謂師嚴令孤峭不走博山一線豈知其悲
憫末法如救頭然凜自然之周陞立他家之榜樣有
不勝涕淚悲泣者歟此則重規疊矩謹護法城者也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三

往余訪慧山大師遺集致書海幢師歡喜贊嘆披衣
焚香捷椎以告衆病中見心經箋大師轉生辨重加
印可顯公以余沾被法乳亦菰蘆中幅巾弟子也故
屬之以銘其何敢辭銘曰

毘嵐風吹壞劫初崑岡火炎扇洪爐有大比丘建法
旗一單坐斷嶺海隅心月普照心雲舒如摩竭龍雨
焦枯分身蜿蜒鱗鬣俱矯首蟠尾南北殊大雲如空
覆巨盧智電擊燦譬无間中央不動常安居額下自
護摩尼珠黃皮裹骨山澤癯縑素旂貉魚貫趨日月
耳環徒紫紵刀輪劒葉嗟騶虞樹下三諍今迴車鶴

林變白只須史蕭然一榻結雙趺揮手長揖腥穢區
法幢傾摧法將徂葛藤博飯皆屠沽鳥空鼠即胡爲
乎卽心卽佛心印孤宿將嚴警持兵符佛祖齊証誰
敢誣魔外竄匿同卽且丹青樓閣煥毘盧法座圍繞
青蓮敷孤峰獨宿我自如隨身兩膝無剩餘梵象踏
蹴看二駒辯香迴向思不辜我作銘章三歎吁博山
家風斯世無塗青鉛墨老筆疎迺挽頽波作世模剏
竿倒却須人扶後五百年期不渝

化城菴主悟宗墓銘

菴主名性靜字悟宗吳江金氏子數歲事化城菴芝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三

亭爲沙彌十六落髮披衣菴僧習瑜伽法以吹螺打
鼓爲能事釀酒工丹青悟宗猛利抖擻自後爲禪和
子菴臨詩門官河盡投其酒具畫筭隨流而去授戒
於古心茂林二律師聽彌陀疏鈔楞伽于慧文二楞
二法師謀改造觀音殿請高松法師講維摩圓覺期
畢而逝持誦專勤日課華嚴大經晚年滿數百部卒
崇禎壬申二月世壽六十二越三十餘年辛丑剃度
孫法師照渠始卜葬于受字圩芝亭墓旁請余爲銘
銘曰

拾螺貝易教禪離濁穢如脫蟬奉木义歷談筵持誦

力勤且堅化肉舌爲青蓮埋斯銘後百年誦經聲出墓磚

坐脫比丘尼潮音塔銘

比丘尼姓金氏常熟大河人歸里人龔某孀居自誓儀法井井長子既娶辭親出家字曰定暉暉歿母諱次子端吾汝兄往矣吾母子何苦綴纒人世端吾曰諾遂棄妻落髮奉母入郡禮尼真如爲師既而還里僦居焚修晝夜六時佛聲浩浩乙未正月示微疾二月初六日沐浴披衣堅坐中堂日晡時計日人定亥時去矣歛手入袖端然而化緇白男女聚觀禮拜填衣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三

咽者數日建塔吳山之玄墓世壽七十三夏十五子觀近日宗門文戒鋒起閣黎上座林立鏡奩語錄伽陀交加丹砂咸有尊宿印證支派流傳可羞可慙莫斯爲甚是比丘尼却避市廛遠離俗姓不唱叅訪之緣不挂大僧之籍一聲佛號十念往生旌表末法甚難希有斯則墨穴之電光狂水之聖藥也善乎徐波居士推言之曰世尊說法四衆同集法華會上比丘尼與諸大弟子等記作佛庵及末運以逮今時出頭露面幾成戲事盲叅瞎印斷送佛法又曰潮音師坐脫立亡臨終灑灑生前不炫弄不誕謾死時用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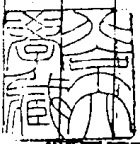
着也於乎敘潮音之事可使發心者勸錄居士之言可使識法者懼居士作誦四章以告誡女人出家者余又何以加諸謹重宣此偈以代余銘俾端吾刻之塔上

偈一曰紛紛怛作是何情習慣遷流每着驚若使生人真畏死須知死者復愁生 偈二曰平生行履歷堪思捧鉢披緇不弄奇畢竟臨岐談笑去是渠應得更何疑 偈三曰去須明白莫匆匆仰視春星亥末終佛法本來無動想頗于人定露機鋒 偈四曰數珠百八舊前程士女相逢掉臂行却是遺骸能設法 收齋有學集卷三十六

三

朝來奔赴滿山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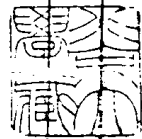
收齋有學集卷三十六終



收齋有學集卷三十七

傳

吳金吾小傳



金吾姓吳氏名國輔期生其字東湖山陰之州山村其邑里也少係兵部尚書總督薊遼諱兌者其曾大父也錦衣衛都指揮使掌衛事晉秩一品名孟明者其父也崇禎庚午以覃恩授錦衣衛鎮撫事上耕籍田以正千戶充巡綽官東宮出講以指揮僉事充侍直厥後所司以賑荒薦由指揮使加三級兵部以浙直募練荐升南鎮撫司僉事甲戌春用定南撫民監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七

金吾小傳

軍都督同知洊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其所歷官也入膠庠能出其輩流游學嶺南武聞趣舉第一揮使公任俠好士所交結多海內鉅公名士折節追陪盡傾其父客守環衛能其官縱騎惡子俯首斂跡使歸賑饑贍災全活數十萬人制詔風厲其素所豎立也東中之未定也將驕卒悍要求百由赤九白羽盤互繹騷出死力以捍父帑貲財以全家鳩徒完守以衛鄉井國人皆曰吳有收子亦曰于我有德也司馬公先大父同年進士揮使余兄弟也期生來告我曰吾父今年八十國輔六十矣國輔之生平微伯父誰知之

者忍使其艸亡木卒及身而已乎余曰諾作吳金吾小傳據事屬詞不敢以文舊史氏曰天啓元二東事方殷搢紳誅韋雲集闕下獵纓側弁而談兵事詞垣則徐子先顧九疇卿寺則董見龍劉夢晉何天玉臺諫則游肩生部郎則王季木曹元甫貴介則顧所建茅止生劉晉仲翁孝先布衣則孟羽尼張任甫金大初胡敬仲靡不骨騰肉飛腸肥腦滿購解飛之人募鑿空之使逝將繩度黑山弓擊絲水期生少年金吾子飛揚徵逐家世將壇諳曉表餌方畧矢口奮臂獵獵然風生發何其壯哉迄今四十年所星移物改生齋有學集卷三十七

疇昔高談闊步請纓說劍之流皆已化為碧玉漫爲土堆晉仲不知其存否敬仲已作盲老公余與揮使公皤然篤老期生亦髮種種矣奄忽百年丹青彫換諸人之姓氏將與雒陽之銅狄燕市之酒壚漸然同盡長夜窮塵誰聞有訪問嗟咨興悲而憑弔者期生愀然太息思托余言以有傳也有旨哉期生後與商丘段增輝善段生卽俠士也用賢良辟召寇陷商丘力戰死之段嘗挾期生訪余虞山臨行執余手曰增輝誓必死國能與增輝同志者期生也蓋期生之生不能見信于賢豪間如此

金文學小傳

文學名元復吳縣下係人也家故右族其父老困諸生君年十四學賈逐什一息買不成返閭左爲富人掌記已又棄去爲童子師不十年三徙其業爲養父計也中表有仕楚者邀君與俱君之楚擁臯比抗顏爲人師漢陽書生鼓篋來游君指目蕭生良有秦生聚奎是二子皆速飛蕭具六翮矣越數年萬曆庚辰蕭舉南宮第一楚人嘆君知文弟子日益進所得束脩羊益豐則遣使迎養其父三年而後歸自吳適楚泝大江二千里樓船往返若給郵傳人不知爲塾師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七

三

父也年三十歸於吳始娶婦婚諸弟吳人慶其父曰幸哉有子又十年始補博士弟子員君面滿于盤身肥于飽鬚髯戟張意氣豪甚羣少年目睨之輒戟手叱曰小子輩毋吾燈窗爛讀蕭會元文字亦知出老手指授耶羣少年稍稍引去又十年而楚書生中所謂秦生聚奎者亦舉進士授吳江令遣使來延請君笑謂家人吾將以老秀才謁縣令耶抑以老塾師謁門弟子耶謝弗往也君以萬曆戊午年八月卒年六十有四子瑞華才七歲長負奇偶爲諸生有聲乙酉歲焚儒衣冠削跡不再出人以爲有父風舊史氏曰

余讀東氏補亡詩以爲與同業時人肆修鄉飲之禮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詞于是補著其文以綴舊制有旨哉其言之也古者鄉飲酒禮先歌南陔白華之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然後繼之以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時和歲豐萬物得所小雅之詩作而中國強盛四境不交侵胥由于此文學之養其父夫非南陔白華戒養潔白之孝子與于稽其世在萬曆中葉孝治昭明之時小雅之作信而有徵矣語曰三王之民比屋可封以文學之孝不及與烏頃綽揆六闕表門之典司世教者以是爲聖朝庶士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七

四

蓮蕊居士傳

蓮蕊居士者太倉黃翼聖子羽也子羽少從其父監司公宦學長應辟召服官州邑晚而削迹息心築蓮蕊樓精修香光之業遂自號蓮蕊居士云子羽娟美靜好眉目如刻畫舉止聲欬秀出人表屬文摘詞散華落藻要太原文肅公孫女稱詩說禮和鳴共命咸指目神仙中人也弱冠遊虞山以陸孟鳧何季穆爲師友孟鳧溫文易直溫然恭人季穆譚兵畧負幹濟冀渡章句小儒子羽游于其間濡染錡厲久之遂兼

其所長也已而從余游熟聞金華震川之緒論從事于論世經國之學迥异乎世之窮脂剖葦游光揚聲者也崇禎中年先皇帝行辟召法用奉常師薦授成都府新都知縣新都屢中寇城惡雉堞半圯門闔如懸薄賊氣吞焉俄傳賊大至民孥妻子負釜甕走匿山穴中子羽召父老子弟涕泣告曰若等皆鳥獸竄去縣令獨無兩脚耶所以効死弗去者爲新都人守鄉里墳墓保全性命也縣令願爲若死若等安得舍去皆伏地泣應曰諾又曰賊亦人耳非有八臂九頭也強者以爲巧者以爲矢推魯者以瓦石渠答爭先

牛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五

効命賊如我何庫藏有千錢萬錢不敢愛以待勞者縣令身編行伍冒鋒鏑縣令妻手自庀酒脯給饘粥事之不捷積薪拒縣門縣令問家自焚以謝若輩皆搏額痛哭據地距踊曰請爲公決一死庚辰冬十二月賊繇資簡東下被瀘州徇仁壽十七日焚我近郊子羽率衆登陴遙見火光中絳衣黃纛擲瓦礫詬罵譁笑之聲殷動樓櫓賊不能測繞城馳射將引去城頭矢石齊發賊落馬死者六人獲騾馬二十餘匹賊遂走漢州破德陽殺署篆汪應星而去自賊躡楚蜀名城大都望風奔潰而新都葢爾無恙由是川峽郡縣

始知有城可憑有民可使相與繕守却敵而都會恃以無恐事之殷也太原君慷慨誓死爲子羽畫死守計如唐楊烈婦所以教李侃守項城者乘城之日親爲羹以食數百人蒼頭乳媼周呼勸勵民心是以益強蜀人劉普嘆曰子羽文弱如婦人好女顧乃矯厲奮發爲卓犖奇男子又曰子羽固奇男子其妻亦未可謂婦人也事聞銓部漫弗嘗省隨牒升安吉州知州子羽不顧恤淹久厚自濯勵乙酉之亂桂陽相挾掖廷南奔屬車從騎所在繹騷子羽集士民正告曰那家不造長秋播越臣子當奔問官守扞禦牧圉唯

牛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六

是資糧屨屨弗克供給以干譴怒何辭之與有敬與父老約次舍之不餽養餼之不時以爲臣子羞罪在父老省視之不先干振之不戒以貽父老憂罪在太守于是協心併力夙夜治辦再宿而六師至帷宮帳殿所至如歸採人廬見飽食甘寢周廬宿衛午夜巡微鎗梧矗立炬火照耀黔兵萬騎竟夕無譁卸聲桂陽亦嘆賞執手鄭重而去浙西失守與遺民哭別皆失聲不忍去歸臥沙頭之印溪檣柱所謂蓮蕊樓者營齋奉佛太原君沒于蜀有女若子損衣加食間點染爲山花艸蟲生色浮動子羽手書欸識以相娛悅

子孫駿發能讀其書子羽益專脩淨土日持名數萬聲不少間士大夫希風誦慕咸以爲國之遺老邦之端士世之幸人天之君子也子羽行安節和不徵逐交遊與人交咸有終始孟鳧沒無子經紀後事有疾芭負土之風讀書采掇菁英不以祭饌食跖爲能爲詩如么絃哀玉自有天韻從周安期徐元歎游句法益進渝城度歲詩江明無月夜猿喚不眠人余賞爲文外獨絕入都應召蜀中寇警諸什愛身名閤喪亂思深哉勞人志士之悲歌也子羽蕭閒絕俗所至輒搜討名勝嘗攜太原君登莫釐峯遊天台度石橋巾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七

車道裝晤歌山水間吳中流聞以爲勝事性好古銅磁器及宋雕古書搜訪把玩如美人好友屬有檀度事輒緣手散去其在蜀觀彌牟鎮八陣遺跡拜杜少陵艸堂修楊文忠公墓道過郫縣榻王稚子石闕碑數紙歸而摩挲移日曰嘉魚官錦盡在此矣溫御物不爲崖岸斬絕逐羈掠嚙油油然與居不厭薰蕕皂白胸臆井井雖同人善友不苟爲異同也余評詩論禪多所訶罵子羽好與其徒游每欲爲調人語薄喉吻輒止余心知之而弗欲竟也今老耄爲詩文衝口信筆槎牙漫漶子羽伸紙疾讀輒了其意手自繕

寫藏弄僊衍不以示人其愛人以德護短匿瑕皆此類也子羽今年六十有四臥疾浹月書尺踈訣別屬其子以生誌爲請嗟夫世人春鞭行百里刺刺與妻子語不忍發子羽病未沉篤飾巾待期自製終令非其清明在躬淨信得力逝將長揖三界而能如是乎余與子羽師資啐啄垂四十年姑以世諦文字敘次其生平作蓮蕊居士傳以慰其請焉蒙叟曰余崇禎丁丑被徵下吏海內孝秀若華州郭宗昌胤伯商城段增輝含素凡十餘曹從余于請室效古人獄中受經皆珪璋持達雄駿君子與子羽偕應辟召者也胤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八

伯守華并賊含素歸商殉節子羽歷官蜀瀾全城其事皆鑿鑿副名寔竭頂踵報人主辟召何負于國家哉先皇帝厭薄科目號咷博求誰能秉國成大命以傾而議者詆譭薦舉以土龍求雨爲譏則已諄矣人亦有言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子羽棲神蓮花國土巡迴藏識殆未能舍然于此余爲斯傳循念崇禎故事若夫鳥獸之號鳴燕雀之啁噍而不能自己也其亦子羽之志也夫

嘉興高氏家傳

弘光元年四月工部虞衡司主事高承挺爲其父原

任工部屯田司郎中道素伏闕訟寃天子愍之詔吏部覆議准復原職復拜疏爲九世祖故太常寺少卿高異志請得如革除諸臣補祠定謚章下所司未逾月而國難作然而高氏一門死忠勤事昭綸綍而垂史冊後千斯年固與天壤同敞矣越十有四年戊戌虞衡子佑鉅以余舊待罪太史氏乞爲家傳以徵野史乃按而次之曰太常諱異志字士敏徐州之蕭縣人元季僑居嘉興從鄭元祐高啓諸人游爲世儒宗年二十五爲鄧山書院長洪武二年以續修元史徵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建文朝兼太常少卿與

戊戌子忠集

卷三十七

七

戊戌試副禮部右侍郎董倫主考取胡廣吳溥湯子榮楊溥胡濙等爲名公卿成祖入靖內難或云遜去不知所終或云盛庸兵敗自縊死以衣冠歸葬嘉興常豐里文忠之謚載在嘉興府續志或云建文時特謚或曰景泰時禮部胡濙請之寔錄無徵野史錯迕莫可考據其以不屈節而死與諸忠臣接踵爭烈則無異辭也屯田君者太常八世孫也諱斗光字明水改名道素字玄期祖交州知州文登父朴舉萬曆己未進士天啓元年除工部虞衡司主事調營繕司奉勅偕內臣黃用督造桂王府第于衡州七年秋而殿

落成崇禎元年六月還朝序勞遷屯田司郎中二年三月初三日雷風示變桂府寢殿傾圮先帝敦重親逮繫下吏初訊援造作不如法律擬配再訊擬戍上怒未解屢獻屢駁是年九月畢命東市嗚呼昊天疾威龍蛇起陸朱邸漂流瓊臺焚蕩此固劫灰龍火懷襄崩裂之徵兆也蔽罪小臣以塞天譴何庸之與有以職掌言之君分督正殿以外用分督寢殿以內正殿建君不度用敘功寢殿圮君代用抵罪李代桃僵閉口捕舌或有鬼神構闢其間而非先帝之本意也承堯字寓公舉崇禎庚辰進士知遷安寶坻涇三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十

縣有異政寶坻乘城却敵功尤偉弘光初量移工部虞衡司主事澀血上書爲父白見寃狀移病請假國亡後自屏草野行吟坐泣呼憤祈死越三載以病歿人謂高有三忠焉太常忠而死者也屯田死而忠者也虞衡以孝始以忠終者也國家重熙累洽士服舊德箕裘相望若高氏累世忠孝青簡輝映垂三百年斯則宇宙之間氣琰琬所希有也舊史氏曰弘光皇帝南渡初謁孝陵告奠甫畢卽顧問懿文太子寢園享祀云何都人傳其語以相訝及其卽位命脩舉承除典禮追尊上祀悉予遜國諸臣謚優恤備至北轅

不歸父老言之皆潸然出涕或嘆曰孝惠帝再來也由此觀之太常得援羣忠例議卹施及雲孫沉寃昭雪因緣遘會豈偶然哉桑海遷移掌故湮沒繼述盛典昭回日月焉可誣也余作高氏家傳表而著之後之惇史無以痛恨權奸之故抑沒主德則蒙有厚望焉

盧府君家傳

府君諱如鼎字呂侯楚之蘄州人也家世自吳徙楚父南槐公諱楷以篤學厲行起家府君少穎異讀書倍人落筆驚動長老南槐公築池于濠上穿池植竹

文齊才集

卷三十一

二

養魚籠鳥疏窓綈几叢書其間招邀郡國雋異皆府君橫經鼓篋弱冠入黌宮每試輒冠曹偶演迤問肆大放厥詞多不利于省闈間一得當復報罷二子紱紱稍長熊熊然見發憤下帷窮經課子四書尚書皆手註箋解文義如禾科斷如斗四方學者爭來問業解匣願而折鹿角無不厭志而去貧不具束脩者假館授餐所居成市蘄黃之間雅爲大師崇禎丙子歲綜鵠起舉于鄉府君歎曰吾老矣安能塗青鉛墨與小子輩角遂研削間自此息機推轂絕意進取矣府君生平篤孝南槐公性嚴重多所譙訶府君白髮

垂頰呼譽如兒子狀居二母喪哀慟見骨一如喪父時分財產悉推長兄撫兄子如已子同仁均愛言家風者歸焉府君爲人忠厚正直規言矩行不苟訾笑不好徵逐裘衣大帶出入邑屋有風肅然如出衣袂中鄉人有爭訟者不之官而之盧氏片言觸解若奉神符寶印其爲鄉里傾信如此癸未春寇自廣濟乘夜襲斬府君被質賊中有識者曰彼善人也縱之去寇退集里中人分布關隘爲死守計府君守南城督守陴人殊死戰寇少却噤他城樓肉薄而入從後剽刃遂及于難府君之卒也子姪從孫及諸婦死難者八九人閱數日淑人羅氏獲府君屍于江崖焚而殮之越五月紱自公車歸陳闔門殉節狀泣血控訴所司具疏請旌表未及上而有甲申之難丙戌冬紱卜葬于土門珠樹林已丑中進士第由邑令屢擢藩臬廉辨肅給薪有公望凡三報最覃恩贈府君自文林郎三命至大中大夫壬寅奉命督糧蘇松建節海虞具府君行狀謁舊史氏謙益俾爲立傳狀稱府君晚年燕居里民詹某暴卒而蘇踵門搏頰稱謝怪而問之曰某疾亟見鬼卒勾攝進至閻羅王所王命曰汝文籍惡業少筭未盡里有正直人盧某得其保

文齊才集

卷三十一

三

任方釋汝鬼卒押赴公門聲喏于庭執公帖子還報
乃得蘇公知之乎府君笑曰有是哉汝自當活耳於
我何有里人傳語曰勿慢盧公渠能于閻羅王所作
係人也舊史氏曰盧府君恂恂儒者白髮一經斂容
掘衣叱聲不及犬馬一旦身振甲冑嬰城抗賊身無
一命之寄而受橫死原野之慘非其平居讀書通曉
經術講求忠孝大節而能致命遂志之若是乎里人
人突之事或以爲荒誕不可信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先儒有言昭布森列焉可誣也閻羅王爲地下主者
人世正人君子聰明正直精靈不泯死後多膺此任

先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三

彼稱盧公正直人也神者先告之矣丹心耿耿血化
爲碧沒爲明神又何疑乎公有令子珪璋特達先河
後海歸本前修昭垂琬琰夫何待于余言余特舉其
誠心質行感格幽冥者附著于家傳聳善抑惡著之
春秋亦楚史之所有事也史臣失官越在草莽史失
求野聊比于負竿採樵之言後之君子或有取于斯
也夫

盧氏二烈婦傳

蘄州盧使君敘其先公禦寇殉難之事曰公之歿也
次子諸生紱紱子晨初從子紳從孫震初皆被死

而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楊氏諸生榜女母
朱都梁宗室女也癸未正月廿六日蘄城陷楊偕其
母及老婢許氏陷賊擄至北門趙州關楊有娠賊欲
負之走姑待我不能行乃負我賊沿途縱火趣行及
火陷處携母手俱入火中賊嘆息去老婢守之移日
楊頭目猶未焚已免身矣男也越數日語家人往跡
之不復頭目所在矣袁氏諸生嶼第三女也城陷震
初與其父紳俱被執袁氏拜辭祖舅姑夏氏抱周歲
兒天喜投井死明日賊退家人具衣棺瘞之甲申秋
棺毀于狐搢敝衣憺如面奕奕有生氣葬于迎山先

先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四

人之墓而震初卒未知死所紱自公車歸敘次先公
死事并列二婦慘死狀所司將以旌典上請會國難
閣不上紱聞之烏頭漆書表厥宅里國典也區明風
烈昭垂頌圖史職也國典不可作矣夫子舊史官也
不可使二婦遺烈泯沒于土中敢固以請謙益老不
能文有使君之惇史在謹撮而錄之不敢溢一言舊
史氏曰兵興以來干戈蹂躪閭門婦孺捐軀暴骨死
而無聞者多矣甲午夏五月赴女子被擄投漢江死
其屍逆流而上湘南人援得如生有詩十首以素帕
縛左臂傳至白下乳山道士林古度拜而錄之然卒

不知此女何姓字也今楊袁二烈藉使君以有聞于世其視漢女亦有幸有不幸哉往予承乏外制烈婦孝女與被慙綸者必鄭重其詞以光昭盛世旌門之典今史局失官衰髦載筆于斯漢節烈牽連書之猶前志也後有傳烈女者愍予之志無使其無傳焉或曰楊之母朱偕火死稱宗女矣稱三烈可也

沈節婦傳

節婦姓蘇氏華亭蘇侍御一齋之女庠生沈胤嘉之室也胤嘉少有聖童之目侍御奇而妻之節婦與胤嘉齊年二十一生子承歡二十七而寡母子依其叔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七

註 卷六

以居築一樓寢處其上凡十五年承歡補庠生娶婦始一下樓家人得見其面承歡歿又撫其諸孫爲庠生者二人孀居五十五年卒年八十一郡邑皆式閭楸楔承歡次子球球子麟讀書隱居咸有卓行人謂節婦有後也舊史氏曰余考松江府志國朝節婦表厥宅里者十有四人其節行茂著未及表閭者七十有二人而蘇氏與焉舉一郡則天下可知也舉平世則喪亂之際觸冒白刃墜谷沉淵者又可可知也於乎何其盛也春秋之世婦人之見經傳者衛莊姜宋伯姬之流寥寥如鳳毛麟角而魯之文哀穆三姜史不絕書左丘明于周郊之婦如皐之妻皆牽連得書豈

其慙遺高行以周家有道之長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閨門風烈未及昭代之百一我二祖列宗之遺澤與岐周豐鎬執遠孰長後世固可以按籍而考也余遊雲間遇節婦曾孫麟訪問遺事以次考求節烈姓氏見于志乘者歷三百年珩璫琬琰之作邑屋可封故論著之如此語曰是非瞽史安知天道余之傳節婦也豈徒以尺一之牘補烏頭雙闕之遺而已哉

石林長老小傳

石林長老名道源婁江許氏九歲禮智林明公爲師十八薙染二十二受具古心律師二十三聽楞嚴法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七

七

華惟識起信于巢松法師四十喪母始出居吳之北禪虞之東塔破山今年六十八矣師儀範清古風骨稜稜禪誦之際喜涉外典焚膏宿火食跏祭懶箋注繕寫盈囊溢篋剗心拂迹棲神教觀以文字三昧回向般若其心地瑩如其神明湛如也度身量腹典衣減食用以度經籍庀丹鉛居無常位遊每信宿不慕貴遊不招徒衆視一切榮名利養如窗塵陽飢一瞋而已常箋解李義山詩及類纂所讀書如古人蒼藁之例垂成輒置之曰此非衲衣下事也盲禪魔民招搖塞路攢眉畫腹都無耐對人有問之指南堂一爐

香忻然解頤而已昔法安禪師常誦秀鐵面吾始見
秀有英氣謂可語今而知其癡也比丘法常一鉢行
四方秀不能爾于八達衢頭大屋從人乞飯養數百
間漢豈非癡人向可與語乎余每與師漫語及之輒
相視而笑悠悠未法古德迢然迢亦惟師可與一笑
也矣師居北禪慈月夫人降乩爲師畫像點染才數
筆落然望而知爲師也喜而爲之贊

贊曰水觀寂寂山骨層層天女點筆素練風凌雲床
雪被切玉琢冰象叟作贊真清淨僧

祭文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六

祭蕭伯玉文

有序

歲在丁酉吾友泰和蕭兄伯玉順世而去者七年于
此矣其猶子孟昉遣力詒書以遺文來請序友人虞
山錢謙益發函哭之過時而悲序旣削草以其間漬
淚執筆爲文搃哀仰孟昉讀而焚之以告諸宿草之
墓其文曰

嗚呼我交伯玉忘分忘年召雲命律非有使然昔在
公車秋卷郵傳我爲題目比諸臨川闕下定交如杵
臼間我膠我漆汝韋汝茲長安如海朝市喧闐惟兄
好我寂寞留連紙窗宿火雪屋寒飈寥寥一騎繫馬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七

門前孫人竊柄羣飛刺天我如危林一葉未鐫兄與
梅公屏跡周旋喋而告我何以自全君胡不肖國人
望焉陽甲乍坼冰腹彌堅使節兄墳閣訟我牽促數
千間號眺橐籥鉤黨批根飲章蔓延以我標榜累爾
連適兄曰無畏公其晏眠勿以懸車忘彼絃弦相思
命駕訪我歸田耦耕老友明發新阡梅白巾車桃紅
放船班荆語數作黍就便相望衡宇共此華顛曾不
五稔南北播遷生死訣別沉灰颺烟石濤僧來袖遺
短箋風拍七金火爛初禪惟我佛命不崩不爲云何
未了大事因緣身車識牛靖策後鞭我奉明誨答曰
唯然河沙海墨誓願勉旃報章在塗奄及下泉夕陰
觀河夜壑逝川天醉未省帝筵有愆榮名安之前塵
各還孤情絕照託寄一編嗚呼哀哉我與伯玉宿世
善友无師緣熟空王願久兄于般若植因濃厚澆寢
挂門貝多栖手慧解鉤攝萬行抖擻如染香人香生
其口我迷隔生覽鏡狂走流浪多年脫晚知咎覺友
趣發夢心旋剖如醉薄醒始惡略嘔伯玉已矣是誠
在某敢執擔床自棄誦帚多心妙觀歸宗賢首金剛
誦論見史攝受佛頂昔義多岐雜採引繩長水難彼
稂莠性相分河台賢隔牖譬如兩耳區別左右非云

和會兄乃擊拊皮紙骨筆盡此年壽代兄肩荷庶不相負常寂光中爲點頭否陳根載宿靈心不朽鑒我誠言聊賞絮酒嗚呼哀哉

祭虞來初文

嗚呼丁喪亂之方應嗟吾生之不淑兄既解其簪纓余亦免于桎梏指江鄉之莽蒼喜音問之促數日聲咳以相聞月紫書其一束粵今歲之獻春暨蕭辰之改煥胡郵筒之杳然閱爾音于金玉將靈脩之有他豈鳩鳥之不告俄有夫今玄巾發金沙今再宿趣問兄之起居卒然應以不祿意道路之傳譌抑老耳之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三

聽繆杵當胸而擊撞車迴腸以輾轉徐掩抑以問故乃噉然其一哭又踰月而聞訃報窀穸已移卜惟虞主之用栗須吾筆以書木告僕夫以戒行及祖行之未速駕白馬以素車庀椒漿與明燭歛玄冥之疾威驚坤輿之翻覆風拍山其欲碎水滴地而成軸迴孤舟于毒浪收窮命之一粟列水車之戕戕抗雪柱之轟轟聽堯年之鶴語察周郊之牛目悲蟲老而蟄藏同馬毛之蜩縮將余心之遙遙命下走之鹿鹿抒寸管以告哀絮一竿以遙祝臨朔風而霑灑徒老淚之盈掬嗚呼哀哉昔丙午之嘉會幸寓附平嘉賓陸往途以登嘯如汲

井之兩輪紛負塗之鬼豕成金虎于宮隣旣斗南而箕北亦薺甘而蓼辛智不謂乎集苑愚不悲乎積薪慶彈冠而相賀閔失路而交呻伊鶴表之歸舊見銅人之泣薪我疎放以無紀兄拮据而長勤齊婉晚其一致覓空有而彌親邇生平之游跡每絕倒于時人雜莊語以嬉笑繼諧謔以怒噴書發函而噴飯語失笑而墊巾角短長于七箸鬬哀壯于眉顰鄙駢人之好好嗤老成之諄諄吁嗟兄其往矣吾何托乎笑噴憶張燈之高宴在戊子之好春張水嬉而卜夜奮絲肉以雜陳移壁月以入座浸繁星于水濱然火城而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三

不夜爛花樹其如銀遲質明而畢宴感榮落于茲晨執兄手而三嘆信夷鳩之樂頻觀參橫今月落識迴向于空門兄知我之托寄頽微笑而弗曉曾百年之未滿遽告歸于大均兄淵敏以絕世稟夙昔之靈根口決河其如雷腸熱火而輪囷脫身世以長往閔積劫之沉淪知空生于一漚蕩諸有于吹塵撫昔夢而一笑曾何有于云云陳余辭之觀觀譬風發于青蘋嗚呼哀哉尚饗

哀詞

徐巨源哀詞

昔韓退之哀獨孤申叔曰衆萬之生孰非天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懸抑蒼茫無端而暫寓于其間耶柳子厚哭張俊餘謂激者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肖是二者其論皆不及孟子孟子論天下無道有道德力相役而蔽之曰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無道皆天豈暫寓耶順存而逆亡豈但殺善耶孟子之論則通矣以吾友巨源微之則有未盡焉巨源姓徐氏吾師季良先生第三子也余鄉舉出師門巨源二兄皆師事余吾師自邑令入西臺受黨人非竿二子伯學仙仲學劍皆無所成巨源暮年雄駿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吾師自幸有子吾師沒後經喪亂文章意氣未嘗少衰戊戌歲詒書數萬言以斯文見推約扁舟東下請事函丈未及行而死于盜嗟夫巨源居今之世生今之時讀書好古勤外有以自見不可謂之非逆天也天之全巨源也掠地免圍城免急獄亦免固非有意殺巨源也然卒不免于盜手者何也豈天之殺善人固其本意而假手于羣盜歟將亦視天夢夢所謂蒼茫無端者聽盜之以巨源爲朝脯情而不能禁歟抑以今之盜皆天使瞞斯世有逆天而未亡者以是暴天之短而信其屠戮歟巨源訃至余哭之而哀旣而

曰吾敢乎哉是忽忘孟氏之明戒而重天之怒也姑爲詞以舒予哀書一通以遺其子俾讀而焚諸殯宮且饒之墓上巨源諱世溥江西新建人歿時年五十一其詞曰

大江浩其西逝兮燦牛斗之晶光延津兩龍耿其未沫兮乘帝車而下降散芒翼爲文章兮作人中之干將嗟龍身之摧殘兮仍歛底之餘殃胡天公之憤憤兮恣盜賊之昌昌維吾子之駁發兮熊頭角而先登羅經史之義府兮陷文字之堅城衆皆望塵而却避兮羌獨告余以未央期裴糧而造余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今請示我以周行子以吾爲識道之老馬兮敢自愛其瞽聵聵天之將喪斯文兮盜亦縱其斧槍吾方恃子以自厲兮若將援而喪厥肱繫繫撐率及統格兮蒼蒼不獲保其嘉名誠知皇天無老眼兮吾又何誰諉于巫陽惟吾師之德烈兮孰竹帛而無稱逝將論次以報若子兮指九天以爲正苟素德之可要兮補三哭于友朋橫江流而噉詞兮吾將濟其有命

角黍詞哀東臯氏 有序

東臯氏以庚寅十月殉義于桂林越十有二年辛丑

獸孫昌文以粵中紀事一編繕寫來請于時五日方
食角黍放箸而歎援筆憑序遂以角黍名篇其詞曰
後東臯殉義之十祀兮歲在辛曰重光遇端午之
令節兮食角黍于江鄉稚孫置食而問故兮屈何
辜而自戕楚人何睚而薦黍兮蛟龍何仇而攫攘
指盤蓋以瞰告兮輟搏食而徬徨有客詒我長編
兮羅粵故于縑緗羌三歎而展讀兮淚流簡其浪
浪胡終古之毒痛兮汎瀾交塞于蒲觴伊天路之
倡塞兮夾六龍以高驤扶南中之卽月兮畫規外
爲垣墻嗟成旅之方俶載兮曰吾不濟其有命正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三

法冠之戔戔兮誓畢命之琅琅惟吾子之殉粵兮
婉婉節于沉湘屈子沉魄于水府兮吾子燬骨于
灰塲碎寶珩于荆殿兮炎桂林爲崑岡藏吾血三
年而成碧兮雖燔颺其何妨天地百神卜觀其鑑
韞兮祝融回祿相助其角芒素車僕馬而返葬兮
又何羨乎題奏與黃腸緊靈輶之東歸兮介鶴受
然高鳴于桂坊兮吾剪紙而長謠兮安知不惠然
顧我而盡傷疇昔申旦而入夢兮期並濟于舟航
子孫執簡而列侍兮顏欣欣其樂康余竊怪其有
憂而喜兮靈氛告余以未詳登虞山而端策兮候

巫咸之景光帝命我訊掌夢兮逝將下筮于巫陽亂
曰江村兮重午懷故人兮淚如雨斗杓正兮天中禱
詠厲兮曰杵歸來兮修門奠椒酒兮設搏黍東方兮
將明陵波有美兮不得語循楚歌兮舊俗聊傳芭兮
伐鼓佇清廟兮配食陳紗燈兮玉斧肄登歌兮樂章
將以詔于有瞽華表兮重臨大鳥兮朱咪神不來兮
來不語使我心兮苦復苦

嚴宜人文氏哀辭 并序

宜人姓文氏東閣大學士謚文肅諱震孟之長女嫁
兵部主事嚴棧少保謚文靖諱訥之孫也文肅忠果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三

正直耿然如秋霜夏日愛其女以爲似已文肅叅大
政百日而罷歸里踰年而卒宜人從夫官信陽哭其
父過時而毀忽忽如不欲生越九年而卒崇禎甲申
之十一月也年四十有六日月有時卜葬于虞山祖
塋之側哀子熊屬其舅氏秉撰行狀來請爲誌伏地
哭不能起余爲感而泣下往文肅輟講筵歸改葬陸
夫人以丘嫂之誼謁余爲銘今老居此世忍復執筆
而銘其女乎宮隣金虎感倚伏于前左帶沸唇悼橫
流于後絃么徽急墀歎壑盈俛仰三世于余心有戚
戚焉揮毫綴思百端交集聊爲哀詞一通以寫余懷

曾子固有言墓銘埋之墓中而哀辭刻之塚上以辭
代銘亦可以慰人子之思于沒世其辭曰

唯川澤之鍾美兮產珠圓而玉方猗彼美之含章兮
粲宵明與燭光刻名字于荇華兮叶圖頌于珩璜屏
丹華于璚洗兮約顧步于明璫泰嚴君爲係傳兮肅
鏡鑑于公宮結嘉姻而旣饋兮揚袿徽其滿堂被阿
錫以恤削兮躡鳴玉之鏗鏘判獨介而離立兮御荆
布以自將辨貞素爲繫帶兮被禮義之繡裳雲衣飄
而欲舉兮香風汎而彌芳敬般牟于諸母兮戒陝輪
于七章脫鷄鳴之環珥兮峙燕游之糗糧儲宿肉于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三六

旨畜兮挫糟凍于羽觴呼臬牟而移日兮歌纂聚而
隕霜臂奇毛于下韝兮沫絕景于康莊陌上草薰而
花暖兮閨中燭掄而漏長丈人宣麻而登進兮郎君
射策而肆翔易縞綦爲翟弗兮御雕軒而服箱飲戴
星于鈴索兮晡浴日于垣墻胡昊天之不弔兮奄頽
岳而壞梁慶雲黯其光覆兮摧靈匿而西藏嚴霜零
于朱夏兮涼颺起于洞房沂濤江之沉瓜兮繫犍爲
之珠囊吾將從二女而浮江兮行不濟其有命甘首
疾而如疾兮歌芣苢而悲涼寧湫死以長寢兮逝將
見先君于顯蒼嘆漆室而恤發緯兮嗟執手而涕滂

天門開其跌蕩兮穆將朝兮上皇瞻玉衣于帝后兮
錫石窮而側愴相斗柄其猶未沫兮故知其含涕而
下帝閭夫人自有美子兮極勞心兮樂康卜佳城于
錦峯兮注王膏兮銀潢瘞琬琰于鍾山兮宜鬼神之
服饗覽便房而來御兮撫庭砌之琳琅捐余袂而遺
佩兮反交風于沅湘哀孝子之念母兮淚漬血而浪
浪感余懷之悱惻兮泉赴釜而沸湯寫啁噍于斯詞
兮祝背行以彷徨巫咸告余以夕降兮又何用筮于
于巫陽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七

三七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八

書

答杜蒼畧論文書

蒼畧友兄執事僕狂易愚魯少而失學一困于程文
帖括之拘牽一誤于王李俗學之公襲尋行數墨俛
偃如瞽人拍肩年近四十始得從二三遺民老學得
聞先輩之緒論與夫古人詩文之指意學問之原本
乃始豁然悔悟如推瞍睡于夢囈之中不覺流汗浹
背世網羈縲日月逾邁遂无從搏心屏慮邇流窮源
以究極古昔孫志時敏之學率率應酬支綴謾述每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金匱抄

一舉筆且媿且慙胷中怍怍然如與筆墨舉春相應
和今所傳初學集者皆是物也少讀班馬二史欣然
自喜戊寅歲詔繫西曹取而讀之然後少知二史之
史法與其文章之蹊徑阡陌始自嘆四十六年以前
雖讀史漢猶無與也向後再讀之輒有所得去歲驟
囚白下又繙一過又自媿何者之濶疎也讀古人之
書其難如此而况于自作乎又况于驅駕古人欲凌
而上之乎僕所以重自退損不敢妄揄牙頰僭冒于
著作之林爲此故也然而區區之心或有未能釋然
者則以今之世俗學沉錮古道滅熄以愚之詛聞寡

學猶得竊聞先輩之緒論古學之原本倘得一二雄
駿君子相與辨問扣擊郵傳其百一譬之橫流之一
壺昏夜之一燈安知不可以衍斯文未絕之一綫而
少追後死之責乎此所以目瞋口張舌瘳涎流每欲
傾倒于知友之前而不暇顧流俗之訾笑也今于邈
逝之頃得遇足下聽其言如石之投水又從而導啟
之贊嘆之則僕之瞽說庶几不徒設而任後死斯文
之責或不患乎無人矣語有之教學相長吾何以長
子哉韓柳之文皆自叙其所讀之書而古人讀書之
法則宋潛溪于曾侍郎墓誌蓋詳言之由宋元以上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二

邇于兩漢有唐其學問之條目一而已矣唐文之奇
莫奇于樊宗師韓文公論其文曰文從字順乃其職
乃知宗師之文如絳守園池記今人聲牙不能句讀
者乃文公之所謂文從字順者也由是推之則楊子
雲諸賦古文奇字層見叠出亦不過文從字順而已
矣推極古今之文至于商盤周誥固不出于文從字
順宜乎讀書爲文之易易也而愚之于二史則亦嘗
韋絕撓折白首而茫如由此言之古人之書豈易讀
而其詩文豈易及者哉足下謂吾之評文恐流入可
之魯望表聖之倫而微詞相諷諭此則高明之見如

此而僕固不敢有是論也可之之文出于退之再傳
魯望表聖託寄不一要皆六經之苗裔騷雅之耳孫
也其所以陷于促數噍殺往而不返者以其生于唐
之季世會逢末劫之運數而發作于詞章故吾于當
世之文欲其進而爲元和不欲其退而爲天復有望
焉有禱焉非其文之謂也如以其文也遂欲高視闊
步躋足下之文而抑諸公于壇墀之外則僕亦爲妄
人也已矣足下亦何取而過存之也哉賡末云云此
千古之曠見亦千秋之冥感汗青有日敬拜德音然
而鄙人則有以自命矣曰昔年之不死不死而已矣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三

今日之瀕死而不得死則猶然不死而已矣自今以
往禽息鳥視草亡木卒爲籠檻之殘生爲圜牢之養
物生則空蝗梁黍死則寄羽蜉蝣尙欲刻畫殘生塗
抹後世豈不重辱青編而羞千古之士乎要之死日
是非始定足下具窮塵之觀抱陽秋之簡如遼緩以
待之而已矣新詩氣韻琅琅詠史十章爲茂之所稱
者使事押韻具有前輩典則實西淮諸公之遺則也
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惟足下勢力自愛狂言滿紙不
借爲知己惟藏諸篋衍勿以示人滋衰遲之詢厲則
幸矣時已丑王正之五日也

再答蒼畧書

蒼畧賢良友兄執事再惠長箋斐亶爛熳讀之未能
卽了再乙其處而後竟其詞也僕之著作流傳絕少
往年爲瞿稼軒叢萃刻成百卷刻甫就而國變作書
版漫漶不復料理且亦不敢復出不知足下所見是
僕何等文字而獎飭之若是曹子桓有言文之佳惡
吾自得之杜陵亦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僕之
才與志未必不逮今人而學問則遠不如古人古人
之學自弱冠至于有室六經三史已熟爛於胸中作
爲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楹桷榱題指揮如意今以空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四

疎繆悠之胷次加以訓詁公襲之俗學一旦悔悟改
乘轅而北之而世故羈縻年華耗落又復悠忽視蔭
不能窮老盡力以從事于斯遂欲鹵莽躡等驅駕古
人于楮墨之間此非愚卽妄而已矣此僕之所以淡
思易氣自知不逮於古人正子桓所謂佳惡自得者而
非敢故自貶損以自附于退之小慙大慙之說也足
下他日當自知之亦以吾言存之而已矣六經史之
宗統也六經之中皆有史不獨春秋三傳也六經降
而爲二史班馬其史中之經乎宋人班馬異同之書
尋摭字句此兒童學究之見耳讀班馬之書辨論其

同异當知其大段落大關鍵來龍何處結局何處手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龍脉歷然又當知太史公所以上下五千年縱橫獨絕者在何處班孟堅所以整齊史記之文而瞻乎其後不可几及者又在何處尙書左氏國策太史公之粉本舍此而求之見太史公之面目焉此真史記也天漢以前之史孟堅之粉本也後此而求之見孟堅之面目焉此真漢書也由二史而求之千古之史法在焉千古之文法在焉宋人何足以語此哉以文法言之二史之文亦不過文從字順而已矣吾之前言似易于殷盤周誥而難

牧齋有學集

卷三八

五

于二史以此啓高明之疑吾之爲斯言也非有兩端也昌黎之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殷盤周誥詰曲聲牙又曰惟古于文必已出文從字順乃其職降而不能乃剽賊故知昌黎之所謂詰曲聲牙者未嘗不文從字順而古今之文法章脉來龍結局紆迴演迤正在文從字順之中此吾之于二史所以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不能不望洋而長嘆者也歐陽子有宋之韓愈也其文章崛起五代之後表章韓子爲斯文之耳目其功不下于韓五代史記之文直欲桃班而稱馬唐六臣伶人宦者諸傳淋漓感嘆綽有太史公之

風人謂歐陽子不喜史記此嘗說也歐陽立金史諸傳虞集大典諸序論其亦讀歐陽之文而興起者乎自弘正以後剽賊之學盛行而知此者或罕矣震川窮老而不遇弇州衰晚而自悔居今之世欲從事于二百餘年之史非有命世之豪傑如歐陽子者其孰能爲之嗚呼難言之矣今且無論其他卽我聖祖開國因依龍鳳滁陽之遺跡子長楚漢月表之義誰知之者韓公之誅夷德慶之賜死金匱石室之書解黃諸公執如椽之筆者皆晦昧不能明其事而後世寧有知之者乎世之通人如某某輩皆網羅蒐討勒成一書

牧齋有學集

卷三八

六

儼然自命良史亦間出以相商僕爲之竊笑亦爲之竊嘆終不敢置一喙也嗟乎西清東觀已屬前生官燭陰廩徒成昔夢老夫耄矣無能爲矣庶几以餘生莫齒優游載筆詮次舊聞以待後之歐陽子出而或有采取焉用以當西京之雜記東都之長編猶可以解黍蝗食蠹之訕而慰頭白汗青之恨此則某之所竊有志焉而亦淡望于同志之君子啓予助我者也昔之論學者以爲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足下虛懷下問可謂善于扣擊者矣而僕之謏聞渺見老而多忘則辟之于布鼓也瓦釜也扣之而不能鳴卽鳴

矣而不足以發皇幽渺導慶末命亦祇博善撞者之一喙而已矣東方朔和栢梁曰偏迫詰屈几窮哉其僕今日之謂乎

答徐巨源書

謙益再拜巨源世兄畏友足下喪亂已後忽復一紀雖復刀塗血道頻年萬死師恩友誼耿耿余懷自惟降辱殘軀奄奄餘氣仰慙數仞愧七尺郵筒往來握筆伸紙輒復淚漬于衽汗浹于背聲塵寂蔑與吾巨源積不相聞職此由也長益偉長深悉存念文孫繼至損惠手書嗟乎巨源睽目相視尚以爲有口有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七

目可以比數于人巨源蓄我良厚而僕之淚漬汗浹綆縻涔淫殆有甚焉古之人不死于千金而死于一言不死于黔奴夾食而死于上尊養牛則僕之所當草野自屏引決以謝知己者在此日矣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巨源終何以命我今日文長且置是事姑與子言文事當今之世俊民湧生所在蔚起倚閭舉業枕籍經史古學之興駸駸乎葭吹琯動矣其中淄澠流變朱碧錯互恒思之叢焉藉壇坫黎丘之鬼雄長桓丈非有高名宿素老于文學者爲之建旗鼓申誓命別裁其真僞格量其是非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

誰正之哉僕老且耄及矣皈心空門重自蕪廢當今之世舍我巨源其誰僕嘗觀古之爲文者經不能兼史史不能兼經左不能兼遷遷不能兼左韓不能兼柳柳不能兼韓其于詩枚蔡曹劉潘陸陶謝李杜元白各出杼軸互相陶冶譬諸春秋日月異道並行今之人則不然家爲總萃人集大成數行之內苞孕古今隻句之中牢籠風雅今人之視古人亦猶是兩耳一口也何以天之降才古偏駁今偏純何以人之學術古偏儉今偏富何以斯世之文章氣運古則餘分閨氣今則光岳渾圓上下千載吾不知其何故也兼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八

并古人未已也已而復排擊之以自尊稱量古人未已也已而復教責之以從我推史則曄壽廬陵折扣爲皂隸評詩則李杜長吉鞭撻如群兒大言不慙中風狂走滔滔不返此吾巨源他日之憂也竊嘗謂末學之失其病有二一則蔽于俗學一則誤于自是九經六藝炳若丹青律數小學具有譜牒今不爲爬搔搜剔遡本窮源經學亂于蠹紫史家雜于批裨衆表競指百喙爭鳴蒼耳莢藜胃之皆能刺足鹿牀烏喙食之便可腐腸至今爲梗實煩有徒故曰蔽于俗學以輓近爲準的以譌繆爲種性胷中先有宿物眼下

自生光景于是逞臆無稽師心自用章句聊爾先已訂其雌黃旨趣茫然便欲褰其疵類斯則病在膏肓魔入肺腑牛羊之眼但向一隅螻蛄之聲終違九里孟子曰自以爲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良可慙也故曰誤于自是此二者流俗之人項背相望而世之君子以斯文爲已任者殆亦未能免也今誠欲回挽風氣甄別流品孤撐獨樹定千秋不朽之業則惟有反經而已矣何謂反經自反而已矣吾之于經學果能窮型折義疏通證明如鄭孔否吾之于史學果能發凡起例文直事核如遷固否吾之爲文果能文從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九

字順規摹韓柳不循規矩不流剽賊否吾之爲詩果能緣情綺靡軒翥風雅不汙浮聲不墮鬼窟否虛中以茹之克已以厲之精心以擇之靜氣以養之如所謂俗學之傳染與自是之癥結如鏡淨而像現如波澄而水清于是乎函道德通文章天晶日明地負海涵波欲以螢火燒山蚍蜉撼樹其如斯世何其如千古何管子之伯齊也作內政寄軍令然後能懸車束馬刺令支斬孤竹此古人內治之道也去年爲周元亮作賴古堂文選序頗及巨源千子之緒言輒錄一通奉覽斯文未喪來者難誣在吾巨源勉之而已矣

巨源新文高明廣大氣格蒼老所得于憂患者不少良欲挾撻利病以副來請而非衰耄所能及也江變紀畧假太子者一妄男子謂是王駙馬亦非也舊輔腐儒也當少爲讀予以旌愚忠其中書法當隱寄內外之義以徵信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豈配某者崆峒以後不典之辭也佛門文字非貫穿內典不可聊且命筆南北二宗是宗門事與教下無預性相二宗是教門事與宗下無與惟清涼五教用頓教揖宗門此別自有說今以性相判南北宗非也凡此皆無預于文體亦不得不一簡點以爲反經之小助耳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十

干戈未息關河渺然天涯兄弟聚首何日嬋媛文事代西窓一夕之談此所謂溺人必笑耳颯縷長言具在別楮鴻羽不絕願聞德音

與嚴開止書

僕家世授春秋兒時習胡傳粗通句讀則已多所擬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源委知其爲經筵進講箴砭國論之書國初與張洽傳並行已而獨行胡氏者則以其尊周攘夷發抒華夏之氣用以幹持世運鋪張金元已來驅除掃犁之局而非以爲經義當如是也竊謂左丘明親授經于仲尼公穀皆子夏之門人

以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也公穀則別子之子也漢世公羊盛行左氏後出立于劉釋于杜至孔氏而始備迨于有唐之世學者鑒空好新欲舍傳以求經于是入主出奴三傳皆茫無所而春秋之大義益晦元季有黃澤楚望者獨知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之于東山趙汭東山屬辭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上而惜其所謂集傳者猶爲未成之書擇焉而未詳也明朝富順熊過有春秋明志錄援據該博而于彭山李氏杜撰不根之說亦有取焉則亦好新說之過也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經爲經左氏爲緯採集服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十一

杜已後訖于黃趙之疏解疏通畫一訂爲一書而盡掃施丐盧同高閻三傳之臆說庶几春秋一書不至爲郢書燕說疑誤千載日月逾邁舊學荒落憤悶遺忘不復省記蓋二十年于此矣荒村臥病冒絮蒙頭門下忽以春秋大聲擲示忽漫開卷頭目岑岑然俄而目光迸發心華怒生如向所失物取次得之記憶宛然口不能喻惟有歡喜踴躍而已書之大指在乎據傳以通經據經以訂傳其于文定傳義發凡起例條析理解如秦越人之診病洞見其臟腑癥結攻伐療治瞭如指掌雖有二豎子不能逃之于膏之上育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十二

之下也今畧撮其要義如曰春秋之託始以魯隱之見弑而始其終以請討陳恒而終又曰文公以前政在諸侯文公以後政在大夫二百四十二年間但有大夫弑諸侯不聞諸侯弑天子經爲大夫作不爲諸侯作也又曰齊桓既伯諸國無一人敢弑君者齊桓殺哀姜之威所畏也楚莊既伯二十餘年之內海內無弑君之患楚莊殺微舒之威所畏也太夫之惡莫大于趙盾聖人所取無急于楚莊此春秋大關目炳如日星古今未嘗標舉者也謂隱桓二十年間外事皆以鄭莊爲綱魯隱半生全被鄭莊播弄此老吏斷獄案問得其主名無可解免者也謂盟會城築無皆譏之例謂母弟稱弟史家恒詞齊年鄭語初無貶例此如良吏平反盡洗酷吏故人文致之案漢文者亦無所置其喙也此書雖專攻胡氏如古人所謂箴膏肓起廢疾者覈其實則根據左氏貫穿全經胡氏棄灰之藥法一切平亭而諸儒墨守之疑城一往摧倒斯則尼父之功臣非獨康侯之諍友也非門下具千古心開千秋眼不能信手開闢發此議論然非僕老眼無花似亦不能作此賞識也所最可惜者本是通經著述之書却言爲舉業而作先之以標題舉業

之以別論經義先號後笑曲終奏雅高明之士一見講章面目不待終卷已欠申悉臥矣碎之隋戾之珠光可照乘而崑山之人用以彈鵲又若珪璋穀璧襲襲敗絮天吳紫鳳顛倒視褐物之失所莫甚于此猶記兒時先宮保授以春秋錄疑訓之曰此晉江趙恒

先生所著也先生著此書顯心屏氣以續寒其耳然後執筆書成去其續兩耳聾矣先輩專勤如此雖可重亦可哂也今門下所撰述縱橫千古可以發口游夏輟簡啖趙而乃沿襲流俗夾雜講章徒爲趙先生瑣耳之物而已豈不可爲嘆息哉倘門下不棄贅言慨然改正芟削蕪梗節爲一書僕雖老耄尙當溫繹舊聞悉意而爲之序如其不然畢竟以舉業爲主經義爲客則僕之斯言或可命侍史繕寫置之末簡使世之君子有習其讀而不欲竟者或將爲之決背拭目蹶然而興起也歲在丙申五月五日某再拜

與吳江力田生書

春時枉顧深慰契濶老人衰病頭腦冬烘不遑攀留信宿扣擊緒論別後思之重以爲悔伏讀國史考異援據周詳辨析詳密不偏主一家不偏執一見三復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傳也一官

史局半世編摩頭白汗青迄無所就不圖老眼見此盛事天啓乙丑承乏右坊欲鈔昭示奸黨諸錄而削奪之命驟下踉蹌出都門屬門下中書代寫郵寄于時黨禁戒嚴標題有奸黨二字繕寫者援手咋指早晚出入閣門將鈔書夾置袴褶中僅而得免又爲梁國公胡顯錯誤取證楚昭王行實屬游侍御肩生從楚府覓得原本楚藩密囑勿使人知蓋訪求掌故其難如此癸未歲國初及群雄事畧已削薨瞿稼軒刻初學集取其文畧成章段者爲太祖實錄辨證一編充卷帙其實則初藁未成之書闕誤弘多次復泐經

文齊不忠集

卷三十八

四

喪亂羈囚南北而編摩之事未嘗寢閣增損刊正遂與初藁頓異又八年劫火告災遂成煨燼初後同異不復記憶今列朝詩集載劉廌劉三吾及朝鮮陪臣諸事皆出於辨證初藁之後則此藁之不堪援據從可知矣今得足下考異從頭釐正俾不敢以郢書燕說遺誤後世則僕之受賜多矣辨証與考異牴牾者不妨一一駁正惟廖永忠一事準愚見言之畢竟以通鑑博論爲是蓋此書寧王權奉太祖命編輯編成有表進御刻在內府最爲鄭重而自始迄終不過尋常歷朝故事獨于至正二十六年特記永忠沉韓林

兒于爪步寧非聖祖特標此一段垂示千萬世耶與申
外史以北人紀南事多所未核所謂風浪覆舟者卽
沉林兒者之託詞所謂君其問之水濱耳庚午詔書
黨比楊憲紀綱獄詞則云僭用龍鳳服伏誅皆又從
而爲之辭非實事也其所以然者則又非臣子所當
盡言可以意得耳國初事惟元宋之際最宜留心僕
于群雄錄中立元宋之際月表序見初學集高明不
廢芻蕘請于年表中倣而爲之此亦東漢張平子不
沒更始之遺意非鄙人之創例也老人多忘甚于師
丹又以繙閱內典課誦嚴緊世間文字一切不復料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八

復方密之館丈

大法垂秋法竿倒却可道人于爾許時應緣出世如
摩獨跳如麟一角眼光燦破四天下大放獅子吼俾
斯世野干銷聲狐狸屏跡方不辜負轉輪遺囑也茫
茫世界共在墨穴不以此時安立日月布置星辰使
我輩愚鈍衆生昏天黑地從漫漫長夜中過活不亦

傷乎殘生暮齒日逼西垂教義單疎修持頽墮每念
慙大師摩頂記荊鞭復尅骨驚心中夜涕泣誓願以
文字結習因緣廻向法門銷歸教海庶几一知半解
少有發明本師智燈心鏡默傳一綫此卽是船子和
尙翻身入水之日也鈍根肉眼鑽穴文字正如誦帚
比丘誦帚忘帚誦帚忘帚又如佛懺正法滅後比丘
將此大經鈔前著後鈔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
只如佛頂一經五番輟簡茫無頭緒却亦了不自悔
也自知多生習氣一往粗浮正須仗此鈍愚刮磨折
伏自今以往生生世世長鈍長愚無知無解寧可向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未

三家村中拖繩拽草作牧牛漢寧可向折脚鐺邊擔
柴煨飯作啞羊僧斷斷不肯鋪眉豎眼掂斤播兩口
頭禪作過頭話與世間饞饕盛糞之流共作法門中
獅子蟲也中歲皈依暮年策勵老大大摸索得這
几句沒志氣話頭正不堪可道人升師子座一棒趕
出耳少年讀易猶不讀也今則不遑讀矣每觀清涼
永明之書判易有太極一陰一陽爲外道殊未敢信
而其所以不可信者云何則未之知也又觀張無盡
洪覺範已後和會之兩家說良不敢不信而其所以
不可不信者云何則亦未之知也此中齟齬關頭尙

自茫如都無把柄豈敢作矮人觀場隨人說長道短
邪陽符三極一家秘傳古人所謂心易已易也學易
者于此求之足矣若夫古今學易者精微之旨無過
于王輔嗣韓康伯之流宋人一往於殺則過也纂集
之家遠則李鼎祚近則俞琰熊迥近代之談易者自
李卓吾管東翁之外似未免爲時人講章兔園冊子
若欲一一取之恐尼父之韋編有不勝絕而銑剔之有
不勝折也素伯不恥下問趣舉以告想過庭時聞之
當笑狂夫老更狂耳山川阻絕末由執手信筆申寫
聊當一昔面談亂後廢人思紀曠絕宿草在念徒有
泫然

朱芥石集

卷三十八

三

復徐巨源書

頃者不揆狂瞽抵齒文字叫囂驟突都無倫次巨源
不抵之于地披襟采納又從而鄭重獎許開示引誘
通懷若斯感歎何已巨源之言曰當虞山之世未有
以斯文自任者也巨源知虞山之深者也然巨源之
知虞山固不若虞山之自知也僕之馬齒長矣下上
今古劇心鉢腎亦不啻三折肱矣晚而周覽中區旁
皇顧視迢然自引願以此事推巨源者則固有其說
矣竊觀古人之文章銜華佩實晝然不朽或源或委

咸有根底韓柳所讀之書其文每臚陳之宋景濂爲
曾侍郎志叙古人讀書爲學之次第此唐宋以來高
曾之規矩也宋人傳考亭西山讀書分年之法蓋自
八歲入小學迨于二十四五經經緯史首尾鉤貫有
失時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則三十前已办也自時厥
後儲峙完具逢源肆應富有日新舉而措之而已耳
眉山兄弟出蜀應舉蓋已在學成之後方希古負笈
潛溪前後六載學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遠學法
蕪廢自少及壯舉甚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
磨于制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往交臂非故顧欲以餘

朱芥石集

卷三十八

二

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所
不能况如僕者流浪壯齒汜濫俗學侵尋四十質耳
備目乃稍知古學之由來而慨然有改轍之志則其
不逮于古人也亦已明矣夫學不逮古人而不自知
其不逮則愚也明知其不逮古人而不欲自仍其不
逮則妄也語曰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又曰後生可畏
來者難誣夫其不逮古人既已自知而仍之矣又或
捨已之知而假人之知我以自蒙抑且奪已之自仍
而俠人之知我以蒙世愚妄並用冒目易位旋而思
之又爽然自失也喪亂餘生討論舊學蒐集明朝文

史州次部居取次命筆一夕而燬于劫火如天之復假我以斯文也殘灰餘燼示現宿因水涸山枯回向佛法回觀世間語言文字如空花如嚼蠟如虫蝕木如印印泥以航空扣寂之人守旁行四句之典馬班二史唐宋八家如夢中物如繚中語顧欲于此時點勘韻筆主張藝林鏤綠影爲文章界虛空爲墮墮不亦誕乎不亦荒乎僕之自知審矣撫心問影動自付度不敢以斯文自任者職此由也嗟乎巨源知我不可謂不深矣以巨源之知我而不復諦審其所自知譬如水母以蝦爲目俄而失蝦所在詫曰我在目將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二

安往不可爲一笑乎在劫波墨穴中無豪易高耳又倚恃巨源輦宿各巨手強有力者以號令天下乘間抵隙餘分閭位江淮之朱銀赤矢南越之黃屋左纛唐公見推其誰得而禁之僕固心知其不可臣猶知之而況于君乎此亦一善喻也巨源諄復示誨期以弘長風流鼓吹大雅而又汲引同志如濮陽長汀一二俊人以相伙助則僕竊有以自處矣其以僕爲斗杓爲帝車芒寒色正傑然而命世乎則僕固將趨風望塵曳踵而却避其或以爲謏聞樸學稟承師說粗知古學之源流文章之體製與夫近代之俗學所以

偁背規矩者使之背行除道稱姪而前驅則固不得而辭也養由基之射穿楊葉百步而射之發無不中楚人觀之曰可教射也西國有誦人說法者曰販針兒過針師門賣針耶以僕之固陋苟不見棄于世之君子見譽則爲楚人之教射見笑則爲西人之販針亦安有以自效而已此其說在老馬之識道也夫縱馬而識道老馬之智也懸車束馬荆令支斬孤竹則桓公管仲之爲而非老馬之能也僕今自比于老馬負轅長鳴以須懸車束馬之役不亦可乎巨源引子美之詩不薄今人愛古人以爲愛古人易不薄今人

難知僕斯言

引繩披根厚自破

法行自近此則薄

今日之尤者也巨源將母代我張目耶西垂之歲委心空門刊落浮華銷歸真實汗青頭白已付前生甲乙丹鉛尚煩後哲若復張皇塗抹久假不歸不惟貪明文類猶結餘因正恐外論虛詞終邀空果發茲誠語借以懺心是則繫表之言亦通人所患也老不曉事言不由衷非敢矯志鳴謙爲恭簡牘光岳如故丹青未沫當仁不讓巨源勉旃若曰先河後海後輝前光如歐陽之于子瞻所謂付以斯文者僕固不敢以此薄巨源而亦非巨源之所以自命者也山川間阻

接席末由起廢發蒙謹俟後命

答王于一秀才論文

謙益白足下學古之道慨然思興復古文以僕禮先一飯爲識路之老馬再三扣擊俾指利病漸至於古之立言者僕老且倦歸心空門喉吻痒痒然牙齒滑滑然不自禁其葭灰將吹冰魚欲渙也見徐巨源與陳伯璣書論僕晚年文字頗好罵人傳語相勸戒爲之咋指吐舌急杵構心者累日今將默而習乎則虛足下避席之誠欲進而言乎又違徐巨源斯言之戒婢媵燈夢未知其可昨巨源復書盛推僕主張壇墠鼓吹大雅不應逃虛談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三

空坐視矐瞽今復語伯璣云云則是憎矐瞽之能言而更釐其舌惡猩猩之善笑而反醉之酒也其又何從而可退而淡惟生平悻直妨身叫喚尙口惟以文字罵人自分無有乙未冬爲周元亮敘賴古堂文選數俗學流派擢搢病根多所破所巨源所指或在於是俗學認種不過一贗文則贗秦漢詩則贗漢魏盛唐史則贗左馬典故則贗鄭馬論斷則贗溫陵編纂則贗毘陵以至禪宗則贗五葉西學則贗四韋陀長箋則贗三倉邪僞相蒙拍肩接踵一旦張目奮臂區別根莠據一閭之地而爲四戰布方寸之鵠而招千人之射實應且憎號眺寡助物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三

莫之與而傷之者至矣豈不岌岌乎殆哉巨源愛我者也憂其危閔其獨憚其狂易婉約其詞聊以微言相勸戒其忍具曰予聖以規璵吾耳者乎日者答巨源書極言殘年餘晷不當參預斯文之故成言鑿鑿具在昔簡俄而二三士友并引惟論詩家之弊歸獄于嚴儀劉會孟暨本朝之高棟矯首厲角又成閼端譬之穀陽豎之飲左阿之舞勞歌夢嚙浸淫發作此佛所云習氣種子也今而後綺語惡舌奉持木义戒請自文字始字有源流文有體要吾所知者不過膚末老而多忘宛然昔夢足下學殖富筆力強又有良友平格磨礪講貫又何埃于余言若復傾側腹笥放譎狂言于人無捧土之益而在已有壅河之損足下幸以老耄舍我無復考音布鼓乞雨土龍也雖然僕憇有緒言敢諗足下巨源之先人與吾子之先人吾之師友也鄒忠介劉文端在師友之間李忠文吾長兄也墓木已拱汗青邈然責在後死故已心許之矣是數君子者各在斗杓命在磨竭其抗手排擠者入邑之虎當門之犬也其射聲附麗者負塗之豕黎丘之鬼也邪正敵對是非錯迕僕未卽填溝壑綠隄奮筆何能籍手如其薰蕕同器涇渭合流忠直奸諛

胥歸墨穴斯則可謂不罵人矣而腐骨奚恃焉罵則仇生不罵則欺死良知不死猶有鬼神中立祈免非所能也往者關門之役舊經畧議棄門外地八百里高陽出督師闢地百里既而膏唇拭舌厚誣高陽僕爲行狀据事直書經畧怒而抵之地亦終無以難也虎尾不啞鷄肋几何由今觀之非狂則諄年在桑榆惟有棲心佛法息陰送老何暇弄翰爭短長代他人拭鼻涕耶竹帛未艾袞鉞有人束書閣筆謹戢巨源之良規冥明相負竊有辭于數君子矣惠而好我良有同心疏通證明實在足下昌黎有言後生可畏焉知

生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三

不在足下則願足下勉之

與吉水李文孫書

忠文公神道之文去歲尅期下筆偶遊陪京見一二野乘禪史記載甲申議南遷事不考覈忠文建議固守分封之始未猥與倉皇避敵委棄廟社者同類而共列之彼援据者卽一時私家謬錄起居召對之文陰推陽附巧借山斗鉅公以張皇耳目豎儒小生不能通曉國家大計與大臣元老建置興復之本謀以目借目以耳食耳目蕭蘭爲同心泥薰蕕于一器謠繆流傳將使百世而下丹青無稽涇渭莫別良可嘆

也良可慮也循覽行狀文直事覈大剛定哀之微詞一洗陽秋之曲筆幸哉忠文有後吾可藉手以告成矣然而命筆之期所以遷延改歲者以斯文之作殊非聊爾用以證明信史刊定國論其考訂不得不詳而叙述不得不慎也狀所載監撫二疏備矣第未詳初疏在某月某日次疏在某日詞臣南遷之疏相去又凡日此大事也須用史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之例時日分明奏封隔別則同堂共事交口合喙之心跡可不辨而了然矣龍胡旣逝螭頭不存造膝之談憑几之語人爲增損家爲粉飾今當就彼記注確爲分疏無令暗中摸索移頭改面卽弘光詔書罪狀光時亨之語未嘗以南遷一議通指兩家可覆視也時亨脅上之疏或言傳斥南遷或言并攻監撫當日簡牘具在不可矯誣此亦時事相關當并爲條析者也嗟乎一代表儀千秋知己忠文往矣寧有斯人七尺未亡三寸猶在倘其鯁避氣焰回互忌諱黎丘之鬼語咲扶同恒思之叢形影假借馴致孔墨齊驅聃非合傳千秋青史燭亂自我何以逭于昌黎人禍天刑之責乎古人作史期于直書具文必先年經月緯巧僞滋多口衆我寡或有掛漏反貽口實是以臨文思

生齋有學集

卷三十八

三

懼泚筆而不敢舍然也伏望爲我再考掌故重覈闕遺旬月之間詳書見示請以發函之日爲授簡之辰俾得策勵衰遲抖擻翰墨發摠肺腑之菀輻蠲除史乘之災青庶幾金石之託不愧後死抑亦可以有辭于汗青也又若皖城之役單騎入左營係全東南半壁此事尤爲奇偉當時奏報書尺處分條畫之詳更欲詳悉訪求以供撰述古人如司馬韓歐論次此等事情必須委曲描寫使百世而下鬚眉咳唾一一如見不應草草命筆也惟足下重圖之僕今年餘殃未盡長孫天折一切世事冰銷灰冷獨未能忘情此文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

爲餘生未了公案耳孟昉郵筒往來多便幸無金玉爾音某再拜

答彭達生書

謙益再拜達生友兄足下頻年阻絕迢然天外每思廣陵僧寺風雨促別分手前期自分此生遂永訣矣青藜來忽接手書又得見詩文累帙掉頭狂喜此生復得與吾友相問開緘恍惚如再度一世循覽來書及文不惟如聞謦欬而年來學問之剛強志氣之堅忍畫然成就具見于此尤可喜也僕西垂之歲飯心空門于世事了不罣眼獨不喜觀西臺胥井諸公之

詩如幽獨君鬼語無生人之氣使人意盡不歡而亦以立夫桑海之編克勤遺民之錄皆出于祥興漸滅之後今人忍于稱引或未之思耳今日爲詩文者尙當激昂蹈厲與天寶元和相上下足下有其質矣僕故爲之揚厲其辭以張吾軍知不以我爲夸爲誕而河漢其言也數年結客落落可人者一黃冠一韎韞耳百里比肩談何容易今又悉歸倉海君矣天下大事終不出儒生手孔明景畧不用長槍大劍何自待之薄也此語爲海內儒生吐氣勿以尉遲公不伏老傳爲笑端也一笑一笑崑銅巨源駢死非命巨源藏

生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

于盜賊不獲與臧洪同日則尤不幸之不幸也巨源亂後著作繁仍僕于江變紀畧畧效規切勸其正書法以徵信史寬刺譏以旌愚忠彼亦頗以爲然已而流布如故則知其仍執鬼宮而以吾規爲瑱也劉崇之于漢徐敬業之于唐以一指掊泰山其萬無一成也庸夫市兒皆能知之有人焉搖唇飾舌極口訾謗策其必敗以爲能事是可謂之智人乎豈惟不智若逆而揣之有無窮過焉足下愛重巨源而痛其不弔則當鐫削斯文勿留其稿所以報巨源于九京者不淺也荒村衰病謝絕賓客青藜來正屬疾延醫扶携

一見不能傾吐片語頃作報章病起恍惚所欲與足下言者無窮悵悵中止雖然卽不能盡所欲言也惟足下心知之而已矣西來子弱健婦持門戶彼不能築懷清臺但能築避債臺耳西來非負人者此他時友朋之責也秋風將至陽侯波立參辰雖阻弦望有時吾子幸努力勉旃老夫亦願加餐以娛

與錢礎日書

齊人書郵得見佳刻多帙珠林玉府使人應接不暇至於微言苦語喚醒人間大夢繙閱之際賞心奪目然亦如啞子作夢此中了了而口不能言亦不敢言

生員才集

卷三

三

也見歸玄恭敘似略識此中風旨悠悠世上索解人正未可多得耳春寒料峭便如雞窠中老人光風轉蕙桃雨舒花青陽布令當亦不遠當要足下與仲通徵君酌二泉酒開口一笑也信筆附謝不盡馳企宗生謙益頓首

與曾青藜書

足下記存衰朽不啻千里枉駕狗馬屬疾扶携一見不能具賓主禮別後簡達生山居詩循覽章貢故章生平慕悅奇士如近代所稱趙次張李伯淵之流輒撫几頓足恨不得與之奮臂今乃覲面失之則僕之

推顏闢茸有目無規當與草木同其腐朽居可知矣枉贈三章激昂魁壘詩書可卜方興事天地還留不死人壯哉其言之也病起氣息交綴未能效瓊瑤之報寸心抑塞聊于詩序發之諺有之溺人必笑以僕之遲暮衰落而握筆伸紙多誕謾夸詡不可爲典要之言園圃生杞能無爲鄉里兒童所笑亦抑以復于知已酌來美之百一而已矣達生報章敢煩侍史兵塵方起恐旦夕未便江行或更得執手劇談孟公奇士逃禪非其本色唯足下有以報之

與歸進士論較震川集書

生員才集

卷三

三

謙益白荒村僻遠伏承親枉玉趾命較讐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繹舊學排綴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洮汰四分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良欲效攻玉之勤于遺編也編次大意畧序梗概以求正于法眼或召玄恭詳審商確如有未當不妨改正編次之法畧倣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論議之文也韓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畧爲區別凡四卷 次贈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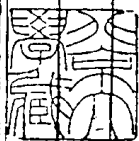
序壽序凡六卷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今仍大贈序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收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集次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譜世家凡十二卷誌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先生立法簡嚴一稟于古移步換形尺水興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去者十不得一他文不爾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議別爲一集今集中綴數篇故居集之首

而兼問附焉次宋史論贊一卷先生有志重修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歐蘇集俱別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情罄咳彷彿具焉故錄爲二卷寒暄駢偶之辭不載紀行一卷次之次馬政志一卷先生邢州入賀時留纂修寺志故有此作既有關於國故其文則自謂做史記六書也取昌黎公順宗實錄例系之別集公移尺牘各有格式委悉情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于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知也錄而存之畧爲一卷水利賦役禦倭諸書議散在集中可以參考唐人編李杜詩以文爲別集

此與著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先生爲舉子卽以論策擅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科舉程式之文然其議論忼爽行文曲折蓋二蘇秦晁降格而爲之也今取二蘇應制集例錄論策一卷右編次震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先生于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真實雖其牽率應酬或質而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精求之可以窺見先生擺脫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蓋猶未能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眼測量前詁有餘規焉輟簡之餘慨然三嘆并識之

以訊于智者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八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

書

與族弟君鴻論求免慶詩文書

錢後人謙益白君鴻賢弟秀才足下昨得書撫教甚至惠長律六百言期以明年初度長筵促席歌此詩以侑觴聞函狂喜笑維以扑俄而峭然以思又俄而楚然以恐蓋吾為此懼久矣犬馬之齒幸而及耄四方知交不忘陳人長物或有稱詩撰文引例而相存者良欲致詞祈免而未敢先也今此言自吾子發之則吾得間矣敢藉子爲絳鼓以申告于介衆吾子其

敬聽之無忽今夫人之恒情所欣喜相告者誦也祝也其所掩耳匿避者罵也呪也子之愛我怜我欲引而致于我者其必爲頌爲祝而不爲罵且呪也審矣

今吾有煩于子夫有頌必有罵有祝必有呪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頌而召罵有因祝而招呪此相因而假也若夫卽頌而爲罵卽祝而爲呪此則非待非因非降自天無可解免者也今吾撫前鞭後重自循省求其可頌者而無有也少竊虛譽長塵華貫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死不死偷生得生絳縣之吏不記其年杏壇之杖久懸

其耻此天地間之不祥人雄魁之所愍遺傷鵠之所接席者人也亦有言臣猶知之而况于君乎今我之無可頌也我猶知之而子顧不知我昭而子反聾無是理也我知之而子不知之而昧目糊心憤而相頌子之出于筆舌也則而我之恟駭惶然當之也則其難韓退之曰歡華不盈眼答責塞兩儀今也歡華則無咎責溢大子雖善頌將若之何子之頌我鋪陳排比駢花而錯繡吾讀之毛豎骨驚以爲是客嘲之虛詞頭責之變文也允矣哉頌之爲罵也夫安得而不怖哀哉斯民老而不死如秋楓樹春則還生如

冬水魚煖則旋活昧昧焉屯屯焉聽其以大地爲囹

牢以人世爲巢幕斯亦已矣頌贊之不已又從而祝延之中之以眉壽饗之以鐘鼓當斯時也如睡斯魔如夢斯醒耳目皆亂血脉憤張三彭啗晰五神奔竄雖有善呪者莫毒于此奚必出子都之三物詛熊相于寶沈而後謂之呪與故曰祝有益也呪亦有損知呪之有損則祝之無益也可知已矣吾子其所擇焉子如不忍于罵我也則如勿頌予如不忍于呪我也則如勿祝以不罵爲頌頌莫禕焉以無呪爲祝祝莫長焉吾子而不愛我也則已子誠愛憐我猶以是爲

橋中之遺叟鷄集之老人矜全之護惜之養其不材而保其天年則盍亦祓除其罵咒使其神安無恐怖乎誠欲祓除罵咒則請自祈免頌祝始在吾子善擇之而已矣且吾子之祝我也必將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請以吾家彭祖爲徵子知吾祖以雉羹饗帝啓封彭城不知其遭大戎之禍流離西戎有餘年若此之播越也疏封之後湯水滔天吾祖憂墊溺焉十日並出吾祖憂燒灼焉九嬰封狶窳竄檣杙之徒磨牙交趾吾祖憂扈抵突焉自是已降夷羿斟鄩之覆滅南條牧野之改革吾祖之閱世益多故矣已

朱齊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三

爲守藏吏子官錢府則固未免于失封也旣而避國王之難遁迹流沙則猶大戎之餘殃也吾祖自言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榮衛焦苦忍不度世傳稱其晚年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則雖其受壽永多八百年之內享升平歌服豫軒眉蟠腹開口而咲者固無几也今吾之年吾祖八分之一耳身遭喪亂刀途血路一日百死已不啻吾祖之八百年而令服水桂食雲母養氣交接儿及吾祖之老壽芒芒人世無窮之愁苦斯漆園小生所以睥睨冥靈咲我祖之以久特聞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吾祖

之後于唐則有少陽李太白論之曰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齒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山今觀之京肅之際唐天再闢整頓乾坤巨手相望寥寥焉安取少陽一翁于其間哉以少陽之賢重以太白之論不能與天寶諸人分隻字于汗青吾子願欲懷油素佩研削刺畫面目起我于沈灰槁木之餘其志亦已荒矣吾竊願子之善息也江天孤迥如在世外祥誦之餘清齋遲客盤無黃雞紫粢之具飯有紅蓮白稻之炊黃葵剪韭酌醴焚枯農家之常供也詩香節凍

朱齊有學集

卷三十九

四

花傾酒仙家之風物也弟勸兄酌我歌汝和歡擊瓦缶醉臥竹根誠不知夫東海之揚塵北山之移谷也子能去子之佔佔者噓噓者剗心易貌而從我游焉則善矣去人促迫語不能了僅畢其說以報謝足下并以爲約謙益再拜

復李叔則書

竹屋紙窓中寒疆臥繡李小有宋遺民傳目錄得河濱序文至宋存而中國存宋亡而中國亡撫卷失席曰此元經陳亡而書五國之旨也其文廻翔萌折經綽惻愴吳立夫桑海錄序殆未能及私自嘆向者餐

叔則之名不意其筆力老蒼曲折一至于此每軒衡以跡學者決兩月族孫侍御攜手教及霧堂全集至風林雪被扶病開卷感慨則涕泣橫流賞心則歡抃俱會幽憂之疾霍然有喜既而翻覆芳訊尋味話言緬懷豫州知我之言深惟敬禮後世之託不辭固陋作序一篇生平迂愚恥以文字媚人况敢膏唇岐舌以誑知已私心結轡偶多振觸序有未盡輒復畧陳僕年四十始稍知講求古昔撥棄俗學門弟子過聽誦說流傳遂有虞山之學謾聞空頂重自慚悔老歸空門都不省記側聞中原士大夫颺何李之後塵集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五

矢加遺雖聖秋亦背而咻我而足下以不朽大業鄭重質問滄桑竹素取決于老耄之一言此其識見固已超軼時俗而追配古人矣夫文章者天地變化之所爲也天地變化與人心之精華交相擊發而文章之變不可勝窮文至于昌黎止矣陸希聲言李元賓于退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叔則謂唐宋之文不盡于八家此知其變者也是故論唐文于韓柳之前未嘗無陳拾遺燕許曲江也未嘗無權禮部李員外李補闕獨孤常州梁補闕也未嘗無顏魯公元容州也元和以還輿韓柳挾輟而起者指不可勝屈也

宋初廬陵未出未嘗無揚億王禹偁也未嘗無穆脩柳開也廬陵之時未嘗無石介尹洙石曼卿也眉山之時未嘗無二劉三孔也眉山之學流入于金源而有元好問昌黎之學流入于蒙古而有姚燧蓋至是文章之變極矣天地之大也古今之遠也文心如此其深文海如此其廣也竊竊然戴一二人爲巨子仰而曰李何倪而曰鍾譚乘車而入鼠穴不亦愚而可笑乎仲默之言曰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韓愈今爲仲默守祧者曷不揭仲默之緒言丹青而表著之曰文爲何文法爲何法昌黎之所亡者何等信陽之匡救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六

者何術病症的確方藥分明吾將掩口俯躬揖齊而從之不暇矣此之不能而徒禁人之議信陽如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何爲也哉僕旣已畏影逃虛舍然于前塵影事而猶覩縷相告者良慙舉世之人乘舟不知東西望吾叔則勿與隴人同遊而曉示之以斗極也來教諄複以昌黎李翱爲况聞命震掉若墜淵井循覽大集大率虛懷樂善貶損過當則又伏而深思以足下學殖富才力強冥搜博探出神入天有能尺尺寸寸從事商討策駉驥于九阪之途而閑之以秋駕此則文苑之郵良矣而世界有其人與有其

人而不知則僕之毫昏也已甚矣或者聊爾言之不
必有其人與抑或有憑依焉而姑爲之詞與古之人
無是也昌黎曰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習之曰
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
人也古之君子師資相長各實相副念則念翱則翱
陵夷谷壑金銷石泐而精神在天地間浮譽虛聲如
腐州燭耀應時起滅豈忍以千秋萬年不訾之軀軀
相傳麗又施易以題目當世哉文章途轍千途萬方
符印古今浩劫不變者惟真與僞二者而已僞體茲
多根茅煩殖有以獵兔園拾鈞釘爲經術者矣有以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七

開馬肆陳芻狗爲理學者矣有以拾斷爛黨枯朽爲
史筆者矣有以造木寫所土龍爲經濟者矣真文必
淡而陳羹醕酒酸薄腐敗者亦曰淡真文必質而盤
木焦桐卷曲枯朽者亦曰質真文必簡而斷絲折線
尺幅窘窄者亦曰簡真文必平而泔蹄牛踪行潦紆
餘者亦曰平真文必變而飛頭歧尾乳目臍口者亦
曰變真則朝日夕月僞則朝華夕槿也真則精金美
玉僞則瓦礫糞土也不待比量而區以別矣陽鱗之
魚不若蓬池之鱸有口者知之而易牙不知瓦釜之
鳴不若洪鐘之响有耳者知之而子野不知豈有是

哉明朝之文祖唐而稱宋鑒鑒乎統系具在圖牒可徵
今將詢于介衆謀之道路家自立墀人各賣尸而茫
然未有適從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豈叔則于此猶有
或而疑與抑亦與以自下未敢質言與帝車冥冥繩
紫錯互叔則不以此時金斷臍決示斗極于中流而
又奚待與伏勝篤老師丹多忘斯文未墜所歧望于
達人良厚唇燥筆乾意重詞滿扶病點筆畧約累紙
要以下上今古申導志意非布席函文明燈永夕固
未能傾倒百一也生平恩門良友多在關中宿草窮
塵西望於邑季白心一奇偉男子生困華筓死阨汗簡

卷三十九

八

牧齋有學集
老人不死尙能奮筆令黃壤生白虹也山川之間努
力強飯愛而好我無金玉爾音

答山陰徐伯調書

往年獲示大集茹吐包孕鯨鱓春麗欣賞之餘繼以
駭掉自分齒衰才竭絲盡灰乾不復能遠騁高厲與
應龍神馬摩九霄而無四海有仰屋竊嘆而已手教
累紙稱嘆僕文章婉美古人致不容口以爲謏言乎
八十餘老人偷生視息悠悠人世何以當于高賢而
重煩獎拂以爲質言乎自顧鄙薄聲聞過情駭氣震
怖如雙杵撞胸撫按不能止旋觀足下論議證書今

古一一辨其津涉覽其渾與誠非備耳剝目飾梃言以相誕謾者敢援古人信于知己之義略陳其生平所得以告足下僕年十六七時已好陵獵爲古文螭峒弁山二集瀾翻背誦暗中摸索能了知某行某紙搥筆自喜欲與驅駕以爲莫已若也爲舉子偕李長蘅上公車長蘅其所作輒笑曰子他日當爲李王輩流僕駭曰李王而外尙有文章乎長蘅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迥別而略指其所以然僕爲之心動語未竟而散去浮湛里居又數年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言與近代剽賊僞僞之病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日本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

九

朝勿漫視宋景濂于是始覃精研思刻意學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諸家少得知古學所從來與爲文之阡陌次第今所傳初學集皆三十七八已後作也自嘉靖末年王李盛行熙甫遂爲所掩沒萬曆中臨川能訟言之而窮老不能大振僕以孤生謏聞建立通經汲古之說以排擊俗學海內驚爆以爲希有而不知其郵傳古昔非敢創獲以譁世也然僕之文章自斷不如古人者有四古人學問自羈貫就傳以往歲有程月有要年未及壯而九經三史七畧四部之樞要已總萃于胸中其有著作叩囊發

厩舉而措之而已耳余以少失學晚晚改步蹈蹤功名洊臻喪亂神志荒耗誦讀遺忘乃欲上下馳騁追扳古人於行墨之間斯足下所云舉鼎絕臍者乎其自斷者一也廬陵眉山以間世傑出之人當聖宋雍熙之會天下望風懋畏如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一言一字不輕徇人人亦不敢曲望其狗也今所處之地辟如人在井中雖大呼哀號猶不能貫行人之耳况敢仰面而唾人耶文品卑薄誰克前濯其自斷者二也往常語文太青曰古人之學以古學爲基梯而下之可以下逮于今公等之學以今學爲基梯而上之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不能進踞于古太青嘆息以爲知言今以斯言自考吾所欲決排而去之者今學也所未能泝泐而從之者則古學也今學之梯已去而古學之基彌遠兩楹之間了無據依不反爲太青笑乎其自斷者三也人生讀書學問與時而衰者才力也歷時而進者意智也僕初學爲古文好歐陽公五代史記以爲真得太史公血脉五十餘繫請室爲稼軒讀史記漢書深悉其异同曲折前此皆茫如也亂後廢業老歸空門世間文字杳如積劫兩年來課稚孫讀書偶繙註疏左國諸書剴然眼開始知七十年來讀書皆沉埋霾霧

中乃今心朗目舒自具手眼如東坡所謂觀書眼如月者惜乎老將至而毫及也以今日讀書之暇覆視少作如醒時人憶醉語其自斷者四也以足下愛我之深譽我之過僕不能奉承德音鄭重策進而厚自貶抑如前所云云者亦恃足下知我以斯言爲憤而漢求文章學問之利病庶可以自附師資相長之誼云耳今更重有屬于足下初學往刻稼軒及諸門人取盈卷帙遂至百卷敢假靈如椽之筆重加刪定汰去其繁苻驕駁而訂其可存者或什而取一或什而取五庶斯文存者得少薙根莠而向所自斷者亦藉收齊有學集卷三十九

復吳江力田生書

手教盈紙詳論實錄辨證此鄙人未成之書亦國史未了之案考異刊正實獲我心何自有操戈入室之嫌唱此論者似非通人吹萬自己不必又費分疏也德慶一案事理甚明高明既執據堅確何容固諍聖

祖神武獨斷受絕終古雖晚年倦勤東朝諸王寧敢以開國大事自立斷案大書簡冊此非僕之愚所敢聞命也僕老向空門荒唐放誕舊學無多遺忘殆盡汗青頭白邈若多生何况區區礫碎文字杜詩新解不欲署名曾與長孺再三往復日來緝閱華嚴漏刻不遑都無間心理此長語頃承翰教拳拳付囑似有意爲疏通證明之者不直則道不見請訟言而無誅可乎僕之箋杜詩發端于盧德水程孟陽諸老云何不遂舉其全遂有小箋之役大意端爲刊削有宋諸人偽注繆解煩仍悉駁之文與少存杜陵面目偶收齊有學集卷三十九

有詮釋但据目前文史提撮綱要寧畧無煩字疎無漏洩知注杜之難不敢以削藁自任置之篋衍聊代蒼叢而已長孺授書江邨知其篤志注杜積有歲年便元本相付曰幸爲我遂成之畧爲發凡起例撻扶向來沿襲俗學之誤別去數年來告成事且請爲序妄意昔年講授大指向未遑遠欣然命筆極言註詩之難與所以不敢注杜之本意其微指具在也旣而以成書見示見其引事釋文植釀雜出間資咀噉令人噴飯聊用小籤標記簡別泰甚長孺大溫疑吹求既剝出及門諸人之手亦不能不心折而去亡何又

以定本來謂已經次第改同里諸公商榷詳定雖金授梓灼然可以懸諸國門矣乘間竊窺其藁向所指紕繆者約畧抹去其削而未盡者滄癥痼益尚落卷帙間竊自念少學荒落老眼迷離諸公皆博雅名家共訂此書吾所欲刊削者未必諸公之所非而所指削而未盡者無乃諸公之所是頭目頻愍心神氏憫疑信錯互者久之比得來教乃啞然而笑曰信矣吾所欲刊削者果未必非而削而未盡者則誠是矣心長目短老將至而耄及之其不足以與于斯文也亦信矣又曷怪乎然而尚有欲更端于左右者竊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三

謂士君子凡有撰述當爲千秋萬古計不當爲一時計當爲海內萬口萬目計不當爲一人計注詩細事耳亦必須有萬卷眼無纖塵任天下函矢交攻確椎擊搏了無縫隙而後可以成一家之言若猶是撮拾叢書丐貸雜學尋條屈步捉衿見肘比其書之成也旦而一人焉刺駁則憤而求敵夕而又一人焉刺駁則趣而竄改刺駁頻煩竄改促數前陳若此後車謂何杜詩非易注之書注杜非聊爾之事固不妨慎之又慎精之又精終不應草太禪販與幸舉世兩目盡映而以爲予雄也今注詩者動以李善爲口實善

注頭陀寺碑穿穴三藏注天台賦消釋三幡至今法門老宿未窺其奧杜詩兩方止觀經之句注者引李遐叔左溪大師碑而未悉其指云何遐叔文云左溪所傳止觀爲本祇樹園內曾聞此經用解止觀則可矣所云曾聞此經聞何經乎一曰西方之止觀經依主釋也一曰西方止觀之經持業釋也二釋者將安居乎問者答者兩俱茫然令李善執簡恐不應如是然此但粗舉一端耳注杜之難正不在此諸公既共訂此事則必將探珠搜玉盡美極玄爲少陵重開生面鄙人所期望者如是足矣又何容支離攘臂于其間乎來教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四

謂愚賤姓氏挂名簡端不惟長孺不忘淵源亦諸公推轂盛意詞壇文府或推或挽鵲巢鳩居實有厚幸僕所以不願廁名者捫心撫已引分自安不欲抑沒矜慎注杜之初意非敢倔強執拘甘自外于衆君子也來教申言前序九鼎已冠首簡斯言也殆慮僕慙有後言而執爲要領者若是老夫亦有詞矣未見成書先事獎許失人失言自當二罪並案及其見開違互編摩麗雜雖復兩耳聾眸亦自有眼有口安能糊心救目護前遮過而喑不吐一字耶荒村暇日覆視舊箋改正錯誤凡數十條推廣畧例臚陳近代注杜

得失又二十條別作一叙發明本末里中已殺青繕寫僕以耻于抗行止之今以前序爲息壤而借以監謗則此序正可作懺悔文又何能終綢之勿出乎僕生平知腸熱血勇于爲人于長孺之注杜鄭重披剝期期不可者良欲以古義相易勉與其自致不朽耳老耄昏忘有言不信不得已而求免則名少欲自刻而諸公咸不以爲然居然以岐舌相規以口血相責匹夫不可奪志有閑嘿竊嘆而已少年時觀劉子駿與楊子雲書從取方書入錄貢之縣官而子雲答書曰君不欲脅之以威凌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私心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五

竊怪其過當由今言之古人矜重著作不受要迫可謂子雲老不曉事哉餘生殘劫道心不堅稍有振觸習氣迸發兄爲我忘年知已想見老人癡頑茹物欲吐之狀傳示茂倫兄當開堂一咲也東事記畧東征信史也人間無別本幸慎重之俞本紀錄作絳雲灰燼諸候陸續寄上不能多奉

答徐禎起書

讀所示古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文皆奇麗志節盤鬱方寸五岳隱然不平而辨博之學雄駿之氣又足以發之眼中之人無此久矣足下通懷抱損諄複下

問老學昏耄未有以相長也嘗讀李文饒文論舉曹子建以氣爲主之言而以兩言疏通之曰氣不可以不貫勢不可以不息此兩言者文章之指歸也今足下之文雄矣壯矣關合怪駭驅濤湧雲天吳罔象滅沒行墨氣之不貫而以編珠貫玉爲嫌者則無之矣若夫言繁理富奔放諧合浮漂不歸之病或時有焉文饒謂川流迅激必有涸沍逶迤觀之者不厭李謂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皆善息之說也欲有以進于足下其必取諸此矣古人有言辭尙體要規必圓矩必方此天則也要之必歸于簡質古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六

今之文雄渾渾激射累千百言如一氣迴復者太史公之後唯蘇子瞻耳子瞻之文固未有偁背規矩流宕而忘返者也子瞻評李方叔之文微傷于冗後當稍收歛之今未可也方叔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矣然不可不知也此言當取以獻足下然所謂如川方增當極其所至者謂其當爬搔洗濯日磨月礱以馴至于霜降水落物候窮而天根露焉非謂夫縱放奔軼騁不介之馬于峻坂任其顛蹶而自偷快也陸士衡曰考殿最于錙銖定去留于毫芒又曰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知乎

此則子瞻之于方叔所謂當極其所至者亦應時發藥非診治之通方也豐山之鐘知霜則鳴豐城之劍入水則化足下之文霜水之遇近迫矣亦在乎善候之而已若欲僕尺寸累括句櫛而字嫻之則無論拙匠代斲自惜其指亦愚以楮葉之工雕刻混沌而反爲元氣賊也

與方爾止書

謙益白爾止世兄足下頃見足下酌遵王詩次章頗似何將軍園林第十因思此詩云幽意忽不樂歸期無奈何兩句突兀而起卽兩句截斷云出門流水住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

七

回首白雲多此一轉勢也次一轉云自笑燈前舞惟伶醉後歌次又轉云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八句之內勢變多端尺寸之間移形換步正所謂波瀾獨老成也此老不容易放筆如此足下滾于杜者聊復拈此以相嘆賞古人詩暮年必大進詩不大進必日落雖欲不進不可得也欲求進必自能變始不變則不能進陸平原曰其爲物也多姿其爲變也屢遷又曰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皆善變之說也近代思變杜者以卑薄膚淺爲中唐五言律中兩聯不對謂之近古此求變而轉下者也唐人如岑嘉州王

右丞錢考功皆與杜老爭勝毫芒晚唐則陸魯望皮襲美金源則元裕之風指穠厚皆能橫截衆流足下論詩以杜白爲第宅亦不妨以諸家爲苑囿也每愛足下詩能于酬應中輸寫性情是以迴絕時流旣于此中得意膽放手滑馬逸不能止三周華不注其亦將往而思返乎金剛筏喻最重棄捨學道之人謂當于生處熟熟處生故曰百尋竿上轉身難又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能棄能捨則能變矣足下今以晚年若能捨詩入道可用此言爲筏喻也送序中旣以此事推足下見足下論詩眼明細知不以業成自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

六

以爲快

與王烟客書

荒村殘鴈風雪拒戶紙窓竹屋佛火青熒瑤華遠存重以餽歲佳肴珍果盈筐溢筭春風滿座椒盤郁然淵明省扣門乞食之詞少陵無稚子恒飢之感古人老不得志輒退思東阡西陌雞豚同社之樂殘生頽景百里相望不意得之于門下不能不慨然太息也老病日增身世相棄畏近城市自竄于荒江墟落之間人世聲華取次隔絕莊生所謂惓然仁者去之盡

然智者去之亦庶几空谷逃虛之人矣而仁兄留心
長物耿耿胸臆間長言調語每相薦擢斷編齧翰手
自披錄昔人破琴輟絃希風千古不揆衰朽坐而得
之舊學荒落老筆叢殘每思傾囊倒庋自獻左右少
樹嗜芟采葑之思周章捫揣慚懼而止每以自愧又
以自傷也衰殘窮蹇歸心法門辟如旅人窮路迫思
鄉井衣珠茫然歸無計來教以導師見推良爲踴
躍每思今世不乏聰利上根却有一種影客慧浮動
六根門頭習禪則染禪習靜則染靜習教則染教邪
師盲宗又從而影掠鈎牽引狂趨僞染神尅骨如仁
牧齋有學集卷三九

一九

兄皈依大乘心安如海此非獨靈根宿習亦向來善
友薰習扣擊于聞谷諸師已得真正種智故也首楞
一鈔稿已五削般若三本幸而先成以二經教義最
爲精與心經則賢首畧疏全通法界金剛則慈氏頌
偈親授僧法近代大老箋註猶多遺落本源少有管
窺每思就正亦以此中牛毛麟角可與微言者良鮮
也向者村舟暫出未奉報章寒疾少間專力奉復馳
神函丈不盡翹仰

與遵王書

昨得手書循覽再三淡喜足下好學深思助我良多

而惜余實固不足以承之也僕少壯失學熟爛空同
弁山之書中年奉教孟陽諸老始知收轅易向孟陽
論詩自初盛唐及錢劉元白諸家無不析骨刺髓尙
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劍川遺山余之津涉
實與之相上下久之思沂流而上窮風雅聲律之由
致而世事身事迫脅凌奪晚晚侵尋有志未逮此自
考之公案也四十年來希風接響之流湯臨川亦從
六朝起手晚而效香山眉山袁氏兄弟則從眉山起
手眼明手快能一洗近代窠臼眉山之學實根本六
經又貫穿兩漢諸史演迤弘奧故能凌獵千古然坡
牧齋有學集卷三九

三

老論詩亦頗多匠心矯俗不可爲典要之語若少陵
論太白詩比論于庾鮑陰鏗又云何劉沈謝力未工
才兼鮑照愁絕倒稱量古人尺寸銖兩不失針芒此
等細心苦心恐坡老尙有未到處偶讀謝康樂詩云
連巖覺路塞密竹使逕迷來人志新術去子惑故蹊
子美今體撮爲兩句云過客徑須迷出入居人不自
解東西此詩家採銅縮銀攢簇烹煉之法也今人注
杜輟云某句出某書便是印板死水不堪把玩矣袁
小脩嘗論坡詩云他詩來龍甚遠一章一句不是他
來脈處余心師其語故于聲句之外頗寓此物託興

之旨更辭謔語往往有之今一一爲足下拈出使不值半文錢矣王老師脩行無方被鬼神覷破只得向土地前也下一分齋此可爲噴飯一咲也居恒妄想願得一明眼人爲我代下注脚發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於足下然探符取代登臺觀吾人固不可與微言則亦憂憂乎難之矣少暇當抵掌盡之近來典故盡于絳雲一炬三案之事詳看三朝要典得其案則斷易定如知病便可定藥也

復遵王書

來教論吾詩淡相推挹所謂愛而忘其醜也然足下

來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三

好學深思慮已求宗必非誦曲以相抵者政恐愛我之過于生平問學尙未委悉本末近有答由陰徐伯調河濱李叔則三書頗約畧言之足下試覽之而知吾學之所不至與今之老而不能竟其所至者可以爲鑒亦可以爲勸也甲申亂後不復讀書近歸心內典又不復讀外書昔學舊聞遺失畧盡如何藉舉幡事柳文皆云遮道叫鬧則此語容有之但不記所自出耳李叔則謂吾文近來好用佛語叔則不知余學殖日落間資內典爲談助而以爲好用佛語此所謂何不食肉糜耳然響言二字出晉天文志叔則謂用法

苑珠林又未免謂金條脫出自莊周也記問之難如此聊及之以供一晒耳古人論詩研究體源鍾記室謂李陵出于楚辭陳王出于國風劉楨出于古詩王粲出于李陵莫不應若宮商辨如蒼素獨孤及謂沈宋旣沒崔司勳王右丞崛起開寶之間得其門而入皇甫補闕數人而已今之論古詩者曹劉陸謝能一知其體源否論盛唐者祖禰李杜二家亦知司勳右丞開寶間別有流派否僕中年學詩聞先生長者緒言頗知撥棄俗學未克窮究聲律精研風雅亦流而下自韓劉皮陸以訖于宋之廬陵眉山金之遺山

來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三

與吳梅村書

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叠出鴻章緝繡富有日新有事採剝者或能望洋而歎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歎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飲助

之以眉山劒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
諷誦久之不禁技養遂放筆爲敘引非謂樸學諛問
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唱歎之餘少抒其領略使人
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
真如內典所謂多生異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
倖其不能而鍊礪其可學爲斯人少分箴砭提醒眼
目耳

復王烟客書

孝逸來得手書勞問情事委折如侍函丈過環捧誦
拊掌太息竊怪仁兄學殖深厚辭條清芬當世文士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三

罕有其比重自閤藏被褐懷玉不欲少見孚尹吐光
怪于人間此真加于人數等矣鄙人制作不勝昌歎
之嗜至于篝燈繕寫目眇手胼非知之深好之篤何
以有此上下古今橫見推挹顧影茫然不知所措殆
有如莊子所云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者
拊心定氣伏枕沉思始知仁兄知我愛我終不若僕
之自知也僕于斯文中年始學書計垂四十年學問
進退氣力衰旺甘苦曲折歷歷在心手間謂其于古
人文字粗知阡陌畧能湔除俗學別裁僞體或有少
分相應若欲深窮古學之閭奧而抉擿其心髓如韓

之進學解柳之荅韋中立書所云則濛濛然未視之
徇耳暇日蕭閒屏去筆墨信手抽古文一篇從容雒
誦行間字裏深知其不能幾及屈指筭度至於什至
於百至於千萬而猶未旣也豈惟韓蘇數家自唐李
遐叔獨孤至之以迨金之元好問元之姚燧靡不皆
然僕豈不受人擡舉好自貶損哉此中畦迥漸老漸
熟如肯痒之把搔如毒刺之呼叫瘰語啞夢心中了
了良欲少自遮瞞而不可得也客歲荅李叔則徐伯
調二書頗詳言之今安敢有不盡于知已東坡謂晚
畏無實之名甚於畏虎僕深佩其言又荅陳師仲相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三

推許書謂處世齟齬深自嫌惡見足下輩相屬如此
輒亦少自赦今仁兄于僕護短矜愚鄭重拂拭亦可
援東坡之例以自赦矣而猶不敢者以謂晚晚失學
介恃人之愛我有幸心焉幸則疑疑則惑惑則驕卒
至於迷頭借面盡喪其所懷來將誤用坡老之苦言
爲發狂之急藥故不取也來教指用事與僻此誠有
之其故有二一則曰苦畏二則曰苦貧昔者夫子作
春秋度秦至漢始著竹帛以公羊三世考之則立于
定哀之日也爲哀爲鉞一無可加徵人徵鬼兩無所
當或數典于子虛或圖刑于罔象燈謎交加市語雜

出有其言不必有其事有其事不必有其理始猶託
寄微詞既復鈞牽謔語輟簡迴思亦有茫無消釋者
矣此所謂苦畏也文章之道無過簡易詞尙體要簡
也辭達而已易也古人修辭立誠富有日新文從字
順陳言務去雖復鋪陳排比不失其爲簡詰曲聳牙
不害其爲易今則裨販異聞餽奇字駢花取妍賣
菜求益譬如窮子製衣天吳紫鳳顛倒衽褐適足暴
其單寒露其補圻耳此所謂苦貧也苦畏之病僕所
獨也苦貧之病衆所同也文章之病與世運所傳染
欲起沉痾苦無金丹安得明燈促席杯酒細論相與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三

頽仰江河傾吐胸中結轡耶初學之刻稼軒爲政取
盈卷帙未薙榛蕪此後草藁叢殘都無詮次累承嘉
命不敢自廢擬以湯液餘晷少爲排續初集剪削繁
芴汰其強半效廬山內外之例釐爲二集後集亦放
此例俟有成編專求是正然後寫以故紙藏諸敝篋
放唐衢之詩瓢埋劉蛻之文冢山川陵谷劫火洞然
海墨因緣深資啓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亂後無意
爲文障壁蠟車不堪塗乙一二族子有志勘讎意欲
請孝逸諸人共事油素唯仁兄力爲獎勸俾勿以槐
市爲辭則厚幸矣寒燈臥病蘸藥汁寫詩落句奉懷

附博一笑方當饑歲共感流年窮冬惟息勞自愛
荅吳江吳赤溟書

僕自通籍濫塵史局卽有事於國史晚遭喪亂偷生
視息猶不自怨冀以鐘漏餘年竟紬書載筆之役天
未悔禍祝融相與西京舊記東觀新書揅架盈箱蕩
爲煨燼知天之不欲使我與于斯文也灰心空門不
復理世間文字六年於此矣私心結轡迴環忖度海
內如此其大也本朝養士三百年如此其久也鴻朗
莊嚴含章挺生當有左馬班范之儔徵石室之遺文
訪端門之逸典勒成一書用以上荅九廟而下詔來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三

茲者倘不卽死於吾身親見之朝覲殺青夕歸黃壤
不致魂魄私恨無窮也號咷博求異一弋獲牛毛麟
角俛仰咨嗟去年逼除得見今樂府一編深推其採
擷之富貫穿之熟而評斷之勇也蚩然而喜煥然而
興曰所謂斯人者其殆是乎天誘其衷緣隙奮筆以
蕲我正史遺民老史扶杖輟耕撫絳雲之餘灰泣蕉
園之焚草庶幾可以少慰矣乎每與同人盱衡嘆息
望塵遙集欣愧交并不圖斯語傳遞流聞手書見存
鄭重累紙愜然以不朽大業下詢陳人則僕之欣固
踰涯而愧乃滋甚矣旣而深惟所未敢承命者有二

伏讀來札著作指要取法子長班范以下世降文靡
皆將置之衙官降爲皂隸以卑近之學挾中下之材
每自分古人筆格不能闕其儲胥惟是遠摹三國近
倣五代畫地守株或可殆庶今將與之抗論千古高
視九流譬諸承蜩尺蠖進舍在一步之間試語以騰
空高舉有不掉眩自失者乎所未敢承命一也僕嘗
謂古人成書必有因藉龍門旁取世本涑水先纂長
編此作史之家之高曾規矩也往所採輯名曰事略
蓋用宋人李燾元人蘇天爵之體例草創編纂以俟
後之作者此書具在識小攸存無裨汗青有同薈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三

而况劫火洞然腹笥如洗挾面牆一隅之見應武庫
八面之求籍談之數典何以無譏裨謀之謀野敢云
則獲所未敢承命二也然而恭承明問終未敢喏口
而却步者蓋又嘗竊覽緒論而熟思其指意千秋之
金鏡與陽秋之鐵筆往往嚴于衡量古人而恕於評
騁今人金匱琬琰之文章少所許可而免園匱匱之
簿錄多所假借夫豈其浮石沉木上下在手吾有以
知作者之立心平取節廣通懷虛已不曰左執鬼宮
而右執殤中以自予雄也明堂之稅必畫侏儒孤竹
之塗先縱老馬周爰下問不以老耄而舍我故知其

無庾辭無卮言也三十餘年留心史事于古人之記
事記言發凡起例者或可少窺其涯略近代專門名
家如海鹽太倉者亦既能拾遺糾繆而指陳其得失
矣倘得布席函文明燈促席相與討論揚摧下上其
議論安知無一言半辭可以訂史乘之疑誤補掌故
之缺略者柳子稱太史公書徵于蘇建夏無且及畫
工僕得如柳子之云綴名末簡爲正史之侍醫畫工
豈不有厚幸乎言及于此胸臆奕奕然牙頰癢癢然
又惟恐會晤之不早申寫之不盡也門下能無輟然
而一笑乎所徵書籍可考者僅十之一二殘編斷翰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三

間出於焦爛之餘他日當悉索以佐網羅不敢愛也
老病迂誕放言裁復并傳示力田兄共一捧腹拙集
亦俟摹印請教憑格延竚歧予望之謙益再拜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終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書

與惟新和尚書

頃者佛日漸冥汰幢欲倒魔外放恣教網凌夷伏聞大和尚座下如來真子覺皇法將契三藏于一乘半滿無二會三宗于一鏡性相交融古人所謂四依之一淨土親聞者也朕而輟光自晦搗謙不居栖江浦蕭閒之地處鐘魚寥寂之鄉明月一方演法音于頑石風旛未動混伴侶于獵徒斯豈法運之弘開有時抑亦衆生之機緣未到歟竊惟今日妖邪熾盛狂瞽交馳皆以正法不明之故而三宗之中急宜提唱者尤莫先于賢首蓋自清涼方山兩家之疏論已不免砧錐相向而圭峰已後弘演斯宗作人天之眼目者寥寥乏人台家各創門庭人以妄判竊談互相矛盾以故魔民盲子緣間乘隙矯亂披猖如使華嚴法界豁朕中天高山之旭日常明帝網之寶珠偏照善見得而衆疾俱消未尼出而羣生咸給又何患狂焰之不除慧燈之不續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說法爲人忍忘遺囑蒙雖不敏志切皈依所以願隨大衆而頂戴敢効諸天之啓請者也蒙焦芽敗種誦帝鉤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一

金匱
易定

根踰七殘年矢心迴向少于首楞薄有宿緣管窺影掠妄製諸決十篇敬因友人張子石奉獻法座伏惟大德閱其狂愚賜之筆削俾得正其繆誤知所適從牛羊別方隅之眼蚊蚋飽溟渤之流多生積劫何幸如之是用齋心企踵翹勤待命若夫順風立雪頭面頂禮咨請叅扣固非可一隅盡也伏乞慈悲幸賜攝受幸甚不備

與素華禪師書

塵土餘生淡荷慈光加被孟夏奉手書感歎無已年來禍患如影依形劫火洞朕業風匝地重煩佛力冥來福惠如影依形劫火洞朕業風匝地重煩佛力冥牧齋有學集卷四一
二
感人天護持瀕於危懼而獲免古人有言王老師修行無力爲鬼神所窺三復斯語良用自愧彌天飛錫仍歸舊隱恨不能腰包戴笠撒手因依湖水一方近可聚首插艸聚沙機緣有待聖可比行私心未愜頃聞冰山乍泮陽焰倏消空花隕滅難邀空果此是四天韋將弘護大脩行人不願清淨佛國受此塵染蒙雖無天眼靜中頗能覲破知其佛眼人能自領受也去歲接席曾談續燈一事淡荷許可此非獨紫柏老人未了願力實末法一萬年中慧命所繫頃見濟雲兩家堅固關淨蠻觸交戰首尾互嗽狂風邪焰長

此安窮所望大德同體慈悲燦世外金剛之眼奮人間董狐之筆定此公案勒成一書庶幾正眼重開魔軍少息昔者韓退之論修國史有天刑人禍之恐識者鄙之况乎續禪燈開末學恒沙諸佛所共瞻仰豈復爲禍福動搖衆生誘休此書功德比一切注經釋論功德眞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佛轉法輪波旬不喜知沮壞此事者必多矣願以師子無畏力白斷無爲所咻也首楞蒙鈔三易其稿今秋輟筆少有端緒更加數年研究補闕正訛狀後就正有道爲流通之計向有緒言未竟者則慙大師性相達大師八識未了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三

之義及交辟光師邪說本末此三段公案略荷指授誦帝鈍根未能記憶敢乞信筆疏通伸寫疑義俾學人得破龔導瞽因指見月幸甚幸甚阿耨達多龍王宮中生四大河水廣利四大海羣生豈惜以筆尖餘潤作四河水救度此焦芽敗穀耶宗鏡刪訂非鵝王擇乳不能具此心眼俟譬對畢卽當仍歸湖水因白法老人便郵附訊法座軍持相望敬候德音

復卽中軋老書

餐風味道積有淡懷立雪吹燈未遑依止伏承慈誨重荷記存同體大悲彌淡鏤染竊惟斯世正眼希微

汰幢摧倒今欲折伏魔外必先昌明正法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辟諸用藥治病先扶元氣辟如發兵討賊先固根本今之爲法者不先昌明正法徒欲以岐口舌指柱盲禪伐治之不克又譬其氣味熏灼借言和會倒戈而從之則亦末矣台家一燈實在法座慈賢兩宗同所欽挹今將重理涅槃大經發明頂禪二師所未備此法門調元之神丹卽末刳伐邪之上劑也我如來常寂光中悉知悉見豈不如往昔求使時心在阿難如初日之照東壁乎願我大德當仁不讓奮筆而成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四

之時節因緣誠哉不可失也法華一經玄義奧妙苦于過詳文句點定苦于過略學粗眼小但別方隅不有指南誰爲準的要解以後衆說紛如烹義不烹盲人妄判今當治定盡爲一門務使百川必東四河入海不獨開權顯實宣敷如來一大事因緣抑亦智者大師開宗立教之正旨也以台宗一家言之亦有兩端一者法華維華金口演說分河飲水譚論煩興此別彼圓或攻或守如重二口共嚙一身若鎧巷東湖之流排擊他宗情隨函矢謂慈恩一宗豈容崛起四海永清之後則固而比于妄矣此山家室外之關所

當寢息者也慈光傳止觀正脉疏法華大旨何以斥
爲山外之祖孤山與四明同學心觀真妄畢觀三諦
異說何以抵牾之甚雪川以四明弟子操戈入室十
誅雪謗抗抑妙宗何以抵牾不相下故當判其阡陌
別其涇渭無俾亡羊長失訟鹿不休此山家室中之
諍所當平亭者也人天眼目法炬在茲光教扶宗伊
誰之責金剛經言于此經典受持誦讀爲人演說所
云演說者以口說以舌說以講解說以筆墨說以塵
塵利利熾狀而說非但踞曲盤牀升論師座吮唇播
舌而後謂之能演說也伏祈與大願雲施大法雨慨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五

答覺浪和尚書

蒙以暮年窮于皈向法門自分多生願力現世根器
惟有埽除戲論綺語習氣將世間語言文字宣揚正
法庶可俯除宿業上報佛恩讀植聖草中刻經著述
二篇不覺歡喜讚歎踴躍起舞每思紫柏大師謂本
朝單傳一宗幾乎滅熄傳燈未續是出世一大負今
世魔外交作狂瞽橫行宗師如林付拂如葦如公所
云較正五家宗派判定一書作錄以繼傳燈作傳以
續僧寶使綱宗決定眼目分明一切僭竊禪販無所
忌憚之徒如堅冰之入沸湯不日消殞則永明之教
再見于斯世諸佛正法眼藏不憂沈沒無日月墨穴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六

世界中矣當今之世非公其誰當仁不讓幸爲努力
此中關係直是一藕絲繁須彌山須透出金剛眼睛
猛利用事是非邪正陰陽黑白如定爰書如照業鏡
較景德景祐間其難百倍其功亦百倍若謂魔眷衆
多矯亂可畏不知諸佛慧命斷續所關定有密跡力
士執那羅延杵侍衛有欲破壞者自朕頭破八分碎
如微塵古人捨身爲法亦復何憂何疑懼哉微誠積
願根撥涌現敢以弱毫尺跡代骨墨皮紙仰效梵天
殷勤啓請片日當持鉛提素供執簡之役於左右如
裴公美所云不忘圭峰法乳之恩也本師夢遊全集

空隱師頃從嶺南寄到卽當較刻流通承示大序正是函蓋相合法門中機應感召良非偶狀也勿冗奉復語不倫次唯座右諒之

又答覺浪和尚書

承示續燈錄緣起凡例精詳楷當確狀爲人天眼目知妙吉祥乘後倪已將自口中出矣近代紫柏海印之外有密藏開公具金剛眼睛能燦破四天下聞其殘編斷墨詳論禪講二家諸方尚有遺畱者應一訪求以資擇汰之眼又本朝宜德間徑山有增補續傳燈一書詳列大慧以後諸家宗派此亦宗門要典諸方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未有談及者亦應訪求若近日流通諸錄朱紫不別烏焉二寫不獨嚴統之爲譌繆和尚秉大法炬然大法燈首當于此處照破塵沙劫中諸佛諸祖共當灌頂證明應不惜師子全力也慙大師夢遊集仗靈隱栖壑二公得窺全寶而書生陳方侯于作字頃感動出家是因緣尤爲奇特此與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云我是賢劫一佛有何异邪因思屠兒多生用屠刀殺人我輩多生用筆管殺人我輩之筆管卽屠兒之屠刀也屠兒瞥眼能放下屠刀我輩多生不能放下筆管視彼嶺表諸生豈不可笑可愧又當知殺活一

機放抽不一拈起時筆管卽是屠刀放下時屠刀亦成筆管今欲流通大師全集廣募衆緣仰求老和尚拈起筆管卽以屠刀而爲說汰使現在世間屠兒書生不改各人面孔人人作賢劫一佛不亦快乎扇頭佳什次韵奉和落句有燕石題評一語亦是老書生把屠刀也老和尚得無以切泥鈍置之乎揮汗颯縷放筆一笑

寄內衡法師書

恭聞大德繼紹新兩公之後樹法幢于武林慈恩一宇遂如驪珠獨耀桂輪孤朗益希風望塵爲日久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頃過湖上方擬掘衣咨請而侍者已先期渡江遙望法筵如在天外謹遣一介焚香再拜通姓名于左右且少有啓請焉益以西垂之歲歸心法門旣不能勤修六度又不能了悟一心多生結習在聲名文句中只好借此一路回向眞乘庶幾就路還家不斷佛種竊念爾許時世魔強法弱宗熾教微台賢慈恩三家不絕如綫而時師之明教者又往往崇今薄古沿流失源如清涼所謂勝負氣高是非情厚上古妙義用而不言先賢小疵廣申破屏者昧昧思之竊心恫焉良不自揆思以凡心淺智討論經論之异同和會宗

門之闢諍庶幾使諸聖玄旨如日中天大師微言不墜于地而根器闇劣學問單疎屈步失足水母無眼如然螢火以照須彌如持牛毛以蘸海水心誠知其非任朕終不能以但已也且如金剛一經慈氏以補處菩薩著頌無著天親以地上地前菩薩造論圭峰纂疏科文則依天親釋義兼採無著不獨稟承青龍大雲諸古師實佛佛相承之宗旨也今欲一切抹殺各暨新義不但無著牽羊且使慈氏退舍可乎不可乎又如首楞一經長水遠遯玄贊近師宗鏡旁魄蒐羅實百代心匠之祖今人沈溺晚近互相師習不曰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九

會解云何則曰正脉云何談及古人師承宗旨便如理會科斗時事晉之籍談數典忘祖君子譏之而況于佛典乎蒙于二經疏解僭有鈔略般若則以偈論爲大宗首楞則以長水爲綱要自茲以往諸宗異說皆爲難其繁仍撮其要領辛勤數年略具艸稊擔囊負笈願就正于有道而惜其不相值也惟識因明老願研求如入暗室不見手掌承聞合響之後更有述義舊疏新章咸歸智鏡請以暇日刳心誦習終當重趺布髮而請諮決也瑜伽師地論實爲惟識之宗天親撮其要義造惟識三十頌今驟閱瑜伽文海浩汗不

知天親所撮以造頌者何處標文何處約義又古來判教大率以瑜伽屬相宗中論屬性宗相先性後似有淺深差別今考瑜伽論釋曰龍猛採集大乘無相空教造中論等由是衆生復著空見無著菩薩證法光定事大慈尊請說此論理無不窮事無不盡云云則又似中論先而瑜伽後相未必淺性未必深也此皆承學所未了更有疑義數則具如別指望於紙尾一一批示如來說法度人不擇聲盲暗啞定不以爲狂爲瞽而置記不答也湖上尚有旬日淹留翹勤頂禮佇俟來教馮楮可勝瞻仰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十

答舍光法師書

大教弘演慶雲疑空腰包漉囊卽當馳赴法席惟傷兩耳隔垣爲雙卷荷所苦正不妨作難陀龍王無耳而聽也學徒箋啓尺幅爛熳讚歎之餘漫題數言昔人言天花墜地是敲蟲蝨之義豈不可爲一破顏耶疑義指示信可謂清流不憚惠風也此中淨師謂諸論不同中觀者確指師子月諸人非等取無著天親也來教云爾恐未覈讚述元文耳三性惟實人所易了清涼疏文減損佛性乃是正本三藏非旁指學人之語亦非玄文所謂如有破所須存禮樂者此所以

成疑也更俟面時再請諮決耳山僧回信筆率復不

致憨大師曹溪塔院住持諸上座書

恭惟甲申之歲大師真身自五乳歸於曹溪迄今十有三載矣益洊經喪亂萬死一生視息僅存草土自屏旣不能襍被腰包躬歸塔院又不克齋心頂禮遙致瓣香仰負劬勞俯辜記別踟天踏地歎愧何已惟是多生承事畢世皈依布髮未忘其宿因失乳久思夫慈母此則海墨難盡劫火不灰我大師固當於常寂光中重加憐愍密爲加被者也粵自法幢傾倒末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上

刼凌夷師子逝而野干鳴龍象寂而妖狐熾家家臨濟個個德山宗師如茨付拂如葦而又構造妄語侮謾聖僧謗紫柏則曰本無師承毀大師則曰但稱義學聚聾導瞽惑世誣民法門之敗壞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舉世飲狂井之藥而有一人不狂舉世怖曉鏡之頭而有一人不怖單撐孤立風雪當門此一人者或者護世四王密諦力士假手是人爲如來使使之屏除魔外不斷佛種而我大師慈心悲憫普施無畏亦豈無厚望於後人與諸上座與益縉白不同同出大師之門並受遺囑居今之世隨波逐流坐視斯人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三

中風狂走搥手閉目不爲拯救亦何以稱爲海印之真子與魔強佛弱俗重道輕智眼無多法城日倒未知諸上座能不河漢吾言否也今所欲亟請于座右者近代紫柏雲棲皆有全集行世大師夢遊集嘉興藏函但是法語一種其他書記序傳之文發明大法者有其目而無其書聞大師遺稿藏貯曹溪卷帙甚富今特爲啓請倒囊相付當訂其訛舛削其繁蕪使斯世得窺全璧不恨半珠人天眼目塵刹瞻仰斷斷不可遼緩後時或貽湮沉之悔也又大師著春秋左氏心法乃發明因果之書嘗自言曹溪削稿時燈前燭下徵求斷案魂魄可追毛髮皆豎以今世時節因緣正當開顯此書用以革頑止殺撈攏刼濁追思大師往昔付託良非聊爾流通之責胡可追也伏祈諸上座合力搜羅悉心採集片紙隻字罔有缺遺健推集衆昭告大師真身之前舉授輅車詔使鄭重郵致俾益得藉手按集以告成事此則法乘教海千秋之耿光非及門一人之私幸也大師五乳塔院濫竽載筆南海陳相公曾爲題識勒名南華甲申以後歸龕事跡山門當有實錄不揆燕陋願考覈作第二碑以備僧史以近刻年譜掛漏無徵更祈詳委寄示益年

七十有五誓以西垂之歲歸命佛門會台賢之異同
破性相之岐軌闡揚遺教弘護真乘庶幾勉餘生
不負大師摩頂付囑至意伺文集畢工少有端緒當
爲文一通啓告大師冥機密感念茲在茲而今固未
遑及也遙望雙峰焚香作禮嶺海迢然如在床席天
寒夜凍琢冰削牘意滿楮牒不盡所云

答張靜涵司農書

奉違慈容累易寒暑去冬借黃子羽般若二解齋心
緝閑真如餓兒得粟窮子識路膏殘燈施風餐雪虐
未嘗一日去手正當老病幽憂亡孫悲悼之候每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三

豁然涕破劃然心開雖復日侍函丈親承餅拂度無
以加于此故知大圓鏡中我輩自日夕相見初不以
會面爲疎數也弟于二經採擷箋注已有成書今輒
舉玄談妙義度越前人者竊取崖畧冠諸首簡用以
開發初心津梁末法想亦同體大悲所不拒也天童
老人塔銘是十五年未了宿逋山翁復申前請不敢
固辭其大意全爲先皇帝悔悟左道存問耆年表章
末後一段光明以著存千秋萬劫法門盛事亦借此
爲百年臣子傾洒一點血淚耳通篇敘次援据行狀
年譜不敢增益一字亦曾將直說三錄仔細較勘狀

後焚香佛前平生命筆嘗聞諸紫柏大師謂山谷先
生作文凡遇邪正津要闕頭必正色辨驗于人天衆
中證明決不用偷心取一時人快私心服膺其言又
深知文字因緣動關果報雖世間撰述斷斷不敢黨
枯竹讐朽骨犯昌黎人禍天刑之戒而况于法門文
字敢私心用意不公不平取鐵鈞犁舌報邪昨與覺
浪兄拈廣額屠兒公案漫云屠兒多生用屠刀殺生
我輩多生用筆管殺人我輩之筆管卽屠兒之屠刀
也浪亦印可其言頃承慈誨諄諄啓迪因爲開函一
笑語雙白曰此是靜老方便說法勸我放下屠刀也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二四

却苦兩日前付山曉小師賁去不得重與台慈商確
刪定然此文末後著語魔佛兼行揀收互用正欲聽
其吹萬付之兩行意在調人非爲佐鬪亦正是放下
筆管不妨借屠刀說法也知台翁與葉菴諸上善人
咸當破顏微笑不作金剛努目耳繼老師兄煩爲代
致不復覲縷

再答張靜涵書

再奉手教慈誨諄復知長者爲法門眷屬金湯護持
深切如此卽是忠義士大夫一點真正骨血塵刹深
心敢不佩服循覽來教主于消釋異同破除鬪諍此

固鄙人意中之事不妨搔着背癢樸學老生惓然知
識每作法門文字誓欲以世間綺語戲論消歸佛乘
安敢私心逞臆信口雌黃恭承慈命再三紬繹既不
敢護短憑愚亦未嘗改頭換面點筆之餘恰與初心
符合焚膏呵硯不免沾沾自喜因思法門綱宗與文
字血脉此中大道理合是如此習氣現存一往粗浮
楞伽中謂鼠毒發不自覺知得明眼人指點便是經
一番鑑鑄生鏽頑鐵入大火聚中便是洪爐點雪台
翁之鑄我深矣雙白爲法猛利腰包渡江羽書旁午
戒行不可不早又須一二好衲子結爲伴侶方便首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七

塗勿令如阿難乞食無上座及阿闍黎爲旃陀羅種
所竊窺也一笑

三答靜涵張司農書

荒村屏去重辱長者車騎德音慈誨沁入心腑至于
施無畏法開甘露門使人世之墨穴一空末法之迷
雲頓掃此則人天眼目大法金湯胥有攸賴非第一
人之私言也涼風旋至賤體稍強便欲拉雙白先扣
靈巖次詣丈室謝過從之鄭重酬往教之殷勤而台
教儼然先之金剛遵解又荷法乳之惠仰知同體大
悲有加無已更辱台示蒿目時艱以塵世之深心兼

經國之大手一子等視千乳橫飛弟惟有企仰慈雲
瞻仰慧日而已秋熱未解揮汗奉復葉菴元老併希
叱名道意

再與木陳和尚書

上座歸後數日內再接張靜翁手書謂天童鄧尉兩
家子孫已成水乳恐老耄未能悉知搖筆弄墨重起
風波誨示淳復心血沾洒其爲法門眷屬破除關諍
不啻救焚拯溺甚盛心也因將塔銘原稿再一點簡
但是文字中槎牙頭角之語改竄數行耳是中君臣
實主眼目歷然殊非嫌阿兩可自附調人更於老人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七

激揚提唱一片苦心重爲洗發所謂頰上三毛傳神
寫照未必不差勝於元文也東坡有言觀書眼如月
知法眼照羈自能洞然如觀掌果不以爲移頭改面
自破兩舌之戒也教中却有一段公案畢陵伽婆蹉
常渡恒河咄恒河神爲小婢住莫流水佛令懺謝合
掌語恒河神言小婢莫喚大衆笑之云何爲懺謝耶
五百世婆羅門習氣貢高不可遏捺如此老師兄平
等慈悲慰我餘習深厚未知應如何爲我懺謝也附
及以供禪餘一笑雙白頭陀腰包渡江爲法門事不
憚觸冒戈鋌恐未便有鄧隱峰擲錫空中手段更賴

慈力加護也

答本陳和尚書

雙白回奉慈誨滿紙兼得暮春十九佛事長跪展讀
老淚更咽昔李習之叅藥拈出雲在青天水在瓶之
句至讀侯高祭汴州文未嘗不感激流涕他日倘許
折脚鐺邊共撥殘灰了此閒話耶雪鑒上座來重接
翰貺獎許過當正揮汗時不免身毛俱豎每自愧生
平虛名滿世咎譽叢集偷生視息老爲陳人此世界
中塊然一物無有頑陋于僕者而山中高人眼光燦
破四天下顧獨不鄙而薦樽之常外道堅執空見化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顏一笑耳

復天然昱和尚書

承聞華首之訃無色諸天皆淚下如春雨况遙承法
乳者乎刼火沈灰器界墨穴當此時襟衣長揖捨離
穢土有何不可法幢傾倒狐鼠塞路洞下門風全賴
和上一肩荷擔千萬珍重于萬努力塔上之銘按狀
申寫全是依樣葫蘆此時大師如稻葦付拂如麻粟
宗風掃地可爲痛心向爲天童作銘略說少分訶謗
遽起付之瑱耳銘詩末云初折拄杖拋擲拂子余與
老人覲面伊始連這老漢也與他劈頭一棒見者都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交光聊復饒舌及此未知和上一點頑否楞嚴蒙鈔
是蒙童訓解之書非沒量大人所可着眼以近代會
解圈繪抹殺長水心宗交光幽溪輩函矢交攻耳目
替亂雖復苦心勘辨畢竟矮人觀場漫說長短幸俯
賜證明重爲勘定人天眼目加被何已上座歸封題
塔銘炷香遙禮一片心香隨之渡南海矣嶺樹迢遙
器界偏側爲祖道法門鄭重自愛

復澹歸釋公 卽金道隱

東臯一別閒雲野鶴行跡相聞却如時時在瓶拂間
昔人言菩薩如繫線之雀一提卽起我兩人心心相

復齋有學集 卷四十

九

向便是雀脚上一線也衰老叢殘惡風伏火日夜煎
逼都無了時幸得賣身空門埋頭縮頸向幾行葛藤
文句尋個鄧隱峰隱身去處用此少自安穩耳華首
和上仗昔捷椎告衆因緣今復承天然和上偕老兄
鄭重付託銘何敢辭法門訛濫殷憂耿耿切亦欲借此
文少申格量也引大慧方外人忠孝一段鄙意良有
寄託所云白蜺碧血常留佛種者指秋濤正希二相
公及吾徒黎美周輩也所云條衣應鉢同皈法王者
指吾道隱先生也措語隱謎亦定哀微詞之例聊爲
座右指明數百年後鴻爪鳥跡尙留現于世出世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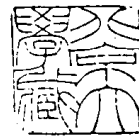
復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三

復靈巖老和尚書

雲傷心極目臨緘及此但有老淚將寄不堪多及
生平潦倒儒風梵行一往決撒惟是一點血心遠依
佛祖近對祖宗今得和尚徹底證明千生萬劫仗此
良導豈獨如虞仲翔謂當世有一人知已不恨哉點
心公案更得如許發揚便當焚青龍疏鈔直指龍潭
矣珍重珍重足疾新可便思赴龍華大會正苦腰酸
腿軟尙須扶牀拄杖殊不能奮飛也如何如何雙白
素心苦行白衣中那有兩人但嫌其聰明流動如水
銀拋地方圓不定須和尚痛下鉗錘爲設一死閑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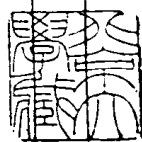
令出虎丘寸步乃可望其竿頭轉身耳以道義骨肉
故言及此想此兄亦不憎藥石也信手奉謝外附貴
州邵潛夫書乞于鄱中遞去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一

疏

大報恩寺修補南藏法寶募緣疏



粵自恒星西鑒圓音雷布於中天慧日東臨遺教雲垂於震旦傳譯一千四百餘部因果括囊尊奉一千二百餘年人天光被運開鴻朗會顯龍華皇覺現身御金輪而說法蔣山廣薦捨寶筏以渡生欽註楞伽精研初祖之心法陰翊皇度特標柳子之微言法界弘開義天宣朗日本命金襴之使則草咆風從雪山搜玉庫之經而多羅雲集紫金山卽者閣崛雲鶯飛

杜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金匱山
一房定本

騫秦淮水作阿耨池天龍窟宅龍光象馬佛光紹隆
玉鏡珠囊法輪助轉線花貝葉慈光翔涌于朔庭須
曼燕支慾網銷降于忍土五花貢牧宛馬齊來千里
市場陽關不閉昭神武于不殺遐暢皇風攝異類以
逆行冥資佛力承平暇豫衆生之業果弘多正法凌
夷邪外之侵氛交作原其來漸厥有二端一者青色
邪師黃頭外道建瞿利爲天主抹殺覺皇誣彌戾爲
大西混淆器界一者五魔末品四衆下流假棒喝爲
排場聚聾導瞽掃經律爲戲論狂走迷頭怪鬼縱橫
魔民鼓煽植邪因于像末譬諸蠹蝕而蟻緣啓殺運

于劫初遂致木穿而屋覆用是三精霧塞九塞蹙迴
百丈瓊臺漂零驟雨千尋華觀掃蕩沉灰悲哉佛日
之中淪洵矣法雲之有待歲丁單閼運屬蕭辰旅泊
長干抱鹿苑垂秋之歎頂禮大藏佇鷄鳴問夜之期
爰有友蒼庭公應函揀料藏板逝將整齊漫漶拾補
護持相與次第經函揀料藏板逝將整齊漫漶拾補
闕遺結構藏弄之房分濟流通之法務俾三乘四教
再耀摩尼五部千函重羅寶網事方經始願屬弘深
授簡虞蒙申言唱導嗚呼昔者雙林示滅三藏未興
諸天唱言共求法寶以謂法船欲破法城欲頽法海

朱子集

卷四

5

欲竭法幢欲倒法燈欲滅今茲正法凌夷非其時歟
又謂象王旣逝象子亦去行道人漸少惡力人轉盛
今茲邪外交作非其讖歟以諸天之愁悶啓迦葉禮
足之因以迦葉之健捷成王舍結集之果思諸天心
沒憂海不減阿難我輩漏染衆生當復如何悲愍念
迦葉清淨選除雜衆建立我等現前承用當復何如
奉持我佛得法僧祇演音妙界大悲愍物方便利凡
若復逆佛本懷不思顯發是爲滅法豈獨辜恩護法
以破邪爲宗破邪以顯正爲本如上所說總屬謬因
一則罪重撥無一則病深狂易從地倒者還從地起

生滅不壞一心用藥毒者還用藥銷對治必資三寶
惟茲法鏡有照卽空斯彼邪壇不推自倒譬摩祇之
片藥力治蟲豸而饑蛇之毒螫頓除若梅檀之一枝
香徧由旬則猗蘭之熏臭都屏注赤帝以點香海思
汚尾間持螢火以照須彌謀燒頂踵豈徒制其邪繆
還當渡彼痴冥斯今日標本之要機故當年總持之
宗鏡矣謙益多生敗種宿世鈍根幸逢勝因頓增往
願心言俱直敢力折闡提之幢知見未開誓先遣阿
嘔之種更祈同志竝發深心佛法僧寶皈依經律
論燈燈繼續少金剛吞千府藏定透肌膚一滴水入
瓶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三

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

大藏之收梵夾爲方冊自紫柏尊者上首弟子密藏
開公始也海內鉅公長者主議倡導者則有若陸莊
簡公光祖陳莊靖公瓚東溟先生管公志道祭酒馮
公夢禎紫栢法眷普願欣助者嘗熟繆布衣希雍金
壇于比部王立暨丹陽賀氏吳江周氏沈氏刻場初
卜清涼後移雙徑旣而恢復化城訂約化城貯板楞

嚴發經者中丞用先也藏師遁跡紫柏示化六十年
來物變錯愕而經藏一燈相傳未熄庚子歲壽光上
人以律行推擇住持寂炤嘉郡諸善信翕然傾化謀
襄盛舉于是四方經版若寒山趙氏平湖馬氏金沙
于氏咸輦輪輻輳歸于化城壽光剖心佛前誓捐軀
盡年爲可開二大士于此弘願海印弟子錢謙益乃
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於乎是舉也有四善焉一曰報
佛恩二曰拯末法三曰挽劫運四曰知時節洪惟明
二祖開天四輪御世藉鴻庥于三寶頒龍藏于兩都
結蔓之文重來竺國灌頂之侶疊至月邦海宇又安

瓶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四

人天祐助時當萬曆運在日中 婦守職貢于燕支
烽銷馬市 長乞靈文于貝葉箭折瓊裘自此鷄彝
象尊皆歸佛土遂使金隣玉嶺共暢皇風凡我今日
之臣民誰非神祖之佛子維茲藏英肇刻萬曆之中
年奉此經函卽同祖宗之慧命文身無量佛日常新
欲報答慈父之慈宜宣布法王之法所謂報佛恩者
此也昔苦法弱而魔強今苦宗強而教弱魔強法弱
魔在法外宗強教弱魔在法中棒喝交加豁達莽蕩
是爲惡醉而洪飲誰能引鏡而識頭誠使性相二宗
燈燈齊焰經律三藏鏡鏡交羅般若影現于河沙金

剛穿透于骨髓則慧炬不揚而自燐邪雲不撥而自開矣昔者楞伽佛語之宗唯識轉智之旨開自風幡已後蔚爲義解之師固已鏡懸方來頂鉗狂僞今于斯世布此遺經楞腹飢虛飽以梁黍寒風凜冽禦彼復陶固諸佛所證明亦諸祖所印讚所謂拯末法者此也吾讀張魏公虎丘經藏記曰兵革鬪亂起于無明清淨回心殺氣自息以現前山河大地本依無明不覺而生則一切殺劫苦緣皆從煩惱增上而結人我相重恩仇海深但謂此人殺彼人不知自心殺自心劫末之後怨對相尋拈艸樹爲刀兵指骨肉爲仇敵蟲以二口自嚙鳥以扣首相殘我佛同體大悲視如一子應機說法爲彼衆生今午免劒林鐵鑊之災猶未脫血路刀塗之債亟宜猛省回向佛乘三細六粗旋滅五陰之重擔六交十習長起三毒之深坑福以智嚴土由心淨化毒霧爲寶雨轉殺氣爲祥雲所謂挽劫運者此也若乃時節因緣有其多說一者末流法寶忽玩易生以是故先甲後庚紆歲月以課其成要一者此土衆生剛強難化以是故先號後笑資喪亂以創其回心又則執恪多端欲貪爲種銅山錢埒留待模金之中郎白鐵未提總付借財之車子睹

茲覆轍破我慳囊但捨貧女之一錢卽破微塵之千卷又則劫運促迫陵谷遷移當藏師壬午發願之年正賤子庚寅吾降之候歲更八十運已千年龍象銷沉鳳麟遐舉經版之琅函重閉長干之蠹簡猶新惟此一絲獨懸九鼎倘不及時整理抑或任運凋殘惜矣劫灰哀哉墨穴慢舟先滅良無待于月光般若重興恐難期于南岳又况經本五千餘卷僅闕二百有零刻資三萬餘金今估二千以上功惟一簣事在合尖共種善根無忘嘉會藏藏師未了之一願則四願齊圓轉紫柏無盡之一輪則三輪具足挽法運卽以

挽世運報佛恩亦以報國恩行矣上人勗哉夫子聽茲苦語勿厭繁文

武林湖南淨慈寺募建禪堂齋室延請禪師住持宗鏡唱導文疏

淨慈無生願公法筵之偉器也悼法祖之凌夷悲山門之頽圯誓衆告佛以興復爲已任敘述唐宋以來興替故事與發願經營緣起走其徒數百里告聚沙居士曰茲山實永明智覺禪師結集宗鏡之地現國王身爲大護法者吳越文穆忠獻二王也居士爲佛法金湯爲吳越苗裔願於楮墨間放大光明不獨唱

導四衆實天人眼目所馮依也居士炷香佛前合掌讚歎曰善哉善哉五濁世中三災劫後上人乃思扶衰起廢樹大法幢豈非甚難希有者耶我聞佛法不違時節因緣識尚父子戊卒爲佛法作主者法濟也識永明於天柱與元帥有緣者韶國師也於時禪學大興定慧延入王宮受戒義解明律龍象欽集或分席說法或神通應現漢南小小國土華嚴法界湧現恒沙蓋其君臣主伴皆乘願輪受佛勅者與今日時節因緣當復云何石鑑錦樓誰堪囑累赤髭白足誰可記刻上人之言曰滄桑客移民不識兵革是壽師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七

無緣大慈所攝受壽師常寂光中未知作何證明東山肉身血淚開寶智覺爾時爲當破顏微笑爲復悲懇雨淚上人具有天眼更當再一勘辨也宗鏡一席談何容易漢南奉制稱其居吾國土代佛宣揚心淵太虛體包羣動人天善友非師而誰洪覺範以謂味其生平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聞韶法鏡歸然一燈如綫荷擔何人補處何據年來魔外交作盲禪熾盛吾嘗作武林報國院記聞谷塔銘慈大師真贊不惜張拳努目饒舌發揮慈大師往蒞三峯勘別學人親侍巾鉞備聞箴砭今年七十老

矣雖復齒豁頭童故自眼光如漆豈肯背口岐舌隨流唱嘆上堂示衆不異登場豎拂拈錫渾如演戲居然纂承佛印弘紹祖庭智覺於常寂光中爲破顏爲雨淚應亦如前所云云也上人勉之哉悲願堅固機緣勃興飛樓湧閣故當一彈指頃移兜率于人世智覺諸老亦必乘願再來爲不請友爲大導師有爲因緣如浮漚起滅何足道哉居士身爲窮子財施法施一切無有度冊有蓮池大師彌陀疏鈔一部謹函致土人作宗鏡開堂資本仍遙寄一語普告四衆蒼天居士唱導竟護法竟也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八

永定寺興造募緣疏

吳城永定寺者經始于顧太守之捨宅得名于韋刺史之題詩至正重新大昌聲九臯之法席永樂鼎建備著衍少師之刻文法無汗隆運有興替胡天水改作書院豈非闢提江桃源復此招提又遭壞劫乃者惟密法師貫花飛錫插草唱緣畫毘聚沙假形像而說法水床雪被整衣鉢以命工誅鋤艸茅冀除瓦礫樹寶殿于棟折榱崩之後似湧靈山煥金谷于風簷雪虐之餘如來兜率辛勤畚築次第經營行將復五賢之俎豆炳煥丹青闢海印之法堂牢籠緇素功有

同于累土事必待于布金清信士三山鄭君等以是因緣屬余唱導余惟此郡舊本吳都三都九達伽藍櫛比長街夾巷蘭若駢羅道俗雜居營建接踵邇其利益蓋可指陳一者通邑大都紅塵四合摩肩擊轂白汗交流族類煩滋則貪嗔易種風俗侈泰則淫殺難除斯菴藹之與區卽業殃之淵藪於是精廬布列梵宇參差刹竿法幢夾旗亭而拂路咏歌頌讚流聞闐以飛聲歷落鐘魚輝煌經像庶使鳴鐘鼎食發深省于朝歌慰創市屠迴慈心于夜夢邇者滄桑變革運起市朝兵燹侵凌阨先都會數當陽九劫抵災三

北齊有學集

卷四十一

九

依寶地甘露幢高臨三界永謝刀塗福不唐捐語無虛誑

普德寺募修禪堂疏

西蜀勗伊法師問公駐金陵城南普德寺儀範霜肅辨才雲湧講法華楞嚴楞伽諸經唯識諸論如水瀉餅如肉貫串黑白四衆圍繞傾聽心開首肯歎未曾有將開演華嚴宗旨大轉法輪寺當頽圯後禪堂數椽上漏旁穿軍持漉囊靡所栖止寺僧自性發願勸募修葺用以安談筵容聽衆請爲倡導之文余老歸空門栖心法藏始篤信華嚴一經經中之王賢首一宗教中之海南之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昔者康藏初宣白光涌蓋清涼繼演景雲停空圭峰再講新疏泰恭小師斷臂慶法今於後五百年說此大經交映千門融冶萬有豈非乘大願輪作如來使帝心以下諸祖從毘盧華藏中分身冥加助佛宣化者與如上功德海墨難書舉要言之畧有其二一則曰以挽末法也二則曰以救末劫也云何爲挽末法大法垂秋狂瞽交熾盲禪魔民彌天障日不待月光出世此世界幾成墨穴矣演若多晨朝覽鏡迷頭狂走欲令知本頭不失非仍以明鏡指之不可今于中風狂易之

北齊有學集

卷四十一

一

時演說圓頓法門三法界十玄門大圓鏡智朗然中
天彼迷頭狂走之人終不能出大圓鏡中將爽然自
失矣彼如劍葉林下卽傷人我如舍支鼓慈愍說法
藥王儲上藥以療病海師具慈航以拯溺佛種不斷
非小因緣故曰挽末法也云何爲救末劫五濁衆生
業因深重墮地獄苦歷刀兵劫馬頭火狗籠身而耕
舌封狐乳虎噉血而膾肝四山來合八苦交煎歷劫
燒然物銷報盡惟此華嚴獨除宿業一偈能排地獄
之苦而況于人世間桎械枷鎖有不應聲解散者乎
升天能止修羅之障而況于小劫中碾車熱鐵有不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十一

觸手銷滅者乎寧風旱彌兵火迴血塗撈毒海家持
夜摩之偈人唱善財之歌斯世之灰場鬼國胥涌現
爲華嚴樓閣恒沙法施莫大乎是故曰救末劫也當
知此世界無盡衆生無盡法師演華嚴法界自度度
人功德無盡四衆聽者一字染神歷劫不失功德亦
無盡有人能施法財莊嚴法筵供養清衆是功德與
講者聽者永不唐捐等同無盡居士炷香禮佛說誠
實言人天八部所共證明有如不信當拔吾舌

乾元道人祠屋疏

於乎天傾西北地圯東南捐採芝服朮之身抱寢苦

臥薪之痛嗟南風之不競無救陸沉抱明月而長終
居然冰解文履善黃冠柴市了宿願于他生陸君實
紫服珠厓現幻身于異代騎鯨一往猶祈帝命于寥
陽跨鶴重來忍睹人間之雜沓次上公之班列終比
玉晨播十賚之寵章尚紆金雞修三閭之老屋懸一
領之道衣採首陽薇煥積金澗之蒼术酌良常酒脩
華陽洞之白雲望美人兮未來思夫君兮太息

虎丘雲巖寺重造藏經閣募緣疏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三

珍寶國城妻子是名外施闔廬城中有王孝子割割
肝肉療彼父病我說是人名爲內施何以故以是肝
內包絡五臟與肉團心相鈎連故非餘身中髮毛爪
指一臂一節猶可捨故是割肝時卽舍身命頭目腦
髓咸舍捐故昔我世尊無量劫中布施忍辱求無上
道割舍身肉如須彌山破身四分如七瘡孔而是孝
子往昔因中見佛聞法熏習善因雖復多生舍身受
身是捨身因不忘失故于此生中遇于父病種子擊
發成現行故孝子見父如見諸佛以是肝肉充供養
故十方諸佛悉知悉見親近供養無差別故是割肝

時堅固善力大那羅延力如是故能捨所捨離諸偏計是爲親近波羅蜜故是我說是人名爲內施內施成已誓報佛恩鎔冶錢刀鑄佛菩薩白毫紺髮相好畢具毗首羅匠得未曾有我說是人名爲外施何以故諸佛菩薩大慈悲父冥感護持不捨衆生報父恩已上報佛恩皈依世間不顛倒故捨世間身報生身父用是因緣莊嚴佛相由血肉身見佛色身如銅博金勝增上故是諸錢刀祖父累積銅山金穴取次灰以捨以鑄佛回向三寶世世淨財長不壞故是諸錢刀人世業數結錢刀業成刀兵苦捨以鑄佛爲福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十三

資糧諸煩惱因悉除斷故是諸錢刀昭代流布鎔列聖號作諸佛身願我列聖作金輪王弘護法輪不退轉故是諸錢刀卅年三百我大支那卽佛淨土人王功德等同法王苑伽河沙莫格量故是我說是人名爲外施內外二施既成就已復于武丘募造樓閣榱桷柱礎純用鐵石尊奉佛像及大藏經我說是人名爲法施又何以故內財布施捨我色身舍身河沙非無漏法今此樓閣供佛及經供養法身離色相故外財布施供佛報身此大藏經是諸佛母是真法身攝報化故內外二施皆有爲法自身報恩成自利故

如是法施是無爲法度諸沙衆是利他故衆人惜財有如身命勸彼行檀卽舍身故入卽樓閣見佛見法普令衆生見法身故佛言妙法甚深廣大一句半偈得殊勝果而况此閣尊奉大藏如彼龍宮大海法故又諸衆生根性下劣憒憒迷悶不聞佛法遇此因緣歡喜頂禮卽是多生現佛種故如是樓閣非鐵石造是跛折羅帝釋寶故如是樓閣彈指門開毘盧遮那徧法界故是我說是人名爲法施聚沙居士作是言已合掌讚歎而說伽陀曰

善哉孝子能舍身卽已肝肉療父病又能捐舍錢刀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十四

布鑄造佛像及菩薩以是二種善因緣發大誓願度衆生歸然建立大寶閣佛身法幢咸供養闔閭城中九億家衆多不異王舍城而是孝子普勸度欲皆令發菩提心我勸衆生所貪者輕者錢財重身命而彼愚癡恡財貨一錢寸鎰比血肉孝子既舍內財已又復傾貲舍外財如大醫王治疾病洞見焦腑癥結處爲欲救療衆生故示現種種功德相是諸衆生非衆生往昔皆具佛種性以是因緣相助發如磁引鐵石鑽火諦觀佛像亦假合錢刀鑪鞴互成就而今締構非餘物亦復仗託錢刀力世人貪錢造惑業我今種

種作佛事如彼新醫療病藥仍用舊醫造病者布施一錢及七錢乃至萬億無分數如來法身悉平等是中福德何分別如是十方薄伽梵如是三藏修多羅彈指虎阜成龍宮毘盧樓閣亦如是世間近事善男女圓成孝子無垢果信心清淨舍一錢卽是眞實波羅蜜我爲成熟衆生事卽以錢刀而說法利塵樓閣妙莊嚴一錢孔中熾然立

華山常住募緣疏

華山爲晉支公開山處萬曆中文姚諸鉅公弘護興復名僧巢雨高松應緣至止講演雜華法筵清衆爲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三

金地標表頃者世事滄桑梵宇丘壑鐘魚寥寂鼠雀啁啾主法者不堪其愛掛錫常住僧徒如驚鳥怖鵲不能端坐安居便欲捲堂散去沙彌善生剃染未久臥病山界慨然來歸推法眷佛居法師補其處誓欲修頭陀行單丁赤腳以乞食等供爲已任余聞紫柏可公讀宋人論洪覺範之文至于救飭飼虎于世法中比於程嬰公孫杵臼田光貫高之用心每爲之拍案慟哭愍山海印大師修復曹溪道場誓以身殉謂古忠臣孝子殉君父殉國家者修菩薩行亦當如是今華山山門當百六之會拉擺欲壞善生一驅烏沙

彌未坐三四夏便欲支撐彫敝擔此重大担子此其誓願發心豈復後于程嬰田光諸人紫柏海印二大師在常寂光中故應歡喜印可稱爲如來家子不惜以冥感慈緣相加被也自今以往善生益當豎起春梁舍身盡形作此山中興主人勿以艱難退墮勿以得少爲足佛藏經言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忘衣食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汝但勤修戒行堅護初願四王八部及韋將軍皆當往還奔赴護助于汝况諸宰官居士緇白四衆桃李不言杵鼓相答其有不鑒汝專誠護持攝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其

豎幡擊椎耳

重建包山寺大殿募緣疏

西洞庭包山寺在林屋洞之陽西山故有十八招提茲寺獨占包山名舉其勝也寺創于梁天監再盛于唐會昌宋慈受深禪師以雲門遠孫卓錫于此自時厥後成壞不常崇禎己卯中吳明公過訪遺跡殿後荒榛中得小石碑刻深師畫像及自贊云老來無地可棲身一庵且寄包山下恍然悟三世往來如臂屈伸之旨于是命其徒達鎔專勤葺構造禪堂五楹以

安清衆唯大殿上雨旁風梁陟棟勑金容寶座日就
崩壓將建鼓以號于四衆懼弗吾應也于是偕其徒
腰包扣余以唱導之詞爲請余惟末法凌夷教海湮
塞吳中巢雨蒼汰爲雪浪之子孫賢首一燈殘膏再
焰明公實汰師高足弟子當盲禪塞路之時守玄鏡
一綫之緒缺月孤圓半珠自耀風雪當門隱然有重
寄焉吾進而與之談心言易直教義明了居然尊宿
也不踞曲盤牀不執象牙扇陰林席箭木食澗飲誦
深師之贊包山終老一庵寄身欣然有餘味焉龍樹
不云乎利養法如賊壞功德本利養各聞如天惡雹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二

傷害五穀壞功德苗令不增長今之豎椎建拂旛幢
者其不違身子四倉之戒者尠矣白黑之徒有志弘
護者其將以是師旌覺路轄法輪也說是舉也安得
而不從大迦葉往須彌頂搥銅健椎音聲徧至三千
大千世界兩洞庭地幾踰繕那烝徒灌呼金碧涌現
彈指聲開豈待桴鼓有不起于座以須之耳余往歲
遊東山遙矚縹緲而歸如三神山有風引之不得至
今將候斯寺落成軍持至止晷飯執爨依明公以老
焉金庭玉柱實聞此言矣

寒山報恩寺募建大悲殿疏

吳郡寒山相傳爲支公道場趙徵君凡夫結隱于此
疏泉剔石蔚爲名區凡夫歿改爲僧廬凝遠上人杖
錫至止發願建大悲殿攝淨信人修大悲懺此山之
麓有觀音殿靈響殊勝春時士女焚香膜拜項背相
望以故寒山俗號爲觀音山今于此地啓建懺場仗
託因緣弘法利生甚盛舉也吾讀楞嚴法華圓通普
門二品觀音大士于無量阿僧祇劫修同體大悲徧
熏一切以三十二應攝受衆生或單以慈應或單以
悲應或合用慈悲應如磁吸鐵如珠雨寶衆生以少
善根多劫因緣仰奉慈力啐啄同時應念解脫智者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二

大師判普門品文目慈悲普至修行普開爲十普感
應劃然事理具足無可疑矣我佛菩薩照見一切衆
生從身口意三起惑造業沉淪苦海卽用三業攝化
衆生一攝語業稱名除七災二攝身業禮拜滿三願
三攝意業存念淨三毒衆生聞熏力異過現緣差七
難是口機應以稱名故三毒是意機應以常念故三
求是身機應以禮拜故佛菩薩以是攝衆生以是應
如矢口而荅教如交手而付物何業不懺何福不臻
舍此寧別有所謂圓通普門者哉今之學人不知真
實道理開口便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觀者何物

此菩薩又在何處影掠虛頭夢中說夢上人以四大爲道場身心一如了知此懺法中卽事卽理是攝是應啓口動步日日在觀音門中定不爲一切魔說之所燒亂撈漉末流續佛慧命莫切于此居士長者淨善四衆或以財施或以法施不惜舍檀波羅蜜建立此道場我知此人卽與觀音大士同一慈力一切諸佛所共護念也

白椎菴建彈指閣華嚴堂募緣疏

去虎丘一牛鳴地有庵曰白椎相傳晉生公放生池林木翳如花藥錯列笙歌酒肉塵全隔絕信大士息

生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元

心之宅學人管道之區也聞照法師傳賢首宗旨于南來出世爲人分座說法津梁稍疲退而焚修于此吳之清信男女飡風味道不蹕而走歲時伏臘結社于茲諷誦華嚴大經選清衆結長期報佛恩資二有甚盛舉也將于庵之隙地面勢引繩建造彈指閣嚴堂以爲供養結習之地而請余爲唱導之文余惟此經爲法中王三法界十玄門之指要雲興瓶瀉未易以海墨罄也以其淺淺者言之持誦此經有大利益者二一者衆生在五濁世貪婬造殺種種造地獄因能破地獄者此經也慕靈記言京兆人王姓者本

不修善因病致死二人引至地獄門前見一僧是地藏菩薩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誦得此偈得排地獄苦其人入見閻羅王如言誦之王遂放免在獄三日常誦此偈聲所至處受苦者皆得脫再生尋驗乃是華嚴經夜摩天宮覺林菩薩偈也攷曰一偈之功能破地獄况一卷一品一部之文乎是爲大利益者一也二者衆生在三災世惡業招報往往遇刀兵劫能止刀兵者此經也清涼大鈔載般若彌伽薄于闐國沙彌也甚有戒行寫華嚴經爲業忽有人合掌啓請遂閉目至天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三

上天主跪請諸天與修羅戰屢被摧衄請法師乘天寶輅執天幢幡心念華嚴以臨戰陣修羅大衆忽然潰散故曰湧地現金色之身升天止修羅之陣以修羅之獷勃帝釋敗北藏針孔以避之今乘法刀立使奔潰而況于人世之刀兵有不冰消霧解者耶是爲大利益者二也于爾許時世能虔誠發願精心禮誦吳城數百由旬風雨時水旱息干戈偃殺修稀凡在會者皆能承休逢吉自利利人吾知茲閣與堂天人叶應善信輯集飛樓傑構干霄薄雲入法界品中彌勒樓閣彈指門開卽于此世界涌現佛無誑語禍不

唐捐有不信者披吾言以示之

爲瞿稼軒集賻疏

於平百年榆塞駕鸞怒飛于晉郊一夕桃林石馬汗
趨于唐寢樓桑羽葆髯蒼梧仙李盤根矇瞶丹桂
于斯時也有勞人焉奮半臂以回天百身杖柱援弱
毫而畫日八載拮据移象緯于嶺邊區分禹跡整權
輿于規外開展堯封風動瀛雲星連越嶠俠轂則黃
儼邕管稽首翠華飛箋則庸蜀匡髯輸心亦伏運蜀
相之籌筆嘔血酸辛佩李令之靴刀誓心赤苦警傳
風鶴軍化沙蟲潰莠徒聞浹辰及郢不關三戰于是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三

角巾就繫奮袂致辭曼聲長嘯呼南八爲男兒潑墨
賦詩喜臧洪之同日握顏公之爪死不忘君剖弘演
之肝生猶報命蓋皇天畀以完節而尼父謂之成仁
厥維艱哉嗚呼偉矣烽烟乍戢旅櫜遄歸熨婦發面
以過車蛋人典衣而輟莫維陽城外寄昔夢于思鄉
瞿塘峽中寫新哀于怒水渴葬非禮權厝有時哀此
藐諸創深痛鉅矧茲遺卵却盡塵窮未營七尺之高
墳且掩一坏之淺土丙舍四壁總帳疇依甲第他人
瓦燈安寄徒使前潮後浪載胥種之忠魂忍見野燒
荒燐伴長弘之碧血是在後死敬告同人束縵火于

西鄰敢云求賻分績光于東壁亦曰通財但是匄匄
有喪哀同復矢况復平生知契淚重脫驂瞻顧蘆中
亦有壺漿之女愁遺桑下寧無返壁之人竭吾力之
可爲見君情于遺後書藏故國行看汗簡之方新劒
動親身尚想飛鳴而圖報數行老淚一紙哀詞聊以
當乘韋之先應不哂叩門之拙云爾

爲柳敬亭募葬疏

太史公滑稽傳曰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吾觀
漢人孫叔敖碑文言楚王置酒召客優孟前舉酒爲
壽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于其中楚王欲立爲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三

相歸而謀之其妻爲言廉吏不可爲孫叔敖之子貧
賤負薪爲之歌詞以感動楚王復封其子此蓋優孟
登場扮演自笑自說如金元院本今人彈詞之類耳
而太史公敘述則如真有其事不露首尾使後世縱
觀而自得之此亦太史公之滑稽也嗟乎孫叔敖相
楚之烈自若敖蚡冒韋路藍縷之後于荆無兩一旦
身死其子貧賤負薪楚之列卿大夫無一人爲楚王
言者而寢丘之封乃出于一人之口則卿大夫之不
足恃賴而優孟之不當鄙夷也自古已然矣雖然孫
叔敖之身後而優孟可以屬其子假令優孟而窮且

無後也。楚國之人豈復有一優孟爲之搖頭而歌者乎？士大夫恬不知愧，顧用是噤聲。優孟以爲莫已若也，斯可以一喟已矣。柳生敬亭，今之優孟也。長身疎髯，談笑風生，重齒牙，樹頤頰，奮袂以登，王侯卿相之座，往往于刀山血路，骨撐肉薄之時，一言導窾，片語解頤，爲人排難解紛，生死肉骨，今老且耄矣，猶然掉三寸舌，餬口四方，負薪之子，湓死逆旅，旅櫬蕭然，不能返葬，傷哉貧也！優孟之後，更無優孟。敬亭之後，寧有敬亭？此吾所以深爲天下士大夫愧也。三山居士吳門之異人也，獨引爲己責，謀卜地以葬其子，并爲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一

孟

則六博蹴鞠之流，豪放則椎埋臂鷹之侶，富厚則馴駟洗削之類，其人多重然諾，好施與，豈醜齷開茸兩手，據一錢，惟恐失者，要離專諸春秋時吳門市兒也。豈可與衰衣博帶大冠如箕者比長而較短哉？子姑以吾言號于吳市，吳市之人有能投袂奮臂感慨而相命者，吾知其人可以愧天下士大夫者也。子當次第記之。他日吾將按籍而稽焉。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一終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一

孟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二

贊

觀世音菩薩像贊

我聞大士昔因地從聞思修入三昧佛劫文殊爲證
明選擇圓通爲第一棟却人天二乘機唯取佛音而
設應音聞教體在此方以是隨機普攝受衆生往昔
聞妙法今現聲名文句身隨順世間屈曲聲種種音
塵起分別而今妙音了不聞如耳聾人聽伎樂無聞
無慧人中牛誦帶多生鈍根在稽首妙音觀世音早
以聞熏加被我令我通達清淨教還于文句而悟入
收齋有學集卷四十二

金剛山
易定本

關聖帝君像贊

絕倫逸羣鬚鬚奮張虎臣赴赴國士堂堂勒蜀山之
鐵銘兮昭回漢鼎誓長沙之銅柱兮離立扶桑胡刀
投而江沸嗟壘山兮山芒吁嗟乎威震華夏義薄吳
蒼人心天日遺訓煌煌受佛付燭屹爲金湯肩護法

之韋將踵衛世之四王人之欽公者以謂老瞞新魄
蚩尤遞藏龍章冥錫爲帝爲王不知夫玉泉老衲片
語擊揚雲中授記刀下承當夫是以斷修羅趣歸選
佛場千秋萬劫常依如來座下領八部而齊三光

紀郭發婦贊

左傳載莒有發婦莒子殺其夫老託紀郭紡焉以度
而去之齊師至則投諸外齊人夜緹而登莒共公懼
啓西門而出齊師遂入莒考杜注紡以度城者因紡
纏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也古者謂去爲
藏去卽藏也壯哉斯發以一老婦人敢怨國君紡纏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二

投繩報讐所天豈非節俠偉丈夫哉莒發去華周杞
植妻未遠班固古今人表載二婦而遺莒發劉子政
列女傳下及于弓人之妻周郊之婦而莒婦無聞焉
摩挲頌圖名氏翳然秋臆落葉飄然感懷作紀郭發
婦贊贊曰

莒發老婦規報國君連紡緹敵莒子夜奔女娃湮海
自悼其溺豈若此發殉夫讐國孟堅失表子政闕記
自非丘明孰炳青史茫茫宇宙繫此長繩忠臣壯夫
盡絕而登

漢新城三老董公贊

孔子成春秋後二百六十四年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于郴漢王兵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董公之言出春秋大義昭揭于天下而羽之爲亂臣賊子定而天下之君臣父子定有千萬世之君臣父子亦定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官而瀦焉公羊傳曰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君弑賊不討不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三

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春秋之大法記于禮傳于傳沈晦于戰國亡秦而楚漢之際乃孳圻于董公彼董公者扶天樞立地極整人紀其諸尼丘之耳孫與其諸左丘明卜子夏之宗子歟漢祖之夫子之宜也生乎百世之下遺君父之難不討賊不復讎而復不忍自絕于臣子雖董公若之何盍亦袒而哭諸謹作贊曰

仁獸西至彗星東布春秋告成亂賊斯懼魯壁自銅秦灰方然度周至漢竹帛未宣三分地圻九江天高羽殺義帝如燎一毛董公昌言名其爲賊重瞳喪明

啗啞魄魄縞素發喪天人震驚軋乾憾坤肇造漢京北軍滅呂漸臺僇莽炎精不沫四七重朗陋哉小儒矯誣錄圖水精赤帝指應漢符堂堂正正一言典邦爲漢制法實維董公端門之命豈不在茲尼山縑筆寶式憑之偉矣斯人儒者之雄繁露後賢敬孫瞽宗春秋不亡宇宙不圯君君臣臣父子

報慈圖序贊

壬寅冬余八十餘生中寒病足緒弘明集遠公與桓靈寶往復書問至沙門盡敬論末簡覆卷嗚咽旣而思陶淵明不應徵命作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四

孝傳實唯其時遠公以忠淵明以孝悠悠千載孰有知兩人心事比而同之者耶靈巖退翁和尚旣爲其父母立傳香晨燈夕有懷不忘小師越祖請書工爲輪珠小影日報慈圖而退翁復爲之序傳稱孝敏先生奇偉飾烈男子每觀楊忠愍傳奇罷酒語子弟以忠臣孝子相勸勵已丑八月病臥江村蚤夜呼憤而卒廬山之嘆贅旒潯陽之悲重華斯人也殆有曠世而相感者矣退翁旣而截斷衆流長揖三界而拳拳報慈奉忠孝爲正令豈非以忠孝種性卽佛種性悲愍斯世多不忠不孝作最後斷佛種人不惜號呼告

報與我聞天帝與修羅戰觀察閻浮提人忠臣孝子
爲善者多卽天侶增威而喜否則天衆減少而懼吾
夫子著孝經成曾子抱河洛書夫子簪縹筆衣絳單
衣罄折向北辰告備於天天帝受佛付囑祐助忠孝
唯吾夫子知之故告備焉告備於天卽告備於佛也
世之儒者徒謂孝經爲開宗明義之書吾夫子告備
之深意惜焉不察崇佛乘者推遠公執誣抗禮樹法
門之城塹不復悉其大弘誓願所以扶皇極而整人
紀者余覽報慈圖序奕奕心動推其本而論之大慧
有言吾雖學佛出家忠君憂國鬱然與忠義士大夫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五

等凡我圓冠方屨之徒可以少知愧矣謹作贊一章
不徒以訊僧史贊曰

流俗靡靡如火消膏忘君背親裨敗相效揭揚斯人
挺生蓬荻天骨峻擢荷檐忠孝誕生開士出塵矢報
傳寫其真圖寫其貌廣場劇戲杯酒誼闊尙方天高
西市鬼嘯殺杯擎案泣涕如瀑病亟搥床以死自要
豈無孤生亦有九廟肅肅素練整整皂帽如聞話言
如領談笑風生眉間芒吐毛竅靈巖法幢寶網羅幃
千燈交光十日竝照標榜忠孝以願以詔不斷佛種
如來所報洙泗樓煩竺墳魯誥日月耳環啞彼兀莽

勗哉儒門逃矣聲教參商二星終古長曜

遠法師書論序贊

東晉末遠法師在廬山與桓玄書論往復具在弘明
集暇日披尋慨然見遠公心事于千載之上乃撰次
而序之曰嗚呼晉室凌遲兇渠煽虐擁重兵而有孤
主藐然視天下無人顧獨嚴憚遠公屹如元戎重鎮沙汰
僧徒則曰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沙門盡敬
詰難入座始而遺書諮決未敢輒行旣而首山僞詔
盡寢前議其爲禮于遠公也至矣公前後抗辭一無
鯁避訶其勸罷道則曰迷而不返將非波旬試燒之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六

言辭其間抗禮則曰南北不雜恐有異類相涉之象
危言激詞耿耿如秋霜烈日玄終莫敢誰何公羊子
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
者其遠法師之謂乎作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序曰
咸康初車騎將軍庾冰詳議沙門盡禮至元興中太
尉桓公亦同此義論末書云晉元興三年歲次閏逢
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愛兒吾同志僉懷資旋之嘆
故因述斯論云元興三年桓玄之永始二年也踰年
之間奄有晉祚尋陽降處北跡陳留乃大書特書曰
天子蒙塵人百其愛唱義軍之先聲望乘輿之反正

何其義之壯詞之直也書太尉桓公表晉官削偽號也書晉元興三年黜永始并黜太亨也此一字書法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千秋而下習樓煩之春秋有不骨寒而魄魄者鮮矣吾惜夫後之作僧史者徒知執誣抗禮爲擇住法門盛事而其深心弘願整皇綱扶人極者未有聞焉斯可謂痛哭者也論始于明報應終于形滅神不滅者何也古今之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者必先有無君父之心而後動于惡其敢于無君父者何也以其無報應也其所以無報應者何也以形滅而神滅也神滅則無報應矣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七

是故神滅之論古今亂臣賊子護身之符印而無父無君發鼓之毒藥也玄之問遣一撥應其篡弑之根芽乎遠公之答區明罪福其伐炙之株穴乎克德不改罪德貫盈于是乎奮筆作論以形滅神不滅者終篇用以著克逆之萌條影響之報以正告於萬世嗚呼公之心亦良苦矣哉今年壬寅余年八十有一實元興三年甲辰後之千二百五十九年也回環展讀涕泗橫流謹再拜而作贊詞曰

吾聞遠公講喪服于雷次宗授詩義于周續之夷致斯論筆削在茲誅僭逆以大義彰報應于微詞蓋經來

以後竺墳魯誥典要咸總萃于斯吾將祀諸啓宗奉爲儒林之大師不亦宜乎

寒松齋詞翰卷贊

寒松齋詞翰一卷嘉靖中薛君采陳魯南蔣子雲諸公爲顧英玉先生作也先生自河南副使中謫歸秦淮居舊廬之東偏沿街小樓廣不踰丈坐臥其中訓蒙童數人以餬口客至從鄰家乞火煮茶有相好者沽酒對酌鉗聲輒罷去嘗絕糧東橋公餽斗粟不肯受以寒松名其齋乞人爲詩文而自敘之曰寒松齋者自礪之名也生平鯁介頗能自信年踰四十溝壑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八

見逼恐不能自堅流爲小人之歸故自礪曰今日寒矣天地凍塞汝當爲寒松之榮母爲靡草之死晚年窮益甚好痛飲以病酒死先生歿後百有餘年余過其曾孫夢游循覽斯卷先輩風流婉約如在旣而讀自礪之辭爲之目張骨悚肅然樞衣起立而乃再拜而爲之贊贊曰

人生百年駒隙迢迢桑榆失得曾不崇朝方其矜飾媛姝修容春風在面近前發紅及乎潦倒躑躅觸藩搔頭齟齬垂白倚門所以志士高舉自礪亭亭孤松落落天際淒神清骨琢冰積雪鞭我衰晚保此明哲

壯謝鴻達老師兔園比玉名璫如松在寒士各有志
吾自樂此如其苟生寧以醉死撫卷振衣清塵曉露
松風謾謾其人斯在

王侍御遺詩贊

先儒有言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
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文中子評六代
之詩立纖今鄙誕之目爲狂爲狷有君子之心者數
人而已今天下之詩盛矣聯翩麗藻皆歸于駢花鬪
艸留連景光而詩人之針藥無聞焉新城王侍御諱
與胤字百斯故大司馬象乾之從子方伯象晉之次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九

子也中崇禎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出爲御史
抗疏忤時相閉門養父清齋禮佛禪觀如道人甲申
三月涕泣不食再拜與父訣篝燈拒戶與其妻子孺
人子士和皆自縊死從子士祺刻其遺詩二十餘章
皆奉使關隴之作其詞約以則其志哀以思悲民窮
悼國蹙愀愀乎如不終日何其憂也巢車躍馬揭關
顏踏賀蘭又何壯也嗚呼侍御忠孝偁塞誓報國恩
不肯借踰河蹈海之名少自解免此鄙夫亂世忘君
背國者之針藥也攢眉搔背愛天憫人肝鬲輪囷聲
淚咽塞其爲詩則夸人纖兒浮漂嘈噴者之針藥也

忠臣志士聲烈蔽天壤片言隻字流落人間人咸以
爲弘演之肝長弘之血有不肅然改容泣然零涕者
乎季札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是其先亡乎解者
曰美者美詩人之情也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而知
其國也余讀侍御遺詩感詩人之意惻惻然擣余心
焉遂捧筆爲之贊贊曰

豐山九鐘是知霜鳴匪鐘則鳴惟霜之清公心憂國
冽如秋霜隴首殷憂先幾告祥銅山旣崩子母徵應
明燈整冠湛然致命遺言危苦孤桐玉律吟龍戛石
梵猿吸月浩歌悲笑雷風交加蟲豸不蠶象華其牙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十

榛樵塞路河汾不作敬採斯文以識針藥

小周郎畫像贊

碧綃蒙頭兮白羽插腰雄姿英發兮指囷論交銅雀
春深兮赤壁烟消誰哉紫髯兮分汝小喬

雪夜訪趙普圖贊

六花蔽天六飛擁戶君臣主賓夫婦酒脯杯盤江山
七箸疆宇命將出車削平下土鼻斨旋息帝祀已腐
蠹爾契丹誰予敢侮雪霽日出萬國有主偉矣昔生
韓王趙普

閭學文文肅公畫像贊

麒麟一角爲嘉祥狀元宰相峨峨煌煌德隅義質
冬日春陽正色讜言栗玉嚴霜怪鳴譏虎畏憚角芒
坐不煖席中書之堂天不憖遺人之云亡尾紀洵更
天地滄桑跋路公惜不逮元祐之休盛比信國幸不
視德佑之盡傷公神上昇將仍抱端門之書執簡以
侍帝側抑亦流星旄駭雷車屬招搖勾陳而方攘於
乎顧瞻畫像神彩揚揚長身山立修眉劒張手疑動
而拱揖口欲吐其銓鑄嗟彼世界觀此冠裳霑衣舉
衽不自知其淚之浪浪也

大司成開之馮先生畫像贊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七

神淨而妙貌古而澤蕭閒自在虛室生白子獨子所
謂客氣既盡妙氣來宅者耶尋香欲闌弄筆告寂曳
杖傲神放箸遺跡是芙蓉城是蓮華國公已游戲一
如而我猶比量離卽是以拜瞻遺像徬徨太息典型
依然杖函胡隔如無色界天之淚細如春雨忽不自
知其霑臆也

閻寧前畫像贊

諱世科淮安人

幅巾褒衣步雅視祥夷考其垂魚委珮濟濟踰踰斯
公之雅頌廟廊屬坊表函文章佩韋弦而修珩璜者
耶披襟奮袂立栗趨翔旋觀其法冠豸服颯颯昂昂

斯公之侈力邊疆教背鬼環武剛犁肅慎而掃扶桑
者耶全遼金甌淪關金湯誰縻戎索誰壞堵墻急杵
擣胸危杜促腸身雖閒而憂怒口已含而視長瞻公
遺像整容肅揖不自知其清淚之漬裳也

王炯客奉常像贊

穆穆文肅配食清廟衮衣介圭卽周召英英太史
鰲禁繼出麻紙方新巾香猶鬱奉常世美有光厥緒
天球河圖恒在東序惟明有臣惟王有子奉璋戡戕
是茂是似武頌豐芑成誥梓材高曾喬木有人矣哉
鉢衣拂石沉灰填海幅巾道衣一床未改西莊輞川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三

苟圃蘭亭人之視之右軍右丞秋槐吟孤誓墓心苦
顧瞻周道泣涕如雨澄懷觀水熏心染香不起于座
刀齊尺梁我懷斯人孤烟霞露穆如清風拂此毫素
吳節母王孺人贊

孺人王氏世虞山右族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崇
禎初士傑輓漕歿于燕母年二十有三撫三子皆成
立今年六十有六官長成旌其門少子歷能詩有聞
請余爲贊贊曰

蚩蚩生民裸蟲之長惟節與義爲綱爲紀五季之亂
有王凝妻能斷一臂以捍四維虞山之王有寡高行

殉夫截髮育子併命雨血赭地風毛白天海水橫飛
水玉凜然橫目咸嗟反臂斯喟拂廬之長望塵膜拜
烏給戴勝鸞歌女牀扶木之交十日煌煌萊畦晨汲
蘭咳夕采玄芝曄曄朱萼藹藹綽楔翼如天咫匪遙
舊史作贊敬告清喬

陳昌箕畫像贊

余未識昌箕也而疇昔之夜忽夢見之豐頰渥顏高
顴秀眉席帽欹斜短褐襪襪相與握手道故酌酒賦
詩云自北而返棹嗟逝者之如斯樊樓之燈火如夢
曲江之蒲柳無遺既班荆而慷慨復攀樹而迷離俄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二

三

而朱旗殷天白羽紛馳慨然投筆揮手告辭提馬鞍
而艸檄磨盾鼻以橫飛當斯時也眉間電閃耳後風
披飛揚蹈厲非復媛姝秀麗之文儒也夢將覺有人
告曰雞鳴喈喈風雨如晦吁嗟乎昌箕未見君子云
胡弗思越一日昌箕書來以畫像索贊余既于夢中
識昌箕遂援筆而書之

周安期畫像贊

嗚呼此吾友安期之遺照也神情蕭爽筆力兀彘才
兼數器中懷孤調或就肆而問書或危讀而持釣或
樞衣而徐談或擲帽而大叫仲紙奮筆颯颯如春蚕

之食葉得意高吟落落如梵猿之夜嘯惜哉斯人終
老蓬蒿迴心淨域西向而笑般若因依薰香染妙毒
鼓必發灰豆終焦依紫柏以南詢訪啓明之東廟斯
人斯願我知其塵塵劫劫不與刳石而俱燒也耶

周安石畫像贊

鏤塵吹光說有談空如焰奔馬如橐聚風多聞勤學
精明博討如足步目如食說飽吳江居士安石永肩
辦香紫柏一燈迢然不以乾慧拂彼義海海寶千般
如意必採我搜法藏以女爲資如探龍宮而得海師

毛子晉像贊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二

十四

苗畬油素沈籍繅緇考一祗爲鐘鼓奏四部爲笙簧
蠶飽羽陵禦祭幾將逐康成之車後呼子慎于道旁
重之以貫花妙典寫葉秘章抑揚憂楚讎勘荒唐梨
棗疊架貝多滿堂悠墨穴之昏黑備石室之弄藏斯
人已矣誓願不亡河沙重重海墨茫茫固將聽捷椎
聲分瓶水于喜海抑亦持丹漆器理科斗于廣桑

袁叔言小影贊

袁孔彰字孔昭更字叔言故儀部補之之曾孫也年
十五有塵外之思學沈石翁文待詔畫妙得意象衡
門蔬食以雲山一角自娛素交過從樵蘇不費稱道

先賢遺事終日無俗語疾亟堅坐觀友人寫照點筆
少停溘然而逝年四十有八吳中多逸民遺老余所
投分詩人如王德操宿儒如錢功甫蔣仲雍畫史如
卞潤甫皆固窮味道有古杜鵑那參之遺風年來流
想諸人每有淵明姓氏翳然撫卷長嘆之感叔言之
子臥生抱像來請慨然爲之贊曰

世有畸人如艸有蘭蘭有國香比于草菅草菅猶可
睨睨則那有蘭無地蘭其如何迢然哀生孤芳聖朝
如彼猗蘭結根芳臯遺形蕭閒望古遙集匪云激贊
聊以啜泣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五

何總戎畫像贊

予少讀太史公書敘大將軍出塞薄其會有天幸不
至乏絕而深嘆李將軍之自引以爲一軍之士皆爲
流涕每廢書撫几留連不能已登朝未幾戎馬生郊
蘇韋跼注之君子未嘗不傾身結納莫爲國家效橫
草之用今余歸老空門頽然殘僧破衲向日論兵擊
劒骨騰肉飛者亦皆創殘負墻爲東郊之老馬間一
會面迢然有我非昔人之嘆如總戎何君是也君以
良家子約髮從戎蒞曉輜閣歷南北于行間爲宿
將輕生重氣片言一諾于海內爲國士居恒念掛弓

鳴劒未報國思歲時野哭典衣烹雌澆麥飯之一盂
指冬青而望拜于斯世爲遺民義人今年六十命齒
工圖小像自傷髀肉不消衰革無日屬余點筆爲留
生面于油素間余方卷飯江邨挑燈丈室禪定乍出
獵心有喜車苑天人未整修羅之陣漆園老叟猶騰
說劒之篇慨然援毫聊爲激贊不但揮戈西日無蹇
淹留抑亦策足東隅共扶晚晚云爾總戎名大 字

愚公淵之寧波人贊曰

藉日暉面曙星閃眸髮植如竿髯奮爲矛吹鼻息可
以結猛虎彈指甲可以奔火牛胡爲乎爲肩自廢猿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天

臂不侯嬰鏢是翁最哉老謀帶襦依然丹青悠悠故
當健飯被甲追廉頗于馬上勿以鼓噪曳足哀馬援
之壺頭

姚將軍採藥圖贊

子欲採藥常于石牕之畔華頂之巔褰芝三秀斫藤
萬年胡爲乎角逐于戎旃幕府望車塵而坐馬驚昔
劍落落裘馬翩翩仰視霄漢俛啄腐羶我將拂拭老
眼觀子騰騫如奇鷹之擊地而飛鳶之叫天

顧子東畫像贊

碑刻自鐫唐有北海法帖手背宋有南宮其鄭重何

如也而世顧以裝池爲賤工辨書法之肥瘦識色像之染烘眼有明鏡室無青銅手能切玉口如捉風秦淮旅居誅茅轉蓬徒執手以三歎不能縛船載棹而返子之窮吁嗟乎子東

戲作朱逃禪小影贊

器資明秀風神灑落遶遶雲中之鴻昂昂鷄羣之鶴胡爲乎鋪眉苦眼裝聾做痴朝扶鸞夕降乩煮沙作飯騰空學飛勸君莫騎張果驢勸君莫誦千吉經請君賜倒長房壺請君摧破冷謙旆耕心田養神谷黃憤勸農青編課讀濁酒數甌清琴一曲攬明鏡而一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七

笑這箇是朱五哥本來面目

長老白法琮公畫像贊

人知其悲智弘勝現長老身修嬰兒行不知其門庭峻絕機鋒肆應類罕颺而掣電能斬闢而奪命也人知其誓願深堅處生死流度涅槃船不知其淨穢一如塵刹渾圓帝網羅其交光珠月曜于孤懸也龍象徂伏狐鼠橫從慙刹竿之却倒嗟痼痼今在躬以法將爲幢幟以心城爲崇墉以戒鎧爲介冑以智刀爲臨衝示凡身作粥飯之侶順小果應人天之踪折伏以慈悲之普徧攝受以真俗之雙融我聞師之證入

首楞曰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是以毘盧樓閣兜率天官一彈指頃熾然建立曾不芥蒂於胸中斯則師無像之像豈世間文句可得而形容者乎

次如法師畫像贊

巋然雪浪賢首別子巢雨蒼汰枝葉演迤亭亭汰師山立淵止大鈔講演妙辨雲起石鳴接席鶴舞承几四衆驚告山神有喜熙怡微笑曰偶然爾狂爲得披末法波靡雜華一宗將墜濊汜戒立門戶恥樹管壘以我放行銷彼角觝展如之人爲如來使我如竺神願供其齒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太

印初講師畫像贊

印初講師名海正俗姓楊氏嘉定嚆水人兒時搏土作佛翹勤禮拜九歲出家太倉州隆福寺披薙後聽法雪浪大師博訪明宗紹覺及瞽法師三濟受具戒報國恩和尚隨侍兩湖補處說法爲人樸誠不妄笑語雖爲座主不廢參究見近時盲禪妄施棒喝輒歎息曰佛祖單傳一宗于鍼鋒相對時提撕性靈免墮識障今于最上乘尚未有得輒浪談最上乘引狂欺愚斷人慧命尚可虛其毒焰乎四登大座開演法華楞嚴圓覺金剛諸經教人真參實證單提念佛絕口

不及宗下事律儀精嚴四象歛服莊嚴道場開湧
現利生度厄勞漉幽沉現夢示通機應側出人問之
歎曰此幻夢中事耳世壽六十示疾決旬誦涅槃經
怡然而逝臨終囑其徒勿僭稱禪律師勿濫稱法師
佛法中有一人能竊爲一人說法華經卽如來使稱
講師可也又曰勿多乞志傳虞山學士具正法服請
一言證明足矣今年師之孫鑑若攜畫像以遺言請
余合十槃談敬效祇夜神說偈以贊曰

我聞佛妙法譬如如意珠藏于龍王宮婆伽陀頭上
菩薩求此珠濟度于衆生因依海導師望風斷七鎖

朱齊有學集

卷四十二

七

攀緣棗林枝舩推命得濟行過金沙洲水深齊及咽
金山青蓮花毒蛇肆噬七日蛇毒歇行抵龍王城
毒龍互蟠結舉頭復交頸艱苦千萬死得造琉璃地
受龍七日供持珠還閻浮濟度恒沙衆因緣施教化
衆生求佛法如求大海藏三藏十二分甚深微妙法
龍王置頂髻不同衆寶珠半偈一句文無盡光明藏
積劫累因緣憶持及信受窮塵及海墨無能稱量者
諸邪惡慧師撥無掃教觀冬瓜匏子禪眯目妄印授
便說如來教是拭瘡疣紙正如病狂人病眼見狂華
塞屋摩尼珠何勞枉入海諸餘窮餓人業識同顛倒

搏沙弄泥土拱揖相敬重希有大寶珠撒手來施我
瞪目飯籬邊枵腹齊餓死良哉彼上人末法爲法將
誓發廣大心深入大法海圓覺光明海楞嚴清淨海
金剛般若海法華妙法海一一法海中寶珠都採集
當其求珠時深心歷塵刹何啻海導師龍宮七往反
既得是珠已珠只在頭上正如龍首寶飛官還此方
說法四大座自照兼照人一朝熙怡去安坐向寶所
師非凡座主末法大海師能導大海衆同採龍藏寶
我承師記前說偈爲證明熾然日藏珠照此光明句

潮音尼畫像贊

朱齊有學集

卷四十二

三

涅槃云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卽名丈夫又云若人不
知是佛性者我說是等名爲女人若有女人能知自
身定有佛性當知是等卽是男子今潮音尼專修淨
土一心念佛端然坐脫非真知自身定有佛性以念
佛念法界一性而能然乎華嚴云行能顯示七丈夫
道具足諸佛善丈夫種此世界一切男女惟此尼爲
然聚沙居士瞻禮畫像而說偈曰

宋有善女人嘗熟陶氏媼夢授彌陀經覺已卽成誦
誦時經卷上舍利迸成合又現彌陀像湧立經函上
依是光明相接引而往生明有善女人金氏亦寡母

二子皆苾芻身爲阿梨夷長年持木叉不異學法女
六時專念佛猶如子憶母示病坐脫去刻定亥末時
後後五百年有是二女人皆在海虞城踰一繕那地
而彼諸男女沒溺生死海不知自性佛喪失丈夫相
我觀潮音師具足相莊嚴慈容愍衆生還如母憶子
我以宿緣熟隨喜獲諦觀合掌作伽陀普告丈夫女

自題小贊

法堂清衆雲衣翩翩供來西國花雨諸天叟何爲者
不禪不玄獨立傲然負苓拾穗而支離樓臂于其間
相其眉毛抖擻衣袂悉牽殆將芒鞋露肘柳樨橫肩

歷百城之烟水而見德雲于別峰之顛

偈

法書華嚴經偈

海虞城中有善男子孫氏名魯發願敬書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踰年告成那羅延窟弟

子蒙叟錢謙益忻逢勝緣焚香繕閣合掌頂禮而

爲說伽陀以讚歎曰

華嚴三部經中王小本龍宮流震旦諸佛密藏如來
海勝妙威德不思議盪水蟲蟻得上昇蒙光地獄登
十地見聞隨喜及受持方便疾得菩提分縱令聞法

不生信食少金剛成智種而况殊勝猛利力發廣大
心信大法齋戒洮讀書此經八十一卷悉成就當知
是人無量劫夙種無量善根海承事微塵諸利佛生
如來家爲佛子歷劫信解常內熏處生死輪而不昧
故於此經現宿因驀然荳子灰中爆當知是人于是
經七處九會皆有緣摩竭提國蘭若中夜摩天宮兜
率院普光明殿三法會常隨大衆共圍繞百千妙頌
一切法雲臺寶網互演說往昔飽聞圓頓義雲興瓶
瀉無不了却來人世宛憶習猶如信宿夢中事故于
稠林迷覆中教海波瀾忽湧現四十軸經如一軸白

又書華嚴經

卷四十二

三

淨金色無垢染一點一畫咸歷然文殊智海啓發故
一一軸中百千偈圓融行布悉具足點點畫畫偏含
攝普賢行海照了故一字一畫不爲少微塵數偈亦
無餘毘盧樓閣彈指開映現行間點墨裏善財求法
精進海主伴重重無量故我遊武陵見法寶雪菴頭
陀所繕寫泥金銀末蠅頭書微茫蠕動若行蟻篝燈
諦視字發光畫正芒寒射目界昔聞長者製新論白
光如燭出珠齒頭陀寫經清淨眼清涼如月映指掌
當其含毫運肘時羅網交光亦如是我啓珠函得藏
弄如窮子獲玉寶印隨喜又得瞻此經優曇鉢花敷

希有海虞城中熱惱國不動報宅爲道場華藏世界
二十重自他不隔一毫際我雖凡夫具大心付囑未
與餘衆等福城東際塔廟前南遊百城在烟水讚歎
功德文句身亦是一微塵中事文句不有功德無大
香水海流出故

書白法老人洒病十偈

白法老人以何因緣而示微疾以諸衆生身坐無明
住地惑業苦三如惡義聚以是苦樹發生苦芽以是
苦芽結成苦果所謂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等老
人慈愍衆生現諸病相示同衆生欠伸罷倦示語世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二

三

間不可樂事如畢陵伽婆蹉毒刺傷足如舍利佛坐
禪頭痛卽以微病而爲說法老人旣示病已以何因
緣而得病愈以衆生無明煩惱中具有真清淨身遠
離毒業如雪山藥味能愈諸疾旣無苦樹芽于何有
旣無苦芽果于何有所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
則老死滅等老人示同衆生觀病愈相身心輕安離
睡眠蓋嘖呻熙怡如從定起如淨名爲衆生病示同
病相衆生病已我病亦愈旣以病愈而爲說法病旣
愈已作洒病十偈粘壁示微聚沙居士多病多惱憎
瘡潦倒不知治療偶謁老人傳誦此偈如錚刮目如

水洗背泚然汗下霍然良已信筆信口奉和二偈以
博老人一笑偈曰

不講多羅不上堂新醫寧用古時方木人解語難酬
答石女生兒任主張菩薩自應常禮拜老僧那得下
禪床無端丈室支頭臥問疾多人起難妨 寂寂西
齋晝掩堂但應除病不除方生華牙象非渲染蝕木
春虫費紙張依彼大千爲席舍借他四大作繩床嘿
然一叟無言說止水微波有底妨

頌

書西方十六妙觀圖頌有序

生賢有學集卷四十二

三

歲在辛丑太原奉常卿烟客先生春秋七十奉常身
藉高華心栖禪寂嘗授西方十六觀門於聞谷印公
深知其要妙于斯世之燕喜壽豈稱千金而奉萬年
者不啻條風之過耳也顧獨以五世韓相七葉漢貂
白首耆艾忠君愛國有未能舍然者余竊謂西方極
樂國土之觀與吾人忠君愛國之心同此心也同此
觀也清淨以證果憑十念而往生忠孝以植因卽六
塵爲淨域其歸一而已矣妙喜言余雖學佛者然忠
君愛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妙喜常閱華嚴八地
文洞徹央崛因緣彼豈謂滛和涉有與心觀有異相

哉從孫遊鄴歸持西方十六觀書冊爲余壽時容觀相金碧交光蓋趙落居敬堂物也謹以獻於奉常以無量壽佛觀門當賢掌千儀之祝乃合爪作禮而說頌曰

西土升沉三毒增長大慈悲愍攝歸安養十六妙門交絡觀網白毫放光懸鼓送相其一諸佛淨土有實

有權亦有十地寄位諸天此東震旦化境在焉飛輪御世垂三百年其二明明我祖手握金鏡非非想天

彈指出定十日既摧九嬰斯淨維尊象貴稽顙歸命其三我作日觀觀日天子身光金華照徹蒙汜空桑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五

扶木柱三百里沐浴甘淵交會而起其四作觀維何

慈河以東日初出曜映彼月邦蓮華剎種名蕊香幢鴻朗世界依止其中其五地成金剛水作琉璃禁苑

瓊樹龍河寶池樓閣慈龍觚稜思華蓋羽葆幢幡參差其六正觀維何光觀華座紗蓮爲網龍象負荷

人王首出寄報佛坐垂垂主伴謁謁臣佐其七諦觀法身慈雲慧日聖子神孫灌頂受職上中下生寶手

提掖浩劫茫茫永懷何極其八人亦有言土無妙粗不出欲界而見淨居忠臣孝子橫截三塗按指之喻

豈不然乎其九惟茲畫圖出自冊府金容凝眸光幢

翔舞曼陀不落迦陵欲語劫火洞然神所藏弄其十其維哲人莊嚴供養然燈散花精勤回向風吹寶葉

錫山高氏白華孝感頌并序

吳門袁生重其來告我曰錫山高太君李氏儀法茂

著精修淨土無疾考終其子學憲彙旃哀慟毀瘠念

無以報母恩長跪柩前誦妙法蓮華經兩膝著地聲

淚迸咽越三虞庭中枯蘭忽抽白華一叢一莖三花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三六

瑩如刻玉是聞隨喜靡不歎異不知此何祥也敢以質諸夫子余聞之吾尼父稱述先王至德要道曰行

在孝經此儒言也佛說大報恩經有人右肩持父左

肩持母經歷千年便和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此

佛言也人言釋氏盛談報應祇爲夸誕不聞尼父孝

經既成齋戒告北斗赤虹自天降爲黃玉刻文顯告

備之徵乎不聞古之孝子花木連理旌門表闕史不

一書者乎以高子之純孝天表之應應以白花生則

佛法世界函蓋相應而尼父釋尊異口同贊者也以

世法言之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爲女子之祥其吐花

也表太君之芬芳令儀也蘭茁其芽羅生庭砌表夫
人之有美子也白華之詩紫趺朱萼象孝子之潔白
今蘭之色白純表潔白之尤也一莖三花表三子皆
白華之子也以佛法言之所誦之經爲妙蓮花所感
之瑞爲蘭花蘭生土中瑩如玉雪猶妙蓮華出於淤泥
亭亭不染也蘭枯於冬爲報身之捨穢蘭榮于春
爲化身之趣淨猶蓮華之九品標名開合殊而榮枯
異也太君現善女人身蓮華胎中花開受生或由中
而有身仗佛力法力助緣往生以是華徵之可無疑
也高子之感斯瑞也又有二因焉一者世間孝子但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三

知榮名利養生事死哀世緣深重業果牽率多生父
母眷屬積骨如須彌山積淚如大海水沉沒生死洄
淵不克自出高子當沉痛荒迷肝腸崩潰乃能皈命
法王捧持妙典下佛種子身田殘壞之中抽法芽于
火宅焚燒之內以念母因緣轉而念佛念法其自利
最勝此一因也二者末法士大夫少知歸心佛門輒
眩惑于邪師魔民影掠宗門抹撥經教種種邪因背
違正果高子持誦契經獲斯靈感使末法中人信知
金口所說龍宮所藏是菩提寶根是金剛寶藏一字
染神萬劫不壞以念母因緣再轉而破魔網樹法幢

其利他最勝此又一因也是二因緣皆從念母而起
積劫之淨因與宿生之善根在愛別離苦中種子逼
現是母是子豈非優曇鉢花五濁惡世甚難希有者
乎余故曰世出世間孝子之思報父母者咸堂以高
子爲法雖然袁生有節母年七十矣世間文字多于
海沙日夜營求卷軸以旌其親不如一言半偈同向
報恩者之爲得也余旣叙高子之孝感并爲袁生告
焉遂做伽陀孤起而說偈曰

稽首妙蓮華諸佛所宣說若能爲人說乃至竊一句
卽是如來遣告報于異生共宿摩其頂法利無量數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二

三

而况有孝子跪誦以報母晝夜六時中持誦準漏刻
雙趺印入地血淚漬成穴經聲哀痛聲上達夜摩天
諸天相傳報贊嘆未曾有乃遣主林神示現庭中花
一叢而三莖晶瑩如玉雪發生彫枯叢尤爲奇特事
我聞諸供養花爲最勝妙弄花生諸天胎花生淨土
今于庭砌內燦此潔白花表是母與子皆捨垢染故
我聞妙蓮華一華具一切十大千世界微塵數蓮華
重重作主伴以爲其眷屬又以一蓮花攝入一切花
多花及餘花一一成伴義故知此蘭花卽是妙蓮華
皆是蓮眷屬隨機而出現如是淨妙華開演戒定慧

方便爲枝幹六度爲繁密無漏法樹林何憂不增長
佛說孝順果等補處菩薩以是十方佛咸重四恩故
哀哀孝子心供養生身佛卽名供養佛佛心隨順故
孝心卽身花果花無有二心花開敷時蓮華與俱故
我願十方界一切諸衆生咸思報佛恩普願爲孝子
孝子同佛心諸佛所加被十方諸孝子卽是微塵佛

送性恒比丘尼歸窆靈墟頌

天台天封寺往昔歸靈墟是智者大師第五思修處
大師于此處晏坐疏澀槃不起于繩床而應人天供
禦漢及華頂次第成寶林堂宇彌山谷法雲互菴露

佛身有身身

卷四十二

三

陳隋迄有宋歸然大道場雖易天封名智者院不改
有明萬曆中佛日方中天此寺應運興華構倍于昔
哀哉崇禎年洞然遭劫火寶地成灰塲龍象無餘燼
有一比丘尼張氏名性恒剃染來金陵普願爲興復
堅修頭陀行一麻復一麥誓以此身命迴向僧伽藍
若行五六載地行夜叉知乃至夜摩天分分相傳報
人天咸感悅錢刀響然臻梵刹黃金容僧寮經藏閣
如移四天堂又如地涌出霓旛騰空颺鐘魚六時響
山家諸教典重理空假中智者如振錫案行降佛龍
三災小劫起最後爲刀兵山中草樹林一一化兵仗

寶樹琉璃地簾戒復震吼如彼摩質多搖動須彌山
爾時比丘尼涕泣誓佛前願捨一報身殉佛殉菴廟
山門一莖草牢固等丘山斷臂截兩足藕節墮地上
佛聲觀音聲涕淚悲泣聲如是諸音聲聞者毛髮豎
刀劍欲斷壞箭射還自向咆哮羣虎狼回嗔生歡喜
以是因緣故天封得無恙香雲吉祥雲擁護未曾有
刀尖劍鋒上一坐六七年兵火卽禪觀彈指才出定
兵荒饑饉故供養四種故執持應量器分衛走吳越
寒熱苦煎惱坏瓶當損壞示寂拈花菴端坐而長逝
生爲靈墟尼死作靈墟土遺言告徒衆骸骨歸于此

佛身有身身

卷四十二

三

我觀後後世正法漸冥晦魔民坐道場取次多魔女
影掠口頭禪渾身坐漆桶自稱大和尚高座受禮拜
諸餘摩鄧種婆娑美唇舌前座及書記招搖滿路衢
各各刻語錄撰述標支那各各拖拄杖一棒兼一喝
而彼魔民者證明爲導師付以孢子印分座誑聾瞽
昔者大愛道請佛求出家三請而不許徒跣門外泣
阿難爲堅請正法滅五百及乎結集時猶憾突吉羅
如來法海水豈獨女無分後後五百年佛智炤及故
如是比丘尼能修真實行不依莽蕩空撥棄有爲法
能于劫火中護持佛法僧豈無聲聞尼一聲而獨跳

佛度比丘尼不越八敬法譬如堤塘水勿令得漏失
我愍末法中魔女決堤防如人七尺身失脚蕩海水
是故說伽陀讚歎於彼尼四衆普應知我師如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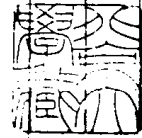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二終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三

雜著一

申包胥論



句踐之謀吳也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子女玉帛以賓服焉而求以報吳吳于楚則仇讎也齊則勝之艾陵晉則長之黃池彼三國者旦夕剝膚刻骨惟恐越之不渡吳之不亡也有入于此奮一臂以號于衆曰莫予敵一壯士徂伏以致死三四壯士袖老拳以擬其後而彼不知也夫安得而不亡朕吾謂三國之謀吳也楚爲甚而申包胥其謀主也何以明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三

一

不題本

之吳語曰夫差還自黃池越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夫越方戒師伐吳舉國戒嚴而楚使之聘問刻期而至包胥大國之使也方布幣陳詞執玉將命而句踐勿遽以伐吳爲問輸國情以固請此其有成言豫戒聞師期而來聘居可知也蓋包胥自復楚以來無日不以報吳爲事其使于越則行人之職也申公巫臣之謀楚也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闔廬之謀楚也使伍員爲行人包胥之使職專以謀吳爲事又居可知也楚使未行越必先有告師期者矣包胥至恐其需忍後時也立談而斷割焉猶范蠡之云救

火追亡蹶而趨之者也包胥斷疑以發大討句踐歛諾乃召五大夫而告焉曰吾問于王孫包胥旣命孤矣以肆餘之越圖報強吳一不勝則社稷宗廟殘爲平原欲身親爲前馬不可得矣而取決于包胥之一言曰包胥命孤何其倚之重信之勇也謂吳之亡不亡于包胥也其可乎嗚呼重趼之赴倚牆之哭忠誠慘烈泣鬼神而動金石越之君臣視其人猶天人也聽其言猶神告也亡吳伯越轉關候于唇齒之間固其所也傳稱楚復之後包胥逃賞逃賞而不辭使者彼固有所爲也向者與申胥約固曰我必復楚吳亡而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三

二

復楚之志始遂安知其他日不如范蠡輕舟五湖仙去不死而史不及載乎若夫申胥之志信于楚誦于吳扶目吳門而坐視包胥之沼吳也于是乎憤盈憑怒自統波濤前胥後種簸蕩楚越歷千載而終不衰止嗚呼其尤可傷也哉

四皓論

錢子曰四皓非隱者也子房之招四皓其跡甚奇其局甚平甚正讀史者酌時勢通事變朕後可以覈寔而論也何以明之高祖非晉獻公也戚夫人非驪姬也高祖灼知呂后橫恣惠帝庸懷身歿之後必有稱

制易姓之舉及我在也而決癰潰快于一割可以坐銷炎漢廟社叱鳴雉鴟之禍何憚而不爲狀而事勢固有必不可者高祖豁達大度控御疎濶今老矣其精氣已銷亡于望歸之曲翹袖折股之舞呂后陰賊堅悍厚自封殖舞陽辟陽之徒死黨盤互高帝猝有舉動以瑕攻堅以暮氣乘朝氣其勢將不勝卽僂勝之而天下未附中外搢帑而起弱后稚主終無磐石之固劉氏之危無日矣此之事勢較朕明白諸臣雖引古效爭智不及此子房則知之矣而不敢訟言出口良恐事端宜露張觸高帝之機牙冒昧一發禍收齋有學集卷四十三

曰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何其諫之強語之刼也當其時高帝遲暮孤立呂氏盤根強固國勢危艱慮有微風動搖四人奮袂抵掌落落數語固有以發其肩鐻控其頤頤矣高帝安得而不驚安得而不寤又安得而不聽彼四人者槁項黃馘龍鍾暮齒曾不足當一毛片葉以滅秦蹙項溺冠謾罵之雄主一旦拱手誣諉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又側目而送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高帝卽病困老詩寧渠至是誠有以移其心奪其命也語戚夫人曰呂氏眞而主矣老謀壯事照朕道盡無可如何矣醉則擁趙瑟而歌倦則枕宦者而臥百年魂魄徬徨牢落寄末命于安劉必勃之一語斯亦可哀已矣太史公曰上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子房諫阻廢立之深謀不能自遂而借力于四人之口語高帝不易太子之心事不欲暴著而詭詞于四人之羽翼太史公妙于敘事平直鋪列阡陌條狀而不爲撻扶其所以吾固曰四皓非隱者也讀史者心窺目短不能酌時勢通事變驚怖其疑神疑鬼而妄爲之詞則世之愚儒也斯人也目論耳食但曉一孔往往掉書囊搥筆管取次而謀人

之國家嗚呼難矣哉

顏延年論

沙門慧琳得幸文帝恭預權要每升獨榻顏延年御前批言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慧琳席人主之寵權傾一時延年片言挫辱帝爲變色而不少動斯可謂氣蓋當世矣吾謂延年之斥慧琳淺有所以慧琳著均聖論貶裁佛教何承天著達性論黨比激揚延年檢駁往復辭而問之文帝紬于正論釐以延年爲是而不能無惑志于慧琳琳既得志朝右從風邪焰益張矣延年不復與諍論唱言刑餘以屈辱之明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三

五

挫黑衣之鋒而闇摧白法之幟正言若倒正其彈駁衡陽之本意耳此一言也于世法未免逆行在佛法則爲金剛折敗羅杵慧琳已頭破八分矣時論謂延年之放達不與獨榻之榮綴琳而斥之傳奕則取其毀辱沙門居高識廢除之列彼兩人者皆不足道也宣律師則曰顏公通佛褒讚極多刑餘之言一時之貶耳不察其詭詞激論護法之深心而趣舉其生平通佛解脫于謗僧毀法之條僅免與慧琳同科議辟是豈知延年者哉余讀弘明二集推明遠公抗論枝柱恒玄與延年抨擊慧琳二案皆祐宣二公所未發

者古德立論專主于尊三寶扶末泐若老吏三尺不容有隻字出入若夫受佛付囑住濟通濟守正示權攝持互用則儒者方隅之見或于義門教網之中側出而旁通焉安知兩公常寂光中不爲熙恬微笑耶

釋迦方志辨

元儒有吳萊立夫者援据班氏漢書扶擿宣律師釋迦方志與前史不合而陰肆其排佛之詞其言可謂辨矣余撮略其要大端有二一則曰塞王卽釋種也與烏孫大月氏俱祁連天山間小國匈奴攻大月氏大月氏西破塞王居其地而塞王南君罽賓釋種分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三

六

散故烏孫氏有塞種大月氏種而休循捐篤國絕小本故塞種捐篤卽身毒天竺之別名也萊之意謂身毒爲蔥嶺西小國釋種分散遷徙不常不若方誌所云中土大國也以前史覆考之前書曰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休循捐篤之屬皆塞種也後書曰從月支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犍起國皆身毒之地別城數百別國數十俱以身毒爲名故知休循捐篤皆在別城別國之列而萊以氏所逐南君罽賓屬今北印度地杜欽曰縣度之阨非罽賓之所能越故史又云塞王南越縣度也罽賓大國也而塞

王君之安得與休循捐毒俱爲葱嶺西之小國乎大月氏據大夏後分五部翎侯旣而五翎侯併爲一悉有罽賓之地復滅天竺則天竺罽賓在縣度之外非休循捐毒審矣萊之所以沒而不書也二則曰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而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西至大夏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可數千里而張騫度去蜀不遠其寔則一國也萊之意謂身毒在大夏東南賈人虛張里數至于數千以誇漢使耳不若方誌中所云中天竺至震旦五萬八千里也若朕則休循治葱嶺西去長安萬二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三

七

千二百一十里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捐篤在疏勒南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去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出玉門過鐵關可以計日而至于何以張騫建議之後問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而終莫得通乎中印度之境西域記所載凡歷二十九國萊據張騫傳中語以臆斷之曰一國而已彼所歷二十九國者皆鬼國乎所遇之人國王則戒曰大德則戒賢輩皆眩入乎所得經論二十疋馬負而至者皆蟲書鳥言乎漢建元之世成光子從鳥鼠山窮于達覲定其道里曰中天竺四至之地各五萬八千里何

承天通曉歷術而沙門惠嚴圭影指天竺爲天地之中承天卒無以抗此亦萊之所訶僧徒自爲之說者乎要而言之漢史之所載者張騫甘英兩家之記錄而已張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身毒之近蜀以邛竹蜀布意之窮河源而惡覩崑崙太史公已致譏矣甘英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法顯智猛度梯飛經過辛頭河九譯所記皆曰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元魏之遣黃琬隋之遣裴矩圖志存錄往往得之傍國傳聞而史又云事多亡失神僧開士往返月邦顯法師創開荒塗英法師中開正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三

八

路國土道路瞭朕指掌王溥之會要劉昫之舊書掌故具在方誌之作不徵信于茲而誰徵誰信乎以宣律師之精嚴戒律行道則天人捧足序經則羣天交報而疑其掇拾綺語鋪張釋門亦淺之乎知律師也共數稱引塞王破走釋種分散良欲料揀范丈玉燭和氣靈勝降集之文耳育王造塔在周厲王之時冒頓構兵在秦二世之後代祀綿遠迥不相及劫運推遷三災奄及世尊未涅槃時已有流離滅釋之禍矣戒日未立及其既崩印度荒亂兵戈不息三界無安匪佛之咎今將指崑崙以沒義軒覲羿浞而掩虞夏

亦可謂之愚也已矣自古魔民惡子謗佛侮法莫毒于梁之荀濟誣以三苗之裔斥爲允姓之奸要以釋種二字爲口寔謂允卽塞塞卽釋其寔一也濟不知往古諸佛出興諸族種姓釋姓第一最貴而妄舉爲訾警之詞猥大國狗口不擇言逃梁亂魏自取燒灼不足道也萊爲宋景濂之師所謂淵穎先生也割剝章句標榜儒術扳附韓歐之後塵而不自知爲荀濟之醜類嗚呼其可歎也哉

釋迦方誌續辨

余讀釋迦方誌後序憤作者之邪說奮筆而爲之辨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三

九

旣而攷班范二書及晉宋以後西域諸傳彼此舛忤誠有難于通會者如前書所載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又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大夏分其國爲五翎侯貴霜滅四翎侯復滅罽賓天竺而盡有其國月氏自是最爲富盛萊之援据以臆挾方志者以爲塞王本與烏孫大月氏俱祁連燉煌間小國塞王旣南君罽賓復爲大月氏所滅漢史記錄信而有徵則方誌誠誕謾不可知矣審如是也塞王南走之後初徙而月氏居其地再徙而月氏滅其國身毒罽賓皆無遺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三

十

種獨有大月氏耳摩騰法蘭傳教東來者應從大月氏來不應又從天竺來也法顯智猛之徒求經西邁者亦應但往大月氏不應復往天竺也魏史載西域二十國何以月氏罽賓居狀並列梁史載中天竺佛道所興國去大月氏西南數千里漢時羈屬月支左右迦維舍衛葉波十六大國咸尊奉之以爲天地之中者彼又何國土邪蓋嘗上下諸史鈎稽而叅伍之始知萊之所以誤者以其不推原塞種之從來志在毀佛喜于得間以騰疑而未晰班書之本末也顏師古曰釋塞聲相近本一姓也今按釋種者卽刹利帝王種也釋姓最貴族屬繁盛中天竺王奕世君臨居四天竺之會其散而之四方者王曰塞王民曰塞種故大月氏徙西臣大夏烏孫昆莫之居烏孫氏遂有塞種大月氏種而休循捐篤二國在葱嶺西者皆本故塞種也曰本故塞種則其非故塞國可知也由此言之則塞王在祁連燉煌之間與烏孫月氏俱爲小國一再遷徙而爲大月氏所滅者或休循捐篤之塞種而非中印度之釋王也塞王遠徙越縣度而居罽賓罽賓者印度之境也酈氏水經注曰河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又逕雞兜國地地接休循國西南

去屬賓三百四十里壤地相接故塞王得而居之也
魏書西域傳曰大月氏國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西
徙都薄羅城其王寄多羅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
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曰南侵北天竺卽大
月氏之所滅者爲北印度明矣漢書但言天竺者其詞
略也魏書又記休密雙靡五侯國俱在莎車西與大
月氏相接近而大月氏王爲匈奴所逐令其子守富
樓沙城號小月氏其先居西平張掖之間此皆與班
書符合者也西域記曰流離王誅釋時釋種四大興
兵拒寇被逐遠放北趣雪山一爲烏伏那國王一爲
牧齊有學集

卷中

七

梵衍那國王一爲呾摩咀羅國王一爲商彌國王奕
世傳業聖胤不絕由此推之釋種之散而爲王者多
矣烏孫月支間之塞王豈非此四王之比乎康居國
舊居祁連北昭武城爲匈奴所破西踰葱嶺枝庶分
王世稱九姓皆氏昭武昭武佛號也以昭武爲姓示
不忘本皆塞種也由此推之烏菴之四王康國之九
姓皆釋國也安得拘局一隅依博望鑿空之談而證
天竺大夏爲一國乎利利貴種分條布葉降而爲粟
散小王則有之矣今謂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
爲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循枝而忘其本不已左

乎史稱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而月氏固未嘗
滅也屬賓天竺雖爲月氏所併安知其後不他徙不再
振而史失之乎爲萊之說者必有葱嶺以東祁連張掖
間之塞國而不知有縣度以南香山殘伽之塞國知有
南君屬賓並烏孫遷徙之塞王而不知有奕世刹利月
支所不能侵之塞王此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今以
元魏以後諸史叅合兩漢則知塞王南徙塞種分散皆
冒頓破月氏後構怨遷國之事塞王南君屬賓則兵及
北印度矣于餘四印度無與也兩漢所記本末未嘗與
諸史抵牾張騫創通大宛甘英遠歷條支詳於西域而

卷中

卷中

七

略于印度理固然也元魏之世黃琬宋雲皆不至天竺
隋裴矩通西域獨天竺拂林不至貞觀武德之間裴法
師杖錫孤征王玄策持節定亂道里翔實掌故司存于
是乎四王區分五天綦布月邦日出如堂適庭今之讀
方誌者掇拾舊聞不加考索而詆譏爲誕爲怪爲僧徒
之駕說豈不諄哉釋種之論創始於荀濟而宋程大
昌陰和之程大昌雍錄祭天金人考云葱嶺之西餘國冠胎武爲姓者皆釋種也萊又
從而證明之佛生西國而濟謂舜窠三苗於四裔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者塞種所出也佛言覺者而濟謂
佛者戾也一名爲勃勃者亂也翻攪華戎混殺漢梵

鐵門破胡釋之限金河倒魔佛之宮毒流蔓衍寔繁
有徒侮聖非訟祇邪代作豈但浮屠諱表比丘夷孔
而已哉程敏收引曲禮賦鳥者佛其首謂振轉其首
肩佛通救其失也曲解佛字矯亂唐梵亦何異
于荷濟子宋人謂南無居南方而脫拜亦此類也
論謗佛總以無間結罪荷濟之惡獠牙抵觸破壞儀
軌其播惡範戾後儒之更詞曷鼠耳仰依附文理其種
毒隱苟不力爲之辨將使東震旦地咸化爲彌戾車
而焚燒佛性之闡提充塞于斯世嗚呼豈得已哉壬寅

冬月
慈山大師託生辯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三

湖南嶺愚衡公作曹溪中興慈大師傳盛談靈異宿
生爲陳亞仙歿後應現爲蕭公子諸方頗疑其誕天
童木陳恣公見聞雜記云大師託生桐鄉爲顏司理
俊彥少兒三歲不語一日呼其父名曰汝我前身弟
子也司理登第授官廣州皆先知之病痘不起召魏
學使浣初至榻前執手道故囑撰銘證明末後事余
讀而心訝之學使余里人也大師東游未嘗握衣禮
足安得有執手道故之事司理屏居石門馳書往詢
其詳遂以崇禎二年七月南華僧智融本昂申報文
牒及塔記石本寄余僧牒曰二公子示現童真于昔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三

四

薩家能令眷屬割世間恩愛作茶毘佛事火浴後頂
齒不壞舍利無數大者如彈丸小者如菽色如白瑪
瑙扣之鏗然有聲海眾共觀歎異以是月二日酉時
安厝靈骨建塔于先大師塔院之左至人出生入死
遊戲自在豈先大師遺蛻返匡山現此金鎖還鎮祖
庭抑亦山中耆年宿乘願力來住此道場耶塔記則
曰顏氏子名祉小字虎子生于天啓六年丙寅二月
寔大師示寂後三年生四歲而殤司理之官日虎子
私語家人吾乘便得往曹溪矣以此言證知大師再
來若恣公所載呼名敘昔云云則未之前聞也司理
父子家業歸心信根牢固生生居士嘗夢護法伽藍
神趣迎賓頭盧越翼日大師至止慈容法相宛如昔
夢司理爲書生大師摩頂記荊比爲廣理申明大師
規約復其侵田虎子以信心入胎自求父母良非偶
狀也童真示現各有所表吳粵往來表法界一地故
痘疹發香表染淨一如故靈骨不損表靈相具足故
四歲夭折表已入鳩摩羅地故歸骨塔院表依止大
人故此則積劫熏修彈指幻化不可以思維測度也
若以是因緣證成爲大師再來則竊謂不狀何也古
來佛祖應化八胎人天轉輪事非聊爾哉扣再世遵

浣衣以寄生宣老六年仗白雲而勘辨莫不付囑相
應機感歷朕而今無是也吸引緣熟啐啄時同雙峰
之香烟猶指五乳之眞身有歸吾謂是子也多生此
世必入大師室著大師衣受大師戒遣來作使告報
異生卽事微理無可疑者嗚呼我大師人天之師未
法中第一龍象也未後轉輪法門一大事因緣也僧
徒無識縈心香火指法城爲首丘認寶坊爲華表章
句小儒眼如針孔影掠李源圓澤身前身後剎語緇
白郵傳寐言夢斷海形牛跡不已遶乎俗語不寔流
爲丹臺吾思後之脩僧史撰佛錄者採獵異聞而訛濫
牧齋有學集卷四一三 五

正信也既屬恣公門人告于其師請爲刊正而又書
其說詒南華僧饒諸塔院昭示後人俾勿惑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四

雜著二

首楞二十五圓通揀法解

通曰楞嚴會上文殊親奉佛勅選擇圓通法門進退揀收迄今未有定義良以寔無優劣如來之慈旨圓融承佛威神文殊之選擇諦審單言揀卽優劣之相歷朕單言收則選擇之文何據孤山圓師橫分利鈍尅定勝劣吳興岳師非之謂諸聖所得圓通本根非此土當根乃爲所揀山家竹菴觀師扶其義曰寔無優劣會同諸聖彰通義也誰當其根從土順機彰別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一

金匱山房定本

義也既云入道皆通則根土一切融通復云何別若云順土各別則人法一向違背復云何通今置通義且明順土謂觀音獨順此土之根而諸聖咸不順者此義何居諸聖所居之土在娑婆耶不在娑婆耶如不順此方之土則此方諸聖有言娑婆世界草木金石者有言于此界中有佛出世者此委屬何方之土諸聖所順之根在此土耶抑在他土耶如不順此土之根則他方世界有以佛光明薈樹作佛事者乃至有以香飯等作佛事者將別順何方之根此觀自在乃他方來游之菩薩不應此方諸聖偏違教體如諸聖

所承事威音王日月燈諸佛是往娑婆之教主不應多生修習重捨宿因是則順土一解牒而責之有無窮過也誦文之師依語生解顛預籠統義居兩楹此揀彼收那有文明卽揀卽收都無誠證斯所謂張網貯風織空爲縷者矣竊謂選擇正義不出揀收二法直須對決分明然後遮表無惑傷文自初心入三昧乃至云何獲圓通等此全揀也自我今白世尊已下偈文有六句此全收也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二句此正揀正收也何言乎全揀也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故揀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故揀乃至衆生迷本明循聲故流轉故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二

揀何言乎全收也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故收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故收自餘諸方便皆是佛威神故收卽事捨塵勞非是長生學淺深同說法故收觀音固獨順此方之根諸聖亦未嘗不順此方之土以言乎一門圓照卽十八界齊收以言乎迷本循聲則耳門亦揀今謂此之所揀卽彼之所收一法界中誰揀誰收作此差別也何言乎正揀正收也偈云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以一娑婆世界是釋迦一佛國土住此說法度生故以此世界衆生樂小法剛彊難化又耳根偏利佛用軟善剛彊難說三語以清淨音聞而調伏故故曰

聲論獨宣明所謂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也偈云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此娑婆國土釋迦爲法王觀音爲淨聖二十四聖爲眷屬同居忍土並領金言無一門不宣聲論無一法不歸教體此二句文勢緊蹐上十八界中云何獲圓通而來故曰正揀尅而論之正在觀音傍參餘聖凡取三摩提未有不以聞中入者故曰正收也以從塵入言之揀如于佛音聲悟明四諦此以音聲爲教體也從初得解聲徹梵天空神傳唱此其證也若優波尼沙陀若香嚴童子若藥王藥上皆言如來教我亦言如來印我此亦聞中入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三

也跋婆羅于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摩訶迦葉于日月燈佛聞法脩學此亦聞中入也以從根入言之阿那律陀聞訶失明佛示照明三昧得半頭天眼非關眼觀也周利槃特半偈遺忘誦帚開悟豁朕漏盡非關鼻觀也憍梵鉢提牛呬异舌如來示一味心地法門滅心入定非關舌觀也畢陵迦婆蹉純覺遺身因于數聞如來說苦空法門非但由觀身也須菩提入寶明空海因于如來發性覺真空非但由觀意也此六人者亦皆由聞中入也以從識入言之舍利弗聞迦葉波宣說因緣悟心無際從佛口生非聞中人而何

普賢菩薩用心聞分別衆生知見我說本因心聞發明非聞中入而何孫陀羅難陀心常散亂世尊教我觀鼻端白非聞中入而何富樓那辯才無碍宣說苦空實相以音聲輪助佛轉輪非聞中入而何優波離聞佛教戒廣說戒法結習律藏非聞中入而何大目連亦聞三迦葉宣說因緣心得通達神通第一非聞中入而何以從大性入言之持地菩薩初毗舍如來摩頂謂我當平心地今聞諸如來宣妙蓮華我先證明此于聞中證地性圓通也月光童子聞水天佛教脩習水觀得無生忍此于聞中入水觀三昧也火頭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四

金剛承事空王說多姪猛火教以徧觀諸佛呼召名爲火頭此于聞中入火光三昧也瑠璃光菩薩遇無量聲佛開示本覺妙明大千衆生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此于聞中證性空眞風也虛空藏菩薩於定光如來得無邊身純現虛空相以音聲答問說法此于聞中證性覺真空也彌勒菩薩以日月燈明佛教脩習唯心識定單傳十方唯識之宗娑婆國之聲論莫深于此大勢至菩薩以無量光佛教念佛三昧廣攝此土念佛之人娑婆國之教體莫弘于此如上諸聖與觀世音菩薩同發問慧齊證圓通一行三

昧無二無別狀而不能無揀者諸聖自以多根入道而觀音正以耳根入道諸聖各以多根分證耳門而觀音獨以一根圓證耳門淺深遲速由此旁分偏圓秘現因而側出所以示有一多各成方便也今此會上經文殊一番選擇于觀音則歎大寶圓于諸聖則開權顯實一色一香總歸三昧塵塵法法圓照一門以一根接諸根也亦以諸根接一根也以一機抽諸機也亦以諸機抽一機也以一聖表諸聖也亦以諸聖表一聖也十八界各啓一門而觀音爲一總門總門一開則門門洞達不以一門閉多門也十八界各懸一鏡而觀音爲大圓鏡圓鏡一照則鏡鏡交光不以一鏡遮多鏡也淨名中諸菩薩廣說不二法門蘇子瞻頌之曰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燄蒙所謂全揀全收者亦若是而已矣昔師以圓通揀法說楞嚴三關若揀根順土之解妨難盤互此闕之捷閉終不可得而破也不有曲說執資引山家諸師實惟良導後之君子勿以破厥罪焉

海印慈山大師科經總義或問

問曰楞嚴經文從初至二卷中無推破五蘊之明文慈山大師通議判七處徵心爲破色受二蘊下文以

夫破想行識三蘊古人未有議及者何也答曰如來出世俱爲救度繫縛五蘊沈溺生灰之衆生楞嚴一經乃對治五蘊之方藥也經初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所謂用諸妄想者卽五陰堅固虛明融通幽隱顛倒諸妄想也第三卷反覆推徵五陰六入等皆如來藏妙真如性第七卷詳辨陰魔正明五陰五濁超越次第經末結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一經始末脩因正果全歸五蘊寧有徵心辨見破妄顯真重重開示不以推破五蘊爲宗致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六

者邪大師科判乃如來說法切要之關鍵雖古人所未發實今人所未了無怪乎諸方卷舌而不談也朕大師議解出之悟後信筆發揮其中分支落節容有貼釋未盡處今以管闕之見疏通證明期不孤大師之智燈耳問曰經文辨魔先銷色陰次盡受陰今約徵心乃云兼破色受二蘊者何也答曰起信云推求五陰色之與心色者五蘊之首也心者四蘊之總也如來徵心先徵心目目卽色蘊心卽受蘊也以八識具相見二分最初見分搏取四大少分爲我根身迷此色身取爲內我色受三蘊正是執受所依之處今

推窮七處攀緣使心目二妄皆無所依卽破色蘊而受蘊兼破此多穴倒根之法也天親曰色法者識之所依所緣夫言所依所緣非受蘊領納而何論又曰從本始來色心不二傳大士曰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迷則兼迷破亦兼破故經云生因識有滅從色除曰從色除則破色蘊時不但破色蘊明矣問曰想行識三蘊大師逐節推破科判歷狀其義云何答曰大師云心卽妄想爲六識想蘊見乃八識見分爲七識行蘊八識見精爲根爲識蘊故心口二妄談盡五蘊八識以起信綱要印定經文此大師科經之關鍵也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七

今術覽大師科判參詳經文竊謂應以七徵了畢阿難白佛世尊放光乃至如是見性是心非眼爲第三破想蘊之文大師判從上至二卷如來說爲可應以世尊開五輪指誨救阿難乃至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爲主爲第四破行蘊之文大師判從二卷阿難承佛還乃至開示二種妄見爲第五破識蘊之文大師判答曰經文先示真妄二種根本言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以前七轉識名攀緣心故言識精元明能

生諸緣緣所遺者以第八阿賴耶爲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故論云名句文身熏習爲緣種種名言皆由于想故知攀緣能生皆想蘊功能也佛咄阿難此非汝心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乃至皆由執此生妄想設爲真實此破想蘊之明文也阿難重請三昧謂由二障所纏以分別俱生二見根識相依總屬妄想故佛以眼見燈光種種詰辨以結是眼非燈是心非眼正明見燈見眼皆是前塵虛妄相想所謂想念搖動妄情結成乃想蘊行相也上文心目二妄至是委破色受二蘊亦重結于此問曰次破行蘊云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八

何答曰行以遷流爲義念念不停初徵客義住名主人不住名客不住非行而何次徵塵義塵質搖動虛空寂朕搖動非行而何佛言以動爲身以動爲境乃至毘王自傷髮白面皺殆將不久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移漸至于此後經云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生髮長氣銷容皺日夜相代曾無覺悟此皆行蘊之明文也色裸妄想想相爲身聚搖內播趣外奔逸乃行蘊行相也復次又以寄宿旅亭喻遷流不住以掌亭不去顯妙明不還是故破行蘊之文齊此問曰次破識蘊云何答曰此中見精明元卽二根本中識

特元明八識之精元本自圓明者明暗通塞諸相正顯此識精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如來指定見量指示見源從日月官至七金山種種物像皆是八識現量清淨見精所囑將阿難于中推擇領取見性于是辨舒縮定方圓發明二種精見色空見見非見良以見精乃八識自體亦即是根本无明此所謂識蘊也以二種分別妄見證之山河國土卽梨耶識能見相分見病目青正屬元明能了根本无明見青無咎則五蘊實法不存八識全體洞照因緣自朕和合不和合了無覺後餘疑而五蘊皆爲如來藏矣如是乃爲破

牧齋有學集

卷四一四

九

識蘊如是而後爲破五蘊也問曰大師以五蘊八識爲所破之妄于色受二蘊破五識于想蘊破六識于行蘊破七識破識蘊滅第八識今但明五蘊不言分破五識等何也答曰五蘊色心開合不同開則色法惟一心法有四合之則唯一識蘊也敎家取五識等分配四蘊亦約略之談耳若指五屬受五由六而方生生起處同是一識五不定五也若指六屬想意識緣外境時必依末那爲染汙根六不定六也若指七屬行第七緣六帶八七無本位七不定七也若專指第八屬識蘊賴耶識起必二識相應識蘊不但第八

也永明言前五識及第八俱緣現量卽現前不生滅性六七二識落在比非二量卽念念常生滅故曰識在根籠猶鳥處羅識之與根乍出乍入啄一捨一不可執常境爲識境識爲境識如來說法當體相應如何執有一蘊能破一識分疆畫界尅定破立之法耶仁王般若云衆生識初一念識异木石于中生不可說不可說識成衆生色心根本色名色蓋心名識蓋想蓋受蓋行蓋蓋者陰覆爲用身名積聚以此文證舉識蘊則該五蘊矣除破識蘊別無破五蘊之法則此經除破五蘊亦別無破八識之文矣大師方便點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一

示爲行人指迷愚者執爲實法斯認指爲月者也問曰大師立破識蘊滅第八識此義云何答曰論云所言滅者唯心相滅非心體滅唯識云由斯永失阿賴耶名說之爲捨非捨一切第八識體頌曰大圓鏡智同時發其可滅乎大師意在破第八識見精顯如來藏一眞法界卽起信唯心相滅之滅亦卽唯識永失名捨之義非可與近德破識用根之曲說同條而共貫也佛明言五陰六入等本如來藏妙眞如性永明云首楞嚴以如來藏心爲宗如來藏者卽第八阿賴耶識依聖言量楞嚴一經終始皆歸五蘊也于大師

之判奚疑

景教考

萬曆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問何以爲景教而不知也按宋敏求長安志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云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三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于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七

初建寺因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亦宜准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也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十二年秋七月于京師義寧坊建大秦寺阿羅本卽阿羅斯也寺初名波斯儀鳳中尚仍舊名天寶四載方改名大秦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夷僧之誇詞也舒元興重巖寺碑曰鴻臚待西賓一支特异于三方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有大秦焉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巨之數也釋寺唯一夷寺有三摩尼卽末尼也大秦卽

景教也祆神卽波斯也今據元興記而詳考之長安

誌曰布政司西南隅祆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

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

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

祆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

康居接西北拒佛蘇卽大秦也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

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

卽火祆也宋人姚寬曰火祆字從天胡神也經所謂

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亨真

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于中國狀祆神專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七

主事火而寬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于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地志稱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與若末尼則志磐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教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旣爲西湖師法

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曆六年回紇請荆揚等州置
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
凡七十二人皆死樂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
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姪穢盡魔
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上大乘我乃上上乘蓋末尼
爲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爲最劣矣以元興三夷
寺之例數而斷之三夷寺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
景教流行者則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膏唇拭舌妄
爲之詞而非果有異于摩尼祇神也作景教考俾士
大夫之溺于夷學者知其從來如此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七

也跋陀羅于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摩訶迦葉于日月
燈佛聞法脩學此亦聞中入也以從根入言之阿那
律陀聞訶失明佛示照明三昧得半頭天眼非關眼
觀也周利槃特半偈遺忘誦帚開悟豁然漏盡非關
鼻觀也憍梵鉢提牛舐异舌如來示一味心地法門
滅心入定非關舌觀也畢陵迦婆蹉純覺遺身因子
數聞如來說苦空法門非但由觀身也須菩提入寶
明空海因于如來發性覺真空非但由觀意也此六
人者亦皆由聞中入也以從識入言之舍利弗聞迦
葉波宣說因緣悟心無際從佛口生非聞中入而何

普賢菩薩用心聞分別衆生知見我說本因心聞發
明非聞中入而何孫陀羅難陀心常散亂世尊教我
觀鼻端白非聞中入而何富樓那辯才無碍宣說若
空實相以音聲輪助佛轉輪非聞中入而何優波離
聞佛教戒廣說戒法結習律藏非聞中入而何大目
連亦聞三迦葉宣說因緣心得通達神通第一非聞
中入而何以從大性入言之持地菩薩初毗舍如來
摩頂謂我當平心地今聞諸如來宣妙蓮華我先證
明此于聞中證地性圓通也月光童子聞水天佛教
脩習水觀得無生忍此于聞中入水觀三昧也火頭

卷四十四

七

韓退之爲李賀作諱辨辨二名嫌名不諱之義詳矣
而未覈諱之所自始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曰敬鬼
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
臣同名春秋不非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
始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
盧植曰喪朝夕奠尚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是
以爲生道事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玄曰謂不
復饋食于下室而鬼神之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
也王肅曰故謂五廟諱者左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
終將諱之著之于經質之于傳古人之制諱也生事

耶歿事耶吉禮耶凶禮耶故曰之歿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之生而致歿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今之議辟諱者惜于生事鬼事舍故諱新之典而雜朕曰辟諱故諱之不知而辟新諱斯不仁不智之尤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今人不讀書不考古不悉忌諱典故但以獻諛教調爲能事之生致歿陷于大不敬之律而不自知斯孔子之所哀殆于用人者也崑山歸子莊字玄恭吳越間傳知其姓字唐人所謂不以名而知其人也士友筆札忽改稱爲元恭歸子錯愕不置答謂余習于禮

朱子集卷之四

二

者而問焉廣昌黎之辯作原諱以告之

愚樓對

愚山子治臨江之公解撤故亭爲愚樓山陰徐伯調記其事於石余讀而美其文傳示坐客客有呿於旁者曰子之營絳雲也可謂夸矣烏目再成雀離交加真檐翠微闌采丹霞叢屋架棟四部五車如扇竊脂如雀啄花剖葦負版殫瘁厥家視融作難焚如突如綠字焦爛丹書掀飛珠塵玉膏狼籍路衢主人耄矣誅茅燼餘覓鼻枳足驕垂之廬過者竊笑咸欲削絳雲之扁而謚之以愚臨江之樓上應星斗疊嶂盤鬱

清江幼螺下客旌旗將吏奔走江山風月臚列尊卑過而目之爲愚是猶衛侯命子以惡而黃公題女以醜也崇淵庫陵濁渭清涇甚哉其不相蒙也胡不反其實而正其名乎言已假寐鑒語有夫絳衣大冠執而數之曰余絳雲之守神也用誓告汝昔者金鏡委光珠囊不收經典漫漶俗學嘲啁主人奮朕鈞河維披墳丘穿地藏羅天球整齊經史津涉姒周寶書玉牒旁撫曲蒐神工百王聖德千秋浴堂沈沈宣室悠悠插牙籤其如織執丹書以告修枝柱乎星紀之虛歸朕此樓也雲漢黯黯墨穴晦冥有光激射上直帝廷上帝曰咨宿戒六丁霞車日轂載而上征良常新宮祇桓舊經靈飛之印編以金繩帝之用火政也蓋所以擺磨軋坤撈籠汗青標攝提之二眉持日月于兩璫旣而帝車迴鐘琯吹勾萌甲坼將重理人文之事於是臨江之樓架構經始虹蜺迴帶星河奔會憑闌南望光景愕眙重江汎流紫紆紫翠嗚呼噫嘻此文之祥而非干將莫錡之餘氣也東南天柱號曰宛委金簡玉書華英所閱虞山問皂離立斗牛之次夫固皆赤帝之下都玉筍之別治也帝敷文命永賁南戒守神司局敢告職司且夫愚嘉名也操蛇之神

朱子集卷之四

二

以此相北叟愚谿之神以此居南吏嗟爾談談名寔
賀置蒙西家以瞽愚祈河曲而貫智東澗老人與客
同夢蹶狀而起燈明風肅神告在耳幸斯文之未喪
知皇覽之不可以忽遺也命筆書愚樓對以復于愚
山子

重建鄉先賢商相丞公祠堂碑

吾邑鄉賢祠首商相丞公咸及子賢接越絕書虞山
巫咸所出張守節史記正義巫咸及子賢家皆在蘇
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也世傳宋嘉
定間土人掘山西青龍岡得古碑八分書商相丞咸
冢五字令王煥修墓立廟孫應時爲記應時以慶元
二年作令至端平元年閏十一令始及煥記乃稱前
令王公嘉定中掘地事在十三年後安得懸記其不
足據如此嘉靖戊子巡撫陳公行縣謂巫咸父子瞽
宗之祀不應附子游廡下議立專祠秋報門外久之
刑官踞爲公署鄉先生故僭擬配祠者遂遷主于私
室侮先哲黷明祀矯誣不經莫此爲甚邑之英俊王
君夢鼎邵君燈考邑乘企風烈喟狀歎曰嗚呼是不
可以不正卜地梁昭明讀書臺之左建祠堂三楹春
秋饗祀得如甲令從事請刻麗牲之碑以示永久余

惟三代之君受命中興者三巫公相太戊廟稱中宗
與夏少康周宣王嬈烈於國爲宗功賢繼相祖乙保
又六臣伊巫居四於家爲世美書稱巫咸又王家作
咸又作大戊文章爛狀昭垂訓命後千餘年子游披
其餘澤北學於孔氏於南方文學爲大宗世祀綿邈
流風蔑如祠屋夷於鳩居木主漂爲土梗表章修舉
非後賢之責而誰責與世俗凌夷井邑遷改洞天福
地羅歸池館佛宮神刹斥護家祠卜築則白石擘悲
設版而青山雪涕二君之作斯廟也興感寂莫假靈
盼蠻千年之香火一新百世之眉目如在其所以聳
衣香牙恩集卷四一四 二
流俗樹風聲者用意良遠蓋不獨觀乎九京聿脩厥
德爲末世之盛事也余少讀周書君奭仰止先烈輒
流連不忍置又觀朱子楚辭注所謂古之神巫者知
爲上古司天屬神之遺法今老矣舊學荒落旣略書
其事復倣楚人之歌作迎享送神詩俾邦人歌以祀
焉而并刻之其詞曰靈之生兮岳降神左陟右扈今
又有殷靈之歸兮登九天地絕天通今日月後先神
巫在天兮塵刼指掌帝筮下土兮顧眎悒悒軋端坤
倪兮禹跡茫茫風毛雨血兮孰辨故鄉撫彗星兮擁
雲旗靈不降兮我心傷悲山城宮兮書臺址丹青刻

稍兮映望委麗靈慰我今夕降祥璣曉霽今天門誅
蕩歷商周其猶漏晷兮靈朝出游兮暮至止此邦之
人兮靈之孫子吳羹楚瀝兮薦以蘋蘩靈馮我兮汎
蘭蓂幾殷呶兮儼其法冠風輿兮雲馬驅厲鬼兮朔
之野桂漿兮椒精要靈氣兮愴延竚靈少留兮勿遽
歸報事商實兮終古不違

吉水李氏旌門頌銘

并序

崇禎元年十二月兵部尚書臣邦華言天啓六年五
月臣削奪家居長男士開赴縣課試次男士國負笈
從行泊舟城西士國失足墮水江水暴漲環視莫敢
援士開哀號整巾自投怒流中口方亭午舟船鱗

父牙才

天日一月

元

集千夫失聲嘲轟萬餘俄見巾浮水上而沒諸生父
老驚慟白狀所司議上請臣忤奄懼禍乞哀得寢恭
遇皇上御極如天如神沈陰積葑皆見日月臣何忍
寒哀茹痛使臣男孝友奇節反爲臣抑沒不獲表著
聖朝是用敢啣刀負土泣血以請制曰李邦華男士
開救弟投軀事關風紀着建坊旌表下有司表其門
曰孝友諸生復請祀學宮附旌孝子廟士開歿時年
三十有二副室宋氏年二十有二斷髮自誓紡織事
姑育兩歲兒長世羈貫就學垂十年病瘁以歿巡按

御史察其狀遇亂不果行在禮部奉旨覆奏制曰李
長世母宋氏准建坊旌表銘曰邦家末造孽牙運枵
國有大命制于寺貂山崩川沸不令不寧陽侯天吳
相其鞠凶英英俊民粲粲門子瑞鳥共命嘉木連理
仲也不弔失足涸淵招手漩復再沈再塞伯氏奮身
赴江求號奪我弱弟鬪彼怒濤湍流劃開鯨波中分
神魚水犀捧戴角巾方憂腰領敢畫眉目沈沈龍宮
茫茫魚腹帝曰忠父懿厥後昆服爾鬻訓昭我德門
亦有貞姬尅面勞耳百歲一生以育孤子黃道失經
鳥頭莫逮孝子重趼奔告行在御書天語先後庚庚
永齊有恩集

卷四十四

子

就亭銘

并序

愚山子分司臨江亭于聽事之側以登高騁望名曰
就亭而自爲之記東澗遺老讀而歎曰愚山子名亭
之指我則知之今夫公解隙地繚步尋丈輦糞焚樞
地少天多閣山屏列瀟江分流自下而上宛在壺中
此亭之就于地也結竹四周柱楣撐桷疎簾紙帷不
施丹堊彈琴圍棋縱爭相應此亭之就於物也人更

決和兵氣遠屏瓦豁凹亞蒸爲土膏風恬夜靜微聞
謳歌此亭之就于人也豈惟是哉清江碧嶂橫豎鋪
舒古廟殘峰參差夕照卷簾酌酒如在木杪我就江
山江山亦就我也暖日發春蕭辰報秋好風自來月
駕先駐良辰美景攢簇晷刻我就風月風月亦就我
也散帙命觴明燈染翰長吟而孤桐引浩歌而清角
發德音愔愔良士瞿瞿我就賓朋賓朋亦就我也嗟
夫人世之不相就者多矣天不下應地不上昇天地
不相就也東海揚塵桑田橫流桑海不相就也人生
其間役無涯之智逐有涯之生茫茫劫劫與日競走
牧齋有學集 卷四 一四 三

將安就乎愚山子澄觀遺照恬智交養就谷以養神
就母以養氣庶幾古之端虛而寧一者韓子之記燕
喜所謂智謀仁居將去是而羽儀天朝者憑欄一笑
春狀如孤雲奔星他又何足道哉愚山子曰有是哉
請爲吾銘銘曰臨閣皂之仙山笑班白之俗吏衣裳
劍佩背負雲氣我懷斯人室是遠而神馬尻輿逝將
從君飲就亭之酒而歌就亭之詩就亭之畫雲木榮
紆鹿衣鵬冠貌一老于其中使老鶴典客其尚亦知
爲予乎

古史談苑摘錄後記

古史談苑十卷我先君官保公晚年讀史採列正史中昇聞奇事可以登見聞資勸戒者有旌行物差神遠咫聞四部之目吳江周承肩安石摘錄其唱導因果輔弼敘乘者彙爲一卷廁諸歷代禪徵之集謙益等所採遺言而曰嗚呼斯先君之志也夫我先君七歲而孤奉我王母卅夫人終身孺慕士之稱純孝者歸焉剛腸疾惡如食蠅之必唾世授春秋以直道是非爲已任曉曉不遇以授經爲大師振衣抗手正告弟子儒者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諛聞曲學吾弗與也談苑之成在甲辰奉諱以後以謂倚相之學董狐之筆不獲自效于槐庭蕉園之間聊假蠹書汗竹以托寄筆削之綱要若其生平歸心佛乘篤信三寶則得于母師胎教熏習訓迪爲多談苑一書激揚忠孝指陳脩恃主于明扶三綱陰闡六度斯志行之所存也已今觀周氏摘錄旌行之部以純孝爲首純孝之子感格人天佛爲現像顯神以表厥應一書纂集之報知如鏡中像交光呈露寧非昇世而相感也哉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五
海印憨山大師遺事記
太師歷年行履具在自製年譜及經解文集中其他遺事傳聞不一謹泐汰訛濫條次其可紀者如右
紫竹林弟子頌愚觀衡撰曹溪中興憨大師傳云師年十九在報恩寺廊下遇一异人謂師曰公可惜許公可惜許師曰何謂客曰公若在吾儒能大扶名教堯眉八彩公眉五彩吾海內求人三十餘年獨見公一人已爲僧無如之何吾從此不復與人見也別去不知所往
師預天界法席見厠地光潔如鏡入夜明燈如晝知有异人伺之一日晚課見一黃腫頭陀執火入厠揩盥蓋添油拉而詢之知爲妙峰禪師代山陰王進香

南海受濕生瘡討單歇息師再拜願結爲法侶峰云
師大智慧能聽經後日代佛揚化我輩是笨工人行
得是笨工事師笑曰我學得師者笨工還要好幾餐
飯喫遂訂爲生炊交

師登盤山頂石叢內一隱者灰頭土面師作禮不答
問亦不語師默坐少頃隱者燒茶取一杯自飲師亦
取一杯自飲飲竟隱者置茶具端坐如故師亦如之
又少選炊飯唯取一碗一筋自食飯罷復坐師一一
如之夜中者出岩外經行師亦隨之第東西各步如
是一七者問仁者何來師曰南方來者曰來此何爲

我齊有學集 卷四一五

三

師曰特訪隱者者曰者面目如此別無奇特師曰進
門早已看破了也者笑曰我住此三十餘年始遇一
个同風一夜師經行頂門一聲轟如乍雷山河大地
身心世界豁然頓空境界非尋常可喻如此空定五
寸香許漸覺有身心漸覺脚下踏實開眼漸見山河
大地一切境界如故身心輕快舉足如風輕者曰今
夜經行何久耶師告以所得境相者曰此色陰境耳
非是本有我住此三十餘年除陰雨風雪夜夜經行
此境但不著則不被他昧却本有師深肯禮謝遂相
從過夏將別者送師至半山淚如噴珠歸與妙師述

如上因緣汪司馬曰如是則吾師住山已竟師曰猶
是塗路邊境界耳

法光和尚每以本色鉗鎚待師師一一獲益每命
師揩背洗足皆能如其意諸宗候見之皆怒師曰我
等別有眼目非公等可能識

師在報恩有山人製印章相詰文曰清郎印囑曰善
佩之爲後日證至五臺與妙師卜居北峰之龍門開
基五尺得銅佛高尺許揩洗佛背下有清郎造三字
師取印章示峰衆皆驚歎師坐龍翻石聽沸泉經年
至泉聲不斷如不聞乃入定峰知師將入定乃別歷於水
牛齊有學集 卷四一五

四

寒崖玉山黃龍潭徹空禪師訪師于龍門留與同住大
雪經旬各臺頂雪吹聚龍門覆靜室深幾十丈寒甚
徹師推簾撥火以手揆之知爲雪擁師命吹火火發
師曰性命可保矣融雪作茶飯畢相對兀坐聞隱隱
有人聲曰此是臺頂上人爲我開雪聲寂曰此或夜
矣雪中不辨晝夜以聞聲爲晝分不聞聲爲夜分耳
久之人聲漸高朗漸近乃北臺白馬寺中臺三處集
三百餘衆執鋤鑿筐箒揆竿下臺頂覓龍門路依路
掘洞用竿前揆隨揆隨挖竿擢著靜室衆人歡呼勇
猛抵閤而入掀簾見師抱足慟哭曰經此大難幸而

有來此佛天默佑也師令掌謝舉曰也要經過始得
粵東鐘律數叛戴督撫請師議之師會通六道分布
諸將先察所過地方安官把守樹旗標幟不得侵犯
良民自出師從船而進鐘律聞風逃竄盡種族招安
新立官署師還出所著奇門指掌一書行世嘉興年
時鐘律破欽州事已潰敗師以重名川籍實蓋入
祠說降之賊既退安輯欽州百萬生靈制府乃有請
王師問罪之疏以敘
前失故僅得論功罷

衡戊申冬進曹溪禮祖容明年四月謁師于端州每
坐談見師熙怡而笑衡曰大師笑嚴釋迦微笑可貌
可愛師曰公好眼力我少在報恩有梵師言我口如
蜜齋有學集卷四一五

仲月即佛口也嘗大轉法輪公亦識之奇哉六月師
歸曹溪一日清晨知微為師梳頭衡喜曰日輪初起
映師白髮皆金色光明即紫金光也師曰我在臺山
大塔院寺見一梵僧偉狀可怖手拉余曰滿頭髮皆
紺色當大作佛事今公亦識之用意亦微矣

衡在曹溪夜譚次大師向衡曰我後日無肉身衡曰
何以知之師曰達大師令我摸他全身上下筋骨血
肉長成一塊手臂如鐵棍相似知他身堅固不壞我
身皮肉虛浮一捏空去則知不堅達師多劫咒力薰
習乃爾也師在靈湖記劉居士買壽木隨身向衡曰

老人平生好睡身後與我做一長棺伸脚睡去自在
師向言達大師肉身不壞今為開維不與留世自言
無肉身今却全身供奉不知二大師消訛在甚麼處
嗚呼真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凡小可識

嘉興年譜附錄云凡世所傳如陳亞仙毛賴債諸公
子等事悉從宗鏡侍者訂其訛惟為靈通侍者戒酒
事聞之特詳侍者古城國王太子父王遣大臣五人
伴太子來曹溪請大祖往彼供養祖不許太子大臣
俱立化于海濱五臣為神顯靈韶陽南華山門外立
相公祠旁有相公橋太子既化復現身為祖侍者獨
不戒酒祖許之得受法去有一鉢留寺寺僧鑄銅像

侍立祖肉身傍像頂布巾帽鄰寺鄉人日盛一鉢酒
供之供酒後酒化成水其帽歌側大師入山與寺僧
授戒眾言靈通侍者飲酒我等不合授戒大師作文
啓祖座前為靈通斷酒即碎其鉢侍者從此不受酒
供以酒供之酒不成水帽不復側矣

大師坐宗鏡堂兩僧夾持一狂僧歷階而上乞師引
救云此僧持大悲咒五年素無敗行不知何故着魔
顛狂不止大師曰此病可醫徧詢堂中得持習骸跡
金剛神咒者三人大師于坐間自持令習者傳教之

初傳昏狀不省大師以摺扇於案上震威一擊提授一句應聲如響習者遂句傳竟狂僧如夢頓覺頂禮而退又一日一僧來禮拜未起擊扇喝曰殺人賊見我作麼知事作速退出衆皆愕狀莫測越一日以盜被獲

岳司馬石帆在儀部時值大師罹難抗言申救至是謁見於嘉興金明寺岳問曰中庸素富貴四句大師作麼解師曰素是張白紙畫个紗帽便做个紗帽畫个乞兒便做个乞兒岳以禪理作戲論嘿狀而退大師在金明寺齋畢列燭茶話有醉皂隸扣門大呼

寒齋有學集

卷四十五

七

今日活菩薩下降我求超度何故攔阻大師命之入合掌禮拜胡跪語云他是錢大復身是仲仁託體求度弟子生前持長齋脩淨土八載今亡期當五七不到陰府合生西天望菩薩慈悲指引伏地哭泣不已大師呼念佛者舊大人侍立親掇數珠每展一珠念千聲佛鬼身即能念佛竟演蒙山施食文至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舉扇擊案疾呼速得解脫鬼身應聲曰解脫竟三呼三應起具佛子威儀稱謝往生淨土東西禮大衆云各各努力龍華會上相見更餘太師與還舟鬼身隨輿望大師登舟頂禮謝訖仍還

禪室門云作謝錢老官賴托身得度撲地而醒仲仁者居寺之隔河生前脩淨土甚虔是日亡值五七皂隸以催糧入靈座前乘醉引魂得度也仲仁子聞韶天啓辛酉舉于鄉次日許憲副子泰惟延大師至家對靈說法大師語悉開示平生陰事聞者毛豎

桐鄉顏生生居士家于石門嘗夢伽藍神命迎賓頭盧尊者見有大僧中堂正座旁列侍坐並一時名宿衆所知識者越日聞大師東來往迎于松陵歷雙徑雲棲所至隨侍命名福堅大師還過石門居士恭迎至家設大供家有梨園命演拜月亭記先擇侍從受

寒齋有學集

卷四十五

八

具戒者始得與席一時名宿如聞谷輩咸在居士歎息宛朕夢中迎賓頭盧實境也居士即廣州司理俊彥之父事詳託生辨次日弟子譚梁生請問看戲不碍戒律否大師云大難說他人一目不犯戒一日是不犯戒我日日不犯戒日日是犯戒曹溪有室女發願繡千佛衣一襲奉供大師慮口氣不淨以黃絹裹口衣成而大師遷化入衾衣畱寶林庫笥及肉身還曹溪出衾時紫紺羅衣見風星碎乃取室女所製千佛衣衣之衣在笥三十二載光彩如新室女願力所持遂得爲最後供云

雲間張翼軫敘大師年譜云余昔守韶州遣衲子本
昂迎師於五乳師掩關八月迎衆至啓關戒行大衆
環聚泣留師曰曹溪吾志也時節因緣敢不隨順微
靈六祖得歸骨焉幸矣壬戌鵬月至曹溪明年冬余
奉宗伯蕭公命入山候師疾師披余所供禪衣合掌
稱謝曰山僧行矣談笑而別是夕遂化去余復入山
庀後事營葬塔蓋影堂差了皈依一念亦不負蕭公
付囑也余量移去韶五乳法嗣僧大力於當事者選
全蛻歸匡山而爪髮留曹溪余所營塔院亦如故諸
法空相本無去住師亦何心邪因侍者心啓來請略
收齊有學集卷四十五

九

述于譜末如此

計十六條

書史記齊太公世家後

流俗語云太公八十遇文王孔叢子宰子冉有問夫
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則俗語固有本
也有言七十者說苑云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
封齊呂不韋韓嬰皆言七十有二是也有言九十者
宋玉九辨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是
也按楚辭天問云師尚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
喜高誘註淮南云太公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

九辨爲文王師佐武王伐紂韓詩外傳云呂望行年五
十賣食棘津七十屠牛朝歌九十爲天子師則遇文王
也說苑又云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一合于周而侯七
百歲此皆七十未遇之證也考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一
年周文公四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望以爲師卽
史記西伯獵渭陽載歸立師之年也太公七十鼓刀始
學讀書則遇文王時爲八十明矣竹書又十年爲武王
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尙則太公年當九十又十年
庚寅周始伐殷明年禽紂牧野計庚寅年太公正百歲
九辨言九十顯榮及諸書言九十爲天子師蓋撮略九

收齊有學集

卷四十五

十

十百歲受丹書誓盟津之事而通言之非尅定遇合之
年爲九十也歷武王成王迨康王之六年竹書書齊太
公薨計其年一百四十九歲而周文公以成王二十一
年薨則先于太公二十二年矣太史公世家云蓋太公
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曰蓋者亦疑詞也文王
得太公之年經典皆無明文司馬遷馳騁古今不能通
知尙書疏又謂成王時齊太公薨周公代爲太保凡此
之類闕誤弘多郭璞謂竹書潛出于載之後以作徵於
今日信也昔者周史卜畋其兆曰將大獲非熊非羆而詩
人歌牧野肆伐則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鷹揚云者所以

極命百歲老人飛騰驚擥身側目之狀非熊非羆猶爲笨伯云爾廉頗老將被甲上馬示尚可用馬援征壹頭病困曳足以觀鼓噪年才六十餘耳獨不畏此翁笑人耶今秋脚病蹣跚顧影明年八十必隨世俗舉鴈稱壽聊書此以發一笑而并以自勵焉

書華山募田供僧冊子

後五百年佛法之行世者少林天台賢首三宗而已論者謂台賢二家門庭如綫惟禪宗爲盛而禪宗則惟臨濟一枝開堂演法刹竿相望五花開後殆莫甚於今日蒙則以爲不狀以天台言之荆溪四明中興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上

已邈法華宗旨具在三觀四教固瑩如帝珠也以賢首言之圭峰長水繼述罕聞華嚴綸貫具在三法五教固渙如寶網也譬如千金之家堂構無恙囊篋依狀其子姓引繩守株雖無克恢張緒業顛隕蕩折之禍固可無慮也若今之禪門自命臨濟後人者其一二巨子未得謂得久假不歸以小辯飾其小智以大妄成其大愚魁僧旃陀一登其門莫不盱衡讚歎彈指徹悟用是以簣鼓羣昏簸揚狂慧盲師作俑則判能太師爲外道禪師子吠聲則斥龐居士居二乘果棒喝如劇戲付拂如酒籌以瞽視瞽以聾聽聾敢於

抹撥教典詆譭尊宿以蓋護其膚淺脊亂之衣鉢此所謂大妄語成如刻人糞爲旃檀形者也而舉世尋附聲響激揚尊奉如恐不及嗟乎佛燈中微法連單弱愚而爲下根枝而爲義學窮露弱喪而爲失乳之兒爲除糞之子于法門猶無與也彼且爲邪師彼且爲魔民彼且認面失頭彼且中風狂走佛言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亂世界潛匿奸欺號善知識惑眾生墮無間獄金河誓戒皎如冰霜衆生墮耳甘從淪墜人以爲極盛我以爲極衰斯固先佛決定清淨明誨懸示于今日者也雪浪大和尚賢首之法匠也其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三

徒曰巢雨蒼汰分路揚鏹各振法席今獨耆老歸狀如魯靈光而華山含光渠公則與蒼老代興者也渠翁網羅三藏鈎貫三昧精心慧辯超狀義解之表賢耄耳孫非公而誰公念先支那和尚有言佛法壽命甚唯常住常住不存我法安寄於是有墓田供衆之舉佛日未旦昏衢交驚與其聚盲徒養閒漢岐目眇舌盲奉瞻證固不如研窮藏海宣明教綱支狂瀾而漉末刳者之爲得也療疔瘵者必庀上藥拯流溺者先具慈航爲法之士痛心狂易闢公之爲有不寒裳而從之者乎蒙以爲杖正法續慧命標準人天之眼

目於是乎在非常塗福田布施也奮筆書之辭無頗焉

萃止軒說贈張登子

人之生於斯世功名富貴熏染於外聰明才智驅策於內置身於奔車傳遽之中非世而為勞人者多矣通人志士深知其病而以山林詩書朋友三者為之藥朕吾觀淵明停雲之詩以為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其於周續之龐參軍劉遺民諸人流連往復南村移居之作三致意焉則淵明之以定跡淡棲望古逢集者其結志尤莫尚於朋友也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五

三

山陰張登子以瑚璉接神之器棲遲冗散未老倦遊將歸隱東中取良朋萃止之義名其軒曰萃止登子嘗在千巖萬壑中枕籍詩書詩筆妙天下今盡束其勝好而歸於朋友有淵明停雲之思與能藥其病而終不為勞人也審矣淵明歸鳥之什曰翼翼歸鳥晨去其林遠之八表近想雲岑此殆為登子而發榜其語於斯軒亦可以藥世之勞人勞勞而不知止者也余為倦飛之鳥久矣老歸空門倣趙州八十行脚青鞋布襪將叩萃止之軒而倚杖焉恐登子以野客拒我也書是以先之

家塾論舉業雜說

余少事科舉之業聊以掉鞅馳騁心頗薄之通籍以還都不省視今老矣惛惛如隔世事從子孫保讀書續言胚胎前光評選皇明制科文字請余為序茫昧無以應也老人多忘覽塵偶憶雜書間見數條并示吾兒孫愛俾傳諸家塾耳

或問時文可傳乎曰必不傳王介甫始作制義而介甫之制義本無隻字劉文成覆瓿集所傳春秋義者前元應舉之作兔園村夫子咸可以奮筆也朕則可廢乎曰何可廢也三百年之舉子精神心術著見於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五

四

是天啓乙丑而後文詆迭興幸有伊川之數千尺幅中見之識微之君子慎思之可也

橫浦心傳曰或問科舉之學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剽竊更不曾理會脩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識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脩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

王龍溪云舉業不出讀書作文兩事讀書如飲食入胃必能盈溢輪貫積而不化謂之食病作文如寫家

書句句道實事自有條理若替人寫書周羅浮泛謂之沓舌于此知所用心卽舉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追憶鄒東廓往年赴會少子頴泉垂髫相隨動靜儼如成人不屑屑于章句而大旨大端默有契悟命題操筆絕不爲俗套所泥務出新意發難顯之詞而亦不乖于度兄弟子姪相繼者數輩是第一等萬選青錢業舉者之榜樣諸友反而求之始信余言之非妄也

馮祭酒開之好作經義紫柏大師遺書誨之曰時義不做亦可卽阿郎并相知求教者稱心現量打發足牧齋有墨集

卷四一五

三

矣何必苦心自作昔李伯時畫馬秀鐵面訶之以爲必入馬腹而墮地獄今之留心時義者心術純良一旦出身做好官則亦有益如心術不佳藉此出身爲太盜而劫人則先生之罪較李伯時尤甚

趙浚谷子有雋才不課舉業其壻李廓菴怪而問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一日故不欲兒曹爲之廓庵曰近年舉業日盛一日乃以爲敝何也浚谷曰子試舉近代舉業之佳者以示余廓菴檢得十先生稿瞿昆湖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文字呈上浚谷看訖問曰此文佳處何在廓菴指其講子說處云卽其不

輕于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卽其不安于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謂近年舉業之敝正指此等處也子之說之只說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之終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氏所賣矣聖人不若是愚也卽如近日撫按奏吾鄉災傷若極敘目前凍餒流離之狀天子必惻然憐憫蠲賑乃云若不蠲賑他日必爲盜爲亂國家且受其禍以禍休之而惻隱之心薄矣又如言官論高中玄言其剛愎褊急無宰相度彼亦何辭乃云他日必爲秦檜李林甫中玄素以豪傑自負不可一世士以此目之彼豈心服他日柄用其恣睢不平之氣必有當之者吾老矣子當親見之已而部覆陝西災傷得旨果無蠲賑而隆慶間高公以閣學涖吏部首考察科道黜向時言事者一一如趙公言

余謂四公之論舉業皆聊爾及之耳橫浦龍溪就舉業說修行法紫柏就舉業說出世間法浚谷就舉業說世間法應以舉子身得度者卽爲現身說

法此中故有第一義諦也

杜工部云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余謂時文亦然有舉子之時文有才子之時文有理學之時文是三者皆有真有偽能于此知別裁者是亦佛家所謂正法眼藏也

何謂舉子之時文本經術通訓故析理必程朱遺詞必歐蘇規矩繩尺不失尺寸開闢起伏渾然天成自王守溪以迄顧東江汪青湖唐荆川許石城瞿昆湖如譜宗派如授衣鉢神聖工巧斯爲極則隆萬之間鄧定宇馮開之蕭漢冲李九我袁石浦陶石簣諸公

文苑奇品集

卷四十五

六

擅宇相繼謂之元脉江河之流不絕如綫久而漸失其真湯霍林開申合之門顧升伯談倒挿之法因風接響奉爲金科王條莠苗稗穀似是而非而先民之矩度與其神理漸滅不可復問矣此舉子之文之偽體也

何謂才子之時文心地空明才調富有風檣陣馬一息千里不知其所至而能者顧誦焉錢崔灘茅鹿門歸震川胡思泉顧涇陽湯若士之流其最著者虞潛然黃荆卿袁小修其流亞也莽蕩如郝仲輿雜亂如王遂東竊銜竊譽泛駕自喜可與龍文虎脊並稱天

馬乎此才子之文之偽體也

何謂理學之時文季彭山姚江之別子也楊復所近谿之嫡孫也趙夢白洛閩之耳孫也李卓吾東柏之分身也稱心信理現量發揮可以使人開拓心胸發明眼目既而縉紳先生罷閒講學點綴咕哩招搖門徒以燈窓腐爛之辭爲扣門乞食之計風斯下矣文亦如之此理學之文之偽體也

茅鹿門云王唐瞿薛正宗之外錢兼山善發揮枯題能敷演一言爲千百言周用齋善收拾長題能攢簇千百言爲一言涇陽先生與學者言唐瞿之文中行

文苑奇品集

卷四十五

七

也哦之文狂也陳筠塘儲樊桐文之狷也今人知陳儲之氏名者鮮矣

嘉靖以前士習淳厚房稿坊刻絕無僅有評選程墨行于世者敖清江項隴東也嘉靖末年毘陵吳崑麓吳江沈虹遠游于荆川之門學有原委始有正脉玄覽之刻學者皆宗尚之厥後則有劉景范之原始范光父之文記皆以軌範先民本原正始而時賢之窻稿青衿之試牘皆不得闢入焉萬曆之中婁江王遜季始大操月旦之權朕用以別流品峻門戶而已不及于植交萬曆之末武林聞子將始鼎立壇坫之幟

臆以抵牾從廣聲氣而已未及于牟利啓履之間
賦氣益變盟壇社壇奔走號跳苞苴竿牘與行卷交
馳除目邸報與文評雜出詆言橫議遂與國運相終
始以選文一事徵之亦當代得失之林也

天啓初湯臨川之仲子大耋偕朱如容掌科游長安
如容盛談時莠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
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陰飭甥曰小人感謂之不免
君子恕以爲必歸臨川君子實云黃二句文云周師
人君子怒可也改恕爲怒有何出處豈時文應使別
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家先生曰君子如怒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五
大

亂庶遘已吾此文引詩語對左傳也如容鼓掌曰吾
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誠證乎其人倪首而去如容
語余先輩文不可輕易彈駁如此
萬曆間王麟洲督學閩中擢晉江李秉一于諸生中
時秉一已爲宿名士矣乙酉科遂中解元余生才四
年耳初學舉業先宮保命讀秉一小題文日課不輟
又得其刊行四書文殼奉爲殼率丁未落第相遇於
虎丘觀其衣冠舉止儼如古人談及文殼秉一蹴朕
拱手曰當時偶標目示二三學徒不意其遂傳無從禁
止耳是歲歸閩悉取近科時文選次爲一集題之曰

赴鵠編而敘其緣起曰向之云文殼者志先正之殼
余與受之之所共也今之云赴鵠者赴受之之鵠也
曹子建謂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
摭利病如秉一之虛心善下推挹後輩豈徒賢于世
之君子乎余少壯盛氣頗犯季緒之病老不解事猶
有餘愧詩不云乎其維哲人告之詰言其在今日追
維秉一之德音其亦可告已矣因孫係之請序附著
末簡且以志余愧焉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五終

朱子不居集卷四十五

大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六

題跋一

述古堂宋刻書跋

辛丑暮春過遵王述古堂觀所藏宋刻書縹青介朱裝潢精緻殆可當我絳雲樓之什三縱目流覽如見故物任意漁獵不煩借書一篋良可喜也吳兒窮眼登汲古閣相顧愕眙如入羣玉之府今得親述古堂藏書又復如何遵王請予題跋乃就所見各書數語歸之

跋玉臺新咏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六

金定本

玉臺新咏宋刻本出自寒山趙氏本孝穆在梁時所撰卷中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可以考見今流俗本爲俗子矯亂又妄增詩二百首賴此本少存孝穆舊觀良可寶也凡古書一經庸人手紕繆百出便應付蠟車覆瓿不獨此集也

跋高誘注戰國策

戰國策經鮑彪淆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刻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絕佳且謂于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

啓中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抄不免以積薪自晒要之此兩本實爲雙璧闕一固不可也

跋東都事略

宋史既成卷帙繁重百年以來有志刪修者三家崑山歸熙甫臨川湯若士祥符王損仲也熙甫未有成書別集中有宋史論贊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耳此其通人之言也若士繕閱宋史朱墨塗乙如老學究兔園冊子某傳宜刪某傳宜補某人宜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六

二

合某傳某某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州次部居釐朕可觀若士沒次子叔寧曰此先人未成之書須手自刊定不肯出識者恨之天啓中損仲起廢籍爲寺丞過余邸舍移日分夜必商宋史是時李九如少卿藏宋宰輔編年錄及王秘閣脩東都事略三百卷損仲慙慙予傳寫并約購求李錄續通鑑長編以藏此役余于內閣鈔李壽長編只卷初五大本餘不可得余既退廢不敢輕言載筆損仲遂援據事略諸編信筆成書今聞損仲草稿與臨川宋史舊本並在茗上潘昭度家而予老倦研削亦遂無意于訪求矣今年

初見述古堂東都事略宋刻即李九如家鈔本之祖也爲之撫卷愴歎久之當余與損仲商推史事橫襟相推唯九如在旁知狀損仲揚眉抵掌時捫腹自歎揮斥柯維麟新編陳俗腐調徒亂人意今吳中謏聞小生耳食長編偶見書肆撮略殘本及一二零斷小說便放筆刪定宋史此不足承損仲餘氣而館閣大老拱手薦樽爲寶書嗚呼文獻無徵豈獨杞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斯孔文舉所以泣狀流涕也修史之難莫先乎徵舉典故網羅放失遵王壯盛有志藏弄是書當深思歸熙甫宋史恨少之語并悼予與損仲之無成而興起于百年之下也爲書此以勉之

牧齋有學集

卷四一

三

跋春秋繁露

萬曆壬寅余讀春秋繁露苦金陵本謬舛得錫山安氏活字本校讎增改數百字淡以爲快今見宋刻本知爲錫山本之祖也宋本第十二卷陰陽始終篇入者損一而出者句下二行闕五字二行闕六字雖紙墨漫漶行間字跡尚可捫揣錫山本蓋仍之而近刻遂相沿以爲闕文其第十三卷四時之數及人副天數二篇宋刻闕卷首二紙亦偶失之耳非闕文也如更得宋本完好者則尚可爲全書好古者宜廣求之

又

繁露淡察名號篇云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驗善也又云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緣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余少而服膺謂其析理精妙可以會通孟荀二家之說非有宋諸儒可幾及也今年八十再讀此書證之弱冠時所見不大繆余每勸學者通經先漢而後唐宋識者當不河漢其言

跋吳越春秋

余十五六喜讀吳越春秋流觀伉俠奇詭之事若蒼鷹之突起于吾前欲奮臂而與共掀擊者刺其語作伍子胥論長老吐舌擊賞華顛胡老重觀此書燈牕小生搥腕奮筆之狀宛然在行墨間老阿婆臨鏡追理三十少年時事不免掩口失笑

跋方言

余舊藏子雲方言正是此本而紙墨尤精好紙背是南宋樞府諸公交承啓劄翰墨燦然于今思之更有東京夢華之感

跋楊子法言

宋御府刻楊子法言卷末署名韓

公亮在中書

歐陽修趙鼎在政府以編年考之韓曾並以嘉祐二年拜昭文集賢相治平元年閏五月韓自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魏國公加尚書右僕射曾加中書侍郎歐陽公年譜治平元年二月自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趙升授亦同觀四公署銜則知此書之刻正在治平元二間亦必在元年閏月已後二年十月已前此則韓公未加僕射後此則二年十一月歐公又進加光祿大夫兼上柱國不如此結銜矣有宋隆平盛際羣賢當國人文化成于此可以想見靖康板蕩圖籍北遷此本尚留傳人間真希世之寶也爲泫然涕泣者久之

歐陽修集

卷四十六

五

跋列女傳

余藏列女傳古本有二一得于吳門老儒錢功甫一則亂後入燕得于南城廢殿中皆僅免于劫灰此則內殿本也功甫嘗指示予圖畫雖草略尚顧愷之遺製蘇子容嘗見舊本于江南人家其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今此畫佩服古樸坐皆尚右儒者生百世之下得見古人形容儀法非偶狀者吾子其寶重之奈心識功甫之言不敢忘近又簡吳中舊刻贊後

又贊乃黃魯直以已作竄入與古錯迕讀者習焉不察久矣秦漢古書多爲今世妄庸人駁亂其禍有甚于焚燬不可不辨

跋新序

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朔鴻嘉某年某月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脩書經進之體式今本先將此行削去古今人識見相越及鐫刻之佳惡一開而可辨者此也

跋叢從義三禮圖

宋顯德中聶從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援據經典考譯器象繇唐虞訖建隆繫狀可徵狀如尊彝圖中犧象二尊并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先是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謂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有繇狀也此等書經宋人考定其圖象皆躬命績素不失毫髮近代雕木傳寫謬謬都不足觀余舊藏本出史明古家此本有俞貞木圖紀先輩名儒汲古嗜學其流風可想也

題道德經指歸

嘉興刻道德經指歸是吾邑趙京度本後從錢功甫

得乃叔寶鈔本自七卷迄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饑也至信言不美四章與總序相合其中爲刻本所闕落者尤多焦弱侯輯老氏翼亦未見此本良可寶也但未知與道藏本有異同否絳雲餘燼亂帙中得之屬遵王遣人繕寫成本更叅訂之

跋十家道德經註

宋人集註老子自開元政和御註外詳載有宋諸家而韓非解老喻老嚴君平指歸及有唐陸希聲等註皆不及焉此書行而古註湮滅多矣道德指歸舊有錢穀鈔本較金陵樵李刻頗異此書多微文與義在郭象張湛之右今舍此而取河上公偽註者何也

跋抱朴子

抱樸子內篇二十卷宋紹興壬申歲刻最爲精緻其跋尾云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輪經史書籍舖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此二行五十字是一部東京夢華錄也老人撫卷爲之流涕

跋本草

金源氏以夷狄右文隔絕江右其遺書尤可貴重平水所刻本草題泰和甲子下巳酉歲金章宗太和四

年甲子宋寧宗嘉泰四年也至巳酉歲爲宋理宗淳祐九年距甲子四十五年金源之亡巳十六年矣猶書和甲子者蒙古雖滅金未立年號又當女后攝政國內大亂之時而金人猶不忘故國故以巳酉繫太和甲子之下與作後序渾源劉祈字京叔著歸潛志事見金史及王秋澗先塋碑亦金源之遺民也

跋王右丞集

王右丞集宋刻僅見此本考英華辨證字句與此互異彼所云集本者此又不載信知右丞集好本良不易得也

宋齊有學集

跋文中子中說

文中子中說此爲宋刻善本今世行本安陽崔氏者經其刊定駁亂失次不可復觀今人好以已意改竄古書雖賢者不免可歎也

又

文中子序述六經爲洙泗之宗子有宋鉅儒自命得不傳之學禁遏之如石壓笋使不得出六百餘年矣斯文未喪當有如皮襲美司空表聖其人者表章其遺書以補千古之闕惜我老矣不能任也書此以告後之君子

題李華國史補

絳雲一炬之後老嫗于頽垣之中拾殘書數帖此本亦其一也

跋禮部韵略

禮部韵略以宋雕本爲準元板去之遠矣凡字書皆狀

跋酒經

酒經一冊乃絳雲樓未焚之書五車四部書爲六丁下取獨留此經天殆縱余終老醉鄉故以此轉授遵王令勿遠求羅浮鐵橋下耶余已得修羅採花汾釀仙家燭夜酒將以法傳之遵王此經又似餘杭老嫗家油囊俗譜矣

跋沈石田手抄吟牕小會前卷

石田先生吟牕小會前卷皆古今人小詩警句心賞手抄者今爲遵王所收後卷向在絳雲樓爲六丁取去久矣少陵云不薄今人愛古人前輩讀書學詩眼明心細虛懷求益于此卷可以想見今之妄人中風狂走屏梅聖俞不知興比薄韓退之南山詩爲不佳又云張承吉金山詩是學究對聯公狀批判不復知世上復有兩眼雖其愚而可愍亦良可爲世道懼也

跋營造法式

營造法式三十六卷予得之天水長公初得此書惟二十餘卷徧訪藏書家罕有蓄者後於留院得殘本三冊又于內閣借得刻本而閣中却闕六七數卷先後搜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爲完書圖樣界畫最爲難事用五十千購長安良工始能胥手長公嘗爲予言購書之難如此長公歿此書歸于予趙靈均又爲予訪求梁谿故家鏤本首尾完好始無遺憾恨長公之不及見也靈均嘗手鈔一本亦言界畫之難經年始竣事云

跋眞誥

稽神樞第二淳于斟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註云吳無烏目山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卽是也此未悉烏目山爲虞山別名耳

又

眞誥未見宋本近刻經俞美長刊定者至譌握眞輔爲掘眞輔舛繆可笑此鈔依金陵焦氏本繕寫與道藏本及吾家舊刻本略同比美長刻蓋霄壤矣里中有三譚生長應明字公亮伉儷傲物拔附海內鉅公名士好購書多鈔本客至鄭重山脉佔佔自喜次應

徵字公度此本則公度所藏也公度統袴兒郎尤爲里中兒賤簡不知其于汗簡墨汁有少因緣如是余悲兩生身沈家亡有名字翳狀之感故錄而存之

跋高麗板柳文

高麗國刻唐柳先生集繭紙堅緻字畫瘦勁在中華亦爲善本陪臣南秀文跋尾稱其國主讀書好文處詞體之不俗命陪臣有文學者會粹韓柳二家註釋印布國中嘉惠儒士使之研經史以咀其實追韓柳以摘其華跋之前後敬書正統戊午夏正統四年冬十一月尊正朔大一統之意肅狀著見于簡牘蓋李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六

二

氏雖纂弒得箕子之風教故在而明皇家文命誕敷施及蠻貊信非唐宋所可比倫也嗚呼天傾地曷八表分崩高句麗久不作同文夢矣摩娑此本潛狀隕涕陪臣奉教編次者集賢殿副提學崔萬里直提學金鎮博士李永瑞成均司藝趙須等而南秀文應教署銜則云朝散大夫集賢殿應教藝文應教知制誥經筵檢討官兼春秋館記註官并書之以存東國故事

跋皇華集

本朝侍從之臣奉使高麗例有皇華集此嘉靖十八年也次上皇天上帝泰號皇祖皇考聖號錫山華修

撰察頒詔播諭而作也東國文體平行詞林諸公不惜廉調就之以寓柔遠之意故絕少瑰麗之詞若陪臣篇什每二字含七字意如國內無戈坐一人者乃彼國所謂東坡體耳諸公勿與酌和可也

書舊藏宋雕兩漢書後

趙吳興家藏宋槧兩漢書王弼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陸水邨太宰家後歸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二百金從黃尚寶購之崇禎癸未損二百金售諸四明謝氏庚寅之冬吾家藏書盡爲六丁下取此書却仍在人間狀其流落不偶殊可念也今年遊武林坦公司馬攜

生齋不虛集

宋日一六

三

以見示諮訪真贋予從吏勸亟取之司馬家插架萬籤居狀爲壓庫物矣嗚呼甲申之亂古今書史圖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劫也今吳中一二藏書家零星摺拾不足當吾家一毛片羽見者誇詡比于西陽羽陵書生餓眼見錢但不在紙裏中可爲捧腹司馬得此十篋乃今時書庫中寶玉大弓當令吳兒見之頭目眩暈舌吐而不能收不獨此書得其所歸亦差足爲絳雲老人開顏吐氣也劫灰之後歸心空門爾時重見此書始知佛言昔年奇物經歷年歲忽狀覆睹記憶宛然皆足藏識變現良非

虛語而呂不韋顧以楚弓人得爲孔老之云豈爲知
道者乎司馬溪知佛理并以斯言證之

唐人新集金剛般若經石刻跋

唐弘農楊顓取金剛經六譯排纂刪綴命曰新集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成于太和元年經文五千一百六
十七字今本僅四千四百五十六字翰林諸學士鄭
覃王源中許康佐路群宋申錫李讓夷柳公權爲之贊太
和四年四月奉宣上進新刻碑本署特進行右威衛
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臣楊承和狀進其略云披諸異義一貫羣宗爲

東齊不品集

卷日一六

三

麓愚却妄之程登上達不刊之法臣慙爲小善遂刻
私名伏奉恩華不敢追改據狀則楊顓卽承和之私
名也其年八月敕並示左右街功德使令編入藏經
目錄其石經在上都興唐寺安立初刻是八分書難
讀右衛倉曹參軍唐玄度翻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
刻石太和六年春畢功趙明誠金石錄標目王右軍
六譯金剛今新安程穆倩所寶藏也有唐君臣于此
碑刻崇重莊嚴如此顓之自敘謂金剛前後六譯貝
葉皆自西來而五天有韻非一如小失佛心卽大訛
秘典今爲合諸家之譯擇其言寡而理長語近而意

遠者其狀又曰鳩摩最上美冠後來狀不捨菁華猶

疑珪璧恐絕編隱耀匣智鏡于闕文靈軸韜明鏤心

燈于墜典蓋唐人宗慈恩之說料棟泰譯有由狀矣

予觀宋有孫知縣及龍舒王日休皆以已意刊定金

剛經文大慧杲禪師及宋學士景濂後先彈駁有招

因帶果毀謗聖教之呵不謂唐人已先有此柳誠懸

之贊曰揣摩一經前後六譯今之而七畢竟斯獲殆

明謂六譯不容有七而稍認其詞耳穆倩少多病骨

立從其父遊天目遇異人于陰林席箭之間顧穆倩

曰兒骨峭而方終期壽且昌又曰記取一人口千人

東齊不品集

卷日一六

四

六譯七譯三晉王三十餘年穆倩貧病益甚感異夢
購得是刻于新安故家病不藥而愈數腴如壯盛時
連舉四丈夫子始悟異人識記云云所謂一人口千
人者卽太和年號也此經冥祥感應聲動幽明以叢
殘石本猶能于千載之下現此靈異安知穆倩非有
唐諸人宿世信持乘彼願輪重來開顯者歟余竊謂
是刻在今已爲絕編蠹軸而師心刪略之文又不可
以行遠穆倩工二王書當鈎榻此碑書法依泰譯經
文摹而刻之不獨右軍之書得仗法寶以杜灰劫而
昔人刊削聖教之過愆亦隱狀代爲懺除斯或如來

護念付囑之遺意也穆情當謹思吾言毋忽

題懷素草書卷

余所見藏真真跡凡數卷大都絹素刊敝字畫淺淡令人于滅沒無有之間想見驚沙折壁因風變化之妙耳此卷箋紙簇新無直裂紋勾之狀字皆完好無一筆損缺應知此上人是阿羅漢現身尚在人間故于此紙上揮洒墨汁重作醉僧書遊戲神通也

李忠毅公遺筆跋

江陰之東原里名長涇赤岸相去五六里牛宮豚柵比屋相望其中有二偉人焉一爲宮諭謚文貞繆公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

當時一爲御史謚忠毅李公次見次見則當時夫人弟之子也余與當時游識次見書生時天啓乙丑逆奄鉤黨急刺促長安中篝燈夜坐當時絮語及應山余撫几歎曰應山拚一死糜爛爲左班立長城微應山黨人駢首參夷他日有信眉地乎次見擊節以爲知言目光炯炯激射寒燈翳狀爲之吐芒相與長歎而罷明年二公同時被禍奄敗卒與應山偕卹錄蓋三十餘年矣次見子遜之鈞摹檻車遺書刻之于石余觀之老淚霑紙如縷縻不絕余老而後歿洵更桑海追憶往事又在龍漢刼前不自知涕之無從也次

見之訓子本忠孝敦厚讓當飲章急徵時無湫攸孤憤之詞蓋其天資近道不事錐礪而又涵養于神廟中年化成之日爲盛世之人材宜終和且平若此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有周中衰婦人女子浸灌先王之教馴習溫柔敦厚之風孔子曰豐水有芑百世之仁也不其狀乎不其狀乎遜之九齡藐孤佩服遺訓嶄然無忝所生人謂次見有後矣聿懷多福君子有穀詒孫子于李氏庶几左驗矣而顧未驗于國家次見偕當時朝于帝所周視下土其亦有隱惻也矣

題董玄宰書山谷題跋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六

六

右董文敏公玄宰書山谷題跋十則是其中年最合作之書公嘗過余山樓爲人題松雪字卷竟閣筆謂余每一搦管秀媚之氣側出于腕間不能驅遣坐此不及古人耳今所書山谷書有云凡書要拙多于巧意亦相似狀此書輕濃得中姿態橫陳唐人謂春花發艷夏柳低枝亦何嘗以秀媚爲病而虎文愛此卷如頭目不忍豪奪遂題歸之

跋紫柏大師手札

右紫柏大師手札十二通故祭酒馮公開之家藏其孫研祥裝裱爲一冊馮公萬曆中各宰官販心法門

大師以末法金湯倚重故其手札丁寧付囑如家人父子而其猛利烹鍊毒手鉗錘迴出于輭緩交情之外公爲人眞實無枝葉則以心眞而才智疎終非金湯料易之其御物疏通多可則以世故重而道念輕恐中心柱于不甚牢固礙之官位稍進則以官漸大疾亦大謂南宮冷靜可以久祿爲自食其言警之公技癢好作時文則以秀鐵面訶李伯時畫馬應入驢胎馬腹藥之公以吉凶悔吝商榷行止則以斷髮如斷頭更有何頭可斷決之橫行直撞熱喝痛棒勢破面皮墜落情網皆所謂自敵已下不能堪者師既不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六

七

惜饒舌而公則奉爲金口師資吸受如磁引錢近古所希有也大師去世已久讀其手札慈容悲誨儼狀如生一腔心血傾倒爲人角芒槎牙漏現于筆尖幅上雖欲不頰首下拜熱淚逆流而不可得也大師作書都不屈草緣手散去全集載與祭酒書才二紙甫東陸符搜訪爲別集而未盡也研祥以念祖之故念法念僧鄭重藏弄俾余得緇閱繕寫豈不幸哉研祥胚胎前光熏染深厚正法眼藏如力士寶珠在額上久當自現余願執簡以須之

題書金剛經後

此吳人杜大綬所書金剛經不全之本太倉王異公補成之以追薦其母夫人者也韓昌黎儒者抗言排佛其爲絳州馬刺史行狀則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狀則書經薦親固亦大儒開佛者之所不禁與般若智炬炳乎文字當異公書經時當有六種金剛漏現筆端不離卷帙已恍如見母夫人珠宮貝闕生天之處矣

題尹子求臨魏晉名人帖

子求謝黜兵事還蜀不遠東吳萬里弔我于削杖中期以三年後攜家出蜀相依終老而不得遂卒罵賊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六

八

盡節以成此帖則子羽宦蜀時書以相貽者也子求廉直好古所至焚香拂地晨起手自滌硯皆書百餘字鈎摹魏晉書法搜剔抉擿細入絲髮今觀此帖老蒼瘦勁光明雄駿之氣鬱盤行墨間良可寶也子求生平不吐一俗語不作一俗事不侶一俗客處中朝士大夫中如異雉介易顧其晚節卓絕如是肯顏魯公叱盧杞罵希烈握拳透爪氣不恚君其在吳興與杼山畫師陸鴻漸張玄真之徒理經藏修詩海坐三癸亭援雲倚石風流弘長映帶百世以是知古來忠臣志士捐軀殉國卓犖驚世者皆天下眞風流不俗

人也吾又于子求見之矣

書張子石臨蘭亭卷

往吾友程孟陽汲古多癖常寶藏蘭亭一紙坐臥必俱以爲真定武也等慈長老居拂水亦好觀蘭亭孟陽端席拂几鄭重出眎等慈指放字一磔以爲稍短孟陽拂狀不悅曰此放字一磔稍短如蒼鷹指爪一縮有橫擊萬里之勢若少展則無餘力矣師老書家尚留此俗筆于眼底耶辭色俱厲而發赤不止余以他語間之而罷今年冬日紙牕孤坐忽見子石所臨蘭亭卷追憶四十年前山園蕭寂松栢藏門二老幅

來齊有墨集

卷四十六

十九

題李長蘅畫扇冊

長蘅晚年遊跡多在西湖鄒孟陽聞子將每設長案列繚素攤卷拭扇以須其至長蘅笑曰此設三覆以誘我矣揮毫潑墨欣狀樂爲之盡故兩家所得最富扇紙累百計不止余平生愛惜朋友檀園松圓楮墨藏弄僅以十數計絳雲之災胥燬于火而鄒聞謫逝後篋衍狼籍僮奴竊取以供博奕不知其爲主人之頭目腦髓可歎也子羽收畫扇十幅上有鄒氏圖記

余撫之憮然而嘆以長蘅之詩畫兩家之多取與余之寡取未轉盼而同歸于盡天下之物其可錮而留之也哉此冊爲楚人之弓遞代郵傳以及子羽而余得以摩挲把翫幸矣子羽達人也書其後而歸之已亥夏六月蒙叟錢謙益書碧梧紅豆村莊

淵明集有畫扇贊盧德水取以名室曰畫扇齋余愛德水之妙于欣賞而工于標舉也過杜亭信宿齋中因語德水此中難著俗物如吾友程孟陽李長蘅乃畫扇齋中人耳德水死此齋爲馬肆矣子羽得長蘅畫扇宜舉德水例以名其齋德水以淵明之贊而子羽以長蘅之畫如燈取影各有其致余他日當補爲之贊

來齊有墨集

卷四十六

三

拂水丙舍新成谿堂欄戶差可人意松圓老人嘆曰但恨長蘅早去不得渠仰面背手吟嘯嘆賞爲缺陷事耳今年修葺秋水閣少還舊觀松圓亦爲古人久矣覽長蘅畫扇烟嵐濃淡隄柳蔽虧朝陽花信居然粉本吾詩固有之安知李三不與大癡諸人神游其間耶

過南徐上清流關關山屈盤關門有壯繆侯廟朱千紅旆閃麗山城麗譙上此扇景約略近之過此如穿

并幹而出驚沙平田騁望千里此走濠泗豐沛道也
長蘅過此口占示余曰出門日向東頭才過濠州
又宋州心似磨盤山下路千迴萬折幾時休扇頭嶺
路紆餘人家客店幾點在夕陽外正似磨盤山脚日
晡驅車時也歐陽公云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此何
時也耶長蘅詩檀園集失載追錄于此

此幅長堤疎柳溪橋迴複絕似吾山莊沿隄風景孟
陽居聞詠亭散步行吟墊巾往返步履可以指數今
扇頭隄橋上一叟閒閒扳枝倚樹傲兀自得使山中
村媼牧豎信手指目必以爲吾孟陽也長蘅爾時隨
交齊可學集卷四十六

手點染豈自知爲孟陽寫真耶

東坡書報王定國余近日畫得寒林已入神品此老
矜重自以爲能事如此豈若吾長蘅盤礴之暇以退
筆殘墨揮灑遂妙天下耶坡嘗言歐陽公天人也人
或以爲似之且過之非狂卽愚余安得爲此無稽之
言亦聊以發子羽一笑耳

長蘅易直濶達多可少忤然其胸中尙有事在啓禎
之交感憤抑塞至于酸辛嘔血作枯木斲石虬曲蟠
鬱亦所謂肺肝槎牙生竹石也

松圓老人嘗于奚奴捐扇書袁海叟隔花吹笛正黃

昏之句珠林玉樹淡月朦朧余苦愛之長蘅此幅仿
彿相似登鐵山坐長蘅六浮閣址看西山梅花海古
香清塵浮動心眼使人取次指點便欲颺去大抵清
林疎樾輕烟淡粉昔人所評淺絳色畫唯吾江南有
此風景又非此中高人秀士不能籠挫撈漉寫著阿
堵中也二老仙去子羽故應玄對此語

東坡李唐臣秋景云野水參差漲痕疎林欹倒出
霜根浩歌一櫂歸何處家住江南黃葉村長蘅畫扇
累幅皆饒此意蓋自壬戌罷公車絕意榮進思終老
于菰蒲稻蟹之鄉其寄興疎放如此今老矣暮年
牧齊可學集卷四十六

江關微風搖動未知長腰縮項得安穩老饕否李畫
中有長年舟子却迴烟櫂張願鼓枻故坡詩有浩歌
一櫂之句今應于扇面補畫一白頭老人企脚放歌
以代舟子有之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
水一方江南黃葉村中豈可無此一老人耶

展畫卷至第十幅扁舟淺水簑笠一翁面山兀坐居
然李唐畫中舟子撫卷輟然豈天之有意于斯人耶
碧梧紅豆村中涼風將至白鷗黃葉身在長蘅畫扇
中仙酒獨酌爐香凝塵因念柴桑處士觀山海經覽
穆王圖流咏荆軻田疇胸中猶擾擾多事放筆一笑

跋顧與治藏大痴畫卷

大痴富春山圖已爲焦尾琴燒竹節矣浮嵐煖翠往在毘陵唐氏得見之如拱璧今墮落銅山錢埒中明妃遠嫁呼韓欲省識春風一面安可復得此卷爲與治家藏清齋韵士焚香矜賞天寒翠袖日暮脩竹如此相守亦復何恨一峰老人在車箱谷前亦當披雲一笑慶茲卷之遭也

題鄭千里畫冊

丁南羽鄭千里皆與予善而篋中無一縑片素今王君藏千里小景百幅裝璜標識卷帙精好人之好事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六

與不好事相去若此狀君既善收藏又樂與人賞鑒晴牕斐几焚香展玩百幅中雲舫烟海時時與余共之則余家畫笥故在金陵安知非余一厨之寄而徒以藏弄爲有無也哉君寶愛此冊屬余題其端余觀古人書畫不輕加題識題識蕪煩如好肌膚多生疥癩非書畫之福也桓宣懷客以寒具手執畫好事家以爲美談余之信手批抹者其點汙卷軸尤甚寒具之油而人顧以爲好者何也聊書此以發君一笑

題間照法師所藏畫冊

古之善畫者以山河城郭宮室人民爲吾畫笥以風

雲雪月烟雨晦明爲吾粉本不知此世界中山河大地水陸空行一切唯識中之相分也畫家之心玲瓏穿漏布山水于行間吐雲物于筆底一切皆唯識中之見分從覺海澄圓妙明明妙中流現側出者也華嚴五地菩薩登地之後乃能妙解世間畫筆琴書種種伎藝至于塵裏轉輪豪端見利而畫家之能事畢矣王右丞曰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杜工部曰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孰謂文人爲不知道乎間照法師精通性相開演唯識苦愛無補畫冊不忍去手其高足瓊師丹青特妙余恐世之觀者以二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六

三

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

董巨以後山水一派流種東南元初趙文敏獨臻其妙黃子久吳仲圭倪元鎮王叔明諸家相繼而作明興百餘年而有沈啓南唐子畏文徵仲又將百年而有董華亭蓋江左開天之地斗牛王氣垂芒散翼煥爲圖繪非偶狀者其風流文采久而滋長亦熏習之力使狀也余聞子久居烏目傍小山飲酒所至輒畫自湖橋抵拂水放舟兩湖畫橫卷長數十丈稿本未經裝裱民家束入竹筒置複壁中訪求不可得華亭

爲撫掌歎息。艤舟湖山間，坐臥累日，語予曰：子久歟！十丈卷今飽我腹，筍異時當爲公倒囊出之。華亭仙去三十餘年，山牕水榭未嘗不追憶斯言也。冬日屏居漁山，吳子昞予手臨宋元畫卷，烘染皴皴，窮工盡意，筆毫水墨皆負雲氣，向之慨慕子久與華亭所手摹心追者，一往攢聚，尺幅如坐鏡中，豈不快哉！漁山古淡安雅，如古圖畫中人物，將子久一派近在虞山。余淡望之，此卷真蹟皆烟客奉常藏弄，又親傳華亭一燈密有指授，故漁山妙契若此。烟客跋尾不欲示人以斲輪之妙，故隱而不書予聊極之以信吾熏習之說。

牧齋有學集

卷四一六

三

王石谷畫跋

王子久沒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子受學于京，炤郡守又從奉常烟客遊，盡發所藏宋元名蹟，匠意描寫，烟雲滿紙，非畫史分寸渲染者可幾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坐湖橋看山飲酒，飲罷輒投其餅于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王大癡酒餅。晚年遊華山，憩車箱谷，吹仙人所遺鐵笛，白雲滃起，足下擁之而去。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塵穢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畫品，當亦爾爾。昔人言子久

畫山頭必似拂水，叔明畫山頭必似黃鶴，二公胸中有真山水，以腹筍爲粉本，故落筆輒似石谷。殆可與語此，朕吾鄉莼苑多人畫家，則子久隸篆則繆仲素詞賦則桑民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衣鉢殆將獨歸石谷，此可爲三歎也。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六終

牧齋有學集

卷四一六

三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七

題跋二

自跋留侯論後

余年十五作留侯論盛談其神奇靈怪文詞儼頗
爲長老所稱許今乃知其不朕子房當呂政并吞宗
國淪喪籍五世之業敵九世之讐破家致命閔閔皇
皇如魚銜鈞如雉帶箭博浪之椎一發不中將百發
而未已豈自料必有濟哉求士而遇滄海君潛匿而
遇圯上老人窮塗亡命萍梗相值固非有意釣奇也
軼道降秦垓下蹙項風雲玄感雪恥除兇自請封畱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七
平生之願足矣龍準遲暮雉狗晨鳴金玦菀枯炎祚
杌隄報韓之心已了報劉之緒未愆于是扣囊底之
智鈞致四老人以肇安劉之績兩家宿債一往酬還
都無餘剩自是乃可以長謝世間伴黃石而尋赤松
矣由是觀之子房蓋楚漢間一了債人也厓山之忠
臣得請于帝報在百年已後是固朕矣借力于百年
又將結債于來世以償還債寧有了時豈若子房天
助神祐功成身退五世之讐報于一身多生之債酬
于現世嗚呼如子房者真千古之幸人也哉

題紀伯紫詩

海內才人志士坎壈失職悲刳灰而歎陵谷者往往
有之至若沉雄魁壘感激用壯哀而能思愍而不懟
則未有如伯紫者也涕灑文山悲歌正氣非西臺慟
哭之遺恨乎吟望閩江徘徊玉樹非水雲送別之餘
思乎芒屨之間奔靈武大冠之驚見漢儀如談因夢
如觀前塵一以爲曼倩之射覆一以爲君山之推緯
愀乎憂乎杜陵之一飯不忘渭南之家祭必告殆無
以加于此矣袁中郎評徐文長之詩謂其胸中有一
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詩
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鐘出土如寡婦之夜哭如羈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七
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幽墳
移以評伯紫之詩庶幾似之余方銀鐙逮繫繫朕楚
囚誦伯紫之詩如孟嘗君聽雍門之琴不覺其欬歔
太息流涕而不能止也雖朕願伯紫少闕之如其流
傳歌咏廣賁焦殺之音感人而動物則將如師曠援
琴而鼓最悲之音風雨至而廊瓦飛平公恐懼伏于
廊屋之間而晉國有大旱赤地之凶可不慎乎可不
懼乎

題程穆倩卷

讀穆恭先生贈穆倩序傾倒於穆倩至矣稱恭之文

三歎于漳海清江頗以其不能薦穆穆倩爲惜余于
二君禮先一飯不以我老耄而舍我清江自監軍還
訪余山中余贈詩有梅花樹下解征衣之句漳海畢
命日猶語所知虞山不歿國史未死也嗟乎吾黨心
期蘊藉良有託寄向令得操化權運帝車海內投竿
舍簪詎止一穆倩今日者駕鵝高飛石馬流汗穆倩
既於旅人栖栖穆恭亦有客信信詩有之誰能秉國
成不自爲正大命以傾豈不痛哉世之有心人讀穆
恭斯文而有感於漳海清江用舍存亡之故爰止之
悼百身之悲蓋將交作互發而穆恭之贈穆倩者爲
收齊可也

卷四

三

題燕市酒人篇

甲午春遇孝威于吳門孝威出燕中行卷皆七言今
體詩余賞其骨氣澹穩清淡而文明他日當掉鞅詩
苑今年復遇之吳門見燕市酒人篇學益富氣益厚
骨格益老蒼未及三年孝威之詩成矣或曰孝威詩
于古人何如案頭有中州集余曰以是集擬之當在
元裕之李長源之間或佛狀而起曰今之論詩者非

盛唐弗逮也非李杜弗宗也擬孝威於元季何爲是
設設者乎余曰不狀詩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
氣動焉如土膏之發如候蟲之鳴歡欣嘯殺紆緩促
數窮于時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狀者古今
之真詩也吾讀裕之長源詩皇極永明之什牛車孝
孫之篇朔風蕭朕寒燈無燄如聞歎噫如洒毛血斯
亦騷雅之末流哀怨之極致也孝威以席帽書生負
河山陵谷之感金甲御溝銅駝故里與裕之長源共
歎歎涕泣于五百年內盈于志盪于情若聲氣之入
于銅角無往而不一也安得而不同子之云盛唐李
杜者偶人之衣冠也斷齒之文繡也我之云裕之長
源者旅人之越吟也怨女之商歌也安得以子之夢
夢而易我之設設者乎孝威自命其詩曰燕市酒人
篇嗟夫白虹貫天蒼鷹擊殿壯士哀歌而變徵美人
傳聲于漏月千古騷人詞客莫不毛豎髮立骨驚心
歎此天地間之真詩也子亦將以音律聲病句剗而
字度乎知孝威命篇之指意余之以元季擬孝威也
雖設設庸何傷孝威悅是言也以告芝麓先生先生
曰善哉能爲裕之長源者望盛唐李杜猶北塗而適
燕也人言長安樂出門向西笑孝威自此遠矣

卷四

四

題遵王秋懷詩

有客渡江咄點諸名士詩謂將文選唐詩爛熟背誦
將捷按略遇題補納不問神理云何警策云何蓋末
流學問之誤如此予謂此非學問之誤乃胎性使然
也仙家言胎性舍于營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針
故難愈也今詩人胎性凡濁熏于榮衛五藏雖有文
選唐詩以爲針藥適足長其焰烟助其繁漫耳學問
何過之有全苦愛選之秋懷詩云清曉卷書坐南山
見高稜高寒悽警與南山相栖泊驚絕于文字之外
能賞此二言味其京旨斯可與談胎性之說矣遵王

改齊可也

宋四二

五

近作秋懷十三首余觀其有志汲古味薄而抱明同
同乎南山之遺志也故亟取焉而遵王避席請未已
昔退之夢吞丹篆旁一人撫掌而笑似是孟郊余老
矣無以長子他日丹篆文成余爲夢中傍笑之人不
亦可乎

題爲龔孝升書近詩冊子

往在白下余澹心采詩及余余告之曰老來作詩約
有二種長言調語率意放筆不徵典故不論聲病吳
人嗤笑俚詩謂是靜軒先生有詩爲證余詩強半似
之至若取次應酬率率屬和撐腸少字撚鬚乏苗不

免差排成聯等播作對子路乘肥馬堯舜騎病猪此
十字金針詩格閱爲家寶但是扇頭屏上利市十倍
不敢云舍弟江南家兄塞北也金陵士友爲之開堂
大笑頃孝老至吳門出素冊屬寫近詩扁舟細雨聊
爲命筆輟簡觀之大約是二種詩中前一種耳晚晚
失學老歸空門世間文字都如嚼蠟詩選之刻流傳
咸陽聞高句麗使人頗相訪問而大冠如箕有戟手
罵詈者若令見余舊詩拖沓潦倒向慕者或不免撫
掌三歎而唾詈者庶可以開口一笑也孝老愛我將
以老去詩篇渾漫興解嘲則吾豈敢

收齊有也

宋四二

六

偶書黎美周遂球詩集序後

西昌徐巨源序番禺黎美周之詩以爲太白以後一
人而自恨其不如余驚怖其言讀美周之詩心眩目
眈倘恍自失者久之廣陵鄭超宗邀諸名士賦黃杜
丹詩糊名易書屬余看定如唐入所謂擅場者余取
美周詩壓卷一時呼黃杜丹狀元鏤朱提爲巨杯鐫
余言以識去今二十年嶺郵中得其子所寄蓮鬚閣
集揆文懷人潛狀出涕徐而視之卷帙如故向之爛
狀奪目者都不憶記何處豈陵谷貿易詩以時更邪
抑朱碧錯互識以久徙邪不狀則或者老向空門舍

離文字向者之耳目茫狀易向而不能自主也客曰
不狀向之評美周以巨源評美周也今之評美周以
美周評美周也向也實而今也虛向也有待而今也
無待也鳩摩羅什爲兒時隨母至沙勒頂戴佛鉢私
念蓋形甚大何其輕邪卽重失聲下之母問其故對
曰我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微童壽之益喻則客
言亦大有理未知巨源今日戴盃輕重視余又何如
也恨越在二千里外無從與巨源劇談噴飯聊書此
以寄之

跋蕭孟昉花燭詞

沈氏有集

卷四

七

孟昉自西昌來就婚南都詞人才士有各士悅傾城
之美並賦花燭詞流艷人口孟昉要余繼聲暑夜酒
闌拍蚊揮汗勉如卷中之數諸公之詩鮮榮妙麗反
商下徵幽蘭白雲之曲而余以兔_{園村}子搖腐毫伸蠶
紙頌斯男而祝偕老譬如樂工撒帳歌滿庭芳匠人
拋梁唱兒郎偉雖其俚鄙就啜不中律呂而燕新婚
者賀大厦者亦必有取焉唐人記嵩岳嫁女田嬰鄧
韶兩書生奉引相禮雖爲羣仙所憐傾折花枝賜熏
隨酒狀老措大舉止卽當衣冠潦倒應不免令碧玉
堂上捧玉廂托紅殘人掩口竊笑余之詩忝預羣公

之列得無類是乎孟昉歸屬子晉刻其詩趣爲跋語
甚急余語子晉子當是衛符卿李八百也并書以博
孟昉一笑

明媛詩緯題辭

明朝閨秀篇章每多撰集繁仍採擷昔由章句豎儒
孟浪品題近出屠沽俗子回文錦字塗抹兔園紫鳳
天吳顛倒褻褻之歌舞徒使香奩掩鼻美嬪捧心而已
殘評泊霓裳之歌舞徒使香奩掩鼻美嬪捧心而已
山陰王大家玉映各刻苕華肉齊環壁松風入硯金
臺之汁不乾雲母養箋蠶書之體自作游茲策府蕩
收齊有集
卷四
八
我文心綠笥丹簡則卷盈方底金箱玉版則各溢縹
緗于是命絳人敕毛穎拂毫素戒赫蹏研匣琉璃映
澈觀書之秋月筆牀翡翠欲飛點筆之風霜出入豈
但于千金褒貶有同于一字命名詩緯嗣音玉臺亦
史亦京又香又艷斯則聊同棄日孝穆所以無譏詒
我形管蔚宗爲之三歎者也昔者上官昭容席人主
並后之權評昆明應制之什丹鉛甲乙紙落如飛遂
使沈宋諸人俛首一時流艷千古玉映以名家之女
擅絕代之姿蓋自將丹黃不御聊以編削消此餘
閒走羣娥于筆端龍變諸于凡上京音高唱若嵩岳

之會衆真墨兵蕭閒如吳宮之教女戰呂和叔昭容
書樓歌曰自言文藝是天眞不服丈夫勝婦人悠悠
古今同斯永歎矣道人心如木石敘以夢言匪云作
戲逢場聊亦助成水觀

書瞿有仲詩卷

余常謂論詩者不當趣論其詩之妍媸巧拙而先論
其有詩無詩所謂有詩者惟其志意偏塞才力潰盈
如風之怒于土囊如水之壅于息壤傍觀結轡不能
自喻狀後發作而爲詩凡天地之內恢詭譎怪身世
之間交互緯繆千容萬狀皆用以資爲詩夫狀後謂
衆齊有學集 卷四十七

九

之有詩夫狀後可以叶其宮商辨其聲病而指陳其
高下得失如其不狀其中枵狀無所以而極其持撻
採擷之力以自命爲詩剪綵不可以爲花也刺楮不
可以爲葉也其或矯厲矜氣寄托感憤不疾而呻不
哀而悲皆象物也皆餘氣也則終謂之無詩而已矣
契家瞿生有仲傑狀書生而有囊橐一世牢籠終古
志氣其爲詩長篇如訴短詠若泣俄而雷歎頽息指
腐癢標俄而牢刺拂戾捫譟踴躍使讀者愴然累欬
愴然自失徐而卽之則似攫龍蛇搏兕虎欲與之鬪
而不能也余觀今之稱詩者多矣求諸聲律排比之

外而論其有詩無詩則不能不推有仲有仲通懷敏
志以余禮先一飯俸而問道焉老而失學無以相長
則進而語之曰子之詩富有日新不可以歲月判斷
狀吾觀確菴子之所評定者則子之質的也昔者玉
川子作月蝕詩韓子心服焉而隱槩其文曰效玉川
子作韓子之效之也所謂約之以禮也子之才華雄
放莽兀可以進步玉川而確菴子則有志乎韓子之
學者評子之詩引繩切墨蓋亦有約禮之思焉子于
是乎求之有餘師矣陶冶性情杼軸理道詞約義豐
詩之正令也若夫連章累韻悅目偶語以興譚爲同
衆齊有學集 卷四十二

書梅花百詠後

今之論詩者以勢尖徑仄捫枯守寂爲宗若詠梅花
詩尤爭爲荒寒瘦餓如烟似夢之句譬如螻蛄之聲
發于蚯蚓之竅雖復凄神寒骨亦何足聽又况陳根
宿莽滋蔓因仍腐爛滿紙正所謂陳言務去者乎新
安程穆倩示余梅花百詠灤水高二亮先生和中峰

不有其象物也博其取境也全其稱名指事也肆而隱曲而不晦隋何之珠徑寸照乘而崑山之人則用以抵鵲富有日新誠哉是言也夫今之咏梅所謂荒寒瘦餓者亦取其形似而已矣空山野水梅之京圃也亦知夫珠宮玉照之非凡乎疎籬短竹梅之逸致也亦知夫上林苑之非俗乎前村一枝梅之遠神也亦知夫羅浮萬樹之非繁非雜乎古來詠梅之詩托始于水部少陵譬之光音天人未食地肥于人間杭稻氣味猶相越也林君復爲清真雅正主以暗香

教齊有集

卷四

疎影之句標舉梅之眉目高季迪爲廣大教化主以雪滿月明之句洗發梅之精神二公自衆香國中來年文心秀句新新不窮按華勝秀潘發斯詠後三百年修標梅之祀者孤山青丘壇壇不改順祀配食則南村在斯以余言躋之其可也余老矣皈心空門世間文字都如噉蠟讀二亮百詠此心癢癢食指欲動二亮有事吳門而余方鑿坏踰垣屏跡貴游不獲一見聊書長語于卷末因穆倩以寓焉墓田丙舍老梅數十株日夕把百詠詩賞其下凌風却月綈袂扣門酒闌夢斷恍忽在卷帙間謂余不識三亮故未可也

嗜奇說書陸秋玉水墨廬詩卷

孫子子長吾黨之知言者也好陸子秋玉詩袖以示余曰此今之嗜奇人也夫子幸有以張之留之彌月取次吟賞標新領異良如孫子所云余胸中無奇以孫子言直歎其奇而已矣東海中有水母以蝦爲目而余以孫子爲目甚矣余之可笑也孫子趣欲余張其詩請爲孫子終嗜奇之說今夫芻豢梁肉天下同嗜也有人焉厭膏粱而甘藜藿或嗜昌歆或嗜棗茭則奇又有人焉厭五穀鍊服食餐雲母而摩甘露則益奇雖狀未嘗奇也彭祖之斟雉羹麻姑之擗麟脯皆其日用飲食也仙家有梨棗之藥諸天有飲食之樹自朕任運非幻化而得也物亦有之麝之食柏也虫之食木也蠹之食字也人以爲奇而彼固以爲解參梁肉屬厭而後已也若夫夷由食火蠅蜋食糞蛆食地腦竊脂賊苗之類皆將笑而噉之則亦何奇之有哉昔者昌黎之門文莫奇于樊宗師詩莫奇于盧仝樊之文昌黎以爲文從字順者也盧之詩曰海月獲羈魂到晚點孤光夜半睡獨覺爽氣盈心堂吾以爲非昌黎之門道也孫子旣以嗜奇知陸子括羽茲彌請以昌黎之門爲準若夫馬蘭請客蓋玉川子

之俳諧而長頸高結鬪險于菌蠢彭亨之辭亦非余
之所謂奇也書之以復于孫子且以爲陸子詩序

題徐季白詩卷後

余少不能詩老而不復論詩喪亂之後蒐采遺忘都
爲一集間有評論舉所聞于先生長者之緒言略爲
標目以就正于君子不自意頗得當于法眼雜狀歎
賞稱爲菟苑之金罍而一二詢厲者又將吹毛刺膚
以爲大僂老歸空門淡知一切皆幻付之盧胡而已
偶遊雲間徐子季白持行卷來謁再拜而乞言猶以
余爲足與言者也余竊心愧之余之評詩與當世牴

牧齋有學集

卷四

三

悟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論弇州則吾
先世之契家也余髮覆額時讀前後四部稿皆能成
誦閣記其行墨今所謂晚年定論者皆舉揚其集中
追悔少作與其欲改正卮言勿悞後人之語以戒嘗
世之耳論目食刺舟膠柱者初非敢鑿空杜撰欺誣
先哲也雲間之才子如臥子舒章余故愛其才情美
其聲律惟其淵源流別各有從來余亦嘗面規之而
子亦不以爲耳璵采詩之役未及甲申以後豈有
意刊落料揀哉嗟夫天地之降才與吾人之靈心妙
體生生不窮新新相續有三百篇則必有楚騷有漢

魏建安則必有六朝有景隆開元則必有中晚及宋
元而世皆遵守嚴羽卿劉辰翁高廷禮之瞽說限隔
時代支離格律如癡蠅穴紙不見世界斯則良爲可憐
愚者如雲間之詩自國初海叟諸公以迄陳李可謂
極盛矣後來才俊比肩接踵莫不異曲同工光前絕
後季白則其超乘絕出者也生才不盡來者難誣必
欲以一人一家之見評泊古今牛羊之眼但別方隅
豈不可爲一笑哉余絕口論詩久矣以季白虛心請
益偶有根觸聊發其狂言亦欲因季白以鐔于雲間
之後賢也

牧齋有學集

卷四

四

題西湖竹枝詞

每讀西湖書不耐版蕩委禾之語楊鐵崖故官詩用
紅兒字輒欲舉筆抹之今視鷓鴣竹枝百首雖復慷
慨歷落別有託寄而所敘列多不河吾意吾祖武肅
王築錢塘詩云傳語神龍并水府錢塘今擬作錢城
去今千餘年英雄之氣尚在每吟鷓鴣一絕輒受聲
歌此詩以亂之

題李吧瞻谷口山房詩序

故御史大夫謚愍肅涇陽漸菴李公萬曆之偉人也
余兒童時已知頌公如蘇子之於韓范富歐長而奉

教于先達知公爲趙漢谷先生之增微言大義扣擊
于浚谷者爲多余評定刻朝秦文以浚谷爲冠首行
求李公之文唯流傳奏疏每爲慨歎今年游白門得
見李公之曾孫祀瞻弓冶箕裘羽儀是在不獨蔡中
郎虎賁之思而已祀瞻以詩草示余屬爲是正祀瞻
之詩如陳正字行卷一目而傾維下何埃余言余觀
秦人詩自李空同以逮文太青莫不伉厲用壯有車
鄰駟鐵之遺聲祀瞻獨不狀行安節和一唱三歎殆
有兼葭白露美人一方之旨意未可謂之秦聲也詩
曰自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盛明之世大人君子詒
謀善物皆有溫柔敦厚豈弟易直之流風觀于祀瞻
之詩余之頌慕漸菴爲不徒也已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八

題跋三

題陳南浦山曉窓詩

勝國之季詩莫盛於中吳而吾邑寥寥無聞兵興以來帝車南指髮髮再盛而虞山蒙氣如故十餘年來後生俊民握鉛懷素磨厲以趙詞壇者項背相望陳子南浦其一人也陳子家貧而學富齒壯而才老誦其詩選義按部考詞就班戛戛然惟有意於敷萎敗沉淖忍而不屑以裨販剽賊爲能事其志之所存遠矣假令世有鐵崖則可以攝齊于袁華郭翼之倫世有青丘則北郭諸子亦將軒翥其後而偃偃焉以余爲識道之老馬過而問津焉惜乎吾懼其窮也諸子方掉鞅狗壘而陳子爲之職志余雖老耄巢車以望戰塵曳足以觀鼓譟庶幾少作其朝氣耶謹書此而憑軾以俟之

香觀說書徐元歎詩後

余老嫗不耐看詩尤不耐看今人詩人間詩卷聊一寓目狂華亂眼蒙蒙然隱凡而厥有隱者告曰吾語子以觀詩之法用目觀不若用鼻觀余驚問曰何謂也隱者曰夫詩也者疏淪神野泚汰穢濁天地間之

香氣也。可以色爲食。鼻以香爲食。今子之觀詩以目。青黃赤白。烟雲塵霧之色。雜陳于吾前。目之用有時而窮。而其香與否。目固不得而辨之也。吾廢目而用鼻。不以視而以嗅。詩之品第。略與香等。或上妙。或下中。或斫鋸而取。或煎笮而就。或熏染而得。以鼻映香。觸鼻即了。而聲色香味。四者鼻根中。可以兼舉。此觀詩方便法也。余異其言。而謹識之。春初游靈岳。於夫山和尚禪榻。得元歎新詩一帙。歸舟。雒誦撫几而歎。香嚴言。燒沉水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非此觀也。元歎擺落塵空。退居落木菴。客情旣盡。妙氣來宅。如薛瑄。肌肉皆香。其詩安得而不香。牛頭梅檀。生伊蘭叢中。仲秋成樹。發香。則伊蘭臭惡之氣。斬然無有。取元歎之詩。雜置詩卷中。剔凡辟惡。晉人所謂逆風家也。吾奉隱者之教。養鼻通觀。請自元歎始。雖朕吾向者。又聞呵香之說。昔比丘池邊。經行。聞蓮花香。鼻受心著。池神呵曰。汝何以捨林中禪淨。而偷我香。俄有人入池。取花。掘根挽莖。狼籍而去。池神弗呵也。有學詩者于此。駢花鏤葉。剗芳拾英。犯寒昏穢俗之忌。此掘根挽莖之流。池神之所棄。而弗呵也。村山論詩科。偷句爲鈍賊。是以應以盜香結罪。下視世人。逐伊蘭

之鼻胖脹衝四十由旬諸天惡而掩鼻者其又將若
之何雖犯尸羅戒吾以爲當少假焉少陵之詩曰燈
影照無寐心清聞妙香韋左司曰燕寢凝清香之二
公者于香嚴之觀其幾矣乎雪北香南清齋晏晦願
與元歎共之以證成隱者鼻觀之法不亦可乎夫
山和尚妙于詩句能以香作佛事吾恐學人愛染著
知見香未免爲池神所訶也作是言已書於元歎詩
後并詒和尚觀之以發一笑

後香觀說書介立旦公詩卷

余用隱者之教以鼻觀論詩作香觀說序元歎詩卷

宋齊書

卷四十八

三

靈品退老歎曰此六根互用心手自在法也金陵介
立旦公遣其徒携所著詩屬余評定余自巳丑讀江
上詩歎其孤高清切不失蔬筍氣味庶幾道人本色
今十餘年矣余昔者論詩以目觀今以鼻觀余之觀
詩者已非昔人矣旦公之詩所謂孤高清切不失蔬
筍風味者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古人以苾芻喻僧
苾芻香艸也蔬筍亦香艸之屬也爲僧者不具苾芻
之德不可以爲僧僧之爲詩者不諳蔬筍之味不可
以爲詩旦公具苾芻之德而諳蔬筍之味者也其爲
詩也安得而不香吾規規乎日觀以色聲求旦公之

宋齊書

卷四十八

四

詩偏絃獨張清唱寡和誠不欲與繁音絢繡爭妍而
赴節若夫色天清迴花露滴瀝梵猿應呼疎鐘殷牀
于斯時也聞思不及鼻觀先參一韻偶成半偈間作
香嚴之觀所謂清齋晏晦香氣寂然來入鼻中者非
旦公孰證之非鼻觀孰參之吾今取旦公詩盡釋本
香界中用是以證成吾之香觀也不亦可乎或曰子
向者有訶香之說旦公矜愛其詩若是池神則何以
待之曰子不聞青蓮華長者之鬻香乎池神之鬻香
也長者之鬻香也其回向之大小區以別矣長者了
知一切如是一切香王所出之處了達諸治病香乃
至一切菩薩地位香知此調和香法以智慧香而白
莊嚴于諸世間皆無染着具足成就長者所鬻之香
卽人間羅刹界諸欲天之香亦卽池神所護呵之香
豈有鉢兩差別哉此世界熏習穢惡伊蘭胖脹之臭
上達光音天旦公現鬻香長者身以蔬筍禪悅之香
作妙香句而爲說法池神安得而訶之若猶是餘塵
管起召呂命律憎伊蘭而愛梅檀則與夫人池取花
掘根挽莖者一間而已矣長者之別香也斷惡生喜
令諸有爲生樂着香生厭離香旦公華嚴法界師也
吾請以鬻香長者之香助旦公之香觀卽用旦公詩

句代旦公說法不亦可乎作香觀後說以訊旦公并再質之退老以爲何如

題桃溪詩稿

近來畫家不復知屋木人物里中漁山吳子摹劉松年四皓圖輒以贈予蓋其朽約敝染踰兩月而後就予觀郭恕先畫屋木樓觀多與王士元對手往往假士元寫人物于其中漁山有志于古命意造景以二李恕先輩爲師此所以復絕於今人也漁山不獨善畫其于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蓋亦以其畫爲之非欲以塗朱抹粉爭妍于時世者昔之論畫者謂

東齊才學集

卷四十八

五

畫之爲屋木猶書之有篆籀二者之法相近故郭恕先俱爲第一而荆浩狀答僧畫水山圖書五言四十字平生山水訣盡在其中士固未有不汲古不攻交而可謂之善畫者也漁山以二李恕先爲師執古人之六要六長以研味於風雅其俊而挾轍古人也孰得而禦之吾老矣庶猶得見公望啓南于斯世也

題嚴武伯詩卷

武伯遊吳江過周安石齋中大書一絕句于壁余愛其詩爲模道有宋各人之風去年冬以詩卷投余凡數言易被華落實明玕青瑤落落于行墨之間信哉

伯之昌于詩而殖於學也昔者淵明爲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此蓋達人智士任運玩世擺落嘲弄之辭耳而杜子美訶之曰陶潛一老翁聞道苦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之訶淵明則達矣其于宗文宗武則曰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曾又曰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其懷抱之縈挂與否視淵明何如也當武伯投詩日余方有哭孫之感老淚漬眼爲之破涕一笑客或從旁甚之嗟夫人當隕霜殺草蘭摧蕙折靡不悽狀感歎俄而之于五芝之田八桂之林芳菲極目未

東齊有學集

卷四十八

六

有不傍徨忻賞者也如客之云洪覺範所謂疑人前不可說夢豈不可爲一笑乎武伯子張之才子也子張有幽憂之疾二童子扶掖就醫余語武伯子勿憂子于晨昏少間舉其所著歌詩高吟雜誦如彈絲竹如考琴瑟子之尊人憑几而聽之殆將氣浸淫滿大宅霍狀體輕而病良已也書之以詒武伯且以示世之人知淵明少陵之古方可以起沈憂代藥物也則自余之療子張始

題費所中山中詠古詩

近以學者摘詞按藻春華滿眼所中獨好談握奇八

陳兵農有用之學山中詠古上下千載得二十四人
可以觀其志矣余少壯亦好論兵抵掌白山黑水間
老歸空門都如幻夢朕每笑洪覺範論禪輒唱言杜
牧論兵如珠走盤知此老胸中尚有事在所中才志
鬱盤方當不介而馳三周華不注何怪其言之娓娓
也昔人有言治世讀中庸亂世讀陰符又云治世讀
陰符亂世讀中庸此兩言者東西易向願所中爲筌
而決之

再與嚴子論詩語

武伯新詩益富風幡陣馬凌獵可畏而其自敘則謂
來齊有學集

卷四八

掉鞅於詩富有弋獲皆自余言發之嚴子以余爲識
道之老馬則已誤矣今復振衣再拜挾篋固請余非
洪鐘也而撞擊之不休不已窘乎頃者脚病伏枕偶
繙郭景純遊仙詩其二章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
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窓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
子吟諷數四燿朕心開如登日次如出雲外累蘇積
塊官朕若喪其所有甚矣古人之詩之不易讀也余
年八十懂而能讀而猶未能闕其所以海底之珊瑚
沒人能取之玉河之玉天西之人能採之黃帝之玄
珠雖離朱猶不能索而得也不于此中截斷衆流斬

開奪命攝古人之精魂而搜討其窟穴雖其雕章斷
句綉繡滿眼終爲土龍象物而已矣今之論詩有亦
知評量格律講求聲病拚拚焉以爲能事由古人觀
之所謂口耳之間兼寸耳人以兩輪卷葉爲耳亦知
有大人之耳張兩耳以爲市人以時集會其上乎人
以一尺口齒爲面亦知有無首之民乳爲目臍爲口
操干戚而舞乎今之論詩循聲按響尺而寸寸者兩
輪之耳一尺之面也古人之詩海涵地負條風飆風
出納于寸管之中大人之耳市刑天之臍口也今人
窮老于詩歐絲泣珠沾沾焉以爲有得而自喜知盡

來齊有學集

卷四八

能索終不出兩輪尺面之間不已遂乎得生於喜喜
生於愛是爲愛魔亦爲詩魔此魔入人肺腑能招引
種種庸妄詩魔以爲伴侶魔日強而詩日下庸人之
授劍術也凡刺人必先斷其所愛朕後決之此言雖
誕可以爲學道學詩之善喻陸士衡曰苟傷廉而愆
義亦雖愛而必捐亦此志也吾子之學詩勤矣入海
而求寶珠其肯顧長年舞篙櫓泝遊於尋常滄溟之
間乎聞吾之言撫心定氣卹朕而若失人之望吾子
也自此遠矣語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惟其不知是
以放言而不慙也老學荒落茫無端崖偶有根觸婢

不休聊書之以塞子之請并以誌後之下問者

題馮子永日艸

馮子无咎吾故人定遠之子也余與定遠爲父行親見定遠羈角鬚頭以迫班白而今復見其子之能詩甚矣韓子之有感于三世也讀已听狀有喜而正告之曰今稱詩之病有二曰好奇曰好艷離岐以爲奇非奇也丹華以爲艷非艷也十九首五言之祖也亦奇亦艷驚心動魄白是以降左之咏史阮之咏懷陶之讀山海奇莫奇于此矣郭弘農之游仙謝康樂之遊覽江記室之擬古艷莫艷于此矣而人不知也搜

我蕭有學集

卷四十八

九

盧仝劉叉以爲奇獵玉臺香奩以爲艷問其所以爲奇爲艷者而惜如也嗜奇之病頃少爲士友發之又嘗謂李義山之詩其心肝腑藏竅穴筋脉一一皆綺組繡繡排纂而成泣而成珠吐而成碧此義山之艷也古之美人肌肉皆香三十三天以及香國毛孔皆香劉季和有香癖熏身遍體張坦所之曰俗今之學義山者其不爲季和之熏身者尠矣而况不能如季和者乎馮子之爲詩不狀選詞按部行安節和溫溫抑抑有君子之志焉于斯世好奇好艷之病超朕未有所染也孔子適齊郭門外見童子挈壺俱行其視

其心正其行端語弟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作矣定遠告予里閭少年偕其子稱詩者凡十餘輩皆有文理今觀馮子之詩所謂視精心正行端者有其光矣余之所爲听狀而喜者矣

題織簾居唱和冊

杜子美詩云陶潛一老翁聞道苦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及其晚年居蜀喜宗文宗武誦詩入學歡喜吟賞累見于詩有子賢愚何嘗不掛懷抱也東坡云軾窮困本緣文字在海外見過文字一篇輒數日喜今觀織簾父子唱和之詩去之十餘年旁觀者

收蕭有學集

卷四十八

十

尤爲動色而况其父子之間乎聊書其後以見古人之意亦庸以勵兒曹也

題塞上吟卷

歲云暮矣白衣補衲坐竹牕木榻上挑燈讀塞上吟卷雲旗雷車獵獵狀從空而下如嫖姚將軍率輕勇騎棄大軍趨利轉戰過焉支山又如昆陽城西震呼動天地屋瓦皆飛虎豹股戰快矣哉已而更闌吟罷佛火青熒刁斗無聲木魚徐響狀後知此詩中邊聲猛氣適足助老夫禪觀也作者婁江王紫涯氏其人挽十石弓執丈二戈磨盾鼻草檄筆墨橫飛臨陣作

壯士歌功成和競病詩老夫坐長明燈下只用爾時一味水觀消受耳

題觀梅紀遊詩

經年臥病仰看屋梁感感都無好懷武伯示我梅遊詩一帙觀其典衣命權却筍與穿懷鼻與酒徒衲子跳跟梅花邨中昔人言尋花乞命庶幾近之明然一過如移臥榻入衆香國補衲絮被皆染香氣豈不快哉尤憶崇禎初元偕邵子僧彌觀梅西山于時明離初且學霧乍添山中草木欣欣向榮游人擔夫皆有彈冠振衣之色今何時哉永堅地東萬木皆僵前村牧齋有集卷四一八

一枝東爲薪楚獨西山老梅居然無恙殆真有無量主林神擺幹舒光而爲護持者耶老人恟怳自失如誕如夢如趙師雄醉醒羅浮酒肆翠羽歌嘈月落參橫但惻悵而已覽斯卷者有感余言或爲之輟簡而慨然也

題介立詩

昔人云僧詩忌蔬筍氣余謂惟不脫蔬筍氣乃爲本色惟清惟寒亦立亦淡如佛言食蜜中邊皆甜此其蔬筍氣天然禪悅之味也且公詩託寄孤高屬意清切庶幾道人本色不失蔬筍風味余讀而深嘆之唐

僧之詩各有原本贊寧稱杓山之詩謂文人結習深重故以詩句率勸令入佛智此畫詩之本領也且公從文字因緣深入佛智作詩如華嚴樓閣彈指皆啓豈以一章半偈爲能事乎他日以今之且配古之畫何爲不可哉眉老衲徹修題

題顧伊人近詩

伊人爲織簾先生之子胚胎前光又傑出于確菴子之門殆宋金華所謂豈知萬牛毛難蝕一角麟者也其爲詩陶冶性情清麗絕約名章秀句羊眠綺合至于孤情瘁音若發穎豎或偏絃而獨張或一徽而衆

悲作者有不自知而秋士恨人每撫卷三歎焉確菴子賞其佳句以爲遠過元人今之稱詩者大曆已下屈爲旁門小乘于元何有子夏不云乎音者生人心者也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開元天寶之詩其于政和安樂也已有間矣孰成通已後之詩而律以景龍景雲昇平逸豫之音不已遼乎情動于中而形于聲亂世之不能不怨怒而哀思也猶治世之不能不安以樂也局于初盛中晚之論是將使人不歡而笑不病而呻哀樂而樂哀音不生于心聲不動于情而後可也伊人雖盛年英

妙而不能無夢華許劭愜愜憐憫之辭確菴子擬之以元人者信也斯可以言詩已矣

題鶴如書卷

洞聞長老爲紫柏憨山上首弟子坐破山道場說自在法頻申婆和而逝鶴如禪師惠公爲其再世嫡孫親承巾幘妙得心印願不肯坐曲盤床開堂豎拂和光匿影虛已酌物以撐柱叢林稟持清規爲能事天寒歲儉齋厨蕭然法筵清衆鐘魚不改莊嚴像設殿無凝塵灑埽階除院無宿艸禪誦之暇焚香滌硯買其餘閒作爲歌詩與詞人詩僧擊鉢刻燭往復酬和

牧齋有墨集

卷四一八

十三

其言藹如也詩成持一卷求正于余而余謂之曰子知夫鶴乎是仙家之騏驎羽族之介鳥也以喻于子如子之孤迥潔白抖擻而離俗也其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也以喻于子之詩如其清吟靜嘯警露而暖空也其鳴于在陰而其子和也以喻于子之友聲如其琴心三疊一唱而三嘆也吾向者以鶴示子今其有徵矣乎我聞彌陀佛國有諸衆鳥晝夜六時宣說妙法而白鶴居其首今子學世間詩說世出世間法假宮商之調演根力微妙之音鶴以音聲說法子以詩句說法又安知子之非鶴而鶴之非子乎鶴如踴躍

歡喜合十而言曰驅鳥之歲夫子以鶴如字我今乃知夫子之記我也此山中林木池沼宛然西方公若肯來用迦陵仙音說法某得如五百鶴衆聞一偈而解脫則大幸矣請書之以爲券

題山曉上座嘯堂詩

今之縉流多喜爲詩或排列華要如千佛名經或撫拾偈頌如戲場科譚每一觸目輒爲赤眚滿眼頃見天童曉上座詩體清心遠恬虛樂古居然衲衣本色也余愛韓退之詩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此二語殆爲山曉寫照其詩亦彷彿示之杼山不云乎隳名

之人萬慮都盡強留詩道以樂性情蓋由瞥起餘塵未泯豈有健羨于其間哉上座能了此義月下風前么弦孤韻色天清迥花漏滴瀝詩當益工禪心當益妙以此爲今之縉流藥其塵垢而療其狂易用詩句爲牽勸故知不後于古德也上座此行將木陳和尚命請余作天童塔銘余不能如無盡居士爲石門點出金剛眼睛却與點綴詩卷作泥人指背因緣持歸示木老定當爲破顏一笑

題淨土詠懷詩

楚石碕公作西齋淨土詩備陳樂邦之妙使人如聞

迦陵頻伽和雅仙音心神熙怡便欲從之西逝巨方
上人飽參經論專修念佛三昧作淨土詠懷詩名曰
蓮芬殆亦聞楚石之風而興起耶然吾聞楚石示疾
時作木馬夜鳴西方日出之偈夢堂呵曰西方有佛
東方無佛耶乃厲聲一喝泊然而逝二公孰知樂那
道路互執契券正恐霍光將假銀城典與單于未有
人作保在巨公以爲何如

南來堂拾稿題詞

余嘗謂古今禪講諸師文集行世者絕少以賢首二
家徵之帝心惟法界觀門一書而已賢首惟教義還
來齊有學集 宋四一八

源觀金師子章而已清涼圭峰若述弘多皆無文集
行世古人之指意以爲後五百歲弘宗扶教其綱要
在于闡揚法界廓清教海而駢枝儷葉之文固不足
爲有無也未法陵遲雪浪崛起東南人謂窺基再來
雪浪工于講演解粘釋縛言語妙天下顧不肯著書
雪浪之後再傳爲巢雨蒼汰法席最盛而四公者皆
後先順世矣蒼老之孫行敏掇拾其遺文頂禮悲泣
乞余一言以流通于世余謂蒼老之于法門深心誓
願泐金石而度河沙者在與汰師互演大鈔然雜華
法門千年垂絕之燈此蓋清涼現龍之分身蜿蜒青

冥百千數變之一耳其應世酬物取次點染之文如
龍之片甲如麟之一鬣固不足以爲有無而人亦不
必比量其工拙也行敏思表著乃祖緒言如此其篤
摯而落水居士又爲評定其什一則順其意而流通
亦無不可者佛言如拆金杖金體不殊蒼老之文固
不可以爲是金杖之全也抑豈可以爲是拆金之杖
而非金也耶亦在乎善取之而已矣

題鶴如禪師像贊

蒲團趺坐雪頂霜髭具四威儀居然大師昔我遘爾
年方驅烏字以鶴如皎潔僧雛我觀是身剎那不住
來齊有學集 宋四一八

童髦觀河無有是處身外之身山光潭影笑彼癡猿
見月在井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八終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九

題跋四

題邵得魯迷塗集

邵得魯以不早薙髮被髮辱瀕死者數矣其詩清和婉麗怨而不怒可以觀可以興矣得魯家世皈依雲棲精研內典今且以佛法相商優波離爲佛薙髮作五百童子薙頭師從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孫陀羅難陀不肯薙髮握拳語薙者汝何敢持刀臨閭浮王頂阿難抱持強爲薙髮亦得阿羅漢果得魯卽不薙髮未便如阿難陀取次作轉輪聖王何以護惜數莖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題跋四

髮如此鄭重彼信信剃髮刀鋸相加安知非多生善知識順則爲優波離之于五百釋子逆則如阿難之于難陀而咨歎慨歎迄于今似未能釋朕者耶我輩多生流浪如演若達多晨朝引鏡失頭狂走頭之不知髮于何有畢竟此數莖髮剃與未剃此二相俱不可得當知演若昔日失頭頭未曾失得魯今日薙髮髮未曾剃晨朝引鏡時試思吾言當爲啞狀一笑也

讀宋玉叔文集題辭

豫章王于一文士之不苟譽人者也來告我曰玉叔不獨詩壇場也其文章卓朕名家惟夫子有以表之

俾後學有職志焉余聞之喟狀歎息余之從事于斯文少自省改者有四弱冠時熟爛空同弁州諸集至能間數行墨先君子命曰此昆陵唐應德所云三歲孩作老人形耳長而讀歸熙甫之文謂有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而練川二三長者流傳熙甫之緒言先君子之言益信一也少奉弁州藝苑絕言如金科玉條及觀其晚年論定悔其多誤後人思隨事改正而其贊熙甫則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益弁州之追悔俗學淡矣二也午未間客從臨川來湯若士寄聲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已降皆文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二

之輿臺也古文自有真且從宋金華著眼自是而指歸大定三也毘陵初學史漢爲文過晉江王道思痛言文章利病始幡朕改轍閩人洪朝選撰晉江行狀區別其源流甚晰而弘正之後好奇者旁歸于羅景明吳人蔡羽與王濟之書極論其側出非古由是而益知古學之流傳確有自來四也余之于此道不敢自認爲良醫而審方診病可謂之三折肱矣要而言之昔學之病病于狂今學之病病于瞽獻吉之戒不讀唐後書也仲默之謂文法亡于韓愈也于鱗之謂唐無五言古詩也滅裂經術俯背古學而橫鶩其才

力以爲前無古人此如病狂之人強陽僨驕心易而
狂走耳今之人傳染其病而不知病症之所從來如
羣瞽之拍肩而行于塗街衢溝瀆惟人指引不狀則
捫籥以爲日也執筆以爲象也并與其狂病而無之
則謂之瞽人而已矣玉叔之文骨力秀拔意匠深遠
標章命意迥狀以古人爲師蓋其道心文府本之天
授俗學之熏染無自而滓其筆端也吾是以讀之而
喜雖狀羣瞽冥行無目諍日慮玉叔出而空其羣也
必將羣噪吾言吾是以滋思其說在吾之電論也亦
斷乎玉叔之自信而已矣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三

句讀而韓子銘之曰惟古于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尹師魯縱橫論難極談兵事利害而歐陽子稱
其文簡而有體歸熙甫嘗語其門人韓子言惟陳言
之務去何以謂之陳言門人雜狀以對熙甫曰皆非
也惟不切者爲陳言耳玉叔以古人爲師究極文章
之體要雖世所稱高文鉅筆尤將持擇淘汰以爲剽
賊爲陳言况夫目論耳食嚼飯餽人者奚足置齒頰
間乎玉叔攜其文過余樞衣避席引古人後世誰定
吾文之語誘之使言余故敢自仞爲識道之老馬略
舉生平所知者以告之亦于一所更端請益而未能

更僕者也玉叔年力壯盛通懷虛已富有日新殆不
知其所至幸淡以吾言自信余雖耄老尚能憑軾以
俟之

顧與治遺稿題辭

予初識與治見其威儀庠序筆墨妍雅喜王國之多
士而華玉英玉之有後也甫田宋比玉客歿吳門歸
葬于閩家貧無子詩草散佚與治數糧走三千里漬
酒墓門收拾遺草請予勒石表其墓金陵亂後與治
與剎和尚生死周旋白刃交頸人鬼呼吸無變色無
悔詞予以此心重與治片言定交輕歿重氣雖古俠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四

烈士無以過也晚年屢遭坎陷困于蒺藜卒無子窮
老以死施愚山學憲經紀其喪又屬其友方爾止沈
子遷網羅放失舊稿手自排纂爲集刻而傳之嗟乎
與治以老書生蓋棺瓦燈敗幃委縗無後愚山惠顧
風雅嗟枯而狀歿若此其汲汲也愚山之于與治猶
與治之于比玉尹班之承夕范張之下泉氣類相感
可以徵天道焉風塵瀕洞士生其時蒙頭過身而已
孤生黨軍持而抗服匿讀與治詩九原尤有生氣存
與治之詩所以存與治也知愚山存與治之義士之
自立而悲手無徒與夫慕義而懼于湮沒者可以慨

朕而興起矣

書趙太史魯游秦後

崇禎戊寅九月余蒙恩滿後南歸恭詣闕里謁先聖林廟賦詩一百韻敘次其梗槩越二十有一年己亥錫山趙月潭太史渡淮泗抵東克肅謁林廟禮成而言歸作記一篇賦詩數十章自謂如太史公適魯登聖人之堂見俎豆禮器喟朕而歎心嚮往之低徊留之不能去涉未流處亂世居今睠古慨朕慕西京元封之盛事今太史尤古太史也余讀而心重之當余謁闕里時天步未夷四郊多壘篋中携茶陵李文正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五

公東祀錄想見弘正間盛世元臣銜命祗事肅雖至止之爰典俛仰江河唏噓慨慕所著詩蓋三致意焉今讀太史魯遊錄天地改易衣冠參錯墓門之荆棘未闢城上之絃誦尤在以石渠載筆之遺臣偕一二周餘夏肄拱立端拜于榛蕪灌莽之餘視余展謁時已邈朕如上古七十二君封云禪亭之時世循覽徹簡相向飲泣不知清淚之漬紙也太史肅拜壇墀瞻仰圖像追思先皇帝視學釋奠周行兩廡親諭儒臣當尊崇有宋周邵程朱張六子表章正學聖謨洋洋聲咳在耳而孔氏後人不能復問諸掌故爲之霑襟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六

掩袂已而訪問闕里諸誌錄殘缺失次以謂當及時脩葺彰明先聖典錄以立千萬世瞻儀之楷則此則余之所夙昔寤歎夢寐不忘者也居嘗謂今世憲章二祖三教鼎立釋氏琅函珠林憲有三藏道流若漢天師世家譜牒歷朕可觀獨吾先聖一門紀載闕如昔人撰錄若祖庭廣記宋家雜記孔子世家譜諸書今之儒者有曾考覽者乎闕里譜系宋元豐孔子四十六代孫知洪州軍宗翰所編也孔子續錄元延祐五十一代孫元祚所編也孔聖圖譜三卷一圖譜二年譜三編年元大德五十三代孫津所刻也此皆孔氏遺書藏弄奎閣者今之後人有能舉其名籍者乎明朝金華宋文憲公著孔子生卒考一篇辨正彼此疑互吾夫子降精夢奠端門受書之時日儒者已付之威音往劫不能委知而况其他乎從祀之典昉于漢文翁石室圖像唐處州刺史李繁新作孔子廟命工改爲顏回至于夏十人像其餘六十二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毛韓董高堂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韓文公詳記其事歷代崇重祀典黜陟進退凜于秋霜而余尤有不能無議者有元之許衡以仕元議輟宜也若江漢之趙復資中之

黃澤臨川之吳澄有功聖門無玷仕籍者不當補祀乎朱子之學一傳爲何基王柏再傳爲金履祥許謙又傳爲明朝宋文憲濂王忠文稭文憲又傳爲方正學孝孺文憲忠文以文學佐高皇帝輔轍開天鴻業開三百年斯文之脉此可以無祀乎方正學爲朱子之世適宗子九歿殉國開三百年節義之脉此可以無祀乎以儒林言之新安之趙汴汪克寬一則承資中之絕學一則闡紫陽之遺文其有功聖門一也以道學言之三原王端毅恕其學力豈下于薛文清石渠意見發揮經學河汾讀書錄之季孟也是三君子

朱子有學集

卷四一九

七

者其可以無祀乎太史晞聖攷文述稽遐覽志則題矣日尤在天文未墜地明君聖王必將有祀太牢坐講堂如炎漢之高光者執此以往後來者之得與斯文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杜牧有言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余深望于太史故謹書其後以竣焉

題杜蒼略自評詩文

不見蒼略于今五年遇阨而氣益昌家貧而學益富才老心易趾高視下宜其所著撰宏肆畧兀富有日新一至于此也蒼略不以余爲老耄過而問道于瞽

請爲疏論其脉理而抉擿其指要則余固不能也豈惟余哉雖古之人亦有所不能夫詩文之道萌折于人心蟄啓于世運而茁長于學問三者相值如燈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燄發焉今將欲剔其炷撥其油吹其火而推尋其何者爲光豈理也哉方其標舉典會經營將迎新吾故吾剝換于行間心神識神湧現于句裏如蛻斯易如蛾斯術心了矣而口或茫朕手了矣而心尤介爾于此之時而欲鏤塵畫影尋行而數墨非愚則誣也柳子之讀毛穎傳也曰譬如追龍蛇搏虎豹欲與之角而力有不暇蒼略之詩文赴壑之龍蛇也當道之虎豹也顧欲爲之詆訶利病捃摭失得蹈龍蛇之頭而履虎豹之尾此則柳子之所不暇而余能暇之乎少陵之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蒼略之于詩文既已自爲評定則所謂千古寸心者蒼略蓋自知之矣若其靈心濬發神者告之忽朕而睡渙朕而與蒼略固不能自知也而余顧能知之也耶

朱子有學集

卷四一九

允

題武林兩關碑記

神廟庚戌之後族子用章水部司權兩關舟船上下頻聲腹股朕也越四十有四載用章之孫福先復起

甲第司權北關計口食俸洗手奉公獨除瑣科爬搔
敝衾微輪鱗次行旅易集帆櫓屋舍輿誦周浹及瓜
之日薦紳懷鉛素童耄臥輟轍相與咨嗟涕淚伐石
誦美訪求用章遺愛之碑樹北關者磨洗摩挲合爲
一帙自昔甘棠之封殖興思剪伐峴首之沉碑致歎
陵谷未有豐碑齊豎綽楔交轟祖武孫謀項背相望
如今日者班固有言士服舊德之名氏工用高曾之
規矩蓋百年以來龐豐熙洽羔羊素絲之風操兆于
一門非獨閭閻之美談箕裘之盛事也昔我先王有
國吳越當五代濁亂之季生全十四州之蒼赤仰父

先齊才學集

卷四十九

一

俯子昌大繁庶今用章祖孫司權臨安實惟我先王
故土遺民是用保乂還鄉之歌曰斗牛無字人無欺
將無粉榆故國先王之精神盼蟹式憑在茲有微福
假靈焉者乎用章之尊人侍御公建五王祠廟尊祖
合族大書表忠碑文刻于毬門之上漆書煌煌昭垂
金石作忠教孝其用意良遠今日之舉先河後海咸
歸美于侍御荷譽休哉昔者表忠觀成蘇文忠公有詩送
守祠之孫曰墮淚行看會祠下姓名終擬附碑陰我先
王之遺愛餘休茲久勿替如此今日者南北兩關考
貞珉而鐫樂石金銀之管琬琰之錄炳煥于滄桑變

易刳火洞朕之後德澤之在人心與天壤俱敞可知
已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鄉長情之勉公
孫次卿以謂鍼紀縷繆積而有成此脩之道也德
福之基也基厚矣壙則在子福先念之哉余宗老也
不可以不志于是乎書

題王文肅公南宮墨卷

故少保太原王文肅公以嘉靖壬戌首舉會試試卷
流布華夏經生學子家戶誦習而南宮故牘鎖院手
書者兵燹隳突尚在人間公之孫奉常時敏購得之
捧持以示謙益謙益竊惟明國家久道化成重熙累

永齊有學集

卷四十九

二

洽莫盛于世宗肅皇帝神廟顯皇帝公登科在嘉靖
入相在萬曆歷事三朝身在台階斗柄之地長養五
十餘年和平盛大之福訂謨典冊炳蔚廊廟人皆能
知之其奮跡塲屋致身館閣實以是卷爲先資當此
之時風簷燒燭筆騰墨飛五星明聚百神下觀不知
光怪驚爆當復何狀迨乎得君當國天人和同主人主
俊偉麗鴻渙厚之氣象固已著見于蠶書蠹紙文句
點畫之間考其世知其人有不傍徨嗟咨俛仰流涕
者乎奉常少侍文肅曾觀此卷謂出嚴文靖家亂後

乃得之不知何人嗚呼異哉有唐之季贊鄭公之遺笏記衛公之故物承平久長寤歎斯作居今之世獲見斯筆其隱心動色又如何也周陳大訓魯歸寶玉天之所與有物來相謙益敢謹書其事以示觀者其將以爲西清東觀遺文未墜而慨朕有遐思焉斯亦文肅之志也

題吉州施氏先世遺冊

喪亂之後國家寶書玉牒與故家縹囊細帙靡不蕩爲煨燼踐爲泥塵獨吉州施氏累世圖像遺文散失十有三載裔孫偉長一旦得之僧舍豈非施氏風流

牧齋有學集

卷四九

三

弘長先人靈爽憑依不與刼灰俱泯抑亦偉長抑塞磊落龍蛇起陸天實護持以畀之與吾家自漢南納主彭城尚主得復王封六世後渡江居海虞者彭城之宗子于禮實爲大宗居于他國越在草莽開天之日鐵券進御不獲與守祧之裔共覲天顏宗老言之皆爲隕涕乙未歲偉長遊臨海謁先廟拜武肅忠懿文僖畫像獲觀鐵券及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以周公卜宅時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故有此款識也謙益老耄昏庸不克蕪除先人之光烈尚將策杖渡江酒掃墓祠拂拭宗器以無忘忠孝刻

文乃字號東澗遺老所以志也偉長曰公方浚惟周鼎而吾家復還魯弓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其有占兆邪乃再拜稽首敬書此卷之末

題王周臣文稿

周臣示余新文數首筆勢俊仰精強之氣尤在眉睫間讀不盲道人說爲慨歎久之余往作二盲說贈錫山華仲通謂春秋之世舉世皆盲人獨師曠與左丘明兩人四目瞭朕在宇宙間周臣以十年未字之女抱五世相韓之恥窮愁結轡發病于目余以爲居今之世盡皆矇眊拍肩獨周臣一人目光如炬耳韓退

牧齋有學集

卷四九

三

之歎張文昌盲于目不盲于心厥後文昌雙目再明人謂文人之文能筆補造化如此今周臣坐臥一室有比丘穿針之歎吾輩袖退之兩手不能伸筆援救居朕爲造化所聊蕭良可自愧也元遺山有句云無窮白日青天在定有先生引鏡年請以斯言爲周臣左券

書吳江周氏家譜後

余少壯取友于吳江得周子安期及從弟季侯皆珪璋特達君子雄駿人也季侯與余偕舉于鄉已而取科第歷雄職甫天枵頰增考必易名賜祠蔚爲名

臣安期晚晚不能取一第與余交益親因得見其二弟安石安仁所謂瑤環瑜珥稱其家兒者也余每過吳江泊舟垂虹亭下安期墊巾披衣信步追躡若與長年要約或舟未艤映望亭畔招手叫呼舟人謹笑知爲安期也安期歿後間復過垂虹追憶安期步履登舟足跡猶可指數招邀笑語咳吐宛然軀軀潛泣泣下不忍久泊而去衰年念故輒作數日惡以是故于安石兄弟亦不促數相聞今年徵求內典書尺往復安石以修葺家譜示余使爲其序余惟周氏南渡世家恭肅爲盛世名卿遠有代序忠毅趾美相繼廟食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十四

炳著琬琰固無俟于余言恭肅之諸孫有叔宗季華兩徵君者外服儒風內闔梵行執侍巾瓶于紫柏大師爲白衣弟子而其母薛太君精修安養端坐往生于是周氏一門承紫柏之付囑熏化母之教觀莫不持木叉奉檀度旁行插架漉囊倚戶吳中高門甲第蘭鐙相望未有是也季侯解八識規矩潛虛慈恩之一燈安期定徑山祖位默護曹溪之一葉拈拄末法金湯儼然安石輯古今禪門文字州次部居不下數百卷珠林寶藏于斯爲盛當世文人詞客著書滿家相與搜蟲魚矜篆刺者亦未有是也惡濁昏迷殘劫

腥穢間浮提臭氣上直光音天四十萬里如周氏者斯可謂栴檀之林香積之國也昔者顏侍郎作家訓建立歸心一篇以告戒其子姓狀則廣之推之意其不欲以七葉之漢貂六闕之唐尹誇詡周氏之譜牒也可知已矣余老歸空門將與安石爲梵侶知其有異乎世之君子也于是乎書

書南城徐府君行實後

昔北齊劉獻子有言百行殊塗准之四科德行爲首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雖復博聞強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于立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十五

身之道何益乎南城徐銓部仲芳敘次其尊府君行實少服牛行賈以紓其親長束脩鏃礪以立其身晚教忠訓廉以成其子今之士大夫牆高基下蠟言梔貌爲土龍致雨者視府君何如也府君有勇知兵馬上舞雙刀如輪昏黑中能挾彈取物其平居俯躬握衣斷斷如也甲申後舊京改元歲時家祭稱崇禎年如故嗟乎稱弘光猶不忍况忍改王氏臘耶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傳曰死而無義不登于明堂府君之爲勇與義兼之節其一惠宜謚之曰孝子謹書其後以信獻子之說

戲題徐仲光藏山稿後

今世達官貴人例有文集行世諸爲序述者詩漢魏迄李杜文左馬迄韓柳兼工媲美窮神極化吾將踵爲讚頌羅無量百千萬億口爲吾口飲無量百千萬億手爲吾手聚無量百千萬億紙墨爲吾紙墨曾不足博其一顧曰吾詩筆固如是也少不愜順則愠詈隨之吾是以聞命飲冰搜腸拍腎驚爆竟日夕嗚呼何其苦也今吾讀徐仲光之文信手綸閱移日終卷忽狀而睡煥狀而興欣欣氣浸淫滿大宅何仲光之能移吾心也仲光之文本天咫搜神達紀物變極

牧齋有墨集

卷四

三

情僞其雅且正者如金石如箴頌其變者如小說傳奇其喜者如嘲戲其怒者如罵鬼其哀者如泣如訴其詭譎者如夢如幻筆墨畦逕去時俗遠甚吾將爲次序讚述如上所云仲光未必喜卽不如上所云仲光未必恚蓋仲光之斬得余言也不苟而余之爲仲光言也稱心出之而無所鯁避信仲光之能移吾心也仲光貽書屬余評定其文自比李翱張籍而以昌黎目吾仲光等夷翺籍斯可矣余之視昌黎猶天之不可階升也仲光于是乎失辭矣李肇言元和已後文筆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澁于樊宗師昌黎稱紹述

之文以爲至于斯極昌黎之于樊也耦乎云爾張籍曰後之學者號爲韓張李翱曰兄爲汴州始得見交昌黎之于李張也儕乎云爾吾觀翱與陸偕書謂李觀雖不永年亦不甚遠于楊雄又曰孟軻旣歿亦不見有過于愈者習之之有道而文通懷樂善蓋亦百世之師也今之君子執子瞻汗流走僵之言下視籍湜殆循箕斗之虛名而未旣其實與侏儒問天于長人以爲庶其近天也彼長人者自詡爲近天則更爲侏儒所笑余傾倒于仲光至矣思二人者之更相笑也戲書其後以交勉焉

牧齋有墨集

卷四

二

讀歸玄恭看花二記

余嘗謂西京雜記載上林令虞淵花木簿排列名目使人觀鳥枿木弱枝棗輟興盧橘蒲桃之感不復點綴片語若歐陽公牡丹志小小譜錄發揮出如許議論古人爲文或繁或簡皆非苟狀而作陸士衡曰故無取乎冗長此所謂伐柯之則也不狀則甲乙帳簿耳何以文爲玄恭今歲飽看牡丹菊花紀其游最詳屬余評定歲莫偏塞卒卒未遑點筆姑書此以復之狀玄恭看牡丹詩云亂離時逐繁華事貧賤人看富貴花此三句可括紀游數十紙矣

書廣宋遺民錄後

元人吳立夫讀龔聖予撰文履善陸君實二傳輯祥興以後忠臣志士遺事作桑海餘錄有序而無其書明朝程學士克勤取立夫之意撰宋遺民錄謝臯羽已下凡十有一人余惜其僅止于斯欲增而廣之爲續桑海餘錄亦有序而無書淮海李小有更陸沉之禍自以先世相韓輯廣遺民錄以見志取清江谷音桐江月泉吟社以益克勤所未備其所采于逸民史其間錄者殊多謬誤以王原吉爲宋人張孟謙與謝唐同時令人掩口失笑近世著書多目學耳食之流牧齋布學集

卷四十九

七

騷駸雜出是其通病惜乎小有輟簡時不獲與余面訂其闕失也小有歿以其稿屬王于一于一轉以屬毛子晉而二子亦奄逝矣余問之子晉諸郎止得目錄一帙後有君子能補亡刊正釐爲全書則小有猶不歿也撰序者李叔則氏謂宋之存亡爲中國之存亡漢得文中子元經陳亡具五國之義余爲之泣下霑襟其文感慨曲折則立夫桑海錄序及黃晉卿陸君實傳後序可以方駕千占非時人所能辦也小有字長科故相國李文定公之孫叔則名楷秦之朝邑人逝者如斯長夜未旦尚論遺民者殆又將以二君

爲眉目嗚呼尚忍言哉

題施秀才卷

嗚呼此吾吳郡二十年中事也有是太守廉辦得民輯瑞告行黃童白叟如免父母有是諸生舉幡詣闕爲州人借寇橫被策蹇不醵邑室一錢有是孝廉跡不入公府蘊義生風雨樹齒牙鏃礪流俗豈非中吳之盛舉郡志之美談乎城闕天沮宮闕幽絕匹夫庶士靡因靡資投匭呼天朝上夕可惟先帝綜覈吏治周悉民隱神心睿慮經緯萬方漢仁厚澤庶可以想見萬一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可不念哉

牧齋布學集

卷四十九

七

題錢礎日哀言

或有問于余曰禮有之至哀無文又曰斬衰之喪唯而不對礎日之喪其親也而爲文以告哀禮歟曰禮也今夫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及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哀之發于聲音者也夫鳥獸之喪其羣也越月踰時翔回焉嗚號焉至于燕雀尤有啁噍之頃皆聲音之屬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哭踊無數惻怛痛疾志慙氣盛而托之於文詞以發動其觸地壞牆痛毒憑壑之極哀稱情而生文先王之所不禁也顏之推曰孝經曰哭不偯謂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

以哭有言者爲號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蒼頡篇有侑字訓詁云痛而誨也礎日之告哀是亦哭辭痛誨之類也禮緣人情何爲而不可或曰朕則彼都人士相與搗詞點筆以相其哀亦禮歟曰鄰有喪不相舂古之有喪者三日不弔則絕之王修以社日哀母鄰里爲之罷社今爲礎日之友者纏綿惻愴各相其哀以此于鄰舂罷社之義亦猶行古之道也或者拱而起曰善哉吾未聞此言信子游氏之儒也以禮詩人吾不敢以汰哉目子矣

題南谿雜記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三

袁小修嘗云文人之文高文典則莊重矜嚴不若瑣言長語取次點墨無意爲文而神情興會多所標舉若歐公之歸田錄東坡之志林放翁之入蜀記皆天下之真文也老懶廢學畏讀冗長文字近游白門見寒鐵道人南谿雜記益思小修之言爲有牙也道人之詩與記雜出古人之妙理作者之文心尺幅之間層累映望如諸天宮殿影見于琉璃地上行者殆不敢舉足久之而後知爲地也詠懷金陵古跡及和臯羽隆吉詩零星點綴皆有淡寄苦愛洪覺範陸放翁目爲南谿二友其言曰石門文中之佛也放翁文中

之仙也余爲通其意曰石門謁梁公魯公廟李愬畫像諸詩佛子之忠義鬱盤揚眉努目現火頭金剛形相者也放翁巢車望塵家祭囑子諸詩仙人之飛揚跋扈奮椎飛劒負青城老將毛羽者也道人灰心入道古井不波學仙學佛何獨取乎二友記言谿之東陂鍾山峰影如蓮華倒垂夕陽晚月有氣熊能朕二友之文章光怪發作化爲靈風怪雨怱忽遁去子可不慎備乎道人不答反手長嘯目直上視仰睇雲漢者久之

題華州郭氏五馬榮歸集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三

孝宗敬皇帝之朝運會雍熙明良喜起宗臣元老錯列朝著于時一命之士被濯休明人懷緇衣之好家厲素絲之節譬諸春陽麗日一艸一木靡不舞和風而含元氣猗歟盛哉華州郭公由鄉舉三任方州廉辦著聞引年致仕時人作爲詩文以榮其歸其詞頌而不諂質而不俚颯颯乎盛世之音也嗟乎君子壯而出仕仕而得歸歸而老老而死此亦民生之常無足道者由今觀之則相與驚怪錯愕以爲吉祥善事甚難希有陸大夫之燕喜疏太傅之祖送西京東都朝野歡娛豈得于吾身親見之哉郭氏此卷放失已

久亂後得之敗屋環垣中裔孫總戎光復屬余書其
後總戎今年六十有九據鞍上馬矍鑠哉是翁汾陽
異姓之後郭有人焉天其畀以斯卷爲何比于之賜
策乎是可書而券也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九終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九

三



牧齋有學集卷五十

題跋五

書大悲心陀羅尼經秘本後



右經爲宋人寫本題云大唐三藏不空譯較今藏函
伽梵達摩譯本唯經前偈稽首觀音大悲主乃至所
願從心悉圓滿十六句與達摩本十四句互異從南
無大悲觀世音乃至說神妙章句陀羅尼後無量衆
生發菩提心則宛是一本也呪中每一句下有白描
小圖像夾住諸佛菩薩諸天神鬼名于其下此則達
摩本所無亦今世間人所未曉者余敢以臆通之昔
朱資有學集卷五十
者企剛薩埵親于毘盧遮那佛前受瑜伽密部最上
乘義後五百歲傳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于龍
智龍智傳企剛智企剛智傳大廣智不空自毘盧遮
那如來至于不空才六葉耳不空年十五師事企剛
智受企剛界大曼荼羅法又詣龍智揚摧十八會金
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
當哀肅之朝建灌頂道場則文殊現身誦仁王密語
則天兵助陣非其五部教門別有密印觀法行果得
持總中密中之密何以有此唐世梵僧寫進陀羅尼
梵本必于細妙畫上圖畫形質及結壇手印上每令

宮女繡成或匠人畫出其尤秘密者藏諸冊府不許
流布唐末喪亂經畫銷毀亦有流入日本者此本必
是不空所翻五百餘部之一其畫像則梵僧細畫圖
形之遺製喪亂之後或自冊府流落人間也或疑此
本畫像有馬鳴龍樹二菩薩本身佛與觀音大士說
經呪時何以有此余應之曰佛說此經在補陀落迦
山觀世音菩薩宮殿中子亦將疑曰佛說經處所不
在竺國則在天宮何以降跡于南方之補陀耶楞伽
中佛告大慧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于我法者
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號爲龍樹則又將疑曰
牧齋有學集卷五十

龍樹生于像法之末何以佛于楞伽會上先爲記前
耶瑜伽密教一祖爲毘盧遮那如來二祖卽龍猛菩
薩聖位玄功難思議豈止分身百億現影三千而
可以時分數量比擬測度也哉毛子子晉獲此本于
蒼雪法師余見而歎曰靈文秘典僅存于後五百歲
東夏之人有如一行慧朗者傳教金輪用以顯神功
而求軌迹其必有取于此乎子晉其善護持之余敬
書其後以俟

書慈山大師十六觀頌後

楞嚴二十五聖齊說圓通如月光童子白叙水觀自

入室安禪童子誤投瓦礫乃至開門除去已叙致詳
委歷歷如畫自家屋裏人說家常話故應爾爾慙大
師枯坐東海入海湛空澄觀楞嚴觀境了然心自厭
後作淨土十六觀頌一門超出宜其鑒鑒如懸鏡也
學人影掠光影輒思拈弄偶頌余每誦之霍光將假
銀城賣與單于誰人作保耶杭城毒熱如焚聖可上
座以大師手跡見示不覺涼風沁骨髓書其後

題十八祖道始頌

薄益法師旭公請鄭千里繪西方此土諸祖凡十八
人作序頌以志皈依旭公歿弟子聖可藏弄供奉請

牧齋有學集

卷五十一

三

余題其後旭公子諸祖數止十八每宗各師一人非
有軒輊本朝則奉雲棲紫柏慙山三老繼諸祖後嗟
夫師子輟響野干雷鳴臨濟一宗儲胥林立而位置
三老子門屏之外旭公于此中鄭重頂禮揀別僭偽
風雪當門孤危指柱斯所謂田光貫高之用心與余
頃者刊定慙大師全集撰曹溪肉身記及紫柏密藏
遺集序不惜以短兵匹馬橫身四戰之地惜乎旭公
久逝不得見其危身竦坐展紙讀拊几而流涕也
書遠公明報應論後
遠公明報應論載在弘明集但書爲遠公之作故出

靈藏記目錄云道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論中問曰
者皆玄之文也玄之難問報應可謂精矣初明四大
結結爲神宅滅之無害于神影掠佛經四大分散之
言大明因情致報乘感生應自然之迹順何所寄網
取老子道法自然之義故遠公評之曰此二條是來
問之關鍵立言之精要晉宋以後何承天范縝之徒
評論神滅要皆述祖桓玄但得其少分義耳遠公
之答伐樹得株炙病得穴自宗少文已後極論形神
者一一皆遠公註脚故此論即神不滅之宗本也虛
循墮子四轉遠公謂之曰若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

牧齋有學集

卷五十一

四

靈寶之幽隱固已懸鏡久矣感應之論條分禍福所
以窮其奸萌折其貳械豈但是求理中之談哉京倚
恃邪見不信罪福竊位扇惡無復顧忌不知義旗電
發推步厭勝聞人怨神怒之言拊心自悔尚能執冥
科幽司都無影響否兕渠卽僂縣首大析此時地水
火風結爲神宅亦無受傷之地否循覽遠公之論而
披尋其扣擊之所以然後知撥無因果乃亂臣賊子
積劫之芽種剗心剋骨以桓玄爲殷鑒尋影响之報
以釋往復之迷無父無君之流毒庶可以少殺矣乎
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以樓煩之著論此

東魯之春秋非虛語也後世儒者誅逆臣于晉季失
席痛恨莫桓宣若也及其標榜壁義排斥三報抹殺
三界胥歸命于神滅其不以宣爲太宗者几希嗚呼
其亦弗思之甚也哉

題華嚴法會箋啓

含光法師坐蓮子峰頭宣演清涼大鈔畢蒼汰三師
未了誓願學徒英敏者翹勤啓請連章累牘爛然可
觀法師劇喜爲法筵盛事馳示聚沙居士居士播聞
一過熙怡微笑贊嘆不已既而思之昔者圭峰大師
講懸疏于上都泰恭小師斷臂慶法今日聽徒豈無
牧齋有學集 卷五

觀智增上如斯人者又當知泰恭開法時玄妙難思
若何領會遂能慶法斷臂定慧說法時甚淺妙義若
何舉揚至能令人慶法斷臂倘能于每一會中師資
扣擊豁決印可一一披其關鍵開其鈞鎖予以宣暢
宣宗唱導聲韻正須間巷街談家常俗話良不必排
比四六裝潢尺幅也大法將開龍象蹴踏老夫在華
嚴法界中頭面禮足猶恐不及豈徒歡喜讚嘆而已
耶

藏逸經書標目後記

密藏開法師搜訪教乘手錄標目一冊留平湖陸季

高家余得之吳江周安石氏此冊爲藏師甲乙掌錄
草次標識然實有益于禪講兩家吾嘗謂圭峰大師
講清涼疏鈔于東都泰恭小師至于斷臂慶法今之
講疏鈔者尋行點句動云一標二釋三結未知古人
講演果如是否師謂經疏鈔不應並講又謂單講會
玄爲大愚以此正告講席斯可謂天鼓發聲矣其抗
辨宗門有云救少林絹帕之譌則披根評唱慙白蓮
郵冊之禍則斬蔓蘭風斯二者其病症粗其攻伐顯
若以正法眼藏剔邪別偽由笑絕法舟而快摘笑岩
在法門則金剛之眼也在儒門則春秋之筆也蓋昔

牧齋有學集

卷五

六

者紫栢海印二大師謂五燈之傳不正則慧命不續
而獅絃則遂絕于楚石藏書謂入室弟子接鷲王之
油而擇牧女之乳點胸刻骨非師而誰奉二師之正
印全提真吼勘辨諸方推倒回頭趯翻不託者非師
而誰法運陵遲魔外恣橫法門中師子蟲不在絹帕
不在部冊而熾然于登堂付法僭王竊號之徒金剛
王寶劔沈薶斷落如電光一綫偶燦昏塗其誰信而
從之豈惟不信殆必有血牙炬口鋒起而妨難者矣
師之誓願不惜頭目腦髓同向法界衆生假令阿僧
祇劫恒河沙數無量無邊衆生各化無量無邊其身

咀嚼於師各出無量無邊筆墨描畫於師各殫無量無邊智辨推剝于師師以一言半句爲美引與無量無邊衆生作緣於其婆心熱血庶有少分相應也然則師于佛法中古人所謂程嬰公孫杵臼田光貫高之用心固無憾於斯人之徒而余爲奮筆舉歎留眼目於末後亦何憚矣哉師以萬曆己丑駐錫虞山東塔余方童稚從祖祖父存虛府君攜往禮足標目中所謂錢文學順化也距今七十年矣師得龍樹尊者不死之法長髯褐衣時時游行人間偶睹此冊必將曰此吾向日磨頂撫慧八歲小兒也今老大掉弄筆舌如此能無粲然而顧笑乎

書汰如法師塔銘後

余爲汰如法師塔銘徇蒼雪徹師之請据其行狀而作也後十有五年高足含光渠公來告我曰有人議先師塔銘寥寥數言不足以稱道德業願奮筆改定渠以爲不若仍請于公取次增潤不獨于先師有光亦聊以塞謠詠之口也余唯唯曰吾文蕪陋多矣敢不惟命繙經少間取舊稿及新所撰述循覽反覆啞然而笑曰彼何人哉殆歐陽子論尹師魯墓誌所謂世之無識者也凡誌浮屠師者有三一曰授受師

資係法脉齋節則書二曰講演經論係教海闡鍵則書三曰道場住持係人天眼目則書舍是無書焉余之銘汰師也先書其行履次書其講演後書其歸宿於蒼師之狀無溢詞焉用古法也書行履曰隨雨師住鐵山繼師住中峰既而說法於杭之皋亭吳之華山白門之長干寺軍持杖錫至止畧具足矣必欲補書曰以何年往某處以何夢兆住某山甲乙編次古無是也法師應期必有檀越啓請四衆圍繞必欲詳書曰某宰官致書某宰官護持某捐貲供養某具舟津送古德住五山十刹猶唾棄爲挂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而今之津津利養者何也書講演則莫重乎創講大鈔與蒼師踐更法席故次及之書歸宿則莫要乎臨行怡然惟自念言心不知法法不知心直如談倦欲息聲息旋微故又次及之末復引据蒼師之論謂師事業福德未能如古人亦未可與今之不教不禪欺世盜名者比此蒼師之直言也亦實語也所謂古人者杜順賢首清涼之流謂師不如古人非抑之也雖未能如古人而其戒力見地已迥絕乎世之不教不禪欺世盜名者則已橫截末流如磨獨跳不

可謂非揚之至也然而師之生平以華嚴爲大宗以

講演大鈔爲弘願法席有終此願無已故余爲之銘也然則師之說法固未嘗止而大鈔之講席其可以爲未終乎其所以藏往願啓後緣贊歎而唱導者其亦可謂深切著明已矣謂未足稱道德業者何也文不載嗣法弟子此蒼師之畧非余過也張說大通碑不載普寂義福王維大鑒銘不載南岳青原古人亦有之矣添亦無善勉徇而添之可也其最可嗤者不言余文之不工而譏其寥寥數言無以稱道德業然則稱道人之德業必連篇累牘更僕羅縷而後爲愉快勝任乎黃魯直陸務觀爲高僧塔銘多寥寥數言亦將買菜求益乎行船之順風聽衆之擠壓僧徒老少之寒暄叢林交單之譁諉鄙猥瑣碎咸將一一書之拈花因緣出于大梵天王經特因爲傳聞證據得毋令善星比丘掩口而笑乎歐陽公有言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重輕但責言之多少夫已氏尙不讀歐文每責其他僧家不諳外教不知古文法則以欲推崇其師而妄爲無識者所撼不直則道不見故不敢不以正告也余爲此言不獨以告汰師之徒亦欲後之銘浮屠者知有所謂古法而從事也

又書汰師塔銘後

卷五十一

九

九

崇禎十三年汰如河法師講大鈔於華山開講日天池石鼓有聲四衆咸有喜色師蹙然曰識有之石鼓鳴吳中兵今江淮多警豈宜有是一期講畢白鶴數十飛鳴盤舞咸以爲講演之瑞師正色曰來鶴之道家有之非吾佛法所重也坐上爲之歛容石鼓主兵所在多有吾往習道家科儀藥壇煉度結旛召鶴道流以爲固然良不足異師之言信也余往撰塔銘据蒼老行狀畧書其事戊戌冬毛子晉過村莊備道其親聞于講席者乃知此師深心淵識具正法眼迥絕於流俗若此謹書之以補前志之闕余嘗有詩贈

覺浪和尚

卷五十一

一

覺浪和尚天界初錄題詞

余下根鈍器衰老失學每見世間文字及諸方語錄堆牀積案便眼昏頭運不能開卷每拈懶瓚語那有閒王夫替俗人拭鼻涕耶然每於燈殘月落夢回寤醒先佛古師一二染神尅骨語句影畧逗漏時時落齒牙喉吻中如小兒美語時婆婆和和有人詰之茫然不能置答有掩口一笑耳與覺浪和尚相聞十餘年始得把臂不交一語頻覺心腑清凉輒申筆爲文以贈頃又見其天界初會語是三十年前與懶瓚侯

諸先生聚首提唱者也迄今藏弄篋笥未有人著語而公之上首鶴溪猥以見屬每欲下筆輒作婆婆和和狀是又可一笑也嘗聞長者言本朝禪門自碻楚石泐李澤後二燈迢然而愁大師盛稱壽昌無明此爲法眼圓明觀起末俗今浪老實壽昌的骨子孫建大法幢獅弦繼響讀斯語者有以洞見其提挈綱要照用遯奪之機無以斯世顧預籠統冬瓜瓠子之印同類而舉揚之庶不爲迦津刻舟之人所竊笑也昔吾慈師贊壽昌之像曰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博山見之以爲知壽昌之深無如慈師也今吾幸於暮年得見浪老相與敲空作響無舌而談善財童子登

金華宋學士至正志堅辭辟命入仙華山爲道士錙

二

題無可道人借廬語

妙峰頂不見德雲比丘及見德雲乃在別峰之上蓋余與浪老所謂千里遙相見者如此鶴溪以爲然否

金華宋學士至正志堅辭辟命入仙華山爲道士錙青田賦詩以招之濠泗真人從非非想天出定雲龍風虎應期而起握三寸管闢厥佛法龍華法界變現於巖荒沙漠之餘學士故永明智覺後身乘大願輪現身說法時節因緣不可思議如此無可道人後三百年踵金華之後塵其人與其官皆如之遭遇喪亂雄髮入廬山披壞色衣作除僮男又何其相類也金

壽昌山十八賢圖以壽昌子在山林則天下亂至子後國流涕道人借廬之靜茫茫焉落落焉不復知有情器世界塵切壞成之事翎彈松漠規啼居庸如風起青蘋之末迢然過吾耳也白香山居廬山妙堂煉丹垂成除書至而丹鼎敗龍河之幣聘亦仙華敗鼎之日也恐道人未免捉鼻耳癸巳元日海印弟子某題

書萬益道人自傳後

道人辭世之日遺囑諸弟子勿起塔勿刻銘茶毘之後以骨肉施禽鳥豈復有意于身後名哉此傳是矣

牧齋有學集

卷五

三

已歲手書以遺其上足聖可者聖可出以眎余請書其後嗚呼今世宗師座主踞曲孟林建大法幢者多矣孰有千經萬論如水瀉瓶橫心橫口信心信口橫說豎說具大辨才如道人者乎孰有持木叉戒水清玉粟雖復白又穴頭飛錢灼身斷不肯毀缺針鼻如道人者乎孰有篤信大乘最上乘法門破所第二義諦不游兔徑不內牛跡不乘羊鹿二車如道人者乎其立論以爲隨機羯磨唐出而律學衰指月錄盛行而禪教壞四教儀流傳而台宗昧舉世若教若律若禪無不指爲異物嫉若仇讐道人坦懷當之橫鋒集

矢無所引避昔者宋人論洪覺範曰寧我得罪于先達獲謫于後來而必欲使汝曹聞之于佛法與教餽飼虎等于世法程嬰公孫杵臼田光貫高之用心也吾嘗謂紫栢海印二老後道人殆庶几不媿此語於乎難哉然道人眼明手快立心公虛余嘗見其四書解微言規切之幡然有省遂秘不復出初未嘗封已貢高自以爲是也今其著書行世者諸方耆宿或然或疑佛無定法教有多門在作者意廣言高豈能以一手握定在觀者射聲問影未免以衆矢拾決要以門牆旣別標指各殊未嘗往復酬對諮決于生前而牧齋有學集卷五十一

徒以函矢確錐決摘于身後道人爲正法爲末法一往深心苦心崇塵積劫孰有能明之者此余所爲咨嗟惋惜願與斯世法將共表明之者也余老飯空門辱道人有支許之契哲人往矣安仰安放每讀其書時有弋獲燈前茶罷不復能執卷請益永言思之潸然淚下遂書以示聖可并以告諸上首弟子其未知以余言爲然邪否邪道人名智旭號素華亦云滿益傳文不載法得附書

題官和尚天外游艸

往年遊南北兩都劔叟和尚樞衣謁余是時爲秦川

費公子爲山東英妙已而爲東京循吏爲西臺遺老今遂壞衣髻髮修頭陀行拄杖拈錘揚眉瞬目作堂頭老和尚一生面目斬眼收換使人有形容變盡之感而余猶刺促作老禿翁雀入水化爲蛤我獨不能豈不悲夫劔叟今年晤余武林出天外遊艸示余劔叟所云天外者欲界天外耶無欲無色四空天外耶欲界之頂卽色界天色界之頂卽無色界天安得有天外之天可游四空天依于空空無所依又安得有空外之天可游我輩波波碌碌多生積劫往來天上人間安得有一天外之人與劔叟證明此事耶如牧齋有學集卷五十一

書惟諤上座傳後

卽中見公贊惟諤上座行履極稱其舍道歸禪得三聖設教之意而愚以爲歸禪猶易歸禪之後習禪于開谷學教于新伊晚而諮決于靈峰一時魔禪盛行開堂付拂紛起如蜩毛而能湛寂自守不墮其雲霧中此則枝拄末法爲風雪當門之人斯爲難能也溯

其生平秉戒而急福慧雙脩以六度萬行訓迪子孫俾其謹守木叉精嚴持誦重規疊矩擎蒙守拙而不致掠虛頭標影悟扇狂風而卷惡慧厥孫著暉受靈峰遺囑儼然稱師子兒其家風可知也若暉勉之真修實悟勿負二老人爲法苦心卽堪從佛轉輪作人天眼目余將援筆以觀其有成

題沈石天頌莊

孔自孔老莊自莊老禪自禪乘流示現面目迥別宋儒林虜齋影掠禪宗注莊子河伯海若謂與傳燈錄忠則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同看却又不敢不依傍

交齊有卷具

卷五十一

三

程朱移頭換面三家門庭從此無風起浪葛藤不斷莊生云參混沌之窟七日而混沌死其虜齋之謂與石天居士具正法眼具大辨才說莊頌莊橫說豎說非虜齋一知半解之比方今魔外盛行矯亂論議佛法世諦作金銀銅鐵攪和一器其罪業尤甚于毀佛誹經請石天特出手眼橫截衆流勿使明眼人謂虜齋一往敗關延津劍已去尚有刺舟人也

讀武閣齋印心錄記事

予老歸空門患苦日學妄思設三大火聚以待世間之書一日炎祖龍之火以待儒書凡儒林道學剽賊

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日然須彌之火以待釋典凡文句語錄駢贅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日扇丁甲之火以待京文凡經方符錄誕設無稽者投畀於是蓋嘗用是法以銷歸世間文字雖大地爲紙微塵爲墨而吾以灰心閉目冥置之而有餘戊戌良月之晦有一偉丈夫扣我柴門闐然而入拱揖肅拜捧持所著書盈箱溢帙出而就正於予其爲書也網羅三教懸鏡一心穿天心壓月窟凌四游貫八極驟而卽之如入鮫人之室明珠夜光撒地而漏出也如登羣玉之府琬琰瑋瑋觸目而森列也徐而探之如涉大海天吳陽候魚鬚易折破礪而逆擊也如入深山窮谷豪豬虎豹迅奮而攫挐急與之角而力不暇也予耳嘈金奏目眩銀海一不知丈夫之爲何人是書之爲何書也其以爲儒家也則未知爲河雒之圖與端門之命與赤虹黃玉之刻文與其以爲釋家也則未知爲阿難海之集與遮恩盤之藏與曇無竭之寶牀金牒與其以爲道家也則未知爲靈飛之經與良常之銘與驪山老母之丹杖與其以爲諸子百家也則未知爲雕龍炙蹠與白馬非馬與刺通之雋永鄭虔之蒼葢與始而驚已而喜旣而聘貽徊徨不能自持則日有三大火

聚在盍昇諸昇諸儒火則有縹緗絳衣之大儒攝齊而臨之昇諸佛火則有赤幡白牛之天神執杵而護之昇諸道火則有星冠霞帔之仙真佩璽而守之余爲之手戰頭暈口吐而不合也興金藏之雲不能耀也鼓毘嵐之風不能吹也張炎官之轍不能焦也所謂三大火聚者其赫熯可以焚鐵圍亘梵天而此書無恙也余所設投昇之法窮矣於是乎蕩蕩墨墨隱几而臥如遊帝所如入墨穴如履如寐求寤不得者久之紹介丈夫來者陳子金如趣呼予曰是夫也非他人充之曹縣武閣齋先生名張聰者也東魯洙

文齊文集

卷五十一

七

泗之各儒而先皇帝玄纁之遺臣也是曹安邑之人室弟子張藐山黃石齋之畏友也弱冠壯遊明心訪道效善財童子南詢徧歷百城頂禮善知識而今首及于夫子夫子其安意以接之無恐予乃惕然而寤曰予知是人久矣于安邑爲吾同門於張黃爲吾同志今南詢百城以及我予醺鷄也其發吾覆也矣夫子其爲齋伽俗士乎故當下座於善財所散花供養起立稱歎若還昇本座爲善財說法則非所能也予聞西城善財塔廟於今現在居人多唱善財歌辭虞山城東亦有福城塔廟予請爲丈夫唱善財歌以代

彌伽散花作禮不亦可乎丈夫聞之輒然而笑隨席酌酒唱和歌辭再拜別去而予篝燈拂紙爲記其事

題李小有戒殺雞文

山家村舍客至無時殺雞烹伏用爲常供不知雞之被殺者宛轉沈痛受諸苦惱手提繩縛無復出路卽鐵籠彌覆地獄砧几割截斃刀細斮卽刀山劍鋸地獄擗毛剝翼湯水煎沸卽鑊湯洋銅地獄猛火燒煑骨髓焦爛卽熱灰爐炭地獄彼雖旁生毛羣羽族神識受苦與我何異爾時賓主周旋祝延酬勸一談一笑七箸相向豈知盤中之物受如是無量苦惱耶况

文齊文集

卷五十一

一八

坐中之客豈無受持殺戒惟開五淨者彼若不食我彊之食我旣殺生又破彼戒彼戒旣破我業增重又復我雖強彼食彼終不食彼不破戒不爲我殺彼戒無損我自以殺生強人破戒我業增重又若食夫大嚼饑口垂涎鑿齒摩牙撐腸拄腹了無悲愍之心但有饕餮之樂惡業相成招報牽引愚人放箸而一笑智者染指而痛心是可忍也不亦傷乎廣仁居士慈悲說法聚沙蒙叟讚嘆助緣願我同人共相戒勉當知人生食羊羊死爲人人羊相食之果佛語昭然雞雞相啗之因文報不爽榮羹蔬食吾儒自有素風

酌醴焚枯古人傳爲佳話守烹雞之一戒廣戒殺之
多門今日之祝雞翁卽他劫之救魚長者諸佛諸天
共相歡喜稱歎豈獨小有斯文能現廣長舌相哉

牧齋有學集卷五十終

卷五十一

五

牧齋有學集卷五十一

題跋五 附雜文

題易箋

文王明夷則君可知矣仲尼旅人則世可知矣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閻齋先生遭喪亂之餘晚而好易其于屯之初九六二復之上九益之六三既濟之九五極深而研幾惘乎其有餘悲也愀乎恤乎其猶有餘思也讀者觀而玩之文王仲尼之易於明夷屯難之中思過半矣宋有謝石者以拆字術忤權倖編管山中遇異人工斯術者拜而問之其人曰子以字改齋有學集卷五十一 房定本

遵王絕句跋語

斷句詩神情軒舉興會絡繹頗似陸魯望自遣三十首殊非今人格調良可喜也多讀書厚養氣深造而自得之如魯望所謂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卒造平淡而後已吾有厚望焉仲文之賦湘瑟思公之繼玉臺錢後風流庶幾再覩吾老矣當泚筆以俟之

題菊語

題丁菡生自家話

屈子云朝飲木蘭之墜露今夕殢秋菊之落英蓋其遭時鞠窮衆芳蕪穢不欲與雞鶩爭食餽糟啜醢故以飲蘭食菊自况其懷沙抱石之志決矣悠悠千載惟陶翁知之其詩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飲酒荆軻諸篇撫已悼世往往相發曹子桓送菊鍾繇謂感時遲暮謹送一束以助彭老之術此非知屈子者也攜李呂翁天遺性好蒔菊自謂有菊癖述樹藝栽植之法爲菊譜一卷聞翁爲故相文懿公之後避世墻東製荷衣戴簪冠其斯世遺民悠然在南山東籬之間者與抑亦飲蘭食菊有靈均之志與嗟乎人世榮華勢談如風花烟草昔者東陵侯今爲種瓜人故相之于今爲底能以種菊自老賢于金張七葉多矣他日訪呂翁之菊譜安知不以爲青門之阡陌乎

所學猪肉也公終日說龍肉不若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今世學禪者鑊影劃空金剛圈栗棘蓬葛藤滿紙菌生自家話近裏着已語皆實際豈時人所談皆述古之龍肉而菌生所學乃東坡之猪肉耶一以爲粗鄙一以爲淺陋下士聞之大笑彼以爲塵垢糠粃而我則以爲妙道也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老僧幾乎玄殺有具眼者莫將菌生話頭蹉過恐不如趙州僧玄殺便終日坐飯籬邊餓殺也

題丁菌生藏余尺牘小冊

收齊有盡集

卷五十一

三

戊子歲訟繁南都從丁菌生借書往返促數菌生輯余手簡成二小冊標背裝褱鄭重精緻余既不工書小簡語尤潦草見之慙惶便欲攫付水火然深愧其意縮瑟而止昔人言北宋諸老書問修整無一漫筆獨王荆公不爾觀其筆札一往似忙迫時所爲朱子譏之曰人生那得有如許忙時耶余文章名位不能望荆公什一獨此一病彷彿相似常舉以語人輒爲一笑老友程孟陽每正色曰荆公病痛弘多此特其小小者然亦不願兄效之也頃閱米元章書史云荆公少時書學楊凝式元豐六年始識公于鍾山談及

此公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余書簡皆此等字方知荆公墨妙如此余雖欲援公以自解免其將能乎今孟陽而在亦將拊掌揶揄笑前言之過許也菌生寄冊子索題遂喜而歸之囑其貯諸篋笥爲我藏拙流傳家塾存吾兩家故事雖然恐他時賢子弟仍不免哄堂一笑耳

余采本朝詩數從菌生借書今詩集已行世鴻儒鉅公交口傳誦雞林使人每從燕市購取三百年風雅未墜于地菌生有助焉集中小傳畧具評騭平心虛已不敢任臆雌雄舉手上下如王長公桑梓先輩童稚欽挹所謂晚年定論者皆取其遺文緒言證明詮表未嘗增潤一字李空同之剽畧同時諸老嘖有煩言非吾樹的也間有論著排屏嚴羽卿劉辰翁高廷禮之儔疏淪源流翦薙繆種寸心得失與古人質成于千載之上聲塵迢然與一二時流何與而反唇相向乎有夢與人搏而負者旦而求敵于衢日暮不得飢疲而後反斯人也其將終尋夢中之搏乎抑亦將日暮而反乎吾知其不與同夢而已歐陽公宋之大人君子也作尹師魯墓誌憤時人之訛評盛氣怒色見于文辭有豈惜小子之言余學佛人也彼是兩行

如微風之拂，扇領之而已。客方盱衡來告，而齒生以
小簡索題，遂書其語以眎齒生。齒生不應，卷冊子入
袖去。

書東坡延州來季子贊後

春秋魯哀公十年冬，吳延州季子救陳，杜氏注曰：壽
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
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蘇子亦曰：能以國
讓聞於諸侯，則非童子。考公羊傳：季子同母者四人，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爲君。古者二十曰
弱冠，諸侯十五而冠。季子爲諸侯之子，當二十而冠，
牧齋有學集卷五十一

五

傳曰：弱而才，則二十也。左傳：諸樊既除喪，讓位季札。
吳人固立季札，遂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曰：棄其室而
耕，則既有室家，殆是壯年，非弱冠矣。季子讓國之年，
定在二十以上。當救陳時，踰九望，百杜氏謂年十五
六及九十餘，猶未核也。公子光謀弑王僚，謂鮒設諸
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之能廢立光也。季子
謂光曰：爾殺吾兄，我又殺爾，是兄弟父子相殺，無已
時也。是季子之能殺光也。夫差阻兵上國，暴骨如莽，
季子將兵出境，專命罷兵，夫差不敢片言，誰何季子？
非有所便避，蓋知其必亡而不諫也。蘇子謂夫差不

道殺子胥如一皂隸，使季子畏而不敢言，猶淺之乎？
視季子也。蘇子考季子之卒，不書于春秋，又謂其化
去不死。春秋外大夫例不書卒，無可援據。左氏傳記
外大夫之卒，詳矣。當哀公時，魯與吳師旅婚姻聘問
交錯，季子卒，當如陳莊子之赴魯，傳安得不書？其不
書，則未卒也。左氏敘事信鬼，而畧仙，弦高仙去，不書。
王子晉上賓，不書。其弘化碧，不書。范蠡去越，不書。
吾謂季子退師之後，亡國之前，非遁去，卽仙去。故左氏
闕而不書也。或曰：季子墓今在延陵十字之碑，流傳
金石，蘇子安得而蔽諸？曰：子信以爲神仙無墓耶？軒

牧齋有學集

卷五十一

六

轅上昇穆滿登格衣冠之藏，不具在耶？季子聘魯，觀
樂在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八歲，昭二十七年聘于上
國，適齊而長子死，葬于廩丘之間。孔子年三十八去
魯，適齊往觀其葬，實惟此時。救陳之後六年而孔子
卒，六年之中，孔子終老洙泗，未嘗適吳。彼十字碑者，
誰題之而誰證之耶？庚子中秋，日謙益書。

記雲間鳳凰山修復三星堂事

世宗肅皇帝賜福祿壽三星畫像爲故少師華亭徐
文貞公稱壽。文貞公築堂于鳳凰山之麓，藏弄尊奉，
不徒榮君之賜，實以徵福假靈于上帝，爲國家億萬

斯年所天永命甚盛舉也歲久而堂圯文貞之曾孫致遠延僧別山修復堂宇供奉佛像而別構樓閣以崇賜像是舉也明彰君恩冥資佛力上徵國憲下述祖德一舉而四善備焉詩不云乎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百世之仁也若我昭代祖功宗德執金輪以御世殆將與恒沙塵劫傳之無窮豈徒豐芑百世而已世之臣子登斯堂陟斯閣也棟桷相望像設有嚴雲旗霓旌恍惚在御其有不肅然而興愴然而嘆者乎堂成之日謙益薄游雲間謹書其事以詒于來游來觀者後千百年共拱護之俾勿

壞歲在丙申陽月九日舊史官虞山謙益拜手謹書

書沈節母事

吳江沈氏有母王氏夫亡自誓事姑育子茹茶飲泣者四十有七年戊戌季冬自知時至堅坐念佛泊然而逝一時開士縉紳爲之傳敘余觀之悚然不覺合掌讚歎客有問曰媼孤貧苦節終身黽勉未聞修持淨業云何何以臨行得力如是余曰節婦沒齒守節只此一心臨行念佛亦止一心自心取自心如燈取影雖未嘗喃喃念佛已了了見佛身臨行自應見佛接引何疑之有昔有村媼問人持咒點者教持天地

玄黃諦信不疑有人語之此給汝也則大怒持之益堅每誦一句投一豆子瓶中豆輒躍起尺許久之無疾西向吉祥而逝此媼誤持天地玄黃尙得善果沈母以堅貞因得清淨果又復何疑于世法中爲寡嫠高行卽于出世法中爲往生善女人余故謹而書之爲念佛法門中立一榜樣也

呂留侯字說

崇德呂子留良請更其字于余余字之曰留侯昔者司馬長卿慕蔣相如之爲人名曰相如長卿之爲詞賦合綦組列錦綉顧能希風折節自附于蔣相如可

文齊行必志

卷五十一

八

謂有志矣其生平馳逐于富貴功名晚而自託慢世所慕於蔣相如者徒以名而已矣呂子起家布衣足跡不出閭里非有如子房五世相韓破產結客東見倉海君震動天地之事今呂子名曰留良則已兼子房之名與號而有之余又字之曰留侯呂子之于子房何啻長卿之慕相如而已乎吾每讀李太白詩至下邳懷古之篇輒爲流連感歎沉冥杯酒能以片言脫郭令定天寶中興之業張良未遂赤松志橋邊黃石知我心宜其落落自負如此也呂子搥筆爲歌詩師承太白其于子房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余之更其

字也。稱有望焉。蘇子言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余考矣。江左習氣所餘無幾。而邇年好談子房。甚于季札。爲呂子更字。中心癢癢。然恐不得一當也。作留侯字說。以贈呂子。俾其藏之。篋衍須余言之有徵也。而後出之。

黃扶木字說

餘姚黃子宗炎字晦木。余爲改字曰扶木。按山海經大荒之中有谷曰溫源。谷上有扶木。柱三百里。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郭弘農曰溫源卽湯谷也。扶桑在上。言日交會相代也。海內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桑。有暘谷。一

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曰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上。枝大荒經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有次第。迭出運照也。孔子明天無二日者。語其象。禹明天有十日者。語其次。以人代言之。炎漢十世而光武中興。十世其下。枝之九日與光武其上。枝之一日與天寶幸蜀而靈武收京。天寶其方至之一日與靈武其方出之一日與黃子抱膝長吟。精思古今剝復之會。其有以辨此矣。扶木柱三百里。柱者高也。有扶之象焉。人言虞淵浴日不知東南海。

外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此女子過丈夫遠矣。舜戚之歌曰長夜漫漫何時旦。此非吾所期于黃子也。

福先五子字辭

從孫福先生五丈夫子。娟好豐下。蘭茁疑筮筮而得五卦。命名以此。醮於宗老先冠。而字宗老。曰咨爰具訓於蒙士。咨汝象升。字曰爾階。升之六五貞吉。升階進修。允升。歷級望厓。有梯有墜。勿越勿垂。升而不已。困其汝偕。母驚合抱。而眇端倪。譬種樹於空中。就抽枝而長。茲故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南行有慶。

來齊有學集

卷五十一

一

則惟汝懷咨。汝象晉字曰爾介。晉之六二受茲介。福汝有王母。宓爾嘏。祝履貞立。誠戒慎。蹴踏晉如。愁如天祐斯篤。鶴鳴子和。中孚有告。康侯用錫。乃大明復不中不正。德車脫輓。碩鼠之厲。汝惟蓄哉。咨汝象蒙字曰爾克。九二包蒙。子用克家。五爲君爲父。蒙之主耶。二以剛接柔。其應孔嘉。曙戒勿怠。克荷畝畝。南山喬梓。其則不遐。妻子風雨。僕妾鼠鴉。勿遠陽實。昵彼陰寒。童蒙之求。戒汝勿夸。咨汝象臨。字曰爾敦。敦臨之吉。上六有聞。處坤斯極。陰陽。喧惟敦。惟厚二陽永存。母滴爾朴。母漂爾淳。蚤服重積。固其天根。嗟彼

纖兒梔貌蠟言渾沌已死掣攪游魂敦臨之象效法
厚坤在臨在復誨爾諄諄咨汝象鼎字曰爾實惟鼎
有實享帝養賢黃耳之中受彼玉鉉雉膏不食足折
趾顛實之不存名安傳焉聖賢往矣法象歷然溫故
知新烹飪常鮮黃中通理鼎實乃全母謀大烹而忘
粥飭於乎五子敬哉勗哉升以進德晉以受福蒙以
養正臨以敦復鼎有美實叶我鼎足觀象玩占亢宗
係族有稱有誠我言維服先民有言曰物備矣志在
子尚克念我先王之覆露我後人而冀除汝之墻屋
已亥秋日錢後人謙益韻沐敬書

牧齋有學集

卷五十一

二

遵王四子字序

遵王以辛丑二月五日舉第四子是日燕余於述古
堂佳氣充閭殊有抱送之喜今年周歲大設辟盤之
會請余名其四子頃者吉州施偉長謁臨海先廟觀
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蓋周家卜
筮時欵識也余老耄不忘先烈遂自號東澗遺老因
竊取其義以名四子曰東夏字思祚曰東鎮字思烈
曰東漢字思光曰東表字思勲宋宣猷公序先王謨
烈曰世祚東夏咸有烈光奉國歸忠勲蓋群后固已
刻之桑弧載在令甲今吾所以命四子惟宜猷傳芳

之文是則是述四子念哉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周鼎
具在魯寶未失夫豈曰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
是分也哉允文允武此眉山表忠之刻辭與帶礪俱
永非余宗老之私言也

茶供說贈朱汝圭

子羽來告我曰正德間婁江朱大經明醫好種菊唐
伯虎高其人作菊隱記菊隱之子雅筠及孫汝圭世
爲逸人汝圭精於茶事謀于翼曰祖以菊隱余將以
茶隱今之通人能爲我授記茶隱如伯虎者誰乎子
爲我請虞山老人證明其說願歲歲採渚山青芽爲

牧齋有學集

卷五十一

三

虞山老人作供夫子亦笑而許之乎未幾汝圭持子
羽書侑貢薈以請余語之曰菊與茶皆草木之英異
者也自屈平已云餐秋菊之落英其後乃大顯于靖
節而茶之名頗晚出迨於唐乃著于鴻漸又新之書
杼山玉川之詩以臭味言之是二者伯虎所謂草木
中之君子也以時世考之菊先而茶後菊其祖也茶
則其孫也雖微伯虎孰得而掩諸隱士之星爲少微
少微之光常指東南而東南之人無以應也范希文
曰萬象森然中安知其無茶星今將指茶星爲少微
以實希文之言斯世而有伯虎也其必爲嗑笑已矣

雖然吾則有諗於子吾觀楞嚴壇中設供取白牛乳
砂糖純蜜之類奉佛及諸大菩薩西土沙門婆羅門
以葡萄甘蔗漿爲上供未有以茶供者考其風土棗
栗柰柿印度無聞梨柰桃杏往往間植茶非其所產
故也陸鴻漸長於苾芻者也杼山禪伯也鴻漸茶經
不云奉佛杼山飲茶歌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
惱亦不云供佛西土以貫花然香供佛皆上妙殊勝
此土不聞其名此土有而彼無者茶耳不以作供斯
亦四事供養之缺典也天人言人中臭氣上熏於天
四萬餘里此土產茶如伊蘭叢中產牛頭旃檀天寶
牧齋有學集 卷五十一 三

私之假以辟除惡臭導迎妙氣也汝圭益精心治辦
茶事金芽素瓷清淨供佛他生受報往生香國以諸
妙香而作佛事豈但如丹丘羽人飲茶生羽翼而已
李太白言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於中孚禪
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今余不敢當汝圭茶供勸請
以茶供佛後之精茶道者以採茶供佛爲佛事則自
余之諗汝圭始作茶供說以贈

書黃正義扇

三代以降人才莫盛於三國三國之主皆名士也蘇
子瞻每晤罵曹公以爲視操如鬼及其出官於黃夜

游赤壁則賦之曰酹酒臨江橫槩賦詩此固一世之
雄也蓋亦爲之慨然太息企慕以爲不可及故曰孫
劉相顧曹公相隱善相者至於發聲大哭則三分割
據屬此三人天下之人皆能指而目之矣有三主者
鼎足而起則其臣亦立感而應之讀三國名臣贊吳
蜀之士殆與兩漢同風非偶然也典午以後宇宙之
劈裂凡三降而爲五胡又降而爲五代戎翟盜賊交
竊神器求其衣冠文物之似不可得矣而況於所謂
名士者乎耶律德光升殿會朝語羣臣曰我亦人也
可勿懼言之可悲可憫至此極矣而禍所由來則自
牧齋有學集 卷五十一 四

世之無名士始世無名士則上無孫劉之主下無管
葛之佐神州陸沉而天地或幾於熄矣余老廢歸於
空門願作不求名比丘然未嘗不願斯世有名士也
餘姚黃子正義忠端之孫太冲之子非聊爾人也奉
其父叔之命過余而請益余爲書所誦慕於三國者
以廣其志

書羅近溪記張賓事

盱江羅汝芳雜記云關西康德涵扶乩下神神批云
我張右侯也問右侯爲誰曰君不讀書載記乎我石
氏輔張賓也吾少有大志自期佐真主定天下不幸

失身僞朝言聽計從封爲右僕自愧功名不如管樂
子爲誰曰苻氏相王猛也與吾並事僞主各負感憤
至今辭鬱鬼錄汝芳萬曆間名儒所謂近溪先生者
也斯言得之同年王中丞爲德涵鄉人而申論之曰
千載之下豪傑尙抱終天之恨吾儕幸生盛世其可
不勉當是時款塞互市三垂晏然不知近溪何爲而
發此論余竊怪之又常觀劉聰子約暴亡而蘇言見
元海于不周之山經五日從至崑崙三日後還不周
見諸王公卿相死者悉在官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

牧齊有學集

卷五十一

五

國以資猛之靈爽其歿也豈無蒙珠離國可以柄托
而幽沉鬼錄若是億載抑亦有其地而不樂居聰子
以爲崑崙樂國而彼自以爲幽都九關與抑亦諸人
所居亦有如所謂蒙珠離國者自有國土自有君臣
終不獲與華夏管樂之儔比肩陟降與不然何其謀
畧展于當時勲德著乎殊俗而魂魄私恨無窮歷百
代未暝也嗚呼孟孫景畧趙魏之英賓希子房猛擬
孔明風高月滿佐命告成名飛八部魂羈九京失身
遭遺恨丹青載記悠悠鬼錄冥冥開塞月黑風淒
約夢則妖此告有靈近溪子之戒其可不懲

書柳敬亭冊子

太史公滑稽傳曰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吾觀
漢人孫叔敖碑文言楚王置酒召客優孟前舉酒爲
壽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其中楚王欲立爲相
歸而謀諸其妻爲言廉吏不可爲孫叔敖之子貧賤
負薪爲之歌辭以感動楚王復封其子此蓋優孟登
塲扮演自笑自說如金元院本今人彈說之類耳而
太史公敘述則如真有其事不露首尾使後世縱觀
而自得之此亦太史公之滑稽也嗟乎孫叔敖相楚
之烈自若放蚡冒草篋藍縷之後于荆尸無兩一旦

牧齊有學集

卷五十一

二

身死其子貧賤負薪楚之列卿大夫無一人爲楚王
言者而寢丘之封乃出於一優人之口則卿大夫之
不足恃賴而優人之不當鄙夷也自古已然矣雖然
孫叔敖之身後而優孟可以屬其子假令優孟而窮
且無後也楚國之人豈復有一優孟爲之搖頭而歌
者乎士大夫恬不知愧顧用是訾警優孟以爲莫已
若也斯可爲一喟已矣柳生敬亭今之優孟也長身
踈髯談笑風生重齒牙樹頰頰奮袂以登王侯卿相
之座往往於刀山血路骨撐肉薄之時一言導歎片
語解頤爲人排難解紛生死肉骨今老且耄矣猶然

掉三寸舌。餽口四方。負義之子。流死逆旅。旅櫬蕭然。不能退。美傷哉。貧也。優孟之後。更無優孟。敬亭之外。寧有敬亭。此吾所以深為天下士大夫媿也。三山居士吳門之義人。獨引為己責。謀卜地以葬其子。并為敬亭。管兆域焉。延陵。龐博之義。伯鸞高俠之風。庶幾兼之。余謂梁氏生賃伯通之廬。死傍要離之墓。今謀其死而不謀其生。可乎。平陵七尺玉川數間。故當並管不應偏舉。敬亭曰。此非三山隻手所能辦也。士大夫之賢者。吾侍焉。游焉。章甫。韞韞之有聞者。吾交焉。友焉。間巷之輕俠。裘馬之少年。輕死重氣。骨騰肉飛。來齊有恩集 卷五十一

者。吾兄事焉。或弟畜焉。生數椽而死一坏。終不令敬亭。身鵠無依。而身為得食也。某不願開口向人。惟明公以一言先之。余笑曰。太史公記孟嘗君客雞鳴狗盜。信陵君從屠狗賣漿。博徒游生之所。稱引者。冶游則陸博。蹴鞠之流。豪放則椎埋臂鷹之侶。富厚則駟輪洗削之類。其人多重然諾。好施與。豈離闕闕茸兩手。揀一錢惟恐失者。要離。鱗諸。春秋時吳門市兒也。豈可與衰衣博帶。大冠如箕者。比長而較短哉。子姑以吾言。號于吳市。吳市之人。有能投袂奮臂。感慨而相命者。吾知其人可以愧天下士大夫者也。子當盛

記之他日。吾將按籍而從游焉。

書捨田冊子

里中願善士伯永。辛勤拮据。治生創業。家產不過數千金。而能捐捨三百畝。歸諸招提。供佛及僧。為餓罪植福之計。斯可謂甚難希有者矣。昔年西天戒日王。積集財寶于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大施。已成五會。欲作第六會。請立焚大師。隨喜會成。踴躍歡喜。合掌告法師曰。某積此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見福田中。可謂入藏矣。逝多太子曰。佛為福田。空植善種。今善士施田三百畝。一錐一粒。皆堅牢入藏中。

來齊有恩集 卷五十一

又以此田為子孫植善根。即子孫之福田也。由此觀之。世之擁帑藏。據膏腴。不肯發心布施者。斯真喪人窮子。身無半分家無寸土。又率其子孫。生生世世。為喪人窮子者也。吾於斯舉。深為善士慶。又深為善士之子孫慶也。



齊有學集卷五十一終



六柳堂遺集二卷餘一卷

〔明〕袁繼咸撰

清鈔本

北京圖書館藏

六柳堂遺集序

吳興張自烈撰

予友袁臨侯殉國其嗣子出奔父難未至燕道死知不知皆流涕是時予奉母僑信州一夕臨侯玄問至哭之慟間閱理行篋見臨侯後先投予書疏泣數行下喟曰臨侯雖殺身成仁如賁志効何私惟臨侯自茲仕數歷中外植節不攜累著公勤莅事則與人敬思去官則備巷琴惜諸行能狀史氏宜有紀載痛遺文軼事弗傳爾達者襄臨侯方就逮予懼臨侯出處大節湮沒失實疾馳書趣臨侯自叙本末貽予久之臨侯緘日錄抵予山中蓋自癸子洎乙丑以後編年記主語至歲己丑冬

予歸閩漳上里里走哭臨侯牀垂涕事家索臨侯與二親生訣書畢命詩潯江紀事凡三通讀未竟又泣數行下嗟乎臨侯得死所矣而其子又能捐軀赴難義無反顧與下氏盱眙頑孰謂忠孝不兩全哉先是臨侯督潯嘗告予曰袁子不為睢陽必為平原生平論著賴予以傳子頷之今臨侯且死言猶在耳後死者忍負良友哉况臨侯從容西市髣髴入文山子不獲踵躡家毅父之遺文山通臨侯無時何頗見臨侯於地下若之何併遺文而論棄之也因念唐集賢學士沈子明請京兆杜牧序亡友李賀詩行世宋蘇軾悲董傳沒世無聞經紀葬具訖急取傳所著文上韓魏公古友朋樂稱人善

類如此臨侯積發謹識聞中外非李重二子比其章奏詩歌書牘闕固是輕重政教得失生民利病為多去賀傳所為詩文尤遠甚如是而聽其磨滅凋零後無繇考見皆沈蘇諸君子之罪人也予與臨侯義愛何如而遽忘之哉戊子予上其書於朝廷易名請卹為一門忠孝之光且為萬世臣子勸不幸志弗遂歿有餘恨姑錄其集以俟後人榜曰六柳堂集者蓋臨侯曾大父魯訓公成化丙戌進士景慕晉陶靖節年四十隱不仕自稱六柳居士臨侯少壯讀書六柳堂克繩祖武耻事二姓子故彰之俾族里識所自云臨侯僅一子名一藻平時年三十一一藻舉丈八子三人甫髫髻支絳不羣此天佑忠節克昌厥後之有而徵者也嗟乎臨侯可以無遺恨矣獨予窮困老不能目見臨侯諸裔孫之光大先世徒撫遺文而長慟也惜哉

六柳堂遺集上卷

袁繼成臨侯著

日錄

余就繫舟泊九華山下暇憶友人張爾公貽書三致意謂宜自叙次行狀為日錄垂示後人母俾泯沒弗傳余性拙疎長備於學為諸生九年凜封大人庭訓未敢有軼行既通籍幸產寡合屢瀕危殆非明哲所樂聞雖然士各行其志及身未死手自臚列比古諸侯述職之義是非與海內諸君子共見矯偽若玉成諸君子亦得明白糾正生聞其過不待塚中一奴出也因斷自十六歲為始矣丑至甲子畧記一事明不敢忘知已之竟乙丑以後編年叙次內不欺已外不欺人幽不欺天地日月是則某云爾

袁系出漢司徒安後族大蕃衍代有偉人宋南渡有孝顯公中紹興進士歷傳元亨公避元亂卜居宜春橫塘始為橫塘人元亨公有四子長經訓即今鴻臚公諱崇高祖次魯訓成化丙戌會魁即余始祖慕陶靖節為人年四十隱弗仕築六柳書院自老四傳至封大人諱崇與鴻臚公諱崇時同輩硯最友愛鴻臚公貴封大人未嘗一履官所朝夕課誨兄諱崇弟六柳書院

中家太孺人躬操井臼紡織以佐饔飧念之令人泫泫

涕也癸丑十六歲余始就童子試縣試為慈谿錢父母

人余不與余廼與友張爾公懇求再試試則拔余登前

案踞其上時奇之道試弗歸乙卯肄業六柳書院

丙辰督學胡大陸師諱應余以第二入遊縣庠丁

巳科試黃貢父師諱汝余以第二入遊縣庠丁

第三校士錄出梓余二藝他弗及戊午棘試弗偶歸已

未直指張公銓未觀風即後死盡難諡忠烈者拔余第

一選申即三日待余謁謁時契期逾倫有古國士之遇

庚申督學為是蒲魏公諱首川為友張爾公邑

稱得入余二等應八年酉棘試弗偶自壬戌直指汪公

泗倫來觀風余又第一癸亥春冬凡兩試春歲試為大

興張無始師諱京元甲列第三科試為太倉黃經甫師

名出浙武康陳具浚師諱北首卷主考為丁天行師

學郝洽寰師諱王司李王鞠劬師諱相說士戊進平時

以德業知余者放榜後為余言聞中不辨余卷力請元

余竟勿果天也自癸丑迄茲皆諸生時事姑記大畧如

此

乙丑余成進士出莆田朱允兩師諱門時在魏岐張

甚汲鹿入幕執牛符館局餉新貴或疑余與汲鹿有

梯緣可捷足得余勿辨館試近急引疾謝客萬吉人誦
乙未歲人貽書勸余出余勿往告假南歸以七月望抵
家適有以貢事懇懇封大人者謂正貢袁君宇亮試者
不應貢貢應封大人次及渠封大人讓勿受則速之訟
封大人曰君子不抗入險子勿直之吾後一年未晚也
余言之王者袁正貢如額云

丙寅余謁選長安是歲肅寧封王恭殿災門戶之羅益
急余惟與錢應瑞諸子晦跡詩酒間絕口不及世事已
選授行人奉差致祭壽陽王因得跳賀蘭覽塞外之勝
禮成王妃以王所遺名馬贈卻弟受路出西安西安守
姓一鳳也頗欲為之地余一宿即行道所過屬邑餽甚

賸余曰是為太守也非為大行餽引之也抵家郡城尚
未有居寄宿蕭寺王勸勅師來晤語鴻臚公以為大弟
便鴻臚公貸余五十金曹姓貸余百金傾歸裝五十金
始買今彭氏宅此余有城居之始也

丁卯封大人膺正貢家仲冠府序康於餽余北上報命
次濟寧先帝升遐今上立心念正始莫如肅內恩有所
建白至即商之錢應瑞應瑞口中行建白尚有時此冷
曹效忠之秋應瑞疏遂上余以齋中官冊立詔行行至
中途遂瑞誅瑞也

戊辰余抵里應瑞在都代余請覃恩封大人如得予官
母封太孺人封大人諱諸子吾之曰吾後貢一年何傷

六柳家風具在奈何以垂七老翁折腰後生輩乎遂不
就廷試

己巳余再報命內計峻注開州治董大司馬葬使道歸
省

庚午春余繇潯河三報命途聞考選單矣鄉人講嘆甚
因遲遲其行比余見朝日則新臺省謝恩日也續到候
補考人當事有所須尼弗行時滑縣收吏袁二侍御
及張金吾道濬為羽翼袁侍御力推折余已見郭雲樸
譚維經乙卯兄至余為前咨不可抑且兩人無並置理
遂改推折余者推折郭金吾即前按江西忠烈公子金
吾以忠烈與余有士士之知修通家主來誼一日謂予

友丁天心曰出江之西大省臨侯又首之亦余省垣可得
不然仍道道且殿余笑語天心曰科與道異乎天心復
語王少司馬我雲少司馬曰此妄語既知西江為大省
臨侯又前咨焉有不科之理而道且殿已聞與袁比推
抑雲樸益急單發日李維敬諱日人過商余曰兩君望
同公為前咨單應加一點余曰彼方推抑雲樸吾鄉自
分低昂是授之詞也李公頃分語余遂詣金桐原太老
師求南而讓雲樸北太宰知不可奪雲樸得選南臺余
北道而殿一一如金吾言

辛未正月余上虛公正直疏時滑縣束銓政以年例逆
吏都科陳站月去欲攬權罷會推故事余疏刺及之銜

甚梁大達司馬銳意事海外加派議復起余上疏以五
可慮爭并及袁郡舊派編累事得嚴旨幾不測然袁郡
派下部稍越矣無何巡視中城事煩而訟囂僧海
極挾術走公卿間煽邪議誑眾婦女淫狎罔忌余捕泰
置諸澹潁川同宋錫堯倚殿司晉勢酒後撲殺周金吾
家人戒殿頭頗不相下瑞屢屬余勿上聞余曰司者以
理不以勢疏竟上日思中余矣適監臨會試第二場搜
獲懷挾舉子某某等瑞衆間謂二場搜出頭場無有顯
是跡縱奉旨回話降南行人司司副余語友人張爾公
曰余以執澹潁官無所恨獨易白樓李東溪諸公以無
辜罹大辟不能悉一雪愧甚余臨行言之何如爾公力
贊余決余遂因熱一疏言諸臣得罪者本末澹司謂
市恩沽名之嫌不敢平反乞皇上取諸臣獄案躬覽例
重半以律律重平以情特下一詔矜豁則臣下不得有
其思思盡歸之皇上臣下不得有其名名亦歸之皇上
上是余說取獄案進余行甫至良鄉易白樓諸公已持
旨釋放京師亢旱日久大雨如注中外欣慶比抵留都
爾公入辟雍一時名碩如錢一冷姜燕及陳益吾徐虞
求周仲敷曹履垣諸君子余得上下議論相切劇焉十
月銓部以兵部職方佐郎推瑞扶前恨尼弗允
士中余在留都刑部獄余錫堯案阿瑞以輕比上已盡
燭錫堯殺人狀等瑞得重譴司官降罰上親訊牌子王

永福即晉瑞遣至下宅屬勿上聞者永福直吐余前語
上始知余執澹八月銓部復以禮部主客司推蒙俞旨
矣周仲敷曹履垣通以齋奉同北上仲敷上封事革職
余上疏申救中言皇上罪周鑣以朋比沽名爾凡所云
朋比必其欲可熯熱可炙鑣一臚列屬皆已破之獸垂
危之綆何所利而比之乎皇上怒鑣沽名莫若收其名
以歸之上鑣言當皇上行之能行之名在皇上鑣言不
當皇上容之能容之名亦在皇上且鑣所指多內臣之
事一旦以此得罪恐自此內臣之過墮於上聞非所以
廣忠益昭盛德也上報聞亦不罪十二月監視王坤為
詞林陳子泰論劾一子泰為首輔宜與姻戚疑宜與主
授疏辨優及喘氣一橫於斯極矣余一疏以紀綱爭痛
言坤貪悍狀會副院東里王公亦有疏疏語稍旁溢上
震怒召對王公革職余以一小臣狂躁疏留中焉客曹號
冷署是歲以烏斯朝鮮貢典禮繁集朝鮮自日本之難
萬歷間歲許硝磺三千斤為守禦具武陰言鮮以此轉
驚奴者上遂禁除使臣三泣請復舊額大宗伯晉江黃
公言予之使少宗伯已縣王公言弗予使余曰三千斤
為數不多安能及奴奴亦從不恃硝磺黃公之論是但
明旨禁除方新未使徑予請上裁奉旨仍不予越歲
鮮不支折入奴矣又東廠獲一人鞠吐海島鎮將黃龍
與鮮開私市陰轉貨奴王公欲請切責朝鮮逮治黃龍

余曰不可市閭之訟猶須兩造今敝招據一人偏供違斷海外事遠一大將且以責屬國屬國恐不服有異心孔賊德有鴟張海上未可輕也不若先賜書宣諭國王責令黃龍回奏另處分未晚王公不能奪疏上得旨如議

癸酉余典粵東試得士八十人喜韶山韶水之勝日與輔行徐映微工部嘯詠共通十月抵里補上家大人太孺人七十觴一時輩上相知皆有贈贈言者為倪太史鴻寶諱元馬太史素修諱世皆發揚隱德無諛詞摘樂事云

甲戌余報命至京六瑞張翼憲總理戶工錢糧帖權作

上卷

咸福頗教自藩臬以下行屬禮守令房券一時無敢抗者李元對長科論劾烏程吳門兩輔兩輔起請李長科并追罰掌考選者余時已陞山西督學私念內臣受守令跪謁世間將不復有廉恥罪直言而罪及用言官之人世間將不復有氣節因疏論士習極言二事之非張瑞出疏辯指余為朋黨余再疏糾駁賴上聖明陰切責瑞總理戶工之妨旋收烏程疏不辨余之禍則始此矣七月抵晉任奴寇逼省會余派守南城舊有闕城依薄平衍不足恃民爭棄闕趨城余曰棄南闕是棄南城也指處銀七百兩增修鑿濠壘堞且修復二連城與內城相接為固守計民賴以安虜退余始出試大汾平

一卷

水諸縣盡謝一切干牘然濬屬而用意頗寬聞喜程生鳳翥父場內擇禁究治鳳翥泣救余取其卷閱之曰聞邑無逾子者可首然因父仰子之文非公因子廢國之濬亦非公德怨惟子治其父如律仍首擢鳳翥鳳翥嗣以選貢中式汾藩慶成魚肉詞宗生且恐有以中二紳疏言汾宗生皆以賄鄉紳進有旨勅余覆試慶成出惡語把持皆為余懼余曰是惟公可以服之地敝慶成試日撥簡巡綽皆用王府人試卷皆用慶成教授所印集府廳錄各擬一題闕而用之又隨交隨閱隨定第筆量降處二人原卷仍用教授所印封送汾守道收貯正告慶成曰庶人之子不猶不樂以賄聞今以爵宗為一青

衿被此名也以備朝廷非所以光王屏慶成屈余議不復言事地得解援納遼生前人驅之盡納監不納監竟無不許與歲試余謂請託金入私室得附六年例免黜納金入公家以不納監不得與歲考役黜非濬之干地榜示通省凡遼生以不納監黜者姑免府考許隨童子試試而文理通者仍收學不通者量給衣巾終其身母負急公之誼譬髮繫重子衿一襖革有司凌辱不忍言余因憶友人張爾公之說凡士非劣行以下等黜者仍予衣巾有司不得苦辱一時人情頗悅自甲戌秋至乙亥冬歲科兩週暨文彬彬蔚起收羅傾三簪之雋陽城張貌姑楊沁省二公作里舉吟薪熱行誌其事余聞而

愧之

丙子春試畢回署察晉陽舊有三立書院舊撫魏見泉先生擬建祀畢毀壞契益諸聖人而以名宦鄉賢配東西廡歲大比則擇貢士之秀者講肄其中官給廩餼後祀事漸亂廢者二十年矣中丞吳鹿友先生見而歎歔檄余釐正舊典余遂請修復因為從祀諸賢各繫一傳擇儒士三百餘人聚諸講讀餐餼供給疾病醫藥皆余躬為料理師弟間謫然如父子云秋榜出登賢書者十居七元魁橋是吳中丞聞而大喜疏薦余公清陞京堂直指張孫振以有所書屬拂其求又舊令歸安為烏程私人代為程報前也傾余以傾中丞飛奏余賊私數萬

得旨余逮訊中丞奏余聞命即行士子追送數百里直指多方威懾不能禁與余周旋最勞且久者則太原傅生山薛生宗周也詳具馬太史二義士傳中

丁丑余繫獄函公自金陵來赴難慰勉甚至上行中丞議各證赴京質訊直指亦以堂恭逮晉士子伏闕為余申理者千入庭訊之日眾口頡頏刑部先審為朱少司寇大啓後訊為鄭大司寇三以實上工鑒余無罪復原官余以親老具疏終養而守武昌之命下矣疏上不允以十月抵任道出興國時亡瘦子之賊倡亂岐山巡道包公鳳起徵用柯陳兵合剿余語興國姚君曰賊黨半柯陳兵徵之是授賊以緣必墮授計興國守言已

公計已定不可止遂不敢與包公會甫至省任而署緝捕郭都司敗於金牛鎮泰將李金玉敗於龍泉寺師殲身殉焉包公退居黃州也撫余公廼檄余監劉承允軍余訪知咸寧中路平坦可軍密檄承允棄其驕而襲之單騎晝夜馳一百八十里一抵賊壘賊巢已為承允襲搗承允言賊已平請班師余曰賊巢雖搗首惡未擒不急撲滅賊將復發安得言功通鄉兵獲賊柯見竹未獻鞠知呂瘦子擁其父妻匿伍慎修莊眾尚數百人急督承允等圍之斬首二百級父與妻俱就擒越三日包公自黃州至班師攜軍包公以監北軍行余留撫難民搗捕餘黨良婦一陷賊巢者榜示生名鄉貫令自領

歸株連疑似者釋之察出盜產數言正經界稽稅額寢債一萬七千金即以補還剿賊兵饑不費朝廷一錢一粒焉賊平同事諸將吏皆欲以謀反上聞余語監紀尹珪曰以謀反聞遂得封拜乎尹曰未必能余正色曰律謀反凡同居年十五以上皆斬關係十餘家性命即使得封拜君子不為况未必封拜乎呂賊大盜拒殺官兵是謀叛非謀反也當以剿除大盜聞同事滋不悅余遂上記撫軍辭叙以首功歸包君先是搗巢時承允搜得麻城逆矜董環與呂賊交通書約南北相唇齒余得書手諭麻城劉令偵訪劉令言董環以結寨為名肅集三千眾肆掠鄉市勢已成難輕動撫軍與包公議用

兵余曰江北與江南事體不同江南倡亂止呂賊一夥
江北密通流寇不可輕用兵用兵不勝固辱國用兵即
勝彼必奔與流寇合以黃人攻黃地非靳黃福公弟以
事屬咸可不勞而定也撫軍領之余偵知董與中丞梅
公素往來因授意麻令與梅一承謀誘擒環餘黨置弗
問難以平黃守競自伐檄詢董事本末不能對越而止
戎寅余回武昌署呂寇雖掃會城宗較打碼之風甚熾
打碼云者如打算人家費料重而奪之府較白桶人為
衛丁碼宗白指人為欠債擡禁黑牢盈整而後釋余嚴
行保甲連坐漣每巷有宗較擅鑠平民責護救未想為
別白曲直在黑牢石立出之又設為有環簿稽察善惡

一七

上

一時幫宗碼棍徒皆置楚世府李生買黃姓產數千金
理業者二年想之余世府以黃籍冊為辭余取江夏縣
魚鱗冊質之語塞地令朱長史持三百金囑余余正辭
峻卻徑還其直歸黃世府不余難也盜宗衡鶴楚孝等
聚黨剽劫城市中月屢犯官府莫敢詰余頃衡鶴稟以
國禮督王拘楚孝等墩繫府內上聞論如律盜宗股案
省會以安私錢盛行漢武間似薄不堪官民苦之余糾
知省宗擅私鑄者凡三十六家一日躬執其第盡搜出
鑄器初號匠頭示懲許各宗自新心念私鑄革私錢遞
禁絕小民畏其資本奈河地進各約保與約四十日為
期四十日以内私錢許行外而不許行內四十日以外

內外犯者禁論百姓因得以其錢貴境外私錢革而民
不病柯陳盜藥後茅村落保甲不可行余愛保甲漣為
家戶漣侵一戶清一戶分別良盜為冊歲兩報有犯者
即責家戶緝拿陳柯碧子假報警為名燒劫武昌黃
姓家余下片檄於柯族不十諸犯捕至無敢抗者肇
陳間亦自是不復為盜矣周方伯以改調行余東攝藩
司篆藩司加耗煩卧批不發甚為解戶厲余力除其弊
入聽解戶自允出聽解官自允解允畢即以原批于註
完字并庫收預給令於次晨用印時自詣請印批隨到
隨發吏胥不得因緣為姦遠近解者聞風踵至署司凡
數十日收外解十一萬有奇楚人驚以為朱有大治當

上

上

賈金本饒於賈巡道聽用官余嘉賈手以尤志等垂延
其有罪通府白捕陳姓者首告本為呂賊窩致之獄嘉
爵復秉官兵敗蚬後倡為欲除大窩之論首本於余余
叱之曰除賊必除窩指常盜言爾呂賊踞岷山官兵莫
敢誰何烏用窩嘉爵見余不行遂以其說誑鹽道李公
白春李公信其說上之余撫軍必欲論殺本巡道包公
又欲為重罰之說余爭之曰以兩言決窩真當論死窩
假當釋釋重罰無名余按部至大冶治民數千人為本
稱冤余盡廉得其實所以力論出焉直指林公是余說
而罰金之說仍行則非余所知也咸寧省祭劉見龍家
住岷山近邨避呂亂徙居城李金玉兵駐其宅不設備

為呂賊襲破後將劉承允破呂巢利其賄聲言見龍通賊包公欲以此結承允歡罰見龍三百金為承允犒軍余聞而歎曰罰三百無名劉氏通賊自此不可洗矣師旋營并密揭撫軍言見龍實通賊陷金玉軍以三百金賄承允免者究治急見龍父死并欲及其二子余與施司理鳳儀力爭其枉二子遂獲雪余在武昌守道九閱月任勞任怨不可殫述姑記其大者余心血殫矣家大人太孺人在里年益衰白雲之悲怆怆動七詳堅請歸養撫軍知不可奪陽許余齋捧陰題改巡道監軍竊余報無何撫軍為理臺熊公文燦爭撫事証泰遠治余不得已出為撫軍汪宸巡道監軍之令聞矣先是撫軍

上卷

十三

駐黃老祠等七人股盤踞木橋山之公遣冷水道人姚宗申入營招安宗申受賊賂為賊饒舌包公力主撫事撫軍信以為然余至彼謁撫軍閱其來稟非情實請獨對極言不可撫狀撫軍不聽余辭歸包公遣宗中持令箭諭各寨開門許賊貿易賊乘而攻破大柘臘梅一寨殺戮萬計彼人謗言煩興宗申姚包公西避撫軍悔不用余言監軍之題以此余少夢不知也余公行繼者為桐城方公余迎之斬春方公詢殺城撫局余反覆陳獻逆必叛狀方公頷之至省隨行中軍李楚恬勢魚肉省百姓余裁抑之揭泰和臺方公雖不喜然諒余無他方公因余撫軍以不顧新黃獲罪欲駐劄黃波余曰斬

上卷

十四

黃洵冠衛承天陵寢更重公宜仍鎮德安東西兼顧黃屬假咸兵三千勿他調可保無恐方公初疑余說已謁陵至鄂察余議不可易遂以路為二營兵屬余余自是辦賊斬黃間無寧字矣九月老祠和革里服等七大股犯破境余躬察木蘭滴水伏以諸寨險要可恃地督各將扼殺其間賊敗遁走報級以質功甚不顯十月各賊又逼黃安余度兵寡不可戰令二將據左右寨壓賊營牽制之俾賊不敢出掠賊窘夜拔營走追敗之一隅之力難語掃蕩各寨繇此保全流移聞風復業與夏月之直逼城下者迥庭矣十一月革左復自三河橋犯黃州北關太守聞城門城外百姓號號度工婦女溺死者數百人一時人心洶涌聚薪城門巷鬻者皆標兵不滿三百人星督赴黃賊見余猝至不測兵多寡急引遁廂民環跪數萬人泣懇不開城納民狀余曰本道至賊斷不敢再窺相賊窺廂本道斷不入城令廂民獨死人情稍安余傳太守開城門與黃兩徐令調元謀曰黃關廂亘六七里戶口倍城內大賊在郊無主城遮蔽何時不恐但愚民難與慮始當乘其不用之邊進父老開諭利害捐四百金首倡勸士民廂房長短計丈認工周圍共六千丈一月告竣工成而人不怨

乙卯家大人太孺人因袁城有礦賊變就養至署元日稱觴畢即聞革左借招安餌孔監軍嘯處七里坪界斬

黃間計破滴水崖。寨初二日余即冒雪至黃陂議進兵適主將路麟以病告軍中以無主將難之余叱之曰本道即將也定謀以雪父讐成遂遇孔監軍謀者慮兵至撓其撫局和馳告賊賊拔營夜遁各寨喜得全競持斗酒犒軍余如值償以金孔監軍來謁寨民羣圍而譟非余力諭解辱失班師途次聞撫軍檄郭恭將金城鎮虎營軍心喜得將比至西陵提調姚天相則云撫軍以營事屬之矣余心驚愕曰省未數日金城赴營受事詳拒之報聞余時有足疾檄鄧監紀道撫輯詳蓋劇余不得已扶病送郭將陂令迎請間余曰新舊易將之際疑謗易生恐慙者不願聞也有公事遂言之至署遂不

二卷

十五

入內兵將環中露又余笑論之曰云重何為者隱情本道已備悉各弁惟恐新將別用一番人不安其職此各弁之情舊兵惟恐新兵相較轉此各兵之情吾已行郭將各提調照舊管事非詳本道不得擅更易舊兵新兵務相安則兵將各得矣羣叩首曰情實如此前日負重卑恐不肯饒余曰本道不問也前此兵心不安皆有司不善調輯之過本道到各兵弁速赴新將恭謁前過俱不誦記營眾唯唯驩驩而退郭將於次日入軍受事操犒畢越七日報賊逼黃陂余急不蘭山為賊走舊路檄郭將預扼以待已賊至郭將督親丁衝其堅黔兵繼之賊大敗斬首四百級獲驛馬甚眾余知軍心已定始捕

二首謀倡噪者置一軍肅然余足疾則因勞復劇矣賀相國諱達見邸抄來言有少京兆之陪以不得久於楚為慮余笑對曰京師亦可自至正不可自至無何而揚州之調聞士民尼余輟不得行而臺屢疏留不久余以四月始得辭楚楚之漢陽樓委煨燼者九年余盡捐俸錢鼎新之工成賀相國為文以記武漢雖商見余歸橐蕭然釀六百元金追贈已河卻不受諸商迺於去後建專祠亦丐賀相國文記焉五月余奉家大人太孺人抵里七月赴廣陵揚州倚壺櫺市相倚為姦利每訟輒破人產余至訪琴王煥及等諸巨憲親至固圍平反三大獄揚人以余為奇中余嘗無奇之也當揚顯名行軍

二卷

十六

門事道府皆執屬禮隔坐文書房余一切釐正不為屈其外旗鼓韓逢春借買窩私鹽漁獵商民無算商民庭訴告者數十人余陽好言諭遣收其詞寢不行詎瑞自處分瑞不得已按賊上聞余又頒八景嚴禁越告私許等奸人斂跡瑞終日坐堂無所事地力告病未幾韓逢春奉有提問之旨大拂瑞心揚士民口碑又歸德余大過瑞益不能平疑余為劫按李公右謹報復疏中直露其指且恨余相見時不交一語惟冷笑半揖語雖過情余生平強項實不自知如此余自淮監武試歸方駐江上料兵已得報降調即自還署辭廣陵歸廣陵士民嚙指血封城門暨旗羣擁尼余行三日余夜乘間從

水門登舟舟中新米猶是家米廣陵時攜帶物也兩岸
百姓號送絡繹數百里境不能堪迺持帖令內中軍李
某餞余成禮而別余自領如歸中鳥翔翔霄際復何邇
乎

上卷

十七

六柳堂遺集上卷

六柳堂遺集下卷

表繼成臨侯著

雜錄

正性吟并序

或可勸余委地求還石作正性吟解之替文山歌正氣余吟正性氣剛性辭方黃雖烈可敬不則也

天地治亂理數循環湛茲正性鼎易兩間有懷鄉詰炳耀青丹維唐中葉秀傑兩顏越在宗李文山疊山成仁取義大德是開哀我遯國方黃吳蘭名成族祀剛中良難叔慎以迄學問彼關我心耿耿生閒閒從容慷慨

下卷

塗殊道班居易失之敢倖生送

六月十八夜書

嗚呼余在江州舟中自死者三矣恨不得死不為清臣甘為清民猶倦念二人之在堂也寧為明鬼并不願為清民不忍往見九廟之邱墟也吾自盡臣誼豈博忠名哉

題張秋旅舍壁

許身酬舊主留髮表明臣

題德州馬氏壁感主人之賢

烈女不以翁媼詬若易九節忠臣豈以道途顛沛貳其心曾謂鬚眉不如巾幗乎

七言詩一首

孤夢三年斷舊重八馬首倍傷情山河到處驚殊俗日月何繇見大明淚盡夢殘空目灑歌虞麥秀向誰評可憐敗國等閒事却訝書生是好名

自銘有序

六月二十九日泊大勝聞九王子復遣能翰林傳語曰胡以寧放他去袁總督隨著行與他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疊山仰止庶幾

北風辭途中作

北風其嘯塵起馬驚黃河帶冰凍龍牙區金陵屹屹大豈須更蒼天蒼天校重何誅

其二

北風其雷木落葉堆我冠髮裂爾髮蜀天誰無父母毀厥本來蒼天蒼天今古斯哀

公無渡河

囊書佩劍君子遠遊森森黃流豈曰無舟臨波卻顧我心則憂

河水淙淙青溜橫雄魚鹽刀布霸國遺風夷吾不作余誰與同

河水瀟瀟鄒魯所歷詩書壁藏章縫泥滓瞻彼龜兔云

胡仰止

河水活活太行有薛燕飛音魏舞魁匪鮪匪鱣云

胡仰沫
雖北有河維南有江濯纓漱石樂子然雙薄言旋止我心則降

右五章章六句

烏棲曲

烏棲北林暮煙縷縷仰視白日哀哀我父教子忠分祇以自苦

烏棲北林繁霜瀏瀏仰眎明月哀哀我母教子孝分反哺焉有

下卷

烏棲北林有扶斯淪日月逾逝哀哀我昆大被在牀不可與溫

題題者羽習子以飛匪鳥不如念爾長違蹕蹕之祝惡不可為

沈沈者巢貽爾雛居有孫在襁我謀則疎最哉大戶爾無敵廬

肅肅者羣飛鳴欻欻我無人邈焉山海我思古人誰張千載

右六章章六句

幽居雪日五言

雪片吹如掌雪黑山容潔七日卧弗起忍饑不可嚙愧

無子卿種敢墮漢臣節錯膺職扶桑晨晝未全滅花發嶺南枝羅敷夢空結

讀謝皋羽西臺勦哭記感賦

南方有朱鳥飛中虞人殫飼以金精粒對之不下咽粒味豈不肯不如南土泉黃冠之弗遂碧血流濺濺有客感意氣慟哭西臺顛擊碎鐵如意悲響震巖川歸舟不成寐彷彿語燈前嗟彼積弱羅我非雀與焉夢炎何足刺知己殊未然周鼎不可茹其孽曾未傳生死良非苟忠孝各自全謝子幽明契聊以秘懷宣言罷修不見月明高在天

燕都懷古并序

下卷

孔子稱殺有三仁或曰或曰或曰死趨不同同歸於仁宋亦有二忠或死於市或死於餓或志在必死卒以全節生趨不同同歸於忠文謝家三先生是也余心渺渺將安適歸居易俟命俾無就兮爰各有詩以懷之

天山文先生

七言用王鶴韻

丞相從容死燕市萬古綱常獨負之顛鼎手扶渾是膽落暉戈挽不逢時夢炎孟頫骨何在秋史樵童名共知浩氣西江流未歇挑燈呵謔詩遺詩

壺山謝先生

北風塵起征車促南火傷心不再噓三敗猶還仲母在

兩句忍餓漢臣如，降當日原無表却聘留今只有書
大使先生流卜市建陽坊亦首陽居

我者家先生

八十鉅翁還首邱卽毛亮盡為誰留吳山鳳閣看巢鷁
粵海龍舟泛水鷗紀事編年言甲子授徒感憤說春秋
莫從處士稱新號舊國興亡淚未收

盧侍御傳不知何許人疏及賤名非知我者鄉某
以聞貽此告絕

從容久作無生思浩蕩稽誅有罪人溫諭兩宣非屬吏
瘼患九死只為民山公啓事汚新簡叔夜裁書絕素因
賦續閑情若莫憐黃花老圃不懷春

易服

秋風三月白盈顛五十年來始學禪猶祓碎裁還潤袖
幅巾半裹任垂肩雖云大地堪容芥但悟無生不繫空
白社荒疎那得共虎溪飛瀑半天懸

至日感懷四絕

葭灰歛律動長安猶記衣冠拜紫鑿此日近臣新寵澤
貂裘駸馬不知寒

其二

椒盤蕙酒隔隣香兒女驕喧孫壽觴扶死起看滄海日
天涯何處是高堂

其三

暖煙歛不到巖松百尺虬枝積雪封却羨雙飛南浦雁
晴川流水碧溶溶

其四

朝陽見隱舞飛沙擁髮開書忽憶家人說東南美竹箭
可能依舊出新芽

十二月念日立春

寒窓曉日白鱗鱗病裏愁逢節候新驛使不來南海信
隴枝空憶楚江春朋尊介壽趨庭夢寸草遲暉報國身
誰道堯階天尺五未央宮殿集飛鵲

除夕前一日晚聞鷓鴣聲心異作鷓鴣行

鷓鴣鳴寒枝動我江南思江日春淺尚云早對此如何

聞此鳥姑姑似為喚新年時黃雲淡海曉君不見虞
周瑞拱垂衣裳鳴韶舞勺雉鳳皇又不見六鷁退飛止
宗郊周公之宇鵲鵲巢杜鵑西飛落城側地氣推移自
南北日月居諸且送微梅花云云那可測却悲昔日鴈
鳥飛堂中今日主翁非原上何人招朱鳥歸來帶血牛
年悲鷓鴣鷓鴣江南客何處一聲一涕沾毛衣

除夕

春淡十日莖猶腐舊柳凝寒恨未舒人說今年正今夕
不知陳氏臘何如

別盛都司并序

余自潯陽求死不獲拘持而北從官星散僮僕

中央都司威名儒羅幕下匝月餘獨抗憤追隨
內外依戀不忍去當危險者備笑自秋徂春余
資斧告竭遣介南旋決足恐不復相見作此以
別

難苦周旋應半暮春雲漠漠離思自今誰製殺夫積
異日應歌旱羽詩

元日

耐寒強起著衣裳海曙遲遲達放光月首三陽仍夏歷
春正萬古重周王忍隨北面同嘯祝且戴南冠獨拜觴
塞草迎曛煙漸釋長陵松柏鬱蒼蒼

寄別友人并序

下卷

七

蒲月念五日舟過小別則江州遠矣臣心不二
九死不移時宏光元年乙酉也

交情十四載今古此離羣目盡鍾山日峯連廬嶽雲五
言難續季浩氣且歌文尖昂知誰繫相期是鹿門
拙作不能多錄錄數首關切者雖不識忌諱不敢匿
肝膽於骨因知已祈秘之行苟遇敝友楊企而張涵
公諸同臭者出示之俾知鄙志則所謂與人仁義之
大也湛思手書

六柳堂遺集下卷全

六柳堂遺集餘卷

袁繼成臨侯著

續錄

絕筆一

嗚呼臣所以不死江州者三非媮生焉寧南不忘先帝
疏救皇太子原云東身赴關待罪其辭尚順不忍成其
為亂一也易檄為疏緩程候旨冀得從中維挽少報國
恩二也諸鎮面許不再焚殺因勢利導稍活百姓萬分
之一三也今池陽幸免攻打疏阻不得入朝命不得出
事決裂矣臣心甚苦臣力竭矣以疏救皇太子臣心之
所同以兵誅則非臣之所敢曰臣語寧南曰先帝之舊
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忘臣志兩言已決若夫江
州之焚臣不敢負江州將士負臣臣願附真卿之義遂
死為恨爾乙酉四月二十七日成書於衣帶

絕筆二

救護皇太子者臣之同情也用兵誅非臣之所敢知也
先帝之舊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負此歎血時正
告寧南侯語也願諸公愛惜百姓此臣拜諸鎮將語也
臣咸自記

絕筆三

臣不即死江州原欲從事挽救以紓京師之急幸已還
師更欲再為聯結以收桑榆之效不意虜追關至得諸

鎮甘負國恩遣使投降京師之危若累卵矣臣在坎困

中不能申包生之義惟矢文山之節以一死報二祖
列宗且亦不敢負所學也若江州之潰公論自當久定
未泰之恨則死不瞑目矣臣咸五月二十日再書

絕筆四

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為要弗克為曰厥難張死匪先許
死匪後臣心靡他靖獻我后嗚呼父母有遇則諫諫而
不從則號泣受天譴之不怨晉陽之甲豈可訓哉四月
十七日書

絕筆五

大明日月晦江風歛黑雲合之志國恤橫議喧晨蛟潛

星移海上龍蛇未可分春和日綢繆大義胡弗聞徐溫
書作亂晉陽比載君過盜皆止盟蟻附而羊羣飛帆蔽
江下所遇名城焚鬼神赫斯怒姑孰死王敦盤桓審所
處太真與景純我豈媮生者小負以濟屯泣血明忠孝
半途為曳輪亡何如馬號鑿子失其存校童肆邪說名
教委沈淪徒有南陽志東吳不得奔袁年袁二老一死
醉至尊從容文山節誰招燕市魂宏光元年五月二十
二日江督袁繼成自書於舟中

絕筆六

與二親生訣書
兒為左兵復擁投函誓一事二姓復挾令東下兒志決
死國不復相見焉馬年殭自愛不忠不孝負慙天地冥

恨何極閣筆潛然六月初六日現泣書

附家僮稟帖

郭四字稟相公前自三月接相公諭帖屬小人用心
伏侍老爺不離左右此奴輩分內事不須相公諄諄
丁寧詎忍報左寧南要護元帝太子與黃澍爺帶兵
馬下南京進城扶請老爺同行不料月初四日左寧
南老爺大疾死於舟中其子總爺左夢與假攝左老
爺卧病在牀代督管事隨即開舟行至池陽老爺不
肯進兵然後退師臘脂港得聞虜寇到九江左
鎮將官異心十三日總爺私自送款降虜即領虜騎
來挾老爺老爺見虜王驍足欲自盡不得只得於六

除卷

三

月初三日見虜長揖不肯見虜王亦不敢屈席地盤
坐即設宴老爺說齋素不肯喫即設齋茶老爺又不
肯喫力勸老爺仍做九江總督老爺說厯事三朝斷
無事二姓理不忠不孝何足為人惟以死自誓若要
我作官除非解下這顆頭來虜扶老爺云不仕將何
願老爺答云願歸田力耕奉二親虜云你歸踐何人
土食何人水老爺云夷齊曾餓首陽一拱而別臨舟
投水左虜二營兵慌忙下河擲起左總爺命送衣更
換送藥二劑老爺不服藥不喫水米七日恐無生路
小人死生不得自主只小人父母皆年老乞相公念
犬馬微勞柴米缺少時常調濟感恩不淺謹稟家人

郭四稟

六柳堂遺集餘卷畢

除卷

四

蕭然吟二卷

〔清〕程邃撰

清順治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能藏身以自固蓋學問深於中者其迹乃不可以易窺是之謂抱蜀是之謂經綸是之謂才士是之謂高人是人也非今之人所可及矣今天下之稱爲詩人者鮮有能先事而知者良有如張子壽之前知漁陽者乎有如蘓明允之辨奸著論者乎浮湛人世不示人以地文萌不示人以杜德機如曼倩之遊戲如仲連之貞節如陽冰之篆經如北苑之畫學如儀秦之縱橫如淳

旨於易爲羣龍無首於天爲虛而不詘動而愈出而或人猶相訾以爲有殊於孔孟欲淺視枉下之龍乎抑其未諳於治亂之大較也嗟夫治亂判異行藏易審士所難晰者禍福之

之介邪正爭黨之分有以苟得富貴而不可以苟得功名一念之誤終身之品節係焉不第先事之知不可廢先事之守不可移又於其中拯清流之厄運延一日之國祚辨殺機於微茫

髡之劇飲當吾世無論清濁顯
晦皆思得一共朝夕無論治世
亂世經大患難而不奪嗟夫詩
人中能兼此者誰乎吾嘗與程
子穆倩論甲乙往事蓋追歎乎
其不苟富貴而安於貧賤也富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英雄相貌若女子世間亦有英雄人物色請從杵臼始
丁丑八月與穆倩仁兄別白下今年二月相見于
吳閶出示新詩有我求春賃無生活之句余悲其
意爲之賦賃春篇當爲我申眉一笑也

社弟邢昉具草

程郎不言而叱咤手接黃菊帽簷挂枝枝呼出彭澤魂
欲與婆娑五柳下五柳先生掉頭顛醉後對君翻害怕
朱衫灼爍烈火炎席帽捎雪雲影大直疑督郵來騶人
狂令偏逢長官罵摩挲雙眼細認君蠟屐雙趺非五馬

冒稜紫石眼點漆颯颯神仙來謫者借君拄杖觸九天
借君裳袖籠四野若得黔婁不寒史雲飽然後與君拍
浮酒池顏色赭程郎程郎何才也蘭亭不敢壓君書虎
頭不敢壓君畫宜陽市上不敢壓君詩與文連城十五
不敢壓君詩文之定價君家孝感太史風流文藻正相
敵當年曾向瀛洲嫁蛾眉蕭颯歸衡相與君夜雨聯床
話不如君痛飲狂歌吳楚間來無文引去無假雲烟縹
緲墨汁香山店塞驢隨意路

奉題穆倩社翁採菊圖像兼請教正

社弟薛 宋

秋來索米媿迎逢失路迷津笑楚風自在簾瓢烟水外
卷懷天地轉轡中不將曲徑勞疑鹿獨摘寒花餞隱蟲
愛滿登高能作賦空江倦葉滯歸鴻

壬午冬石城感賦東穆倩辭賢并正

楊廷麟頓首

程生有奇製往往凌郊島當其得幽雋如出華山筋翠
斧剗枯崖纖刀剪碧艸三年再相見叫跳人忘老
穆倩在白門如處荒山下不食五侯鯖不繫七貴馬得

意時往還微言動暗咤矯如擎霜鵠拔松拓秋駕視彼
諸細儒齒欲吐礫瓦安能復拘拘管肥博笑罵

甲申十一月大滌山中雪後贈別

黃道周頓首

幾度三千劫重生億萬身逋臣天外客高士傳中人砥
柱文章力銜杯將相塵江南君歷盡何地有秋尊
美子無家住逢幽即隱居名山遊士業秋水道人與客
是風塵債讀多兵火書相看惟一笑不笑待何如
客久渾無意悲深總不言鬚眉真遠古吳越另乾坤亂

世交情在浮身吾舌存生涯諸未得猶足身淳髡

乙酉八月喜穆倩小阮還白門有作三首

同裔正揆艸

燈火焰殘秋聞君事遠遊客心分暮雨寒夢入江樓酒
盡孤峯出詩成衆謫收一帆灘響急落日滿黃州

丙戌初冬過半塘遇穆倩社兄將有楚行率爾賦

贈并正

弟吳偉業頓首

湖海文章客三秋蕭寺依碧箋吟思滿紅燭酒情飛處
士爾衡貴公卿王粲稀莫將歸興促雨雪正霏霏

社弟葉 襄錄贈

亂世程生久江湖滿地餘不忘三歲別獨寄一封書蘭
菰遺人遠襟袵報客疎鄭公無驛馬何更枉高車
二十年中事何人尚黑頭別余在吳苑見爾發齊謳江
上猶雙鳥天涯此一州鵲鴝雖典盡斗酒尚無憂

小作東贈穆倩先生詞伯并正

弟姜 琛

醉里夏言別白門春始逢許多歌哭事都盡亂離中
此夢語交徵古途窮况與同原嘗無幸舍無下賴端公

穆時客青
路父執所

無賴春愁日蕭騷臂上圖千巖侵古壁短褐悵平蕪
目世如此呼天對也無不妨裁逸翮野食決枋榆
時新盡盈

不見穆公一年矣春初遇谿上悲喜紛如歸而爲
夢夢以詩得四句而覺時漏永矣不寐續成之猶
藝語也書正 同盟弟方亨咸具艸

舊人程遠在十載各傷神阡陌前朝客江湖隔世身賦
名驚驚驚書種慰麒麟負戴同今日皇天笑賤貧

廣陵喜晤穆倩社兄賦正兼以志感

鍾山弟黃周星

流覽同人趣沉吟獨往情春花愁野戍夜月黯邊城感
慨如憑臆悲歌共此聲天涯匪寥落把臂識班荆
別情適地是友量果何曾披豁開靈洞知音會廣陵綢
繆非對酒玄湛似逢僧白雲紛投處廣訓愧未能

和贈穆倩詞盟書正 弟趙開心

朝從柳巷出暮來柳巷宿柳條攀折不應手年年空見
隋堤綠禿髮亡袖逢故人憔悴仰面向天尺人生意氣

絕可憐黃海坎壈情最堅三萬六千轉盼逝焉得內顧
心拳拳簷花溜雨燈窓愁我友爲我試長藝稱詩論道
既沉酣摩印作書特精秘苦縣光和襍二體前有程邈
後程寔憶昔漳浦清江偕得君半字投君懷坐客登龍
色惆悵偏袒右肩忘形骸司馬滌器成都市張楷涸跡
弘農街山頽棟宇莽岑寂吾子落拓淹江淮江淮之間
客不少推陳樂新損懷抱定應心遠遘時傾何恤道廣
被人惱君不見成連歟後伯牙悲又不見稽康罹害孫
登嗤種瓜飯葵根苗直棲棲途路將何爲安得郗超代

辦百萬貨買山治宅剡溪湄長令高人達士相追隨

柳巷信宿遂爲穆倩盟兄作柳巷行

萊易弟姜垓

廣陵散後誰有如君者風鶴勃敵古韻清才一代宗工
霹靂際懷瀟灑難摹筭當在西崑東壁聲名藉徘徊丘
壑相與林泉樹幟邂逅逢君尋覓見名士風流門庭
蕭寂藍橋路近數聲還弄仙選任是雲漢昭回誰學得
天孫夜織真遺逸這詩畫雕龍輞川君其裴迪

小詞東贈穆倩程處士并正

李明膚卿

河嶽尚如此竟得作閒人其未見君子邗谿月潏潏
獲見君子月流邗水濱明月千載白常與炤大紳句嚼
星辰落墨老淮海臣

得見穆倩社兄走筆請教以當一笑

弟法若真

磊砢高寒骨嶠然處士風呵毫海風潤霏唾珊瑚紅求
友無輕響棲心絕近工茫茫斯道久可有古人同

維揚旅次喜晤穆公社長把臂積月服膺其人贈

言請教

弟龐太傑

文章亦不盡如公復幾人避時曾變姓失計自憐貧詩
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忽聞歌古調風光絕四隣
集唐句贈穆倩盟長兼請誨之

弟郭礎

不見程生久風塵襲沈腰人心尚爾女天道剩漁樵閉
戶三冬盡挑燈一夕還山中藁桂色宇內竟寥寥
穆倩先生以稊波過余艸堂五首之一

社弟萬壽祺

久雨暗朝暉四山皆如冪出門無所見懷我良朋逸摩
詰半幅來咫尺對青壁上巖古石泓天泉淨洗滌想君
運腕時風聲亂霹靂危峯傾刻生青林突兀出烟色滿
平蕪芳塋堪採摘意到便欣然能事不受逼無乃悟漏
痕亦宜飽潑墨置之法書間應與顏柳敵

穆倩筆墨之暇目禿毫寫山水往往人求之不吝
也雨中忽貽我問艸圖得未曾有走筆謝之

西蜀社弟柳寅東

招隱淮南路能同訪戴舟角巾登上座清嘯發中流酒

盡霜鴻過恍隣戎鼓愁浮家當閉戶分夢與沙鷗

不謂鳴笳外清商奏古音雪晴千舫集月小半湖陰野

候鳥吟折寒厄夜典琴各香薰座滿吾不愛華簪

國士祠邊草重憐食客來千家愁戰伐雙屐破蒿萊屑

狗封侯日雕龍避世才煩君同弔古窮路一徘徊

與穆倩社兄方舟至淮過覽湖見示三咏卽席奉

答三首

社弟龔鼎莘

何地無丘壑幽篁此竟深到門人倚榻開卷客長吟曲
水槎舟路孤城落日陰一籬當喚出殘木想秋尋雪霽

翻冰鯉天高下野禽戰場荒草合歲鼓晚寒侵歷落誰

茅宇蕭條似故林徑分鳴鏑侯風急射雕心石老雙橫

几堂空欲動琴遙憐樓閣迴曾是月華臨坦步僧同健

浮名懶自沈戎旂從關戍爾我各崎嶇勿厭過逢數飛

蓬起盍簪

過穆老寓園有作同道公諸子

鼎莘

經別青山老郵筒慰素心江花移夢遠疎雨入交深隻

字風霜挾連篇海嶽欽幽懷思白水窓月澹相尋

讀程穆倩社盟見貽詩卷却懷

西京社弟石 朗

下居不近市委巷靜城陰畏識金銀氣閒耽翰墨林題
詩日月異閱世廢興深相對嗟蓬鬢雪霜幾見侵

奉訪穆倩社兄賦呈教定

弟韓則念

金閨事徂歸圖畫兵劫鋒摧散謫星臣著離騷因負謗
客彈長鋏孰居亭舊名屈指無咸在蚤世駭聞有晦冥
木末高林君羽漸六朝過續表儀刑

十年前予客遊吳門舟次穆倩過訪時孫孟樸張
天生咸在連床夜話意氣相得甚歡轉盼時光升
沉各易甲午春予憂讒時穆倩過予不勝今昔之
感矧如須已作古人更爲悽惻賦此奉教

社弟韋克振

捫蝨騎鯨卦影中逢君詞賦雪圍空高人曰杵須連席
良士銅鞮可命宮十賚瑤華神鳥氣千秋翼華賦樓風
平原繡事非全蔓溝月明珠萬里同

新寒古絮落鵝儀筆墨靈光一髮危無術劍入還目攝

有心國士許顰眉風烟斗酌肝腸墨江漢芒屨日月籬
五合好開蕉葉飲沉香新句待烏絲

奉和穆倩盟長原韻并正

社弟高輔辰州

程子好閉關衙門帶秋艸寂寂懶窺園孤香自能保對
婦嘗苦吟抱兒弄書藁釀酒液貴輕獨醉覓空昊齋不
容兩人焚香地頻掃笑他繡平原豈能尸賈島偶夢五
嶽遊却愛嵩山好白雲翳碧松黃冠勸歸早眞人悔名
高烈士悲身老用心各有期總不爲塵療

十

奉柬穆倩程子并請和政

弟紀映鍾

黃山突兀赤霞來江流九折幾瀾洞程生高卧比黃鶴
點染烟霧眞仙才十日一山五日水把酒吟詩懷彼美
漳浦吾師清江友與君結交締生死死者空悲沅沚蘭
生者猶著切雲冠上下江湖書劍冷兵甲天涯衙路難
故人握手烏程道烏程酒盡興潦倒君莫自嘆囊無錢
天地大文顏色好得君一幅光惟生黃金買贈何足報
嗟哉世人皆目眊粗覽誰復窺神奧不如千年老狐頗

愛奇轉移玩弄諧且傲主人誨誘略無循去而爲善不
爲盜

穆倩道盟承余法繪克聞揚州寓舍義狐歸化奇
事爲短歌以贈俾覽者知陵陽之悲平人不如惟
物也

雲間弟彭 賓

昔者吾友程孟陽畫筆矜慎非尋常輿到槎牙出肺腑
放筆破墨皆琳瑯嗚呼高人不可作穆倩英英起芒角
孟陽蕭散似荆蠻穆倩陰森比黃鶴古人作畫無聲詩
天地畫筭皆吾師一重一掩各有意一山一水徒爾爲
看君此作眞奇絕點染不知工與拙意匠將迎無位置
元氣淋漓有曲折我不識畫徒觀羅把君詩卷吟且歌
吟君詩兮看君畫破窓風雨如我何

半塘客艇舊雨蓬窓走筆以發穆倩一笑

虞山蒙箋錢謙益

宋元衣鉢久失傳理趣何人堪比肩近來海內稱能手
處士高名豈偶然遄遄筆墨脩風雅惜墨如金工鍊冶
自君之前無古人自君之後無來者慘澹經營不屑爲
閨中骨韻眞英奇木石神明棲紙上孤高未許時人知

我亦丹青好別解師承每自推黃海虞山夫子有詩歌
亦謂王蒙至今在世俗空誇點染工雖餘鱗爪非真龍
天挺老筆開生面有意無意畱鴻濛鴻濛寧獨繪事絕
胸襟與府人冰雪側聞材藝各精專筆補造化天工拙
奉題穆倩程子畫冊

涇陽盟弟張恂

玄晏先生序左思畫數之後名誰馳五車曾授雲間笈
師眉 七字能開大曆詩白岳有人堪笑傲青門無伴獨
逶迤如今屈指驪壇客相見如君歎最遲

補贈穆倩先生兼求教正

北海劉應賓具草

黃絹詞名夢往還相注太弼破愁顏南徐不似剡溪水
北顧今如飯顆山元禮座中塵士少伯時畫裏俗情刪
六朝江左烟波地遲尔清秋放白鵬

南徐喜遇穆倩社長于虞山公舟次東贈一首

社弟宋之繩

蕭疎三逕曲客至喜非遥河洛聲名著縱橫彩華搖霜
花殘入幕雨氣暗通橋莫訝東籬下陶然伴老茭

久矣逃禪寂觀空杳不聞佛晉無盡願天情在茲文世
態塵中影交情隴上雲我應持此贈未許狎雞羣
曠懷今古事任運待如何春發長青草秋歸不謝柯課
兒聊遣日讀史可當歌取醉西窓夜能無感慨多
穆倩老詞兄過訪山居次韻請正

吳孔嘉

天生俠骨自嶙峋載酒囊詩未是貧畫壁蒼茫烟水濶
彩毫飛舞墨花新杖披篇帶蘭噓氣塵拂清風玉作神
蚤識山中已有相誰言林下却無人

小詩贈穆翁教正

龍眠弟孫中彖

淵溪見法度蕭散出精神斗酒何云醉藏書盡屬秦秋
江正冷冷好友更彬彬子去邗關月相思烙故人

穆倩盟兄別去贈言并正

社弟姜國南

憐女蕭門雲善病杜陵幕府更饑來幾回舟楫仍相望
兩接音書只自哀避世梁鴻安杵臼憂時阮籍有尊壘
杖藜強過登臨好相與敲詩坐碧苔

北固寄答穆倩道兄

弟圖南

程子負奇氣才調馳物華涉塗集衆竅筦萬鳴自家服
佩千襖前載駕秦漢涯衆人飲肥勢子甘茶如薺衆人
猥羣居絕裾廢不劇矯矯向衆人州羣有節制弘光繼
烙離諸生趙波隨煦沫洗羽翰詭附揚蔽虧子獨毅狀
行却聘辭素絲宰相勤網羅畏足桃李私直回不兩立
姦鴟徒竄蟄自從東海乾桔槔強斟挹丈人抱甕居行
行且自汲巧久而拙速智愚無相襲不倭任昊天達子

古

十年前寤歌匪旦夕至今慎起眠埋烙啜醅沈默削
利儼砥礪以古初邊幅耻飾綵徂徠肆力學南陽躬耕
田日月苦未逝屑髮可自全

但言奉贈穆倩道盟兄先生并求正

山陽弟胡從中頌首

玄成天上客十載寄邗關棄擲兵戈裏風流圖史間異
鄉懷故國古顏拂蒼顏落落如消渴飄飄出等閒白眼
同年歲青尊獨往還書窓覆茂草盆沼畜游鯨維子能
移世慙余未買山

賦贈穆倩社兄教正

山陰張陞

自惜投交晚偏難解纜初人因離別老情不賤貧疎詩
史存行路乾坤足草廬天涯頻望眼相憫在雙魚

臨岐口號呈別穆老盟兄

弟陸鳴時

梅信風過棟猶早屏翳黑甜春未曉釀得桃花雨百壺
渴向柳城鶯滑滑倒鶯滑欲啼嬌澁喉路斷行人未減羞
不暇應接剡溪客與贛絕續相鈎輶客遲曼音博小娛

主

終無睨眄且囁嚅愛取程子藁十種嚶嚶求及此更偷
淋漓快讀離騷竝中有盤庚音更勁勢亦好奇收驚魂
沉酣繚樹依依聽問天不携謝朓詩何如振響驕水絲
新絲環飛絲珠亂青眼雙懸青玉案程子有詩客有讀
赤窠子倦讀未足金衣忽唱火初紅鼓吹詩腸方投宿
處宗談易難忘名春雨耽詩更得鶯偏師不揣攻長城
紫霄豈尚疑三彭

右小詩爲讀穆倩社盟佳集賦春兩讀詩行也蟲

嚶鴉抹有玷懷裏未知能爲枯腸禿筆解嘲否

并正

柳城寓弟蔡雲

程子墨妙天下無貽我一幅撫松圖寒枝千尺壓霜雪
蒼顏不藉春融扶下有勁草復挺拔神韻寧爲殺氣奪
仰視鐵骨益龍從拂漢凌霄自生活撫者何人獨摩挲
云是淮陰斬茶坡程子画此有深意專爲歲寒相磋磨
只今歲寒不可忍冰堅地裂蛟龍窘松也偃仰殊灑然
會逢厄運何嘗憫程子說法爲画師我亦報君撫松詩
君誦我詩我捧画此意不許他人知

十六

丙申冬仲荷穆倩老社翁贈画教我實深賦此奉

酬兼正

北村弟靳應昇具草

蕭然吟

黃海程邃

題鄒滿字節霞閣

四首

竹杪披撐盡，單樓瓦數鱗。
門庭刪下徑，居處稍超人。
習息諧雲鳥，安神樂道真。
青天時可閱，嘯納頗無津。

又

四屋蒼然氣，登留輒改容。
神僊餘碧落，朱剝補青丹。

舊失吟

寒鐘雨澤飛，陶寫塵氛罷。
折衝公和高，嘯處萬有發。
琤琤

又

窓戶多開闢，蜂禽交附庸。
堵環休見式，城闕忽朝宗。
注目惟霜畝，關心只野峰。
何當經戶外，棲遯累全功。

又

徙倚同今昔，風流足送窮。
逍遙拋僂石，圖寫后

雕蟲了達人，趨尚沉冥事。
塞通告閉終，盛世天地任朋從。

偕陳臥子謝提月探梅玄墓

野航銜尾盡，蹊鳥破香來。
嶺末升濤海，林坳躡玉陔。
美人何處即，宵月落遲徊。
莫放逋翁鶴，湖波碧似苔。

又

恍惚羅浮夢

時臥子司李惠州

恭從樵牧津角巾時拭

蕭然吟

二

蒞老棘每牽紳，啄雪雞無午。
驚鐘犬不信，餐英師種樹。
畊者有餘春。

光福人家以菓植爲稼

懷贈姜如須兼柬如農令公

天韵余艱乏，時譏薄寓公。
勞謙望海內，英妙信山東。
伯仲雙人鳳，文章八面風。
狂奴慙水鏡，落魄鯢賴相從。

又

豈不圖雄世，人才罷責成。
已甘供鬼笑，終奉所

天行家宅縣江海詩書偶姓名飄零承慰喻氣
類匪將迎

又

嘆述安能了伊人愈可懷尺書仍再至虛袖重
安排賓客良堪示咀吟許自佳天涯如一室結
思湯西厓

訓楊叔來

講幄銜鯉鵠清秋落碧雲南淮昭士表東楚董
蕭然吟

三

人文先輩饒蒼骨醇儒懋令聞鄭虔官太冷吟
蕭許誰羣

江上酒家訓函三

共展飄零酒深宵泛數蘂江人艤要驛城月徒
南箕我道隨秋晚君言湯等夷相將謀一笑訝
哭又多岐

大月楊叔來席上

杯聲夜初緝峰影盡虛堂坐已高河漢心如在

雪霜揮杯酬狎侶結咏溫啼蜚客袂蒙澄鑒羈
愁楚可忘

題林茂之庭梅和韵

凡卉正無色孤華燦歲功輕宣太和力不易去
年叢莫惜當庭瘦應知在澗同江南人寂寞偕
子坐春風

訓馮躋仲

痛醉經旬酒推君冠世倫縣河譚國是結友尚
蕭然吟

四

天真有合心能降多風道亦屯可堪遷舍缺再
鼓向時人

贈友

美哲何方子相逢思不禁謀生高筆塚曝影伏
庭陰所忘懷飛動依人富咏吟古先傭作者心
骨每奇嗽

江上同鄔沂公

躡嶠帶高步馮虛一奮髯江山衣袂動兵革歲

時嚴送目眷鴻雁行歌及酒帘閒隨阮籍醉相
悅不相嫌

射陽湖進舟急雪偕如須分拈

不識嚴風勁奔艘射迅流夜聞湖獺嘯寒結旅
人愁驟雪明昏岸孤燈碧小舟僕徒頭並白安
泊理重裘

北顧僧舍書壁

作禮寒筠色幽龕挂木牀掃除人擁篲栖託我
蕭然吟

五

縣裝法鼓增薑桂書生減鷗夷山鐘空日夕客
夢是何方

卽席爲賀天游使君

僊令簪歸政壺觴斯在門臨江憫風日引客納
禽言春倦孤游味時危高臥尊中庭歌吹發明
月倍銷魂

偕端翁飲集陳蕤亭吏部南樓

別墅足遐託扁舟仍涉江登樓相極目岐路得

春缸風嘯雲標樹山平天際窻乾坤正群盜益
子幾時降

劉杜三自浙中還船行李爲祝融所盡相

與書所遇

我望吳門練君時醉越谿將思空汗漫薄客走
東西古錦隨飛燼逢人益品題江湖增嘆別鵲
鳥盡情啼

過訪鄭超宗佳要堂

蕭然吟

六

簫鼓淮南水狂呼跨鶴風故人巖谷好孤客布
帆窮浮事容牽綴淵情冥塞通相逢餘嘯岸數
語畢區中

又

闕室許延賞科眠費吐餐辟除文酒毒靜與物
情安榭月燦人韻林蘭交夕寒南山失時望海
內悉興嘆

五日集鄭超宗園同萬茂先茅止生陳旻

昭顧脩遠陳百史黎美周康小范分字
得中登

何以酬徽論懷情當夜中百壺方灤舌纖月又
臨瞳蛟鬼驚魂日笙歌蕩俗風吾徒一室下馮
弓自難窮

又

誰招江海客同日詣陳登寓宙已如此朋交適
可徵冶游思士女鎮惡寶符繒相戒爲天問挑
蕭然吟

七

樊進數升

甕湖胡季清招同王鍊山先生及李蘭渚

集城南樓

碧落荒荒望層臺接具區河帆衝逝鳥浦樹不
分蕪大火流無際頽雲醉一呼相將憂世意誰
暇泣窮途

河千集送康小范沈石友子珮伯仲

赤雲蒸暝色纖月影難留水驛朋交酒鄉魂

漢舟遵途人拊劍當暑我披裘互出開情語飄
飄去住謀

甕湖寄紀介公陳惇貽

遞歷傷貧緒三飛千里書湖年秋浪蕩客紀日
孤虛粟笑監河鮒肝羞安邑猪天江人不遠極
望望南徐

廣陵舟夜懷如須

水宿孤蓬下于焉倚載書岸濤秋幾部江客意
蕭然吟

八

何居發發雲吹練飛飛星弄珠夜深天宇肅沙
鴈掠舟餘

將之瀾東贈別吳駿公先生省覲

海門秋灝灝欲挾廣陵琴我發一言喻彌高千
哲心津亭陵苑接東序劍冠森脫手拳岑碧狂
奴正捉襟

又

壁水橫經日中原矜式同荀卿誠術大魯叟適

家東物外招孤鶴人間索其_上鴻堂陰羣蟄
鳴近六朝宮

又

沼藻平軒檻藥房方約惟天空闊露落山迥積
星稀簫鼓臨蘭渚賓朋滿酒卮吾將投禹穴泛
宅去遲遲

又

史掖看歸直珠林昭 至尊公權機敏妙永叔
蕭然吟

九

諷規渾愛國誇全盛趨庭避素飡笑入蓬萊客
函討涉朱門

社集望湖亭賦得湖烟

凍老霏微日遙空出品望墮鬟山大小織地繡
升黃艸曳波田渡禽吹野燒光高臺罷馮弔此
夕眷言長

又

乾坤同着酒曛紫盡蒼茫星涌飛鴻澤山平曝

網堪澄霄懷拂拭夢思與汪洋卷合江流外相
將引練光

雪霽偶過錢仲馭銓部命酒有作時劉臣
向讀史其署適以省母而出

蕭恍無人到縣牀水雪晴 賜書公力學好士
畏遺名論外催觴酌空中送玉笙神鋒真太秀
以我骨俱清

偕如須集黃心甫秦以巽家有作

蕭然吟

十

黃秦看合璧昔我得其風春柳月疎濯開堂天
廊穹齊餐泉石臭俱負蠹魚雄坐上人柳魯江
東嗜列公

虎溪曉艇臥訓華聞脩長者

裹帆眠曉渡爭枕許魚喁野僕尚加腹良朋忽
躍舸貽篇千載味生色五湖蹤散髮延君坐願
骸奉粹容

夜集周墨農司農秋水堂同李卓如楊

生陸山子周瞿瞿

生色明明月朗神聚聚池窺君嘗屐齒滿我古
人期受飲三升足授奇隻字師歌鐘誰到耳清
聽有寒漪

伏枕訓新于王

大小霜中葉蕭蕭牖外深秋衾不覆踰闔蹕每
驚心畏服人間藥聊爲江上吟新詩能療疾肯
趣備餘箴

蕭然吟

七

雷雨津司李招同陳東溟將軍游焦山作

鼓撥輕柔櫓無聲度巨洪開琴年代事高躋古
今同江海山中物煙波水末風焦君一片石秀
句壓晴空

又

浩浩長瀾色春容折岸聲東風噓海納孤嶠入
天青鳥龔瞿曇舍漁翻島渚萍將軍橫槊酒投
與此澄泓

陸叔度草堂

琴尊相極梗黃犬亦昂昂東月燈前黑孤鴻夜
午翔標奇驚座語追憾少年場且勸櫓槍酒將
期夢潯腸

其二

脫粟慵炊數貂裘肆保羞隆中畊鑿薄貧士節
名囚白壁千時厭黃金不我求幾年題柱倦歸
臥草玄樓

蕭然吟

十二

其三

歌哭悲中舉觚稜天地窮掃除徒屋壁治亂遍
形弓箕頽固高出巖華何異同吾師是雞舌風
雨一聲雄

其四

不復知賓主言詞入許心揮栢謝百世抗手弄
微吟日月無情色山川有本音大牀兼木榻分
我臥堂陰

寺夜讀錢仲芳蕭林集竟題其所製齋冊

坐臥勞今俗平分敦悅淫百回難釋手通理薦
高心天地開輝秀山川入討尋寥寥人表意遠
蹟與希音

其二

道力雄來者風流亦不任仲長方樂志阮瑀未
焚林鼓吹爲琴瑟丹青戲古今凡夫狂且齒清
夜渴橫襟

蕭然吟

十三

寺夜讀單質生諸集東贈之二

發子笙簧腹交鳴雨雪聲海天張夜氣丹閣倚
金城陶謝爭方駕劉曹遜后勛景升今不見誰
喚小書生

其二

來歸竊自量謀隱問嘉賓四海縣春牧孤懷不
易馴君才虛衣被吾道卜梁津知己深知已從
斯寶令仁

湖上園林題壁

清秋不可極井落倚樓臺運鵲衝鷗過寒蘋泛
蝶開小山留覽日滄海欲飛來試品柴桑秫招
要共滌鼻

其二

芙蓉明立處漁侶有喧歌藻合芳洲嶼流牽夕
照沱呼雲封水徑種石作巖阿望望遙天裏吾
生舊白波

蕭然吟

十四

江上同萬年少范小范

樓閣縣登屐華林臥缺衣硯山分狼石麟塚牧
新轍謝遏垂竿地焦先避詔磯客心多感觸珍
重發音微

其二

珠勒克吳市誰吹鳴咽簫自傷還自畏無術欸
無聊十載空桑骨三春祇樹瘡虛聲難洗耳勞
女問風騷

死湖客感會懷叔度之四

有懷何自託魂夢亂清宵客路前期瘵詩筒新
語饒風嚴北原本心落夾湖潮爾出爾還日相
思不我遙

其二

雪艇颺門別霑巾送目人平生真禮樂千載一
羹倫立說爰金石含情最故新時衰文作則終
古望夫身

蕭然吟

十五

其三

戚戚冬春際迴谿雨雪聲無聊關氣候發興到
高晴幾過牛豎舍長辭徇監名乾坤加限量才
大未堪行

其四

邑內將雛雉飛飛戀拂衣林孔碩使君也渺躬多物崇
生事匪人幾把帙常承面思鄉痛滯歸知君高
臥樂庭樹玉霏霏

同諸公送年少還吳門

惆悵流鶯樹鶻聲急落暉何心工戲譖無物著
依違之子亦遊子曰歸不當歸丹易舊津驛湖
水拂春衣

雨霽山菴示聚公

溪路停澗影藏舟高碧林田歌晴陸續續夢晝
升沈沸鼎揚湯味聞禽據木陰當年懷託世術
側有遺琛

蕭然吟

十六

光福禪林

半谷雲橫吹湖天接渺茫客循籬壁土彈警荔
蘿光抱綆爲泉翼開畦播樹秧乾坤銷格鬬早
晚學休糧

伏枕天寧僧閣

石梯傳靈折瓦落岸沙崩縹緲看千尺踳跼見
老僧病呼桓鎮惡呪出佛圖澄分取齋厨粒龜
鼉雨勿憎

其二

芋火君休撥謀朝起竈炊非情踪蹟絕却幸侶
儔奇浦樹中流渡雲磯古釣絲江鐘如濕蚓秋
氣感澄思

恒和尚入關燃指口號

剖判虛空碎都成毀壞方誰能爲不壞爾行苦
非常蹈火蓮花冷焚身血性涼閉關生外大
果益難量

蕭然吟

七

送遠公還山

何以銷初志遺民得爾賢江河瓢笠正履蹈雪
霜縣放下千秋事同安一室眠長宵思曷旦作
佛亦堪憐

其二

了拭人天目輕塵素髮毛前身非嬾女守道見
吾曹面骨稜稜鏡關梁拍拍濤神州在何處燕
趙漫徒勞

蔣山尋翁壽如寓舍題壁

八口繩樞在甘窮有不爲塵揚滄海橫世是刳
灰遺細事追年代徒歸益夢思高心長役役出
入大參差

其二

咎者驅饑別依人竭九迴要償忠厚債無補世
風頽詩酒癡迷痼漁樵禾黍哀大江不可望極
目又徘徊

蕭然吟

六

痛醉葉榮木齋中題壁

不獨齊諧著真堪空酒朋庸流皆養醉老興直
高騰下筆瀉微理無懷謝愛憎王門荆棘盡笑
口自稜稜

其二

萬語曾何當三栢貧士天命延雞狗後生屬鬼
神憐北斗金銀氣西山旌旆煙年來看代謝朝
槿正芳妍

九日風雨出郭望先隴歸而大寒

積雨高禾耳江聲尚曳塵出門無故物荒草是
吾親細菊酸風徑饑鴻亂水津孤臺臨萬里騁
目一霑巾

其二

焦飯空懷哺奇溫竟御絲讀書非放達被髮是
高賢欲廣胡笳拍無如且醉眠馬蹄天下事坎
壈亦餘年

蕭然吟

六九

爲誰

橘柚交楓錦傷哉好爲誰聽謁伊日月霜露我
心脾挂屋落匏蔓橫江集雁陂玉笙阿閣裏邊
角忽長吹

乙酉除夕既醉書壁呈青谿太史公

飛雨浪浪曉持齋起拜天佛經宣譯語通國盡
卿煙不見扶桑日那論木榻年焚香而却掃一
室主人憐

其二

客有誇徐穉吾方少樂羊帝王輕過眼宇宙是
何鄉孝子蒼生薦窮夫混帳狂窗中屋簷水滴
滴滴肝腸

雅及

一發遙天問懷人雅及余九愁飛夢語三月渡
江書望帝流鶯候烏衣梁屋居春疇有農伍布
林好揮鋤

蕭然吟

壬

其間

去去紀湖水前知足辟兵其間人物志于爾結
交情歷變行藏細尊生喜怒平寸心休見薄三
復垢谿名

余自署
爲垢谿

忽地

今夕爲何夕橫茨林木含諸賢高屐齒忽地拜
瞿曇一點飛鴻進千雙剖橘甘酒人心悅理放
達是餘譚

卽席贈朱九章

朱及門王
子綏命酒

風雨高秋客通中送論微一尊人表落衆葉藥
欄飛禮度縣崩圯乾坤息詆譏橫經師友好吾
得醉雍微

其二

懷抱歸何處爲懷奈若何古今馳驟在文藻隱
憂多旣傷風塵變新耽麴蘖和當時誦朱穆道
德太嗟峨

蕭然吟

二一

題贈友人新集

一掃虛聲患躬天寶令才先鞭爲玩世倚馬必
銜杯大事連環解閒吟鏡吹開人間有寶玉昆
火不同灰

其二

兵甲詩書藪藏神理益神歌呼今幕府感遇昔
平津道力人安測龍心爾善馴王猷與謝奕狂
客獨含真

其三

莫作陳琳儼參差近子房劇談吹電影授略儼
干將珪組遲書記禠期付慨慷辭章有如許江
海失泱泱

作黍

作黍清言會龐徐一室中布衣權不可君子道
何窮天地迷終始春秋凜異同吾行無豕牧空
自憶遼東

蕭然吟

二二

叔度

吐論千言後傷心載咏歌班嗣書借散羊舌泣
滂沱鼎鼎乾坤業軒軒里閑珂才華三十載老
屋擁寒河

其二

紙價傳烽盡還家空北望精神雄喪亂時序任
荒茫墮水重開笑憂天忽戒狂剛腸相蘭勃客
路正重陽

坐臥一小樓邢孟貞來咏倚和

百尺秋雲上崇虛接至徒蒼林生脫葉白髮到
狂夫木榻摧薪盡泥鎬煮字無移山填海事當
瞑聽鳴跼

其二

每作過之想三年百鍊餘風塵包耳目變喪集
窮愚那管誰齊躅尼魑世好誣新心何所若坐
臥此區區

蕭然吟

三五

翁壽如寓舍同某老變

不與非儔醉難師郭恕先乾坤廢妙抱筆舌幸
孤堅百世杯中物千齡身外年繁星明刺眼分
蓆敬吾眠

其二

直道浮交散遺歡赤頰翁長爲彌日笑一飲數
時窮白露飄鴻嘿秋聲戛杵雄寄言前達輩我
女足餘風

兵中得還白門青溪太史公有詩志喜敬

和原韻

甫獲收魂魄翻誇鐵石身披雲知宇宙拭涕望
天人闔闢三年夢依稀六代塵恭聞新咏歎旁
悼五湖尊

其二

沸鼎將生趣筵簞昧卜居秋英新泣露病憤尚
啗與人子偷生日窮夫獨信書少年遊關里行

蕭然吟

三五

素說何如

其三

敢用遼東隱先除蝨癢言無方不戰伐何處是
乾坤造物巧難測無家恨獨存昔人之處變大
笑服鉗髡

對雪檣研耘香草亭

郊圻一瞬白客鬢驟同絲夕烏迷蒼樹庭筠偃
老枝吹吹初凍合漠漠亂神奇罷作梁園思宜

須美党姬

其二

密雨經旬晦春風今覆旋人民爭實悅我女發
脩妍磴壑羅高眎衣裳拂綴憐龍鱗手種物指
點聽連延

冒雪過黃平立草堂

尺棹蒼茫出馮夷舞八溟夙興閒客子堅臥好
巖肩絕世佳人思春風處士庭王猷得乘訪捉
蕭然吟

臂叫如聲

其二

石梁西水黛披戶破封垆我笠山川影君袍鷄
鵲羽骨毛爭照地醪黍薦忘形寒沍爲吟弄超
然撫曜靈

食新

遠客逢翻覆還家慶食新依然餐勸好眷爾話
言真種樹高庭戶從戎許故人洪喬不情事作

論再重申

書贈葉聖野

東家何代客庾左是同風少小占公輔輝煌立
晦矇區中垂幄臥日下索羣空停思驅河海波
騰不可窮

訓別林若撫長者

作賦不知老其書多等身道衡非泛濫和靖固
高貧三載追遊地長空送目人登臨餘慷慨處
蕭然吟

士在風塵

張草臣齋中與黃心甫共飯和韻心甫主

于草臣也

謀歸凡百日爾復滯歸踪信宿分饘粥蕭騷計
適從成吟難下意持論畏蹊胸

時心甫還扶輪
二集商略于余

也客作空淪老僧窗共聽鐘

寺舍伐竹訓韓君望之一

惡竹誅鋤盡窗中一線天客來聽響雁日落見

炊煙遂有相逢作堪焚逆旅篇吾交此邦秀年
少獨翩翩

半塘過吳駿公先生三首

潭曲寒花路牽船荒艸洲相逢百戰後昔別大
江秋城郭千年鶴漁竿下澤裘西風眷拙落歌
畝日來遊

其二

響答山鐘處風生蒼碧濤鷗閒通息影鳥徙早
蕭然吟

三七

焚林公釋瞿曇服吾開傭保瘠莫將天苦問遊
戲去來今

其三

河上書難著乾坤再結繩生誠無葛得亂久智
愚增少伯湖楓赤靈威山乳冰神仙與將相君
子備修能

從柳鳳詹先生雨花菴中觀 舊內所藏
歷代書畫諸墨寶卽席呈懷三首

白日風花亂青天膚寸雲鏑濤方沸海蕉穎忽
懷纁經史懸栢酌譚言渾質文荒塗一飯處元
亮昔慙慙

其二

不作蕪城賦居諸古瓦墟公留微子器學起伏
生書嘿樹前身問神遊百代初烽枝宸域熄文
墨主何如

其三

蕭然吟

三八

翰藻誰呵護憑思手澤多辟兵安佛乘築室立
維摩宇宙寥寥日吾生浩浩歌望鄉圖畫裏隨
在是山阿

送姜如農先生省覲兼寄如須吏部

屈體親之日歸然尚逐臣無斯不攀臥何以謝
生民公返斑衣舍吾非皂帽人依依舊草木萌
動古王春

其二

千秋誠患害妙絕一囊錢李白言非惡宣州事
可憐先是公謫宣州故也及時還故國前日問青天浩氣
老兵盡白雲心頓堅

其三

倚和豈徒爾于時好盡言于將傷缺後君子慨
懔存東國人倫望南天夙譽尊漫勞重曲突土
室共諸昆

其四

蕭然吟

二十九

域內崇陰大神州桑海移吾生終赤子伯仲有
餘師作達逃名侶徃狂行樂時此真同物意寧
謂世相遺

其五

微笑復微笑何來醉飽情飛樓風景合接地雪
波輕城邑花彌茂乾坤客獨行強顏忘老默人
子急歸程

酬贈龐密胥大令

壤隔與天懸相逢一語傳河山橫十咏旦暮接
千年客路青衫夜雲濤楚水船中原流涕者賈
董席無前

張釋恭觀政真州別業卽席同令子若水
何在非風譽從君重卽時江客談論挾秋索蟪
蛄知豕牧未終已龍眠願近之一觴還一咏取
次墨如絲

其二

蕭然吟

三十

天宇無聲谷伊人動息尊散懷看世世捉鼻聽
昏昏稷契逢巢許斯言悚惕存長當隨泛宅狎
王鶴猿倫

張丹漪使君左遷呈別之二

接浙當中夜河光亂摘星芳洲香不已江海氣
同扁誰奏潯陽拍吾將怨婦聽雷鳴多瓦釜大
道合沉冥

其二

引劍當胥浦歌呼人吏將淮南諸卿木隴首一
帆檣遍地當門艸清秋載月裝心期有如許別
思益堪傷

從龔孝升先生聯船淮陰余赴馬司理頌
公招也

元禮陳賓盛誰方雪夜舟相思千里駕吟弄五
湖流分食通心醉颺帆療客愁景移雲日好動
息一天鷗

蕭然吟

其二

幾部真絲竹清言山水音寒潭魚耳上野木鶴
羣陰齒齒氷鉗榜冷冷風發琴隨方自湘洛鏤
管漫同簪

其三

微服逢迎銜凌霜缺蝶來起家香荀令中歲小
蓬萊屐齒之間事神仙不盡才龍鸞時一舞星
月永徘徊

覽湖夕照三首

倚樹看無際空天響雀羣雪晴冰更白日落水
同焚線纜濠津迥飄帘麴蘖聞分明捕魚者散
艇入飛雲

其二

河口決堤石沙頭穴獺狐西風衰虎氣極浦隱
神珠老眼頻看去昏帆凍立枯市中懸水鳥斂
鱗一當爐

蕭然吟

其三

極目寒波外煙星輕小橈客來尋甕社吾待擲
詩瓢欲縮五湖色爲添一往遙懷人迷望處海
夜正生潮

桐樓待月呈伯子趙友沂分字同高欽亮

梁公狄二使君及吳園次劉玉少宗定

九孫坦夫兼呈尊君洞門先生

共聘中宵望澄懷海氣隨石鳴蜚一部星合客

同帷羣物瞻玲瓏畫高樓賓主誰浮家下湘漢出
餉獨江離

其二

千回文字飲玉塵有人持木葉飢寒信秋聲靜
少時吾生尊咏歎天月旬游嬉遂韻來膚栗驚
心露浥稀

郝仲趙先生宅中陪諸公讌集出蜀邸所

藏畫冊同觀時有小沙彌夾稱第一手

蕭然吟

二三

卽席

脫略尊罍御同深畱覽情羣公開碣石處士在
蕪城花冷玉笙夜江懸春鴈聲梁園圖画史筆
札未榛荆

其二

物外收人表交非夙昔曾文章雄往代師友說
廬陵星灼分燈奕神清不語僧溫恭當越禮斗
酒我何能

過訪厲烈士座上遇紀伯紫劉旅皇卽從

酒家盡醉有作

呼名爭席罷大笑說求田庭戶神明藪

所居與古廟對

門詩書魚蠹僊家貧餘令望道在雅相憐二月
晴風日朋交一翁然

其二

幾作旗亭集冬春三撫年從君生興致放眼入
江天峰髻城尖插楊絲水曲懸留連方不盡催

蕭然吟

三四

別竹西船

汪先民梅下同人左命酒

過酒逾隣巷情加老杜陵溪流春宛轉人物意
高騰犢鼻何年制雞栖并榻升沙飛江海月顏
色冷青燈

其二

雪萼二三友軒窓一破吟吾客塵百斗江霧夜
千尋失所重今日修詞黠道心花前呼爾女徒

見酒杯深

就園詩六首爲周元亮先生作

小序

周使君蓄輕舸名曰就園退食多閒引客
與俱余登斯園備聞觴詠山川神奧端在
展齒離卽間得詩六首

畢景歸臨汎春流高動搖行空收四海遺世託
孤棹星月翔天急魚龍徙窟遙一聲琴後鶴誰
倚廣陵簫

蕭然吟

三五

其二

流水伊人味菟丘試轉丸俱遷餘放浪獨坐運
波瀾千里萼何小彌天道信寬不容誇李郭人
物悉齊歡

其三

芥視坤輿者猶標近物名巨霸來不踴百谷應
聞聲山海經分部丹青手入情釣璜堪坐理萍
葉拍天輕

其四

赤岸縣江鯨魚飛桑柘邨武陵花有使洛浦水
能言夜發然犀火朝開煮蜃尊驅颿徐冉冉衣
帶引中原

其五

無壑非蓬嶠無方不畫圖山川爭位置天宇一
鷗鳬風雨夷吾在規模安石孚客來津勝賞三
月宿江湖

蕭然吟

三六

其六

別種滄溟業超然日涉心遠將凌博望近卽向
山陰嶽瀆閒賓主雲煙舊古今竹西溪上好月
碾百花林

寒夜河上居社集羅懷吧使君寓舍同梁

公狄李叔則張穉恭紀伯紫龔半千分
賦

庭蘭吹習習石壑積氤氲徙倚相爲永蕭森理

舊聞無繩拴忽沒有意發人羣一集沉酣者忘情謝戚欣

其二

星月誰呼動鴻音天宇搖飛來何處屐韻入廣陵簫老樹高年臘寒霜變酒瓢自從知混沌滄海任塵消

真江潭上有懷龐大令必胥却寄

岸蟲鳴弗止野外又鳴濤當此念爲別遙天匪蕭然吟

三十七

獨勞果然彭澤興益見舞衣高子舍一栢酒人倫樂太豪

其二

我益思龐子河干對榻譚燒燈風雨夜飛屑百花潭更憶驅車去紛裁千里函惘然思莫極山水亂精藍

爲爰人小辰懷母心動有作

莫切瞻雲思虹飛日再中日焉三往異貧也幾

人同大業憐時命清言節雨風江萍生趣足秋水問西東

其二

至道成無諱吾生忽二毛流聲潘岳少遠操宋轍高揖讓閒家具風華軼廣騷江都壇坫好南面一何豪

東贈陳曼僊觀政

一晤巨源意真成嵇阮盟如毛寒士類獨孤達蕭然吟

三十八

人情解帶當終古知言快我生爲鸞爲鳳後乃復事嚶鳴

其二

宇宙誰經緯樞機得潁川君收雄眎眼吾咏結交篇勲業占時命男兒有代年高秋江表會嶺鼻許談天

江上隣家以菊稱奇時過其下爲有酒無

餽之樂

隨興卽成醉往來奇賞饒前時
萊桂下插座菊
山標此物霜天秀吞江籬壁遙
隣僧三數舍佳
色寶瓊瑤

其二

浪蹟窮年代傷懷索米求推朋
懸八口歷國事
扁舟達者啣枯際飛鴻拂海道
陶潛與杜甫今
古一同流

其三

蕭然吟

三九

木葉同星脫寒潮過戶平片言
欣抗論百蓐笑
無聲豈必黃精餌堪移傾國情
田園思灌叟不
獲與班荆

春夜集張穉恭觀政順堂同韓儼恭杜蒼

略限字有作兼呈康恭復恭睦遠若水

白首斯還往青天見道初石門堅
蔚徑竹槩寢

虞書山海昏開月朋尊舊隱居愛人
兼子弟不

自別親疎

其二

古調深追琢江聲泊夜高無心
成管華達識反
康濤雞犬皆恬壽龍鸞笑獨勞
風霆喧昨晝今
夕霰如毛 二語是春異候也

過訪萬年少隰西州堂二首

值得漁夫棹江梅隱雪津黃河
冰腹厚白艸馬
蹄春旣釋隆中業還爲川上人
友生難解事往
行不須論

蕭然吟

四十

其二

昔爲無地別今懺有心言庭戶
開寒澤牛羊苗
古原誅茅薪再徙啄石鳥同飡
迺作巢居子乾
坤此獨存

送趙洞門先生同諸公兼呈熊李王三先

生

響色河山曉將雛雉滿原鵲啼
方在耳麟出應
臨軒貫日回天慣同心戮力敦
先鞭真待旦公

子莫攀轅

其二

遮道公卿匣中飛一釣簑五年鼾睡客獨立醉
愚科四海蒼生父千憂百感它玄成書緩上且
聽六風歌

其三

車騎清和月神清節人兒童爭狎主萬物悉
朋倫壤父欲思舞遺民正負薪陽秋歸渾厚爲
蕭然吟

世急陽春

送李梅公先生

撫楫西南顧廬雲入海流靜言瞻望處飛動李
膺舟鑄水天中鏡傳神野外鷗禾風翼琴鶴民
物百無憂

其二

一世龍門氏恒勞下簾門爲山塵垢末作我釣
屠尊司馬嘉賓意虛聲處士論謳吟窮巷裏閒

掬五泉源廣陵有第五泉

贈別石仲生先生

濯露浮香座橫秋雪色星壁蟲琴瑟氣鷁羽鳳
凰翎名理閒天韻勞薪辨食經雙眉無盡意萬
里笑空青

訪菊友人家卽事

豐草吹籬際搖牕秋水簾晴風牽細蝶高笑出
重檐九月梅桃亂吾家稼穡廉相看多隱思炤
蕭然吟

耀老蒼髯是時梅桃俱作花也

其二

姣色垂千種紛繁艷益貞逸妻同灌力殷樹不
堪持萬倍春工物無疆高士名陶生齊屈子餐
泛許兼并

皆春堂菊下索題

湧出難名狀掀翻錦海濤霜時驚物怪僊實倘
萍桃余意欲使菊實如蟠桃萍實云皦皦青天燭峨峨白髮搔

庭顏花世界借託一揮毫

移居關門友人有詩題壁寒夜漫筆酬之
雲葉盈盈白河流活活鳴阿誰操夜柝比屋讀書聲學借生徒啟交煩杵臼成一枝還繞樹月色泠然明

其二

不是人無夢難寬衾影求藏燈兒女榻微鴈海天頭事滿饑寒腹君當穠穡流如斯歌且和相

蕭然吟

四三

對復何憂

李太虛先生命酒同洞門先生友沂伯子

談往事

簫吹聞鐘耳枯鱗幾燥唇三秋風雨氣終古黍禾人田野悲歌士江湖社稷臣那堪論汴宋水火是經綸

其二

歎息爭天者爲誰致有今蒼生留不死當世獨

何心井底沉淵錢人間衆口金何如姑且飲物外漫相尋

高二亮大令歸省口號以送之

黯別秋冬際斯須白髮翁衣裳霜露外旅館月華中響鴈當心動憂時若道窮董狐歸女史裙帶抑何雄

其二

萬里籃輿去江山依舊空臨岐思閉戶倦客又

蕭然吟

四四

孤蓬有酒澄懷抱無心察異同看君除掃處聖

木領芳風

高下榻書院有古杏云

送友沂省覲之一

拜舞凌霜艦斑衣白面郎風光高海色膚髮早天間出處看神用根宗見老蒼中原寒日裏好贊衣重荒

其二

成季和宜孟人間畏愛兼日聞相告語元氣養

繩愆五載交情泮千秋道力肩避親庸避子此際見同然

酬李叔則大令

大笑龍爲鱗從教聖易愚不逢周關里結隱漢江都室擁洪濛霧李一室日霧堂心嚴今昔吾函關與礪石人物不同塗

其二

岸叟軒然岸生徒一輩賢只因羅女樂善散買蕭然吟四十五

山錢合作義農語空憐晉魏年抱琴還用匣元亮聽無絃

送曹秋嶽先生之二

不息遊天思長聞泛海行濤飛前席語人耀赤霞城玉尺提宗準干將主削平感懷當此會上下百端情

其二

擊汰襄陽舫魚龍大陸浮神仙懸書手名姓合

金甌晉菊千疇繡澄江萬古流乾坤收恤好吾世任悠悠時爲清江先生龍孤計甚備

贈郭石公觀政

納手懷永日從君問大鈞布衣時命世軒冕後能貧山澤占全道乾坤幾若人何須廿四考心醉樂千春

酬葉澹生之二

吾國一男子相逢思若何靜求言行實深省物蕭然吟四十六

情多蕩蕩江河逝輕輕歲月過散懷婚嫁外衰鳳漫狂歌

其二

卓有開天地飄飄五嶽裝世窮終樸玉君在念頽網蹈刃看良配無家乃八荒王楊盧駱好名著莫須藏

家上慎貽余吳興紫穎三十頭口號以贈

余移家與隣也

感慨何勝日篇章絕意時論交嚴到爾將子慰
調饑口體侯鯖倦行藏世目疑不勞關令尹窮
巷愛棲遲

其二

莊窵鷄無語軒窓引犢豚恒餐君氣味堪并菊
饗殮塚筆非前哲儻書過市門虛煩三十矢實
乏五千言

余自署齋
名曰犢樂

其三

蕭夫吟

四七

每惕丘山損恒虞毫末消平生諸妄念四海一
簞瓢直道攻吾短幽懷藉女標靜言歸永好今
古未寥寥

哭姜如須吏部

十載從容節

甲申至
癸巳

深情許獨堅

公贈余有黃
海坎塲情獨

堅之不勝傷世淚堪動古皇天君得天心厚吾
將淚眼懸高堂與弱子兄友萬端憐

其二

生死朋交義河山證等流要梁埋骨處
吳久以要離
梁鴻相期許智永又同丘
夷齊二墨
日智曰永毋訓真全
保師門遠戚休
徐長洲太史凌茗柯
黃門為公淵源濟美雍何終信
道

門下
士也叔子與天遊

卞潤父隱居攀追疇昔壁上前流題詠有

和

一澗長青艸深延水木妍登君穿窾樹念彼買
山錢道接商殷世身高隆萬年務光僊友裔屋

蕭夫吟

四八

壁但雲煙

下務皆商殷
時隱君子

其二

嘖爾攀今昔孤踪幾度過花前宣故態戶內可
狂歌風味形吾短春秋敬爾多禽言相講荅經
傳古巖阿

申勗菴長公飲余玉蘭花下

往者侍青溪
太史公信宿

園林
并記

漫撫十年聚為君觴數行軒窓高艷雪源谷滿

瓊英白髮神全保捧天出震驚靜占花萼氣餘
賜念阿衡

過從繆湘芷吏部園林見其令子長深作
所得全人境庭開發道微四虛閒艸木三徑古
春暉莫漫卑夷惠惟斯足庶幾尊中兼座上憂
樂可忘機

其二

尚憶山宮集相將深雪中即今終履虎

甲申十月在大

蕭然吟

四九

滌山同諸公深入
失衙陷虎穴也吾子獨猶龍舌在宜須飲入
來禁鑿空寒溫歸木榻隱業遍遼東

即席呈韋子寅太先生兼呈信生仲公

長擅憂心醉神清驗返童人天糟柏盡耆舊壽
名雄世道明曾母家庭愛謝公招余稱故物情
話坐春風

訪高二亮大令于吳興舟行書事柬之

爲感津行異風中揖者眠農桑何自始山水此

偏全面面圓帆路谿谿散網烟玄真尋訪得濯
魄到漪漣

其二

亂水涵虛匯諸峯菓氣登笛聲誰碎缺客夢正
懸火解渴看梁苑聞香詣朗陵平生綠熊志可
以寄餘齡

大令昔有綠
熊皮之劇也

其三

卓絕五湖福真成千載期漫辭遼海隱靜受遠

蕭然吟

率

山眉彭澤閒情日臨邛蜜約時跳身軒冕外猿
鶴許肩隨

送吳師聖還故山

世今常談目吾方重老成六經爭不勝二氏教
流行肯作逃名悔空懸愛物情無錢從探卜何
以慰君平

其二

幾緡看山屐精藍炤白頭當年宮闕顛中歲鹿

塵遊氣象英風在兒孫隱德優不天吾學見養此窮愁

莊橙庵公祖寓舍卽席限韵

赤石兩明夜銀蟾挂蝓絲壺觴相慙折賢哲此
攀迨一往深情在輕遊紫氣阜從天聞厚意沈
醉卽著龜

其二

對酒姑危論乾坤一釣絲星璇何碌碌日馭太
蕭然吟

至

追追多難斯人晦達時君子卑得逢莊與老曳
尾謝神龜

劍池卽席呈蔡懷貞大將軍

各有重生義君爲百世畱匣中三尺水日下五
湖流引酌山懸壘無言石點頭神龍眞福將返
老看封侯

其二

昔日忘年友今知師事君乾坤撐隻眼得見太

將軍當年受知吳橋公懷老與余交最久十載爲別念余頗切至是握手道故泣數行下
萬物精微用孤心藥石分懷老方病也傾朝如不足
情向布衣殷

潯衣原韵

濯彼掩形物齷疑故我新攢彈聊免俗芟製本
無塵志節荒唐者乾坤暴露人裂冠還毀冕禮
樂久戕眞

其二

蕭然吟

至

辱馬困魚歎凡今皮相新阿誰能醒齷將子砥
埃塵迂世終迷寶尊親願下人興言必慈孝道
息理逾眞

和韵謝孫豹人

金石誠難盡餘聲六藝芳中原誰獨立上德理
何康不覺輝交映爲言世可忘抗懷名利睨涇
水潔源長

其二

歌哭鳥鵲饌庭蘭卽澗芳左騷而右史一詠乃
千觴識火思嵇氏驕貧愛子方却從江海寢驚
雀亂禁當

客舍東莊大夫

較雨量晴事相將襍貨春吾生自人代因世振
彌縫渤海間年譜經綸外達宗景從看宙合到
處有棠封

其二

蕭然吟

五三

泛宅匏尊大風輕白羽翎高天星應客篤俗子
繇經詞句關時運干戈點醉醒寓公方旅水鄉
國不如萍

蕭然吟

黃海程邃

三山詩

振衣遐瞰望彌周襟軸東南執特道天鳥翻瀾
重嶂色烟沙鎖鑰大江流羣雄霸氣終雲滅絳
宇凌空若蜃浮範鍗浮屠仍報朽古今何物更
堪求

北顧也

沙頭執渡任漁蠻送我波濤指笑閒履蹈排雲

蕭然吟

一

生一嘯帆檣射目落千山陳兵信是銷兵際題
石無能拜石還解道孤危良不礙若將遺世却
入寰

金山也

霜潮沸日發滄瀛浮翠吹吹度海明永俗高名

支巨浸

山以羣狀而名焦

再無交詔逼幽貞山中窟骨

加磐石岡曲蝸廬歷棘荆多少後愚知嘆仰吾
來長揖愛先生

焦山也

集微咏樓同陳司李澈菴及馮躋仲周伯

高錢開少馭少有懷潘木公前輩兼侶

潘江如

高名易永嗣才難況有遺樓配峴山百世大年
身以後文章憎命道何患寒天墜葉鳴蕭瑟夜
齋餘雲臥等閒徙倚闌干吾友共入琴安在更
追攀

投贈鄭東巖明府

明牧興懷私淑心入疆不禁發謠吟丈夫自作

蕭然吟

二

平生許古道相求寸念深僣宰未誇飛霍鳥大
賢初試割雞琴江流縹緲風雲外擊汰洪濛以
上音

邗上集汪雪巖舟次同鄭超宗張艸臣曹

聿脩送別如須公車

四海論心酒一卮千秋曠望夜何其繁霜鎔落
兼天墮急管璫瓏震水吹送遠却生飛動意憫
時咸擅古今痴木蘭及旦分南北執手踟躕道

在茲

又和如須韻

朔鳥翔鳴夜拂林
警時成論不堪深
生郊戎馬鉦聲日
動地風雷羽鏑音
奏賦上林京雒客
狂歌中夕別離心
關梁擊榜寒流曲
倚酒同爲浩浩吟

秦郵夜泊再和用前人韻

零葦垂灘浦
澈寬魚烟曛
黑裊霜瀾飛舸
剔炬

蕭然吟

三

看龍劒搔首
啣觴聳鵝冠
淮海風流將試問
江湖歲月急孤寒

時如須飲余投李青藜極勸駕

爾爲救世勞行役分我書囊脈望餐

漂母祠下有懷韓侯

廟祀何如飯德尊
風塵着眼復誰論
苦心屠釣人難測
忍耻男兒天可吞
獨憐居功殊昧識
應知偽號蓄疑恨
不堪絳灌羞同伍
一笑蕭君推轂恩

自返淮陰夜宿射陽湖懷萬年少先是如

須同余過其寓廬此發五日矣

飄飄虛有夢思縣
深夜霜綈不可褰
興發大江千里駕
歸踪碧月一枝船
遙天人在雞聲道
獨客行侵漁父眠
東海車輪相近遠
知君賦艸互相研

投贈程九屏刺史

畏將刺牘作狂奴
道左褰帷識大夫
富士敢當

蕭然吟

四

趨義重古人同
有感知愚相全
歷載虛謀面驟
協深論笑說徒
肅肅神君方奏
最風流吏舍却
歌呼

北固山夜懷姜如農令公

海月纔延獨客看
島烟鍾韻並飛殘
興懷我自殷長夜
伶德人知出至難
辛苦河湟淹十載
牢騷世調盡千端
訟庭食畧津亭倦
何似空山味未闌

引酒懷姜如須

淮市分舟齋具資再來蕭寺待何爲高霜通夜
稜寒骨遙夢通天耿薄帷歟補孤征千里送有
懷空賦數行詩如今坐酌江南酒知道長安到
幾時

潤州山游同楊機部先生及端翁史公有

伯

五州雲繡動襟袪經過梁昭舊隱餘甲巘薜絲

蕭然吟

五

縣石屋平江帆影戴藍輿澤麋遮道看遷客山
鬼栖巖雜兔狙屈賈睂山異時地再將故事續
南徐

白門喜逢邢孟貞

別來悲感勿多求又幸相逢建業秋削簡列題
人物志立言間付海天流頻年擁鋏行吳會幾
度還家主石頭正喜賦歸看襁抱兒啼番可止
牢愁

送端翁入朝偕傅元之弓車

揮手江流縹緲天斯言李郭望如僊著裝再試
黃雲道結侶偕鳴白玉鞭直北來鴻飛矯矯遍
南秋艸老芊芊知君出處彌商略錄別休縈寔
士憐

訓劉藏夫原韵

去地寧因寇盜繁孤踪向我一題門傷時咋舌
壺觴下失路磨稜劍鏢存壯士愛名知簡束英

蕭然吟

六

賢養嘿自求尊相逢視笑閒風味比義同懷愈
斷魂

送劉杜三公車兼思諸知己

霏霏雨雪莫情多休與車輪並渡河擊楫頓生
天寓霽臨觴每見話言酹清明登用諸良友古
處相思恣浩歌任世嬰時孰當務傳經制策意
如何

送楊龍友宰青田

依舊春江淼淼寒去年鵲首話漫漫楊林惜我
風流醉兵甲生君激烈端玄綬娛親仍着綠空
山拂石動譌彈士元百里名逾大臥對槐根日
數竿

命酒送邢孟貞授經青田

四壁霜聲來下多蕭蕭寒夜愛相過人風歷國
持真氣世眼連天送放歌短褐匪完吾待典空
樽未御爾言醅伯陽好就關門尹吐論遙知著
蕭然吟

不磨

談伯棟仲隆叔襄昆季集余行卽席同步
長益韵

索食遽逢傾倒飲天涯不信是羈魂東風向客
生江表春樹懷芳肯故園羽檄未雖驚熱醉貂
裘空復敝狂言同游賴有諸王謝引滿吾思五
石尊

喜姜如須成進士却寄

九霄鳳翥續紛日身拜氤氲天子薰吾道師
生真鄭馬如須自著吾道詩以美其同門諸公晉人兄弟陸機雲
呼名四海咸稱善傳賦中原作者欣野友不圖
私慰望入心歸爾舊聲聞

從錢牧齋先生舟次訓宋其武

相揖方舟元禮座久安藏嘿忽豪言十年意氣
同饑渴千載心期再確論天海盪胸襟帶小江
樓呼酒夜潮奔人間共熱劉蕡事我獨逢君話
蕭然吟

斷魂

從范質公先生舟次贈茅止生

漫說鴟夷共五湖載書行國著潛夫中原切齒
聊團枕時以枕銘示我也脫手期誰付湛盧漢室有人
頻痛哭英雄無事且投壺願畱忠勇還天地索
醉溪山對酒徒

黃壯丹詩二首爲鄭超宗賦

不得清平白也詩開時只合在東籬輝煌射目

初難辨披拂含風索自持金粟同姿應有託瑤
花異代許爭奇鶯簧蝶板交加甚儘與蛾眉進
屈卮

又

端向黃星奪醖開根株像想蔓金苔誰從銅雀
臺中至爾是巫山夢外來侵曉露芳休動色着
人狂惱幾無才隋墟綴綵連雲地何侶春工特
剪裁

新大令

甓湖東李青藜使君

夏雲鬱起垂天碧何處長風送野桴身欲化爲
荷渚鳥人來敢賦甓湖珠大夫爲政高東楚當
世論才聽八區郭索琴臺驚吐握從游許我醉
菰蒲

姜開先席上送王鍊山先生

際晚頑雲紛委落林風獵獵剪庭蒿憂天我據
生塵釜倒甕君傾續命膏忽遣天歌激水調更

延嘉論補風騷座中鄭俠懷章奏圖寫流亡忝
萬毫

沈石友子珮伯仲招同張子入康小范宋

鴻生飲文游臺却贈

灑灑嫣紅炤碧疎林塘載酒近蟲魚湖光痛濯
天涯眼時事虛歸北闕書短缺尚依貧骨健

悲歌不是大言餘追蹤軾轍登臺後幾到秦郎

舊里間

石友子珮皆登
州賢書淮海人也

蕭大令

十

李青藜使君招同王惠常張又申成介人

王象賢諸同游譙城南樓

天表婆娑百尺闌靈臺其下盛譟彈宵分艸木
通明耀履外星河粲爛乾大澤秋濤張樂壯當
樽候雁朔雲寒收羅四海龍門李孺子何人自
視難

嘉蓮詩爲范質公先生賦

關尹圖澄非比擬休文掌故在當年具知物瑞

符名節不藉謳吟諷矯虔君子同心標皎日僊
人結侶下水天芳風翼翼駢漪影待涉江兮賦
一篇

甓湖寄懷萬年少

經年動定逢人問心肖湖風發不時北闕以
來諸狀味黃河之際昔栖遲雲中書札飛秋水
國內賢豪誦近詩葭影浮浮天地外空教搔首

問相知

蕭大令

十一

李青藜毋宜人悅晨禮佛飯僧有作

鸞鳥飛飛集德輝精誠萬里動萊衣遙天雲觸
梁公眼故國輿高潘母幃官物不馳湖郡鮒臣
清竟軟土泉肥瞿曇合德於慈父秉術人倫驚
代希

爲如農先生輓元配董宜人二首

含章淑懿聲聞志趣都同陶令君伉儷相師
遵勸警家邦令掌著清勤正宜珮帶偕全盛却

爾泉臺遽永分玉折蘭摧堪撫梓幽房何處叩
靈氛

又

落拓郎官倍慘神笑人鄧禹擅高名君王無肉
頒饑朔夫壻隨心字愛卿下俗畢歸公惠化中
閨內備女持平兒郎生小尤岐嶷它日臣清肖
父清

甓湖感事題張氏主人壁

蕭大令

十二

天地無勞問陸沉一言堪死一生心高論仗爾
爲吳質古道求人合展禽潔鵠羽毛何待浴鳴
鴉聲息任相侵如今剖抱逢張奐十倍平原宴
接深

贈別宋鴻生

萊桂端言夙有期揚州花月笑栖遲吾方力守
嵇康嘿人尚憂爲王烈知衣食會當求艸木鬚
眉安可挂時宜茫茫異國悲訶者水盡山窮道

在茲

邗上逢如須叔季兼東仲令

蒼茫野露夜蕭條何處扁舟共繫橈客路逢人
驚意表天涯高論起江潮諸侯久有遺肝累寓
士難居下榻招憶別兩年如昨日玲瓏又聽廣
陵簫

邗舟懷紀介公陳淳貽

明月來心任折旋掩衫難聽隔舟絃衝城鴈步
蕭炎吟

十三

青天出奪耳鍾風客夢縣才味式微人歷國精
神相注道如川一盞淮海秋蘂桂橐盡臨邛夜
不眠

舟夜訓孫大山

舴艋煙霜夜莫支天南地北一論詩君如古井
波瀾定我似空林聲籟遲泛宅玄真來去好鳴
琴中散醉醒悲深規敬謝孫登子肯發名言救
不羈

宮紫玄席上逢錢開少卽寄陳木叔明府
無傷寢處負時惆歲暮縣裝霜霰中會合有神
情事異翱翔多見結交同魯連滄海爲鷗鳥謝
暉澄江對玉虹我欲從觀黃歇履君行秀句在
天東

錢介臣移尊逆旅同王無倪

夜鐸無端高旅屋幽榮貶談狎人寒艱難有酒
來貧友期望銷魂到故歡雷歎若爲歸憾晚雞
蕭炎吟

十四

號將佗坐遶安只今持世非吾屬努力凋殘聽
改觀

紫玄飲余徐介石河亭同張仲喁

寒川影射堂坳座片石差堪語我狂客子愁懷
橫遠海美人高髻故明璫尋思伐鼓題鸚鵡可
笑挑琴貰鸛鷀此際魂銷天地外相關激烈亦
何傷

盡醉于王無倪家題壁

言笑縱橫虛室下，知心足貴快真朋。淳于飲算
非升斗，司馬傳燈作股肱。下氣齊門王者瑟，大
寒饑國夏蟲冰。古來食力諸賢哲，俯仰人間耻
不能。

班荆社詩姜如須主盟

莫愁湖上收綸者，亦向雞壇作酒徒。當世醇醪
知共好，同心風采益華腴。西京炳炳觀奇藻，東
海泱泱見大儒。使我巖栖通六籍，融衡一致古
蕭然。

歡娛

虎溪訓劉伯宗長者原韵

紛紛溪月動藤烏，叩石星流杖屨俱。清夜足音
生大笑，高鍾洞耳渡前湖。未央收涕書誰繼，
任世先憂教久孤。珍重貽詩甚傾蓋，吾交名輩
若君無。

同沈石臣姜如須宴集項水心先生園林
時讀其新集卽席有贈二首

餉醴聞笙放世儀，相將譚咏最淋漓。宵餘步登
周蘿榭，林外垂星蒂樹枝。中譙益揚高節唱，休
風盡革衆音衰。目前伎賞逃情望，憂託靡端竊
笑嬉。

又

多載推誠愛野愚，古今通德泮精麤。當時諍史
干朝諱，一代歌騷冠正徒。名下無龍天地瑞，
胸中有物廢興符。恭聞碑碎風雷事，身見端明

拜大蘇

昔年席居曾爲詩四首，以東邵僧彌至是
再經舊游感而錄之。

相繼貽貲日孰憑，出諸貧賤愈難能。良朋誤謂
吾差可，推已虛煩爾見稱。四海抗情餘厭薄，百
年清骨仗飄凌。勞勞寸念將何若，幾度悲歌氣
益增。

又

數幅長雲挂屋南于時標影或青藍麥秋罕拾
雙歧穗絲價初平二水蠶撲簌時花新破恨綿
芊豐艸對懷慙臨風久矣書空慣尚欲何爲論
所堪

又

蘿葉潐潐響自勤苔根脈脈露潛耘墻中蜂宅
如門第窓下蟲書似典墳物理在前皆昧識人
心向此畏多聞却憐見道纔毫末語嘿之微事

蕭然吟

十七

易分

又

輕恃閒身遠諱閒閉門略可放卑顏傷情碧嘯
週遮樹逆意人眠陰濕關賴有鬼神知氣骨幸
無親戚笑痴頑朝昏好事憐蚊虱幽夢徐徐恰
往還

君山同如須周仲榮以酒榼來選飲于密

樹下舊游也因東木叔

搖曳長雲紳練飄海門東望見縣城故時駁路
青松石戰國封疆赤水潮塚碣揚塵人百世沙
瀾滿地客孤船用君杯酒澆黃相隔岬巘峰巒
玉標

朱藤詩爲楊爾韓賦

連蜷霞精冒列丘垂天蹙縮挂丹糾谷中薜蘿
繭保老蹊上珊瑚翡翠稠千畝秋風千武障一
圃松栝百尋樓刻槎再入桃源里秦漢秦秦

蕭然吟

月流

過鄒臣虎先生昧齋飲論竟日因爲余述

画有賦

容誰入室窺終古竊向泉經註水神

示余泉銘

其言

退之今好佛休將叔度許庸人怡游竟策策
土拂拭難來庾亮塵一幅生綃千古味賢于割
地養吾貧

訓薛刺史歲星

當時入維滂沱涕江左人倫見獨尊
佗吏洞除屏幃卧拋官高東璽書奔
那堪清節非名券欲代廉貧計婦
禪我亦河南苗裔也謳吟先發故
歡言

揚州九日茱社書懷

莫折茱枝更菊枝山川應厭浪興悲
吹巾何處堪披髮到雁爭南甚泣歧
怪誕黜情嵇阮酒斂勞廢讀蓼莪詩
離家霜經無衣授却向冠裳論

蕭狀吟

十九

裴儀

集影園同姜如須趙韞退周穎侯劉宜綏
陳青雷顧脩遠梁湛之姜開先鄭超宗
諸君有佗

竹西溪上竹林園結駟來游赤石磬北斗近人
明可拾長河曳雁直如痕烟霜突兀蕪城柝艸
木交鳴四海言望望堤橋風景異相逢蘿薜共
挈尊

擬發潤州答姜如坡贈別

年年雪霰長干路來去空勞七尺軀
貧者坐無終席煖餒夫骨在不羞奴
寸心欲恃依人老至德難期縱我迂
季子分金眞鮑叔窮冬脫贈況窮途

尋陳眉公先生墓不得向空山拜哭之

山水能絲身後齡少微猶應九峯青
六年下泣門壇雪無語堪書裸葬銘
師葬所不封不樹遺訓甚嚴嗣孫希天能

蕭狀吟

二十

標其命道喪益知文所在風高不爲隱俱眞只今
海內誰尊信還向松楸絮執經

贈別漳浦友人

五年不見奇男子世運何尤骨相屯爾舊齊名
非與黨吾聞授學有前因君臣朋友相疑詰託
諷憂傷或亂眞七尺正堪持大故山中知識恥
阿人

贈別匡廬友人

求倫當必肖其方遂說荀卿金子長放眼百家
無棄物予人片語必津梁浮槎江海書兼乘揮
塵風霜客數行見子動懷卿相罷乾坤有道信

南昌

過訪孫克咸山居同如須如坡分賦

松濤飛黑谷鐘昏澗落春籬見板門底事呬呬
如少小何來車馬過寒溫相逢各有超超論擁
被仍啣浩浩尊山榻對張麋鹿起才人志不在

蕭朕吟

三

林園

再過潤州東鄭東巖使君

天風東颺泱泱氣解艇和鷗破迅湲口腹累年
耽此水歌彈領域頌無言餘生乘健投江表清
譽彌涯集德門雀粒猪肝吾艸竊徒將敝褐擁
春溫

北固山前肆目同杜于皇

飯顚山窗分客餐燭來緩策討羣鬱大江烟翠

衝眸變平野林花顫煖殘樓櫓飛潢蕪外影蓬
蕭被澗澤中蘭尋幽不費招尋約隨意行歌奮
蹢躅

又

紫濤卷卷城門口春樹岡頭炤面帆蒼準擊潮
收力呌昏鐘洶地拔山銜壚人隔歲曾徵醉筍
雅逢心解誘饒我侶莫高臨眈論麟麟雙塚問
誰函

蕭朕吟

三

社集霍林杜鵑樓分賦

斧柯誰遣及崔嵬驚問山川舊碧暉神女花魂
樓觀作宋人祠宇麥苗肥攀論近事三年上觸
緒春雲百里飛天外尋盟歡笑日登臨獨許我
懷歸

又

艸色無端向醉游風沙動磧發如抽戴顓所往
啼鶯滑蕭統遙看結屋幽蠹碣可憐差可語疎

筠相見岬相求忘情又說才華盛杜牧堪居第一流

雨懷

鄉思倍甚農思切一雨真堪洗菜顏貧米江城
炊數米看山牕牖坐呼山腸撐不爲搜奇結心
動難安抱膝閒遠道望家身是夢漫漫雲勢歷
蕭關

蕭關
三宿巖呈別黃石齋先生楊機部先生壬
蕭然吟

干之夏

鳳凰山外八公山六月披蓑揖抱關風雨夏寒
魚鳥惑江河翻溢汝潮頑天人繫悵無它事去
住行歌切犯顏第一儒宗仍道路漁樵心口孰
能開

又

寒采蘿茱漫蒺藜山芳寂寞水姿肥吾勞顧問
非漁父公灑名言質布衣聖哲可容優劣定治

平將撤似疑機晨昏榻下人磨鐫滄別新亭失
據依

夕泛隨范質公先生是日同漁仲長民飲
於黃楊兩先生

容與安瀾一曲中芙蓉夕渚起晴置玉琴張抱
延鳬鵲犀火藏輝避蜃虹謝傳蓆颺滄海月山
公身散竹林風拍舫濯足狂賓客心墮橫秋蒲
蕭蕭

蕭然吟

京江送顧南金入蕪同漁仲

霜水打江潮正乾北風逢逢震絮冠俊鵲曉鼓
碧落嘯凋菰氣老蕭瑟寒寸心片語萬里道遺
繡贊璧羣公歡君子朝廷望有道去言得失趁
無官

龍及大令署舍卽席

時攝司馬知江上兵
得意苗之勝

睥睨星芒夜岸巾鳬僊初靖鼓聲塵還師善讓
腰仍折許國寧非子報親事以大難徒有憤君

之一往後無人云言任過水襟者羽徽蔡中召酒民

黃九煙旣成進士堅不欲仕與談出處之

際出眎嶽遊艸題贈二首

魚服無時更荔裳嶽經題罷下三湘大文不問神仙忌灝氣長搖萬里航江左無人虛獨步山阿有客待相將鼓琴屋壁聞宗炳何似雲霞薄繡腸

蕭然吟

五

其二

異授庸言道力堅雲霄尚復故人憐漁農作計非高世山水陶生類中權卓識早收天下想孤貧偶恣雪中眠時危屈指中興彥麟驥何宜論着鞭

王隨菴使君招同諸公觀家姬歌舞分賦

傾耳傾心遽白頭清歡終不掩清憂誰招燕趙悲歌士共作瀟湘環珮遊天寓漫漫蟾滅沒

中秋

積靈也尊壘密密客賡酬人間何物劉公幹幾欲無言不自由

其二

十日沈雲坐可排簾旌放角綺珠迴陰冥遠付窮霄外太白高呼錦瑟隈紈扇弗遺君自捉

搖扇爲余八年前物談往事紀異也

霓裳何必月中來敲詩卽被

手公

鮑曼殊家琴尊之下

蕭然吟

三六

棟雲一泄夜堂清喟息浪浪急雨生橫潰莫徒橋舌了經綸合早廢書耕桓譚引喻移情諷宗炳山川動操鳴珍重曲終重理酌干戈鎮靜有公卿

王季重先生壽冊走筆

久擬檐簷負笈遊風塵難上剡溪舟千巖萬壑王夫子極古窮今第一流中歲遺榮空毀譽遐名驚裔富春秋六經蛻作神仙字諷譏訶譏亦

汗牛

隋宮

江汝江潮日夜行春風異祚引寒笙魚燈久落
興亡夢鶴客休傳世代情粉黛從征車駕醉龍
舟泛血劍鋒輕天長地濶畱香恨楊柳官城鏡
馬聲

德和尚方丈題壁

塔鈴聲下一相尋小繫扁舟推岸陰彌勒座隅
蕭吹吟

人世笑寶花座底蟪蛄吟寬容米汁收元亮嗜
好驂騑亦道林伐鼓撞鐘諸侍者莫彈指盡去
來今

劍池聞歌同姜如須萬年少贈歌者

一發高秋萬籟清笙竽振宕闔閭城客來徙倚
中丘石木落飄搖積水鯨變節冷然星串串銷
魂老矣月明明緩山湘浦耶非是携手仙人掌
上行

千人石上卽席同熊魚山黃門姜氏伯仲

有作呈仲公黃門

剎室乘燈弄濁醪塔鈴搖動衆星毛山川氣入
秋絺綻天宇宵懸露影勞夫子半生忠孝苦昔
賢一德事名高扁舟無定同歌哭人又傳公賓
客豪

余生

兒年趁逐木泱泱覆髮余生舊姓王歎息老蒼
蕭吹吟

膺憤恨相逢才調驟風霜讀書放達公卿賤縱
酒狎狂性命強笑我鬚鬢空落落終將鄉里附
高陽

寺舍斷臂停貽載酒頻過甲申五月

前帝前朝別幾時收回魂魄見清夷無家遘疾
佳山水因子爲歡亦涕洟圯屋釜塵深鼠蹟短
窓蝸汁聚苔絲頻仍載酒維摩舍正值具之賦
五悲

江上東監軍使者

天開地軸大江東諸將爭鸞玉靶弓鏡吹芳洲
開組練雅歌部曲校艦矍中原綬帶梯航好橫
海投醪讌笑同出入安柔一才子相思三載望
春風

其二

鏡甕山頭石可銘謝玄璣渚在滄溟神遊內舉
彈碁暇氣應興朝大將星壁壘衝容看此水誓
蕭然吟

清激烈軟中冷欲爲向秀庸懷實時有津要欲以危禍網余

就發解網開籠借羽翎

錢仲馭賜餘堂歌舞卽席有贈

九華合豔播芳蕤接席含思索自持眉瞋奪人
春隱約梁塵吹夜玉參差鳳鸞嘯發簫無力霜
露聲空客有知正值清歡襍霑臆溫柔遣寄亦
兼資

其二

獨向春波解珮環不防收入謝東山彼姝寶珥
方驚炫之子冰襟却靜嫺兒女憐人微拒後才
情着處動客間秦箏趙瑟飛揚盡舊拍梁州久
被刪

爲錢職方進酒

飛入扁舟攬玉壺歷聞鐘鼓更笙竽江東宴笑
恬開幕門下才雄正枕櫨雲日人間披樂廣春
風域內發夷吾芙蓉闕下麒麟閣欲立丹青粉
蕭然吟

本圖

死湖送陳階六大令之一

風霜鴻雁響天吭湖海僊槎涉大荒擊鼓吹笙
明發處橫襟脫舄正傳香懷中幾許明光艸名
下優宜青瑣堂執掌時危人雅頌何方寓士亦
甘棠

苦旱得雪一夜盈尺驚喜命筆

卧學昆蟲蟄數時驚聞隔屋叫童兒起來那暇

憂鳥足科跣如狂攀樹枝天女薄妝新竇粉道
人生興白吟髭開關且息扁舟思報道官家發
酒池

其二

憑高見此獨多情歲莫伶仃但獨行天地落誰
圖寫后晴空拍我玉濤明鷺羣亂削田村岸炊
影寒抽海日城農圃相逢皆大笑北風今已掃

愁聲

蕭然吟

三

躡雪大滌山中從黃石齋先生登諸峯絕

頂信宿之二

無數芙蓉峴峴雄憑虛八極望堪窮徒來未卜
丹臺籍得至如登碣石宮洞壑水霜開杖屨乾
坤夫子誦兒童從遊了豁人間世漢臘秦民總
混濛

其二

伏枕鐘宵覺負暄夢通麋鹿及獼猿白泥夜化

青泥飯山中白土人家以水碓春淘世人以歸米也寸艸心通豐艸
原多事憂生談說妄餘光竊景日星尊石頭城
下車中帛久世吾家魯叟恩

明日同諸公深入再呈黃先生

搔首精藍發稿顏夕陽明滅宵人寢穿雲却略
燒藜杖黃先生有古藤杖名曰鍊此是日觸石而折燒之采藥蒙茸披
艸菅胸際一時空五嶽崖前二目引千山中原
格鬪風煙外長嘯峯門橐鑰閒

蕭然吟

三

其二

靈液無源石乳鳴連延松瀨瀉高晴麟書彷彿
參神禹大滌山碑文奇古而山隣禹穴偶有此語後先生入朝有詔祀禹陵先生每與丹火依稀散赤城虎兕歸仁咸匿跡
人言穆脩詩識之也同諸公陷虎穴適與仙人難見但高名
虎遇而虎行不顧

變後病起陸叔度見貽藥物和韻相答

何許刀圭續命慳鹿奔牛鬪枕窩閒青天雪落

娑皇石大地塵飛愚父山舉世移家奚適往一
人灰爰尚來還露葵朝槿前扶杖却火交加總
不關

其二

百行千秋性命慳子春節義不如閒閒門空繕
卯城矢橫海誰撐一柱山土室猪棚安宅少傭
奴酒保幾夫還吾生非漢應非晉夢破鴻濛兩
度關

蕭次令

三

其三

年譜重逢國步慳又將月令著吾間但看腐艸
爲螢火合責蚊雷震鍤山載酒談天無客至吹
簫乞食耐饑還弄珠湖上神仙女約畧人寰第
幾關

與治齋中梅下分賦送祖心介子

依然萬點復千枝羌蘧城中吹又吹不復鼓琴
還擊磬只看遁鶴有馴鷗眼前故國花空發天

下何人醉可思月落霜高歸去者爲言出世更
何之

送客侍友人北行

空白烏頭送北行獨隨鞭御仗精誠出門毫髮
風雲色下泣衣冠江海聲平昔敢言屠肆酒何
人同報結交情孟常車騎今無警戲作琨鷄中
夜鳴

東劉阮仙太史公

蕭次令

三

風景河山輕破夢春波春艸尚江東欲申越石
溫陶論久襟襟康山阮中義府囊袋諸國士壺
觴味道一英雄慙慙予接心如海牛馬相呼太
史公

河干卽席呈主人

赤水高高曲曲溪軒窓五色玉葳蕤春風何代
雙飛燕芳樹樛津一破鵬客倒角巾當北海星
從屋壁徙南箕酒人旣醉平生盡叫絕忘歸夜

莫支

其二

風昔論才八斗傾承風竊伏畏將迎相逢不作
公卿好一晤能要緇素盟江漢濯天神度遠琴
尊抗手笑談清爲伶爲牧爲傭保十載勞君記
姓名

邗上送孝升先生

報道公家席影東心飛碧落頂星鴻竹西相送
蕭然吟

相逢處句發蒼山蒼水中朗朗百間眞夏屋棲
棲獨客亦雲龍我膺傳寫勞皇甫雅見關黎霑
渥同

卽席爲沈旭輪司李丙戌重陽雷雨

中原得見此街梧更信陶潛抱一開何許雷霆
喧几席不知鼓角動樓臺誰懷碣石談天學君
檀瀟湘作賦才今古吳宮擢百艸寒山一片石
崔嵬

其二

託宿專諸幾代年于今獨噉第三泉塵飛滄海
收言論菊笑風煙底媚妍猛士長宵嘶馬夢窮
途感遇玉尊前連天世目勞睥睨我恣沉酣蕭
寺眠

金閭舟次呈錢牧齋先生

闔閭城外散襟臙得見星槎并鷁龍天地先生
全物命湖山賓客仗芙蓉黍禾箕子垂洪範終
蕭然吟

始雷戾事赤松幾度鴻濛斗南氣再來門下酒
家傭

其二

九臯木葉打初寒胥水津高霜露溥簫鼓中吳
今昔好雲霄萬古笑談寬后車鬚髮顏如玉麟
閣丹青筆未乾不使人天入長夜民生何以荅
平安

除夕呈元亮先生

誰知遽指用干將天末披雲日月光貧士冰淵
生氣脉明公義藪可維綱五官并給詩書暇百
世聞風感召長歲晚投軀眠佛閣廿年喪亂憊
津梁

柳鳳簷先生弧晨進酒同寓此二載矣

兩春七百廿鳥飛一日千齡一等期海淺河清
澄動息德山福羽嘿菁蘊談言莫擇真忘分懷
抱相將熟解頤花月新新新不已閉門甕把世
蕭然吟

風移

入日雪下劉中丞招同邗上流寓諸老八

先生讌集有作

八公爲侍郎李公中丞
柳公趙公及主人翰林

劉公觀宗龔李
二公觀政張公

諸賢互作憂心醉

劉文饒對帝曰任
大責重憂心如醉

何處思歸

歎道衡開府尊鼻持氣運春宵絃管被心聲連

江煙雪霏東楚小歲人民憶兩京長者桓公公

瑾酒

光武稱劉桓
公爲長者

玉壺竹葉醺眉清

其二

昔領三君一世宗

劉淑與陳實
爲世所宗

顧厨俊及亦同

蹤八公人自爲風渠千載吾曾在景從決踵履
水方葛襍銘山結駟點孤筇退身高卧梅花閣
袍笏相將石丈峯

爲龔古恭使君

經時讌笑日將同春雨春風日涉中肥水涇陽
雙姓字肥水孝老也涇陽穉老也謂
兩公各得古老姓字之一淮南渤海

蕭然吟

天

一人龍高談大嚼長裾士捉鼻敲碁隱墅公笑
把唾壺歌不發朱顏相并百花紅

贈別劉良弼太史公

花萼參橫竟體蘭經時華穀在江干春星兼歲
明珠氣海鶴連天白玉翰董子祠前書帶艸隋
家苑裏渴狐丹禁中貧士萊蕪釜太史公番倍
我寒

爲太虛先生進酒

無窮今古此遐齡非誕非諧是歲星塵眎麒麟
尊絳帳道從江海見汾亭堪傳晚節文章重回
憶當年社稷霧饑煮石糜還煉石春宵霜雪鼓
風霆春而雷電作雪也

其二

日澹霞輕天地東方春猶是歲寒風花間林屋
仍蕭瑟笑裏陽秋久混融消息滄瀛潮有信謳
吟景物意無窮飛鴻直上橫空氣攜手神州一

蕭然吟

三

醉翁

五日自石城還和樺恭觀政見東原韻

鴻鴈將雛月令無揚州有好事之家多蓄鴻鴈生息甚蕃以爲奇洛鵲

空復悵堯夫同風莫易騷三楚乞食徒涎市五
都尊祖艾蒲蘭不入江河士女我何趨杜門四
世人倫瑞待寫曾門孝養圖

其二

歸來尺棹六朝雲多少驚心發未聞長見困窮

非不遇若爲傭保有餘勤乾坤到此誰爲我山
澤如斯獨愛君試問懸絲生續命鬼妖蒿惱汨
羅人

江州東智暉冶使君

江蝶江鷗靜不飛蒼濤白露靜漁磯出疆久避
西河問投老時將短棹歸何地野雲嬰倦想斯
人狎鳥見忘機扁舟又向漁郎宿正值成連海
嶠歸

蕭然吟

四

和高二亮大令卽席題情原韻

乃看屈宋作齊梁筆陣同歸劍舞娘幾疊練裙
詞翰滿一聲啼鳳玉簫長鏤水吹雪諸君子置
驛開尊獨鄭莊好賦閑情當彼美平臨隋沼歎
前王

其二

芙蓉明錦古城蕪何處麻姑更藐姑萬里遊行
名士譜一時粧點美人圖星辰夜聚侵牛渚錦

蟬光飛耀垂珠非霧非雲勞爾夢揚州杜牧得
來無

贈張九如使君

客指弧星斗氣迴雷侯感弧星而生蛟龍夜夜夢中來

董子事時攝兵憲鼓吹董子天人際瞻視吾君

宗廟開王儉謂張鏡疎然如在宗廟白羽輕輕新白鷺雲槎

冉冉靜雲雷千年幾釀葡萄酒揖客稱詩勸一

柘陸靜修遺張融白鷺扇云異物當歸異人

蕭然吟

聖

贈二亮大令

日月昭昭朗朗中珠林玉樹焰秋空卽看避詔

淮南桂猶見談天碣石宮傭保相逢歌有筑先

生特論士聞風時時進酒延清夜同世同生感

慨同

其二

江海波瀾靜羽儀何方霧鳥出三危神仙短氣

揚州鶴公子方攢元亮眉日日來朝飛繡斧崔

我使君也人人沾渥剖藩籬白團正合須君捉兇筆

山頭天一絲時余以白團扇畫連峯于上

芙蓉池陪諸公限賦排律再作呈趙洞門

先生喬梓

十日雨風禾稼足湖陂遠烟如纓鬟碧碧朱朱

太無際絲絲竹竹胡可刪野鷗忽逸錦波外清

言用寫扁舟間醉魄欲移如

負山

蕭然吟

聖

來鶴堂二首爲柳鳳詹先生賦

問蒼雲霄一羽毛退身天路却庭臯自非浴雪

光明物誰報忘情塞默高我卜昆蟲齊世論人

誇篇叶湧江濤昭昭卓卓當陽好和應還看燕

雀曹

其二

賓客同風養木鷄爾來萬里息高飛中原士集

虬龍域丹穴雛生鸞鸞威幾拍清霜明月舞重

言故國主人歸

丁令威化鶴而發祥始信非仙言往事自稱也

誕天爵遐縣艸木輝

書贈李允升

歲寒生趣益冰淵從事侯鯖八口懸半世江河
孤掌在伊人品類兩心憐相逢蝨癢乾坤氣再
見經成道德篇日日移山還轉海不須執一論
偏全

海上苦旱呈適館使君

蕭炎吟

四十三

尺棹馮凌向大荒流聲不待奏笙簧移入海水
天風外揮塵孤琴老鶴傍四國春江魚陸處此
壘孝廢物長康古董孝子也嘶栢喚起嵇山阮席演安仁
子夜何其君子堂

漢通一藝以上罔弗徵用彼其繼焚
書之後殘缺未興尚多能起而修明
之今天下典文明備其於逸書古文
反多所未覩況求其討究之邪穆倩
文探奧府則洪泉涌於爪畫也詩超
蹊徑則神龍馭乎翠岑也一話一言
一山一水則青鸛之鐘竿昆臺之冠

集序

劍也至鳥篆蟲章金繩玉牒之書尤
不惜專精而博搜之此豈可執一藝
以名而顧以散人處士自命哉間嘗
欲擬之而未得其倫亦復於兩漢之
季得兩人焉向長不應新莽之辟待
兒女婚嫁畢遊五嶽名山龐德公避
劉表父子率妻子採藥鹿門樂而忘

迄今穆倩方有事婚嫁不及汲分其
澄懷而道同偕隱視子平襄陽耆舊
又何如也且莽以篡聞表以暗聞有
志之士見幾而作固其宜矣孰於當
極隆之代天下義府昕夕周旋顧掉
臂游行如吾穆倩者此猶向長龐公
之所望而遜焉者也或者爲穆倩調
高寡和與物難合此非真知穆倩者
穆倩少負拓落不羈之才淹雅鴻通
一時尊宿清流爭鴈行以進此所謂
貞不絕俗潔無遺行不然何以得此
於賢豪間哉卽今浮海入山尤難之
難矣余蓬門日閉漫無一長穆倩獨
卜居相望若以余庶幾散人處士者

時時剝啄披帷縱談今昔意未嘗不
在漳海清江也蘇長公有云西漢之
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事風節短
於權略自穆倩觀之不旣兼其所長
哉以之風世厲俗可矣階六嘗爲余
言吾過淮海一日不見穆倩覺身心
無所着今穆倩方將泛舟三江五湖
間小試他年向長五嶽之遊而余三
徑就荒不緣客掃其獨不念我乎然
則穆倩人品藝文爲吾徒所繼繼者
蓋不止於此而此亦可以觀穆倩矣

西周社盟弟張恂頓首誤並書

詩集卷之四穆倩序傾倒于穆倩至矣

恭之文三嘆于漳海清江頗以其不能

以下原缺

瞎堂詩集二十卷

〔清〕釋天然撰

清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自序

說作吼子乞余詩付梓人已而乞名名曰似詩似詩者何謂也夫道人無詩偈卽是詩故亦曰詩然偈不是偈詩又不是詩故但曰似吼子請焉更爲語曰子以子偈不可讀姑取詩以示人爲其近人也何近乎情近也境近也悲歡合離與人同情草木鳥獸與人同境同人者善入入則親親則信信則漸易而不覺矣噫此吼子之說也然予以爲吼子之知予詩者惟近而不知余之不是詩者亦惟近近者天下之所同也而有異焉然則天下之所爲樂近者爲其同也而有異則天下之所謂樂

唐堂詩集

卷首 自序

一人尤樂余之不是詩是以樂與天下而以尤樂待一人萬世而下其旦莫遇之邪昔南禪師住歸宗時遣化至虔上將還有劉君遠送郊外祝曰爲我求老師一偈爲子孫世世福田明年南以偈寄之曰虔上僧歸廬嶽寺首言居士乞伽陀援毫示汝箇中意近日秋林落葉多後四十年雲菴復住歸宗法席盛于前劉君之子攜此偈來飯僧叙其事雲菴上堂有偈曰先師昔住金輪日有偈君家結淨緣我住金輪還有偈却應留與子孫傳噫吼子謂是偈耶詩耶固非艱深不可曉而古今傳誦不敢目之爲詩則安知夫人之所謂近者而卽遠所

謂遠者而卽近耶吾願天下勿以堅白之昧終而自安於所樂是不但一詩也天然道人書

此老人早歲刻似詩自序也老人生平吟咏之意已盡于是讀者玩索之不唯老人之詩可悟卽老人之人亦可得故全集編定卽錄以爲序今卷謹識

唐堂詩集

卷首 自序

天然是和尚塔誌銘

司馬中丞南豐湯來賀撰

禪師名函是字麗中別字天然華首獨和尚法嗣也初六祖滅後派衍五宗其一曹洞凡三十二傳至博山無異異傳華首道獨傳師及函可以罹難化導藩陽師既得法歷住江右粵東諸名山大刹說法度生踰四十載康熙乙丑八月二十七日示寂雷峯明年四月諸大弟子奉龕建塔於丹霞佛日山麓又明年丁卯法嗣公辯以書狀來請銘予與師道雖不同然曩官粵時已心儀師後復遊粵訪師于東莞芥菴爲予言儒佛異同唐室詩集
卷首 塔銘
三

儒年二十六舉崇禎癸酉鄉試榜發日方歌鹿鳴坐念功名富貴與已無預上甲戌春官歸塗病劇感異夢而愈自是斷欲絕葷齋究益力衣不解帶者彌月大悟玄宗丙子冬謁獨和尚於黃巖往返叩擊針芥相投獨示以偈曰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已卯公車復上舟次南康值獨和尚移錫歸宗詣求祝髮先是 詔行保舉師以大臣交薦當得美官乃謂選官不如選佛棄猶敝屣壬午省親廣州宗伯陳公子壯率諸人士請開法訶林師以文人慧業深入真際直見本源斷諸委曲全提正令大唐室詩集
卷首 塔銘
四

先宗輒爲隕涕時佛法濫觴惟師門風孤峻與諸方異
會有幸官欲以世法繩諸刹乃返雷峯旣而示疾預尅
去期臨行手偈示衆端坐而逝距其生萬曆戊申十月
十四日亥時壽七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七所著有各刹
語錄楞伽楞嚴金剛三疏禪醉焚筆似詩諸書嗣法弟
子海幢阿字無棲賢石鑑覲丹霞澹歸釋雷峯西堂何
千壁皆先師入滅餘各分化一方其高隱鶴鳴訶衍摩
則師之羅睺羅也銘曰三教同源等無異惟茲杓人乃
二視儒門澹泊世交喪誓向空王豎赤幟諸見旣滅覺
照空得無所得住圓位一毛頭上現全身大千拋擲同
唐室詩集

卷首 塔銘

五

游戲從上窠窟盡掀翻瓦礫生光無剩義目空今古道
風孤世出世間扶正氣八坐道場四十秋龍象蹴踏誰
能企南天佛國賴重興洞上綱宗終不墜我無生滅隨
因緣道樹忽枯涅槃至恒沙劫壞塔巍巍如是如是亦
如是

瞻堂詩集目錄

卷一 古歌謠 風雅體 騷體

白雲謠 周穆王答歌

紫芝歌 可以終隱二章

聖人一章 題觀音大士像三首

水雲圖硯銘 解硯銘

觀音大士讚 題本師空和尚真

題拄杖二首

卷二 樂府

笙篴引 江南

瞻堂詩集 卷首 目錄

薤露 蒿里

平陵東 長歌行二首

相逢行 隴西行

東門行 淮南王篇

蜨蝶行 蒲生行

野田黃雀行 遠遊二首

挽歌 惟漢行

大道曲 宛轉歌

樂辭 梅花落

淶水曲

卷三 五言古一

古詩十九首 翠鳥

百一詩 形影神詩三首

示旋菴

謝毓和母七十初度求題小影

書龔德瞻扇頭 禪人製衣示之以詩

戊戌小除夕澹書記 示雪盛禪人

題觀世音菩薩像 乞藥

初春聞頓修至丹霞 初春懷石鑑棲賢

喜枯吟還山 樊長文生日

瞻堂詩集 卷首 目錄

樊大願生日 棲賢舍利塔

海幢舍利塔 丹霞舍利塔

門人崔公嬰居家事佛而先得觀音大士像以其

意乞讚焉爲釋之曰子初事佛而進退作輟未

克自信是不可不乞庇於大士事大士正所以

深事佛也遂讚以詩

憶昔二首 寫懷

題衛其自小像 青松篇

歲晏 買花辭

卷四 五言古二

雜詩七首	詠史十二首
老子	關尹子
孔子	顏回
莊子	不飲酒二十首
不厭酒	嚴霜篇
黃鳥歌	春佃六首
卷五 <small>五言古三</small>	
摘茶八首	采蘭
種菊二首	種竹二首
種蔓菁	負薪
勸耕二首	聽泉
喜雨	寒食
上巳	久雨弗止
登海巖巖頂定舍利塔址	
過泐山	秋日山居
中秋無月	九日
孤雁	訪菊
望歸鳥	望歸人二首
佇立	長嘯
夢	螢火

疾風	訓客
莫厭貧十二首	銅雀臺
南陽李鑑湖寄桃杏核各數百顆	
陸太守孝山入山	沈秀才融谷入山
讀仞千雁影詩	寄旋菴都寺
寄黃山還生二首	悼離言
卷六 <small>五言古四 七言古</small>	
讀大唐西域記十三首	
悼大牛	秋夜謠
雙鏡樓	耕田二首
聘堂詩集 <small>卷首 目錄</small>	
秋夜與諸衲坐月	送真詮化米
培牡丹	閏中秋翫月
買墳	三良
劉參軍	哭澹歸
輓願海	孝子吟
吾生	答居士
示禪人	贈妙峯 <small>七言古起</small>
文玉居士七十一歌	金剛說法圖引
題普賢圖	解空閣製硯歌
桃花辭	庭樹曲

喜雀吟

烏鵲吟

卷七 五言律一

種蔬

送袁普類還寶安

夏日雨後

黃石藏惠藥

梁未央死難二首

霍覺商父子四人死難二首

出小持船

次韻答晉江陳文長

夏日卽事

秋日寫懷

題東坡書竹

開北徑二首

偶述

秋夜登樓二首

與崔石師泛舟

勉訶林諸衲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十

出關前一夕

次韻答楊伊水

訶林春歸二首

羊城卽事

侯若孩過訪

寄無得

苦雨

喜晴

出小持船作二首

聞亦非隱天目

登樓

贈范華宇

訶林憶舊山二首

與梁同菴王說作夜坐風旛堂

一嘯

晚登風旛閣

送陳康叔復徙仁化

出訶林聞羅季作計

王園長侍郎入山

示梁同菴

與王說作

己丑冬赴古岡大雲請因示諸衲

古岡除夕

與諸衲遊知園

遊圭峯

歸過石澗

古岡聞警

將還雷峯留別古岡諸子

諸子送子江門口占慰別

過藍田訪岑梵則二首

還雷峯

還雷峯寄王說作

蕉林看崑關主病

送商丘伯侯若孩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十一

喜老父薙髮

秋雨

中秋馮紫光過雷峯二首

九日登三老峯

梁園菴書解北上賦此寄別兼訊祖心弟

冬日

冬夜

元旦

落齒吟

新月

送王說作歸龍江

諸子夜集方丈

喜訶衍還山

宿訶林

病四首

夢達此

輓陳慧業道人

九日掃老父塔

送思圓

轉禪病出訶林

贈姚夢映

送商丘伯侯若孩扶柩歸中州

因侯若孩寄匡山蠡雲

送人入佳山

姚夢映生日戲贈

十一月三十夜

元旦懷止言澹歸諸衲

孤松和諸子作因憶歸宗復生松

偶歎

聞轉一計

聞采石計

聞范華宇治園却寄

送山品臺設領諸衲上華首

唐室詩集

卷首目錄

三

螢火

分粥與饑者

離欲爲衆乞食

食荔子懷止言澹歸

得吼萬瓊州信

酬王圓長兄弟

因亂奉母蕉林阿字頻爲省視感而賦詩

示阿字

谿橋古木爲雨所仆戲示阿字

輓英目青

悼目青却寄社中

將出嶺留別雷峯諸子

留別華首諸子

留別張夢回總戎

留示吼萬吼萬期以九月至雷峯

臺閣離懷時盡

泊韶石四更見月

病留凌江寺

旅病憶梁同菴

韶陽道中病起適無侍者復病

度大庾嶺

道中被詰

道中憶止言澹歸

過十八灘二首

阻風宿險處

曉過螺川

舟中口號

峽江望佳山

吳城望佳山

到歸宗悵止言澹歸未至

到佳兩月登聞梁同菴崔石師計音

頓修三決之鎮江寄候月鷺兼促止言澹歸諸子

唐室詩集

卷首目錄

三

回山

寄止言澹歸

與須識夜話

同善鄰須識遊玉簾泉

促諸禪還山而漸侍者獨返且有期予下山之約

怪而示之

對雪示諸子

初住棲賢口占

病二首

高泉感賦

卷八 五言律二

棲賢山居十首

諸衲侍長慶老人掃搏山塔詩以勉之二首

送長慶老人先入嶺南

寓紹隆

解卽覺寺事欲處以待寮棲賢人至始知其行乞

江北感而懷之作詩四首

聞秋風寄卽覺 送漸侍者

自慰 丙申冬日來機奉母南歸

因老母南歸寄酬王說作

聞雁懷阿字 偶成

歲暮示諸子 悼袁特丘中丞四首

悼無方二首 聞阿字還棲賢有懷

旋菴四十七初度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古

祝本師空老人六十初度二首

聞雲南報因酬汪居士是日海幢老人六十初度

澹歸侍坐 辛丑聞雁

懷石鑑姜山 懷足雨

遣雲中視賂者靈 送祖印之廬山

悼鐵機二首 壽張夢回五十一初度

丹霞山居十二首 送雪木毬侍者出主會龍

贈姜山 贈角子

雪木院主入山却贈

喜陸太守孝山長齋因其生日作詩四首寄之

秋風二首

秋月二首

秋燈二首

秋雁二首

看病二首

春晴

寄端州文社諸公 送衣石下山兼訂復來

得澹歸稍病卽愈之訊時會龍擬新構走筆寄之

月下見水仙殘葉 杜鵑花

望石鑑歸舟不至二首

何事二首 已許二首

春晴月下與諸子散步

江漲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五

與角子夜話懷姜山江寧二首

慰棲賢石長老病二首

康熙庚戌孟秋制府周彝初持服北歸道出韶石

訂入山不果賦詩三首奉柬兼以爲別

雲從大士隨制府還北口占寄別

輓劉平田儀部 病中劉德馨大史過訪

黎同三見訪索詩時予在病中

復生松用謝秋水韻 玉簾泉用倫使君韻

送端嚴侍者歸省 用韻送方樓岡之楚

初秋示大紹禪人歸省

題一樹軒示諸子二首

送嚴天莫入京謁選 悼旋菴湛都寺六首

秋夜坐竹下口占示淨成諸子四首

訶衍摩靜主五十初度

送塵異歸省

遣慧潛隨塵異但子歸省

一峯辭子淚下感而示此

偶成

送塵異掩關

劉莘叟攜其子二人孫四人入山有詩見贈而韻

四出子即依其格答之蓋詩取見情不必區區

也

憶方樓岡

唐室詩集

卷九 目錄

辛酉元夜吟

和塵異松下春蘭詩二首

送澤萌遇長老住華首

初春送山欲監寺之西安

病中三首

新種梅花開一朵

詩成行者報再放一朵

歎逝

季春書懷

鏡

空

水

風

卜隱洪巖

卷九

五言律三

歸宗山簾一百四首

卷十 七言律一

歸隱羅浮詩報老父 還小持船示諸子

次韻答吉州周天木 送梁弼臣北上

郭無傷鄺無畏見過 西樵寫懷十首

戊子春掩關雷峯諸道俗見訊示此

恭懷空老人

夢餘軒

初秋

懷祖心弟

懷湛六

戊子九日

九日洪少宰西巖袁都憲特丘放生小持船賦此

唐室詩集

卷十 目錄

却寄

九日憶梁未央用臺設韻

復風旂堂舊址

答商丘伯侯若孩

夏日書懷

初秋郡守丞倅諸公過譚經臺

秋日喜袁特丘劉同菴過訪

與崔石師泛舟

憶老親

答劉客生中丞用來韻

葵扇二首

秋夜述懷

寄龐若雲用梁同菴韻

答梁同菴疊前韻

如是居憶椒園用憨山韻

弔王勃用達此韻 酬汪明府用來韻

歲晏和何朗水韻二首

西樵碧玉洞與諸子卜築

庚寅二月雷峯卽事 次韻答侯若孩太傅二首

懷王園長 雷峯夜雨

春晴望訶林諸衲 雷峯二月三首

秋日懷出山諸衲 秋月

喜光半入山 九日雷峯登高

十日再登峯頂 十一日三登峯頂

秋盡 答李山農

唐室詩集 卷十一 目錄

遣懷 憶佳山諸衲

庚寅除夕 雷峯春事用明敘韻

識盡震六自皈隨子十年相次而歿撫今思昔情

不能勝詩以寫之 辛卯除夕

壬辰元旦 初春

正月十七日 得止言舊冬書

送離欲足兩廣慈乞食東江兼柬陳康叔王園長

清明 袁特丘送澹歸入山

懷剎人弟潘陽 送商丘伯侯若孩二首

中秋同諸子坐月 送止言澹歸先入佳山

壬辰除夕

癸巳元旦

過北寮看采石病

夏日與劉見顯王入聞阿字無方白菴須識諸子

小坐山亭

袁特丘劉見顯何一字

喜謝伯子司農入山 旋菴四十又一

初秋懷出山諸衲 秋夜有懷

與袁特丘

瓶花

卷十一 七言律二

癸巳秋將之佳山寄別廣州諸子

佳山懷剎人弟

禮金輪峯舍利塔

唐室詩集 卷十一 目錄

秋夕奉懷長慶老人 九日悼梁同菴

甲午四月八日再禮金輪峯舍利塔

送頓修真佛行乞兼懷嶺南九江諸子

與卽覺頓修話舊

用韻酬阿字時阿字以結茅留江州

須識以端陽入嶺訂于九月還山霜露已降消息

渺然病中多感紀之以詩

十月九日病起

山中病起人境初涉而茅屋待結遠人未歸悵然

興懷書寄阿字 冬夜懷足兩

入博山舟次石港

湓石灘夜泊與阿字頓修書懷

奉侍長慶老人高泉晚步詩示隨行諸衲

雪五首

送漸侍者歸省

萬年山居

四月雨中卽事

送阿字之瀋陽訊剎人弟

阿字臨行口占示之

初秋書懷

棲賢懷古

丙申生日

送來機奉母還嶺南兼寄社中諸子

懷阿字

懷足兩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辛

懷吼萬須識

滕王閣

滕王閣五首和足兩韻

還嶺南道中得阿字長安書

初還雷峯示諸子

憶卽覺

寄懷阿侍者

六月書懷

荔支

喜阿字歸自瀋陽

送雪草還歸宗兼寄棲賢諸子

廣州三首

懷棲賢一首

夢棲賢

寄棲賢

冬泉

與諸子探早梅

己亥冬至

赴龍溪樊郝諸公探梅之約三首

龍溪諸子再約黃村觀梅阻雨不果是夕林將軍

招遊波羅

波羅舟中呈林將軍并同遊徐梁諸公

南海神祠

浴日亭

登西臺李木洲故址

登海光寺樓

訶林菩提樹

海珠寺二首

挽瞿菴

憶佳山舊居五首

送漸監院還棲賢

哭千山剎人法弟三首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九目雨

悼具三

漸監寺再還雷峯

辛丑初春出海幢適同學從長慶來談及剎人殊

增存歿之感

懷阿字掌孟崖州

上華首臺

冬日卽事

憶三峽澗

諸子邀遊厓門詩以謝之

卷十二 七言律三

暇園留題

初夏得石鑑凌江報

聞石鑑四月十九日度嶺計此時應到棲賢

中秋大日菴叅次

重陽前二日陳小安入雷峯遂有丹霞之約

八閩陳季長西蜀喻賡三入山

秋夜懷頓修 水仙花二首

夏日李曉湘司寇尹恆復中翰見過和曉湘作

得頓修返佳山信 秋日寄何紫屏憲副

喜陳法楫過山堂 戲東姚六康

訓彭進士羨門二首 秋日警衆

尹恆復中秘見過 送石鑑觀西堂領衆棲賢

送記汝典客隨石西堂之棲賢

曉湘李大司寇八十一初度

屠堂詩集 卷首 目錄

春日李司寇惠詩及粟却酬

乙巳冬聞沙汰之令 陸未菴六十初度

尹恆復中翰遣公郎兼中持書入山皆沙汰寬旨

賦此酬之 再示兼中

得曉湘李司寇見懷詩用韻奉酬

丙午元日 示程周量舍人

寄廖昆湖太守

丹霞詩有序 初入丹霞

法堂 望長老峯

紫玉臺 集竹坡

芳泉 晚步松嶺

登海螺巖 龍王閣

與諸衲遶海螺山脚二首

過錦巖 朝陽巖尋故址

丙午除夕 丁未元日與諸衲泛舟江上

元夕 春日登山門石閣

送澹歸行化五羊 寄海幢首座

寄雷峯諸衲 春雨

子規 對花

種桐 南雄陸太守孝山書至却寄

屠堂詩集 卷首 目錄

贈陸亦樵 悼離言

中秋前五日與諸衲宿片鱗巖

九日 棲賢石長老生日

秋日閱陳全人梁同菴英卓今遺稿感而賦詩并

示諸子 金公綯生日

蕭孟昉生日 六十一詩十四首

已虛菴主出先華首座下住瓊南二十餘年與余

生同甲子適當攬揆分奉舍利以福遐齡

戊申冬日屬西堂石鑑代主長慶臨別示此

石長老入閩已有別句臨行再書扇頭二首

寄林孔石

曾公實過訪

作金橋牡丹回

卷十三 七言律四

南雄陸太守同閩郡諸宰官招入華林

建封灘尋靈樹禪師舊址

晚泊有感

初入華林

贈阮若生

華林送李別駕廷標入覲

龍護園

還山留別陸太守

歸舟晚望

歲暮

寄酬南康別駕沈赤巖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程大佳儀部入山却贈

春懷

春日寄雷峯社中

趙孝廉蘇生歸自江陵與同榜潘廣文伊蔚過訪

送沈融谷回浙秋試 春日即事

芳草

憶崇禎丁丑寓鷺峯寺上元日早朝

憶與陳全人下第南歸舟次金陵宿報恩塔院

憶過姑蘇

憶過西湖與余中丞集生汎舟

金陵懷古

寄姚石埭六康

桐子山

春日再過泐山

黃徵君過訪

上巳寄南康太守廖昆湖

春日凌世作陳無隱凌稚圭葉御題陪黃徵君入

山

寒食

清明

春望

悼言全監寺

壽劉煥之副戎

楚黃趙處士入山見訪

寄足兩侍者

落葉

落花

姚大叅亦若偃僦居太平舟次相見率爾有贈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送澹西堂之海幢兼寄阿首座二首

詔復濱海遷民故業三首

酬阿首座并寄澹西堂二首

李別駕入覲回署適當誕日作詩寄之

七夕驟雨

余生平摘過頗切輒有面從之感賦以自責

初秋

唐樸非有北上便道入山之訂久候不至

送唐樸非北上兼寄程民部周量二首

送廣慈侍者歸隱廬山

酬盧處士黼子

庚戌元旦書懷

送姜山侍者行乞江南兼寄佳山諸衲

寄姚六康

寄黃師古

聞石長老歸自閩中却寄此詩兼訊廖太守昆湖

贈與安竟書記

送作金行乞虔州

初春與諸衲遊黃沙坑

二書記種桃於法堂方丈之間新花爛熳余偶過

玩竟書記索詩示以此作

寒夜偶成

送澹西堂下廣州并示阿首座

唐堂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再送姜山行乞江南

牡丹花開訝其憔悴戲示諸衲

苦雨

秋日送李廷標赴雲南

秋日懷悟石陸太守 答紹元居士

送陳季長還閩并寄怡山社中諸子

歲晏懷姜山

孝山太守入丹霞阻雨建封灘

並頭蘭寄和阿字澹歸二首

沈融谷將入都門過別

酬木公尊宿

壽尹中書恒復

仲春得姜山報知以此時入越却寄

悼仍千壁西堂

海幢阿首座生日

初春陪廖使君曾文學遊玉簾泉

過東古雪悟禪師却贈

春日倩闇道者入山二首

病中寄阿首座

卷十四 七言律五

玉簾泉用劉德馨太史韻

又用葉桐初大士韻 陸義山舍人入山

陳元水見訪病中少闕展待以詩贈之

臨堂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容瞻公見訪

開先山鳴禪師六十初度

丹霞澹長老六十初度

新春偕澹長老遊玉簾泉

程周量寄詩并蘭紬賦此酬之

與方樓岡學士談千山舊事

哭開先山鳴禪師

甲寅春日廖昆湖太守解組歸里適予有移茅之

役不獲出祖詩以送之

挽真佛

送即覺還海雲并寄社中諸子

東倫宣明使君

遷院詩十四首

寄旋菴解虎并社中諸子

經開先上山鳴和尚塔

過棲賢憶卽覺

上巢雲二首

生日前一日聞南康戒嚴

入嶺道中寄訶衍角子澤萌廣慈作金圓湛

乙卯人日酬樊月藏孝廉并寄大願文學

酬謝鄴門許二荻二文學

偶成

話月堂紀夢

勉樂說還丹霞

贈堂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與諸衲赴大石李村荔枝之約

喜澤萌來自開先并示塵異時塵異偶患痘

寄南康倫宣明太守

彭飛雲刺史入海雲偶談往事感而成詩卽以爲

贈

方樓岡入海雲

遲紫霄人不至

雪木歸自博山見予海雲聞其母謝世辭還省墓

因示以詩

海雲歲暮

馬鐵印嚴鼎臣二叅戎入山

方樓岡自五羊之楚 吳觀察采臣入海雲

秋興八首

寄王廉憲仲錫

梅影詩示願海

磊園捨作禪林招余主社感而留題

龐若雲招遊亦菴有懷梁同菴

除夕瞻堂梅花再放

中秋後三夕與諸子翫月感賦

丁巳九日海雲書懷 悼旋菴湛都寺

寄尹恒復中書

生日酬王廉憲仲錫吳觀察采臣

又酬南康太守倫宣明郡丞李子文

贈堂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又酬社中諸子

又示各山

將還廬山留別社中諸子二首

佛山遇嚴玉宸提督奉召入京却贈

泊彈子磯

舟次別嚴公

奉東制府董公

哭石鑑親子

五月一日申刻睡起有感

戊午歸自嶺外以中夏上巢雲

讀石鑑遺詩

卷十五

七言律六

秋蟬四首

與塵異論及姜山慨然有作

秋日遊白鹿洞時督學邵公太守倫公重修書院

賦呈倫公二首 遊凌雲留贈主人

遊玉川門留贈主人 題三疊泉二首

還廬山與塵異第一次對雪二首

淨成閱工口占

許明府逸林見過夜話次早陪上淨成有詩見投

率筆奉答 春日口占呈郡中諸公

詠木蘭花

二月初九日山樓豎棟示諸子

寄澹歸二首

唐室詩集

卷首目錄

三

倫太守宣明許明府逸林祀佳廬便道見過

李郡丞子文同倫太守許明府祀佳廬倫許二公

入寺李公獨上白崖詩以寄之

與諸子賞牡丹用塵異韻

淨成邀看牡丹是曉風折一枝行僧送來口號一

律示之 淨成看牡丹

巢雲看牡丹酬廣慈靜主

淨成石泉

曩在海雲偶得一天風雨沉山閣之句時塵異諸

子侍坐命作對語塵異以萬古雲烟鎖石門應

予心異之己未八月初七入雙鏡樓忽憶前事

正當斯時因用舊句足成一律以識夢中之境

始信人之心願原非虛設也

送劉莘叟別駕督漕北行

中秋雙鏡樓與諸子玩月

哭法緯濟同學 足疾

九日病起登雙鏡樓二首

獨鶴 孤雁

答劉別駕

己未仲冬十一日計塵異當以此時度嶺率題長

唐室詩集

卷首目錄

三

句一章 夢軒書懷

大雪開簾看牡丹臺 己未歲晏

南康太守倫宣明見過

倫憲明文學入山賦贈

放言六首 庚申初春得塵異去冬書

正月二十一日

偶得辛丑八月上華首臺作不覺潛然復用原韻

成詩聊寫懷抱時庚申七月晦日也

中秋倫太守見過

倫太守昆仲楊文學以貞過訪

秋興八首

聞雁

塵異廣慈呈對雪詩用韻和之

牙痛諸子入候時正大雪命西軒圍爐分賦

天鳳

冬杪示諸子

哭澹歸釋子二首

送塵異但子掩關

東倫太守

澹歸靈骨入塔

謝鄴門貽梅影詩用韻和答以謝其意

寄酬閩中諸護法

慰長慶諸衲

送李藹思刺史開化

簡殘帙得悼旋菴作

牡丹發蕾

眼昏

唐堂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諸衲呈望牡丹花不開詩

隱几

百合花用足兩韻二首

辛酉中秋

高方伯欽如入山

許太守浣月入山

秋思二首

卷十六 七言律七

山居十首

送倫太守歸里

倫公備述去志未免有懷再賦二章

送楊以貞文學

重陽先一日文日送白菊命行者和茗稍覺後時

戲作

辛酉九月

秋杪偶成

秋杪夜坐

初冬示玉泉侍者

淨成上老父供阻雪十日二首

送劉別駕莘叟賁捧入京兼寄少司農劉默菴

思過示諸衲

自慰

歲晏

早春周贊皇郡丞攜二子並呂胡兩文學見訪

寄雪悟禪師

春日送許逸林明府行取入京

二月醉梅

哭阿字無子二首

唐堂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掩關淨成玉泉入候未見而返次日呈詩即用其

韻答之

虔州郡丞董昭時南康郡丞周贊皇都閩徐質美

見訪因病掩關不得出迓走筆以謝

偶作

劉別駕莘叟入山

秋夕關中

紀夢

紀夢詩成後再賦一章

彭少叅睂白同檠菴道者入山

關中七月念九日早起

中秋病起與諸子玩月二首

王昌侯觀察過訪

九日同塵異登雙鏡樓

聞非影病餘干

秋杪病起得嶺南耗

玉泉呈雁字詩

塵異獻菊

答張文學二首

雪中上淨成

壽倫太守

謝君章郡丞入山

長至書懷

壬戌除夕

送許太守浣月歸養

東南雄太守李廷標

癸亥除夕

春日送周贊皇郡丞

尚都統宜芾入山時將構梵殿叨承淨檀賦贈并

謝

送文水祖太守持服北歸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病中

勉衆

觀世

偶作

書懷

寄塵異但侍元

秋日移榻上雙鏡樓

中秋

秋懷八首

甲子九日

懷山欲監寺

淨成卽事

乙丑初春卽事

樟樹舟中

過贛州關

舟抵南安二首

度大庾嶺二首

還海雲

病中書懷二首

八月初五日示諸子

卷十七

五言絕

七言絕

春草二首

題二仙對酌彈碁圖

題呂紀畫

題文衡山書

題董玄宰畫

題畫

示一株

示破塵

示洪源

示光徹

示何世程

示何別傳

題石琉璃與塵異

不憂死四首

舟次萬安寄劉五文學

七言絕起

柳外新月示諸子

病起謝馮介臣居士施藥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送梁未央北上二首

送劉觀復北上二首

雙谿探梅

丁普益居士有住山意訂之以詩

邵武道中憶華首老人

延平舟中三首

贈方聞賓居士

示翁子鄭居士二首

刻訶林語錄謝諸檀越

留別何非衣

還嶺南汀州道中憶老父

汀州道中憶老母

勉袁調公居士

初春避客歸龍三首

楊觀者居士引其子來參二首

示周聞湛居士

示周無隱居士

頂湖棲壑律師六十一

寄河源陳大受居士 題繡芙蓉石榴

書梁永祚扇頭二首 題南院顥和尚真

復熊魚山內閣呈偈 又復熊內閣

寄熊內閣齊雲山中 入齊雲

樵山聞亂 書烏石巖乞米冊

贈金字臧 金太史正希殉義

黃司李元公殉義 悼丁普益居士二首

樵山答洗文學二首 樵山新篁吟贈同菴道者

瞻堂詩集

卷首 目錄

美

樵山新篁吟寄若雲道者

答同菴上壽 示程雪池居士

贈童居士 示龐若雲居士二首

贈韓瓊山 復梁同菴龐若雲兩居士

示梁同菴居士 贈梁樸臣居士言結道緣

詰喬禪人之歿也欲弔不果詩以哀之

丁亥臘盡臺設禪人乞詩

示非二禪人 題如來雪山像

詠鏡示諸子二首 示法液何居士

示光半禪人 示李幻生

楊無見居士書來以詩示之

示妙峯禪人 示聆玄上座

示已鋒禪人 示頓修侍者

示廣慈侍者 示崔石師

雷峯華嚴長期

妙峯禪人住靜潭山乞詩示此

偶述 妙靜主呈船子頌却示

示知量道人 送證侍者

題燕杏圖 題竹鶴圖

辛卯夏日大雨戲示諸衲

瞻堂詩集

卷首 目錄

詩

秋日 登樓望諸衲二首

雷峯雨後 癸巳七月二十二日口占

江帆 九日與諸子晚眺

望羅浮 送秋

題畫雁四首 泊虔州

中秋無月二首 自饒州還佳山

初冬遊玉淵潭 憶足兩

憶阿字 悼崔石師四首

山行 絕句

卷十八 七言絕二

題王子安書卷

雷峯卽事二首

送澹歸住丹霞二首

乙巳春送石西堂領衆

樓賢

秋杪送離言知客

漢壽亭侯像

示黎體大居士

大雲寺監院賸者五十二首

舟師何耀吾七十一

法會諸公擬募田爲放生之費乞書冊首時丙午

十月十七日先夕本寺被掠故首句及之

妙峯禪人六十一

題觀音大士像二首

示何石人居士

贈吳副戎二首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題千山剩人可和尚真

雪木毬禪人凡與語或自有所陳輒見動色爲解

嘲戲示

贈陸孝山太守二首

來機禪人五十一

寄示沈南宮稅課二首

示海雷兩山都寺旋菴

贈王冲和道者

贈胡君德道者

寄海幢監院解虎

題太平橋圖

山家二首

贈嚴殷生二首

壽陳伯恭三首

送蕭叅戎柔以解職還里四首

寒食二首

庚戌春夜夢坐棲賢橋聽泉山月朗甚獨步成詩

覺起索火書之僅記後二語因足成截句以志

一時情景

前詩旣成風雨擁窓就枕未能再題一首

初住歸宗四首

復生松四首

題金輪峯塔院四首

米顧二使者入山二首

送澤萌後堂住玉川門二首

暮春三首

立秋夜望月二首

膽瓶玉簪花

雙瓣紅梅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牡丹臺下雞冠花

牡丹臺邊桃花

蠟梅

淨成口占

棲賢口占

庚申除夕

固窮吟三首

雨打牡丹花殘二首

雨後牡丹二首

閒步松下偶憶亾過諸衲二首

偶感二首

春蘭二首

衰柳二首

醉梅

因峯頂侍者偶憶往事走筆寄晦林禪師二首

非影慧潛行乞餘干臨別示詩二首

雪木書記同鑒光行乞臨川二首

會三遣化入辭二首 月二首

嶽監寺出世未及親辭乃翁今相尋入山年適七

十父子樂甚賦詩爲壽二首

夜坐

春草二首

四季雁四首

送塵異但子歸省二首

孤吟三首

秋江

棲賢退院留別各制二首

關中吟十首

卷十九 梅花詩

唐室詩集

卷首 目錄

五言律三十首

七言律三十首

五言絕句三十首

七言絕句三十首

卷二十 雪詩

五言律三十首

七言律三十首

五言絕句三十首

七言絕句三十首

瞻堂詩集卷一

番禺天然禪師著

書記今毬編

古歌謠

白雲謠

歌謠未嘗始於白雲體格不必出于五言吾何爲而有是哉傳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讀者得吾之變化以會其擬議則幾矣

崑崙在人間盼望疑青霄盈盈瑤池觴良邁忽崇朝日暮不可再白雲空迢迢王者豈真樂仙人徒見招悠遠非山川舉足搏扶搖歎息古今事猶傳天子謠

周穆王答歌

唐堂詩集

卷一 古歌謠

二

玉臺距東土一瞬分天人子歸豈勿顧諸夏多人民含哺帝力忘百姓誰疏親覲面看躊躇萬年猶若今嫋嫋瑤流響亭亭玄圃雲相見不相知迢迢空夢魂抗手謝青鳥毋勞翹崑崙

紫芝歌

高山高可極深谷深可至中有四皓者采芝避秦始皇歌以忘年蒲輪安足致富貴良多憂貧賤乃肆志天下而既定漢高微不出匹匿曾幾時竟爲孝惠侍古今競相傳皆仰留侯智青松與白雲商山今尚在

風雅體

可以終隱二章章十句

可以終隱哀我後人可以終默誰迪先民毋尚孤潔任其愛瞋四衆之式不溜不磷深心堅志盡未來身

題室中左

內無繫念外無長物一瓶一鉢一杖一笠要行便行要住便住無愧古人無欺後嗣慎乃典型永垂來禩

題室中右

聖人一章章十句

聖人無已誰當寶凡萬象體玄圓鑑自爾緣感普周而恒處此慎汝後昆勿立規矩

書禪牀

唐堂詩集

卷一 風雅體

二

題觀音大士像三首

智絕真空體應羣物物豈他物有感斯通空非頑空無遠弗屆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苦樂如夢覺迷一致祇此深慈弗休弗憩是故稽首觀音大士

大士如鏡照一切心大士如月清光普臨萬象歷歷隨感而寂慈能攝慢悲以化執機器靡定同歸靜正但辦肯心何疑於聖我昔早年將悟未悟稽首皈依誠曾獲真護夢裏投機如箭鋒挂賓主出入有語無語越三十年宛爾昨日凡一念至鐵與磁石願汝小子但堅信此大士靈通多在忍土以無絲慈哀五濁苦感應道交如

子得母水中月影非去非到空谷響聲前後之步我以
心眼觀大士處幾喪目前而啞然往能非所觀所非能
觀絕待而獻有語無語以示禪者如箭鋒拄俯仰折旋
無容顧佇信口而呼縱目所注神光儼然不可思慮大
悲觀音爲物作矩共此未來皈命頂禮

水雲團硯銘 有引

水雲團得于覆瓿之餘一時風塵物色諸子皆
有詩十年於此矣石有水雲之紋羌山惡其雜
而不純與廣慈琢而出之馬肝宛然色兼青華
爲水巖第一乘新開坑雖有佳者亦不能過因

唐室詩集

卷一 風雅體

作銘紀其事

爾本無名托乎雲水雲盡水窮唯一堅梓夫嘗遇之顧
慙之外

解硯銘 有引

予不識研所用皆因人低昂近日頗得其意適
仞千從廣州寄硯以爲質可比美水雲詢之廣
慈果然遂系以銘

得之見聞久釋幽獨疑水疑雲匪金匪碌入右軍池溟
滓心目

衡武抑抑承儀之篇卽商周盤孟諸銘之意而盤孟
銘辭實三百篇聲調之自出竟陵石倉選詩并收諸

銘蓋不欲登校而忘其本也茲集
銘入風雅體中亦猶行古之道耳

騷體

觀音大士讚

仰吾師之深慈兮置十二類生於懷中隨所求而各給
今知根欲之無窮天與人之不可頓易兮聊止啼以黃
葉妄無體而必終今爾乃需之情竭望東方之既白兮
猶濛濛其復晦同乎迷若相濡兮誰獨當機感之會入
大治而不自知今感天澤之一勺時忽遽而頓醒今悔
從前之昧畧顧吾身之獨遭今幾旦暮而失之覺而後
知其將告兮歎虛白之靡移匪覃恩之浪浪兮孰執手

唐室詩集

卷一 騷體

四

而同歸底乾慧而極果兮誓始終而相師釋及門之洗
心今禮頂踵而陳詞

題本師空和尚真

明鏡當臺兮曜神光乎夜堂西廡栗冽兮離秋水之杲
陽望儼慈氏兮近之而不可狎蕩蕩乎博嶠之遺風兮
當其機而知石頭路滑悲晚近之羊質兮尚虎皮之燦
燦侈炎日之峻步兮寧深雲之泛泛念石住之微言兮
余小子猶虔虔坐以待旦

題拄杖二首

年既邁而弗衰兮壯力由伊予亦因高下以相諧兮豈

日暮之能離著地兮荆披撐空兮雲隨直趨兮不顧運
足兮自知追前烈兮啓後武兮將舍是焉其誰
我憑汝力汝得我立汝我兮同心不可轉兮匪石絕夷
險以進止兮遵先賢之遺軌行終古而勿替兮挈斯人
以躋乎峻極

瞻堂詩集卷二

番禺天然呈禪師著

書記今穉編

樂府

筌篲引

北風何淒淒吹我百衲衣膏雨何霏霏澤我西山薇披
衣可禦寒采薇聊充饑顧影成獨立無儔終怨誰登高
眺遠空心與空俱馳空裏有江山江山多是非是非靡
所窮我心歸無期忽然返蓬廬還我未登時讀書晤古
人將以娛心脾叔夜不偶俗東市良堪悲夜聞鼓琴聲

瞻堂詩集

卷二 樂府

一

形神離不離鮑公謂尸解此語至今疑子房已辭漢竟
爲帝王師文若似子房事曹欲何爲嚴辭折董昭飲藥
甘如飴各自用其天身世猶雲霓生死不足畏人心焉
能知

江南

江南有羈客朝夕望不返柳衰寒花黃狂風吹山犬潛
頽欣青陽眼見紅復淺浮雲彌太虛河水日汨汨車蓋
填道路相識非我善臭味自有真豈以夙昔舛夕霞流
停瞻圓景媚新春仰觀衆鳥喧使我中情遠不畏新知
樂祇憂相見晚

薤露

薤葉難停露露停乾復乾人一去不來何不蚤盤桓富
貴期延齡貧賤憂饑寒饑寒未卽死延齡先摧殘金石
常誤人神物不可攢形容終逮化有無苦自觀紛寂竟
何待愚智空目前勿以春花落哀盈陌阡

蒿里

送送別蒿里遊魂向何方榮名耀當世寶玉懸中堂賓
從臨高墳子孫哭兩傍黃泉無貴客不如貧賤良賤士
營身薄觀化同雪霜蚤將近死心萬感皆荒唐近死心
不死年年冬夜長勸君莫憂貧但看死貴人

瞻堂詩集

卷二 樂府

二

平陵東

平陵東道傍松柏不可久徇自入中庭斷鬐羣雁首羣
雁亦孔傷徇向門外走禍福豈足問空名其何有火照
未央宮十萬伊誰負人或哀其心安知皆夙取歎嗟賣
黃犢不爲薄爲厚

長歌行二首

寒日照陽谷漸中光乃舒光舒寒色斂萬物承歡娛日
入松景促焱風集吾廬氣序有變化此理無同殊鄙夫
鮮克終賢士慎厥初心節不可渝寵眷從戚疏所矢定
夙昔生死安須與周公感風雷豈在蔡叔誅孺子終不

悟金滕胡爲乎忠佞爲自知詎更問榮枯榮枯自天澤
消息還江湖明昧任宵旦寒煦觀乘除身名付天下吾
心安可誣

慮遠百年短情捐一夕長憂時問牛喘遺身調象狂彼
此不相知論緒若參商但觀三春澤轉盼成秋霜時雨
不終宵驅雲乘朝陽天既不可測人亦何能量先主稱
仁后顧託誓不忘恢土限益州竟以危劉璋寧我負天
下孟德真豺狼忍心殺文舉厚遇關雲長慈暴出入機
善惡豈有常利欲從中來一滴潰川坊事理誰合離寤
寐各弛張形神互主賔斷續趨彭殤茫茫世上人買藥

晤宜詩集

卷二 樂府

三

誣韓康

相逢行

仗劍走平原結客少年場衝突烟塵裏橫戈枕長楊金
盃換美酒擊筑官路傍忽馳大將檄扶醉騁鞭韁慷慨
誓捐軀神武威八方飲馬長城窟悲歌動杞梁功成萬
骨枯誰復念玄黃凱旋宴太平王侯冊朝堂萬騎繞轅
門雲旗搖日光歎息遊俠兒一朝名播揚走卒無白衣
夾路皆笙簧夜飲徹晨雞銀燭照垂瑤夢裏見單騎插
羽馳君王方悔飛鳥盡良弓不善藏惛惛蕩神魂覺後
猶循得此豈平日心自古多奇殃富貴人側目不如歸

故鄉故鄉有宗族長幼攜相望賣劍買黃犢畎畝追羲
皇農隙課子孫詩書出賢良賢良知外物身世能兩忘
榮華鮮克終寧澹性乃常

隴西行

世豈無賢才識寡昧所從遂令富路子低昂槃澗中自
昔重華氏畎畝行將終呂望釣渭川八十守固窮苟無
唐與周高棲竟喬松許由藉神堯千載景遐風隱顯恒
因人名實無異同賢聖不逢時形跡如飄蓬攬轡徧中
野所見多樵農

東門行

晤宜詩集

卷二 樂府

四

相送出東門生死各不知人生匪金石保有重會期酌
酒盡今夕中心多所悲新好詎勿諧猥未經歲時傾蓋
難如故百然猶一疑風雨復晴霽白日成陰霾眷言懷
夙昔始終思舊知往見管鮑交曠久情易移豈況千萬
里寒暑更相違此語安可道默默空自惟

淮南王篇

淮南有小山傷悼淮南死追憶未死時求仙禮方士白
鹿安可騎黃鶴呼不已賓客數千人所見皆徐市巨萬
填神山連弩射海水今視猶昔然豈但一秦始愚哉淮
南王誤信少年子白刃臨春風八公竟何在姱修安餘

齡奚必眎久視

蜨蝶行

蜨蝶畏乳燕乳燕良可畏不知天壤間所遭皆燕類人亦盡蜨蝶東西竟何擬明月照江山幽谷終弗棄萬物知所從莫以形骸累勁翮隨翱翔高低各有位延促安天年與奪豈人事委運吾自適卒爾勿驚異持此爲遨遊平生解違意

蒲生行

兔絲緣蔦蘿玄鳥巢深屋所託豈不厚常恐年運速松枯根葉萎棟折春泥覆羽翼良可因青雲匪我欲不見唐室詩集卷二樂府五

卷二樂府

五

蘭與蕙萍藻欣一綠榮瘁人不知顧盼儻非俗春露誰爲滋秋霜鮮見毒白日從冥冥紅塵空逐逐淒風悲中宵驟雨沉廣陸靡蕪青復黃蘭蕙香斷續盛衰各有時何山無幽谷

野田黃雀行

野田多黃雀羅網無停機少年有利劍不肯放雀飛若肯放雀飛四海誰瘡痍湯仁開一面孔不射宿枝隱顯自有道布澤隨盛衰人各懷其心猛鷲安足施富貴苟弗念日月逝如斯零落歸山丘始悔當路時更聞俠烈人身意爲是非慷慨任目前要令天下知意氣寡所效

虞卿終奚爲

遠遊二首

少年事遠遊不識遠遊難望望向河北北風吹我顏飄飄鴻雁羣銜蘆度秦關翱翔南浦雲潛鱗沉巨川貪餌噴餘沫復見隨竹竿斂迹逝欽崖虎豹號林寒往來無人蹤狐兔多傷殘黃谷奮羽翼常憂金丸彈作客三十二年摧肺肝備知遠遊苦徒嗟頭鬢斑世無羨門子不如蚤回還

瞻堂詩集

卷二樂府

五

產龍駒懽悵難絡籠我有豪龍術乘之馳西東鞭耳倏不見隱顯潛吾躬遙望在山頭只是住山翁往來平無奇安知吾跨龍

挽歌

重泉不可到到者幾人來昔年高會處歌鐘依舊催驂騑黃金勒葡萄白玉杯昔人今尚在千秋銅雀臺臺上昔人行井幹生青苔拂苔行今人意氣揚烟塵容儀光凝停引手彈鳴琴游龍從風翔輕雲落素陰今日美少年他年螻蟻心秦王與漢武高陵何喬林

惟漢行

自昔鴻門會智士咸危疑當時已默定事後方始知沛
公必不死泰山終難移項伯以身蔽意氣良爲誰臨難
心乃見一諾安可欺壯心樊叅乘死且不足辭帝王匪
偶然龍起雲相隨觀世以知人忠邪各自爲范曾數目
羽於羽焉足非賣主曹無傷身戮有餘災興廢古今常
天授多明揚

大道曲

誰著紫羅襦據牀彈琵琶意在市中人聲聲到日斜繫
馬垂楊下停車傍酒家曲調豈關手聞音多歎嗟將軍
笑不言彼此爭奈何年年春日媚日日門前花相識不

晤堂詩集

卷二 樂府

七

相識滿目空塵沙悠悠大道間古樹臨長河

宛轉歌

春中花盛開暄風集崇臺爽氣朗襟袖白晝淨塵埃如
此良辰何看看欲徘徊徘徊還自問人生當幾回荆棘
生高墳雨雪空皚皚今我不惜陰後人徒見哀後人復
如我展轉成劫灰勸君濯淵鑑靜言觀從來春花與秋
實榮落時見摧觀彼榮落時我心當何持莫以琴瑟娛
逐樂忘歸期斗酒雖云歡萬歲誰相知何不趁芳華百
情聊以移

樂辭

世人重顏色顏色如秋蘭蘭氣隨風散蘭花開後殘眼
見花開盡香散秋風寒獨坐觀榮瘁流泉空潺潺此意
難爲言人外君自看枯骸舊顏色舊人今不識新人卽
舊人恩怨豈當憶

梅花落

梅花良可持翻惜花落時花在霜中好在霜中老開
落趁春寒不識春外草青青松柏枝常爲斧斤惱延促
終歸盡尋香苦不蚤莫憂落時無但看開時皎物理豈
長榮春光人見少百卉望不及寂寞寒山道

淶水曲

唐室詩集

卷二 樂府

八

乘流汎春渚蕩蕩木蘭橈日射水頭紅微風翼柔條輕
衣入芳樹重陰覆河橋緩步勝安車遵舍盼新苗真樂
豈景物百齡如一朝山酌薄醪清辭當歌謠心與諸
境洽寓目皆逍遙烟光澹將夕黃鳥鳴咬咬倚杖望欄
際去來誰爲招含情遲回塗此道何寥寥

番禺天然禪師著

書記今稊編

五言古一

古詩十九首 有序

古人寄詠不越君臣朋友或悲遲暮或傷捐棄
多託閨人此作詩之體也予擬亦因是以反情
合道聊效菊羹至永懷斯人各有所致未敢漠
然當不作解嘲語邪

我昔在中菁與君生別離不識別離苦寧畏死相思乃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古

至相思死始知生別好秋風入羅幃蕭索哀邊草迢迢
天一涯顏貌在懷抱奄忽隨化遷痛絕矣可道生亦不
相見情教別到老魂魄終何之舉頭寒月皎掩戶徒沉
吟人生豈長保

西姦捲黃雲白晝揚氛埃天地一爲變登高望邊陲羌
獨無良人胡爲久徘徊念彼鄰家婦掩涕向子哀紅粉
憐青春征衣手自裁裁就寄沙場常憂遊冶猜猜則從
他猜中情誰與回不學白頭嫗年年守空幃

天高安可極海深不足注斗酒聊爲歡含情傷日暮人
生如旅泊傾蓋皆親故晨起東西馳行行不相顧人言

五陵貴驢車向官渡巍巍望高門衣冠盈道路李趙列

前楹珠履盛金賂朝登廉頗堂夕曳相如柝所見盡攀
龍轉盼泥朝露第宅何曾易主賓非昔遇白雲仍在天
波宕洪溟固俛思胡爲來萬里愴回步

窮賤人所厭豈不慕要津辭褐事簪紱得意揚風塵吹
笙連北里歌鐘接南鄰壯心亦云遂往來多懿親詎知
松柏側壘壘列高墳生前皆榮貴死後同賤貧營營一
百年電火追良辰何不湛高識虛舟隨吾身貴賤富有
時俯視如浮雲

高閣敞雲衢斥鷃飛不到奮翅及蒼楹徘徊忽長嘯空

贈堂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二

梁亦有巢鷦風終夜號豈不戀主人中懷限堂奧翺翔
返蓬蒿大鵬安足告扶搖九萬程望絕空長悼鷦鷯慙
一枝飲啄從吾好御風與乘雲引領非所造飛飛時復
鳴優游卒此道

萬里忽懷歸對景心相違不耐春花豔那堪秋草淒夢
裏喜還鄉到鄉猶此時花草何曾異形影終不移鄉關
本無情吾心自欣悲寸心苟勿憶古今誰合離玄鬢傷
白頭安車慙奔馳邈邈江山外遊人空是非

朔衆動幙寒谷風入戶清秋鷹化春鳩逐雨求將晴物
候恒因時人心多不平富貴無貧交窮居矢友生茲道

豈復今博得猶虛名世上賴有此賢哲終以明息機勿復言天下皆陳人夢覺安足知夷然樂吾真

喬木不可息漢女不可思灼灼桃花天家室交相宜仲謂之何豈不憚愆期鴻雁鳴離離冰泮良有時江汜且終悔白茅慎毋移茅首何足采免且吾所知願言勸君子素絲其紕之

幽蘭比良朋臨風懷馨香詩書還昔人所思在高陽折花聊以遺顛倒醉君傷君醉我獨醒我醉君荒唐攜手上河橋新條排兩行醉裏猶惺惺髣髴舊殘楊行行莫回顧踽踽登君堂千里長相思畏言恐心傷

晴堂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三

盡云天鑑邇昭昭奚所親盡云天聽卑號號如無聞江漢何滔滔草木何芸芸人外有青山青山多白雲茅茨共麋鹿宮闕齊秋旻秋旻不可逼麋鹿常爲羣豈不樂麋鹿麋鹿猶畏人萬古只如此始盡介然心

人生必有死衰邁尋病老少壯矢四方駕言向燕趙笙竿連夜動娛情不覺曉有客傾蓋交勸我立身好中路遽回車龜勉先賢蚤榮名勒朝堂實從行塵擾本所獲生平鬚鬢忽已皓韓衆安可親三萬亦難保念此當何爲自託豈無道

衰草曾幾何盼盼春已綠百岫向人欣黃鶯囀深谷會

當穠李期士女爭相逐晨朝行泥中日夕貯金屋恩遇亦靡常君情多反覆絺綌不可風古人其何贖音響非不諧悽惋託絲竹絃斷佇遙夜沉吟空躑躅秋水照顏鬢憂多損冰玉回憶春燕歸感化成衰辱不如未嫁時素裳聊以服

極壽鮮至百城隍故復新知見留世間國土遷人民浩浩陰風吹凜凜松柏身已死勿復道未死誰與陳未死笑已死今人猶昔人智者向我言人生如浮雲豪傑與聖賢終焉成灰塵丹液多所誤浮丘空有名有酒但須樂安問毀且成此語不知道大道忘身形彭殤豈足計

晴堂詩集

卷三 五言古

四

玄妙匪其珍榮枯還大化所賴吾有心汎汎難爲謀撫絃鳴素琴

更有遊宕子感化思鄉鄰豈知鄉中土亦有松下人久客傷新死還家悲舊親遠道羨村井故里憐他津人情相去住欣戚同一真知且不可移格格誰與平安得庖丁刃爲君易其心

人有百歲憂所忽在旦暮今夕不知明茫茫竟何去爲樂貴及時景短心難御神仙如可求執鞭亦欣慕緱氏山頭鶴到今過幾度寸陰良足惜莫以昔人誤宣尼歎逝水豈爲遨遊故崇德在爾躬絕續起深懼

涼森起何處泥露掩朝晞草色白未已王孫寒不歸本
與我同襟忽然捐重幃幃薄夢難同祇要良人知自古
多行役亦有回車時豈不念昔者新昏情孔癡情癡焉
可久昔心寧終違婉轉盼今夕寒月空相隨今夕移他
夕誰知寒月輝

別久音問曠不疑窓外聲蟾子焉足憑簷鵲長欺人月
圓忽已缺暑去寒相因書來不敢看恐是遺東鄰嘗聞
有歸期寒風暗自驚午夢迎中途生憎黃鶯鳴修阻誰
能料新心知重輕萬事弗信緣沉吟空復情

前路豈無知青雲多合離或當成蛟螭率爾長陰霾飄

唐堂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五

飄萬里餘安得如舊時昔心猶在懷意氣誰能持旦夕
聊相許乘風難奮飛體素所當重歎息瓊樹枝寤寐予
勿忘爾亦應子思冥冥天宇闊相見終何期

老婦守羅幃羞見舊衣裳誰家遊冶兒不念嫁時妝紅
粉倚高樓因人還自傷明月爲誰皎清風爲誰長舉目
皆繚懷不如歸中堂我亦曾少年憶歡時斷腸幸然決
絕蚤不到悲空牀此心何日止橘綠柳條黃

翠鳥

有鳥縹青色近集欄前樹樹下淵洄瀾旭日照毛羽水
中與日裏徘徊不能去雙雙飛復鳴飲啄頗相顧豈不

念高棲錦襟君子慕因人亦自憐安知造物妒一日虞
機張始悔投林暮毋爲怨主人託身非其處

百一詩

生平喜住山而匪樂登陟猶憶居佳廬頻年乃一出詎
肯離人羣枘鑿初難入嘗爲魯國士志不受繩墨豈有
王子喬丹溜不可食離離若參辰俯仰恒滋惑桀紂奚
無性舜禹安知習心知隨見聞漸漬非一日阪泉無惡
名南巢有慙德曹魏亦受禪人指爲篡立侯門出仁義
俘虜盡殘賊當時重成敗後世覈名實名實持聖賢成
敗猶甲乙甲乙古又今聖賢何得失事窮乃崇因邈邈

唐堂詩集

卷三 五言古

六

終難必盜跖豐且延顏閔貧而疾吁嗟乎天今三世費
窮詰浩劫一念興休咎成消息易言積有餘慶殃通家
國薰蕕競目前不知其所集我觀始與終以此百情畢
玄璧難爲功燕石吾自襲富貴豈不欲黃雀悲雙翼長
年豈不慕蓬萊日易昇世紛久已辭接輿匪其匹有身
隨饑寒無心任欣怵衰榮造化均忘懷豈靜力一死復
一生一勞復一逸蜉蝣自朝暮鶴曲龜潛匿修短竟由
誰可以破世執我亦無奇懷祇有安心術行行見遠山
或時坐長默或時登高臺一目浮雲逼雲散空中真夕
照起寒色茂林環蒼岑晨風歸廣隰此趣誰當無殷勤

賦百一試問張留侯黃石蚤曾識功成贊垂垂欲悔嗟何及

形影神詩三首 小序

陶言貴賤賢愚營營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乃以神辯自然釋之子取形影各有所明互相勸勵神獨原始要終使毋滯於形骸生死亦復毋疲厭於形骸生死各有指歸不妨供高明折衷也

形贈影

天地豈不仁萬物爲芻狗斯人豈不仁大患隨其後我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七

本奉周旋爾復勞相守父母未生時太虛誰爲偶忽然成百骸我有爾亦有動靜雖不離泯滅豈當久曾念世間人名利空狂走縱使長逸媿畢竟將安取羨爾能無心我亦恒抖擻歸盡寧異今且共樂南畝

影答形

至理無親疏近情分苦樂身心我不知一味隨例卓始終同勞勞趣避省管度汝亦待神明悲歡要先覺苦樂雖夢幻忘形焉可學日夕相體悉一解一切縛此理須稔知且勿候凋落我固候化遷悠悠欣所託

神釋

由我成汝形形立影恒隨朕兆匪無因合離信有時三一理同然各各不相期汝無遺影意我豈逐汝摧進止終當無胡爲更徘徊汝常爲我役亦復生我悲稔知不長存彭殤空爾爲善惡吾自悉詎爲一身貽生死誰去來大冶將同歸面目安有窮萬化猶若斯只今鑑顧間任性齊靈皮卷舒從所欲作起毋暫違

示旋菴 丁亥小持船

衆生久流轉迷於自心量失所精了性無覺覺所覺分別見有我我立生有人衆生及壽命一時同具足展轉生死中縛脫總迷悶愚人隨業緣住於不覺地智者覺不覺捨生而取滅空華陽燄裏顛倒徒覘目晴空迴無有觀者莫勞累汝與諸佛同一切貪嗔癡卽是戒定慧直下無有二亦無无二想居然登祖位慎勿下劣心流轉不知止一念自覺非善哉旋菴子

謝毓和母七十初度求題小影

謝母雅好道七十志逾堅不以福勝慧火中生紅蓮又有子若孫在俗而行禪錫類攝同事所交皆聖賢頌祝匪無物重以法供先殷勤乞我讚以當仁者言天地不稱壽大壽語默邊非數量所拘得之實有緣努力須及時釋迦豈自然至哉真實相普現羣生前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古

八

書龔德瞻扇頭

君知造化者而不行造化呼牛應以牛呼馬應以馬真亦隨他真假則灼是假眼孔空一世踪跡半天下與君世外交相看口常啞同在五行中各自有陶冶君示有室家我固樂山野死生與險夷嘻笑而怒罵但以虛舟觸胸次恒灑灑交盡世間人亦何妨和寡君索我贈言咄咄聊且且願君終解脫共休乎般若

禪人製衣示之以詩

此衣如傳舍一日三易主須知我與子亦無決定義但以此蒙頭誰論是不是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乙

戊戌小除示澹書記

我年五十一適汝四十五面目各老大法身無遮護七年小除夕喜共今年度緣聚且有時況復無上道道在憂癰深空憂愧無補愛爾性忱摯懼爾性疏稿我歸自棲賢晤別猶草草裁菴一月談投機恨不蚤屈曲有深言直捷無行路暗明絕暗明回互不回互十地豈其儔萬法從茲掃一喝雙耳聾一踢全身倒釋子非百丈山僧非馬祖荷擔莫遲回須記四十五

示雪盛禪人

雪盛供我研即日乞書扇我書既不佳報稱亦頗賤嘉

爾解人意忘我筆墨理忻然惠一言似詩而實傷汝性如美石良工待雕琢因緣信有時逡巡懼瓠落汝事余有年忽務徒周旋何如一片石抱璞蹲吾前我聞古之學慕道如饑渴

題觀世音菩薩像 有序

大士像為葉氏子所施比丘今越疑別紙截去上幅懼而裱之藏于笥中比丘今帙請以供養求予作讚焚香書于其上

道以無心得相以有心現無心割截平有心莊嚴展無心無罪福福罪有心見割截與莊嚴有無心轉變一人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一

成兩心兩人圓一念精精遂密藏至誠忻佛面大士無緣慈照臨全時徧各以佛子根真實通方便

乞藥

雪山有藥草可以愈痼疾具足大地人信手便拈得拈藥施良醫醍醐還自食祇貴大地知先須破慳惑施愛總由渠成佛無他術

初春聞頓修至丹霞

抗別忽四齡沈哀先後僕高樹失慈烏終恨不成哭懸鉢毀空中悲辛愴幽獨豈無桃李蹊行行念窮谷總彼谷中人煢煢夷骨肉寧爾獨無父吳坎抗宵夙安樂失

同歸窮愁厭相逐嗟今世上情而我懷慙慙前路輕冬
夏離憂數往復遙遙待歸人彈指未云促誰駐丹石昂
谷風搖春木

初春懷石鑑棲賢

石人峯下雲長覆石梁水石梁潭水淙分明來夢裏五
老白雪寒五羊紅桃美紅白本同時山川成遐邇引念
情復殷悠悠幾千里坐起徒爲勞無酒安可恃憬然覺
何從形蹟百年耳多寶塔中人古今前後履蟪蛄蜉蝣
間冥合不自此優游溪上林豈俟觀無始厭聞世外儔
合離仍販市意氣感當時睽違亦已矣死且不可忘終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二

喜枯吟還山

不是怨離別前途非所知所憂在吾道世路安足悲冬
徂春復暖杳然無來期桃柳覆曲欄鳥雀鳴繁枝對景
每獨坐虛堂席毳幃童子報歸人未語先解頤相見空
復情掩淚恨去時丈夫貴肝膈匪石終難移豈無衆卉
芳喬松古壑宜千尺映危樓迢迢與世違風志非懶瓚

今昔傷淳漓口舌畏異同長貧託海濱怪石叢高林益
勵霜雪姿

樊長文生日

谷風吹南陌高樹鳴春禽晴川迥長薄戶牖臨蒼岑往
來者何子優游松栢陰行誼照古道而無晚近心壯年
曾一薦異代守素襟每有袁安困劉龔徒知音物情觀
累卵白社依東林邈世惜微言恒爲斯人任今年六十
一設帳遠海濱道俗慶懸弧予亦寄微吟莫厭山澤癯
年年春木森

樊大願生日

三界如逆旅千年猶終朝一枯復一榮曠劫空迢遙衆
庶樂奔競太上恒寂寥奔競竟何成寂寥長冥冥我愛
樊道人皆醉而獨醒壹志在西方而未嘗離欲蓮花生
淤泥隨緣興百福今年五十一俛仰暢幽獨高齋來南
薰梵音響村屋田園樂有餘豈更羨山谷顧我非仁者
何能以言祝但願終遐齡遮莫遠麋鹿

棲賢舍利塔有序

康熙六年丁未夏六月在家門人古薪唐郁文
從燕邸南還過匡山棲賢持西堂石鑑觀子書
報本夏四月初旬于石橋之西麓下得舍利無

數極大如豆極小如菽皆五色瑩徹玻璃瓶載
以瓦函函上小石刻皇宋咸平庚子歲建此舍
利塔十二字因無佛世尊字疑爲諸祖善知識
闡維所獲向傳佛舍利有五色光燦鐵椎上下
俱陷餘卽不及迺大慧禪師親見眞淨文公與
佛無異此爲不可辨識余謂辨在石刻單寫舍
利塔字若諸祖及善知識則應寫某禪師舍利
此爲佛無疑也蓋耶舍尊者自西晉負鐵金輪
至明天啓間歸宗半偈因修塔悞出舍利此在
宋咸平之後然耶舍來匡山曾駐錫數載安知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三

無隨身供養別請作塔者又鐵輪阿育王建八
萬四千塔役使鬼神一日一夜分寘國土按神
州所造入八萬四千數惟十九處而道俗興福
分建亦何能測量且佛法東流神僧攜來其不
及書載殆無紀極神異出興應有時節殘碑斷
碣經兵火荒蕪終難埋沒今棲賢適當其運宜
盡誠莊嚴新塔仍奉藏其中函是謹稽首載緣
起并作詩以頌詩曰

佛性甚光明能破一切暗佛性甚堅利能斷一切物流
被千百骸結成五色珠表此堅光體法化無有二念我

遭教者睹珠如佛在一粒細如菽供養福無異況聚千
萬珠瞻仰發夙慧極果攝微因感應通心臂佛是已成
佛我是未成佛果卽在因中當念無終始我以此一心
供養諸如來獲睹佛眞身朝暮常頂禮金輪觸神光三
十年于此今復聞棲賢古塔示瑰異將建窣堵坡作詩
寄千里佛身不可讚我讚非言句願佛鑑我心與佛身
無極遂我今日願心光澤營衛有理必有事本舉末自
至廣及諸未來學佛到佛地

海幢舍利塔

佛在衆生中如日處羣翳羣翳非可入日光徹空際佛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一四

身如虛空佛心如光霽光極與空入空光交相蔽結成
幻摩尼五色非堅脆我識如來心隨順示眞諦假名爲
舍利金石不能覩現在與當來百福之所逮羣動匪無
心遇境生幽滯寂感總隨緣形神不相儼佛以主攝眞
金剛見精慧我汝但迴光彈指消陰瞋如日之在天百
物無疵癘此以論性功豈爲形骸勵我昔在金輪蒙光
滌夙習棲賢發神異今復流法系慧日照嶺南丹霞若
先契次第及海幢貽爾大願喬隆隆薄青霄百道金光
麗萬世福人天皇風永勿替

丹霞舍利塔

光徹內外如珠入五色珠與色無性非離亦非即非
即超形骸非離淡管衛月在千波中波波搖青霄凡聖
唯一心湛昏成二諦示生死涅槃而實無堅脆脆以別
生死堅光表性義本從心生色迷色廼有二蚌含明月
珠體合百骸粹領納鏡中像想即妙觀智流注皆真常
分別非明記如是五蘊身與法身何異祇因一念迷情
生分穢淨淨穢悟由心當念絕邪正佛以此智證法化
無同別示現別中同同中別自晰光耀百千年福被我
遺教神光觸金輪仰瞻如夢覺棲賢發魂異感激當其
運移光照嶺南慈曜無遠近佛子學聚沙燔土紫金爛

唐堂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五

崔巍海螺巔晶晶逼霄漢舉目道與會布髮形俱泮見
聞起遐情究此未來際念念盡圓明身與心毋戾

門人崔今嬰居家事佛而先得觀音大士像以其
意乞讚焉爲釋之曰子初事佛而進退作輟未
克自信是不可不乞庇於大士事大士正所以
深事佛也遂讚以詩

如來一大事而出現於世大士輔如來方便爲廣勵衆
生深於迷須以慈相示大士如衆母善惡皆可恃有不
可對佛不忍欺大士靠之若泰山罔極終難比願與敬
禮者如大士而止

憶昔二首

憶昔年十八矢志學浮圖在冉塵網中坐令真人徂讀
書恨不見猶及宗其徒博嶠曾有言吾道惡岐塗楊朱
泣何從哀彼南北殊始吾過吳越親遽良不誣倏忽三
十載法運當誰扶當時謂羊角今日之所無汨汨若逝
川俛仰空長吁

憶昔鸞溪頭門掩寒山雪側聞飛瀑下法雷振巖穴冠
蓋列松杉杖笠相頽頽主人貌嬰兒真似誰優劣猶爭
法秋毫不與脾販將今見盡虎皮雲深山路絕攢蹟遠
海隅攢眸長捲舌

唐堂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一六

寫懷

孤懷與誰論經冬復徂夏遲遲雲中人白龍不可逐燕
石久什襲藏之乃愈固千里想神駒買骨期旦暮伯樂
匪無衣噴鳴應有數鳳凰患朝饑高飛且迴顧爰念修
竹花結實豈終誤我愛鹿門山園林多蔓綠護彼霜雪
侵淹滯同流俗流俗安足依蔓綠長芳菲山鳥去仍來
悠悠盼春歸

題衛其自小像

百歲終當盡豈爲斯人悲畢生述孔業一半遭亂離我
有大澤僻遠引疑先幾朝游石鏡峯暮歸洗馬池浮沉

三十年見聞無舊知因人理南策相見海之潛不敢論
往事欣然爲後期雷宗依東林心跡毋相遺乘興每憐
然繫舟雷峯陞樂事不可待寒暑嗟密移一旦成朝露
厥嗣哀淋漓揮涕想音容杳像乞一辭展軸猶儼然相
對如昔時生死俱不言後世誰當疑

青松篇

我年已六十黃花開未殘落木風初勁澄江月正寒所
與共千峯青松當露漙霜重百卉枯葱鬱猶可觀桃李
競芳晨斂容若盤桓而非黜繁華意在三春前而非樂
枯槁庭葩無久鮮拳曲蔭崇臺廓落宇宙寬揮杯就清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七
影頗覺形骸安遠近呼良朋坐久生夕烟此樂不可說
說樂豈其天歲月忽自知俯仰良欣然我樂與他樂不
離松樹邊各各起奇情安得不忘年

歲晏

撫景歲云暮山寒人境幽亂霞空布滿深松藏徑修高
低距百丈回曲將三休登臺觀雲變倚樹聞石流忽覩
歸鳥忘豈爲卒歲謀歸鳥無所知人心自綢繆人心不
似鳥似鳥何優游鳥若似人心萬物多欣憂石壁分鳩
月空林隈鹿丘雖有桃花源顧盼終夷猶所賴天地寬
川陵容老叟上有千仞梯長嘯高峯頭下有九曲淵汗

漫乘輕舟相攜三五輩日出課西疇以此樂長年人生
當何求

買花辭

買花莫買葉買葉草離離花種從根來枝葉相扶持葉
墮花影稀影稀風易吹風吹花不落花落自有時落時
非無花花落子垂垂春來花復發枝葉寧虧危枝葉信
所天非關花盛衰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古

六

瞻堂詩集卷四

番禺天然禪師者

書記今稊編

五言古二

雜詩七首

南國有佳人賦性慕芬芳一笑惑陽城嫋嫋情不荒
席幃竟長年寸步規中堂引鏡照斜領客貌空自將
曾許五陵少十五宜歸郎父母勸女行爲理嫁衣裳
斂衽跪陳辭願終守雪霜詎不懷三星綢繆焉足長
義褐亦可縫稗秕亦可漿百歲將安之予美歌中腸
日月既云邁

瞻堂詩集

卷四 五言古

苞根乃見傷未逮哀與稠揆誼終難忘吁嗟乎冽泉掩
涕歸空房

嗷嗷雲中雁迢迢向南飛萬里從沙漠愴惻興予悲所
悲曷云誰乃謂予中姨中姨同予生亦復同操持許嫁
不肯嫁形與心相隨忽聞良人殂潛然淚橫洩雖無琴
瑟好父母曾相期禮義發天性此豈世俗知載鬼且張
弧今昔多然疑道路既阻修魂魄竟長辭我非念骨肉
豈更爲情癡落葉隨風飄故株終不移黃河亦易竭水
流難向西寒日沉東溟濯魄乃逾輝桑榆盼初景聊爲

一登臺

阿姨行第三嫁郎好馳驅馳驅事中原結客皆市屠所
許多侯嬴夷門幾捐軀易水去悠悠空慙劍術疎惇惇
未亾人截耳守志孤張羅豈不密其如南山鳥自古臣
致君節婦死故夫栢舟汎共姜危樓墜綠珠委身各有
道生死良不誣我悲猶同生志異行俱殊百年曾幾時
精識當何如天地會終極四氣相乘除白骨棄黃泥寸
心觀有無不見川上波逍遙雁與鳬

夕竟出東門蟾兔起遙岑初照不至地空水白粼粼鬱
勃昏經塗先後聲相憑崇樓聳睥睨已過越王城人影
怯松風腐草流青螢湍湍流漸寒響石梁月微橫攀芳藉

瞻堂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二

頽軌慷慨論生平斂皓繁霜滿屯雲蔽前林厓巘隱淙
沈明沒見秋燈躡足端所向入樹宿鳥驚茅屋沉霧中
扣門如無人長老烹旅葵晨餐纔五更飽栗坐磐石灌
木搖高岑慮澹匪忽物俗簡情易親虎狼不在山遨遊
隨淺深回顧今何時空憶呂稽名山陽無舊居何以賦
子情

少年慕勳名挾策向京都朝辭萊子衣日暮登公車萬
里謁君門所志在攘除朱戶盡金張許史無空廬鼓鼙
徧原野北郭皆丘墟文臣死疆場游說多樓直九重日
焦勞閭左夜笙竿貢公不可學胡爲滯通衢寸陰詎勿

借繕性吾有餘徘徊去長安浮游歸蓬居豈不懷佳濟
天運當何如漢興權良何隋衰生世虞何山無良材拳
曲顧盼紆此理良固然志士徒歎歎貧賤安足驕將以
返生初偃息川嶽間真樂非禽魚

日中影自仄豈待薄虞淵流曜漸西夕燭炬詎足然舉
目昧熒熒哲士慙幾先人天雖合并難以希時賢一死
不可生及生猶遷延既已絕世用吾當純用天周望動
安在鄧禹名空傳渭濱與鄴下至今河潯浚豕上呼黃
鶴子安何時仙功澤在一世形骸無千年聲象非永久
探索維幽玄撫時知代謝觀身悟胞堅懸鑑窮將來乃
唐堂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三
居萬物前沉寐忽一覺枕間聞夜泉響寂竟何從悄然
復成眠

青青頭上天汨汨江中船亭亭北山松噉噉南浦鴻豈
得不雜處萬物羣相攻人為萬物靈蠢爾當何從肆顧
足徬徨無寧猶夢中夢裏登太華交遊皆赤松明月生
紫烟流光停碧空浮丘駕雲騎洪崖乘輕風相視如舊
知長嘯撫焦桐一彈嫦娥集再奏吟商龍所食白石脂
所居瓊瑤宮語笑非人間顏貌疑初童歲月豈有厓惆
然聞朝鐘羣籟漸俱入展目東方紅猶憶顓頊時東南
傾共工伯禹腹於魼九載弗成功秦穆殉三良賢士運

何窮思智競芳穢哀樂心相同情隨物化遷一雌復一
雄螺贏負蜉蝣生死將安終

詠史十二首

嬴秦涕頤頤項寶肇諸大費治水錫阜游貽爾大厥嗣勤
周肆封爵賜之岐西地陳寶得其雄將無為秦始食馬
三百人豈直當世利種德被子孫威加殄爾類隆功德
所乘德薄功難再并一古帝無六王不足斃咸陽兵可
銷阿房復渡渭殺旁絕人知阮儒塞巷議詩書竟何仇
揭竿豈文字皇帝傳萬年山鬼知一歲陳勝奮臂呼萬
國諸侯至功成不務德天命安可繫

唐堂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四

天下自歸仁乘敝易見澤長者人共推況有西楚霸雄
兵號百萬曠叱皆辟易背關殺義主遂為帝王藉神龍
排九霄風雲生羽翮一敗彭城東折木揚沙石再出榮
陽西黃屋回劍戟殘暴人天厭子惠一當百呂公識微
駭老嫗安足覈君子慎幽逸小人懷顯謫邇可遠在茲
上帝日臨赫英雄各自為委身於一擲若無良與平東
面決晨夕鴻溝限天塹龍蛇異窟宅五年起布衣成敗
爭毫髮所信維穹蒼穹蒼不可釋撫時崇明德天心在
咫尺

天子起稼穡賣穀布兵督謹厚亦復為子弟乃安堵美

髯劉將軍大敵猛如虎三千乘銳奔百萬成塵土雷雨
溢潼川溺死安足數功成失伯兄引過不敢語三輔喜
東迎漢官今復覩晨夜趣南轅幾爲傳吏虜兼行犯雪
霜惶惑不知所冰合滹沱河乃有白衣父邯鄲拔其城
焚誦安行伍蕭王推赤心銅馬獲真主短兵接高斥突
騎胡相距南郭千秋亭正位順羣佇大寶歸仁人萬靈
賴依怙撫我誰當仇元吉自天祐

天命逸難謀仁暴恒相持漢室至桓靈國祚亦孔衰既
生劉豫州又生操與丕挾主令天下荀郭多從之維我
與使君英鑑誰當欺不可與爭鋒臥龍猶守雌運會倘

唐室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五

默定軼掌欲何爲仁人之用心盡瘁以死期連營七百
里嘗爲此輩嗤孝直卽不死骨肉終難移丞相真天威
南人無所施魏延不可用豈故從坦夷竟出五丈原仲
達安足窺有道未必昌古今長歎咨姦雄亦有成聖哲
能無疑曷求所從來毋爲昧當時

治世恥言功撥亂難爲德周公安足類國史從來直攷
古至隋終掩卷長太息江都不可留羣盜勢孔亟神速
趣關中柴師會渭北賢謀揖軍日一見如舊識驍雄攝
英主不疑懷敬德大業率由誰而乃論嫡立功薄圖自
固嫌忌反成側人事上應天秦分太白出騎虎竟何從

六月之四日諸子尚復有哽咽終無及澤被在天下萬
世悲其質貧賤無傷心崇高多險仄勿生帝王家此語
堪涕泣

檢點作天子天命不可違黃袍竟加身人心奚所私慙
負若之何清夜終難欺試以詢仁后處此宜胡爲干戈
將揖讓遂古良有之百姓詎勿恤殘虐當殲夷事類垂
中情君子之所非幼主豈獨夫恩遇匪叢疑姬公苟莫
恃孺子誰與歸申菽其不芳冀壤以充帷滄溟胡寧枯
崑崙胡爲移荃蕙化爲茅久曠安足知趙氏一塊肉三
百以爲期

唐室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六

微子竟何去朝鮮聞鴉鳩箕子託佯任爲人畫九疇比
干諫而死形骸以爲仇孔聖稱三仁芳躅傳千秋迂哉
魯仲連一身奚所求彊秦并六國不知曾聞否刻石徧
川嶽尋仙窮瀛洲古今多帝王東海空悠悠更有田北
平除蕪鋤荒丘管寧終不仕讀書到白頭

君都而臣俞千古瞻清夷天性不可易相得寧無時昏
庸棄忠良芳潔蒙讒議不可終如何若命殆安之嗟爾
楚屈平憂心亦孔哀寵眷鮮克終練要捐塵埃武關不
還轅余馬獨徘徊親知復弗諧日暮誰爲媒皇天安足
問雲旗空委蛇終焉從彭咸江中悲不悲憤惋匪骨肉

中情恒相隨形骸既勿恤修名欲何爲靈樞返宵風九
曜爭光輝章黻曄且煌舊鄉亦有犁寸心苟不怠率土
皆潢池日月有明晦桀孽奚是非

古稱鴟夷子三徙有榮名仕越諫伐吳會稽幾危傾反
國共憂辱二歲乃行成計然策十五報吳卒以平橫行
江淮東諸侯誰與爭功成受上將遺書投海濱致產數
千萬齊主聞其名相齊會幾時歸印辭鄉鄰閒行止於
陶貿易兼躬耕累貨復巨萬中男行殺人千金不死市
褐器致莊生長男重棄財竟以殞其身貴既不可久富
亦何足陳人生若朝露不如賤與貧去彼復取此終慙

唐室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七

頭上巾

天下馬上得不可馬上治陸賈稱詩書嘗爲漢主晉新
語十二篇美言令人愛利弊中當時亦復令人畏賢哲
貴周身憂國先防忌好時可以家多買腴田地家有五
男子橐中裝尚在從侍常十人十日更相替極欲數擊
鮮千金足一醉來往公卿閒益增飲食費聲名藉漢廷
不知其所爲祿產既伏誅孝文新嗣位大勳歸將相乃
謂用其計世間怨醉人或當有此事

龍門曾詣闕獻策弗能用敎授河汾間弟子從之衆累
微更不起名藉一時哄風雨足以庇薄田良堪種著書

可自樂談道與人共假使獻策時大爲隋文重伊呂豈
終隱楊元相伯仲雖有壘上心考槃不可頌奚似寧北
海山谷長讀誦語不及世間邵王交磨礱祇畏彥方知
刑戮安足痛道路慙拾遺遐邇返羣訟所負吾不知行
藏有微中

吾愛臧子源慕義行哭秦時垂事弗諧揮戈絕陳琳瞋
目聲琅琅投命畢君親陳容起坐側激烈氣衝巾寧與
臧生死不同將軍生一日殺二士坐客淚潄潄吾愛孔
文舉正氣凌星辰鴻名梟海內蘭艾難爲林撫尸詣京
兆哀惻願相徇吾愛唐魏徵努力爲良臣恥君非堯舜

唐室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八

切諫終其身吾愛狄梁公北斗南一人不欲知譖名俛
仰滌素襟亂政弗逆指志在歸廬陵脯醢暫適口供疾
維木參從容將忠款卒以返唐庭吾愛武攸緒棄官隱
嵩岑盛夏居石室冬巢茅菽深釋服買良田混俗同耦
耕中宗名問道再拜還峻嶒丈夫遇不齊所貴在寸心
寵辱酬當時明昧互中情屋漏訟秋毫豈以謀身名

老子

精一而既邈三代樸以滴尚聞周柱史眷言守中規無
欲妙常淨有欲覈所依浮游洛玄虛神物無相違久久
返自然顧致之循持古者垂衣裳百姓冥是非運替文

質殊一揆成兩岐仲尼歎猶龍理窮拙言辭今日爲長
年長年其糠粃大聖不可作斯道猶近之

關尹子

吾愛關尹子澹然絕羣慮世有大聖人日暮欣一遇情
冥如處暗暗中明可數夜夢成於思天地職此故聖不
去天地無識無所住虎變而鼉行絲紛以某布徇迹同
衆人至神獨離寓斯道久不傳誰復超所趣安得如是
人相將窮鳥路

孔子

堯舜禹湯文直接尼山丘原道本乎中未發當何求喜
忘室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九
怒哀樂時一簇破青眸尚論古之人機括能不謀萬禩
有真詮焉敢同悠悠人倫百世師我亦曾側修窮達各
有道體用寧相仇願言有國家上下其率由

顏回

之子不遠復復其見天心三月能不違力盡知疏親一
間竟勿逮洙泗乃無人簞瓢士之常風雨歲時深所矢
貴自信豈直爲安貧道在物我忘迢迢空古今世間愛
其名山林多隱淪聖賢行何從貴賤吾知音

莊子

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是中無作者萬物將安休指

與非指喻相去何短修死豈遂知歸滑疑終悠悠明照
非天均因是焉足由譬之千萬泳到海聲俱收聲消不
是海是海行傾湫一切悉意言過此誰與儔吾思道在
邇作止空相尤要以解羶識聊當聖賢謀

不飲酒二十首 有序

讀陶元亮飲酒詩顧侍僧曰世之高士酒以陶
情吾教所禁當何易此侍僧曰世人以飲酒爲
樂又安知不飲酒之爲樂更夥卽以不飲酒爲
樂可勿易也予領之作不飲酒詩如數

康狄肇作醪大禹戒亡國牛飲竟喪朝虎酣乃敗德中

暗室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十

山過一斗立石葬千日攝生且勿計歲月良堪恤人生
一百年誰道更嫵逸一醉忘百憂醒後豈不憶不知未
醉時身世齊得失避影而處陰重爲君子惑

醉鄉在何處試問東臯子官然喪天下皇帝曾遊否阮
陶之所至恐當是塊壘不顧世間名沉湎竟奚以旦昏
無移時雙眸湛如泚回以視世間興滅嗟逝水賢智處
其中如電與泡耳醉又當何爲不醉亦如此晨鳥東西
馳日落歸山梓山高圓景微朔風連夜起攬衣坐茅堂
此心不可似

梅花寒更韻霜氣曉來清山高常背日暴藥當午晴中

食飽麤糲隱几困以瞑悄然入勝地高陽徒有名倦起
呼酪奴習習清風生樞衣下石門遠近觀冬耕收穫俟
春澤千畝皆植秔斜日沉西江返照搖雲根石壁挂松
影已見蟾蜍升緩步謠歸途寒燈懸茅庭小僧接笠杖
大僧擎紫英此中有真意醉人安足聆流光過石火真
成拋青春

竹林阮步兵縱酒落世事母卒猶彈碁二斗不足醉一
號血數升放達將安在所以貴有我此心終難昧哀樂
循固然豈以一醉寘孔聖云汝安乃以折狂蔽天性焉
可誣守此達禮義出處吾自將不醉亦何累

瞻堂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十

世人笑我拙有酒不肯斟我笑世人狂醒醉各失真醉
時醒時言醒時醉時心醒言不可道醉心安足任兀兀
徒自爲言行互商參往昔多醒者被酒同醉人醉心尚
可易醒亦非其倫因醉乃有醒嘗爲醉人瞋瞋中多維
亂益傷人醉深

季鷹仕晉惠慮禍歸鄉閭嘗因秋風起忽忽思尊鱸顧
榮乃酣飲廢職徙中書人臣盡明哲王室誰爲圖鹿車
乘伯倫荷鍤隨一壺未死而計埋設心何能無當時以
爲賢逐名多近思此身苟可遺窮達恒晏如才勢兩俱
窘方寸吾有廬生死亦偶然毋爲豫名模

居山三十年蔬食不過午膳膳無所爲於世復何補一
食已足多豈敢更奢取年邁愧躬耕賴有同道侶兀坐
嘗思過勉此安心處惺惺尚不堪悠然見前古

省慮道之媒省事道之賊世無無事人欲省省不得細
氓營一家君子佳王國優游泉石士所計維衣食計食
豈不耕計衣豈不織一衣足三年再食日始具耒耜良
苦辛將以解微識飽煖無餘情千峯影自息即使長饑
寒我心終不惑此語寄世間各各當努力

中士重名教上士慎幽獨幽獨吾自知寤寐徒往復心
一境乃空觀化成相續絕物豈不勞詎更徇所欲醉者

瞻堂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三

之墮車不死焉足贖苦霧積寒林微香泥石屋破衲深
蒙頭不真亦不俗此士過華胥風味似天竺

結宇崇厓下冬景多寒雲飛雁迷雲中空有聲遙聞日
出已近西羣巒列餘曛千仞臨江濤暮帆微見人遠睇
在天下視水無鄰我乃不知處思共誰爲鄰坐對晚
甘侯頭無漉酒巾清歌每竟夕翛然忘極貧

我有一枝藤管拄海羸巔東南抗巨靈北與楚雲連目
不接千里江山常現前青嶂皆翠峯排疊成蜿蜒桐椅
畫森森靈鷲翔翩翩幽谷產奇葩臨厓噴飛泉中有凌
霄臺登高望神仙駕鴻乘空來上下生紫烟此豈夢中

事亦非意云然太白醉一斗酒中無百篇我無太白才
寧當醉時詮願聽予一曲長謠歎無緣

生亦我所欲一死不可逃東吳有張悌可以勵士操牛
渚至今在江水平滔滔今日我死日仲思安足邀曾受
丞相知常恐負賢豪賢者詎不重知己誠難遭此心苟
可已角巾歸蓬蒿人生貴適意痛飲讀離騷何自苦乃
爾九原無醇醪

一冬風不勁豫料春寒深氣序有盈虧但以往歲則新
穀止初夏舊絮尚一襲人事可先謀盡力一百日過此
何必知且勿計得失世人解窮愁多賴杯中物我意不
磨堂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三

如此百情當自抑假使卒然至有酒飲不及試問華亭
鶴何不蚤種秫
人情如潰川一決輒瀾瀾川潰賴隄防情流易以止欲
止不可止但觀情所起萬物皆由情萬情皆由已情本
由已起亦復由已止借物以移情一止又一起一起不
再起一止不更止止起如浮雲碧落長如此堪笑陶淵
明乃以止利已請觀未止時已已終何似胡爲逐清顏
頓忘千萬祀

古今有高士借酒以自適不知醉翁意相效竟成滑才
滑適清狂貧滑適放越滑世抱牢騷滑化仇形魄爲樂

乃得苦百情徒役役吳坎安其常啞然見疇昔持此狎
田畯悲歡共晨夕慎勿與人異異處終變易遠睇碧空
盡萬載無廣斥

人生皆勞勞爾獨放山澤嚮頭無春醅何以百骸釋我
亦不自知少小耽泉石地遠世情疏心閒形不役山深
聞午雞清談少遊客不欠酒家錢安眠竟至夕開戶常
闌然空對石巖白將以樂餘年詎辨阡與陌修短總由
天九十或一百

莫道黃虞邈至今有遺民茅房因樹縛倚石臨高深佳
禽時復鳴可以悅素襟豐暇移短榻遠近藉層陰長幼
磨堂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四
能玄談相與晉古今此樂非世間負苓或其鄰往往一
告語反以爲醉人人醉不知足我醉不知貧寒風入蔽
廬衣薄多酸辛

吾生亦云足塵網曾一羈父母解此意山林相與歸肥
遯豈當易至今有餘思少壯事場圃耄邁少提攜晨興
欣綠疇日入散長堤遙照上墟烟村井行人稀暮鳥度
河陽倒影隨舟移好景多在晚正當人醉時壽極至一
百一半無所知不如遠嗜好使心常希夷大道難爲言
聊以豁沉迷

嘗因今夕歡攢念昔人迂鑑彼天祿閣回車就溺沮相

與挈壺觴願言忘居諸居諸良易忘榮瘁行須臾靈爽
託營衛豈遂同虛無此生苟可達後視今何殊繕性弗
及時空今年運徂見聞從物化安得復其初澤涸多異
同歎息園中蔬

天道不可知可知惟寸心榮落歸自然不動如崑崙委
化成喪志災沴乃見侵忠信自有道生死自有倫抱柱
不是愚汨羅無知音守一誰與明情極難爲任骨肉匪
所愛報稱寧一身九原如有知哀愴何異今滄海變桑
田古今多陸沉弦筈不停晷念念空相尋悟此復何爲
淵然返吾真朗鑑猶昔時何必爲醉人

唐室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七

不厭酒 有序

淵明作飲酒詩以止酒終焉謂飲酒之不可終
也子作不飲酒詩益知醉中之趣非飲者所得
故以不厭終猶遠公之招淵明丹霞亦以是詩
揖諸高士或當展眉以就不信玉泉仙人竟遜
青州從事也

我得酒中趣醉臥山之陰清醕不入口沉湮消形神怡
然百慮息萬緣如游塵對境無寂諠對人無疏親順之
不禁喜逆之依然瞋對水白茫茫對山青嶙峋寒煖別
冬夏上下空古今此醉無醒時不如世間人世人多感

激所恨吾有身愁中浮大白將與無何鄰累月亦有閒
千日防醒心一醒安能醉憂患仍相尋俯仰大槐宮閑
殺洞庭春何時到江南雪壓漁船深

嚴霜篇

嚴霜下原隰秋草日以衰遊宕思鄉井飛禽重徘徊庭
柯畏金丸參天怒馮夷寒森忽朝夕高木先折摧豈無
勁羽翻不離故山枝故山不可離寒森無已時巢卵詎
復惜託足良多岐南翔盼北岫東集念西馳飲河驚淺
浪野田農人欺仰見雲間雁悔蚤不追隨晚尚未易決
奮翅何憂遲

唐室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六

黃鳥歌

黃鳥翔高岑徘徊若爲匹渴飲西江滑饑餐山木實一
旦餌稻粱乃墜虞人術金羈勒良駒誰憐千里質翹首
東南飛愴然懷昔日豈不奮天路瞻戀成膠漆晴空闊
且長迢遙盼翠輦往者何能追時乎安可失浮沉復浮
沉老死終無述

春佃六首

幽谷逢春至藹然鬯予情江流日以長山鳥時一鳴重
雲蔽羣木冥蒙遂所生斯人獨不然耳目餘聰明萬物
紛其前安得返無名役役百年中毀譽爭虛聲何不乘

青陽優游同耦耕曠觀古與今賢智多無成惜此荷鋤
人來往空生平

久雨不敢厭有事在西疇戴笠隨人行望望荒山丘春
風吹我衣飄然忘去留愛彼綠徧野遠近馳雙眸試問
往來者知我心中否與爾情均同所異能不憂飽煖百
念灰饑寒豈無求

一身寄天地生事隨人間山澤吾自爲勤苦有餘閑樂
道當如是名譽匪所干招隱愧鄭谷矜貧薄袁安饑渴
苟可支泉石足忘年春林生意滿心逐禽魚歡種蔬不
待暖布穀畏猶寒去年瓜豆遲野羹良辛酸萬事須及
時豈但耕鋤然

唐室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二

新晴喜見日微風蕩青林弱柳未成條雛鶯試好音和
氣徹上下奇懷發良晨羣象觀初茁終歲賴不貧所欲
亦易足俯仰無餘心倦歸茅簷下讀書思古人黃虞詎
關世安知不如今出戶望空遠高山臨星辰

谷風寒不栗山日多所欣泉聲遠近別深淺綠畦分燕
歸尋先巢去雁不成羣大小農事忙誰與觀斯晨好事
悅予懷閑情慙昔人自知景物同老興聊云云莫言世
如幻幻中良有真澄江搖古木怪石羅春雲

甲子行當健今春逾往年日食幾一升頌詩嘗百篇措

心無他管所慕維耕田貧賤固其分畝畝誠多賢燕逸
豈不煖揣已難爲安邇因老且病衆務慙身先徒以口
舌勞兀傲誰與憐君子貴自處吾亦非苟然

唐室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一

膳堂詩集卷五

番禺天然呈禪師著

書記今我編

五言古三

摘茶八首

南方有嘉木穿地一二尺其樹如瓜蘆孤根終不易嘗
產丹丘山服之生羽翮海羸爛石中春至頗堪摘雖非
穆陀種可以愈痕癖一飲營衛舒再飲瘡終夕三飲通
神明清風起兩腋采采勿傷株傷株枝葉竭

先春祇有一託根乃見異荒瘠本從天沃土非所寄生

膳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一

長千峯上飽飲烟霞氣石花首劍南紫筍湖州次不關
物性紛稟受亦足累天宇固自真見聞豈容易甘露既
在手安得子尚味雙林傳大士結菴額所事

三春日云暮言采東山薇薇熟兼糲香日永食易饑正
午彊加餐既飽神昏疲一覺至西逝倒照疑朝晞誰當
過驚子飲我霜華杯雙眸忽如電羣巒依舊時微矣散
林薄夕景上樓臺行旅望村烟羸角四山催落落孤雲
外遠見耕鋤歸

日暖氣初斂抽芽畏春霖蒸焙貴當時活火候晴岑睡
足與禪足一杯松風吟儻家安足識相對維白雲寧可

作蒼頭不慕王侯珍絕色當誰辨素濤兼玉塵子意豈
在茲七盃無餘心一日兩三回振枯散遐襟此味播九
區陸羽非知音

昨日采新筍上上羸峯巔報道蟬翼肥今年勝往年當
暑庶有賴不學黃山仙住山先種茶次乃言耕田耕田
百日功種茶期二年饑渴不切身身奉心悠然客至粟
一盂烹葵當割鮮繼以驚雷筴帶露和春烟豈祇六不
羨還待日高眠

瑞草產高山乃不受灌溉鮮妍潏沉間何曾別天地遇
濁混不齊清中煞有味自潔滌人煩於物匪無利真之

膳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二

邦國上難與邾莒比時或逢高人大瓢聊以試白雲浮
太虛驟雨松聲細豈必登蓬萊只在玉泉寺我也沾餘
瀝釋然薄蘭芷

茗能祛肉毒又能解宿醒肉毒中身淺中心當奚平舉
世皆醉人誰爲沃寒清我無此二疾攜瓶趁早春出山
雲作沫拂水暖茶輕豈直扶顏色將以濯餘生武夷栽
自昔至今空知名不可獻天子萱帶徒自榮當時蘇學
士極口羨甘馨

酌水貴知源須是石頭城縹色入磁盃水設難爲名善
飲不得味誰聞月澗聲冷煖何關舌雲外獲其真能仁

當自別祇有蔡先生

采蘭

幽蘭產深谷不與衆卉爭雜之蓬蒿間桃李非其倫豈不羨紅紫梁園多俗情芬郁世所慕幾人披荆榛春風吹春草習習帶餘芳獨茂誰爲伍援琴聊自鳴聞香思王者龍虎兆嘉名采采綱作佩終焉懷生平

種菊二首

萬卉各有奇潛頴候春澤茂林鬱佳氣蒼茫競紅白霖澤殊未終春開復春落芳菲不到秋詎關覆載薄梧桐一葉飛草木皆蕭索獨立何煌煌黃金曜霜萼豈不畏

昭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三

寒森抱一從旅泊將以貽幽人遐襟恣磅礴晚登君子志碩德須早植

南陽山上水飲之臻遐齡武林曹太虛種菊盈戶庭紅子如櫻桃大黃當心生鄰女良宿緣摘食乘風輕又有楚屈平冉冉餐落英長生匪予志牢騷匪予情所愛甘且芳當秋能獨榮山林鮮秀實聊以同其人晨興荷鋤番殷勤趁殘春

種竹二首

丹霞多異木負簪別一山常恐綠陰短分植諸巖端天帚不可偏橫掃碧空烟碧烟無盡時此帚天門懸陽嶼

有平石名之爲石壇方廣十丈餘四圍青琅玕風來動遐音宮商自成彈相傳羽化人石上去不還潔淨無塵穢至今空盤桓我非愛方士愛此清風寒敢效李衛公日報竹平安

昔有文與可閒居維獨笑笑笑終無言寫竹發其妙當時少人知祇有東坡好何如武林山兩兩相比肖幻者嘗似真似真真不較寒玉一溪烟渭川千畝道抱節葛龍遷作花丹鳳到樹之爲庭實君子多所做

種蔓菁

東疇秋已獲西嶺鋤荒蕪將以植蔓菁來春調苦蔬有粟不畏饑肥美勝薄醑可以樂晨夕豈更求有餘運促慮欲遠景遷情易徂萬事畢目前毋爲事踟躕堪笑東陵瓜後世名其廬

負薪

冬月不積薪春來雨淋漓新木烟烽烽猶勝無薪炊三旬閉巖谷日出仍稀微人力向青林候化宜先時荷笠行雲中脚下從水泥錯過詎復憶迄今且奚爲斧落木自折縛株不去枝四顧志欲滿橫干隨人歸一回怱裏得寒暑寧再違

勸耕二首

古者重力田自信無所疑陽城猶畏人奚比歷山時南陽終勿出豈維帝者師外瞻內且嗇名實恒相虧況我巢居子只有食與衣無衣終歲寒不食一日饑饉寒頻叩門不如苦耕犁人生貴微尚手足匪所私吾道無所爲百慮捐耒耜此意慙農夫農夫當胡爲

人言一歲苦所志在秋穫營營商賈心不知苦中樂一鑊更無餘今日忙如昨晨征入雲烟微昕見飛鶴午食藉畦蔬藜羹任斟酌腹果力氣麤一斫一株落遠近歸牛羊萬山沉日脚暮鳥隨人聲鳴鳴繞松杓青堂高復低蟾影搖屋角

臨堂詩集

卷王 五言古

五

聽泉

晨起啓山戶長天空一色俯瞰江山遙高深靡所極山上松風喧猿嘯禽蟲唧飛湍走千溪人語交相集衆響成奔雷師曠焉足給仰見烟雲流平觀羣木立心隨耳目遷欲返返不得於焉西陽沉忽爾萬象入風靜樹不搖鳥宿衆獸匿解衣就牀眠遠聽流泉急不將雙耳迎涓涓到胃臆吾臆安可逃泉聲豈當默上下自乾坤勿以音象惑

喜雨

九旬淋雨少一夜足三秋鑿石引千尺迢迢下林丘接

竹竟至炊聊以息擔頭湯茗既以豐亦復滋田疇山客願易足稻蔬無多求儻然天地內一飽忘百憂山色可飮目耳醉泉風颺信手隨烏藤濯足滄江流百骸各自娛豈更羨王侯王侯學我易難逢林下休舉眼漁樵人將無爲我儔

寒食

一月斷烟爨相傳爲介推割腕心何切抱木情何哀黍飯與醴酪終不入泉臺忠誼及見疏古今多疑猜豈果有斯事聞歌皆徘徊雕卵染藍茜千秋後殷開無限今人樂安知昔人悲柳風起新火又到清明時

臨堂詩集

卷王 五言古

六

上巳

屋倚千尺厓門臨九曲淵欣逢上巳日芳春猶及妍山客忘新故襖被仍世傳護生非千金石泉如天泉淥水岩丹峯回流濯繁鮮野服薄連綺藉草誇瓊筵勝事追古人周秦肇何年華林豈維昔西池今猶然樂極悲相隨此理無深玄代不乏哲后亦復多豪賢冥賞正當時歎息忽在前落花不上枝歸禽逐後先對此惜良晨景過生人憐

久雨弗止

天澤豈厭多春泥行深耕九州霑易滿一暴新雨焚陽

石不可韞草木倚玄冥寧使白日烈不願天無雲烈日
枝可濯土乾根難萌猶憂榆筴後田上無焦明二月園
蔬足三四稻梁生稻梁終歲望蔬蔬四時更詎直予中
心普天翳同情盼盼祥風起濛濛怪鶴鳴不以柴門掩
曉焉懷暫晴

登海羸巖頂定舍利塔址

三春風日麗樞衣登重基千仞插青霄八方蟠龍驪呵
護自何年乃以藏吾師妙高高不見別峯長委蛇化城
極西北寶所良在茲淵源大東南銀河天上來頓超十
九地鬼神安在哉再涌金輪巔負鐵子寧辭稽首大覺
昭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一

過泐山

寒山有佳色理策臨清漪倚棹過綠玉將以觀冬犁捨
舟登古岸髣髴玉淵時所異谷與川動靜各有宜停步
稍顧盼撫景心相隨遙遙望石門雙峯一徑微梯窮萬
山出忽然就長隄土屋三兩間依巖縛茅茨爨烟穿石
竇雲影隨高低下有丹溜潭水落松風吹冷冷潭上人

分明見鬚眉樂此畢生平耕鋤復何辭古者食其力辛
苦當爲誰日暮且歸去明春子再來

秋日山居

掩室白雲巔瞑坐聲光滅滅處不能知漸返覺通徹目
入紙窓明耳透泉聲咽開戶風颼颼秋山天氣冽攜筇
過竹坡徑轉秋蟲切所遇山中入但笑而無說我觀笑
中懷千偈難分別以此盡世間一切言應絕說天天無
名說地地無轍山色與泉聲誰道廣長舌未說是非無
說已是非絕正說是非時如聞隔垣垣與喜何從相
對言辭拙日日瞑坐中長笑當不輟

昭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八

中秋無月

中秋五夕前尋涼登紫玉皓魄懸高岑影散千林浴萬
里無片雲橫眸九霄矚聳身凌晨起理盤餐片鱗追隔宿微雲暖
停空中信步天路促晨起理盤餐片鱗追隔宿微雲暖
太虛桂影翳羅縠及望晷愈垂夕賞且繼燭班荆坐簷
下情殷景自淑底事維目前愼莫期後復氣序不可知
人事亦反覆澹若忘固然美景焉可續委運樂無窮天
真吾自贖

九日

觀水水初涸登山山漸寒水涸尚可汲山寒磨衲單衣

單當徹骨汲井傾斜看誰把茱萸酒憑誰爲整冠菊花
開燦爛澗水急潺潺何處不相似狂歌到日殘

孤雁

數年間雁聲感慨多所繫今年聲愈淒一雁落天際念
彼百千雁存沒何能計哀此一雁孤一去不知歲羽毛
亦自美江山豈不麗死生物之常何地不足瘞所傷共
一羣先後終難逮薄影沉西江秋風吹浪細江月夜夜
寒不敢翹清霽

訪菊

秋色澹欲入攜筇訪山菊林幽山逕迂香氣散松竹坐

瞻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九

石良欣然毋勞更僕僕世人愛見花見花徒悅目悅目
曾幾時鮮美限宵夙榮枯何苦知春溫而秋肅我亦隨
化遷餘齡信幽獨物理返自然神智空攢簇颼颼朔風
起萬景沉山谷舉頭寒月西晶晶照茅屋

望歸鳥

霜氣橫秋雲暮鳥歸何遲犬疾墓草枯風勁冥鴻墜蒼
茫雲樹中目極百憂萃人各有其懷淺深隨所寄景物
感凋衰撫心時一概阮籍窮途哭荆軻易水淚首陽伯
叔歌東籬彭澤醉孤英與節烈情愴當無二茫茫靡所
歸安得不喪志我昔二十餘懷古多寤寐緬想百年終

身沒名何爲愧彼巢居人萬感消食睡茅茨三兩間言
笑有真意

望歸人二首

歲暮懷歸人蒼茫雲木外登高不可見入室聞寒籟
鬢簷下聲捲幔日已昧日昧猶平時對此偏無奈
山澤誰不樂衣食豈自然叩門良有時淹滯將窮年一
諾未云易寧更嫌遷延世間重財寶慷慨安得兼客心
久已降節序無後先市井歸人忙對之如夜禪俛仰匪
我畏所畏在脆堅中願苟或諧可以遂林泉歸期知隨
人吾心徒拳拳

瞻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十

佇立

竚立松根久秋風吹敝衣回望萬山合山高身愈微俾
俾百歲人寒暑恒相違嗒然忘形骸萬里如初歸廓落
匪宇宙目前徒清機視聽還尋常色響仍昔時沙靜歸
鴻晚溪深落葉遲白雲終何來明月寒更輝一滴鼓洪
溟古是今誰非

長嘯

長嘯千峯頂下方聞不聞倚杖落紅葉開畝燒白雲雲
端邈天際不見其中人樹下一斂目隔山來斧斤丁丁
徹遐邇寂感乃愈紛聲象體自玄聖哲無所云坐起翹

青冥高低陽鴈羣

夢

世間雖有夢可以識吾心見聞錄覺知動止久非真譬
如鏡裏像萬狀無疏親中宵懸崇臺形影安所陳忽當
炬與日始悟光生塵夢中境何從只是牀上人覺知不
及謀一息成古今寸心豈出入翁闈誰爲因登高攬八
方邈然散遐襟所見皆人外海嶽搖參辰馳目不能返
焉知吾有身

螢火

腐草生豈易飄零信此身誰憐玄夜苦微光遠趁人白
瞻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七

日不可見難爲平旦心冥冥泱泱中隨風忘高深迢迢
自星漢所照非長林烈炬限華堂耿耿遺中情夕露安
足畏晨晞吾獨矜聊以託荒穢薄翅且從今

疾風

疾風欻然至無人窓自開折木震巖谷黑雲變樓臺耳
目不爲易知非大塊頽死故從所生寵辱恒相推物理
本自然而乃重徘徊此疑盡一世終古無能裁絕慮求
真詮真然失從來一覺山霧晴萬壑餘清哀

訓客

客問我何意蕭然住此山我答客何愚何不觀我顏我

顏又不戚我心何曾頑我非武陵人亦非南陽賢又非
無爲謂終日長宵然一衲三十載夏熱冬猶寒客至無
美酒烹葵酌流泉相對無游辭所舉楞伽篇日入羣動
息連牀同夜禪終宵松風聲至曉不得眠我有懶瓚計
放足且隨緣覺來日已高此訣不可傳

莫厭貧十二首

人生莫厭貧厭貧多所許食貧許梁肉始覺薇蕨苦衣
貧許章黻皮褐畏子侮梁肉豈不甘所惡呼爾與章黻
匪不華君子貴自處鳳凰巢椅桐游魚樂繁渚上下忌
其天各自矜鱗羽離離田上苗丁丁遠山斧田實雖足
瞻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三

歆宵旦移寒暑萌隸終歲瞻毋寧詢季主

水木徹上下飛潛塵外迴靜言冥初終風物各自永聞
者得其真此豈富貴認所遘良足多空廬抱寒影瑯瑤
但有名明月慙獨醒噉噉嗟陸沉安所貴顏閔海鷗不
是雀人淮雉作蜃貞脆忽不覺久暫成松菌東谷悲淒
風去雁遺玄景弦望互相催晚節當誰秉

貧賤無長慮富貴有深嗜多嗜常多憂薄慮鮮所蔽人
情類皆是亦焉足概往昔古帝王自視若胥隸持此
貧賤心行吾所無事衡門棲遲者所貴非寡累一身不
足營萬物我皆備逍遙託巢許黽勉葵龍志即使長獨

處耦耕豈不愧植杖竟何人豈以隱顯異

人生貴寸心所感易汨沒順風揚灰塵寄託終不擇自古得意事賢士多困折浮榮果霜實不如守巖穴寤寐恒勿忘動止信前轍美人自遲暮何辭愆歲月肅此勵芳晨慎修匪明哲三閭不可學漁父羞滅裂悠悠時運遷毋徒傷井渫

崇基臨荒澤松栢生其間詎以霜露零孤根移歲寒晚穫收良田幽香遲秋蘭時物良有然吾將樂考槃漢祚久已易此世無彭韓隆替還乘除運去身名閒原始要厥終吾生豈漫漫見聞如逝波心知不可還昏覺當爲

瞻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三

誰悠悠須自觀

海嶽無真幻古今多修短雲裏怪石巉波中古木澣晨風鳴高林烟霧宕空滿相對盡竟日過目徒窅窅朝貴動名馳野賤約心欸心境兩相外羈寂成乖沴乃有感慨士興懷寄繁衍凌雲登崇臺悲歌恣淒沲又有述虛者絕物以自善豕鹿遊無人俛仰情俱緬山色連溪光紅綠春深淺萬彙體恒玄至今不可辨告汝巖谷居莫當欣欣遣

顏氏樂聖道陋巷匪所矜孔門七十二士稱安貧疏水曷云易飢寒託生平生死尚殊途未可言忘形夷齊

餓首陽季路猶結纓節烈輕一時古今皆有名與實俱捐吾以觀其心慘慘東嶺松悠悠西山雲渺渺金烏墜亭亭玉兔昇子期不復作千古誰知音

崑崙不可竄昊天有飛翰巖穴不可藏高岡猶追隨巨淵不可入浮沉將何之不如共一處動靜相因依父母豈我欲天地豈我私柴門設不關蒿牀聊自支慎勿爲楚相楚相安足爲盡忠以至死其子無立錐

原憲并日食端木出連駟兩賢恒相從只有歎已耳道勝無怨尤夜耕可卒歲世豈乏劉龔人生貴立志榮叟年九十帶索樂弗匱所造吾安知豁達庸何易幾死之

瞻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一百

散人優游同直寄自古笑亾羊殉名如殉利待激西江流索我枯魚肆

山澤罕人事與世頗無干啓戸朝雲攢及午始見山暄風爽林際景落絺衣寒田圃各西東荷鋤當暮還樹裏課勤情雜言忘辛酸豈守固窮節吾分應如然四海無親疏去住各有緣草木春夏繁天氣秋冬妍日夕省營慮豐約隨目前

弱冠不知道抱志志四方讀書慕先賢設心追上皇蒿日切時艱夙夜矢濟匪寒雲起西北中原臨蒼茫千羽投西江感物情慘傷天運不可回猖狂歸山陽豈惜饑

與渴念彼蘭桂香蘭桂生幽谷不畏秋露霜祇憂荒穢
雜遘路無津梁眷言懷斯人攬衣起徬徨

徬徨守先訓焉敢欺後昆此世無是非同異徒相因吾
道流爲名久已喪厥真性澹時愈乖安得不長貧孤蹤
豈足尚黔婁乃無鄰矯俗非夙志維當尊所聞偃鼠腹
易滿促弦無緩音去去勿復道終焉從予心

銅雀臺

誰道昔人凝總幃猶昔時昔時人皆慕今日人皆悲亭
亭西陵臺歌吹聲遲遲不關歌吹異人心有盛衰飛甍
一百二連接烟雲垂玉盃盛脯振瓊漿上金卮此樂極

唐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五

生平死亦安能離當令泉下人長聞銅雀辭

南陽李鑑湖寄桃杏核各數百顆

鑑湖卽丹霞山主也先攜家避

亂山中後拾
作今別傳寺

武陵不可入豈復訪蓬瀛中州有奇士攜家來海濱選
勝丹之丘僑居最上層琴書藏石室雞犬雲中鳴皇天
何遼遼激烈星辰橫伯氏不吹壙悽惻淚沾巾家人懷
桑土扶輓向春陵雲烟還長空丘壑付隱淪墨池後芳
泉紫玉紹金輪昔居不種桃始以見厥心今寄維細核
千里託中情釋此毋片言當歌歌不成重臺朱千仞回
淵綠一泓還將舊時月相待故山人松桂寒無恙莫當

桃杏陰

陸太守孝山入山

世榮詎不慕所貴維物外但識電火機何辭金印大古
者不賤目偶與水雲會今賢有奇情往返丹山旆丹山
指二千居食恒依賴感激發微言欲解東坡帶萬景自
乾坤焉有函無蓋起喚陸大夫庭株落寒瀨搖搖空影
中相對豈夢事縱使百千劫春光今夕在

沈秀才融谷入山

何人江上來面目清如水遙遙向石門尋我萬山裏巖
前青林舒衣上白雲起讀書破萬卷相對難爲似豈不

唐詩集

卷五 五言古

六

釋世紛淵明曾一仕但存霜雪心遲爾十年耳張燈酌
流泉寒燄入杯泚杯影與壁光畢竟何者是言窮神自
會他時須記此

讀仞千雁影詩

金風起肅殺凋落先梧楸知時貴哲人不如鴻雁儔噉
噉鳴青天徬徨向南州氣序乃相逼匪爲稻梁謀偉哉
求寂士觀影發清漚寒暑識代謝物化冥顯幽悟理捐
形骸色空生雙眸立景靡所遺江山亦不留俯仰徹上
下所見皆浮漚萬物同一雁羽翼空綢繆象類常寂然
聖人行多憂憬然知無從豈羨乘雲遊

寄旋菴都寺

人生貴自處勞勞欲何爲豈不懷豐功勳靜宜知時爾
年五十四百歲半過之年年狗土木日日計度支山菊
與絡梅夢中相對誰我年日以邁爾少只數荊縱使更
百齡所憂常別離何如松桂側竟夕論心期山芋可繼
栗荒年恒不饑語笑皆義軒而無衰世疑靈龜未易捨
觀我徒朶頤隨身登古臺下視西江潛飛帆去如鷺安
得暫相隨念爾如飛帆汨汨寒風吹欲傾萬斛懷千里
重躊躇

寄黃山還生二首

唐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七

聞君隱黃山仍戴竹皮冠去秋飛一札看看度歲寒約
我當春來又是桃花殘運化一何易相見一何難山深
多白雲玄鳥今復還欲倚千尺松爲君築淨壇老眼望
已穿脚躡空長歎

此日爲何日鷓鴣巢深林一枝豈不擇滿腹何沉吟丹
山亦有河飲啄隨天真爲君假羽翼翱翔垂秋雲懷袖
寧三年字字感予心

悼離言

寒森自西北薄暘淒中林攬衣起徘徊慷慨懷昔人壽
不及顏子而有樂道心擔笈三千里六七年於今風雨

守窮簷抱志暫安貧念此冰雪委意氣干星辰精銳造
物如垂簷中肺金適子移茅屋扁舟發榕陰依依向長
薄帆沒海烟深到山始一月遽然聞訃音盼望絕雲濤
中宵情莫任爲學苦不蚤清標負高岑自夏復徂冬驅
隙忽駭駭猶憶別離時美言竟斯晨九仞虧一成石上
空微因

唐堂詩集

卷五 五言古

六

膳堂詩集卷六

番禺天然星禪師著

書記今我編

五言古四

讀大唐西域記十三首

記云蘇迷盧山東南西北遶四天下南曰瞻部
自本國至西域皆屬之金輪王出王四天下若
無金輪則瞻部惟有四主人主即本國象主指
西域四主之外各有所隸記云君臣上下之禮
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

膳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之訓出離生死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焉人以
治身象以沃心本國兼之吾復何憾

世無轉輪王瞻部有四主人主南面尊上下中規矩象
主清心累聲教流東土刑名所勿逮可以翼周魯貞淫
通三世功高於伯禹生當仁義邦復飲五天乳一葦從
西航兒孫安足數努力同斯人毋寧負前古

記云屈支西域諸國名西域謂陰爲勢

屈支有明王崇道事黃髮遊覽歷遐方爰用訪奇跡監
國屬懿弟誼重將安適割勢封金函可俟駕旋發厥後
成構禍因茲竟獲白親愛日以隆出人排庭闕路逢五

百牛刑腐在旦夕自念形體虧宿業不可謫竭貨解牛
尼願藉慈善格形體乃復具始以辭宮掖王聞歎奇哉
厚寵旌其閔仁智良不誣設心當在昔

記云婆羅觀羅邑中宰堵坡爲羅漢化波你尼
仙後身處羅漢自迦濕彌羅國遊化至此偶見
梵至捶訓童穉令學聲明不覺失笑梵至問故
羅漢曰汝聞波你尼仙所著聲論乎志曰童穉
現誦垂訓已久羅漢曰所捶童穉即彼仙後身
彼以世聰役心異典不究真理神智唐捐賴有
別善不致失足如來聖教指導歸源斯無荒諱

膳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二

昔南海之濱枯樹穴中有五百蝙蝠因行商經
宿煨寒聚火連燒枯樹商侶一人適於火光誦
阿毘達磨藏蝙蝠竊聽愛好法音忍不出穴遂
致命終俱得人身以聞法聲聰敏利智出家證
果後迦膩色迦王與脅尊者集五百賢聖於迦
濕彌羅國作毘婆沙論即枯樹蝙蝠子是一數
汝當令子改轍慎毋再耽終至淪墜言畢不見
梵志感悟放子出家鄉人從化至今彌篤

將夕雲霞變玄景忽已滅中宵霽光風薄曙春寒冽境
遷情屢易識紛智乃汨文句競華質高明神理滑見聞

遺所知焉得心路絕展轉名義與玄解肆分別誰作聲
明論今日何曾劣童稚匪他人祇昧當年說五百阿羅
漢豁然成超越迦匪彌羅時髮髯枯樹穴莫倚淵鏡微
皓首不能決

記云大菴沒羅林爲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所
西有如來髮爪窠堵坡其側爲世親菩薩從兜
率下見無著處昔世親與無著師子覺三人約
先生兜率必來相告師子覺寂三年世親始捨
壽乃以六月報命於夜初分燈火忽翳空中大
明乘虛下降進庭階爲無著作禮著訝其暮乃

唐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三

述往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花中生慈氏讚云
善來廣慧旋繞一卽來報耳無著曰師子覺
何在曰我旋繞時見在外衆中正耽天樂未暇
相顧無著云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
殆不容言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妙音清暢聞
者忘倦又記世親未入大乘時曾有所毀及聞
誦十地經感悟追悔欲執鋸刀斷舌以謝無著
曰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豈
不更善世親乃止遂詣無著咨受大乘竟致悟
製大乘論

觀史多上人大菴沒羅心未斷鋸刀舌善來蓮花身三
年不相報六月下階庭相好不可言妙音誰與聞一人
乃多形一心乃多因多形人豈幻多因心自真先後俱
不到春風吹蚤林萬木一時茂天上亦成陰

記云吒阿迦摩僧伽藍爲無愛王所建召集千
僧凡聖兩衆四事不乏值王遘疾知命不濟欲
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因食留
果玩之半爛乃握果長歎問諸臣曰瞻部洲主
今是何人諸臣對曰維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
非主維此半果而得自在遂命侍臣持施雞園

唐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四

并宣王語曰昔一瞻部洲主今半阿摩洛王稽
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僧捧半果作羹普
供收核起窠堵坡以旌顧命名阿摩洛陀窠堵
坡阿摩洛陀印度果名

作善乘權貴權貴豈能長展布不及時徘徊徒心傷一
瞻部洲主半阿摩洛王積實非已有力弱心乃彊此是
最後施施心安可忘鐵輪威已盡雞園羹獨香巍巍窠
堵坡日月搖思光

記云金剛座上菩提樹卽畢鉢羅高數百尺枝
莖青翠冬夏不凋千佛成等正覺皆坐其下無

憂王初嗣位猶信衰道翦伐根莖令事火槃羅
燒以祀天烟燄之中茂葉含翠王觀異悔過以
香乳灌溉達旦如故益加欣篤疊石周垣高十
餘丈至今猶存

印度畢鉢羅空劫來迢迢莖葉青且翠冬夏恒不凋中
有千聖座下極金剛牢大地悉震動此處無傾搖伐樹
不留根枝柯就焚燒烟燄尚未靜火中仍參霄人天安
足護靈株終條條欣厭各自爲培覆空徒勞

記云菩提樹東尼連河大林之北有香象池昔
香象侍母於此母盲目唯采藕根汲清水蒸行

瞻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五

孝養有人迷路哀動林木象愍前導既得歸白
王與兵捕之纔指象處兩臂墮落如斬截狀象
縛就廐不食水草典者問之忽作人語曰我母
盲冥累日饑餓今見幽尼詎能甘食王聞憐而
放之

尼連林外池香象侍母處采藕汲清泉於世復何與林
外有人聲徬徨悲失路象導人以歸人指象往捕豈待
兩臂落方知鬼神怒幽尼本自甘盲母誰爲哺仁王自
有心上帝日臨汝名利終當盡此心安可負

記云屈屈吒播陀卽雞足山釋尊臨般涅槃以

金縷僧伽黎囑大迦葉波入此山中以待慈氏
其山高峻三峯并峙

屈屈吒播陀三峯挺絕崿尊者迦葉波受囑於中託捧
持金縷衣敬候慈氏作三會法已周橋慢當誰藥登高
一彈指山開見無學授衣仍致辭先後無二覺喬木映
丹厓白雲迷歸鶴靈鷲尚儼然歲歲花榮落

記云釋尊初年爲小乘許食三淨說楞伽後已
制全斷後人尚有藉口印度記云帝釋窟東伽
藍因乏三淨其圖仰觀雁羣戲曰今日衆僧乏
食摩訶薩埵宜自知時一雁退飛投身自殞衆

瞻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六

僧悲感乃遵聖訓建塔瘞雁其下以昭遺烈
帝釋窟之東漸教昧隨機三淨安得常仰見羣雁飛詒
言衆食乏應聲投身遺悲感動見聞執情終以移人豈
不如鳥聖化良有時至今宰堵坡照耀同吾師

記云印度記載釋尊集講於迦布德伽藍林時
羅者網捕終日不獲疑有術止懷恨發言釋尊
乃令緼火以待忽有大鵠投身其中羅者始慰
隨後方便攝化竟致離俗疾證無學

網罟不可設匪但戕羣生禽魚多異跡隱顯難以明大
鵠濟羅者乃是金仙身深慈聊爾爾所矢終何心仁暴

恒靡常遷延至今

記云印度記孤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清流被
厓注壑上多精舍頗極剞劂中奉觀世音像威
神感肅有人斷食求見一二七日或足一月便
見菩薩從像中出昔南海僧伽羅王清旦臨鏡
不見其身維覩瞻部摩竭多羅林中端坐先像
王感慶圖求既至此山實維肖似乃於其山廣
建精舍

孤山竟何在鬱鬱青樹林名花間清流被壑注層岑煒
煌金闕迴坐列多精靈中間擎蓮臺琅琅海潮音機感
唐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七

當所求像外如有神予言盡大地一境無二人昏蔽落
塵網萬象隨心形不見僧伽王目前成異因晨起攬清
鏡忽然空其身徧觀皆多羅草木四山春上有天華冠
赫赫威光迎圖訪至摩竭鏡裏曾親臨此豈夙所遭因
事聊以明

記云南印度有國王女臨嫁日路逢獅子侍衛
奔散遂爲獅子負入深山久成字育生男女既
長力格猛獸男與母謀逃歸城邑後獅子失婦
兒所在肆威遠近殘害人民當國王招募男竟
應召母不能禁獅子踞林萬騎雲屯無敢近者

男獨當前父見馴伏至刃入腹中猶懷慈愛含
苦而卒王以爲異誘以福利震以威禍然後具
陳乃重給酬功遠放誅逆裝二巨舟實以糧寶
遣飄海外其男舟至渚中爲獅子國其母女舟
泊波刺斯西爲大女國云

維人與獸交乃以產兒逆不信兇逆徒亦從人類獲怪
哉獅子父慈心終勿革威寧踞長林萬騎盡辟易一子
當其前哮吼忽已歇刺刃入懷中忍痛竟至歿世人謂
之癡我謂慈無別天下皆吾子覆載及窮髮

記云瞻部有大商主名僧伽子名僧伽羅與五
唐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八

百商人入海販寶至寶洲遇風爲羅刹女誘入
鐵城各相配偶娛樂既衰將幽鐵牢羅感夢求
脫尋號泣聲升一高樹下望牢中多所拘繫皆
先誘人將恣血食詢知海濱維有天馬可以相
濟但當執鬣不得回顧一時五百人奔至女亦
追挽掩涕哀切五百人情懷愛戀悉皆退還維
僧伽羅識志堅定女知不得乃凌虛空先抵其
家白知父母并以訴王王悅其色遂留宮中羅
數諫弗從妖媚迷亂漸致殘害召餘五百鬼女
深閉宮門一夕而盡國輔老臣哀悼莫及闔國

共推僧伽羅福智兼至立爲國主發兵浮海攻
破鐵城救回衆商多獲珍寶因以王名改爲國
號卽釋尊本生事也

寶洲多美色可以傾人國維有僧伽羅庶幾祛此惑大
海何茫茫誰執天馬鬣驤騰雲路中回顧卽淹沒妖媚
豈不工降心吾有訣哀哉五百人湏洩終難脫延禍及
宮庭貴賤同湮沒悠悠古自今內外須明哲

悼大牛

之子解塵網相將十五年予在匡十年歸佛山適
值分衛時相見江流間爲衆忌疲勞精神澤耀顏轉盼

唐室詩集

卷六 五言古

九

曾幾何鬚鬢蚤已斑客春中深寒半月不得眠願言病
旣瘳長揖陌與阡欲返爾形神侍我巾瓶前彊飯始兩
句輒聞隨人緣菩提薩埵心豈肯圖自安憶我入丹山
再覩陽雁翩偶逢舊山人方知竟淹然生死安可逃形
魄傷雲烟覺海空茫茫靜觀徒往旋誰當諳水脈安流
汎晴川

秋夜謠

萬里無片雲青霄非所擇今古一同然當秋顯精色歸
鳥空中真流星界天石湖水入孤帆水中天更碧遙光
射羣巒萬木生寒栗俯仰失從來斂襟恣吾適

雙鏡樓

一鏡從空出清光透簷隙的的入雙眸併作琉璃國中
有五色雲隱顯鏡中錯四窓常豁然陽燄生虛室古稱
百尺樓高廣非其匹高出九霄上俯視猶蝸角橫亘踰
八荒轉足失廣漠遠眺彭蠡濱秋水連天白近枕紫霄
高松竹羅其側山晴天氣朗時花愛麗日百鳥翔且鳴
高低竟晨夕星月繞棖楹寒空徹几席風雨至無時轟
雷震山嶽瞬息復晴霽萬木光通澤時運無古今觀聽
有榮落流覽一鏡中雙眸自開合

耕田二首

唐室詩集

卷六 五言古

一

舉世競干謁俯仰喪其真性豈與人殊難忘賤且貧遇
境輒自信行濁而志清此語非聖賢大言以徇情性習
本同源明昧互相傾理必不勝欲觀淺乃無成凡夫貪
着事吾師之所箴有初鮮克終豈不負生平長揖謝世
間決志歸山林饘粥亦可食努力事躬耕少者效勤劬
晨宵予在心但得無餘想山水有知音

淹留四十年宵旦爲人謀此道不可傳明珠徒暗投悵
理貴力行空聞豈真修市井多佳士所識非王侯追呼
馬隊中君子之所羞營營竟何爲不肯歸山丘所食不
過飽麤衣省多求日出荷鋤去日入濯清流百慮不干

懷自春乃徂秋精識與奇情終古行當休
嶧陽產孤桐爨下獲其儔宿霧隱高林
百里聞虎吼孰是聖人徒而爲吾道憂

秋夜與諸衲坐月

管絃邀月醉醉後月還山何似千峯頂
年年共月閒微雲元不礙澄江影自
灤光搖萬木動靜極鳥聲寒目前多
所陳意短境乃慳人愛秋月佳智者
獨不言物理非有無事會成寂喧夜
落羣動息心閒林壑寬因月得其
真無月亦恒然萬古猶若斯人間
徒厭忻空明山嶽峙欸目歸虛玄
亦豈在象外吾徒當冥觀

唐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七

送直詮化米

廬山有山叟弗與王侯友晚年居廬山
一路植榆柳兩年柳葉長相將蔭南畝
蔭多稻苗稀年荒豈柳咎風雨非不時
苗蟲酷天狗去年工食繁麥粥苦已久
今歲秋無收遑以恤其後有衲辭出山
所欲給衆口衆口誠待哺志操非可苟
元亮頻叩門禮義看授受饑飽信當時
平生安足負

培牡丹

閏八月初八日

名花遜牡丹色香皆第一珍重花開時
灌溉先秋日沃土培根株塵坌非所擇
香臭本殊途忻厭互施設用厭

以爲忻卽臭成香潔物理無美惡人心
有同別君子道豈常仁智分畛域萬
類同一花芳穠待時節忘穢得花情
愛花因人熱隨世呼馬牛倒想何能
及但看春明林我心終匪石

閏中秋翫月

是歲中秋無月

閏亦中秋月胡爲此較妍雲盡當空
媚桂影無正偏因閏識從來翳中體
恒然休更懷宿昔爾乃矜目前萬古
清光偏明暗分後先暗先難爲明明
後誰獨憐且盡今夜歡夜夜青霄寒
顧影成陰霾遮莫疑當時

買墳

唐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七

莫買他人墳墳地不可耕人骨在地下
掘地傷人心心詎殘忍天性難爲貧
饑寒在目前安知祖父親孝弟隨所知
名實互主賓所知有時昧不如不知
真買墳與賣墳相安世上情我自不掘
地豈共仁義鄰

三良

一死安足難斯人應自觀勳名蓋宇宙
恩遇洽肺肝時異人云遷慷慨多空言
不可以理揆理直情易捐君子慎當念
轉瞬分嶽淵李陵終負漢蘇武幸生還
豫讓徒自苦荆軻易水寒四子皆賢豪
硜硜各自存衰利從中來久暫非所存
三良臨穴時撫膺豈偶然持此必死心

金石不能堅聖賢行終身名誼空周旋此道誰與知黃
鳥哀無期

劉參軍

蜉蝣與龜鶴延促一彈指劉伶閉關鍵窮年學周史不
見猥無目不聞安用耳神將守汝形醉昏終不似心若
死灰積形如槁木曳耳目心形殂雖生亦已死何不未
死時雲霄恣高視飲啄猶生平吟笑深竹裏客至或放
譚不欲見卽止所憂叩門難麥粥今年苦

哭澹歸

人生莫不死既死安可傷形役一百年終歸無何鄉況

唐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三

已六十七詎足論短長所傷法運衰死者皆賢良法眼
在一時歲月多荒唐波旬入人心善觀其向方狂者中
以名狷者與世忘忘世非佳士狗名豈道望名反以利
終菽林雜蘭芳斯人向予言相對生悲涼已矣無真人
少壯猶茫茫掩戶坐晨夕淚血沾巾裳

輓願海

國久無真忠忠者多見戮家久無真孝孝者先無祿爲
孝豈凶德老病宜孤獨秋中痛吳門氣咽不能續再展
海雲章零淚繼宵夙天高霜氣寒林空山木禿代謝理
恒然老少相往復委運付生平饑食聊自足早不聞孝

思使汝長受福

孝子吟

我有一孝子不幸先我死子死父爲瘞父死當誰理今
年七十四建立猶未已法界如轉環誰起復誰止努力
且向前有事如無事無事卽坐禪有事隨時處處到沒
遮闌兩脚捎空去生死與涅槃大眾留不住違順爭目
前身後還歸汝順亦汝心生違亦汝心起生起卽爲因
形影相依倚法空汝不空有無成妄計先佛曾有言慎
莫信汝意

吾生 甲子三月十三樓賢作

唐堂詩集

卷六 五言古

百

吾生豈不樂人事轉參差所願殊未酬腴腆紆歲時舉
世無真人將以遲初機愚昧寡所見異同爲是非道衰
絕儔輩相對強言辭懼以小人翻成愛見悲久割三
界因戀戀欲何爲先德不可負後死安可期垂垂衰病
年飲淚豈自知綢繆苦不早歎息貽來茲

答居士

至理便爲滲大道落蹄筌西來無旨意何處有單傳生
心已非性離人誰是天不立立自昧動必傷自然饑餐
知饑餐倦眠爲倦眠只此一念差過乃踰大千特地自
知非金銷石匪堅舉頭天外看所見皆先賢

示禪人

聞君五十一七月是生日汝徒欲稱壽請我爲着筆爲問生何來以何爲真實過去已過去未來未可述目前者一着明白而深密特地指向君回首日又出

七言古

贈妙峯

妙峯今年五十一適值持船放生日湛子乞言作壽言山僧清晨爲捉筆但願年年護此生無生卽在生中得君不見青蓮池上草芊芊長空雁過無踪跡

文玉居士七十一歌

有引

唐室詩集

卷六 七言古

五

憶已丑臘承邑侯萬公總戎李公請說法大雲一時縉紳文學並集爲蓮社文玉居士稱白着故及門諸士多公族年運漸邁法喜不衰今年七十一因長公暨諸賢宗乞言于予予聞而樂之贈人以言顧非其儔然法愛固不敢辭謹爲祝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大寶不必位世間所重誰仁賢況復降心歸善逝法交猶憶十年前十里香花擁法筵選佛君家半籌室堦前玉樹猶翩翩江門一別江水深烽烟雲水兩浮沉二老重來秋再半聞君慕道同初心

白衣護法如護已等視羣生如一子大覺金仙曾有言長壽因緣祇有此祝君從此更七十存心濟物長如佛

金剛說法圖引

有序

金剛圖爲陳全人所繪藏笥中三十餘年矣因吾法子首座無公誕日適海幢結金剛長期遂題圖貽之俾供室中上效如來說法機感明露下體祖師傳心遮圍祕密東土西天靈山瘴海今古自他非數量所知也

著衣持鉢柳風長洗足跣趺華雨香希有世尊唯自喻如來護念爲人松千年古鏡當空鑑一室傳燈五嶺光

唐室詩集

卷六 七言古

六

黃梅夜半袈裟話華梵同音到海幢

題普賢圖

心本無生示現生示現之中無有我無我我亦虛心境誑惑世間與同事一切世間悉如幻識取如幻真實現差別無非根本智根本差別無有二文殊爲倡普賢和二妙圓成如來住何人以此微妙筆繪出普賢無相身騎象直向華屋中一毛頭上帝珠重

解空閣製硯歌

混沌以前無黑白未剖人文先誕石海嶽成形天梵來聖愚凡哲多奇蹟陸亘一片坐臥常鐫得不得非所擇

深山大小空嶙峋千年路滑猶荒僻解空老人補南天
攫取端巖不盈尺欲蘼毫端染太虛一畫大千青碧碧
鍾王懷褚戰龍蛇如蟲禦木何狼藉珍重雲中似虎形
香水磨礪生羽翮

桃花辭

桃花紅桃花紅年年一度二月中不羨汝艷如人面亦
不取汝醺醉容武陵溪上流水已空誰管他劉伶去後
洛陽城東可煞是梅花初落牡丹未開萼萼一樹笑倚
東風

庭樹曲

賸堂詩集

卷六 七言古

三

庭前一樹落庭前一樹榮榮時雙雙不見落落時已落
不知榮落不知榮榮暗驚年年忽聽寒風聲大塊生物
恒不平旣生落者何生榮胡不同入溪流清使我獨立
貌長生一朝伐木山丁丁千古歎息徒虛名

喜雀吟

淨成喜雀不見喜日日噪簷簷似水水貧流入溪溪流
直到蠡湖止湖水隨風吹北風吹上灘頭逢石齒舟破
貨沉賈客死風息順流入大江江水深無底多凶少吉
何時已水富豈如貧山中一勺青無滓數杯雨前香一
任喜雀噪簷日高僧不起

烏鵲吟

烏鵲聲嘈嘈飛上飛下不離樹上巢樹杪畏風吹風吹
猶自可低樹蛇侵無處躲去年逐一雛今年吞卵巢幾
破烏鵲那人情物理一等招因果勿貪沙邊魚林間岸
畔自死蟲蛙隨時過養成毛翮健且長曠大虛空一任
東冲西突何曾奈得我

賸堂詩集

卷六 七言古

六

瞻堂詩集卷七

番禺天然是禪師著

書記今稊編

五言律一

種蔬

道人何所事生計饒頭邊舉世無相識鋤雲幸自憐山
花沒小逕春水滿荒田客到且休問郊原尚未平

送袁普類還寶安

乙酉

送汝且歸隱難逢無事人才多常憫亂母老莫嫌貧安
壤千秋業田園此日春悠悠塵世外猶有草茅臣

唐室詩集

卷二 五言律

夏日雨後

木橋人初度雲樹尚微茫持此幽閒意如聞蘭蕙香風
輕簾欲動荷靜院生涼午睡夢方足一聲清磬長

黃石藏惠藥

從來不厭病以此入無生萬境皆休歇一心無所輕鳥
歸深樹噪月向高空明惟有石藏老能羈子俗情

梁未央死難二首

嗟子腸欲斷念子且何之學道生平篤遺情此際遲聲
名世共仰生死君須知白刃春風冷懸崖撒手時
嗟子腸欲斷念子且何之遂志應無憾修名亦是癡當

觀身世幻莫動黍離悲回首雲山關龍華爲爾期

霍覺商父子四人死難二首

生平多慷慨死國在儒林父子情偏重君臣義獨深碧
潭今日事明月古人心俯仰堪誰語一堂玄對森
共明千古節就義且從容生死去來際衣冠談笑終草
堂雲漠漠寒夜雨溶溶一片情孤絕相期入碧峯

出小持船

一住兩三月蓮花空滿池郊原戎馬急里巷故人思不
了蒲鞋債仍還茅舍移悠悠無着意何日白雲期

次韻答晉江陳文長

唐室詩集

卷二 五言律

二

隨處生涯足鋤雲帶晚霞開青滴樹人在碧籠紗問
道看庭栢富機指菊花知君非俗骨何日唱還家

夏日卽事

荒山無一事當戶數松疎夜短眠不足日長饑有餘風
聲撼林谷雨氣浸庭除對此莫須惜解襟空自娛

秋日寫懷

秋月年年白秋風歲歲清自從一心靜遂使萬緣輕落
落疎林意蕭蕭寒夜情曠觀塵世裏誰擬學無生

題東坡畫竹

塵垢滿天地此君清欲狂濃烟生素絹薄蔭到繩牀覆

我真難待披人似亦涼東坡千古意相對共茫茫

開北徑二首

北園開一徑小景足幽情俯仰乾坤闊優游林木平海
連天逾白人共月長明我亦逃名者誰當混獨醒
古者知何似吾今獨杖筇白雲常入戶青靄數當峯薄
照明秋雁疎林起暮鐘不堪人事改誰與覓高蹤

偶述

秋雨滿巖壑橫流似海潮漫漫天地外望望水雲迢迢
日知何處晴巒不可招坐看人境寂魂夢一時銷

秋夜登樓二首

唐室詩集

卷二 五言律

三

高樓一以望頓覺野懷賒月射潮頭動雲流山背斜寒
塘孤雁影烟樹萬人家百尺應難再憑空思未涯
俯仰江山外悠悠孰共看有懷瞻野岸無語倚欄干鶴
下寒空淨風高碧漢寬欲明今夕事相對莫頽顛

與崔石師泛舟

與子乘桴去何妨盡日遊江山能友我漁佃總方舟
醉不須酒無心亦似秋他年回首處風起綠榕洲

勉訶林諸衲

寒到驚秋盡無雲天欲垂道情添老大人暗遷移掃
葉供烹茗擔泉先灌葵韶光應共惜世路此何時

出關前一夕

遂有出門意方知破院閒野雲常漠漠流水自潺潺此
夜望中月他時夢裏山坐寒松影怯歸雁度前灣

次韻答楊伊水

竹院逢君處相看古道存從來無剎法慚愧獨稱尊新
月窺人影寒鴉代我言更尋晴雪夜移榻破雲痕

訶林春歸二首

塵居日易逝不覺報春歸雁影空潭盡禪聲遠樹微江
山三月裏人事十旬違積雨留寒色焚香但掩扉

忽憶登臨處風烟足往年山懸千里外春別一旬前歲

唐室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四

月催華髮乾坤限遠天玄心惟自鑒去住總茫然

羊城卽事

一郡旌旗滿孤城落照間散騎何日出大將幾時還近
海歸無渡連雲舊有關猶憐竹逕外徒倚獨看山

侯若孩過訪

憶別當殘臘重來又在秋多君霜雪意重我石林遊風
雨搖山嶽池塘泛海鷗席簾香正煖天地一虛舟

寄無得

道人生計拙緩步出山門日日看高嶺行行過別邨無
人知此意有口不堪論遠訊能禪者年來或未諉

苦雨

一雨經旬日閉門誰與同人從烟暝出心付水雲空歷歷江山外濛濛天地中放歌殊未已學得古人窮

喜晴

清晨一開戶澄霽如平時不減青山色多添綠樹姿白雲歸洞急紅日上梢遲策杖園林外鷓鴣啼向誰

出小持船作二首

嚴城不易出獨許看雲人附郭餘孤木空齋無四鄰水亭深夜月烟樹舊時春對此清幽趣誰憐夢裏身

簾疎月到簾高臥獨依違黃鳥聲何急青山夢亦非一

賸堂詩集

卷七 五言律

五

菴烟水闊千里霧雲微無限傷心處孤城人影稀

聞亦非隱天目

天目中峯變晴嵐萬壑陰馬嘶荒草斷人宿暮雲深何日乘潮上別峯清欲臨遙知攜手處應盡故園心

登樓

濛濛烟霧裏峯岫隱如無地近市廛舊人看世界殊白雲迷曉日青燕引飛雛一上樓頭望臨風涕欲俱

贈范華宇

將軍不尚武矢志在安民萬戶傷心處孤城此日春高山曾有夢流水付何人笑指溪橋近相看憶舊因

訶林憶舊山二首

不見雷峯頂心知海寺東聞鐘疑隔岸對雨憶長松風鶴從來舊烟霞此際隆百年多病日歸思正無窮

情深山水日豈爲覓桃源倦鳥藏深樹驚魚沉巨川拂波楊柳月依岸竹林烟一自不知樂浮生空惘然

與梁同菴王說作夜坐風旂堂

中夏坐宜夜夜深鳥不啼相看今古盡無語是非齊殿迥薰風細樓高雲氣低等閒過一夕險韻漫分題

一嘯

一嘯江天暮長吟風物新無家終作客有鉢未曾貧不

賸堂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六

識雲山路空知林木親平生多意氣強半爲人瞋

晚登風旂閣

望處江山舊憑高獨愴然曾隨章貢水直抵秣陵天六月溪樓上三年樵舍前風光今夕異撫景倍流連

送陳康叔復徙仁化

惜別非歸路胡爲千里行客心徒自苦去住此時輕暴雨中席至西風向晚生前途望秋月莫動故鄉情

出訶林聞羅季作訄

別子方三月倏然成古人誰知昔日諾空結再生因俠骨終難副詩情孤絕鄰窮交看欲盡橫酒獨沾巾

王園長侍郎入山

破寺尋僧至呼名尚儼然座中今日意石上舊時緣
檣樵燒寒雨攀鬆坐暝烟干戈猶滿目珍重惜餘年

示梁同菴

懶僧居破寺豈是世間情幸托隨緣趣相將寄此生
愛閒嗟往事畏俗厭時名念汝年差近堪爲林下盟

與王說作復大雲之請

君但先爲復年來欲住山多因酬世拙以此樂吾閒
黃獨豈真美青松未可刪尚能不賤目雲水去留閒

已丑冬赴古岡大雲請因示諸衲

唐室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

七

萬里寒烟直虛空起大雲長廊風葉捲古殿月華分
歷歷非物切何所云一堂僧與俗誰見復誰聞

古岡除夕

忽忽過今夕迢迢遂去年空居人世外猶共歲時遷
野火橫星漢寒鴉落霧烟江城除夜禁春色自林泉

與諸衲遊知園

名園誇獨勝想見古人心漬水成寒渚爲山控碧岑
平臺歌舞歇荒逕草萊深相對同他日悠悠自古今

遊圭峯

人日尋幽壑圭峯舊有名徐行憐日暖小坐愛風清
敗

葉殘碑覆枯椿野鳥鳴青山空壘壘無限古今情

歸過石澗

別有一天地巉巖路不窮白雲扶怪石碧澗浸寒空
杖屨虛無際林巒杳靄中歸途情更慊習習起東風

古岡聞警

所見非今日驚聞又一時天心不厭亂人事欲何爲
薄海旌旗蔽孤城畫角悲十年塵世外歸夢亦遲遲

將還雷峯留別古岡諸子

一自聞風鶴深慚遜者譏尋生人有路策杖我何歸
舊築青山穩征帆野岸微江城重回首春草綠依依

野室詩集 卷之七 五言律

八

諸子送子江門口占慰別

岸柳難爲別江風欲送行迢迢邨路迴漠漠野烟橫
揮涕憐兒女牽衣愧父兄不看分手意誰識住時情

過藍田訪岑梵則二首

何期當此日復見老成人未亂先歸隱爲園及早春
沙田將播種茅屋絕無鄰借問生涯事年來欲慕真

惜別自今日交遊憶十年雁歸蘆渚冷人到杏花前往
事不堪論退心總入玄悠悠江上水遙望白雲邊

還雷峯

夜夜還山夢夢中山宛然青松猶夾岸綠竹已參天
却

恨似年月深憐舊草玄看看秋又盡歸雁入寒烟

還雷峯寄王說作

歸臥雷峯下聞君去古岡同時見秋雁一棹入寒塘
籬菊何年醉溪雲看獨長人生幾回別老大畏行藏

蕉林看崑關主病

昔年曾病肺以此獨憐人賴有詩能嬾兼之道欲貧
輕風衣外冷微月柳中新疎拙林泉下誰知閒處真

送商丘伯侯若孩

歷亂沅湘道迢遙潮汐西身名吾輩重離別世人迷
寂夜猿嘯蕭蕭班馬嘶安危付君國千里綠楊堤

曙堂詩集 卷七 五言律

九

喜老父薙髮

七十方離俗皤然成老僧人間猶父子世外得親朋
底事商塵劫清宵共佛燈隱峯曾有妹先此樂仍仍

秋雨

積雨沉秋漢寒雲沒太清長林迷去路棲鳥暗聞聲
天地何曾別江山此一更坐觀烟暝闕徒有古今情

中秋馮紫光過雷峯二首

年光驚易過忽忽又中秋不見故人久相攜山徑幽
白雲橫嶺路黃葉斷溪流借問生涯事百年誰短修

客心差不俗僧況亦殊清共坐長林下難忘故國情
水

流寒雁影林噪暮鴉聲鄭重憐茲日兼葭白露盈

九日登三老峯

葉落萬山紫披雲信短筇恰逢重九日獨上最高峯
海色連秋漢風聲雜晚鐘黃花今又醉猶是去年儂

梁同庵書辭北上賦此寄別兼訊祖心弟

因亂頻相失驚聞復遠行長安從舊路出處此時情
萬里山川險三春風雪清故人猶可晤期以慰生平

冬日

厭聞思投老甘心墮小乘時危邨寺穩道替竹林增
適意惟高枕清談共數僧海門紅日下危坐剔孤燈

曙堂詩集 卷七 五言律

一

冬夜

獨坐高峯上雙眸寒夜中乾坤容我拙今古與誰同
人望青山舊當懷明月空何人知此意冷冷憶盧公

元旦

元日晴明好林泉天地寬競看新草木猶憶舊衣冠
野鳥啼春畫山僧耐曉寒莫愁時序改不盡碧雲團

落齒吟

食笋忽落齒方知非壯年人生愁漸老吾道樂其天
歲月忙中過滄桑夢裏遷一盃清茗罷吟嘯自便便

新月

橋頭初月上相見隔年新影落千江冷光生萬戶春海
門潮森森山路石磷磷何必清輝滿娟娟早可人

送王說作歸龍江

別去當正月相期二月還三旬風雨夜百里海雲間吾
道難爲俗君心亦自閒梨花涼月上人影待春山

諸子夜集方丈

相對今何事相期盡一生夜寒茶碗重人靜燭花明密
坐偏多意微言豈爲名山中與山外誰會此時情

喜訶衍還山

入山將午食風暖日光遲乍別驚子瘦歸來愛汝癡漸

唐室詩集

卷二 五言律

十一

深楊柳色應長薛蘿思觀世同春夢閒心欲付誰

宿訶林

不到訶林久悠然鐘磬音戰爭成佛地雲樹幾人心
角孤城暮春風古殿深徘徊今夜夢依舊在長林

病四首

始信我能病閉門惟一閒鳥聲喧瘦日人影謝空山茶
爲傷脾少詩因攝慮艱年來方有願獨宿寒雲間

不耐秋山色扶筇一啓扉畏風因步緩倚竹覺身微衰
柳拂茅屋孤鴻立釣磯夕陽邨犬吠林外有僧歸

久矣無人事病來心更休只嫌筋力少難上碧峯頭野

火燒何處海風吹暮秋寒房掩深徑落葉空罍鬯

寒月復相見霜天此較新下庭雙屨重倚檻數峯真嶺
海高秋迥清溪白石鄰一回傷老病萬事但隨人

夢達此

獨行傷山水病中知汝情兩年歸未得昨夜夢分明兵
火經州縣遭逢數姓名簾前悲喜處山大吠秋聲

輓陳慧業道人

生死泥洹等多君一去來因緣如及盡迷夢未曾垂白
鷺烟光淨金牛月影迴精魂他日舊回首話生臺

九日掃老父塔

唐室詩集

卷二 五言律

三

尚有孤墳在空聞松栢哀青山憐我瘦黃菊向人開日
落大江闊風高獨雁來明年記此日珍重幾登臺

送思圓

世外應無恨忘情亦大難話空千緒失夢劇五更寒雲
水何人趣溪山後日看送君從此去相憶路漫漫

轉禪病出訶林

久病傷爲客寒蟲候月艱三冬訶子舍八載荔枝山始
覺浮生促深知平日閒近思蘆服味念汝海雲間

贈姚夢峽

世亂方知道還心滯草廬欲明今日事莫誤古人書獨

坐疎鐘外相攜寒月初身名殊可已鑒此百年餘

送商丘伯侯若孩扶柩歸中州

子有君與母死別復生離寒月空相照白雲殊未知驅車出庾嶺歸里正秋期望望商丘路徘徊繫所思

因侯若孩寄佳山蠡雲

十載佳山夢因君寄短吟爲停彭蠡楫一訊虎溪音塔影千巖出松關積雪深寒灰猶可撥欲避俗人尋

送人入佳山

我有佳廬約君先問落星十年松樹火此日石頭形夢入溪聲細橋分山色青爲言林下叟出歲返蓬局

唐堂詩集

卷七 五言律

三

姚夢峽生日戲贈

三十四年前當知亦偶然胡爲於此日更欲賀初年雁過長空澹江搖寒日圓一生魂夢裏榮落在誰邊

十一月三十夜

明朝又臘月因病覺時過祖意逢人少青山去日多亮公會約瓊老定如何早歲深雲志而今鬢漸皤

元旦懷止言澹歸諸衲

念子遠行役況復上元時燈火何方照川原此夕思柳風吹客袂春月映山池夜永寒雲重應憐江雪遲

孤松和諸子作因憶歸宗復生松

寒影歛幽壑濤聲響萬山一株非我意孤韻共人間斡入春雲裏枝橫夜月間鶴巢應未改猶待老僧還

偶歎

近海山猶淺平林春尚寒一從淇水北五見梅花殘自好終無術因人亦復難舊居佳嶽麓時向望中歡

聞轉一訃

肺病知難待終傷朝露情形骸一日重海嶽百年輕月落梅花夜雲寒竹葉坪橫梁與孤嶼徒有昔人名

聞采石訃

花發當朝露鶯啼怯暮春誰憐老病日慟哭少年人薄

唐堂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十四

慮頻經亂移憂豈厭貧雖餘諸梵侶亦復漸相淪

聞范華宇治圃却寄

於世復何事隨時學種園一身餘草澤入口待轅門城柳移畦影春禽啄月痕相思聊以寄寒暖不堪論

送山品臺設領諸衲上華首

三老潮頭暗百花春後明莫頻回首處遙慰故山情離亂田庄舊辛勤手足輕吾門多樂事不是畏時名

螢火

尚爾微明志遐心共隱淪昏霾應自見白日畏投人春草獨行處禪房閒坐身高低憐羽短曾不却迷津

分粥與餓者

戎馬嗟何已秋田苦未登井閭無少壯貧病絕親朋笑
我生方拙憐人強不能一瓢分粥慚愧遠投僧
離欲爲衆乞食

山淺松花少枝危鶴影高圓將六月息不愛一人勞俯
仰隨雙屨風塵有做袍秋風初入戶遲爾返蓬蒿

食荔子懷止言澹歸

去年同擘荔坐月板橋新復見手中物頓思江上人紫
霄朝暮石京口去留津一紙南安信浮沉十二旬

得吼萬瓊州信

晤室詩集 卷七 五言律

五

海外行人少艱難遠寄書兵荒千里外存歿九年餘目
盡無飛雁天長只敝廬徘徊山日下一倍惜居諸

酬王圓長兄弟

羨爾難兄弟烟雲共此遐心閒餘歲月世亂苦桑麻野
寺門前路石樓峯上霞因君思舊隱山色十年賒

因亂奉母蕉林阿字頻爲省視感而賦詩

亂離慙我母辛苦賴人將影息秋畦近鐘鳴蕉葉長山
中一食暇林外幾家忙因子振髯俗超然及上皇

示阿字

大道無人識微言爲爾開白雲將眼去明月照心來坐

落西風夜行冥古徑苦嗒然天地外相見一悠哉

谿橋古木爲雨所仆戲示阿字

四時停熱客一雨歎離羣對月全無影臨風那復聞根
看仍屈曲葉積故紛紜物理此中得榮枯豈足云

輓英目青

山上曾來往悄然生道心去秋猶有約此日竟難尋草
色青還白溪流淺復深伊人不可見殘月想微吟

悼目青却寄社中

忽聞高士訃未免一長嗟白社人難再青山日易斜此
生如可托何事欲離家颯颯秋風起應憐兩鬢華

晤室詩集 卷二 五言律

十六

將出嶺留別雷峯諸子

一別榕谿寺蕭然獨杖藜六年林磬渺千里暮雲低山
水何曾異鄉關各自迷夜帆忘所向恍惚隔谿西

留別華首諸子

避亂尋深處遙空一別難昔時相勉句今日盡須看便
舫知何去投人強作歡北風吹暮雪應念石門寒

留別張夢回

借別張居士慇懃寄一言干戈猶未已瓢笠尚能存山
溪無黃獨林深有白猿古今看欲盡相待惟蓬門

留示吼萬吼萬期以九月至雷峯

君將從海發我復向山歸去住一何定佳期多所違秋
波風色急寒月嶺頭稀若到雷峯夕懷人望翠微

臺閣離懷時盡

旅病方思汝衷懷未可論所施慙所報知已重酬恩灘
淺石流疾秋高霜髮繁到山黃葉盡寒夜感誰存

泊韶石四更見月

山月出殘夜清波寒照人推篷惟獨坐高詠孰爲鄰塔
影看何似江聲聞最親邨雞催曙色烟棹又前津

病留凌江寺

避地思投老征途復苦辛古城寒戍火多病老僧身寂

野堂詩集

卷七 五言律

七

寂凌江寺蕭蕭楓葉津昨來雲水客云是廬山人

旅病憶梁同菴

歸山愁旅病因病益懷人寒日殘流亂秋風永夜真此
中無可語他外只閒身十日前來夢廬山見欲親

韶陽道中病起適無侍者復病

我病差能飯君行復被風心懸千里切途哭兩人窮忍
陳推殘絮頻興候曙鐘青山豈易得珍重百年中

度大庾嶺

愛雪辭鄉國秋風送馬蹄庾關終古峙猿狖至今啼五
老人初望三山日漸西徘徊下原隰疊疊白雲迷

道中被詰

問我何處去擬歸廬山岑途艱多病衲慮淡無機心一
鉢陳年飯數篇行路吟生平頗自信何事苦稽尋

道中憶止言澹歸

佳山計日至京口望人來幾時同到岸扶我一登臺羣
雁驚風起孤舟乘月開章江寒色動無那暮砧哀

過十八灘二首

世事當今日時時十八灘激流飄作雨危石望成巒牽
纜烟波渺隨人出沒寬聞鐘知近寺翹首倚船欄

漩復無行徑波濤不忍看舟穿疊石捷篙放急流難涉

野堂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八

鳥立何意漁人坐自安詩成聊獨詠不覺夕陽殘

阻風宿險處

旅泊不知處深邨似有人波濤殊未已舟子益相親乾
葉弄寒月淒風吹夜燐無心造物妬辛苦隱山身

曉過螺川

螺川寒日上依舊照金牛烟水流殘磬江風吹暮秋戰
爭虛歲月存歿幾交遊都是歸山事人間易白頭

舟中口號

灣灣江上水直直渡頭烟散烏啼岸水寒漁聚船已
過殘邑里未到好山川欲慕東林遠高眠槐柳邊

峽江望佳山

停棹望佳嶽幾非人世間兩月江中水十年湖上山風
波行欲盡巖壑終當還沙鷗與松鶴見我何時閒

吳城望佳山

十年歸夢積一望白雲鄉山近江流緩天空霜夜長明
朝彭蠡水向夕古松堂老大深爲計風波不可忘
到歸宗悵止言澹歸未至

佳山不易到之子滯江城更憶臨歧話難爲曠別情
衣千縷薄柳粟萬山輕多是少年事風塵愧老成

到佳兩月登聞梁同菴崔石師訃音

唐室詩集

卷三 五言律

元

宿約成虛夢初闌復自疑益傷離別易難免死生悲夏
木蟬聲急朝鐘日影遲暮年惟有隱莫遣世人知
頓修三決之鎮江寄候月鷺兼促止言澹歸諸子

回山

聞君在京口我已到佳廬信息憑諸衲寒溫嬾作書風
烟平瀟浦人物亂樵漁空谷待歸客白雲橫太虛

寄止言澹歸

有約今秋返相攜五老前知爾南中苦憐予海外偏
聲僧夢穩汪色客心懸且歸就禪寂休計買山錢

與須識夜話

是非非我計今古皆空名肝膽尚須惜胃懷豈易明人
心離復合世事敗還成何似寒溪水朝朝霜氣清

同善鄰須識遊玉簾泉

歸山不出戶初過玉簾泉萬壑危橋隱一峯寒瀑懸何
人開石徑引我入雲烟最愛金輪近閒攜三兩禪

怪而示之

人間不可住決意向棲賢乞食從橋外編茅傍水邊一
生丘壑性半世友生緣怪爾還山後相期話未圓

對雪示諸子

唐室詩集

卷七 五言律

三

萬里溪無色千峯影到欄莫將銀世界空作月明看開
眼皆憐白何人不畏寒羣公知此意無復悔衣單

初住棲賢口占

甲午

爲愛佳廬僻尋幽到峽橋山圍松樹老泉逐夜鐘飄午
食蒸藜暖朝鋤乞種遙茅居猶未縛辛苦木鈴搖

病二首

此身原可厭況復病相因出入難如意辛勤徒累人形
從衣裏怯山向牕中新情境何曾定低頭祇自親
萬緣教散去一衲且相依身共水雲淡心隨鐘磬微未
須分彼此無復計從違語默二俱忘人疑曾祖機

高泉感賦

意重難爲繼恩深每易諉但知無限苦只是不能言放
辱非吾事沉淪有母存一春風雨惡愁倚杏花村

唐堂詩集

卷一 五言律

三

晴堂詩集卷八

番禺天然禪師著

書記今莪編

五言律二

棲賢山居十首

愛友尋山住山深人未歸不知秋色暮空見鴈南飛樹
密溪雲重峰高霜月微夜來松火怯獨自理寒衣
門前看五老石上待三更望月不知處沿溪每獨行雲
開見鴈影泉遠聞人聲莫訝無相顧高情感易生

晴堂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一

雨不出谷晴雲隱亂峰忽然殘照起猶見金芙蓉

自笑吾生足支藤上紫霄松門山日近野火石雲燒老

母畱芋供鄰僧隔水招一聲樵笛響催我下峰腰

老病心逾澹饑寒韻更偏獨憐山月外無計秋風前拾

栗煨牛火驅茅下麥田明朝重九日容易度殘年

客到無畱處情乖懶見人牀頭多病衲殿角一間身夜

色秋景淨泉聲曉夢真昨聞江上信又阻白門津

我自立溪上水流何太忙年年松樹綠日日峽橋長林

月窺巖戶山風壓草堂幾人相對暇熟炙橘皮湯

偶來楓樹下孤影息秋陰澗淺搖清瀨風輕爽素襟行

人歸竹遠散憤入林深何處不相似時時壓此心

病骨憐秋夜夜長不可眠久疎蘆菰味慙愧白雲禪開

戶望霜月隨身過野田晴空山勢聳一鴈入寒烟

山中常作夢夢裏不知山雙屢隨人去千門得食還夜

泉寒竹簟秋月白柴關同道如相憶歸來共學頑

諸衲侍長慶老人掃博山塔詩以勉之二首

亂山殘雪後病骨尙能支乃祖思先澤而師愛汝癡春

寒青黛草烟煖白雲芝此道惟高隱毋忘金井池

道衰知自貴後死倍應難微尙因人僻能言爲汝歡隱

甘三畝宅貧憶半旬食未可辜先覺層巖只耐寒

唐堂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二

送長慶老人先入嶺南

不敢更言別師行隨後歸幢旛遷柳岸童行返柴扉雲

覆庾公嶺香迎荔子磯到時應夏盡秋氣襲人衣

寓紹隆

偕隱尋深處無緣遂半生病同松鶴瘦貧共雪山清斂

日常終日橫眠每四更不知連夜雨空有水流聲

解卽覺寺事欲處以侍寮棲賢人至始知其行乞

江北感而懷之作詩四首

罷汝棲賢守歸余侍者寮遠聞北地去竟負南山招積

緒千言少離憂一夢遶更憐去秋事零淚紙窗飄

汝志堪誰副子心獨汝知愛人徒自苦遇事但成癡不可爲啼笑寧當問信疑歸程須早計莫畏晚風吹

近有調心法隨緣一味慙肝腸惟自笑面目向人慙夏雨將秋氣朝雲起暮菴斯文還後死榮落不成談世人心似面豈敢愛長生苦樂一身盡悲歡百歲成登潭難見底孤鶴不堪鳴以此懷漁父乘槎何處輕

聞秋風寄卽覺

六月初秋風起行人知不知何須梧葉盡方覺雁聲悲北地稻梁早南湖菰米遲歸山霜未降更勿滯佳期

送漸侍者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難爲慈母道養子自應知信伏叢疑日曠多在喜時去驚秋隴早歸訝雪堂遲風雨百年暫寒山影未移

自慰

不到傷心處誰當便爾休羸來方寸暇放去百千愁鶴頸終難短鳬脰未易修願從今日往高舉白雲頭

丙申冬日來機奉母南歸

同生惟有汝遠俗得予心奉母三千里僑居最上岑隨緣歸嶺表重別立庭陰此去應無憾廬山面目深

因老母南還寄酬王說作

佳詩勞遠錫又是一年餘無意爲疎節行人落報書故

園應不改深谷已成居幸自歸慈氏知君待敝廬

聞雁懷阿字

寒雁幾時發羈人來未曾歸期看已過計日尚相應年邁悲窮子薪傳愧五燈舉頭唯見月何以慰山僧

偶成

但見寒暄易不知何所爲海潮兩度至澗瀑四時垂獨立看雲變閒行任路岐吾衰於道貴頓起遠人思

歲暮示諸子

歲暮歸人少年高去日多時違成荏苒緣在莫蹉跎此道非難易論功費琢磨法庭傷晚近相對意婆和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悼袁特丘中丞四首 有引

特丘丁亥見予於廣州小持船一晤便如宿好嗣子徙訶林入雷峯音問未嘗少間每相見輒多勉勵壬辰乞作優婆塞漸知有向上事明年入佳過陳邨特丘始有出世意會行急不能待後特丘歸公安子亦返雷峯相距四千里凶聞忽傳疑信間因語止言澹歸此公與老僧一段葛藤應不止此及報確甚慨因緣之錯過嗚呼吾實負特丘矣

凶信疑難定書來始覺真十年師弟意一旦古今人老

死非所諱因緣不可陳精魂何處覓未易憶前身

易別成辜負多時恨未收佳山從昔峙楚水至今流我

隱何曾隱君休竟不休此生堪幾誤慙望武昌樓特丘

僧以予入佳急不能相待遂成恨事憶崇禎庚辰九江

與熊心開經畧道別亦以往佳心切弗獲同入京師竟

子皆居楚故結句云云

長生不可學但願莫長離解語人難再多情我易悲遣

懷憐舊好悼往惜今時止言澹歸皆特丘宿相續他生

事論因亦自知

而媳師吾妹謂頓徹能參出世禪及門多割愛岐路歎

前緣任運元無住千生總偶然憂傷唯我佛底事未堪

唐堂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五

悼無方二首

歸山將一歲哭子畏心傷因悼袁高老重添淚數行死

生真電火來去怯冰湯瀕海無人處春蛙聒夜塘

一上金仙殿常思作殿人雷峯佛殿無香臺頻咒願願

汝記前身海鳥千波影山花隔歲春論因無苦繫當不

重迷津

聞阿字還棲賢有懷

豫章遊客至云已返廬山沙漠方辭苦雲林知就閒玉

淵新瀑水石峽舊松關有興終難已何時到此間

旋菴四十七初度

汝年四十七今日是生辰自託應無地因人亦厭貧一

山松栢密百口稻梁辛古道知難和同誰與認真

祝本師空老人六十初度二首

薰風動寰海慈日滿高林道在人天重機停歲月深千

年松鶴骨萬壑水雲心賴有羣生願羅浮花氣森

未遂西山志難忘塵刹恩大悲勞父母得力愧兒孫庚

子春風正珊瑚海日溫願同龍象祝歲歲法庭尊

聞雲南報因酬汪居士是日海幢老人六十初度

澹歸侍坐

唐堂詩集 卷八 五言律 六

十載汪居士相看各皓然見聞成異代悲喜但隨緣幸

有吾師在還生子弟憐八河歸壽海吾道至今傳

辛丑聞雁

塞雁何時至今秋不欲聞天高江水渺地闊嶺雲分澹

影寒塘靜疎林落葉紛一聲隨淚下繚亂不成云

懷石鑑姜山

發棹已一月行程計二千螺川接風日佳埠望林泉幽

谷危樓隱深溪古木懸三杯招隱下懷我石梁邊

懷足兩

帶雨請經去揚帆不問程願歸三峽寺知返九江城霜

葉留山色風林隱澗聲冷情宜絕壑吟咏寄生平

遣雲中視睹者靈

一茗將靈几遙空愧老憨春風寒古殿蠟炬暗新龕已盡生前句難爲身後談大雲烟雨舊山鳥自誦誦

送祖印之廬山

佳山不可到到者即宜家我昔曾將母君今欲學奮望湖千樹裏入澗一峯斜深谷喜人至烹泉話晚霞

悼鐵機二首

年高見少亾事苦心彌傷人固無長在子尤未易忘森森雲樹密濯濯海天長試問身前後悲歌時欲狂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誠求未易達誰度他人心父母憂從昔乾坤慘自今晨叅疑在列夕步似微吟此恨終予世山高共海深

壽張夢回五十一初度

老叟歸山後梅花作藥時聞君過學易愧我未吟詩子大家聲播名逃身累遺十年巖壑夢雲水正相期

丹霞山居十二首

憶住廬峯寺因人每著忙十年情已淡千指計偏長竹影移新月松聲到夜牀閒心猶有此吟詠自相將日落千峯失蟬聲遠樹微月光先見水山氣靜侵衣絕頂重泉下遙空一鶴飛此間誰不到扶策獨行歸

久住如初到春山雨過時重雲籠瘦石枯樹吐新枝水

滿河梁沒虫藏野鳥饑開門觀日上來往百情移

斂想成虛咎擡眸見佛燈鐘聲隨葉落日色照江澄牧

豎訶方出林僧歸未曾繞壇方一匝足力減烏藤

啓戶竟何之行行空自知三休林下徑獨照鳥邊池日

落雲根透風搖竹影移都因心想懋贏得目前機

乞食叩門出攜鉏候雨晴啼林山鳥悅過竹曉風清入

澗知雲重分畦到月生生涯予自足辛苦一身輕

萬事不須計千差只目前無人長自默有月不成眠山

峻星辰近溪連草木鮮看雲殊未已回望一燈懸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八

連年頻舌病今夏喜身強六十又過二山林多夕陽雨來雲腳白泉落夜風長老眼難成寐曉聞松柏香

生長蓬蒿性居山不怕窮柴門開向日石磴步乘風望

遠高爲室謀生蚤種桐心知明月外迢遞次寥東

老去住山好山深逸事兼懶眠青竹簟橫睇白雲檐茶

氣勝春釀香烟透夜簾幽懷成獨往微月上松尖

頻年無俗夢始覺住山深月落猿啼霧烟銷鳥在林半

開青竹牖一暢白雲吟目送江帆遠焉知世上心

開門見白鶴獨立門前松斂翮能無憶凝眸虛所從夜

泉添過雨新月起高峯搖曳復何處幽尋信短筇

送雪木毬侍者出主會龍

何曾兩辜負十載蘆蘆禪
荷良非易撐持聊試先智
眼澄湘水悲心混市塵
眉鬚應自惜遮莫怪天然

贈姜山

有衲學無爲千峯隨杖藜
負薪時見苦種藥竟亡疲
愛友心常拙吟詩月每移
肝腸從自許不願世人知

贈角子

閒窓愛獨坐禪暇稍吟詩
與世真無涉逢人輒解頤
幽棲偏得性辛苦勉從師
所賴惟多病投艱或可遲

雪木院主人山却贈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九

湘江成久住數月未曾閒
無事難離院因人時入山
落帆搖鳥外走馬出林間
冠蓋南城近陪歡莫上關

喜陸太守孝山長齋因其生日作詩四首寄之

山中傳好信數月已長齋
悟物知生事平情近道懷
幅巾稱弟子梵唄響庭階
更憶蓮池上芻言次第諧

公堂寧礙道隱几忽聞雷
側耳承誰力古人今再來
竹聲和午磬雲影落香臺
寂寞官齋裏居然萬壑回

誰云吾道隘太守近能禪
視事經壇外觀心曉箭前
護生先茹澹息訟共清緣
多士南州徧絃歌鐘梵邊

悲心猶及物室欲見初生
寂感於何兆形骸空有名

身從隱顯萬彙託生成
月落秋潭夜分明雁過聲

秋風二首

颼颼不可聞霜葉落紛紛
送雨歸深壑催鐘度遠雲

一帆天外至衆籟枕邊分
蕭索富秋意冷然聊贈君

秋草吹將盡寒香忽送來
輕盈衣帶下叱吸紙窓開

羽客歸何處幽人獨上臺
徘徊山日落蕭瑟夜猿哀

秋月二首

一片寒光徹山河影自分
雁翎空裏映鶴唳鏡中聞

藉草明衣露盈梢濕水雲
西風吹浪起江色白紛紛

萬里光如晝誰能別一天
澄江沙際迴賈客夜深眠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十

燭照難見欄泉清可憐
捲簾看獨遠浩淼欲茫然

秋燈二首

靜夜疎林透遙山一點微
風高圍土屋月落上人衣

不共華筵醉如憐獨策歸
寒雲千嶂合誰與待朝晞

西風月未上明滅出秋原
我自暗中見人從光裏昏

歸舟搖遠浦落葉點孤邨
掩映前林動夜深疑有猿

秋雁二首

雪消方北邁霜動又南征
生自沍寒地曾無炎熱情

河山今古暫雲水去來輕
爲愛空潭影長留秋月明

鷗鷺關非所計蘆葦是生涯
自顧寒雲影誰憐明月懷

泓秋水怯幾字曉天排南北空沙渚飛鳴成獨語

看病二首

日日憂人病不知余病深何曾增藥力空費老婆心夜
月虛堦步山鐘促曙襟久安生老死猶自獨沉吟
余心不得已靜想亦奚爲續命非關藥勞形只是癡百
年同旦夕轉盼忽支離獨坐空長嘯人天何太遲

春晴

春日麗如此雲開應有時落花紅點徑垂柳綠成絲海
燕頻將子山泉已滿池老來閒步履安得少年知

寄端州文社諸公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二

端州有蓮社聞欲入丹山思見宗雷久方慙慧遠閒臨
風裁素札對月待春關須憶身前後茫茫去住間

送衣石下山兼訂復來

六十又過四千華重授衣青山不可再白首好相依梅
發隨流去春來逐雁歸相期寒食候垂綠半開扉

得澹歸稍病即愈之訊時會龍擬新構走筆寄之

及爰憂子老勞勞愛汝賢儘教身外絆何可病相纏近
水還成屋臨門見泊船展書歡無極此意孰相憐

月下見水仙殘葉

寒月照殘葉花疑入月中似看空有色不見雪乘風香

遠餘蘭質冰銷濕桂松莫將搖落意孤負藐山翁

杜鵑花

千株紅照日深淺染啼痕不盡湘妃淚難招蜀帝魂芳
心隨野闊春色向人論莫以悲歡態年年醉石門

望石鑑歸舟不至二首

遙聞石長老歸自棲賢堂知爾風塵苦憐予海日長江
深連夜雨風逆半程檣出戶望春樹新晴泛夕陽
眼望千峯邇心懸一夜遙山禽迷野岸春柳暗橫橋夕
照江河闊風燈雲樹搖何堪更籌量歡會在明朝

何事二首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三

何事獨愁緒年高猶未閒坡懸筋力少人病藥囊慳薄
曙先鐘起深宵後月還不如聞見遠甘學二乘頑
何事獨愁緒勞勞空自知勢窮那可已心苦欲誰爲學
道翻成累投閒已恨遲坐看山月上遮莫夜猿悲

已許二首

已許老來暇忙忙六十三知從今日去復作幾年熬薄
劣唯堪隱愚狂不自諳曉看春又盡竹影入澄潭
已許逃人世深山愧道名自甘不是佛人乃未忘情柳
暗藏鶯密天高見鶴清幽棲堪卒歲何苦獨營營

春晴月下與諸子散步

共步層峯下新晴夜月初松高人影怯雲散鳥聲虛倚
石聽泉落迎風過竹疎人生如此夕消得幾躊躇

江漲

江漲因春雨羣山滙巨流水禽飛上樹賈客不登舟稚
子爭持釣邨翁忙鑿溝茫茫烟樹合吾自倚高樓

與角子夜話懷姜山江寧二首

相對復何語燈搖此夕情無心居野寺有夢到江城恩
在身名重緣拋道誼輕誰當信疇昔期爾盡生平

未盡今宵意難爲千里心殘鶯啼短燭細雨滴離襟舊
話憐當日新愁起夕吟白門何處院笠影動城陰

臨堂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三

慰棲賢石長老病二首

聲聲堪誰道軒渠爲爾吟一年愁去路千里獨歸心世
故逢人淺肝腸與病深且將形影息高臥錦江岑

何曾吾道拙帶病事深耕辛苦酬先澤綢繆淡俗情千
谿停鶴夢一枕入蟬聲金井橋邊水秋來徹底清

康熙庚戌孟秋制府周彝初持服北歸道出韶石

訂入山不果賦詩三首奉東兼以爲別

奉命臨南越含哀返薊門雙旌發穗水千騎指相原布
地初成果論因知有源

公施造樓至閣初成

途中應計日遙禮法

王尊

孝治興朝重覃恩守制還

公丁艱疏入奉詔奪情再請方許終制

哀音聯

北雁遺愛見南蠻願深樓至後心許懶殘聞渺渺江雲
暮停舟何處灣

節鉞王臣貴靈山囑自今斷腸紫子舍翹首望祇林雲
影藏龍淺天花積雨深他年重奉詔應記入山心

雲從大士隨制府還北口占寄別

專闢軍威重陪騶入帝鄉相水搖龍虎丹山仰鳳凰金
繩天界現玉軸梵宮藏盛事非今昔空聞姓字香

大士施造

閣藏

輓劉平田儀部

臨堂詩集

卷八 五言律

古

文章傳勝國苦節著當今高奇遺民蹟徘徊選佛心八
行餘緒論千里想清音邈矣嗟梁木典型何處尋

病中劉德馨太史過訪

再訪情彌篤人扶出見難病魔辜客意官舫送秋寒暫
作江淮別寧知天地寬明春有歸雁消息到長干

黎同三見訪索詩時子在病中

廣南有佳士遠訪廬山岑臥病機輪我維摩默至今隔
林人影怯掩燭夜堂深寫照霜筠月三年出袖吟

復生松用謝秋水韻

鐵幹嗟猶在相看各自憐冰霜還暮歲澤旣不乘權弔

古成今日傷生憶往年祇須同後死珍重未凋前

玉簾泉用倫使君韻

界破青山色相看面目真不因矜碎玉何事到金輪莫問東流意還同此日春雲烟籠不住迢遞出風塵

送端嚴侍者歸省

寧親千里去一衲念春寒佳嶽經初隱黃梅莫久安燕離新引子竹筍未成竿望汝歸長夏南薰山日漫

用韻送方樓岡之楚

泉石添新夢干戈滯故鄉興亡非我事去住爲人傷歸雁逢春雪饑蠶念古桑江淮千萬里湘水旅魂長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七

初秋示大紹禪人歸省

送汝寧親去西風妬晚荷蟬聲辭石鏡雁影到淮河故里白雲少家山黃葉多夜來牛火怯須憶老婆和

題一樹軒示諸子二首

將軍無此樹獨立歎當時蔭閣人空過風多鳥不知高柯憐曲幹密葉覆低枝暫託安禪處還山爾莫悲夢裏水雲隔食涼附薜蘿海隅疑廣莫孤落對山河席戶迎風細推窓得月多榮枯不可問寥寂當如何

送嚴天莫入京謁選

送爾選官去天然今不然幙頭無道俗朝宁賴英賢湖

水通淮直廬峯逼漢連佳時須努力投老在何年

悼旋菴湛都寺六首 有引

旋菴三十年殫力叢林若緇若素皆識其純一而非勉然此老朽所不能去心而與大衆同其嗟歎者也若夫承事師長體悉心曲雖千里之遙一事之細極曲折艱難而無難色則老朽所獨知而未嘗與大衆言及者也永訣逾月未有一悼語益情之塞不能出諸呖也頃讀阿長老詩乃用韻一申其意因示諸子使知弟子之得於其師真非偶然卽以慰旋菴於中後陰當無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七

所憾云

不敢爲人累心孤意自闌誰衰知道喪時適覺情寒社燕辭霜白秋鴻叫樹丹每因朝露委都作暮齡看華陀不可學把藥泣漣漣盡意起遙夜論心限此時達生嫌世薄問卜愛人疑門外西風急披襟信步遲人情今古盡夕月與朝烟好客常終日揮金信一拳豈堪分水乳容易論因緣已矣真風逸子當遠石泉萬里秋山好凋零逼歲除晴空填翠黛碧漢挂蟾蜍草樹無常色光輝亦暫舒悠悠塵世裏誰獨愛吾廬行業人天重因緣吾道輕莊生寧厭死尚子欲如生易

引丹霄步難辭荆棘行洪波鼓冥壑長人亦自驚

色聲情易盡來往夢難消眼見浮漚幻生當識浪嬌莫
嫌千仞壑珍重一梢瓢與爾他生別應防獨木橋

秋夜坐竹下口占示淨成諸子四首

開徑豈容易攀蘿賴汝曹閒時須得趣忙裏莫辭勞竹
月篩空地松風走怒濤縱觀塵世苦無過住山高

月色入林悄溪聲到枕寒山中風味別人外沚寥寬有
力耕鋤易無錢結構難莫嗟生事薄乘夜繞秋壇

往返舍鄱路鳩材作棟梁他時茅殿月此日草頭霜莫
笑買山拙應憐避世狂請看秋雁影隨意上瀟湘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一七

秋漢連湖白山楓入澗紅孤爾獨行外慙予靜對中境
疑勞逸異心與憶忘同歸鳥投林疾高低息夜鐘

訶衍摩靜主五十初度

五十年前事能無墮悄然視生如汝否掩室占誰先竹
密棲雲煖山高見月圓風光猶未晚汨汨念時賢

送塵異歸省

寧親爲令子何以慰而師萬里干戈日三冬霜雪時入
關逢舊識出嶺數新詩老無人侍言歸莫過期

遣慧潛隨塵異但子歸省

勞汝送子子安子乃安臨風須早泊戴月慎朝餐去

路桃花煖回山梅蕊繁此心隨所到夢倚碧琅玕

一峯辭子淚下感而示此

辭我歸丹岫潛然淚滿襟去留傷老大山水畏高深爲
道思初日離情盼遠岑及時須努力莫負古人心

偶成

世情何足論壽夭亦徒然妙指法琴瑟同根翻地天白
雲籠嶂北溪水遶門前高臥鏡樓下誰云造物偏

送塵異掩關

繞腸離我子冷面作而師祖道於今墜天龍捨汝誰莫
嘗刀上蜜休繫藕中絲十載清霜操斯文允在茲

唐室詩集 卷八 五言律

六

劉莘叟攜其子二人孫四人入山有詩見贈而韻

四出子卽依其格答之蓋詩取見情不必區區
也

別駕劉莘老遙來看老僧言真無巧拙情至少逢迎話
我似彌勒誰當辨濁清多攜孫若子相視笑亭亭

憶方樓岡

之子頗好道難忘是世心勸歸江上穩偏向楚中尋失
路疑南北乘風竟陸沉普施應有作休負白頭吟

辛酉元夜吟

世上真如夢興來閒一吟明燈過午夜獨坐擁寒襟大

澤龍蛇蟄高峯霜雪深嶧陽有孤樹巖下亦成音

和塵異松下春蘭詩二首

春蘭松下放弱質倚松盤豈易承春暖曾經怯歲寒枝
蟠香自結月照影成瀾大樹知能護尋源人共看
花瘦松脂毓根盤蘭葉張春霜難損色夜月暗生香高
蔭朝昏靜深藏臭味長仰看雲影布榮落豈相忘

送澤萌遇長老住華首

吾師開法地虛席已多年鉤斧承先匠雄風仰後賢高
標千嶂木深牧兩溪烟坐斷飛雲上紅輪覆五天

初春送山燄監寺之西安

唐室詩集 卷人 五言律 元
出山何所適百二秦關長旅次謀晨夕春寒慎俟裝垂
鞭堤柳短中食客途忙寶殿賴經始倚門夏日長

病中三首

老去因人病情疎且自寬蒙頭銷意氣撥火耐春寒霜
月澄潭迴梅花積雪殘一雙青白眼長日似流湍
俯仰成辜負思量總惘然博山臨別語寢室撫膺年舉
目看朝菌遐心托杜鵑老成匏落盡遮莫誤先傳
自顧願王在殘燈豈復明餘生猶有待後死得無成我
法如江漢傾懷託弟兄誨人吾不倦寧更惜身名

新種梅花開一朵

去年栽此梅今歲一花開稍露知根在不萌畏雪摧枝
繁憐獨立寒盡待人來白眼應誰見憑欄香暗回
詩成行者報再放一朵

一花開可喜況又一花開清韻非無偶幽姿不待媒雙
雙寒月并寂寂暗香陪莫道知希貴孤根護寶胎

歎逝

天高不可問人事日荒唐芳草綠綿密王孫歸渺茫釋
子平湖歿無禪穗石亾餘生多涕淚孤雁入寒塘

季春書懷

山靜無人到春深鳥不知少眠憐夜短多病厭身危不

唐室詩集 卷人 五言律 辛

覺夕陽下空嗟朝槿遲雙眸青復白豈敢憶當時

鏡

當臺光自滿與像一無窮信此空成色懸知異亦同微
猷千古上掩映十方中寒照無人處深潭吼夜龍

空

誰擬虛空相所見是頑空鈍置僧繇筆徒勞造化功易
開雲裏月難繫嶺頭風廓爾無知識寥寥太古中

水

本自無筋骨能乘萬斛舟入河惟一濕到海滙千流且
莫驚波浪還須識泡漚相逢冷暖意智者翻增愁

風

號號吹萬竅難觸是虛空豈費纖毫力惟觀動靜同誰
當隨所轉勢盡恨無窮有感斯皆累休誇列子功

卜隱洪巖

解院尋深隱洪巖最上關碧霄憐老拙高視謝人寰舉
世魔風藏慙子壯志頑願生真有道早慰聖明顏

唐堂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五

瞻堂詩集卷九

番禺天然星禪師著

書記今毬編

五言律三

歸宗山籟一百四首 有序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矧文字乎惟是法
運衰晚真悟人少聰明人多以聰明之資久侍
知識從垂手處揆之一千七百則若向上若向
下若門庭施設若入理深譚識解依通往往微
中而真悟之士反見樸拙故予謂六祖大師與

瞻堂詩集 卷九 五言律

一

雪峯雲門諸老若值文勝之日未有不當面錯
過者真人之未易識時習蔽之也嘗讀近錄有
雜糅聯語如六朝體又如七才子詩八句中多
用至十六事詩文家且猶卑之以之說法而欲
人悟於言下恐無此事稍具正眼亦復爲之外
重則內必輕吾以知其中之所存矣年來痛誠
門下除舊習魯論以其所近應酬世諦姑不在
禁若早年剃落少一習氣便是多一便宜猶耽
耽不已真可謂舍其田而耘人之田矣吾道貴
悟明心地耳古云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使其獲

唐堂詩集

卷九 五言律

二

自本心盡天下人目爲不通文不達理亦復何
愧老僧固曾習魯論者設禁以來不作詩文三
年於茲矣自歸佳嶽乃有山籟縣其天有所甚
樂故其籟有所自鳴也天樂貧故其籟以貧鳴
天樂拙故其籟以拙鳴貧與拙皆山性也性既
山其籟亦山是山籟所由發歟世有愛予山籟
或不罪予先自犯禁且卽以此而與天下士守
禁益篤是爲善讀山籟者若曰此老慮人弛禁
故終爲是說然則老僧之不欲人弛禁究至何
意不欲人弛禁而先自犯禁又究至何意是不
可不細詳諦審而後語人曰此固自禁之而自
犯之也老僧始合十以謝使天下聞吾過

滂沱昨夜雨晴好忽今朝策杖歸初地登堂布舊條
歲依先師
剃落于此老成懷德在小子習心銷從此風規遠金輪
瑞氣昭

勝地傳佳嶽名藍屬此間右軍初捨宅耶舍接開山六
朝頻易主一代愧爲顏紹續兵荒後安禪但掩關
來日嗟猶及去年何足云歸鳥愁暮雨衰草怯秋雲林
下惟行道山齋罷論文時名焉可苟垂老畏空聞
昔年曾住此屢夢到山中彭蠡城邊月鸞溪寺裏鐘簇

新春草綠依舊野花紅黃鳥知予意關關轉晚風
梅花開雪裏不畏寒風吹百卉凋傷日一溪烟雨時枝
從行路折香愛曉窓知自愜幽人意寧辭鴻雁疑
已得溪山意何疑世上情臘窮松自見寒盡草頻生
樹風聲慘入潭人影清唳然忘語默不但百懷輕
世間貴文字吾道慎支離以此薄詞藻相看空墨池
鑿溝疏水路先雨葦茅茨莫笑禪枯澹清宵試一思
管奏石泉細圖開巒岫橫臨池愛人影近柳羨鶯聲
日落溪雲重月明山霧輕萬緣何處去持此慰生平

唐室詩集

卷九 五言律

三

續憐牛老迴車念客窮塗長誰信宿條柳倚春風
觀世得無我隨時且愛人山川若是畫泡幻更誰真
寒鳥生臺飯空林雪夜春等閒離合處迢遞總風塵
雲水何曾異茅房獨自真晴空休瞪目寒色更宜人
豈愛潭中月知無花外春莫隨吾與若疑誤住山身
高峯月正白一半是溪雲空滿川光合烟沉石溜分
寒灰香後散歸鳥聲先聞如夢誰堪似吾今不欲云
衰老成疎節孤危寄上岑鐘聲霜殿濕月色夜堂深
雪鳥無尋處春花不擇林豈甘爲散誕隨分見余心
石鏡搖初日金輪隱暮雲如何此際見不似昔年聞雨

過寒塘靜風交春樹殷從來人貴耳佇望獨云云
名利能生詐人心各自良常因狗理處迸起護情方
泉石能降習烟霞別有長會隨寒澗水一鑒得參商
坐月候鐘鳴階前蟲韻清定中山覺靜聞外水無聲
花影何曾動天光空自橫禪房門半掩廊外有人行
廚灰方欲冷添鉢望歸來朱戶知難扣青苗猶未栽
香烟遲午食鳥雀下空臺松徑無生客庭陰長綠苔
輕颺不入戶就地且乘涼殿後垂楓密門前藉草芳
江山寧有盡寒暖但隨方得意卽爲樂長歌過夜塘
雨足期秋熟無雲嗟去年適予復來此一衆總茫然

唐室詩集

卷九 五言律

四

處扣門拙還山得食偏好從今日始努力耕山田
昨日米船到肩擔出郡河正當秧好插更值吏催科
午食尚難給差徭且奈何青山豈易得勉矣莫蹉跎
負米遠千里開書欣入行吾門猶有此一衆豈虞荒
稚子白葵扇老翁青竹牀當軒且礪薄乘倦到羲皇
行行自行行性住步常輕一往知何事週遭空復情
鶴鳴還子和魚樂果誰明久矣忘渠我何須辨濁清
心知非一一林木自森森不識雲烟幻惟同巖壑深
枕窺明月白溪近野棠陰絕跡何云易誰從行處尋
一條雲路直千頃野田平湖氣干霄漢松濤引梵聲山

深不數夏僧老漸忘名吾欲從茲去相將混耦耕

山雲時出沒溪水日平漫世外無拘束人間有易難屋
疎宵不寐肺病午方餐野鳥真堪近喃喃不畏寒

出門遂覺遠仍在此山丘獨自有餘樂於人無復求緣
疇眠白鶴赤土塗黃牛所向何曾異從生至白頭

茅堂飲啄慣不願朱門多林下拾朝菌池邊賞晚荷無
人常獨立有興忽長歌恃此能無病兼之遣睡魔

目前生意滿到處野情疎藤挂偷梨鼠苔沉入澗魚農
夫忙播種稚子懶觀書曠大劫來事悠然見太初

山池荷未放忽已過端陽花木宜天暖人情耽夜涼去

唐堂詩集

卷九 五言律

五

年苦不雨今夏滿方塘預卜秋田稔可能無再荒

主人有逸興招我坐龍潭危瀑乘風下平流倒日涵縱
觀心欲一細聽耳成三明日端陽節攜筇返故龕

是非何日已同異百年身了此不相顧何勞問幻真天
高雲出沒林闌鳥疎親秋草自衰變西風寧與人

山深氣序易六月著寒衣酷暑不終日輕屨時到扉欺
人夜色冷落澗泉聲微久矣忘艱苦誰爲別是非

年來無彼我誰謂匪心安古道于今少人情到此難鵬
飛六月息鶴寄一枝寒相笑何時已逍遙海嶽寬

山嵐朝不散水霧午猶遮地僻惟僧到縣貧無藥賒崖

頭懸拄杖石上曬袈裟只此自知處須憐日易斜

山遠有猿噉溪深無水聲夜來雲際火照見古隘城微
月入林淺歸鴉到樹輕心間紆暝色含盼不勝情

別去三千里傳來一紙書王家增佛日山叟愛吾廬華
屋少年修茅簷老景舒仰人殊未易服食倚耕鋤

閒心山事夥堪見不堪云鶴照池中影人行嶺上雲林
交容馬過池闊到村分日夕疎鐘起誰從從定後聞

懶眠常竟日紙被喜新成門外無人候牀頭有鼠聲鳥
來從自去雨過不知晴寄語朝中貴能無此夕情

莫道丹霞熱鷺溪熱有餘雲高峯頂薄雨少栢陰虛樹

唐堂詩集

卷九 五言律

六

密風過岸籬穿日照廬但除心裏火隨分且耕鋤

百歲行過半全身託翠微猶嫌芻食惡更覓菜羹肥過
午金仙訓憂貧魯士譏我心真匪石抗手謝同衣

只今惟守拙閉戶遜時賢身退名何在情窮道不遷朝
看雲裏岫暮聽竹邊泉與衆同居止降心一味禪

佳月入湖小千波影共圓月光不到水水月豈從天對
鏡看羣岫依林數過船箇中誰是主歛目獨澄然

自笑生涯拙猶能不怕窮就泉惟酌茗移榻愛當風到
老憑誰力千峯一策通不知人事易隨意任西東

湖水連天白登高見遠帆肝腸付寥廓形影托松杉心

在何勞聖情忘真厭凡一般孤月迥容易住層巖

山雞半夜鳴月落溪雲生坐久懸燈暗門開宿鳥驚何人於此得獨自繞簷行三十年前後松濤一樣聲

祇園臨大路獨立數晨宵官樹貧人斫春田野火燒雲封當澗屋月暗近山橋夕鳥催歸客松林斷續招

祖意在山邊水牛眠野田深知黃葉趣不坐白雲禪鳩喚我秧雨風牽上水船此中無限意肯向外人傳

山食只麤糲憐子謝少年豈當爲苦節貧賤得安禪多病偏宜澹無緣但聽天相從忘歲月始覺及門賢

興來譚往事相逐過西溪解意忘前後因人有笑啼語

唐詩集

卷九 五言律

七

誼山嶽靜樹遠夕陽低微月挂簷隙回途尚不迷

故山幾日別臨崖一指間依然丹岫月只度大庾關飲水知源遠耕田傍寺閒老年筋力少不敢畏癡頑

院後遺殘屋吾師舊掩關湖光先日照塔影駐雲間對此無餘說祇應時往還且教龜子住予欲老投閒

理策隨身去行行過石橋夕陽懸樹杪山犬吠藤條認得靈谿路曾無道士招玄關子亦透但不上青霄

獨唳不堪聞孤松影到懸落虹搖淺瀨歸憤出深雲顧我當奚似於人何可云古來多顯達壘壘見高墳

身在難忘世機停始見山龜蛇知雨至鴻雁及春還月

出胸懷爽霜飛道路艱層巒與孤嶼能得幾人間

目前誰是客夢裏悟多身莫辨客中主寧知身外人西風飄一葉萬木斂三春啓我惟秋色優游林下真

盡言黃獨美難得白雲橫豈是一生事都酬曠劫情鐘敲霜葉落雁叫碧潭驚不了目前意空憐道者名

密樹連雲暗殘荷雜草香心孤寄水月年邁歷秋霜世有高僧傳人無辟穀方方知林下士多半爲閒忙

羣岫富軒入寒泉到枕邊何須更舉足只在此中眠觀影日中鳥聞聲夢裏蟬蕭條自岑寂莫與懶人傳

黃葉紛紛墜白雲片片飛只聞辭社燕不見擣寒衣世

唐詩集

卷九 五言律

八

故山城遠清秋霜露微野人無感激寂寞掩柴扉

三日松風生五天簷雨聲此時大麥熟秋穀倉箱盈荒後人心約安貧勢利輕世間與世外何事不相成

秋原懷遠蹤想像正無窮問路草初白遙山葉欲紅銷磨雲水裏俯仰客情中灑拂禪房靜還家聽塞鴻

一覺開門出月明纔四更江流浮夜色石瀨引秋聲斂聽忽何有冥心合太清誰當更復憶不可號無名

五更山吐月四望空無雲樹轉西峯影風斜北雁羣上關仍就榻稍坐見微昕世事惟高蹈關河了不聞

柳葉夏已長稻花秋更齊山門無一事尋伴步西溪老

鶴認人慣田雞過午啼邨夫知雨至指樹覺天低

菊花開燦爛溪水日潺湲不覩黃雲暗焉知白露繁稻

梁遲社燕若盈對山村回首成衰邁還應望石門

出櫳金鎖鳥殺羽向山丘不啄黃金盤空棲青樹頭往

還愁俊鶻居止學巢鳩長翻虛空闊高低縱晚秋

何處堪棲息烟霞隱梵宮鳥搖籬菊嫩大呌夕陽空問

世無成策安心只是窮老僧惟有退含笑委長風

滿目無山水全身已在林不因入自昔那得我從今香

暖流雲幙鐘寒怯曙襟當時誰坐斷塔影尚沉沉

斗大梧桐樹當簷引晚風半留山月到更與野禽通子

瞎堂詩集

卷九 五言律

九

落知秋老枝疎惜歲窮衰榮看欲盡獨立意誰同

雁叫微霜後林寒細雨初板橋先度客野圃罷燒畝望

寺僧歸疾投城馬去疎前途雲樹合回步竟何如

閒情銷隱几獨覺愧葵和秋水無心照山禽有影過拂

空翻鳥跡把火沸冰河人道虛神用吾師念積疴

流水去無返年華暑復寒根塵如夢起識浪幾時乾白

日忙閒過青山歲月寬嘗聞高隱客還共夕陽殘

五更開戶望孤月照禪真脚踏生臺影燈搖遠佛身風

停花入定雁過水無塵不到空潭曲難論曠世因

不是遠人跡都緣避世譽經行首徑沒燕坐草堂虛生

死當知處浮漚豈易除年來消息斷慙愧客情疎

主院至垂老因人敢愛閒幸然無俗客乘暇且看山掩

戶推雲出開窓揖月還高松投鶴影永夜不成關

人定鐘初歇燈明夜最真聞猿幾喪我觀樹亦猶人萬

籟歸何處羣機得所因誰當更消息孤負陌頭春

賦性偏多癖違時追昔賢疎才居事後勇退在人前自

合棲巖壑難教入市塵愛人殊未已有約白雲邊

午睡鳥呼覺交聲未休不知吾覺後鳥意復何酬濯

濯風前柳洋洋石上流山中長似此卒歲樂優游

髮白垂將徧眸青尚可觀往年筋力異來日杖頭寬禪

瞎堂詩集

卷九 五言律

十

寂終宵盡房櫳薄暑寒豈堪貪茗盃更使夕陽殘

空谷歸人少高峯落日寒望雲慙老大深夜繞欄千萬

事省心力六時惟內觀浮生豈容易休作少年看

欻然一自返頭白老青山俯鑒遊魚戲仰看飛鳥還身

隨松鶴瘦心逐野鷗閒旦晚清陰下安知世路艱

不擇名山老江流盡有源金輪承雨露華首接雲根一

榻長霄迥千峯古木繁終焉復何憾相視欲無言

含暉欣晚景立雪憶當時我亦承人後誰無一日知江

流深不測雲影變多奇峯頂孤松色歲寒然後知

百歲過駒隙憧憧何所成機深天性薄欲寡道心生世

故豈難見林泉空有名吾生少營慮於此獨能明
不識幽棲趣徒勞招隱心長空無雁影流水誤琴音
豹畏山淺魚龍忘海深高林多綺角莫向洞庭尋
誰信子期死伯牙仍鼓琴從來無覆處豈敢貴希音
久識山性聽多知水心晨宵欣獨往林下莫沉吟
往復長松下相逢豈異人暗投愁按劍什襲愧非珍
澗鬚蒼在啼林鳥雀親生平吾不昧以此得安貧
背山朝隱霧傷殿夜聞鐘忽憶此生事都忘何處從
骸成聚散一覺有春冬飲啄同山鳥登臨信竹筇
望夕光沉魄晴林影尚微爲雲曾不是卽月豈全非

唐堂詩集

卷九 五言律

十一

眼山容隱含情夜色暉若教遲皓潔已喪目前機
坐落西軒月行看東嶺松易教雲作水難信石成鐘
物理自衰變人情時夏冬是誰能免此同上最高峯
對人時累足閉目不觀空偶起探晴嶽攜筇過寺東
古松搖澗底怪石出雲中多少住山事茫茫逐異同
寒月窺簾悄晴雲覆岫陰一般閒景趣識得道人心
視聽當猶昔溪山豈自今願同泉石老猿鶴許相尋
一楊蒙頭坐千峯夕照移重雲低市地微月上高枝
氣暖龍蛇蟄山寒鳥雀饑不知春信至卽在夜長時
積雪通昏晝叢光掩嶽川閉門寒色斂擁褐夜燈然

事曰頭衲一牀黃獨烟青山非世僻容得懶成顛
萬古一彈指雲山夢裏看目前銷不易榮落始知難
大雪危峯出殘冰餒鳥歡擁爐對良夜獨自耐深寒
百情安一遇得解不成文雪滿雲山合漸流河漢分
掩窓寒隔紙煮茗葉燒雲俯仰觀塵劫冥心知所云
人羨龐公好全家隱鹿門但知山澤美寧畏虎狼喧
獨樹難藏影旋嵐不著痕此心無去住何事更招魂
春草露先白霜根雪後青擁爐當秉燭餌藥失頽齡
引興尋梅澹憑高共鶴冷不辭搖落盡寥寂自寒庭
閒中數往事往往歎前因不信先賢語幾成衰世人身

唐堂詩集

卷九 五言律

十二

名存石室巖壑老風塵借問鸞溪水能回白草春
歎惜今時事難追往哲風道隨炎冷異心與利名同
拙樸甘吾塞文章讓世通陸沉終不易何苦問污隆
何人能獨立雲靜與山深萬木無行徑千峯穩住心
拚教風逐虎輪去月同琴想望人天際迢迢流水音
山澤匪耽寂雲林自作師好隨明月去休被晚風吹
亂石填階砌長松蔭後籬一從深入後爐火不曾離
繩牀方斂足不覺到餘曛碧澗沉清影青霄無片雲
夜猿愁月照山鬼畏僧聞自笑爲人淺都慙與物分
晚年宜好靜日日數生涯候種畏寒早爲園及暖垂
臨

風多遠思明月易生懷不作餘齡計忙來亦自佳

唐空詩集

卷九 五言律

三

瞻堂詩集卷十

番禺天然禪師著

書記今毬編

七言律一

歸隱羅浮詩報老父 辛巳

潦倒雲巖日惘然聽泉時枕石頭眠且非有意逃人世
那得閒情結俗緣益代勳名都是夢大家生死倩誰肩
年來老大心須歇百劫光輝在目前

還小持船示諸子

眼前一望黍離離燕子忘機歸亦遲當憶百年緣散處

瞻堂詩集

卷十 七言律

莫隨頃刻念生時黃梁未熟誰先覺荷葉初開我已悲
幸自臨池多暇日無生有訣慎相期

次韻答吉州周天木

今人行業古人心落落孤標物外尋白鷺洲前春有脚
五羊城外海無音雄才未遂甘丘壑清夢猶能到石林
世運興衰看不盡赤松橋北未沉沉

送梁弼臣北上 乙酉

天上只今已如此丈夫出處倍相關時危不可徒干祿
親老何妨暫住山綠樹清泉身足隱眠雲坐石道能閒
秘書未必赤松意笑殺留侯空自還

郭無偽鄺無畏見過

金粟如來是後身澄潭孤月淨無塵看同鏡裏人何似
話到聲銷道易親鐵樹開殘寒臘燄雪花藏得舊年春
水雲上下深深意鶴影松虬好結鄰

西樵寫懷十首 丁亥

乾坤內外絕為鄰夢裏何勞問主賓治亂興亡千古事
死生老病百年身白雲欲鎖寒山色梅萼誰憐凍臘春
石上因緣知幾幾莫教浮世笑閒人

破衲蒙頭一味真隨時粥飯莫嫌貧伊者阪涿今何在
滄海桑田豈有垠已過身名他日淚未來事業舊時人

瞻堂詩集

卷十 七言律

二

憑誰深信三生論共坐樵峯話往因

一日閒來一日足百年愁去百年忙須將後事翻前事
莫誤今狂學古狂松覆石牀人外寂門開竹徑意中涼
諸緣易盡心難盡好悟無生萬法忘

溪聲山色淨無塵獨坐雲峯意自新無智無能空笑我
多才多藝總輸人百年生計須臾棄歷劫操存旦夕因
一領衲衣閒不徹單瓢陋巷幾曾貧

世外難忘物我情敗非成是不須爭時來用盡生前福
事去徒矜死後名一念乍興曠劫累萬緣休歇此身輕
林泉大有甘心處寒夜孤筇傍月行

身前身後事誰明
纔憶因緣暗裏驚
猛士難催金鎖骨
精兵不破涅槃城
平原免盡歸將晚
黃石松疎蔭未成
一自世途機滾滾
青山歷亂少人行

十年丘壑夢魂輕
漸喜人忘舊姓名
影現情緣迷處盡
融通起滅靜中明
鳥啼花落空巖意
月淡雲寒流水聲
老我儒冠勞半世
柴門猶得寄餘生

覓得茅菴奉老親
玉泉清冽映松筠
試茶暫過石橋北
步月遙看菊徑新
睦叟無鞋應愧母
隱峯有妹足閒身
亂離法樂饒天樂
好共人間識舊因

身隱須教心共隱
遣情爭似泯情佳
桔槔轉處聰明巧

唐室詩集

卷十七 言律

三

機軸停來天地差
逐浪隨波人易偶
離非絕句道猶乖
可憐林下逃名者
名重如山時未諧

青山滿目匪人間
柳檣橫挑自往還
過客但聞時事慨
論心每覺道情慳
目前活句堪誰舉
天外搖頭笑我頑
近日有人知此意
明年三月掩柴關

戊子春掩關雷峯諸道俗見訊示此

四十年來彈指間
荷擔大道不知頑
無緣常恐法輪墜
多病偏憐夢幻慳
業識未乾迷悟垢
心忘盡聖凡間
于今剩有蒙頭衲
敢效高僧閉死關

恭懷空老人

香花曾結勝緣歡
十載追隨行路難
憶別忽驚風俗異
感寒時念衲衣單
月明千里心相照
雲起雙峯影獨看
已是道人情似水
一回潮滿一回瀾

夢餘軒

浪跡閭浮四十春
依稀重記劫前身
白雲萬里空雙眼
綠影橫空足幾人
近竹淡烟他日夢
隔橋明月舊時津
江山今古長如此
高臥峯頭我欲貧

初秋

月落風高秋漸橫
此時誰復論浮名
巍巍獨坐虛生白
寂寂幽林露有聲
久住深山無此意
偶觀塵世樂閒情

唐室詩集

卷十 言律

四

竹林薄夢先桐葉
不到寒更衣欲輕

懷祖心弟

故園泉石亦遲遲
萬里雲山此一時
常對夕陽愁去雁
每因風雨夢連枝
望空天地月能語
思共林梢花不知
聞道江南多故老
笠瓢相訪未應疑

懷湛六

四十扶筇筋力微
遠簷平望獨依違
月明萬里霜天直
雲淡疎簾秋水肥
遠樹蒼茫辜客夢
亂流明滅有人歸
光輝已自成今古
賺我寒更露滿衣

戊子九日

去年此日亂離中霜葉寒花今又逢
鴈羽不堪窮漠北
戍歌猶是大江東
烟銷衰草橫塘靜日照疎林秋浦紅
潦倒莫辭朝落帽夜猿聲急白蘋風

九日洪少宰西巖袁都憲特丘放生小持船賦此
却寄

聞道重陽白社開
德雲不在妙高臺
儘教魚躍鳶飛去
識得長天秋水來
貝葉肯和霜葉脫
曇花應傍菊花栽
金錢不買陶潛醉
別有醍醐露一杯

九日憶梁未央用臺設韻

百年踪跡客情慳
占得雷峯一日山
籬菊飲殘陶令酒

唐室詩集

卷十 七言律

五

茱萸看盡杜卿顏
死生多故聞秋雁
老大無心臥竹關
爲語登臨但乘興
長江滾滾幾時還

復風旛堂舊趾

已丑

夢斷風旛不可尋
虛堂猶見古人心
一池春水臨高閣
十畝荒烟想故林
人事暗銷芳草盡
道情偏共亂雲深
月明此地知何限
薄影橫窓曾幾吟

答商丘伯侯若孩

時風旛
堂新復

披衣夜夜覩明星
古寺寒塘戶半扃
笑我拋閒居市井
多君相見望州亭
千家燈火銷兵甲
萬里烟波注海溟
野老新承堂構舊
好添封事進壇經

夏日書懷

雲裏無家何處歸
平生踪跡尚依依
休心閱世機常鈍
拙算投林願亦違
入夢青山一榻穩
逢人丹荔半餐肥
亂離不作終朝計
潦倒濃陰暫解衣

初秋郡守丞倅諸公過譯經臺

浩公載自鹿門至
諗老牀頭接趙王
不是野人情簡畧
都緣護法意深長
虎溪苔印秋容淡
玉帶光流山色涼
珍重諸賢然諾處
譯經臺畔木樨香

秋日喜袁特丘劉同菴過訪

門無分水繞長松
亦枉高軒林下逢
竹院風高先見雁
經臺日午不聞鐘
無心於世秋偏冷
有意尋僧夢獨濃
相對祇應閒着眼
百年踪跡問雲峯

唐室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六

與崔石師泛舟

深閉柴扉獨種園
何人招我破雲痕
竹搖青影落河渚
日蘸寒光出海門
秋水連天橫小艇
晚烟籠樹失孤村
歸來一路漁歌起
蘆荻洲前月色溫

憶老親

寒涕垂垂一比丘
依林傍岸獨吟嘯
甲兵老我半生事
饑渴消人百歲憂
綠竹沿溪已無夏
青山入座望臨秋
海天浪拍舟中月
遠處高堂清欲浮

答劉客生中丞用來韻

客生爲大司馬同卷弟
後入雷峯脫白字思園

海天秋色共茫茫雁影長空入草堂有句不堪酬長老
無心曾否問空王裴公已結香花債諸子誰教秘密藏
選佛未應遲破衲幞頭先願爲人忙

葵扇二首

誰將碧眼入芳叢裁就雲團欲蕩空豈與世間忙臘月
且隨雲麓度秋風逍遙蓬戶宜高士搖落朱門傲貴公
手裏仙人君見否不曾遮面透羅紅

嚴寒始見世人容寥落風塵獨有儂逸士正宜青竹塢
老僧攜上白雲峯輕裾泛夜如飄素薄暮投涼擬坐松

唐室詩集

卷十 七言律

似我何須畏炎熱和衣清晝夢魂濃

秋夜述懷

一龕燈火月微明似聽孤猿坐五更毳衲豈無芳草意
蒲團猶有倚寒情十年辜負西山夢今日空慙漁父名
假我百千疎散計亂雲疊嶂老餘生

寄龐若雲用梁同菴韻

窓間猶見數峯青已報秋歸霜滿庭添我道情空落落
賺誰人事獨惺惺紅爐點亦欺殘臘萬派聲須到巨溟
倚石慣知寒濕味乘風無限意泠泠

答梁同菴疊前韻

揮空長劍倚天青萬里無雲月在庭雙眼閱窮終古意
百年聊復共人惺夢甜林麓空羣岳坐擁溪流失四溟
誰道珠江江上水亦隨殘臘凍泠泠

如是居憶椒園用憨山韻

川原歷亂欲誰歸獨有山人到竹扉恍忽舊時梅影冷
似曾寒坐月華微百年人事空潭影一夕雲林孤雁飛
特地不堪重話處倚欄頓爾發清機

弔王勃用達此韻

高閣凌霄尚壯哉何人風雨渡江來影沈湖水秋烟冷
韻過匡雲碧嶂開多藝如君應薄命閒情似我亦憐才

唐室詩集

卷十 七言律

八

遙知萬古長天色一度登臨恨一回

酬汪明府用來韻

一從谷口白雲橫世上誰當問隱名綠水繞門依古渡
青松夾岸喜秋聲繩牀久向空中坐玉帶難忘方外情
此語莫教消息漏溪橋深鎖夜烏輕

歲晏和何朗水韻二首

江門春色自何來冷燄寒香暗裏催物化共看誰着眼
旅懷獨酌未成杯勞勞人外虎溪月落落更殘牛糞煤
野衲不知時序易數株松樹一瓶梅

擾擾勞生又到春鐘山投老倦蹄輪乾坤有恨銷窮臘

江漢無情問隙塵黑白異同今日夢枯榮寵辱百年身
佳廬且縱陶潛酒贏得酡顏倚雪筠

西樵碧玉洞與諸子卜築

誰信佳廬千尺練曾移一半到西樵多年夢斷黃巖路
此日寒生碧玉條遠眺寶峯雲影亂近開靈鷲雨花飄
可憐十八多佳士築得沿溪度石橋

庚寅二月雷峯卽事

野寺疎鐘接晚笳薊門殘雪嶺南花十年征戰江雲斷
二月風烟山口斜古洞暮猿淒絕岸荒原明月照誰家
越王臺上西風急夜夜哀魂到海涯

唐堂詩集

卷一 七言律

九

次韻答侯若孩太傅二首

海闊天空鳥不藏孤城日暮怯微霜烽烟暗鎖千門柳
羽檄分馳萬里驤戎馬十年腸亦冷竹牀二月夢先涼
一般桃李春開盡今古雲山漫度量

野寺孤村泣斷燐半生魂夢若爲真可憐按劍看投夜
始信寒巖獨有春沐雨櫛風多載恨鋤雲耕月一身貧
勞生擾擾同今昔更莫長歌慟鬼神

懷王園長

時園長入曹溪

四望重圍鳥鵲愁何人乘月獨登樓海門一夜寒沙起
香水三春野服游古寺黃鸝啼欲暮巖城畫角吹成秋

河山萬里應同恨雪竹霜筠此日投

雷峯夜雨

時老父初至自廣州

細雨輕寒夢不成蕭然一榻自生平巖城春夜近無夢
野寺雲溪漸有聲林外不妨花落盡籬邊猶愛笋初生
江山此夕同何夕慙愧幽人空復情

春晴望訶林諸禪

竹院春深亦乍晴青山歷歷水盈盈白雲草木連沙漠
玄菟旌旗擁穗城人在重圍風雨暗烏啼高樹霧烟輕
從來識得榮枯理不謂離羣感獨生

雷峯三月三首

唐堂詩集

卷十 七言律

十

浩劫江山足戰場白雲歸處是家鄉一簾夜雨澆殘夢
百轉流鶯過短牆春色到門山犬睡淡烟遮岸海鷗忙
乾坤有地藏癡拙古木森森待日長

遲遲春日醉松門生趣翻從世外存七十老翁初入寺
八年慈衲望孤村風低弱柳拖烟色雨過新潮長石痕
一上峯頭占海氣越王臺畔黑雲屯

時老父新棄家爲僧老母爲尼已入

臘亦促居近寺

清簾疎簾鎮日眠百年多病且隨緣雁翎去盡潭無影
燕子歸來春可憐淡淡野烟孤嶼暝重重青靄遠山連
蕭條人事逢寒食猶聽悲笳入暮天

秋日懷出山諸衲

疎林斜日照紛紛斷岸長亭入暮雲野寺無人掃敗葉
寒江有客阻妖氛月明橋北等閑過雁叫霜天何處聞
離亂不堪期別後青山誰與問孤墳

秋月

光臨江漢九垓寬百尺峯頭萬木寒到底龍潭清碧碧
排空雁字白團團此心已許先秋素暗影何勞後夜看
獨倚長松發深省一聲橫笛五更殘

喜光半入山

蕭條瓢笠出巖城破寺相尋物外情笑我溪流黃葉亂
寒堂詩集 卷一 七言律 二

賺誰谷口白雲輕十年有夢山何在深樹無人雁過聲
莫是秋原戎馬急却教白髮閉門生

九日雷峯登高

萬方多難此登臺今古興亡盡客杯北郭白梨何地落
東籬黃菊滿園開人歸野渡秋原晚日入長江霜氣來
一領衲衣寒不到百年猿狖爲誰哀

十日再登峯頂

珍重茱萸露一杯與君今日更登臺秋光未盡看如此
少長相攜笑幾回林木亦同人事改江山不共雁聲哀
休心閱世還憐我潦倒長松薄暮堆

十一日三登峯頂

何時何地獨支藤三上峯頭尚有僧風起烟銷江練碧
雲寒霜重石牀冰平原返嶺笛聲遠古木留人月色增
萬載清秋應共此柴門深鎖佛前燈

秋盡

海門風急浪千尋萬里山河老衲心流水過橋紅日落
古榕低岸白雲陰相看獨我知秋盡徙倚同誰到夜深
搔首碧天無限意石寒林靜雁聲沉

答李山農

寂寂雲溪但有名似應珍重過橋聲誰憐雪竹題詩處
唐室詩集 卷十 七言律 三

殊愧金山贈衲情遠嶽漸無青草色近潮猶聽白鷗鳴
年來旦夕成今古何日遲君石上盟

遣懷

身前身後路漫漫目雲山夢裏看零露不凋楓葉盡
哀鴻到處菊花殘田橫壯士何年淚煬帝歌姬舊日歡
惟有老僧與孤客夜深常覺月明寒

憶佳山諸衲

自從瓢笠辭佳嶽不覺蹉跎又十年嶺海雲寒僧漸老
金輪雪重月頻圓幾人守獵猿啼處十里還山花信前
遙憶曠陽初解凍同誰巖下試新泉

庚寅除夕

一簾燈火坐殘更百歲曾無此夕情忍見新燐流大漠
不聞歸客向孤城癡心且逐今宵盡活計從他後日生
收拾舊頭黃葉亂悔教身世賺浮名

雷峯春事用明教韻

世事浮沉孰可攀隨緣只合老青山吾宗後死有人在
懶病餘生假我閒獨坐焚香孤野興推窓覽鏡笑顏顏
聽潮暫過溪橋晚一望春深雲樹間

識盡震六自皈隨予十年相次而歿撫今思昔情
不能勝詩以寫之

臨堂詩集

卷一 七言律

七

獨坐峯頭淚欲頻十年風雨夢中人迢迢雲漢何堪問
滾滾江流豈復親烟沒臺空成異代鳥啼花落又深春
一從俯仰知多少我亦悠悠信此身

辛卯除夕

青山迢遞海門東目斷長年一夜中人在水雲閒歲月
夢隨梅柳入春風半龕燈火光無際萬里關河望欲窮
去住獨憐寒雁影此心不繫與誰同

壬辰元旦

山門瑞氣入初年龍象齊瞻古殿前曙色漸回春樹影
雲衣常帶篆爐烟依稀村岸行人少寂寞川原歸雁連

舉額但祈戎馬息林泉無事日安禪

初春

東風初拂月初弦寂寞柴門送雁天夢斷梅花空見葉
望深楊柳未成烟一聲畫角山城遠萬里行人春樹邊
珍重白雲啼鳥處幾回惆悵綠蘿前

正月十七日

此日干戈傳海岸一年憂樂問田間園林雨過春猶淺
里社燈殘人尚閒鳥語忽聞山客去鐘聲初歇暮潮還
江城遠近胡笳起嫩綠重雲早閉關

得止言舊冬書

唐室詩集

卷十 七言律

十四

何事音書報早春長征三月限通津連天衰草八行淚
動地悲笳萬里人楚水雪消帆影亂吳山日暮柳條新
歸鴻欲寄不知處綠樹平沙杜宇頻

送離欲足兩廣慈乞食東江兼柬陳康叔王園長

花落紛紛春正深蕭條瓢笠下孤岑同人且暫虛磐石
到處何妨共竹林重雲細草山中路岸柳沙禽江上心
甘贄定知貧衲意相投門巷莫沉吟

清明

清明山郭黯朝暉去國離家長翠微青草塚邊一鳥下
白楊堆裏幾人歸寒烟萬里迷春樹細雨遙天濺客衣

試向越王城外望，花橋上落花稀。

袁特丘送澹歸入山

破寺尋僧又五年，香花重見昔人賢。
壁間高韻遲投老，槽殿行人欲解禪。
谷口白雲何處入，溪流黃葉舊時緣。
通玄頂上應無憾，滿目河山只偶然。

懷刺人弟濟陽

天涯別緒古人同，又見歸鴻入遠空。
七載滴殘寒夜雨，九旬欲冷杜鵑風。
沙場牧散鐘聲外，嶺海人疑夕照中。
南北更憐楊柳處，黃雲青靄一無窮。

送商丘伯侯若孩二首

若孩以僧服奉田太夫人，振還中州。

唐室詩集

卷十七 言律

七

旅櫬相依向故畧，十年通客幾沾襟。
江山併作終天恨，禾黍徒繁異世心。
洪水疎鐘隨曉騎，桐門斜日待秋林。
雲峯尚有安瓢處，不學田橫入海深。

迢遙萬里憶孤臣，轉戰頻年歸幾人。
衰草斷垣無白髮，辭家去國有青春。
荆山西望三川盡，淮海南浮四塞均。
自古常州看壘壘，月明深夜憶閒身。

中秋同諸子坐月

古殿蒼茫對月明，青山獨有老僧清。
風吹不散長天色，蟲响暗連落葉聲。
萬里山河雙眼淨，三秋林壑幾人情。
顏容共照寒溪水，何事悲歡却并生。

送止言澹歸先入匡山

曾憶紫霄峰上話，十年留滯海門東。
空山背日寒猶在，春草無人綠未窮。
覆舊悔教黃葉去，移茅定在白雲中。
撐持賴爾難兄弟，相送河橋念朔風。

壬辰除夕

萬里津梁歸此夕，幾人心事付初年。
初年猶是近村寺，此夕竟同寒戍天。
夢裏雲山應不改，客中歲月已徒然。
何堪更憶匡廬舊，暮梵晨鐘古木邊。

癸巳元旦

漸老應憐海外身，一年寒熱又隨人。
分明昨夜春光早，却訝今朝曙氣新。
草木知時先坼甲，杯盤獻歲久非辛。

唐室詩集

卷一 七言律

二

東風便送歸鴻去，雲影潮聲亦自真。

過北寮看采石病

東風嫋嫋柳初低，野寺蕭蕭鶯亂啼。
幸不客來虛隱几，却逢僧病強扶藜。
潮連海岸魚梁沒，雨過春園笋蕨齊。
百歲定知酬一死，茅堂山日莫相睽。

夏日與劉見顯王入聞阿字無方白菴須識諸子

小坐山亭

古木森森直似春，茅簷土屋自爲親。
從來隱几幾忘我，今日空山喜見人。
頓入鐘聲一覺裏，悟將雲影百年身。

相期更有千峯在莫雨朝晞應未貧

袁特丘劉見顯何一字見過

緩步尋幽過草廬霜清啼鳥宦情疎竹林閒就峰烟裏
山徑寒生秋雨初萬里歸心鐘磬失百年羈旅夢魂紆
飄蓬莫作亂離事但信吾生只自如

喜謝伯子司農入山

歷落交遊三十年秋風相見海潮邊頻經禍亂君能老
暫閤窮愁詩亦傳黃土終歸當世士綠蘿深繞幾生緣
蕭蕭古木寒山靜勝事空知晚更憐

旋卷四十又一

昭室詩集

卷十七言律

七

月流桐葉清輝悄風掩蓬關薄曙寒一度逢生秋水怯
四旬如昨鏡花看心存遺澤傷年邁手自栽松及露薄
辛勤立雪成何事深草堂前語默寬

初秋懷出山諸衲

瑟瑟西風動竹扉關心寒色轉霏微三間舊擬雲中去
一鉢新期海上歸有時橋岸逢人立何處江山無雁飛
白首更憐千里夢寒花霜葉石門違

秋夜有懷

梧桐葉墜碧天開落落閒情秋夜迴風送泉聲出谷去
月將寒色近簾來右軍池上鐘初歇揚子江頭雁已哀

瘴海別峯霜冷處一時回首妙高臺

與袁特丘于將之
匡廬

梧桐葉墜噪棲鴉楚客逢僧話轉賒雲外峽橋猶有路
烟中霜樹已無家遠公林下風初動王粲樓頭日未斜
信我定寬陶令酒何年丹壑醉流霞

瓶花

寒花難得是深紅時見晴開霜葉中不與上林春鬪艷
欲教離落色知空西風似有微音入秋雨誰將衰草同
且向飄零煩著眼一瓶清冷自無窮

昭室詩集

卷一七言律

六

瞻堂詩集卷十一

番禺天然禪師著

書記今毬編

七言律二

癸巳秋將之佳山寄別廣州諸子

臨岐不作別離情，望裏烟霞足此生。
聞鶴已傷行路意，畏人猶諱買山名。
十年瘴海餘秋色，千里雲帆入雁聲。
寒夜紫霄深雪處，論交先寄石羊城。

佳山懷刺人弟

歸臥廬峯憶舊因，夜深誰共侍瓶巾。
千株松柏前朝樹，萬里關河羈旅人。
明月未殘竹影寺，黃雲長蔽雁門津。
艱難閱盡頭先白，兄弟遙看淚欲頻。

瞻堂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一

禮金輪峯舍利塔

層崖疊嶂擁金輪，辛苦誰憐負鐵人。
寺是右軍開晉室，塔傳竺土肇西秦。
雲霞縹緲諸天儼，日月升沉百代新。
稽首長空餘涕淚，感恩徒有剎塵身。

秋夕奉懷長慶老人

詩成次日，即接老人書，師弟相感如此，不可不識。

一別雲山歲月虛，問安猶記朔風初。
曾爲弟子恩非薄，仰事吾師愧有餘。
月上禪西幢影亂，燈明方丈履聲徐。
金輪捧足何年事，泥首長空掩敝廬。

九日悼梁同庵

吳山越水共茫茫，會盡因緣亦自傷。
半榻寒燈風雨舊，一簾秋色夢魂長。
故鄉望斷空千里，折柬開殘但八行。
曠劫不忘師弟子，只今無奈菊花香。

甲午四月八日再禮金輪峯舍利塔

二十年來話未圓，今朝重禮翠波前。
心懸海外烟霞幻，足履雲中色相捐。
徧界不曾藏面目，一峯何處論中邊。
此生定遂終焉願，坐斷羣巒獨晏然。

送頓修真佛行乞兼懷嶺南九江諸子

金井橋邊風習習，玉淵潭上月娟娟。
十年殘夢無尋處，一夕離歌盡惘然。
已許白雲成我友，又隨流水作人緣。
因君忽動無窮思，嶺海珠江霜葉前。

瞻堂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二

與卽覺頓修話舊

二十年前古道存，瞿塘無路覓精魂。
此心欲向青山付，佳話空傳流水喧。
衆病漸侵何可久，情緣疎淡不堪論。
焚書直入亂雲去，忍聽人間說感恩。

用韻酬阿字時阿字以結茅留江州

寂寞雲中又一秋，忽驚柿葉滿峯頭。
九江澄漢堪聞雁，五老斜陽獨上樓。
入郭應知泉石穩，投林殊歎道名浮。
買山誰作住山計，辛苦都忘在沃州。

須識以端陽入嶺訂予九月還山霜露已降消息

渺然病中多感紀之以詩

到海定知三夏盡歸山曾約北風初夜寒病骨應愁汝
秋杪長途每繫予解語好教窓外鳥忘懷只有案頭書
一杯蘆蕪何人進坐候晨鐘霜月餘

十月九日病起

白草紛披孤磴出青鳥啾啾敗垣寒野人病起若初到
舊處經行作夢看亂葉拚將流水去千峯忍見夕陽殘
麗谿石上知誰世細雨斜風祇自歎

山中病起人境初涉而茅屋待結遠人未歸悵然

唐室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三

興懷書寄阿字

一生多病爲人忙百事違心徒自傷世亂有山容易住
道衰無侶不成藏白門僧去溪雲斷雁翅書來海日長
爲報江州莫久滯北風吹雪入茅堂

冬夜懷足兩

蕭條寒色掩山齋夜靜鐘殘影自埋念爾情窮尚孤奇
因人腸冷一興懷狂吟海岸應無伴共棹江雲那有涯
古道只今寥寂甚不勝惆悵步庭堦

入博山舟次石港

趙長慶老人名命

舟行八百半長途石港臨村客況孤水落沙寒深夜火

天空雪白滿江蘆深山紆曲奔師命杖履疎違愧我愚
明日香臺重泥首慈雲千帀護雙趺

湓石灘夜泊與阿字頓修書懷

古木森森山鳥鳴孤舟日暮不勝情多時沙際三人影
到處灘頭一水聲胸次欲橫星漢外鬚眉猶照晚霜清
風塵賴有敝袍在地角天涯莫寄名

奉侍長慶老人高泉晚步詩示隨行諸衲

早春乘興午風溫樹裏行人望遠村回首忽驚新客邸
亂坡如出舊郊原巍然碩果吾師在蔚爾新枝若輩存
溪鳥一鳴山盡綠百年此日竟誰論

唐室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四

雪五首

半落層崖斷壑中靜依雲樹望成空月疑淺影若堪似
梅逐餘香未許同不信馬蹄能久白獨憐梢桷傷深紅
何人高臥峨嵋頂滿目寒光路欲窮

潔白何曾上獨峯只教巖麓絕人踪壓斜茅殿萬山悄
欲啓柴門深夜從幸託青松堪自見却嫌紅燄愧爲容
禁寒或亦饒孤賞聊許高人一寄筇

濛濛萬象獨憑陵何物光茫積素凝面目冷然遺草澤
肝腸如見託峻嶒若爲熱處偏成水不耐寒多竟作冰
惟有野人茅舍穩斷橋孤嶼一枝藤

一夜嚴威生大漠萬山如醉儼成降尚堪爲白先投嶽
未肯成冰但入江素練條條千樹一青眸皎皎幾人雙
淒清莫作窮冬事破衲蒙頭早閉窓

霏霏如絮到茅茨想見烟深草沒時零淚似傷寒日落
投空匪畏北風吹四山昏翳愁青黛一室冰稜笑白眉
只恐暫晴樵路穩無人更起剡溪思

送漸侍者歸省

悵望湖州未敢歸故園楊柳欲依依忍看國破先離俗
但道親存便返扉萬里飄蓬雙布屨十年回首一僧衣
悲歡話盡寒山在殘雪孤峯望晚暉

唐堂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五

萬年山居

夏日生涯易到秋陰森松竹倚山樓懷高霄漢從風雨
倦倚匡牀聽鶉鴂三藏豈須歸白馬五千何用覓青牛
柴門寂寞烽烟外不信人間有許由

四月雨中卽事

風雨飄搖茅舍欹日長寒竈午炊移山中乞士方離院
江上歸帆已過時播穀預占今歲早種瓜須記去年遲
商量浩浩成何語羞聽黃鶯啼短籬

送阿字之瀋陽訊剩人弟

羅浮佳嶽十年外吳水燕山萬里餘鴻雁影分沙磧暮

鶴鳴聲急朔風初收羝地識蘇卿雪洗馬池深刺史廬
海外干戈烟塞遠關心雲樹正躊躇

阿字臨行口占示之

萬里傳持白紙書往來無伴莫躊躇父翁消息全憑汝
兄弟天涯欲慰予雲水不教沾一滴衲衣珍重更無餘
仙歌日待遼陽鶴早晚溪橋認舊廬

初秋書懷

兀兀山堂意漸降飄飄秋葉送寒窓三年遊子傳臨粵
聞具一萬里征人已渡江阿字往入嶺入北定瞻新帝闕回
南猶是舊蠻邦關門自此無防閑夜夜胡笳到石幢

唐堂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六

棲賢懷古

谷口白雲何處入堂前深草易生悲讀書高仰名公跡
拭淚徒銷濁世疑烟雨屢更殊未定溪山長峙不堪思
相看更莫論千古他日興懷正此時

丙申生日

窮年兀兀似憨癡鳥道虛空舉向誰伯玉知非先一臘
香林走作未移時寒溪石上吟何已空谷人來未可知
白日降心唯此道千松巖月意遲遲

送來機奉母還嶺南兼寄社中諸子

青青竹筍春船遠白白山雲谷日舒我母畏寒歸嶺海

而師好靜滯佳廬四依清苦爲狗道三業精勤勝讀書
珍重故園搖落後十年楊柳夢魂餘

懷阿字

慈烏啞啞盼危枝況復投荒萬里疑想去欲知經夏處
望歸空記出門時佳雲影覆千山衲邊月寒生五老帷
關塞極天戎馬日却憂吾道苦相思

懷足兩

結茅相傍石梁東一臘雲烟心事同乞食隨人過貢水
還山有約憶西風千家曙色投朝市六月寒林坐晚鐘
老去漸哀吾道喪蹉跎歲月別離中

唐堂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懷吼萬須識

佳廬深谷駐寒烟誰共開池種白蓮借飯有人從楚澤
寄囊無路到秋天獨行市井見新月徙倚茅堂聽夜泉
所歎道孤年運邁夢魂猶繫穆陵邊

滕王閣

撥雲倚棹度江津戴笠登樓景倍新雨過西山人望越
尉陀封南越王風迴南浦雁歸秦背城畫角孤烟晚近
故嶺南亦稱越水蘆花隔岸春俯仰一回思帝子碧霄無際浪無塵

滕王閣五首和足兩韻

早年瓢笠及登臨亂後棲遲遂至今懷古況逢新畫棟

憑高因見舊蒼岑歌鐘幾向人間換詞賦猶憐世外尋
我亦臥遊舒遠矚長江孤照白雲心

高樓雄鎮坐春風勝國洪圖今古同戎馬喜隨歌舞散
文章愁逐玉鸞空江魚雲雁浮沉外南貢西山日夜中
俯仰共知遊覽意臨秋應信蓼花紅

東南平望控通津豪貴才華異代人樓閣只今全盛氣
江山終古有餘春閒雲自是當虛檻極浦何辭長白蘋
莫向登臨重懷抱杖頭無地覓風塵

夜濤千里錦帆輕錯落嘉賓足盛名倚醉清風同此日
是誰豁眼得生平牢騷作賦詞人淚慷慨當筵壯士鳴

唐堂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八

滿目河山成曠代平觀空有老僧情
高懷年少獨登樓縱是無家亦乍愁四望雲山忘作客
一聞鴻雁暗驚秋蘆花宿月沉沙渚羌笛因風滿鷺洲
天地自來虛橐籥不堪人事日悠悠

還嶺南道中得阿字長安書

多病已拚佳嶽去因人復向海門歸聚船南貢江橋在
布穀春疇山日遠萬里音書添旅思三旬風雨想征衣
馳馳未可酬風穴白日紅塵泥帝畿

初還雷峯示諸子

七賢遠別成何事三老重來信有因若與交臂新交臂

吾猶昔人非昔人老榕垂蔭酬初地弱柳沿溪似舊津
再禮慈雲深自省肯教狼藉故園春

憶卽覺

虎門水殿春燈迥獅子樓臺霜月殘千里江山一路直
百年梅柳幾回看却因多病傷吾老每到良宵念汝單
案上毘尼須盡讀法庭秋晚攝僧難

寄懷阿侍者

二年纔得一封書夢裏還山信屢虛病去隨人歸瘴海
懷深無計問江魚而翁憂道長思汝尼母憐兒每向予
何事五旬心氣盡秋風凝眼倚山廬

唐室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九

六月書懷

在道平觀習漸輕空憐形影笑餘生肝腸於我終無易
意氣逢人暫一更暇日且教銷貝葉高談聊亦寄閒情
杜多未必無知已淨護鬚眉入太清

荔支

海外靈株自古今江南江北絕相尋濃陰難覆胭脂色
錦質誰憐冰雪心近水似拚形影託爲園聊寄姓名深
畏寒豈是安鄉國白草狼烟情不禁

喜阿字歸自藩陽

去從溢水趨遼左歸背幽燕入嶺東三年雲月何曾別

萬里溪山自昔同踏雪但知陵寢在逢人休道子卿窮
生還已是吾門幸休向關門怨朔風

送雪草還歸宗兼寄棲賢諸子

悵望湖山頭漸白送君臨別益淒其金輪夜月虛殘照
珠海西風怯早吹帆指庾關雲暗處人歸晉寺雪深時
玉淵再會終無負一語先傳猿鶴知

廣州三首

陸賈清談收百粵衣冠曠代見忠良秩宗首義車先裂
文苑連營陣亦凸萬古江山皆易主一朝簪紱自從王
何人構鬪紆傳檄闔國身殲築怨長

唐室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

粵秀山前鼓角哀越王臺畔草堆堆飛龍白日旌旗閃
獨驥黃塵斥堠來王謝入爲麾下客賈商推出濟川才
十年巨室誅求盡閭巷蕭條喬木災
萬里悲笳朔氣深故園搖落倍沾襟登樓漫擬劉琨嘯
出郭誰爲梁甫吟普天丘墓無新舊近海雲山有古今
去國豈須憐鄭谷徘徊鷗鳥是知音

懷棲賢二首

卜隱匡山曾六年玉淵金井坐流泉出頭已訝盤空勢
拭眼誰憐避世禪生客久拚青草裏袁特丘約入山不果近傳物故孤
蹤猶滯白雲邊白雲山在廣州存亡去住知何定怪石長松亦

有緣

石人巖下草萋萋洗馬池邊日漸西故山猿鶴夢中覺
千里風烟望裏迷便擬梅花同雪早難將海色共潮齊
時危兩負青門客招隱遲回黃葉溪

夢棲賢

昨夜夢到棲賢谷泉聲鳥聲相間鳴高樓欹側雲僧少
狹徑支離山犬驚牛屋緊圍藏芋種薑田翻轉下蔓菁
地爐歎息歸何日隱隱聞呼大小名

寄棲賢

早年卜隱盟丹壑反望佳廬作故山留滯海門非我意

唐室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一

暫隨鴻雁寄書還新松不厭百千樹舊屋從教三五間
謹護柴扉客客到但妨豺虎莫偷閒

冬泉

有引

雷峯無佳泉故飲河水河通潮性鹹一衆苦之

十月鑿石得泉味甘且多冬天久旱萬井皆涸
忽然得此洵爲過望命名冬泉作詩誌之

冬日水枯穿地骨冷冷涌出映蒼泓十年鹹海空愁熱
一掬香流但有名可汲豈須傷井渫真源那復待河清
莫勞櫓斷更招隱到處佳泉慙老情

與諸子探早梅

瀕海輕烟古寺東一枝初放竹林中寒香漫道當春異
疎影偏憐今夕同落落路傍疑過客垂垂人外泣孤鴻
相尋未必終寥寂對此幽姿妬晚風

已亥冬至

嶺外再逢長至日烟曩風輕散縷愁豈無海市堪舒服
不是佳廬莫上樓戎馬鄉關今日淚溪山松菊百年秋
管灰紋線人間世衰變從教雪滿頭

赴龍溪樊郝諸公探梅之約三首

海闊風高起遠思扁舟乘興恰同期杜陵看去愁偏亂
裴廸相逢春已遲笑我衣單寧畏此催人頭白欲憐誰

唐室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一

一冬深雪香爐仄青似黃村薄暮時

昔歲佳梅愁獨賞今年風物好盤桓地僻更逢豺虎遠
僧閒兼有謝陶歡香浮玉盃人烟暖色冒冰壺日影寒
回首頓忘天地外石梁金井欲漫漫

萬山積雪駐寒烟殘月疎鐘欲曙天曾憶抱襟開戶坐
却疑餘夢到林眠疎斜且出黃花後攀折徒憐青草先
相對盡期深谷裏莫教人羨上皇前

龍溪諸子再約黃村觀梅阻雨不果是夕林將軍

招遊波羅

濛濛細雨暗新潮露濕春泥冷灞橋豈爲滴殘香蕊薄

都緣寒滑馬蹄驕黃村風雪昨堪望浴日烟波晚更招
暫隨海鳥遲花信乘興還來未寂寥

波羅舟中呈林將軍并同遊徐梁諸公

飛錫定規波浪穩浮杯遂作海門遊旌旗射日搖蛟室
鼓角喧風落雁洲將軍禮數能寬客山叟疎狂欲狎鷗
蓮社相期盡劉許豈如張翰漫乘流

南海神祠

祝融神廟千秋祀聖代封題百粵名喬木逾深滄海色
巨濤難蕩古今情厓門日月沉珠浦南越風雲儼穗城
幾歷興亡香火在年年銅鼓撼潮鳴

唐堂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三

浴日亭

薄漢祥雲開紫氣一輪寒日湧滄溟陰霾洗盪孤陽起
乾德清明萬彙醒曙色已澄新宇宙夕暉猶映舊辰星
海天上下觀垂象百代興懷在勒銘

登西臺李木洲故址

黃灣東望獨悠悠雁過西臺悲昔遊花草已埋吳藻艸
衣冠想見晉風流平林風震星辰動大海潮來天地浮
九原只在河山裏淚灑新亭未易收

登海光寺樓

萬里波濤驚絕漢高樓回首幾人悲休將作賦擬王粲

錯比行吟哀楚詞寒日獨懸滄海外浮雲欲變古今時
登臨自笑同年少塵幻無心鴻雁知

訶林菩提樹

古殿巍峩接穹蒼庭蟠嘉樹自梁唐朝鐘暮鼓風鳴葉
翳鳳飛龍月上廊鐵幹婆娑撐法苑霜枝峭勁拄禪堂
袈裟重覆思壬午俯仰乾坤垂蔭長

海珠寺二首

濤心湧出梵王宮蜃氣溟溟露瑞容四面波瀾搖畫壁
一城笳鼓雜晨鐘海上乾坤成殿閣簷前風雨吼蛟龍
自從宋代開忠簡回首厓門烟霧重

唐堂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四

蕩漾青蓮見佛尊千年鐘梵至今存飄飄帆影來天漢
浩浩潮聲撼寺門雲連雉堞旌旗暗水落魚梁市舶喧
滄海共深香樹蹟渚烟沙雁自黃昏

挽瞿菴

有引

瞿公子三十年前交好也水雲行脚廿載于今
歸來數月遽作古人夫年運變衰豈能長保第
一水盈盈弗復永訣殊難釋然爰作悼詞以誌
不忘

三十年來意氣真匹鞋踏徧可憐春清風明月留佳句
衰柳斜陽想幻身衣鉢只教歸故里風流終不見情人

嶺南自此無尋處越水吳山孰問津

憶佳山舊居五首

一回瘴海心難歇兩住佳廬計未成
守院數人常入嶺開春隨雁幾歸程
溶溶石上新潭水寂寂松間舊磬聲
庭下梅花經雪瘦不堪重憶倚寒情

泉凍無聲鐘漏稀玉淵松影佛燈微
白分檻外千峯雪紅上爐邊百衲衣
海臘不寒梅落盡山春兩負雁空歸
共誰曾住棲賢者此夕風光能幾違

峽橋茅屋堪誰託珠海禪房且自安
山水多因青鬢誤風烟空向白頭歎
舊移方丈從蛛網新植松杉作虎欄

賸堂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二五

幾載經營最堅在潺湲一路石門寒

疊疊山河天地間晴空望盡雁洲寒
潮聲慣作泉聲覺海色長當山色看
鄭谷莫輕今世易沃洲真見古人難
垂垂五十又過二千里雲烟夢未安

蜃海蠻風吹短景嚴城哀角動寒林
人情已覺蒼茫晚世路還同滌沅深
夢裏松花應十畝望中湖水欲千尋
南來豈爲稻梁計渚雁沙鷗見遠心

送漸監院還棲賢 庚子

佳廬曾悔別離去相送潮頭歸思同
殘月漸隨孤棹遠青山只在白雲中
爲留高樹邀巢鶴想到清秋聽夜鴻

賴有楊岐芳躅在肯教寥寂舊家風

哭千山剩人法弟三首

鴿原北望霧雲重白草堆中古寺松
萬里誰教還馬革千山今復號熊峯
死當邊野非吾意終誤才名惜此宗
椎拂縱橫知負汝 弟有書索子法子未及遣發遂聞訃音 白頭吟些欲何從

烏玄鵠白盡乾坤俠骨平心欲並論
至性自應投絕域深悲何必恨中原
十年癘雪酬先澤七刹幢鈴答後昆
覺範子卿終一死空餘骸骨弔關門

賸堂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三

想像空山塞雪新匣裏恩書緘碧血
積中遺履拜黃塵臨風俯仰慙孤調
愁對秋高白雁翔

九日雨

近海高秋蜃氣侵更愁寒雨苦登臨
河山不到一翁眼松菊相憐百歲心
把茗欲當陶令酒閉門聊效杜陵吟
青谿何事斷腸處獨對流泉霜露深

悼具三

早年避亂投泉石因病辭家渡海雲
白社尚存居士筆青山添作苾芻墳
淚冷松塋新霜露夢繞羅龕舊見聞
借汝再來吾已老不堪孤雁唳斜曛

漸監寺再還雷峯

荔枝初熟披星去梅樹花開帶雪還我久冥心同水月
君於何處訪雲山孤舟臘月回初地破寺寒天盼老顏
添汝三峯數點淚增余五老一回歎

辛丑初春出海幢適同學從長慶來談及剩人殊
增存歿之感

會日愈驚離日遠怡山轉見白雲邊干戈不限三千里
鬚髮徒嗟十六年雁影久虛寒磧外棣華重綻煖春前
驚溪立雪幾人在相對珠江只惘然

懷阿字掌孟崖州

唐室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七

絕塞驅馳經兩夏珠崖跋涉又當春鵲原多難空勞汝
茅屋深移更累人蕩蕩薰風車轍遠條條細柳草堂新
幽懷豈盡傷離別白拂微言清晝貧

上華首臺

不到羅浮已十年登臺松柏望蒼然幢幡曾遶一人後
堂構空懸七衆先舊植菩提堪蔭月新移石磴尚聞泉
峯頭老少疑殘夢淚逐西風落枕邊

冬日卽事

日日扶筇望海涯目前生計祇些些一泓潦隔平田闊
千樹松排東嶺斜山外不知何處岸雲中依舊野人家

閒過木橋詢老叟今年豐稔少嗟嗟

憶三峽澗

買得青山千里外愁來空復向誰論溪中疊石疑巖竇
橋下重巒鎖洞門高松仰看行人小遠水平邀繞座喧
最是數年金井側一杯招隱易黃昏

諸子邀遊厓門詩以謝之 壬寅

孤情不欲向厓門興廢誰將世外論鬱勃定知埋古殿
蒼茫何處弔忠魂露濡荒塚青山冷風撼洪溟白晝昏
祚移時去無今昔千古難忘是感恩

唐室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八

番禺天然呈禪師著

書記今秣編

七言律三

暇園留題

岡城幾歲歌鍾地此日香花勝事新
曾識主人池上水再逢公子竹林春
干戈過後悲存歿嚴壑當前孰幻真
石假山野鶴何心細擇木為隣松栢長荆榛

初夏得石鑑凌江報

兩旬風雨到庾關一紙音書達故山
聞道干戈前路遠

瞻堂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一

定隨鴻雁早秋還三吳烟水十年夢
五老雲峯幾日閒懷抱自深明月裏
清光無計夜鐘殘

聞石鑑四月十九日度嶺計此時應到棲賢

扁舟一葉向湓城此日雲峯眼底明
高樹鶴疑新簪笠隔橋人喚舊時名
茅房五月谷風冷松徑三更溪月生
興洽頓忘千里外懷深併起故山情

中秋大日菴惠次

去年經理華首老人後事亦在斯時

凄然今夕是何夕依舊去秋焚獨身
仰看初利空無際回望雙林淚轉新
愁極却憐知已在阿首座離侍者夜鐵書記侍坐
深偏憶故山真懷棲賢舊隱并石鑑美山諸子誰攜拄杖從金井曾見

賓鴻到海嶺

重陽前一日陳小安入雷峯遂有丹霞之約

異代何人許共尋秋風回首幾霑襟
維摩且喜不曾病惠遠終慙未入林
黃花莫問當年酒白髮難為後日心
更欲訂君同長老天然覲面海雲深
丹霞有長老峯天然巖

八閩陳季長西蜀喻賡三入山

海島茅菴門半開何人一棹趁秋來
黃花滿地慙無酒青涕垂膺懶撥灰
雲裏有家非劍閣山中無夢儼南臺
在福州府相期未盡千秋業回首西風松栢哀

秋夜懷頓修

瞻堂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二

高秋靜院寒先至孤月長塗影倍憐
生死頓疑千里外悲歡徒憶十年前
相看容易成岐路共閱艱難更遠天
歲月豈堪離別過殘荷衰柳幾潸然

水仙花二首

姑射仙人下彩虹綠裳霓袖隱芳叢
性從水石餘香膩質合冰霜解色空
寒夜無人應入月曉窓孤影易乘風
相看只有閒雲鶴立賞都疑在鏡中

濯濯幽姿寫不成一溪風雪晚來清
北山弱蔓難為影南國繁香愧得名
無力倚空春意倦有懷乘月縞衣輕
探奇總作凌霜韻別島深雲惜此情

夏日李曉相司寇尹恒復中翰見過和曉相作

遺老相攜訪僻居水清山淺混樵漁投閒賴有霜筠寺
祇對難酬竺尚書密樹池邊吟好語孤烟墟上送回車
臨門再訂重來往三伏林間風有餘

得頓修返匡山信

憂極忽傳佳獄信平安不敢問歸程一腔熱血此生畢
兩地關心到死輕聞道自通先世論感時當憶住山情
荷花殘落西風起浙瀝長疑戶外聲

秋日寄何紫屏憲副

憶癸巳入匡山時紫屏留滯章浦比返閩中而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三

予亦回五嶺今年得白門書聞已五十矣念去
住之無定歎韶光之易逝道業難成相見何期
感而賦詩聊用誌勉

瑟瑟西風潮汐邊香花誰結未生綠靈光不隔三千里
魂夢徒迂十二年金井珠江瓢笠異雞鳴鳳翥劍書懸
多君學易幾無過笑我浮生雪鬢顛

喜陳法樞過山堂

寂寂山堂戎馬外何人負笈入雲林嘗因亂世得高士
豈爲憂貧生道心秋雨窓虛寒色漸晚鐘人定野情深
身前身後茫茫裏珍重垂楊倒夕陰

戲柬姚六康

六康與子同舉崇禎癸酉百歲試過關其送程周量中翰還朝有是秋入部

調選
之詩

五旬待刻階前草選佛還教先選官但識人間原是幻
豈嫌山上笑彈冠舊時文社曾稱長此日祇圓賴悉檀
題壁未應忘雪竹何年重過玉淵寒

訓彭進士羨門二首

世間安有閒雲鶴君獨名成志遠遊野寺似曾題雪竹
木犀猶故放山樓豈當再過辭生客却訝前因擬狎鷗
且勒高文留貝葉他年應記碧峯頭

哀柳寒花歲歲同光榮憔悴共秋風欲知物理騰騰外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四

只在塵絲滾滾中千里合遘成雅邁一宵言笑總無窮
含情更有凝眸處別指庭前百日紅

秋日警衆

梧桐葉墜去年秋電火難追鏡裏頭可是聰明成底事
枉隨聞見重夷猶百年身世看朝露一代才華逐水漚
幸自心知同此日猛然提取莫悠悠

尹恒復中秘見過

頻年轉戰知交盡相對真疑夢裏人心淡自應廉吏後
時危曾現宰官身趨庭有子能娛老避世尋僧得正因
開士漸推蓮社長羅浮今亦有遺民

送石鑑親西堂領衆棲賢

憶別佳廬又七年湖光山月待人圓
栽松未了何生願
插草遙看後日綠拄杖已傳東嶺信
深山知有石頭禪
烟霞到老真成僻爲寄遐心峽澗邊

送記汝典客隨石西堂之棲賢

借汝篁溪一日別酬予金井十年情
懷高深谷饒雲水
誼重連牀老弟兄霜葉滿山人外色
雪花投澗枕邊聲
箭鋒試向鍼芒柱千里幢鈴夢裏生

曉湘李大司寇八十一初度

今古齊觀劫外春朱簾高捲彩筵新
霜威尚見前朝老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五

雪鬢長看後代人黑白且圖良友對
敲推贏得野僧鄰
桃花流水從通塞穩臥鐘山松栢身

春日李司寇惠詩及栗却酬

風雨瀟瀟春正深落花流水共誰吟
青山不到人間眼
白首偏憐世外心飽讀新詞能永日
饑餐脫粟臥長林
懶殘未必無知己怪石蒼松豈自今

乙巳冬聞沙汰之令

山犬不驚松戶舊寒花猶遶竹籬新
袈裟有詔從初服
雲水無私歸道人牛火漫煨餘涕在
鶴形還對一經貧
舊頭黃葉須收拾莫濫恩光誤早春

陸未菴六十初度南嶺學山使君尊人

久慕雄州賢太守高堂長侍白頭人
從來愷悌多仁壽
始信廉明有老親五嶺薰風披永日
一河慈潤滙通津
山中野叟遙多祝願憶生前最勝因

尹恒復中翰遣公郎兼中持書入山肯沙汰寬旨

賦此酬之

野老歸山去不辭誰持折柬寄相思
遣兒未肯同裴老
開社還應愧遠師近日林梢仍向化
避人茅屋豈終移
物情累卵同今昔珍重篁溪石上時

再示兼中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六

天語新傳法運回寒梅依舊雪中開
雲間僧臥青山穩
林外人尋白社來空寂欲同真夢泡
豪華休作幻樓臺
吾門大有酬恩句舉向高堂進一杯

得曉湘李司寇見懷詩用韻奉酬

絕島寒林自掩關深居從不爲人間
千株松栢清陰外
萬壘山河落照間雲欲收時空不礙
鶴曾棲處去仍還
書勞太傅思應劇會借遐心到藥欄

丙午元日

炎洲孤嶼阿蘭若臘轉霜殘又到春
梅柳喜迎初歲景
幢鈴長繞去年人光天寶炬隨潮遠
市地祥雲捧日新

百尺倚空烟水闊洪崖何處石磷磷

示程周量舍人

大道幸然同內外隨緣且現宰官身王臣付囑非無意
居士傳燈豈異人十里香花今日勝一圍寶帶舊時因
主賓機感何年事珍重鐘山雪竹春

寄廖崑湖太守

匡月湖烟尚未收幾人此日憶同遊河山賸有霜筠色
雲水飄餘桐樹秋五馬重嘶金井畔三車還擬墨池頭
拭眼因緣今古合一書先報李江州

丹霞詩
有序

瞻堂詩集

卷一二七言律

一

日起丹霞舟入江口雲烟縹緲水石迴環奇峯
間出出沒無路轉轉如行萬山中比知此山之
勝漸近望長老峯脚疑衡豆蜿蜒從無餘地及
登岸數遶入關門迥出意外主山崇深左右朝
對峯巒林立如與本山相連舟所絲長江如南
華香水溪又如棲賢金井玉淵而實下臨百丈
一川平闊遠睇孤危到來豁朗此極奇極穩真
梵剎之備美者也澹歸謂與曹溪雲門鼎足洵
非過譽垂老得此猶敢歎相遇之晚耶初入院
縱目應接不暇無開口處澹歸謂和尚法眼不

可無以表彰乃隨足力所及輒成十二律名丹

霞詩因命能文諸衲隨意屬和不拘各體總以
識一時山川人事之合

初入丹霞

壁立崔嵬透一關不攜柳櫟跨千山空中風起石梁隱
足下雲生鳥道頑長老峯高終古在天然巖待此時還
羣巒盡在霜煙裏夜月橫江萬木寒

法堂

紫玉屏臨翠石欄萬山林立一峰寒瓊樓金殿空中幻
寶几華巾雲外安窮子衣珠終自得仙人羅扇不須看

瞻堂詩集

卷一二七言律

八

一鋪直接庾關上香水潺潺到此間

望長老峰

萬丈孤危在目前亭亭不與衆山緣但看八面無行地
想見中峰直到天遠近雲巒供怪石淺深沙磧繞晴川
寶華王座當空倚路滑還他長老禪

紫玉臺

左控重關拱上台擎空仙掌向陽開影分白日臨深壑
玉斷丹丘作露臺絕巘流雲當北障亂風吹雨度南來
石籀古篆何年事暮轉寒威楓葉哀

築竹坡

碧嶂崎嶇長綠條野人憑望晚蕭蕭拂崖停日信秋露
積石臨江生洞簫鳳翅影連青嶂色龍鱗吟動紫林巖
山南帝子今何在砂起霧來寒欲搖

芳泉

何人鑿石及寒泉桐葉潏潏玉檻前出浪定占清淨應
負缶翻爲桔槔憐曹源一滴澄今古渤海千漚競後先
吸盡西江無著處雲深還待擁輪賢

晚步松嶺

歲寒猶見一叢青高託層崖覆石屏夜月不侵無草地
曉風頻護獨條亭蔭垂千仞連雲棧響答長江入海溟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九

倚杖聞猿却回首下方誰夢到林垌

登海螺巖

重巖飛閣近天門俯瞰羣峯勢獨尊晚秀倚空徒自鑑
草玄無上與誰論心同雲漢形俱外目對星辰意不繁
踏徧且歸山盡處妙高終日到黃昏

龍王閣

龍王閣下有龍池池在山頭龍不知布水爲雲封洞壑
順風吹雨到江濬出頭天外星辰繞舉足南陲草木披
徧界不曾藏聽睹六窓長蔽晝暝時

與諸衲遶海螺山脚二首

奇山怪岫起螺城欲注南湖浸未成笑吼洪崖插漢立
森羅列嶂擁雲橫火龍暗度千尋壑丹鳳高昂萬里程
擬挈亂峻歸上界先教人向別峯行

身在此山山不見潛移一步大家看慈威倒正無人處
蜿蜒哀斜入畫難倚樹仰空飛瀑細塞蘿就石宿雲寒
自慙垂老逢真境更繞千回興未闌

過錦巖

峭絕雲屏松徑欹大巖疏闊石離奇傷無宿地僧歸少
門對西江日到遲瞻仰金容疑近古指麾靈鷲定何時
杖頭舉處無多路歎息人間鐘梵稀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十

朝陽巖尋故址

朝陽巖下訪遺宮樹鎖寒烟萬壑中金像瓦穿殘日照
僧房門掩敗垣通落泉流漫廚灰冷墜葉縱橫谿路窮
試看石牀苔沒處陰晴疑有虎狼蹤

丙午除夕

朔風吹雁落人間塞北江南夢欲殘萬里溪山看臘盡
數峯松竹到春寒佛燈自照夕陽外僧笠誰從鳥道寬
一夜石泉流不住曉鐘依舊出雲端

丁未元日與諸衲泛舟江上

梵王宮在碧峯頭初日迎春瑞氣浮香散紫霞歸洞壑

鐘搖松響出江流欲看金闕參差影共泛晴川汗漫舟
回首畫圖丹嶂外何人乘興晚悠悠

元夕

山中歲月無新舊撫景隨人樂事仍泉落石聲調玉管
月移雲影暗春燈早鳥喚林千嶂綠夜猿啼雨一江澄
人間物序憂遲暮只有閒情屬老僧

春日登山門石閣

懶步峯頭曾幾日憑高又見草芊芊畫中山鳥啼無數
夢裏春花開正妍上界窓臨江岸遠下方人望石樓前
風烟滿目誰爲主已覺身隨雲樹邊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二

送澹歸行化五羊

五年辛苦走山城構得名藍極老情畫壁樓臺筆下起
蓮花宮闕舌頭生看雲只有三冬日冒雪還登二月程
春草自青潮到處江流偏作送人聲

寄海幢首座

髻鬆雪鬢滿頭斑垂老于今始入山上嶺人扶登絕頂
下坡杖倚到前關晚秀茆房還我住龍王書閣待僧閒
封題却憶舟中語寫去新詩一破顏

寄雷峯諸衲

白頭遙望萬峯低小隱何人守故谿去國塞鴻先我見

入門春燕傷誰棲河橋日落漁舟近海樹烟深村路迷
生事百年消一病青山依舊白雲齊

春雨

春山將雨雲先布雨隱雲中聞石泉閉戶却疑空劫住
開窓如對上皇前香烟欲共衣衫濕茶氣能令几席鮮
衆竈頓歸暝坐裏萬峯誰記一千年

子規

已知宮闕生芳草猶抱愁心泣夕陽無那東風增惆悵
有時寒雨助淒涼聲隨流水涓涓遠血染殘紅黯黯傷
莫向山齋悲舊苑曉鐘微月夢初長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七

對花

年年二月放新枝挹露含烟似有期笑我冷來和月老
憐人熱去如風吹墻頭一朵春能鬢凋底千叢夜不知
閒把膽瓶移近處莫教香透捲簾時

種桐

山居生計唯耕植共道栽桐勝種田無稅不驚雞犬叫
有鉏休仰子孫賢偷禾鼠往鄰村去雜草人間鎮日眠
三歲便教花作實滿篷風送賣油船

南雄陸太守孝山書至却寄

書至始知遊興阻迢迢空谷想遐音多時莖草榮丹壑

此日清風隔碧岑自笑身形難似鶴空教松樹供風吟
水雲上下生涯舊墨綬何時拂石陰

贈陸亦樵

當年丹荔頻相對此日青山又到來居士持齋忘歲月
比丘行脚徧巖隈開懷泉石供圖畫入眼雲烟絕紛埃
閉戶默然同靜者一翻臨別重徘徊

悼離言

夢裏猶驚久病身老榕窓北已無人難留去影思曾住
想見新苔長舊痕生死豈惟千里隔合離深恨一冬頻
離言病時適于上
月雷問春便得計音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三

津

中秋前五日與諸衲宿片鱗巖

偶共尋涼過露臺追歡更上片鱗隈依巖挂屋千峯頂
繞壁橫空一徑開夜靜鐘聲從地起月寒秋色自天來
休將此夕疑他夕幾轉幽懷到劫灰

九日

年年此日在高山更不登臨但倚欄百歲定知黃菊在
一瓢且對白雲寒雁辭玉塞空秋草犬吠霜鐘起夜壇
底事暫隨吟望處風流不與夕陽殘

棲賢石長老生日

老僧舊住溪橋上却憶當時亦五旬潭影杖搖山日落
紙窓燈暗夜猿頻門庭枯澹思先輩田舍荒蕪賴後人
莫倚年華少提挈壽昌七十鏤頭春

示諸子

瑟瑟西風薄暮生百年衰柳幾回榮鏡花久逐東流去
水月猶憐獨夜明斷東故人空有淚當時孤韻已多情
道心不向吾門冷珍重雲山好弟兄

金公綯生日

繁華閱盡老王庭炯炯雙眸意氣橫感恩豈必曾相識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四

慕義殊慙暫近名盈戶總爲朱履客遙山猶繫白雲情
因君益我林泉興幸託長庚耀此生

蕭孟昉生日

曾聞負鐵鑄金輪公先世曾修金輪塔覺海隆因屬後人意躁天
中香已舊聞耶手裏剋重新清水欲收丹壑綱梵音先
咒毒龍馴公有願築南湖放生池先施梵策各十二部入山勝緣久植遐齡祉
相見還期大冶春

六十一詩十四首 有引

予去年作青松篇今年復作六十一詩蓋荒山
岑寂撫運自娛不覺成韻寧足示人乃當軸鉅

公不忘衰朽或枉高軒或郵遠札無爲瓊報敢
代復言冀簿書帖括之餘少爲領畧知世外閒
情聊復爾爾亦當杯盤狼藉別出一品蔬蓴也
一週甲子又從頭生事如環誰去留白髮不知人厭老
青林空見葉爲秋朔風吹雁來衡嶽寒月遲猿下石樓
多少陵陽餘歲月世間猶此憶滄洲

閱盡興亡隱遯深佳廬彭澤共浮沉空教黃鳥啼來日
誰向青山問昔心一夕寒花猶是古萬年流水始如今
長松幾歲勞相伴識得儂渠薄曙襟

青山壘壘忘歸路白露皚皚濕客冠三代廢興猶欲問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五

一身前後不知寒老來方悔少年拙病去難尋向日歡
誰解預爲衰暮計石門攜手共盤桓

久滯塵寰想洞天歸山不覺已三年人過六十有何事
峯住千重只是禪下界殘陽雲影裏上方初夜月明前
聞道近多乘興者隔江應見剡川船

紫霞深處曙鐘寒風轉袈裟習石欄心逐夜猿聲裏憩
身隨雲侶臘前觀高幢月落烏初覺疊砌枝橫露未乾
此意靜中看已老一林松菊繞香壇

微霞薄照影漫漫世上愁從落日攢閒倚石樓思往事
忽驚陽雁報新寒頭顱久豁重添雪杖屨猶存數繞壇

不用更尋尋素儲六旬人物已凋殘

衰病自知來日少偷閒人去臥時多目前祇有無憂得
身老其如此道何啄木鳥懸楓樹上摘茶僧向石梁過
山中底事逢時節歎息人間詠伐柯

漸老漸知吾道穩更無餘夢到羲皇伊耆龍馬昔全盛
阪涿熊羆今淼茫江雨未收山日出夜鐘纔憩曉雞松
韶光冉冉同流水誰信松門活計長

年年見說人多往豈有昨宵今再來猶向石坪低處望
不妨籬菊暫時開峯高引水富階濺日逼移槐隔檻栽
青山得住何嫌老返景初殘月上臺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六

久住佳廬無雪詩去年二月苦吟時青山依舊人添老
白髮無私天亦垂萬頃冰田春尚早一庭玉樹夜何其
石梁回首寒猶在獨立松簷却問誰

海螺絕巘覆洪濛老眼臨高豁大空越水東流流不住
楚雲西望望無窮風吹落葉知何處月到寒宵只此中
欲倚長天青碧碧一聲鴻雁隔千重

居山只合種山田豈爲無心作俗緣人事強如千日日
世情薄似一年年道貧不欠他生債身病長賒買藥錢
便採菊花當服食頽齡無酒亦陶然

手扶人背上丹梯只是臨高眼莫低老去尚能誇足力

興來差不厭人攜，猿食果熟連枝墜。鳥識僧歸隔樹啼，暗數登山今四度。明年還擬構巖棲。

萬仞峯高獨坐時，紙窓虛映滿頭絲。古今不到眼前盡，雲月從教人外移。僧絲豈有圖空手，榮叟羸將入老詩。自此更生千歲日，石牀題徧定無疑。

已虛菴主出先華，首座下住瓊南二十餘年與余生同甲子。適當攬揆分奉舍利以福遐齡。

羅浮古木不知年，移向瓊南作話傳。厚蔭偏宜炎熱地，新枝重發泮寒天。一周甲子伊誰主，十萬程途後日緣。化度未終吾與汝，靈珠分曜海潮邊。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七

戊申冬日屬西堂石鑑代主長慶臨別示此

十年未弛吾師擔，三請深慙居士心。林孔石有札促余多雨逆撐曹洞水，爲余雄據大瀉岑。先宗斷續寧論後，古道凌夷直賴今。千里臨風無別語，舊頭黃葉慎知音。

石長老入閩已有別句臨行再書扇頭二首

老大翻驚歲月頻，那堪更作別離人。三年寒暖初停夢，一夕雲峯又隔春。有意菊花成聚首，無情梅萼送行津。風烟轉盼分閩粵，錦水華山却認真。

一瓢峽澗冰霜重，千里雲幢身世輕。話月總教隨剎土，臨門猶悔出山情。庾關古已多行客，烏石今仍對會城。

拄杖到時春已半，堂前不信草頻生。

寄林孔石

折柬殷勤又七年，肝腸重布菊花前。却慙堂構秉承後，轉見王臣燭累先。白社遙知宗炳意，青山分去遠公禪。臨風更有無言句，他日相催一默然。

曾公實過訪

舊同年友也

看君幾歲瘳皮冠，試問從來爲選官。念我故山腸欲斷，把不得人歧路淚偷彈。不忍已成白髮南洲暮，却憶青袍北邸寒。莫怪童齡多慷慨，低垂猶自倚闌干。俗氣不少

作金橋牡丹回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八

傾國名花好自持，豈因零落慎相期。竹籠馳馬慙當日，雪棹逢僧寄一枝。無意桃葩開始盛，有情丹壑恨來遲。回首沉香亭上事，空令人憶暮春時。

瞻堂詩集卷十三

番禺天然禪師著

書記今稊編

七言律四

南雄陸太守同閩郡諸宰官招入華林

宰官招我下重關
柳標橫肩自去還
愛聽三車遲近院
曾先五馬入深山
風流況有宗雷並
雲外偏宜皎貫閒
願見久忘朱戶貴
麻衣高座鬢毛斑

建封灘尋靈樹禪師舊址

青松高出建封寺
信棹灘頭問古津
舊址久成豪族塚

唐堂詩集

卷一三 七言律

一

原田半入俗居人
坡斜漫滅無行逕
竹出參差多著塵
五百方袍何處去
清溪水澗石磷磷

晚泊有感

布帆忽憶十年前
獨樹臨江晚泊船
戍角淒涼林外壘
漁燈黯淡渡頭烟
行塵擾擾人非昔
流水涓涓夜穩眠
世事總如寒浦雁
飛來飛去暮雲天

初入華林

近郭名藍半壑開
華簪方服對高臺
雲生几席僧催至
香滿山廚客帶來
萬里風烟霜竹斷
三生魂夢午鐘催
相看未易論疇昔
且共遐心倒茗杯

贈阮若生

閱徧興亡一布袍
早傳名字到蓬蒿
心同野鶴青冥近
身傍雲菴白社勞
賣藥韓康疑市隱
栽松道者愛年高
投閒豈爲田園樂
止酒尋僧不姓陶

華林送李別駕廷標入覲

折柬尋僧幾日情
俄聞萬里逼王程
一官久繫皇恩重
三徑從拋樂事輕
梅萼漸看帆影遠
杏花回首馬蹄橫
遙知丹石薰風下
野老欣傳返旆聲

龍護園

太守新修別院深
遙分祇樹落城陰
官閒喜傍烟霞蹟

唐堂詩集

卷一三 七言律

二

僧僻慙牽纓冕
心定化絃歌成佛國
已將鐘梵入名林
谿壇曾見聞樺者
空谷寧愁金玉音

還山留別陸太守

真成一日堪千載
太守高懷豈偶然
揆蹟直深塵劫外
論心須憶古皇前
香花已見當年事
雲水還期後日禪
歸棹未應愁此別
石門遙望夕陽邊

歸舟晚望

久住青山性未馴
出山何似入山頻
猿聲豈爲催歸客
江色長疑送去人
沙上白鷗寒照水
祠前青竹靜臨津
石門深處夕陽閉
昔指雲間是隱淪

歲暮

就隱丹峯幾臘殘，昨隨人去四旬還。夕寒鶴自歸松頂，月落雲仍到竹關。萬里客鄉知歲盡，一天風雨待春閒。孤懷淼淼誰堪共，獨拄枕榔吟上山。

寄酬南康別駕沈赤巖

佐郡名豪隔蠡湖，官齋如水對青菰。攜觴自有陶彭澤，看竹應尋舜老夫。深謝朔風馳雁翅，空慙明月寄香爐。多才會見勞丹詔，還許山人懷刺無。

程大佳儀部入山却贈

異代名賢去住閒，偶攜書笈扣柴關。永和風味難爲客，

唐堂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三

彭澤田園豈易閒，息影且依春樹暖。登高莫厭石頭頑，憑君舉目看塵世，更有何緣好似山。

春懷

坐對青山一望寬，山如黛鏡中看馬嘶芳草青。烟澹燕繞空梁白，晝寒微雨閉門春。寂寂落花沉水夜，漫漫信知世慮由來薄，亦有幽情時倚欄。

春日寄雷峯社中

庾關殘臘惜歸時，門掩春風日漸遲。衰鬢自憐山興洽，閒情惟有水邊知。淺深綠樹藏茅屋，開落紅花蔭竹籬。不分雨過雲又起，望中難見向南枝。

趙孝廉蘇生歸自江陵與同榜潘廣文伊蔚過訪

同年並轡訪幽居，出處支離話有餘。千里遠歸淮海夢，一官猶釣錦江魚。難將身世論今日，且向雲山問草廬。松下石牀眠不盡，殘冰衰柳燕來初。

送沈融谷回浙秋試

青雲直上鄉關路，寄別題詩惜柳條。郡幕已深庭樹影，融谷於孝山太守爲內秋江還擬桂香飄。三春去馬遲征雁，九夏歸人獨聽潮。才子聲名應此日，十年回首話非遙。

春日卽事

唐堂詩集

卷一三 七言律

四

朦朧春色石樓前，落盡桃花聽杜鵑。水漲錦溪知夜雨，月沉丹嶂起朝烟。山中各自成昏晝，世上曾無異食眠。芳草王孫歸未得，幾人於此獨潛然。

芳草

何處東風送大堤，王孫去後獨萋萋。郵亭日暮烟方合，廢苑花飛葉未齊。乳鹿眠雲春更暖，芳筵坐客晚多攜。無邊勝事山川上，說向侯門醉似泥。

憶崇禎丁丑寓鷺峯寺上元日早朝

梵王春殿曙鐘催，却望金輪紫禁來。萬炬光中軒騎入，千官頭上午門開。遙瞻鳳闕仙班後，始拜龍墀鵷從回。

白雲殘夢思周穆縱有瑤池亦劫灰

憶與陳全人下第南歸舟次金陵宿報恩塔院

六朝王氣盛當時水滿秦淮繞帝畿
帆落舊都江色暮月搖金塔梵鐘微
壯心淡泊聽蓮漏客路蕭條戀禁圍
回首山陽成往事不禁禾黍歎依依

憶過姑蘇

西風散髮闔閭城回首姑蘇淚暗生
孤客不知他日恨旅懷空愴昔人情
秋高葉落吳門冷夜半潮生海月明
三十年來吟望處江湖縈繞暮雲平

憶過西湖與余中丞集生汎舟

唐室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五

蘇堤衰柳雁初飛短袖裁冠靜對誰
萬古湖山猶此日六橋風雨憶當時
故人夢斷西州渺病鶴天遙松月移
記得少年曾有約一瓢長乞浙江湄

金陵懷古

此余爲白衣時所作也因拈憶舊諸篇記及附載于後

建業樓臺烟樹微蒼茫天塹雁斜飛
大江南北誰能限西浦神仙願已違
昔日顧榮輕白羽當時王道重烏衣
方山日夜長如此淮上千年古帝畿

寄姚石埭六康

北望金城思渺然寒蒲新柳夕陽天
遙山雁去三千里獨樹鶯啼四五年
官閣聯詩知政暇宦情如水記生前

故園更有樺香在莫學淵明醉菊邊

桐子山

桐山早歲已知名今日親從鳥道行
一縷雲根逾嶺路半空人語隔溪聲
新栽綠樹埋烟重舊引紅泉落澗清
此去數程江岸近不教人作武陵行

春日再過泐山

西浦春畦生野烟北山疎雨過遊船
一條舊路依層砌無數新陰異去年
近接紫霞廻峻嶺遠臨芳樹帶長川
高臺日暮天風起水逝雲寒思渺然

黃徵君過訪

唐室詩集

卷一三 七言律

六

江楚名儒不姓龐雲山次第到湘江
石頭路滑蒼苔偏螺髻春深烟樹降
看竹最宜風滿座聞花應愛鳥窺窓
灰心更有詩囊在荒院留題韻自將

上巳寄南康太守廖昆湖

沈淒春色近何如花落寒梢影自疎
藉草遠過江浦岸燒畬還課北山鋤
波光幾歲搖高嶺雲氣從朝覆敝廬
此日獨懷彭蠡守袖中存有故人書

春日凌世作陳無隱凌稚圭葉御題陪黃徵君入

山

殘紅黯黯都教盡世上浮生幾著忙

寒食

年來底事覺荒唐無數春懷掩上方萬竈寒烟逢禁火
千條弱柳送殘陽岸高臨水蒼波遠日永看雲紫陌長
處處古堦封白紙陰森松柏去人忙

清明

近臣賜火何年事淺綠深紅過此生已看細雨連三月
却聽啼鴉正五更侯門盡醉當花落馬背餘醒拂柳輕
無景不堪愁蝶夢因人空切住山情

唐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七

春望

多情每笑無酬處獨上高樓望遠空細雨自零春岸迥
斜風偏送柳條東百年暗逐江籬暮萬事銷歸山槿紅
寥落莫愁頭白盡死生寧不與人同

悼言全監寺

華首

離家已是五年餘總向殘山守舊廬離亂寺田空有稅
往來羸稚不成鋤出門自負千寒暑掩室貧炊數麥蔬
肺病兩冬猶未釋伯仁由我痛何如

壽劉煥之副戎

真隱何殊水石間王門深遠意相關入世但尊程氏學

論心唯許遠公閒常供軍儲先輸國時捨僧田爲近山
最喜年華纔不惑佇看儒術徧塵寰

楚黃趙處士入山見訪

楚客春遊望石門一肩風雨冒寒原因尋茂宰知山近
却枉高軒到日昏野鳥避人過遠樹潭龍噴沫見深源
憑高莫指前谿路苦竹林邊有夜猿

寄足兩侍者

舊院何人潮汐中十年立雪恨西東頻行方丈莓苔破
久病牀頭藥罐空門對孤松分鶴影窓臨野竹惱春風
老僧近亦多愁疾獨掩高峯聞夜鐘

唐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八

落葉

一葉辭枝影便單烟深沙淺亂離難因風恨不寒燒盡
踏月空憐屐齒乾却憶題紅疑有字若逢爲笠也須冠
紛紛樹上殘陽裏正好和雲作畫看

落花

辭枝片片逐東風不信繁華過眼空山月自寒今夜夢
碧雲愁鎖舊時叢徧尋踪跡徒勞蝶狂逐馨香尚有蜂
但識初終無二致依然滿樹紫兼紅

姚大叅亦若儼僦居太平舟次相見率爾有贈

曾因避世入丹丘公昔避亂丹霞北望衡陽幾度秋亂後將家

依幕府歸途訪舊過汀洲谷口殘鶯啼柳暗石門斜日
映江流看雲休逐三川遠却指鄉關在豫州

姚中州人

送澹西堂之海幢兼寄阿首座二首

薰風又送下江船共許青山各一天柳色漸深人去後
鶯聲偏逐馬行前半旬雲寺傾長日幾夕燈花話隔年
若問老僧春夢足多時曾遶木蘭邊

不信遙山更有愁蒼茫烟樹越王州見攜孤策辭林鳥
知共何人上海樓潮帶殘陽歸客艇月隨零露下蘋洲
蕭蕭朝暮孤峯外極目長天空白頭

詔復濱海遷民故業三首

唐室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九

市上驚傳鬻海魚幾年禁令忽聞疎流民多恐無歸日
望里翻愁空故墟城犬隨人尋舊路野鴉遶樹避新鋤
不堪悲處還成喜童稚編籬且種蔬

官府唯聞復故基荒涼田舍欲何爲餘生便是承恩日
後死彌深設慮時已分辭根同敗葉却因回律惜殘枝
夜塘寂寂春蟲切雨過疎籬帶濕炊
死生誰復問身名尚在幃幪愴倍生妻子流離今已過
家園存沒眼前成辭巢社燕先秋恨淚血啼鵲薄暮情
天道好還憑未得人心將作感恩平

酬阿首座并寄澹西堂二首

渡頭長繫過江船樹裏尋源六月天海燕漸辭山樓後

塞鴻應見露槐前道情斷續同流水世事飄飄似去年
自是吾門生計在可堪惆悵白雲邊

抱璞生愁別亦愁脚跟無線繫皇州若教此意如秋葉
不惹閒心上庠樓臨水已沉潭底影看雲猶憶雁回洲
苦吟豈爲誇同調一曲清歌笑白頭

李別駕入覲回署適當誕日作詩寄之

萬里朝天歸早秋西風昨夜報山樓去時憶別愁青黛
回日逢生尚黑頭楊柳舊烟仍繫馬梧桐新月照牽牛
時值七夕王程執掌年方壯共喜恩榮發豔謳

唐室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十

七夕驟雨

西風初動暮山寒萬樹濃陰綠未殘星漢自高虛夜色
鵲橋無路暗雲端人間驟雨應遺恨天上新涼欲盡歡
景候不殊人事別新詩攜向佛燈看

余生平摘過頗切輒有面從之感賦以自責

我亦年來厭此心無人終日對高岑盡云有石能攻玉
誰信真鍮不博金晚倚西風寒似昔曉臨秋水淡如今
一林霜氣從空下單複衣衫各自任

初秋

山院炎蒸苦莫何西風忽向竹間過梧桐新月難成寐

楊柳殘烟好放歌足疾偏憐憑藥力心閒每恐入詩魔
寒蟬遠樹聲逾切始信深懷冷處多

唐樸非有北上便道入山之訂久候不至

遙望錦帆過急湍短章裁就寄長安已開山閣延朱履
却訝香塵隔玉鞍秋草定沾朝露濕黃花空送夕陽殘
八方輻輳春風暖誰信柴門雪夜寒

送唐樸非北上兼寄程民部周量二首

長安有路路茫茫目送征帆雁影長九萬程途新羽翼
一朝邦計舊文章杏花首擢誰先達金馬聯翩接後行
應笑老翁頭白盡懷人猶自憶春芳

唐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士

鳳池幾歲絲綸貴空谷頻年金玉遙坐斷寒雲歸紫壑
望窮明月上青霄公車過處猿偏切廟算閒時雪未消
欲寄宋曹逢解袂離歌一曲起漁樵

程曾為中書故有起句

送廣慈侍者歸隱廬山

一笠風烟望故山石梁流水尚潺潺投林輪爾鞭先著
待月愁子身未閒遠接湖光高築室近穿松逕自爲關
聽猿更有幽懷在分付溪雲留半閒

酬廬處士補子

西樵居士在端州遠寄丹山最上頭二十年虛宗炳社
一千里憶剡川舟雲端話斷星巖夜錦水人歸碧玉秋

世故儒生誰獨念黃埃滿市莫淹留

庚戌元旦書懷

出世已經三十年紅帔白髮拜金仙身閒在世豈容易
夢覺隨人只倒顛夜雪曉風思煥盃松濤溪管羨高眠
未來人事應難料又報鐘聲上法筵

送姜山侍者行乞江南兼寄佳山諸衲

一鉢江南萬戶春入塵須是住山人朱門豈有嫌支遁
白社何妨狎許詢易見鄉關他日夢難辭師友此時身
秋風返棹經廬嶽爲囑同門且耐貧

寄姚六康

唐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士

因僧乞食下彭湖試問陶公憶我無去歲綠楊仍在目
今朝黃鳥已頻呼晴烟客棹詩能苦春雨官齋酒再沽
獨有白頭人悵望深山何處望雙鳬

寄黃師古

柳條初發送寒原更有懷人欲並論千里布帆愁錦水
一池荷葉憶篁村馬卿有意先爲客杯渡無心自到門
珍重封題隨雁去無窮春色趁王孫

聞石長老歸自閩中却寄此詩兼訊廖太守昆湖
別去閩城未一年秋風忽報返湖船正疑人重烟霞僻
却似天留水石綠雲裏峽橋仍古路雪中金井迸新泉

坐逢謝守爲予道近欲移前五老邊

贈與安竟書記

與安卽錢塘陸麗京也
擅岐黃之術兼通三學

脫却黃冠著錦爛還丹誤服得童顏真人未必居蓬島
藥草終須到雪山剩有君臣紹洞上更無文字到人間
才華洗盡看南斗莫學黃龍在泐潭

送作金行乞虔州

生涯且向塗中去寒鐸還從山上來布袋展開慙白汗
芒鞋踏倒笑青苔衝將苦霧行荒草又帶斜陽歸霧臺
無限風流猶未厭滿船珠玉待人回

初春與諸衲遊黃沙坑

唐堂詩集

卷一三 七言律

三

春遊老覺步行難弟子肩輿過遠山石壁舊坡須數轉
野田新屋只三間懷窺僧背常偷菜犬逐人行先到關
自是大家新歲聚一年唯有此時閒

二書記種桃於法堂方丈之間新花爛熳余偶過

玩竟書記索詩示以此作

移得桃花近竹扉一般景物昔人非白猿夜夜千峯切
紅雨年年二月飛金閣儼臨西子面玉容長映老僧衣
千株何似此株好不及靈雲未見時

寒夜偶成

老病況兼春夜寒山堂寂寂佛燈殘非無厚絮嫌衣重

却有多人任意難心憩久安身世幻願深不作有無觀
搖搖壁上交珠網法界原來在此間

送澹西堂下廣州并示阿首座

剩水殘山又到春龍鍾雙袖不知貧久膺道法慙無狀
豈外形骸欲認真楊柳含烟初送暖山花照日見行塵
相逢但道予猶健潦倒林泉信此身

再送姜山行乞江南

驪歌唱罷不勝悲春水梨花二月時細雨閉門寒坐怯
暖風吹袖獨行遲長干日落逢歸客湓浦烟銷見廢祠
極目川原千里外關心唯有老人知

唐堂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七

牡丹花開訝其憔悴戲示諸衲

鄂君何事減生平豈到山中繡被輕國色但存興慶白
天香猶見維陽名不將富貴撩人意故作清癯稱道情
直待懶殘寒涕盡明年應有露苞生

苦雨

父老傳聞雷打雪果然四十日春霖江連野岸魚龍出
樹鎖寒烟虎豹深田圃預憂新夏旱經櫛先受綠葑侵
人間欣厭應難免未必皇天無此心

秋日送李廷標赴雲南郡丞

秋草萋萋送別頻賓鴻應識宦遊人一官到處青山在

萬里回看白社貧
筇竹高低逢玉案
滇人老幼候雲津
暫勞佐郡威蠻服
會見泥金鳳詔新

秋日懷悟石陸太守

瑟瑟西風梧葉疎
訟庭鶴唳夜燈初
一簾秋月還霄漢
十卷楞嚴對梵書
歛目欲尋相見處
閒心幾失朗吟餘
年年此日霜天迥
雁影長空知有無

答紹元居士

千里香花今日事
一林松韻昔時人
名題華藏還從本
石鐫如來信有因
月滿峯頭閒布衲
雪沉川上憶綸巾
山鍾夜夜寒風度
吹向星巖入夢真

唐堂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七

送陳季長還閩并寄怡山社中諸子

歸帆一過石門寒
空谷難留久客歡
丹嶠共憐孤雁影
金崎誰待夕陽殘
淵明自有田園樂
惠遠焉知世界寬
白社若詢山衲信
爲言牛火正盤桓

歲晏懷姜山

東風吹雨下長干
又見梅花帶雪殘
夏杪一傳廬嶽信
秋來幾聽雁聲寒
艱難客路誰能久
冷煖人情我已安
聞道開年定入越
輕舟應過子陵灘

孝山太守入丹霞阻雨建封灘

閒似青山忙似城
若爲離合倍關情
東風欲送石門影

椒雨仍留屐齒聲
雲掩春燈山路寂
浪高官舫夜江明
此心久已成相見
魂夢何勞兩地生

並頭蘭寄和阿字澹歸二首

同心只許二人知
泄漏春光却怨誰
千里遠持華萼信
一峯斜掩日長時
放先已笑青蓮拙
裕後潛教嫩桂移
林下獨宜深對月
靈根翻茂莫相虧

兩朵幽香一蒂開
逢人休更說從來
風前泣露楚人思
月下聽猿王者猜
獨秀何妨同衆草
草爭榮時亦破荒
苔孤芳盡日寒林裏
肯向瑤琴歎活埋

沈融谷將入都門過別

唐堂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六

白社名流觀上台
暫辭山侶一徘徊
文章有價龍門近
巖壑爭先鳥道開
掩映桃花承雨露
悠揚榆莢趁春雷
迢迢帆影隨歸雁
記取明秋芳信來

酬木公尊宿

白雲何處足安排
萬里河山一草萊
當念久知忘劫量
入林元爲濟川才
共期砥柱傷同異
不取移茅絕去來
底事只今誰舉似
佇聞法鼓起春雷

壽尹中書恒復

禪者歸山問昔遊
知君七十去年秋
世間歲月豈容易
山上雲烟忘去留
招隱久虛宗炳社
懷人頻上仲宣樓

高齡相見難期約遠泛滄江空白鷗

仲春得姜山報知以此時入越却寄

一年纔得兩封書
桃雨霏霏柳雨疎
吳嶠夕陽投寺晚
錦江歸鳥嘯簷初
迢迢客路饒新語
寂寞家山掩敝廬
收拾笠瓢還舊隱
春光容易待樵漁

悼仞千壁西堂

歸宗聞訃作

昔辭雷岫獨躊躇
再別丹山意倍孤
慶喜堂虛人去後
自雷峯遷丹霞時
離言將寂今自丹霞還歸宗又得仞千之訃皆侍者寮鉢曇花落雁行殊仞千以待者改雷峯西堂七年行徑空芳草此日雲山有鷓鴣老我鸞溪成底事不堪吾道日芳蕪

唐室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七

海幢阿首座生日

法源曾出古皇前
洞水汪流浹後先
認老尚紆行脚日
雪峯已是入閩年
魚龍寂寞珠江闊
虎豹縱橫石鏡懸
貴胤久成誰灌頂
高樓極目翫皤然

初春陪廖使君曾文學遊玉簫泉

明珠十斛瀉寒隈
幽谷憑誰眼豁開
最喜使君能撥草
更逢名彥共登臺
風飄素練朝烟細
月浸冰簾夜色迴
終古不曾停此日
却因嘉會憶從來

過東古雪悟禪師却贈

一岫獨當欄外穩
石門回首衆峯移
長年寤寐酬今日

奕世光儀荷此時
返照欲浮湖底月
寒雲猶護嶺頭枝
名山老我應無憾
來往能辭倒接籬

春日倩闇道者入山二首

萬壑千峯共一林
桃花落盡又春深
移茅豈作避人計
爨木偏多流水音
解語應知黃鳥意
高懷忍聽白頭吟
休將底事同時俗
杜宇寒枝未易禁

戶外新篁已過牆
忽聞語燕復窺堂
秋風似昔空留社
春月于今仍照牀
塵劫有身難問世
夕陽無脚向何方
開山我亦成孤調
回首雲烟只自將

病中寄阿首座

唐室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大

塵刹難將歲月論
每因疎越見寒暄
一年一度深秋雁
何夕何時入塞垣
種菊豈惟期晚節
牽蘿誰不羨吾門
月明俯仰猶今昔
亦有聞猿欲斷魂

瞻堂詩集卷十四

番禺天然禪師著

書記今毯編

七言律五

玉簾泉用劉德聲太史韻

飛空素練玉同瑩萬古長留花雨聲曾借東坡深夜偈
更逢摩詰對山楹影搖皓月沈空谷夢繞枯藤濯此生
好景莫隨黃鶴去遐踪應共白雲情

又用葉桐初大士韻

泠泠清影壁雲開誰仿珠簾石徑迴千里有帆應計日

瞻堂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一

三生無約亦登臺遙天噴雪無留影灑墨凌空自作堆
寂照已饒張拙韻攀藤重許到山隈

陸義山舍人入山

深山一自埋清影誰向鸞溪寺裏行無著嶺頭空有約
天親湖上舊知名木樨可遂聞香意蓮社應無生客情
且就松陰磴磳坐他年須憶鶴歸聲

陳元水見訪病中少闕展待以詩贈之

高掩柴關人影稀一秋伏枕願多違隔林傳語芳名舊
倒屣留歡足力微相見定應期後至入山何可但空歸
揮毫且作他年券松鶴溪猿認客衣

容瞻公見訪

得程周量寄書周量方出守榆林書中道其從楚入粵即事賦詩并呈瞻公

公

忽傳谷口貴公來入座鄉書次第開同籍故人從帝闕
及門官舫過湘臺山深江闊何年極雁去雲飛此日催
更囑陶潛須縱酒荒蕪松菊易成哀

開先山鳴禪師六十初度

重興祖利逢獅吼一代真風付後人身在此山慙昔日
雪大師主開先時適子掩關歸宗不獲相見道隆堂構荷芳晨無窮自可禪
山鬼常住偏能現病身千尺龍吟投耳順班荆容我話
長春

瞻堂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二

丹霞澹長老六十初度

如來壽量付何人湧出因緣劫外春只少六年稱弟子
却於五位定君臣臨機輸汝棒能疾得意慙予道未親
且喜分身還集處端然寶塔露全身

新春偕澹長老遊玉簾泉

門內風烟許共尋病餘春色與年深雲山有意難登陟
泉壑無心自晝陰半日樓臺增勝槩千秋人事只如今
飛霞噴玉終何極老大相將且放吟

程周量寄詩并蘭紬賦此酬之

十年烟水思鄉客萬里王程限遠岑寒念雲山添老衲

情紆塵刹見高吟牡丹已覺時人夢霹靂全彰隱凡心
桂府一麾非久滯廬峯還待擁牙尋周量時以驛方郎中出守桂林

與方樓岡學士談千山舊事

廿年人事不堪論把臂猶憐意氣存且盡金山深夜話
欲招宋玉一春魂河山萬里誰同調雨雪千峯自閉門
身世悠悠成曠劫每因芳草念王孫

哭開先山鳴禪師

雙髻真風在及門十年鈴鐸報師恩名山我遂失良友
先席誰堪託後昆林白鳥哀深院寂香殘雲暗幾僧存
洪波自古撼冥壑入水長人豈易論

唐堂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三

甲寅春日廖昆湖太守解組歸里適予有移茅之役
役不獲出祖詩以送之

政成得請還鄉去正值桃源花發時五老清風吹滿袖
三山遲日照龐眉金輪難買陶潛醉子將去珠海誰呈
宗炳詩海幢無子請藏北行自笑水雲情未瞥一條柳標送君遲

挽真佛

有子傳燈心已安華臺上足盤桓玉淵步月溪聲舊
錦石登山屐齒乾放老豈虞調衆拙避人寧計買山難
訃音正值移茅日憶昔嗟今看欲攢
送卽覺還海雲并寄社中諸子

鷺溪一住已三年衰病無心作俗緣見說鄉關人盡望
其如雲水意猶牽白頭生計應無別青鬢儀型莫放顛
若問老僧高臥處紫霄峯下綠疇邊

東倫宣明使君

老病輒聞衰世事無緣空抱古人心閉門風靜看花影
倚樹日遲聽鳥音三徑久荒遲貴客五陵復絕託瑤琴
溪山莫笑無陶釀也有清談到夕陰

退院詩十四首

有引

廬嶽退居之志十年於茲矣長慶雨度見招堅
辭弗起歸宗一請便諾儼然而來蓋欲借路還

唐堂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四

家因風吹火易子孫而禪席還祖道於名藍然
後掉臂出門指峯深處詎謂三年未究老病頻
仍數月以來人緣交互乃翻然杖策遂我初心
住棲賢老方丈待紫霄新結茅萬竹千松一日
三覺古人登山長嘯棹艇洪波此心此景於予
何憾匪敢追芳往躅庶免貽譏今時率爾成章
貽厥高識

生來業運滿應除幸托龍天得退居廬嶽故丘曾有約
金輪祖席且從虛黃花晚節凌霜早白竹新鋤數畝餘
解成在紫霄峯下山中人相傳古白竹語誌無所攷故易今名自此幽棲少鄰並清談

無客或觀書

曾向清溪讀梵書

順治甲午
閣藏於此

老來還傍草堂虛窓前綠

竹已成蔭屋後青山又舉鋤愛樹不妨啼鳥換避喧寧

畏遠人居往還自此無拘束仄徑隨身月上初

厭事久思雲外室愛身仍託寺邊身鼓鐘夢裏驚如昨

眠食時來得任真聞道郡城多斥堠焉知溪上有閒人

投閒若更受閒累到老何年是了因溪上閒人不少終
不免要受閒累

堪嗟吾道失真傳名實相虧愧昔賢光大祖宗憑法鼓

可痛虛需信施費官錢是平
心話算來底事何人少空把光

膳堂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五

終年寒涕只垂垂已分違時老更癡茅屋近溪雲占盡

山堂依樹月來遲高峰不入澄湖影病鶴長棲絕壑枝

寄語世人休笑殺春花秋葉兩相期

古今浩浩足商量誰轉西廡山葉黃

正當商量也
須防人暗算萬里

干戈江色動一林松竹鳥聲涼山頭野鹿如無事樹裏

人家似著忙探幽戴日忘勞捍浹汗如珠歸路長

閱世幾埋孤鶴影含情時復向人前鍾期既死琴何用

黃石難留書已傳雲隱一峯星漢外天搖雙鏡夕陽邊

試道是甚
麼去處水聲深處多岐路仔細莫逐樵夫入遠烟

到處相逢說入塵不因多病不知年

老漢平
生供狀門庭施設

兒孫事老大生涯水石邊天下何人能穩坐山中無事

但高眠

穩坐高眠須是老漢始得不
然踟躕伸脚還要打妄想哩

無窮歲月從今日

修短安危總聽天

寂寞湖山秋氣清樓檣日夜少人行野僧不識川原事

父老新傳郡縣名丹岫人歸無信息

春還嶺
白門書去

稍關情

阿字近
寓江南

閒心亦有閒今古歷數興衰感慨生

秋深落葉埋芳徑避亂人多向遠山送客未嘗過谷口

寒鴉時見到雲間

閑眼觀松人
別是一宵次

戶外西風欺病骨籬邊

新月照顏顏一辭院事閒如許又聽聲聲早閉關

却好
是閒

緣

膳堂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六

一山深又一山深郢客無端未許尋嘗因衰世近名事

益見前賢遠害心俯仰白雲空萬里週遭黃葉自長林

日來漸得眠中趣

大家試每
日三覺看

不信靈山直到今

相尋寂寞古人高取次多年誤汝曹大剎盡爲豺窟穴

大剎總須喫驚
不專指一處一丘猶是我蓬蒿柳溪地闊宜桃李鶴

嶺山深足羽毛

詞衍住鶴鳴
角子住柳溪

萬頃湖光閒自得笑看人

世日勞勞

謾說林泉寄一枝無心猶恐懶成癡

心境相待却
恐要癡不得初終

後夜繞欄處春夏秋山坐石時

一般繞坐
錯過多少溪鶴伺魚人

不覺

鶴亦
不覺

山雲到樹鳥先知

爭得
不知記得往年爭洞濟

檠城裏豎旌旗旗幟分明要出不得涅槃城裏

休隨流俗負初心生死何曾兩不侵切忌云何處得生死來未舉

青蓮應解語此語未有人道著爭教不在黃葉上鈍置空教黃葉誤知音龍

蛇易辨當機眼水乳難忘薄曙襟多少人在者裏一生若此今日始

知前日過廬山祇有此山深那裏是老漢前日過處不妨向此山一回懺懺

寄旋菴解虎并社中諸子

退身卜得紫霄寬準待誅茅度歲殘老景祇知黃獨美少年休訝白雲寒非關苦節成孤往每念酬恩亦大難

且道思作麼生酬且學懶瓚聊自慰還鄉又在數年間

經開先上山鳴和尚塔

唐室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七

幾日相過笑語歡西風轉盼隴楸寒溪橋一別人千古

山寺重來竹數竿夜月已添新塔影寢堂猶挂舊蒲團

扣門不作西州慟直向深雲定裏看

過棲賢憶卽覺

重踏溪橋萬慮輕今人丘壑昔人情老漢退居卽青山覺與有從與

不改寒松色白水猶留峽澗聲種竹庄前看已老攜瓶

石上憶隨行黃家兄弟皆淪落歎息吾門百感生卽覺俗姓

黃真佛如禪卽其從兄先三月而逝

上巢雲二首

曾託溪雲留半間十年樵拂未嘗閒已隨梁燕辭秋社

又逐霜鴻入楚山淺草尚多戎馬跡高原休笑鹿麋頑

朝看湖水連天白擬傍西峯共設關雲居在淨成峯西

攬盡湖光釋素襟俯臨羣岫倚高岑蹲雲遂有牛頭石

觀水還堪雁影吟簷際星河連絕巘下方燈火點疎林

解空住處看彈指淨成巖作山樓莫負當年遊歷心

生日前一日聞南康戒嚴

生日今年異去年連宵風雨忽晴天山中歲月無新故世上興亡迭後先萬古雲霄高著眼千峯林木獨成眠

是如來入空三昧時節平觀總是剎塵事回憶當時已惘然不堪回憶

入嶺道中寄訶衍角子澤萌廣慈作金圓湛

唐室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八

廬嶽于今已劫灰白雲流水盡生埃荒榛待闢誰堪守

虧著作金圓湛新竹成陰我再來絕食自甘同大眾避人何憚

走千回盡天地是箇人作麼生避一生一死尋常事也有土色珍重

寒溪雪夜杯

乙卯人日酬樊月藏孝廉并寄大願文學時子初還雷峯

佳廬歸棹逢人日是處宗雷在眼中蓮漏久虛潮上月

蓬門重啓雁回風四方戎馬留村寺十載家山倚竹筇

可想言外存沒未應停笑語無限感慨喜君兄弟信能通

酬謝鄴門許二荻二文學

已分佳廬埋老骨千戈萬里促行塵謝家兄弟風流舊

玄度襟情笑話新近海烟深含嶽色遠山雲薄想晴春
曉觀東南
意在西北 十方多難饒相過韻事何妨到水瀕

偶成

亂後無吹強下山難忘熟處向庾闢海雲舊院曾相約
廬嶽新鉏且放閒戰伐不爭窮髮地行吟偏有荔枝灣
落便宜處
得便宜 日長睡足觀潮上大樹交風到石欄

話月堂紀夢

夢裏還山亦當歸紫霄深處稻花肥三間茅屋仍依樹
一徑松風尚掩扉宛然如昨 蝴蝶豈知身是幻知則不是 莊周應
笑我猶非非則台喚 雞聲枕畔蓮蓬覺話月堂前燈影

唐室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九

微

勉樂說還丹霞

咫尺丹山不肯歸已看紅脫荔枝磯誰言錦石非深隱
各人眼下
有西施 謾說香爐待息機切忌隨人
脚跟轉好 閱徧人情還老
老漢肚皮
寬眼孔窄 許同宗黨莫依違世界離闊
無別路 灰心賴有吾
門在古道于今豈盡非也須有
斤兩在

與諸衲赴大石李村荔枝之約

老人不是貪鄉果爲就雲峯過遠村只箇荔枝休道著
滿口道著滿
口道不著 欲同冰雪倩誰吞禍事
禍事 小舸盪漿重陰祿
二力肩輿驟雨翻自是閒中忙不徹好將風味寄高原

喜澤萌來自開先并示塵異時塵異偶患癡

萬機休罷付雷同買得青山湖水東乞食暫迂戎馬外
耕田先指靄雲中千兩黃金難買瘧祇怕瘧
不得 一生白眼
拚教聾不怕兩
不聾 漸看人事多疑信却有吾儕目遠從者
忽疑疑者忽信疑
者終疑信者終信

寄南康倫宣明太守

津梁遠託濟時艱屢辱榮施動老顏世亂一丘難穩住
情高千里欲將還真僧只合依深壑謀食惟應自種山
更乞大賢終盼睱紫霄容我永投閒

彭飛雲刺史入海雲偶談往事感而成詩即以爲

唐室詩集

卷一日 七言律

贈

盡是湖山去住人聞名何似乍相親論心輸我棲雲老
問世還他居士身萬古興衰花上露兩朝形跡鏡中春
花露鏡春也
從簪下過來 酸辛話到沅湘事四十年來夢轉新崇禎
未制
府熊心開泰先老人最篤後經畧
西師在楚被逮刺史適居其署中

方樓岡入海雲

金輪惜別誰當後珠浦重來我獨先相見不須教瞬目
也 投機只箇得從緣未
必 西風鼓棹江流疾必甚
甚 山月窺
人霜葉穿山月却
利害 海島何如佳埠夜萬峯沉雪一燈懸
不妨
回憶

遲紫霄人不至

入關忽忽重逢臘數折梅花當雪看多病每思盧獄切
避人猶覺故鄉難平臨海日行無地獨坐虛堂夜不寒
嶺南人不識
寒中風味意內久懸山信渺峯頭黃葉夢中乾錯過
多少

雪木歸自博山見子海雲聞其母謝世辭還省墓

因示以詩

一肩風雪亂中來祖席欣聞未劫灰舊院隨行黃葉在
北堂遺愛白楊哀百年去住人何限莫向百年
裏定當萬里雲
峯夢欲回一回悲喜且從今日盡相催還有妙高臺

海雲歲暮

唐室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十二

老病空驚歲月深白雲終古戀高岑近人漸失溪山意
慙慙海海猶存貧賤心猶較
些子戎馬百年成往事後之川
視今原此夕惜寒襟且須
著眼香爐猿鶴勞相待空谷誰憐隔歲

音

馬鐵印嚴鼎臣二叅戎入山

愛我西江意藹然高懷重過海雲邊故山千里干戈日
不堪荒院殘年梅柳天可惜
許返旆定知壁壘靜到門應
覺鳥聲偏宜情
何似官艘自繫榕橋下話落寒潮只悄然

方樓岡自五羊之楚

干戈滿地竟南詢烟水迢迢隔岸塵難向三生求父母

誰從五位定君臣父母君臣世外
人商量浩浩在因風盪槩楚雲森借
徑還鄉江月頻我亦永懷盧獄頂何年同泛蠡湖春

吳觀察采臣入海雲吳督理
鮑

亂後軍儲未易供百蠻生事欲從容羽書緩急空籌餉
閨井蠲輸賴勸農賦役尚寬僧戶稅尋盟深愧虎溪蹤
麻衣身在陪軒冕秋葉蕭蕭落遠峯到底
人習氣

秋興八首丙辰海
雲作

三老高空入五天只在
此中南星一夜隔烽烟暫時
岐路塞鴻不
度庾公嶺江店難逢海客船萬里秋風悲此日大家
悲千
峯寒月憶前年一人
憶蕉黃橘綠真堪慰却引愁人到海

唐室詩集

卷一日 七言律

三

邊解

皇圖北極絳雲邊舊事傷心在目前萬里公車催朔雪
午門紫氣望堯天孤城羣盜方三日許國元勳限五年
金盃玉魚千古恨何堪鼙鼓入林泉

三十三秋汗祖席前年七夕始移茅干戈市地驚林木
居食從天笑斗筭入海已深龍鼉蟄望山猶隔虎狼咆
高峯雪月何生事泣向西廂作解嘲

繡戶珠簾閉網塵笙歌不似舊時春黃金勒馬侯門貴
白壁鏤刀壯士殉陸賈千金歸漢德鉅橋萬斛識周仁
王師到處空秋草何用衣冠繫一身

海月湖風自一秋南征北伐兩悠悠富強豈是帝王事
成敗那深將相憂萬古乾坤開碣石滿天星宿照寒洲
艱難世故空雙眼錯認揚州是冀州

龍虎風雲出大荒蛟騰魚躍滿河梁楚鷹自獵身能白
籬菊迎人色欲黃靈武何年成往事神仙無地問汾陽
滔滔江漢連天碧遮莫瑤池在上方

百二秦關定帝州祖龍何處覓浮丘不信魯連能蹈海
却疑李廣未封侯雲山一自歸黃鶴沙渚于今泛白鷗
觀水再逢梧葉冷乘槎應溯蠡湖秋

聞道荆門未解兵九疑秋色對淦城千里如見僧歸湖上無

聯堂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消息望客到虔州有戰爭奈三載孤蹤憐躑躅一樓

明月帶機槍孤蹤明月心鏡各別逢人但問西江水日下黃塵蔽

亂管

寄王廉憲仲錫

嶧陽孤樹逼青霄流水高山向沈寥知音亦大有人槌發久推

今廣漢持平還擬古臯陶千尋渤海羣龍戰想見萬里其世

秋風一鶚驕想見其人聞道遐心垂顧問東籬花待晚蕭蕭

梅影詩示願海

山齋不作師雄夢師雄亦不那得佳人入戶來眼見人

是四壁疎斜疑帶月一簾浮動已成埃未堪折贈誰當

幻亦更幻更欲移踪獨上臺幻踪亦須一移恐傷潔白聊同夜
自有寒香透劫灰

磊園捨作禪林招子主社感而留題

四十年來事轉新此時泉石昔時人還認得主人麼右軍第宅
今猶在感慨晉室山河久已湮何曾夢見拄杖尚能觀布地

栽松真欲論前因深堂雁影何由度亦自莫話寒山春

信頻爭奈眼前

麗若雲招遊亦庵有懷梁同菴

蘭若重遊興未衰到門一望却猶夷當歡亦自知今日
後會難忘是往時蘭亭修禊之感今古往往籬落暫增新結構山前

唐堂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尚有舊交知夜堂細語人何在滿目河山涕欲垂題日大了

除夕睹室梅花再放

嶺表梅花不見臘今年寒盡數枝開誰憐海國僧歸後

自憐只是故遣廬山春信來自遣就下似臨三峽水因高疑

傷七賢臺暗香處處應無別欲剝黃柑擬雪杯擬不得

中秋後三夕與諸子翫月感賦

連宵忍見天河淨風散重霾缺亦明落落河山人北望

悠悠關塞雁南征傷今聊作昔年興感往偏憐此夕情

的是當時曾次珍重庭前寒魄影蘭亭樂事惘然生今昔同慨

丁巳九日海雲書懷

近海寒花亦未開故山佳節幾登臺千里如見最憐千里同秋色不共高林倒茗杯他年共此只作尋常落日亭亭江路邈長天迢迢雁聲哀逼真現前淹留每恨無成計勝事空嗟歲月來

悼旋菴湛都寺

頽齡歎逝苦低垂至性從今更有誰論存事後伏臘定先同列覺艱難猶畏老僧知嘗因高誼添身累祇恐勞人却病遲回首西風成隔世不堪揮涕憶當時

寄尹恒復中書

蹤跡浮沉憶鬢華當時文社幾週遮辭山客久依殘寺

唐室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五

有子年高只住家

一出處各有所感

斜陽轉景扶危柳旅雁回

風落淺沙

光景依稀

白首相思何以贈一杯清茗寄流霞

生日酬王廉憲仲錫吳觀察宋臣

草白花黃霜已深調孤絃緩負知音全生豈盡庖丁技三樂終非榮叟心遂枉文章歸白社尚紆瓢笠寄東林難忘高誼惟今日指顧湖山起越吟

又酬南康太守倫宣明郡丞李子文

入嶺時維六十七當當七十尚盤桓廣南望雪頭先白湖上瞻風葉正丹雲間招手勞宗炳火裏煨牛愧懶殘千里珠光搖海嶽益增歸思倚欄干

又酬社中諸子

因亂離山托海瀕朔風初動水粼粼三千路阻干戈日七十年催老病身慧遠幾時歸淨社宗雷隨地識前因莫辭秉燭燒殘夜鶴唳猿啼夢裏頻

又示各山

損已何曾遂利人智者大師云予初志一生取辦損已利他今只證五品位蹉跎七十可憐春足知塵世無成事皆是應惜雲林暫住身更空萬古江河猶往復法亦如是當時觀聽自疎親宛成差別迢迢空劫誰為主眼莫逐生緣濫風因切

將還廬山留別社中諸子二首

唐室詩集

卷一四 七言律

六

孤嶼寒暄不記年

蜃樓海市幾推遷

多所見少所怪

片帆且趁

東風便老眼回看穗石偏

如鳥出籠

春燕任教巢舊屋山池

重見長新蓮

是何意況

人間聚散何曾定雪夜還應待剡川

知非生客

垂老生涯在石門萬峯積雪暗寒原今心未易酬先德

作麼生古貌終難媚後昆

總之要還山

海客已隨春雁去溪聲

應共隴花繁

光景在目

流光冉冉干戈裏影息深雲起自存

唯我能知

佛山遇嚴玉寰提督奉召入京却贈

百粵如今海不揚相江一戰敵宵亡始知事久論終定

足見功成跡逾光石勒豈能窺晉室張巡全未失睢陽
臣心如水天心鑑萬里星馳入帝鄉

泊彈子磯

嚴公招余同舟

得附官艘稱野情碧天巖壑望中生重圍初解韶陽堞
插羽仍馳西粵兵幾歲干戈銷客夢一江風雨滯王程
莫嫌老大歸山暮松菊荒蕪賴晚成

舟次別嚴公

君趨鳳閣我還山共載江流兩月閒戎馬未酬臣子志
風烟已換道人顏拍天湖水春乘漲鼓角官艘夜入灣
計日虎符重出鎮雙旌遙指白雲關

賸堂詩集

卷一 四 七言律

奉束制府董公

憶昔鸞溪紹祖山時荒分衛荷隆頒出門倚杖慙僧服
避地移茅入庾關洪府遠聞江路靜孤峯仍逐使臣還
寅緣一望孫弘閣七載銜恩想像間

哭石鑑覲子

八旬萬里望寒原倚杖山堂笑語溫欲啓蔣生當日徑
俄招宋玉百年魂孤松日暮憐歸鶴斷壑春深泣夜猿
從此掩關忘歲月不知誰是我兒孫

五月一日申刻睡起有感

閉門睡足申初起峯轉斜陽到竹扉萬里干戈餘此日

五年江海待忘機黃葉不教流水去白雲終向故山歸
獨憐跋涉同行者失我三人淚滿衣

戊午歸自嶺外以中夏上巢雲

山堂九夏無人到策杖尋僧問石源田盡樹連迷虎徑
雲深溪斷見松門當窓湖水浮衾枕隔岫禪聲入夢魂
徙倚忽思珠海日不知身已在高原

讀石鑑遺詩

戊午七月三十日

讀罷遺詩意惘然中間離合總堪憐歷乾熱血難尋夢
欲趁餘生直上天幾回後事悲前事安得今年是去年
顧我掩關慙已晚閒情休更落中邊

賸堂詩集

卷十四 七言律

六

瞻堂詩集卷十五

番禺天然呈禪師著

書記今穉編

七言律六

秋蟬四首 有引

廬嶠初還新構未集僑寓三峽寺之雪泥爪日
坐長松下蟪蛄徹谷哀音動人偶憶露重身難
進風多響易沉之句不覺慨然情異世殊均有
所寄天籟待發因感成聲豈效古人聊當輟木
輕身高木可悠悠斷續酸傷獨不休觀世已甘朝露薄

瞻堂詩集

卷一五 七言律

一

因風猶作歲華憂響徹千峯人在夢生從一壑影臨秋
若教似汝腸應斷白首難爲玄鬢愁
歷盡孤危動蔡琴華冠幾歲遂投林悲鳴竟日終何語
靜抱長松只此心萬里秋聲風切切一枝寒色月森森
最憐客淚傷南北都在離懷濕曙襟
無求不敢向人清繁響徒繁十里行曾學金人長杜口
忽逢玉露自成聲高棲未必全關節棄穢難辭是近名
翹首長空如獨訴豈堪了了託閒情

衰柳疎槐影自單微吟真欲寄琅玕端綏有意陪高士
華首何心入侍冠飛映晚霞還就蔭飽餐朝露不知寒

綠陰深處情猶熱莫訝噉噉到日殘

與塵異論及羌山慨然有作

生別何云遂死離百年人事不堪思從今晤對知多日
憶昔綢繆已後時淚盡江河空滾滾看窮日月自遲遲
寒山賴有安心處收拾殘編欲付誰

秋日遊白鹿洞時督學邵公太守倫公重修書院

賦呈倫公二首

鹿跡難尋木葉乾紫泥何事到雲端一人顯晦千秋繫
百代樓臺幾日歡青松自蔭講堂靜書棟高臨流水漫
不堪回憶讀書處鶴唳猿啼白晝寒

瞻堂詩集

卷一五 七言律

二

代出真儒起陸沉丁丁伐木振雲林乾坤重換新堂構
山水還能增道心曉月欲分香岫色西巖誰辨嶧陽音
曾從五百占名世一睹遺風景仰深

遊凌雲留贈主人

沿溪萬竹深深處壁削凌雲自一峯貪月少栽當砌樹
愛人常策北山筇長年一衲寒暄換小榭臨窓苦薜重
交臂忘懷成好友更期借榻得從容

遊玉川門留贈主人

何人築室鄰三疊千尺飛泉冷布袍徑整巉巖依石壁
門開空闊俯林臯月來自照一龕靜雲散長看五老高

最愛秋山留晚景行人寒夜祇成勞

題三疊泉二首 有引

余初遊玉川門人指爲三疊泉夜歸按古志而
疑之翌晨拉諸子直探其源始歎天下山川之
奇非好奇之士未易得見題詩勒石俾後之遊
者必以是爲觀止也

千丈寒泉天上來巨靈三劈起風雷冷冷玉屑鏤青黛
沈沈珠簾罨紫苔歎逝冥心歸有道臨流采翰待洪才
吾門目擊知何說萬古龜龍剖不開

高山流水何年事俯仰登臨今古情羣嶽欲干霄漢直

瞻堂詩集 卷一 七言律

三

長川不共聖人清一條拖練探龍窟千片摧冰護蠶城
頓入光中忘歲月琉璃國裏許誰行

還廬山與塵異第一次對雪二首

五年相失忽如昨黯淡千峯暝色移嚴冷投人偏欲近
潔清於世肯相期翠竹且敎凌後夜青松不敢傲當時
毋忘白首輕寒意擁被爲君賦雪詩

君看五老與天齊錯落羣巒影漸低地軸壓沉茅屋在
星辰無恙野雲迷青青草樹難爲色白白津梁易上泥
一夜紅爐銷不盡曉疑明月滿峯西

淨成閣工口占

當初結宇看容易累石千層費巨財寶殿未成遲佛住
山樓粗就卽僧來欲移楊柳沿隄入擬鑿蓮池對戶開
雙手如錐聊話會一牀錦繡待人裁

許明府逸林見過夜話次早陪上淨成有詩見投
率筆奉答

未竟夜堂無義句明朝且遜杖頭論崇山仄徑回風細
淺水微烟過雨痕望望豈知春已入行行空覺鳥初喧
一鋪功德聊回互又待花繁到石門

春日口占呈郡中諸公

紅桃碧柳到窓前倦倚繩牀聽杜鵑曾歷興衰如昨夢
瞻堂詩集 卷一 七言律

四

漸忘名字自今年少延生客調山情故縱高談放老顛
被物修名官占盡獨留一壑恣吾眠

詠木蘭花

翛然高倚松杉上白比梅花廣大身赤體凌霜寒徹骨
多情合睇暗憐春似嫌弱質慙傾國獨許微香稍近人
莫以繁枝掩冰雪藐姑叢裏絕芳塵

二月初九日山樓豎棟示諸子

東風吹雨過南阜一片晴雲捧日高撐棟架樓人力健
敲金持梵谷聲豪巨靈護我終成住乘願同人豈見勞
不愛繁華愛岑寂夜寒誰解聽松濤

寄澹歸二首

年年樗散愧相師，覽鏡遙憐鬢似絲。
此道幾人同踴躍，登山饒我獨扶持。
湖中春水堪乘興，月下晴雲好共披。
荒院木蘭花盛發，折來清供欲貽誰？

下江路斷偏爲寄，入嶺人頻懶作書。
不能仰面成疎放，強欲誅茅似有餘。
峯抱石坪宜架閣，屋連荒壠且開畬。
前途未必無知己，却較還山得自如。

倫太守宣明許明府逸林祀佳廬便道見過

雨暗郊原春尚寒，一行車馬駐雲間。
山祠酌酒千杯劇，野寺尋僧半日閒。
欲問滄洲終覺遠，回看紫岫若爲攀。

唐堂詩集

卷一五 七言律

五

溪聲竹影娟娟媚，不信峯頭老更頑。

李郡丞子文同倫太守許明府祀佳廬倫許二公

入寺李公獨上白崖詩以寄之

江州司馬慕高蹤，食引山樓聽夜鐘。
冒雨幾人過僧舍，攀蘿獨自上雲峯。
何妨不見戴安道，有興還尋南院顒。
莫厭東林不設酒，署齋長掩一重重。

與諸子賞牡丹用塵異韻

山寺何來富貴花，汝曹應是厭繁華。
無端乘驛從京邸，誤殺含香醉晚霞。
天外落紅春日早，人間繡被夕陽斜。
上方更有琉璃國，試數峯頭第幾家。

淨成邀看牡丹是曉風折一枝行僧送來口號一

律示之

東風不是妬花開，一枝先折過溪來。
檀心已入青宵夢，葉底難藏錦繡堆。
棲賢昨日所賞黃萼名檀心淨成折來名葉底藏
輕絕袂敢辭青目重，登臺從來仙種皆忘物。
自有憐香護寶胎。

淨成看牡丹

尋花又向石溪東，豈逐君王笑臉中。
一朵微醺仍淺碧，數株輕紫倚深紅。
影搖茗盞沉春綺，香結雲嵐遞晚風。
怪底琵琶遮不住，笙歌繚繞萬山重。

唐堂詩集

卷十五 七言律

六

巢雲看牡丹酬廣慈靜主

看花再上一層峯，明歲新知卽舊逢。
廣慈許以大紅一本移淨成

露已承當日，渥御袍先賜。隔年封娟娟，國色含風淨。
郁天香，裊雨濃。
先日大金帶莫愁遲莫意魏公門外許

從容

淨成石泉

曾聞陸羽題招隱，天下標名第六泉。
紫岫更饒甘露味，洪源高出石流鮮。
子瞻到處西湖在，宏覺他生鐵鎮傳。
笑我住山多苦澁，一杯常得試雲邊。

曩在海雲偶得一天風雨沉山閣之句時塵異諸

子侍坐命作對語塵異以萬古雲烟鎖石門應
予心異之已未八月初七入雙鏡樓忽憶前事
正當斯時因用舊句足成一律以識夢中之境
始信人之心願原非虛設也

淹留江海惜精魂且喜今朝復旦昏嵐影鶴聲新耳目
竹林牛火舊寒暄一天風雨沉山閣萬古雲烟鎖石門
起視不知成浩劫六朝人物想應存

送劉莘叟別駕督漕北行

山中送別限溪橋萬里王程向日遙記得去秋松嶠月
望窮長夏灞陵潮軍輸幾歲功曹貴戎馬今年相國驕
回首征帆隨雁影北風吹雪下雲霄

中秋雙鏡樓與諸子玩月

雲裏高樓結構成憑欄一望萬峯晴移牀且待黃花盛
玩月先當白露清階下牡丹新影瘦山中植牡丹皆
以中秋為期簷
前湖水疊波泓頽齡賴有良宵樂數盡長空過雁聲

哭法緯濟同學

同出師門愧弟兄烽烟幾歲夢魂驚悲離已作他生事
悼往終傷此日情白鶴何年歸華表黃巖依舊在湓城
一杯清茗將雙淚千里遙稱妙喜名

足疾

寸步難行人事非六時高臥壯心違黃花自向籬邊綻
白雁誰看天際飛有約不辭摩竭室無言長掩懶殘扉
緬惟曠劫匪容易莫負錦欄當日衣

九日病起登雙鏡樓二首

重陽再見此登臨久病翻憐少壯心黃葉已尋幽澗落
白雲猶閉獨峯深多餐籬菊寧辭老細看茱萸又到今
寂寞湖山窓裏盡秋風高頂幾成吟

萬里秋深松栢哀幾人於此重徘徊入簾西日四山暮
極目長天獨雁來宿草曾經春露早寒林已見朔風催
川原一往成今昔誰向峯頭數劫灰

獨鶴

搏雲萬里竟徒勞沙水無魚入九臯不鳴莫論誰堪和
在蔭何妨影自高體皓不貪松月照息深無慮北風號
鶴雛鸚稚休軒舉若向人前惜羽毛

孤雁

北風吹雪白紛紛孤雁南飛紫塞分顧影每憐江上水
食程不見嶺頭雲稻梁汝亦甘為客寒暑誰當念失羣
春到自知沙漠闊遠天嘹唳獨峯聞

答劉別駕

劉督運北回惠詩
并納納依韻復之

萬里王程往返忙賢勞獨我為才長漕臣轉運供軍國

詔使聯翩出帝鄉

直省報旱及地震使者資溫詔慰諭

發賑可能周率土

其亾真信繫苞桑蒙頭有衲喜何極和韻成詩興更狂

已未仲冬十一日計塵異當以此時度嶺率題長

句一章

常思吾老及人老歸省情知許出山去日自辭星子石
計程應到庾公關法門有子皆他子膝下承顏憶別顏
相見定難期久暫海瀕江岸水潺湲

夢軒書懷

入山早計今生事三十蹉跎到此時鞭馬已無千里疾
解牛徒善一刀遲曾爲弟子知恩重謬作人師歎道衰

唐室詩集

卷十五 七言律

九

息六愈深鵬起處便乘雲翻出天池

大雪開簾看牡丹臺

無賴病夫朝尚眠不知風雪霽長天千重珠網開丹壑
幾樹珊瑚種玉田看去已忘今日後坐來殊笑數年前
孤懷却喜無人對靜抱寒襟花葉邊

已未歲晏

山中今又度殘年七十加三貧病連同學已歸黃土盡
及門多在白雲邊客來到處攢齋料工去逢人借賞錢
舊事不堪更提起生涯只有日高眠

南康太守倫宣明見過

時倫被論待命

山中交臂非今昔白首誰論世上情曾到帝鄉知士賤
却從林麓覺身輕寒梅冒雪香彌遠霜竹乘風影倍橫
百歲升沉一彈指看君贏得學無生

倫憲明文學人山賦贈

幾載音書意渺茫翩翻今喜到山房相看水乳多生舊
若問因緣後話長萬里江山非遠近一靈明昧豈荒唐
君家兄弟多高誼三徑隨時到不妨

放言六首

從來住處難如意四十年居大衆中今日退閒猶我造
小樓高出與山同窓間湖水寒光森屋外疏畦霽色葱
只有一般堪笑煞或時富貴或時窮

唐室詩集

卷一五 七言律

一

富來架屋連雲棧轉眼春糧不夏謀佛殿勉裝過歲易
工錢賒落待誰酬竹塵鶴嶺知難販鶴鳴山深多竹苦多無販者木
取花園勸助修活計隨時窮則變人生何用苦營求
入山五日辭歸省塵異人疑豈有他疑其被債累炮藥莫貪
銀罐好典衣休惜子錢多移將野果當窓種灌取秋葵
待客過百事到來終做去住山須是老頭陀
提瓶挈水非容易久住都來信宿因近學維摩空一室
還同魯祖坐三春親承盡是門庭事道誼難爲溪壑人
豈到白頭方覩破生涯誰道有天真

廣海閩山豈不安幾生夢繞紫霄寒一枝已遂巢居樂
滿腹寧憂河水乾未曾九十驕榮叟坐斷千峯笑
寵去辱來看欲盡剝塵何似太虛寬

饑飽寒溫總聽天生來不乞半文錢非關性僻偏甘淡
只是人前恥受憐心裏無求堪作佛世間有欲豈能仙
從他瞋怪從他愛我自堆堆白晝眠

庚申初春得塵異去冬書

一程書信隔年還細讀猶能慰老顏寶鏡自傳寒月夜
寂光常照老梅關重經古道疑來日乍聽新潮別故山
想到板橋回望處幾多人倚石闌干

舊堂詩集

卷十五 七言律

七

正月二十一日

心閒性僻多幽趣幾許天真總著忙退院七年成後座
歸人三月滯南方更買鄰山樵徑斷多培修竹引泉長
若無愁病虛廊下古木森森春草芳

偶得辛丑八月上華首臺作不覺潛然復用原韻
成詩聊寫懷抱時庚申七月晦日也

舊事荒涼不記年殘篇收拾倍悽然西風葉墮梧桐後
山月寒生霜露先數歷艱危餘老病不堪紹續托林泉
難忘涓滴成孤負虛願何曾到眼邊

中秋倫太守見過

宦海波濤覺後驚人間如夢信空名東林不滿陶公意
達路殊深楊子情萬里秋風催錦瑟千門寒月駐霓旌
豪華易盡心難盡誰向鍾山悟此生

倫太守昆仲楊文學以貞過訪

何人並轡訪山隈道是尋僧乘興來入座翩翩今賈董
談心落落舊宗雷雲橫谷口樵歌出風過溪頭牧笛哀
錯比龍鍾雙舞袖德雲不在妙高臺

秋興八首

誰向峯頭數劫灰河清海竭兩徘徊新亭淚盡江山在
故國歌殘黍黍哀落落燕泥秋社沒亭亭雁字朔風催

舊堂詩集

卷十五 七言律

七

淵明不解長林意爛醉東籬任菊開

羽檄星馳萬里津清秋白晝蔽行塵五都無市三川舊
七萃何人六郡新衰柳不知承白露寒花恰似倚青春
世間豈有西王母周穆當年認未真

國運誰當論短長唐虞終古仰明皇田橫不死客仍散
諸葛雖生漢亦亡秋老漸聞蟬響促日西惟見鵲歸忙
尼山歎逝川猶在試與當年聖者商

三十春光一布衣太平時節下重幃金門待漏心偏壯
鐵鎖沉江願始違悟物幾年成遠託閨人今日已知非
川原壘壘還今古葉盡秋林早閉扉

一天星宿話應難，露滴秋原淚未乾。
七軸蓮花毫素盡，十重帝網寂光寒。
生前有夢隨蝴蝶，死後無人托臂肝。
月落澄潭看不徹，夜深攜策繞蘭干。

達天委命是吾師，萬古人心未易知。
秋盡故憐籬菊早，春先猶恨柳條遲。
張良豈果爲韓出，徐庶何妨與漢辭。
謫宦弔湘哀賈誼，因人聊寫在廷時。

天網恢恢不可逃，興亡千載恨王曹。
一生未易償忠逆，當世誰知慎節操。
報楚伍員終過甚，酬知聶政亦云勞。
滿山霜氣澄秋漢，縱步青雲豈是高。

長源何事乞歸山，功大難爲骨肉間。
富貴每多孫子累，崇高偏覺孝慈艱。
秋風萬里投林疾，寒月千峯入座閒。
莫道深雲高臥足，近名干譽亦須刪。

唐堂詩集

卷十五 七言律

三

聞雁

北雁南飛朔氣侵，悲鳴未必爲知音。
飄飄萬里憑風力，斷續千行到嶽陰。
細認江蘆歸路遠，難攜海燕入雲深。
瞻觀物理皆如此，老我桄榔信宿心。

塵異廣慈呈對雪詩用韻和之

白晝亭亭日漸淪，川原如醉淨行塵。
舊時草樹全無色，一夕江山盡變銀。
流水不知溪遠近，隨風先見石嶙峋。
幾翻綵繡長空在，耐得深寒景倍真。

牙痛諸子入候時正大雪命西軒圍爐分賦

世逢多難厭餘生，買斷青山尚畏名。
老病日思先佛訓，寒溫時感後昆情。
新歸共說關梁澁，舊住惟言菽水清。
爐火初紅風味別，現前佳句雪中成。

天鳳

驚鷺初生未解飛，雙眸炯炯羽毛稀。
發聲震嶽驚羣鳥，昂首凌空撼落暉。
尤物自來人欲殺，靈姿巧遇命偏違。
梧桐世上多疑誤，九萬雲霄好息機。

冬杪示諸子

歷盡秋冬又逼春，迴風舞雪萬峯新。
自從多病方知老，昨謝閒名懶見人。
厭亂忍聞當世務，早眠猶得住山身。
去留但聽諸來者，第一同居莫厭貧。

哭澹歸釋子二首

憶別山堂意黯然，相期隔歲返林泉。
木蘭花發詩頻寄，山菊霜寒夢已先。
去春有詩促歸今秋夢來辭行數日即得詩音僧史未酬當世業
澹歸欲重道風空付後人傳，普賢行願誰如汝長子于今永絕絃。

愛物情深轉似癡，隨緣永鉢散僧貧。
生營獅座酬初志，死塔他山見夙因。
每念孤懷真類我，嘗于岐路愧求人。
師資相構何期合，百劫千生兩認真。

送塵異但子掩關

扶搖萬里豈徒勞
鯢化還教惜羽毛
海運莫隨風力轉
龍門休畏浪頭高
爲資世論饒宗說
欲起寒泉擬桔槔
好把青銅照兩鬢
誰當牢落老蓬蒿

東倫太守

南康之警公適報丁艱雨臺以其能疏請奪情禦老事定論叙弗及且齟齬之爲作此詩

保障江城艱鉅身
十年風雨見孤臣
從來世亂思廉頗
誰復功成憶寇恂
苦塊賢勞扶社稷
潢池安戢答君親
獨憐狡兔川原盡
翹首九重淚點巾

澹歸靈骨入塔

唐室詩集

卷一五 七言律

三

投江料非諸子事
歸嶺寧違汝夙心

澹歸臨寂囑諸弟開維後將骨石投

大江復云汝輩若持骨石塔丹戎必得凶報

既訂生還三峽寺
何妨死塔五

溪岑孤衷豈植燃燈後
大願還同樓至深
老眼淚浮揮不斷
千生魂魄許相尋

謝郭門貽梅影詩用韻和答以酬其意

月下開門送一枝
滿林珠玉不勝思
休傷歲暮難爲折
惱亂春愁是此時
只有孤蹤投客意
何曾香氣惹人知
疎斜自向山溪早
銀燭珠簾影每遲

寄酬閩中諸護法

笠瓢幾度戒前程
老病人扶畏遠征
尚冀裴休寬後命

彌慙慧遠濫虛名
花香已見多生願
塵刹難忘此日情
溝壑未填終不負
山頭猿鶴聽分明

慰長慶諸衲

蓋道歸山山日長
半銷衰病半心傷
老成凋謝吾宗喪
少壯參商門戶荒
沉雪振衣臨海衆
深溪涉水出山堂
僧歸閩寺休惆悵
須念而翁滿鬢霜

送李蘆思刺史開化

將軍急爲收滇郡
刺史新除出紫薇
百姓已遭荼毒久
深慈應念習從非
大君有命威先奪
廉吏持平亂後歸
萬里單騎臣力竭
清忠知與世相違

唐室詩集

卷十五 七言律

十六

簡殘帙得悼旋菴作

二月初四日

誼重難爲繼
後塵道衰聊與數
前因非關今日方知汝
却憶當時尚有人
海寺再來曾四夏
湖山歸去又三春
淒涼偶檢殘章句
舊恨隨聲雙淚頻

牡丹發蕾

年年三月牡丹開
未及花開春漸回
欲挽春光誰著力
望窮花信獨徘徊
移根尚憶中秋早
沃土曾經兩夏培
葉底穠苞應計日
等閒容易到重臺

眼昏

去年齒痛疑生盡
今日偷生眼又昏
牡丹蕾小花同葉

山徑雲搖石作豚世故無聞真法界目前不見別乾坤
解嘲未必全因老亦有微言過漆園

諸衲呈望牡丹花不開詩

遲遲花信費疑猜蜂蝶空勞去復回楊柳低垂枝欲墜
菱荷初蒔葉頻開似嫌富貴先承座却愛慈恩後舉杯
白首自知山日永洛陽笙管爲人催

隱几

休將心事自羅籠法界誰當較異同情爲烟霞成絕世
道因衰病到無功山堂隱几紆塵剎石磴凌風跨海東
笑煞神通移聽暗人間天上一何窮

瞿堂詩集

卷十五

七言律

二十七

百合花用足兩韻二首

花以無名勝有名野林僻徑稱山情微風度水香宜遠
高日眠雲夢不成遁世豈矜塵外見近人最是熱中清
折來未必供幽賞獨憶當年溪上行

影落荒林靜者知微香不與衆芳期雲深絕壑水流處
月靜高空雨過時邂逅芝蘭隨臭味窮通山日自葳蕤
從來物理多同異指點川原付畫師

辛酉中秋

秋空雲散碧霄澄萬里江山倚太清此夜月高人盡賞
誰家香冷夢初成光輝不作悲歡色今昔偏從寒照生

惟有雁翎斜度急一行倒影入河明

高方伯欽如入山

遠客登山談往事無端併起剎塵心水中有樹還榮落
鏡裏無人非古今萬里長空過雁影千年畫壁臥龍吟
憑君高著雲霄眼莫向浮生枉尺尋

許太守浣月入山

使君爲政訟應稀亂後民生貴息機飼鶴衙齋秋日永
尋僧山院晚風微意消坐對忘賓主論發由中絕是非
我亦無心方外侶閒雲流水共依依

秋思二首

瞿堂詩集

卷一五

七言律

六

高松白鶴辭巢去腐草青螢入夢來秋色不曾爲客改
寒砧一自向誰哀東山月出臨無地南越猿啼舊有臺
回首石樓殘者在豈須沉醉菊花杯

山臨海岸烟波近不到霜深寒已知燕畏高秋辭社早
雁疑殘渚向南遲風吹白草終何處日麗黃花曾幾時
豈愛披雲作長嘯石門風樹正相思

瞻堂詩集卷十六

番禺天然呈禪師者

書記今毯編

七言律七

山居十首 紫霄澤成作

百歲光陰大半過
西山消息近如何
石門有路知通塞
空谷無人但嘯歌
三峽小橋黃葉少
五溪流水白雲多
嘗因世上疑天上
縱得長生事轉訛

已辨深山老此身
到來山事又從新
擬安水碓尋溪路
取轉租田替個人
秋月滿天雲影碎
西風市地雁聲頻

瞻堂詩集

卷十六 七言律

目前景物隨時得
收拾僧房且過春

坐石何年到夜深
臨溪松竹已成林
一時人事將非昔
萬疊峯巒又是今
月影入潭無透路
雪花投樹有微音
每當寒到知身老
燈暗香殘怯曙襟

虎跡縱橫萬壑陰
難辭生客遠相尋
傳來世故疑前代
看去人心豈但今
風細稻香過淺草
日西簷影上高岑
已知寒暑遷流盡
更說顏齡雪鬢侵

一般雪色白如綿
隨意風吹墮野田
萬里飛花誰不愛
千林掩室獨頽然
極深斷壑堆難化
絕頂孤峯出最先
久住山中冬景好
地爐宿火到新年

青帝乘權闢大荒
雪消冰泮石泉長
山花遠近春光徧
岸柳高低風力狂
野鳥不知聲巧拙
曉烟無計色蒼茫
試從簷際偷舒眼
大塊何曾有主張

有客籃輿破早霜
尋僧訪道意偏長
逢人但問葛洪子
覲面難酬粉署郎
衰柳幾時曾淺碧
寒花今日且深黃
青山白水看容易
猿叫陰風送夕陽

萬頃湖光入鏡樓
四窓虛豁水天秋
短牆砌繞圍黃獨
長徑松高映綠疇
山雨欲來封蟻穴
溪風驟至起龍湫
夜長一覺雞初報
再理重衾倚白頭

山居遮莫厭長貧
盡日逢人但任真
雲散密林關不住

瞻堂詩集

卷十六 七言律

泉分遠澗滿還頻
菱荷花發猶當曙
梅藥香舒未是春
誰道寒鴻南度遠
漸流已到玉門津

歷盡風烟好住山
滿林叢棘不須關
白開高頂松花瘦
紅脫孤崖楓葉閒
倚樹微吟寒始覺
繞空長嘯老成頑
萬峯重疊知深淺
莫守層陰誤鶴還

送倫太守歸里

一帆寒色動邊霜
萬里歸人向夕陽
無意馬嘶芳草白
有情雁叫菊花黃
淵明豈爲思田里
疏廣何曾薄帝鄉
自是此身將隱矣
聊傾滄海濯行藏

倫公備述去志未免有懷再賦二章

百年前後事荒唐業運常遷智者傷客散且羸身易退
位高猶覺世難忘是非何定三人易寵辱同歸一夢長
他時聞道堪朝夕靈鷲尼山兩不妨

黃金難贖東隅失白髮徒增逝水悲學道不辭違世早
成名應畏去官遲潯江沽酒移舟處峽澗探泉坐石時
話盡今宵君且去春花秋葉一相思

送楊以貞文學

久在倫太守幕中
倫罷官與之同歸

亂餘江海一儒生如雪肝腸不世情貧賤只今無鮑叔
死生終古有程嬰一身爲友唯狗誼萬里離家豈近名
月夕風晨知已在升沉誰復問前程

唐堂詩集

卷十六 七言律

三

重陽先一日文日送白菊命行者和茗稍覺後時

戲作

明朝九日應無事撫景書懷定有詩且趁此時風日麗
不妨先赴菊花期堂僧喜供霜英早行者慵烹玉液遲
更待登高人興發茗杯山果共追隨

辛酉九日

蕭條人事逢佳節雲淨天高景倍生落帽幾人羞短髮
繁霜空自對寒英愁飄紅葉減山色愛登青松聽鶴聲
歲歲茱萸看不盡江帆溪月此時情

秋杪偶成

老去臨秋歎往年羅浮丹岫草芊芊餐英自惜離花晚
落葉空憐梅蕊先指點風光還景物悠揚空闊對山川
還心一往成宵旦半掩柴關萬壑前

秋杪夜坐

滾滾江流無盡期關關林鳥欲何爲餘生總是艱難日
勝事難追少壯時賴有黃花留歲月無勞萱草解憂疑
還心一往憑誰問坐落寒更山月移

初冬示玉泉侍者

不信吾宗竟陸沉梅花初綻雪霜侵庚辰已辦終焉計
甲午還尋夙昔心雙樹尚零金榔淚孤桐難續嶧陽音
乘桴浮海誰從我俯仰雲霄可自任

唐堂詩集

卷一六 七言律

四

淨成上老父供阻雪十日二首

隔溪有路通幽處望見松門別一天因展先容歸故隱
獨登煖榻戀深禪寒林掃葉煨牛火亂砌尋源引竹泉
雪久地爐生事拙焚香重理雜華篇

兩雪濛濛天地昏指中馬外眼前存遠思幾處未歸客
近對何人可共論浩浩風傳新水碓皚皚砌遶舊蔬園
此時此際成孤賞獨擁寒襟深閉門

送劉別駕莘叟贊捧入京兼寄少司農劉默菴

功曹轉運忽三年話別秋陰山月圓聖母更勞上壽表

故人重寫贈行篇一官盡瘁忘霜鬢萬里關心共雪天
爲問侍郎相憶否亂離去住兩茫然

思過示諸衲

尼山有過幸人知我又何人敢自欺功罪已明應共見
是非終定不須疑蓮花出水非今日柳葉隨風惜往時
一回提起慙何極願汝諸賢自得師

自慰

道衰無侶莫徘徊生死如環任去來兩袖龍鍾人共棄
一雙黑白眼常開先賢鼻孔還華藏後學乖離付劫灰
俯仰只今吾老矣興酣長嘯上高臺

唐堂詩集

卷十六 七言律

五

歲晏

歲晏今年似去年朔風吹斷雁行偏關心岐路知多日
祈嶺長空歎暮天白首豈堪同壯志青春終欲遜時賢
簷前積雪千峯曉一盞寒燈夜不眠

早春周贊皇郡丞攜二子並呂胡兩文學見訪

因緣今現宰官身須憶然燈共記人不信三生逢石上
何期千里到溪濱陪歡嘉客豐年玉接武賢郎聖世珍
情洽豈辭歸馬晚雲山從此往來頻

寄雪悟禪師

忻逢空谷竟忘年回首鸞溪在目前閱世暫浮滄海遠

避人終逐草堂偏凋傷骨肉難爲老俯仰雲山只是禪
千里肯同牛糞火數行應爲巨靈先

春日送許逸林明府行取入京

幾年民瘼賴誰求邑有神君四境休百里津梁無斥堠
三春風雨足田疇升聞自是銓衡事子惠殊爲閭井憂
入對更祈陳利病野人斫額祝安流

二月醉梅

二月尋梅樹樹空一株臺畔最玲瓏開經雨雪香猶在
看到晴明色較濃向人不欲全舒白止酒何妨稍著紅
花信過時難入俗疑醒疑醉付東風

唐堂詩集

卷十六 七言律

六

哭阿字無子二首

珠江絕袂幾傷神千里歸山尚早春離合分明今日事
行藏誰定剝塵身失羣鴻雁高飛急背水將軍轉戰頻
力盡勢窮還法運一條直路出風塵

法界何曾有短長長生路上見參商餘年頻送春花落
掩室都忘秋葉黃萬里寒空人寂寂千峯殘月曉蒼蒼
筌篲妙指無宵晝却教門庭事更忙

韻答之

掩關淨成玉泉人候未見而返次日呈詩卽用其
幾歲紆迴峽澗東相隨杖屨日從容山鶯一任啼朝樹

岸柳何因掩暮峯春露已沾新綠濕夏雲偏指舊谿封
無門有路通霄漢倚立堂階隔萬重

虔州郡丞董昭時南康郡丞周贊皇都閫徐質美

見訪因病掩關不得出迂走筆以謝

並轡尋源訪隱淪千峯依舊可憐春曾陪石上慙知我
未識荊州愧病身暫借溪山爲舉似尚留面目憶前因
解空已到休彈指何待他年再問津

偶作

取信於心何所事穿牛落馬總徒然千波競發隨高下
一旦晴空絕後先看去牡丹春已老移將蓮萼夏初妍

賸堂詩集

卷一六 七言律

七

目前生計此些子留與雲山作話傳

劉別駕莘叟入山

劉從都中初歸以潞紬見惠子臥病弗獲展待

萬里王程歸永日紛紛竹馬迓湖東城頭峯出鳥飛外
谷口雲封僧病中深棘舊尋三徑在斷金難隔二人同
尚期把臂秋山早覆我寒襟共朔風

秋夕關中

萬里河山夜不收西風初報井梧秋江豚吹浪雲歸嶽
社燕辭巢月滿樓光景不殊今昔異道心如醉水天浮
關中消息堪長嘯嘯指潯陽沙際鷗

紀夢

有引

壬戌七月二十日夜三更夢慈雲閣上堂閣下
有樓失其名所呈法語有綠鴨江三十萬句前
後皆忘法侶中數人屈指如某某他年皆同來
此云覺後紀之以詩

無端身在碧龍宮俗氣慙登法座隆綠鴨江昇三十萬
慈雲閣上最高空梵音直透青霄外衣袖逍遙白日中
龍象幾人還有約他年無負與心同

紀夢詩成後再賦一章

寄跡塵寰豈異塵因隨流布幻中真癡心尚有無窮願
業運徒遷有限身夢去總皆天上事病來難戀眼前人

賸堂詩集

卷一六 七言律

八

但知法界無由入盡此餘生且莫陳

彭少參省白同榮菴道者入山

少參軍功報最將入都謁補

萬里王程暫駐鞍峽橋深處足盤桓題名華藏非容易
解組黃虞却較難自是鵝王能擇乳還他雁塔且彈冠
同行況有無爲子塞雪燕雲莫畏寒

關中七月念九日早起

蟬蛄切切動秋聲積雨今朝喜暫晴宿霧頓捐初日淨
曉烟如洗萬峯明鶴離松頂驚巢鳥僧踏溪頭向郡城
閒倚南樓一長嘯不知身世欲何成

中秋病起與諸子玩月二首

萬里湖光夜氣清病餘秋色倍分明青山皓潔看同世
碧漢孤懸最有情掩映雲中紆短景悠揚空外霽長更
今宵且喜羣英共不信蘿菴夢幾生

百年幾度共中秋回首悲歡付海鷗蟾桂不停烏鵲影
川原高舉白雲頭寒空遠鑑千峯納暖席橫吹萬戶侯
莫倚清貧傲當世一般晴齋入雙眸

王昌侯觀察過訪

有客尋僧過峽橋西風微雨馬蹄驕一丘已謝閒名久
三徑忽傳佳氣飄青草何嫌臨玉節綠楊偏欲繫金鑣
病餘還有清談興不覺龍鍾白髮饒

贈堂詩集

卷一六七言律

九

九日同塵異登雙鏡樓

瑟瑟西風萬籟號危樓盼望意如何百年擔荷歸吾黨
一日承歡喜爾曹髮白不妨人共棄眼青未許嶽爭高
蕭條草木秋將晚珍重鳴陰出九臯

聞非影病餘干

頻年添鉢病人間耐盡長途秋未還無限關心勞夢寐
那堪傳語越江山藥爐宿火同人少旅舍新寒獨夜閒
最是迢迢烟路遠相思不覺慘顏顏

秋杪病起得嶺南耗

山齋深掩避新寒爐火初紅夕照殘坐聽天風知雁急

病餘鶴骨見衣寬五嶺招魂無宋玉千峯臥雪有袁安
百情未盡悲何極自覺年來夢已刪

玉泉呈雁字詩

不分氣序却知寒但到西風便入關長幼後先諸物性
縱橫點畫落人間觀窮玄象踪應沒影印空潭榻亦難
斜林太虛驚絕筆如蟲偶爾莫成頑

塵異獻菊

寂寞秋山百卉殘誰將霜質傍闌干元亮東籬徒醞酎
侏儒玉筍費盤桓把茗共餐知味苦移牀獨對愛香寒
自慙傲骨同幽逸聊作吾門晚節看

贈堂詩集

卷一六七言律

答張文學二首

與周贊皇郡丞同入山別後以詩見贈推獎過情甚愧于心即用原韻答之

閒名久謝掩青山獨足峯頭指顧間正訝馬蹄喧石磴
忽聞鳥語響柴關故人茂叔能重到生客敬夫也共攀
流水白雲陪色笑將知塵世有時閒
何勞車馬到深山久絕虛名落世間文章豈貴洛陽紙
道德空傳函谷關入手明珠爭照耀插天岱嶽絕躋攀
從來國士酬知己不信林泉盡日閒

雪中上淨成

一病沉沉夏復秋已將身世等蜉蝣盤空未盡千峯勢

坐石重看三峽流恩大難酬塵刹願道衰徒負幾人憂
波波揭揭成何事冒雪還應到上頭

壽倫太守

罷官江海得優游更欲翱翔上國遊林麓儘多閒歲月
身心無限可綢繆豪華易盡誰堪託甲子難教再一週
酒醒試思寒夜後光陰如箭雪盈頭

謝君章郡丞入山

攝南康郡事

洪都司馬署黃堂地控湖山過石梁松下檐帷紆仄徑
雲中飛蓋掩斜陽白蓮有社慙非主黃獨煨寒笑大方
不棄龍鍾垂顧盼長林豐草儘生光

唐詩集

卷一六 七言律

二

長至書懷

短景纔添一縷長北風吹雪限津梁寒江想見歸帆影
落日徒嗟去雁行慮重自知成老態道孤誰信爲人忙
朝烟夕霧終何極舉目雲山謾度量

壬戌除夕

雪月霜風歲歲同溪南山北有無中目前秋是勞生事
夢後誰論造化功送臘梅花寒已徹迎春椒葉氣初融
人間此夕忙如市依舊明朝日出東

送許太守浣月歸養

郡齋如水一閒身拜表辭官爲老親家有田園堪仰事

船兼琴鶴莫憂貧山樓看月思玄度道路攀車借寇恂
歸去庭幃多樂事板輿佳話又重新

東南雄太守李廷標

回思十載雄州事軒冕麻衣去住心寒暑不侵松鶴羽
溪山長隔嶺雲音一枝深樹翔初集滿腹洪流飲已深
兩地月明知共照乘風聊寄白頭吟

癸亥除夕

一歲光陰餘此夕千門梅柳接新年人心寂寞同山水
世故推遷有後先知見欲留徒歎逝身名如幻惜生前
縱觀衰變誰堪覺獨抱寒襟問古仙

唐詩集

卷一六 七言律

三

春日送周贊皇郡丞

周贊捧入都便道爲其公郎畢姻兼攜家回署故中間并

之及

萬里馳驅上表章春風搖曳趁長楊去時望闕從江右
來日攜家出建康京邸鳳雛初比翼湖中雁字欲成行
黃花滿徑頻相待再見千峯話夕陽

尚都統宜芾入山時將構梵殿叨承淨檀賦贈并
謝

久囑靈山紹祖風先王行業與心同精忠已泐天潢上
法輔長留海嶽中舊沐恩波歸鶴蔭新承祇布壯龍宮
無窮感慨成今昔千舞堯階忻共逢

送文水祖太守持服北歸

望雲日日暗傷神，凶信傳聞倍苦辛。
慈母已歸安養國，孤兒痛愴賢勞身。
遙知靈炬傳清淚，自著麻衣挹素塵。
任是羣氓攀去轍，難留五馬駐通津。

病中

解帶蒙頭夜夜同，坐聽寒雨怯霜風。
禪心淡泊悲歡外，老景生涯疾病中。
休對目前言夢幻，誰當事後說真空。
西山消息還遲我，笑殺時人看畫龍。

勉衆

一念依違百念生，誰能轉處不留情。
須知事夢心非夢，

賸堂詩集

卷一六七言律

三

若待因成果已成，明鏡當臺毫髮現。
空華翳目鬼神驚，勸君慎勿隨生滅。
覆水難收後日名，

觀世

按劍自傷投夜意，報瓊轉覺願初違。
千年桃核成溪錦，萬里江津限夕暉。
柳倚東風隨意拂，燕拖春沫認梁歸。
細觀物理多宵旦，恩怨何妨兩息機。

偶作

紙帳今年製始成，橫眠倒臥稱閒情。
涌泉羸我一期得，馬祖輸他廿載平。
却笑鷓鴣行不得，更憐杜宇叫淒清。
出頭天上偷彈指，劫外安身誰與評。

書懷

杜宇啼殘春已歸，病羸猶未脫寒衣。
一雙黑白懸燈悄，十萬雲霄方寸微。
獨往不知筋力邁，冥通應有劫前機。
昇遐豈作他生計，靜理伽黎對紫微。

寄塵異但侍元

買斷青山長白雲，閒栽桃李兩溪分。
別來樵徑新松竹，憶去籬笆舊見聞。
佇立不堪人境異，遙看空見水天文。
誰能千里謀晨夕，歸掩柴扉寄與君。

秋日移榻上雙鏡樓

誰說仙人好住樓，道心如水意如秋。
窓中十里湖光冷，林外千峯月色幽。
今夜不教天入夢，當時已見海無漚。
抱襟獨坐寒更迥，白眼碧霄兩不收。

中秋

年年秋月年年新，獨向高樓照老人。
河山入鏡懸千像，宮殿如冰映一身。
生厭豪華成寂寞，老於泉石惜風塵。
無窮樂事留今夕，玉斧休將斲桂輪。

秋懷八首

梧井初寒山氣清，一時雙眼最分明。
捲簾却愛窓間瀑，倚杖猶憐霜下英。
師席謬膺慙祖道，佛恩難報愧餘生。
誰能無我難爲直，白首於人可任情。

五陵游俠獵寒原誰向西廡聽夜猿老去逢人惟有笑
病來瞑目但無言道心寂寞秋林遠世故參差夕鳥喧
睹史何年傳勝事支那終日閉無門

人事飄搖如敗葉道懷淒冷對秋山誰當獨善甘遺世
且趁餘閒暫掩關因地自惟同廣漠癡心真欲向人寰
一聲鴻雁清虛上已覺全身共往還

一從兒說虛空講不覺西山在目前五色摩尼非數量
一真法性絕中偏心知已滌身名累踪跡何妨姓字傳
敢較亮公同與異孤懷吾欲問皇天

萬頃秋波蘸碧空朝霞夕照兩玲瓏遠山如畫填楓葉
唐堂詩集 卷十六 七言律 七五

近水微波驚夜龍借境怡情非有道修名絕俗豈真風
翛然獨坐虛窓下靜對千峯誰與同

丹黃濃淡晚山幽豪富翻憐萬戶侯過客聞猿頻下淚
顏齡對菊不知秋悲歡久向無心度景物還同有意留
說與時人應笑煞金文已上白雲頭

秋風入座晚蕭蕭誰信無心境自銷良夜何人敲竹樹
深雲有夢渡河橋已知世乏調鷹手猶自口吹引鳳簫
但勸相逢須著眼莫將難易誤晨宵

劫外安身自不難深雲一覺夕陽殘青山買斷招巢鶴
白晝乘涼倚竹竿世事不干塵網盡佛燈誰續曙襟寒

生來血性從天植鞭入泥牛入海乾

甲子九日

今年登眺昔年人九日溪山氣轉新病後豈教超有力
定中不信但無身風吹雲散碧霄淨日照霜明萬象真
無影樹棲鴻雁盡蘆花寒水自粼粼

懷山欲監寺

寒月疎星處處同行人在碧霄中計程暗數千山外
歸日還期九月終夢裏音書傳小子覺來疑慮問長空
天涯一別如蓬斷渭水廬峯望欲窮

淨成卽事

唐堂詩集 卷十六 七言律 六

日上高山影漸低萬峯松竹醉如泥下方相視誰同異
上界分劑有覺迷短景易從千劫量遐齡偏與一毫齊
此心知向何人道我自東行汝自西

乙丑初春卽事

守拙佳徒五十年未嘗俯仰向人前訪予攜手談松下
送客扶筇揖澗邊老臥千峯忘貴賤病移深谷廢周旋
自知有過隨雲水不敢逡巡累後賢

樟樹舟中

舜老于今始覺衰備嘗艱險欲何爲穿林渡水三千里
扯纜紆篙十二時急雨翻江紙被濕颼風動地布帆欹

一杯清茗還吾樂身後身前且莫思

過贛州關

衰病支離過贛城巍然雄據拱神京僧衣不稅水雲貴
國法無私官吏平我守先宗違世諦誰貽後學惜身名
鄉關漸近仍爲客且以優游老此生

舟抵南安二首

地盡東南障海門鄉關依舊幾生存人民顧我無相識
財貨如泉各有樊萬古山川同旦夕百年榮落自乾坤
一從度此成衰老回首何年聽夜猿

又是何年度此關白鷗見我往來難江流漁火風烟邈

唐堂詩集

卷十六 七言律

七

去國還山天地寬守道不教心替易待時真畏夕陽殘
謬膺師席終無二俯仰乾坤指急湍

度大庾嶺二首

突兀庾關暗曉昕人從鳥道入高雲
萬古宗猷却向東祖庭艱鉅與誰同
凌空睥睨乾坤外
出岫風雲浩蕩中
守法尚能巢白鶴
從心終不學黃龍
周身已愧非吾道
豈更荒唐問化工

還海雲

人面難爲佛面平兩年尊候得安寧
羸來雙眼碧如水
寄去千峯夢亦清
遙覺竹風入座冷
近看柳絮傷簷輕
剝塵曠劫非他事
海竭河清空有名

病中書懷二首

老來病苦惟能忍一念空知爲後人
到底還他三昧力
此時誰問百年身
西風未墮井梧葉
沼水猶停菱荇春
天上人間何所有
青霄白石月輪新
休將貧病擬衰安
雪未填門見亦難
楓葉滿山山色麗
鶴翎投樹樹聲寒
清溪老我聽潮上
白眼看人到夕殘
道者孤懷渾似雪
天風一夜響琅玕

唐堂詩集

卷十六 七言律

六

八月初五日示諸子

連年衰病意遲遲短景蕭條却爲誰
戶外已驚黃葉墜
牀頭休問菊花期
安身有策非今日
抱道尋僧惜往時
不是叮嚀長別日
黃雲青靄好相思

瞻堂詩集卷十七

番禺天然禪師著

書記今菴編

五言絕句

春草二首

野燒千里盡容易雪消時莫以春先綠都忘寒歲知
豈擇托根處苑牆綠易齊芳菲人共見走馬暗長隄

題二仙對酌彈碁圖

有酒須當醉乾坤黑白中行行十九度誰異復誰同

題呂紀畫

瞻堂詩集

卷一七 五言絕

一

黃皓貪無已蜘蛛總不知蒼瓜一兩顆枯竹兩三枝

題文衡山畫

坐對深山色雲烟千萬重但聞溪水急不見日頭紅

題董玄宰畫

深山數間屋沿溪別路通四望雲烟合移茅思欲窮

題畫

橫肩一柳標滿檐烟霞心逍遙獨何去山水有知音

示一株

臨濟一株樹覆蔭天下人佛法無多子桃花不耐春

示破塵

破塵出經卷徧界露堂堂一步竿頭進無人亦自芳

示洪源

曹溪一滴水千古常涓涓踏斷溪橋看全身在那邊

示光徹

莫作等閒想人身亦最難靈臺猶未雪前路尚漫漫

示何世程

仕也那爲瑞歸與世作程大雲門下士不愧富公名

示何別傳

教裏分明道誰云別有傳一從微笑後今古競相研

題石琉璃與塵巽

瞻堂詩集

卷一七 五言絕

二

誰將新月影來挂寢堂中曾見圓明極高懸碧漢空

不憂死四首

吾病不憂死死關大法衰於今行古道舍我其爲誰

吾病不憂死死亦向天歸涅槃隨住處狀似鐵牛機

吾病不憂死本願終不移修供從今始龍天鑑在茲

吾病不憂死本宗慙獨微博嶠終當大斯文誰與歸

七言絕句一

舟次萬安寄劉五文學

辛巳

靚面難逢昔日人灘聲不斷偃溪聞暫移鶴影羅浮瘦
却有雲瓶蚤待君

柳外新月示諸子

初出銀蟾偏大千尖時圓相尚依然只今笑語垂楊下
多少清光在目前

病起謝馮介臣居士施藥

此身不是金剛體有分時教却看伊得似馮公知藥忌
何妨應病與人醫

送梁未央北上二首

選官選佛但從長曠世因緣且莫量一自幪頭重整後
相期惟有木樨香

日日承恩活計長中丞福祿任商量出門有句爲君道

唐堂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三

雪與梅花一樣香

送劉觀復北上二首

君上長安我住山一天風月自忪閒相逢莫論塗中事
得意何妨任往還

出門休訝路行難南北東西盡此間舉棹漸隨寒影遠
却疑烟月在波瀾

雙谿探梅

山色泉聲鏡裏殊我來梅下意全孤時人看此渾如夢
千古空傳遮一株

丁普益居士有住山意訂之以詩

野人祇合居巖壑正擬誅茅樂大年聞子亦能同此意
却誇吾道有真傳

邵武道中憶華首老人

澄潭孤月自姍姍永夜無人照影寒親憶吾師真面目
回頭祇在剎那間

延平舟中三首

癸未

滿目風光祇自知明霞濯濯秋江滑無端嘹亂來孤雁
不覺隨聲下釣磯

永夜沉沉古渡頭閒雲流水一時休曉鐘忽報舟人起
昨日溪山又在眸

唐堂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四

白蘋紅蓼夾江流鳥語泉聲日未休收拾不來春夢斷
碧潭空界夜光浮

贈方閩賓居士

文人慧業獨翩翩一任生天在我前具眼有人塵外鑑
相期猶此待因緣

示翁子鄭居士二首

會得日用事無別何妨嫁女又婚男請看直下團圓處
莫被無生兩字瞞

治生產業不相違湖海江山直捷時盡道長安風物盛
不知身已在皇畿

刻詞林語錄謝諸檀越二首

文彩纔彰音信通多君端的辨來風須知熊耳山頭事
不在楞伽四卷中

四十九年一字無如何野老却叨叨垂釣千尺深潭意
極目清波憶巨鼇

留別何非衣

順昌

蓋世勳名今日夢一丘泉石古人心羌峯衣鉢依然在
莫把儒冠老此生

還嶺南汀州道中憶老父

六十翁翁心似鐵知恩無路解酬恩還家本是兒孫事

唐室詩集

卷一 七言絕

五

祖父元來不出門

汀州道中憶老母

翫月遊山白晝過是誰清夢到烟蘿空勞慈母頻招手

蕩子回頭不顧家

勉袁調公居士

甲申

儒門澹泊難收拾此日撐持未有人修道却從戒慎始
覩聞斷處鐵花新

初春避客歸龍三首

深山春入盡陽回日暖梨花一半開二十年來舊遊處
不因惆悵亦徘徊

曾因避客來山上今在山中喜客過祇爲到來俱不俗
一簾風雨落花多

一箇閒身處處家錯將雲影作梅花數聲山色回春夢
坐對松窓愛晚霞

楊觀者居士引其子來叅二首

乙酉

緇素從來一道存異同黑白但名言木樨香處吾無隱
大事何曾負孔門

父子同叅事亦奇欣逢恰在觀星時一堂冷澹僧和俗
面面相看知未知

示周聞湛居士

唐室詩集

卷一 七言絕

六

晚年學道莫徘徊閱盡繁華冷似灰跌坐禪帷香煖處
一聲霹靂夢初回

示周無隱居士

千古文章慧業人木樨香遍萬山春孔門雖有真衣鉢
爭較山僧聞更親

頂湖棲壑律師六十一

六十年來老道翁頂湖山裏信難通暫隨花鳥頻斫額
目斷雲林萬象中

寄河源陳大受居士

去年此日識君面此日今年却憶君處處桃花皆似夢

分明持贈一枝春

題繡芙蓉石榴

芙蓉如面石榴裙錦悅金針特地真若作目前境物會
枯花辜負昔時人

書梁永祚扇頭二首

丙戌

一池寒雨滴殘荷望裏雲山涕淚多此道尚能支病骨
逢人談笑小橋過

十載三朝野衲身隨緣拓鉢未嫌貧猶餘閒日觀雲樹
倚杖逍遙畫裏人

題南院顒和尚真

寒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絕

七

一條柳栗活如龍水盡山窮特地通法乳千年流不竭
無師真智古今同

復熊魚山內閣呈偈

諱開元
楚人

山頭花鳥澗邊人松韻長吟石作鄰檀越近遺新脫粟
今年不似去年貧

又復熊內閣

目斷雲林朝復朝名花珍重待多嬌從教院主看鬚墮
爲愛寒銷把佛燒

寄熊內閣齊雲山中

富貴功名夢裏人誰知苦樂正相鄰回頭大有甘心處

須信身貧道未貧

入齊雲

深山高臥白雲屯聞聽林鶯盡日喧不爲癡呆寧有此
肝腸空向石頭論

樵山聞亂

誰家年少覓封侯待得功成萬骨丘何似山僧癡拙好
峯頭七十恣閒遊

書烏石巖乞米冊

烏巖有約足禪棲海市蜃樓路不迷爲問松花曾幾樹
法輪未轉鉢先攜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絕

八

贈金宇臧

浙江

東西南北路行難閱盡興亾影獨看回首倚門春夢怯
一池明月藕花寒

金太史正希殉義

諱聲南
直人

頭目髓腦君甘捨山河日月淚難乾可憐石上三生話
回首歸宗夢裏看

黃司李元公殉義

諱端伯
江西人

品行文章第一人曾隨佳嶽憶前身分明學到無生處
博得浮名答舊因

悼丁普益居士二首

十二年來愧道交相從曾約共誅茅于今撒手歸何處
月在高林照石巢

十二年來愧道交相從曾約共誅茅誰知道路多巖嶮
不在高林在石巢

樵山答洗文學二首 丁亥

不是桃源不是秦東西南北盡斯人一條柳標開來往
綠水青山雲外分

蒙頭破衲樂山隅物外無人但索居一局未終柯已爛
肯將閒事賺須臾

樵山新篁吟贈同菴道者

唐室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新篁林下勢凌霄雪幹霜筠未可驕枝葉何曾輕一放
分明高出萬千條

樵山新篁吟寄若雲道者

透地新篁韻自深籬邊須費護持心雖然猶在綠陰下
一日出頭風滿林

答同菴上壽

大科環翠擁諸峯占盡樵山萬樹松誰信諸峯皆若此
灼然親到有孤筇

示程雪池居士

六月雪花飛滿地薰人肌骨透羅帷金鱗未遇江湖闊

好趁秋風理釣絲

贈童居士 浙江

千里離家但一身鎖鑰橫按未全貧空門能洗英雄恨
只爲高堂尚有人

示龐若雲居士二首

下得牀來事萬千日長倦去帶衣眠分明好箇真生活
却倩傷人爲汝憐

千生萬劫未曾垂癡愛因循枉自埋豎起丈夫睂目看
聰明一副孰安排

贈韓瓊山 揚州

唐室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曾受靈山付囑來百千方便一門開英雄出入非凡測
惟有慈心不可回

復梁同菴龐若雲兩居士

恍惚百年容易盡尚存一刻豈徒然與君今日爲期約
莫是三生石上緣

示梁同菴居士

天地萬物本同根銀波雪浪月無痕頂門放出摩醯眼
一顆明珠落玉盤

贈梁樸臣居士言結道緣

夙世曾將今世盟從來難弟自難兄無生有話大家事

正好團圓治道情

詰喬禪人之歿也欲弔不果詩以哀之

即笑齋子

雲烟縹渺暗雙林一望踟躕淚滿襟我也不曾道生死終教難免扣門心

丁亥臘盡臺設禪人乞詩

寒夜月明雲外賞枯椿紅綻臘前知披衣穩坐三冬足桃李成蹊應有時

示非二禪人

戊子

同住同行六十年曾隨清夢到林泉不知身在雲山裏却指前峯峯又前

唐堂詩集

卷一七 七言絕

二

題如來雪山像

寥寥劫外絕知音流水高山韻獨深半面燒娥君自委多情不欲盡披襟

詠鏡示諸子二首

面目分明不是他光輝常滿隱朝霞當臺影落無人處夜半流鶯到碧紗

見頭狂走實堪憐盡日東西影裏旋珍重顏容須自惜莫教冷落在人前

示法液何居士

江門一滴自曹溪認得隨流亦不迷法液至今清碧碧

月明光決海天齊

示光半禪人

寂照光明剛一半烏啼月落夜如何碧潭深夜無人處努力翻身直捷過

示李幻生

與世推移寄此身隨流認得幻中人不妨擊楫同波浪一曲蘆江別調春

楊無見居士書來以詩示之

名山頂嶺霧雲深欲海波濤險萬尋向子丁寧總如夢何時相慰野人心

唐堂詩集

卷一七 七言絕

三

示妙峯禪人

五十年來親復疎于今特地忽逢渠還家莫訝途中事驚喜停時識舊廬

示聆玄上座

遍歷諸方羨飽叅黃龍不是泐潭南會當推向人天上快觀今時優鉢曇

示已鋒禪人

學道先須遠俗情不求安逸不求名塵中能具超塵想歲久年深累漸輕

示頓修侍者

讓公曾亦侍虛能十五年來面目仍足下馬騎天下踏
果然今古競頭稱

示廣慈侍者

一見桃花更不疑數枝紅綻自相宜招攜直入千峯裏
溪月山雲似舊時

示崔石師

念念須自見其心莫教隨世枉升沉動名益代一場夢
惟有此心無古今

雷峯華嚴長期

寶鏡重重帝網新交泰主伴有來因隆興拄杖熾然說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絕

三

爲寄華嚴會上人

妙峯禪人住靜潭山乞詩示此

一茅縛就放身眠萬事從他在目前須信隔垣人有耳
莫教長嘯白雲邊

偶述

四十年來又一年舉頭平望盡霜天策杖自來還自往
不須人伴過前川

妙靜主呈船子頌却示

滄茫巨浸浪滔滔只怕無風自著篙多少弄潮人在岸
等閒餘韻落波濤

示知量道人

徐衣繫
祖母

大道絕無男女相亦無初學與先知雖然七十未爲老
歲歲當如初學時

送證侍者

送子佳山爲卜居懸崖飛瀑夢魂隨莫貪笋蕨遲春信
忘却雷峯斫額時

題燕杏圖

燕子春歸花正開一團紅雪鎖青苔披圖忽動河山恨
何況親從北地來

題竹鶴圖

唐室詩集

卷十二 七言絕

古

不下青松下翠竹孤雲野鶴儘相宜最憐寒夜一聲唳
夢斷疎烟微月時

辛卯夏日大雨戲示諸衲

一回風雨便淋漓數十殘僧面面窺大地江山同逆旅
不妨權且作船居

秋日

落日潮平半掩扉田高山淺鷓鴣肥野人策杖欲何去
遙見溪橋數衲歸

登樓望諸衲二首

青山一半枕樓頭門對長江水自流烟樹望中添數衲

恐驚鴻雁下滄洲

萬山晴色沁秋寒去住浮雲任我看
不盡登臨今古意何人林外夕陽殘

雷峯雨後

秋林濯濯野烟浮萬古江山色共幽
且對暮雲閒不散不知世上有人愁

癸巳七月二十二日口占

瘴海樓遲十二秋避兵長傍蓼花洲
無端一夜西風急又報笳聲到市頭

江帆

唐堂詩集

卷一七 七言絕

三

一帆如鷺趁秋風萬頃烟波歷亂中
莫向青山誇舊隱松風江月兩無窮

九日與諸子晚眺

夕陽斜映菊花開一上峯頭萬木哀
與子更窮千里目百年能得幾登臺

望羅浮

野人去住似孤雲望裏羅浮忽忽親
曾憶數年寒夜月聽猿別是一閒身

送秋

風急烟銷遠岫開長空只有雁歸來
青山久住忘人世

時愛松陰破綠苔

題畫雁四首

濛濛烟雨醉春光桃李花開歸計忙
蘆葦豈分南北岸舊時遺澤未應忘

春

不爲江南乏稻梁乾坤有恨北天長
征窮沙漠雪銷盡穩坐烟波六月霜

夏

朔風初動便圖南聲斷衡陽秋水涵
亦知瘴熱非長樂淺浦荒原尚一堪

秋

晴波風急月微微半隱平沙半欲飛
不是畏寒安海國得成毛羽趁春歸

冬

唐堂詩集

卷一七 七言絕

三

泊虔州

一帆風送到虔州城枕長江水北流
十年人物今何在月色猶聲滿渡頭

中秋無月二首

甲午

去年此夕海雲開此夕今年山霧來
若使月明照潭水恐驚飛雁一徘徊

清光不欲動人懷黯澹秋山只自諧
却憶榕橋寒月後幾人形影在天涯

自饒州還佳山

夜泊城頭秋氣微湖烟江月共依依
世間安有閒雲鶴

不向佳處何處歸

初冬遊玉淵潭

石上看雲昨日同
莫將濃澹想秋空
葉紅霜白溪流緩
拚却山容與朔風

憶足雨

半年音信望來孤
漸到秋深景自殊
白鷺洲前明月近
不知猶憶老僧無

憶阿字

長安東去一身孤
兩度逢秋心事殊
極塞月圓寒已栗
不知曾入玉關無

明堂詩集

卷一 七言絕

三

悼崔石師四首

獨坐山房意黯黯
濛濛秋雨瘴南天
海門浪湧分淇水
水上人家空可憐

遠別沉吟古墓邊
傷心曾憶五年前
何人重覓鸞溪上
纔問崔郎已渺然

余出嶺時別石師于陳邨菴墓傍
恐其挽留不爲明告故有起句

身心久已拚空門
在欲行禪未易言
慙愧老僧辜負汝
綠蘿菴裏待招魂

珍重峯頭謁老翁
當年誰共聽朝鐘
死生如對秋山雨
悲喜何曾入畫中

山行

世上閒人豈易得
不妨無事上山行
松風落落溪雲外
難得秋原一望晴

絕句

折花相贈爲多情
千里持來意不輕
誰知更有多情者
拋却花枝兩淚傾

唐堂詩集

卷一 七言絕

六

瞻堂詩集卷十八

番禺天然呈禪師著

書記今毡編

七言絕句二

題王子安畫卷

七十年來老道翁此心如欲寄山中
流泉鎮日能消熱眼底潄潄未易同

雷峯卽事二首

海外日長生計拙山中屋少住僧多
築得東籬倒西壁算來真不奈緣何

瞻堂詩集

卷二十八 七言絕

誰說身窮道不窮棲賢風味見雷峯
怪來一隊書騃子魂夢猶懸峽澗中

送澹歸住丹霞二首

三十年來想像中親臨何必問渠儂
天然巖上無岐路側耳珠江聽遠風

纔出山門已望來兩人心事共徘徊
吾儕不是傷離別萬古真風待汝回

乙巳春送石西堂領衆棲賢

春水薰風向七賢到時日永綠疇添
山中賴有天人範火種刀耕紹別傳

秋杪送離言知客

年邁遭逢法運衰暫時岐路亦淒其
分淇渡口西風急記取歸帆雪浪吹

漢壽亭侯像

有序

雲長先生像吾友陳全人爲小安居士所畫
三十年于茲矣全人沒去小安久不相往來今年
膺歲薦始得聞音耗小安乃以此像先寄入山
求山僧爲書數語展視間不勝今昔之感遂援
筆疾書以俟小安之至

千秋肝膽憑誰見想見丰裁三十年面目何殊真與幻
瞻堂詩集 卷一八 七言絕

十分珍重故人邊

示黎體大居士

儒門澹薄難收拾還歸釋氏達人論愛君入路超聞見
大道無門却有門

大雲寺監院睹者五十一二首

五十年前事若何于今特地且誦訛便休欲更教誰識
倚笑春風不較多

尺蠖之屈以求信閉戶青山足淨因一句分明無量壽
蓮華瓣瓣口中春

舟師何耀吾七十一

何與子
同日生

共日生來不共年多時相見未生前今欲期君再七十
渡吾渡汝海潮邊

法會諸公擬募田爲放生之費乞書冊首時丙午
十月十七日先夕本寺被掠故首句及之

半載耕鋤一夕盡又謀結社買生田從他盜殺尋常事
一味同人作勝緣

妙峯禪人六十一

周天甲子從頭起人事今年異昔年白髮不須愁漸夥
青蓮多著老金仙

題觀音大士像二首

唐室詩集 卷一八 七言絕

萬卉千叢待化工微雲細霧澹和風是誰不在空濛裏
祇有枝頭春獨濃

一泓水樹橫秋色半枕松風歸鶴聲箇裏未能忘宿習
因人幻出百千情

示何石人居士

慧性當從宿植來一期生事眼中埃青山未必皆投老
趁取曇花及早開

贈吳副戎二首

護生福國得長壽西竺金仙曾有言欲進南山慙野服
敢持半偈祝軍門

干戈初定何事大帥惟先民瘼求寶水一從活瑞露
年年此日仰高秋

題千山剩人可和尚真

一滴曹源向北湍順流容易逆流難神龍破浪無尋處
留得威憚紙上寒

嘲戲示

雪木毬禪人凡與語或自有所陳輒見動色爲解
摩尼五色隨方現何事心光獨映紅應與靈雲同見處
頭頭觸著在其中

贈陸孝山太守二首

唐室詩集 卷一八 七言絕

陸家片石足千年舉向丹山尚儼然坐臥庾闕看霹靂
虛堂驚起笑從前
靈山一別剎塵深錯認緣生直至今借得秋光似明鏡
年年長照使君心

來機禪人五十一

寸絲不挂袈裟舊放過玄機此再來五十還教更五十
蓮花歲歲臘前開

寄示沈南宮稅課二首

夫妻共種率隨因天上蓮花色正新更囑慇懃自廻向
莊嚴心地豈由人

誰云在俗難修道何肉周妻總舊因且看目前生計足
黃金重種法庭春

示海雷兩山都寺旋菴

撐持門戶憐今日此道誰當遜昔賢冉冉流光吾已老
歸山遲爾再三年

贈王冲和道者

華林初請法輪旋覺海論因在梵天誰信金仙曾有願
雙雙重上講堂前

贈胡君德道者

山田慣買與僧耕又請華巾布髮輕龐氏兒郎皆順鼓

題堂詩集

卷一人七言絕

五

一庭清梵振家聲

寄海幢監院解虎

一心內外絕纖塵更欲從人間主賓千里寄聲無別語
秋風江上浪如銀

題太平橋圖

太平橋過上江船去臘曾遊今儼然肯信毫端傳隔世
大都風景自年年

山家二首

曲水尋源山徑賒路逢絕處有桑麻野人住在最高頂
樹裏孤烟便是家

流水潺潺大吠聲亂林深處見人行分明不出此山外
踏盡前坡路轉生

贈嚴殿生三首

秦和醫國早歸山獨上丹峯雲半間欲傍海螺依翠塔
有時尋月共僧閒

龍王高閣勝蓬萊秋水尋源擘石開莫飲上池寒徹骨
空教人望太倉來

安期不施神樓散雲翼何求絕粒方一葉已輸全活意
萬金難換亂茅堂

壽陳伯恭三首

題堂詩集

卷一人七言絕

六

青山一望瑞烟收松自蒼蒼水自流人在暖堂進春酒
不知何處覓浮丘

近山城郭紫霞連郭裏人家歲月偏況有東林堪往復
淵明詩酒日陶然

南華讀罷恣高眠山院閒來亦學禪會當攜策干時去
世上人疑葛稚川

送蕭叅戎柔以解職還里四首

將軍解甲慕空門千里攜家向故園繡佛堂前須記憶
拈香擇火總承恩

家學深知宿世因不妨疑著繫鈴人退身豈爲尊鱸美

藥圃芸軒別是春

想到家園春未歸
枯棹轉處識鄰扉
兒童遠近爭相認
郎將于今易野衣

與君本是舊同條
縑素論交意氣饒
莫惜江山分手處
靈光相對未應遙

寒食二首

山中寒食覺春深
一樣春山幾樣心
杜宇自啼花自落
白雲終日覆層陰

水流亂石雜溪聲
鳥啄殘紅照月明
春色自來無去住
垂楊何故動人情

唐室詩集

卷十八 七言絕

七

庚戌春夜夢坐棲賢橋聽泉山月朗甚獨步成詩
覺起索火書之僅記後二語因足成截句以志

一時情景

金井橋邊夜月深
何人夢裏聽寒吟
洪泉萬古流無盡
孤負嫦娥一片心

前詩既成風雨擁窓就枕未能再題一首

濛濛春雨萬峯深
別有清光寄夙心
收拾閒情付明月
寒爐擁被又成吟

初住歸宗四首

東晉開先代有人
復生松轉劫前春
遙思八十年來事

艱鉅難辭是此身

寺重興八十年
子始忝主方丈

吾師設利在金輪
四十年前話轉新
不道無禪誰獨念
祖翁田地久生塵

子自丙子禮金輪塔便
有三十年不出山之約

嶺南獨獠自丹霞
柳標橫挑千里賒
多少兒孫憐老大
不知何地是吾家

余受歸宗請諸子
相留至於絕裾

最是堪傷法運衰
門庭通顯作生涯
欲持一勺鸞溪水
灑向諸方熱面皮

復生松四首

太極夙植歲寒心
移覆祇園大樹陰
不向人間輕一死
鸞溪橋北早成林

唐室詩集

卷十八 七言絕

八

八十年前事莫論
輕烟重見吐靈根
磊磊滿腹誰堪委
歷盡冰霜到石門

莫誇地久與天齊
偃蓋誰爲樹下棲
更欲影連高頂上
龍蛇千尺動辰奎

神爽登臨匪一丘
萬年香火肇青牛
遙思負鐵人何在
十里香回紫栢秋

題金輪峯塔院四首

有引

子初主歸宗之明年正月四日登金輪峯禮如
來舍利塔因過先師掩關處棟宇傾落茆簷頽

圯念水木之根源傷典型之凋謝思停波靡敢

以身先尊古人坐斷之風息後學狂奔之習正

惟此日殆將終焉俟之後緣聊題四絕

日懸午塔無中影峯繞羣巒見獨尊恩大莫酬塵刹夢
數間茆屋護柴門

當年曾憶掩關人今日空憐守塔身背面烟霞無透路
紙窓寒坐舊時春

第一峯頭徹底貧重來且莫辨疎親簷楹星月年年繞
不信塵中堅密身

吾猶昔人非昔人欲話難酬曠劫春葉落歸根他日事
只今誰與續前因

贈堂詩集

卷十八 七言絕

九

米顥二使者入山二首

天使光臨滿院春入門便是箇中人三生石上藤蘿月
萬劫難忘此日因

萬里天威在目前靈山付囑尚依然寒巖牛火家風舊
清涕垂垂沒後先

送澤萌後堂住玉川門二首

法季息機真詰者兩年相傍住簾泉移茅又欲臨高壑
先我尋山得玉川

誰道金輪勝紫霄溪搖松竹晚蕭蕭避人別有深雲路
不許時流候牧樵

暮春三首

桃紅柳綠送春歸雨細風微晝掩扉睡起一杯千沸水
神深智淺世情違

雨過牡丹姿未減半酣妃子倚春風沉香亭北皇家事
替得山中十日窮

日永山深只自知黃鶯啼早燕歸遲半牀薄絮閒伸足
不羨人間暖席時

立秋夜望月二首

秋風初起白雲淨湖水將平青樹浮空際無人光自滿
夜深誰解著雙眸

贈堂詩集

卷一八 七言絕

一

雲開山月入潭靜照見千山月清潭月照山山照水
不分明處最分明

膽瓶玉簪花

山輝本是因藏玉幸不簪冠到石門素色豈嫌風味薄
一枝斜倚自黃昏

雙瓣紅梅

輸却微香與雪同疎斜終日笑東風祇因世眼妨寒素
放出緋衣不厭重

牡丹臺下雞冠花

幸托牡丹花下見數株頭上放紅英錦冠照日疑丹鳳

只少東方報五更

牡丹臺邊桃花

桃花先占牡丹春
開落臺邊不顧人
自是淡紅深著雨
敢輕富貴惜風塵

蠟梅

雪裏鵝黃亦是梅
寒香一簇入簾來
似韜潔白隨人意
嚼碎金莖獻寶胎

淨成口占

五溪深處失樵蹤
曲曲溪聲烟霧重
石壓高坪出新柳
一條隄指紫霄峯

唐室詩集

卷一八 七言絕

二

棲賢口占

萬疊青山峽澗東
黃埃白晝虎狼風
僧歸野火燒松樹
照入深潭起臥龍

庚申除夕

白頭只合老青山
山事如今且未閒
明日又歸三峽寺
千峯林下水潺潺

固窮吟三首

近來有箇固窮法
只是堆堆不著忙
聞說棲賢無米爨
但教伸手向村坊

須信出門便是草
端居蓬島控遐荒
饒他豐儉終當盡

堯舜垂裳帝力忘

修行到老空餘我
我是人間倔僂僧
水草東西隨分過
不干名利日騰騰

雨打牡丹花殘二首

春光得令自翩跹
富貴誰知但目前
一夜殘紅風雨掃
淨梳枝葉待來年

試問枝頭知未知
豈堪惆悵憶當時
洛陽簫管終難盡
只是人心有盛衰

雨後牡丹二首

明年三月只如今
富貴人家一樣心
須憶舊時憔悴色

唐室詩集

卷十八 七言絕

三

當花休更悞知音

幽姿莫倚洛陽時
幃帳家家若爲誰
不似山間風味永
青青猶故一枝枝

閒步松下偶憶亾過諸衲二首

出嶺三春百念休
溪山雲月兩淹留
松花滿地何人去
誰謂高年不白頭

青山白水非新故
宜月宜風亦偶然
閱盡死生情未替
閒看春色覺時遷

偶感二首

不願羸峯疊石龕
真成先見我癡憨
青山處處可埋骨

何必區區向廣南

千古無人無背後情當時感激爲身名若教八萬四千歲
地角天涯好弟兄

春蘭二首

初佩無端入楚詞爲憐清絕寄相思幽根自有同心調
萬壑千峯臭味知

劍葉如鋒出匣寒美人含笑倚琅玕聞香未許誇同室
賺殺春風待夜壇

衰柳二首

山南溪北見花開曾逐東風舞萬回幸自雪霜無著處

馬堂詩集

卷一八 七言絕

三

莫因憔悴憶章臺

早知寒至傲秋風月落山堂影已空赤體每憐松柏苦
春來依舊拂牆東

醉梅

暗香偏在野人家鶴過寒空映晚霞潔白却宜微著酒
不妨籬落自疎斜

因峯頂侍者偶憶往事走筆寄晦林禪師二首

博嶠經營三十年兒孫無力愧前賢當時只道山頭在
回首斜陽草漫芊

何年交臂頻相失憶別家山惱亂中三峽橋頭逢信使

不辭千里寄同風

非影慧潛行乞餘干臨別示詩二首

我病偷閒且閉關相勞爲衆往他山調心多是近人處
抗互俱非大似頑

老懷恃此強爲安兄弟同心耐暑寒法界自來無彼我
剎塵休作一期看

雪木書記同鑒光行乞臨川二首

爲道相隨二十年清泉白石自安眠于今拓鉢非他事
念我顏齡一衆先

我病偷閒且聽天天教老漢樂餘年支持大厦先一木

馬堂詩集

卷一八 七言絕

四

信植同行有普賢

會三遣化入辭二首

年年多費草鞋錢一鉢沿門爲衆添于今又向他山去
有話聊將白紙傳

行業純真我素知因緣終有好相爲江山指顧無餘說
且待高秋雁過時

月二首

陽卷陰舒散積氛爲憐長夜隱高靈何人不在光輝下
圓缺從教鏡裏分

如鈎初見似新知漸漸增輝到舊時天上桂輪無晦望

人間忘憶有全虧

嶽監寺出世未及親辭乃翁今相尋入山年適七十父子樂甚賦詩爲壽二首

佳嶽尋兒已古稀雲中相見各依依昔年未遂裴休願今日追歡盡意歸

五老亭亭靠紫霄高低羣遠萬峯遙見孫既有兒孫福長劫還他祖父嬌

夜坐

雲散青霄露碧空何如片片冒玲瓏但知徹體無遮處月落平原萬里同

瞻堂詩集

卷一八 七言絕

三

春草二首

春草籬邊綠未休王孫去後鷓鴣愁聲聲只喚哥哥子萬里秋原易白頭

年年只見綠初肥萬里天涯生事違莫道芳菲平野盡五陵游俠馬蹄稀

四季雁四首

柳線初垂歸計松平沙萬里是吾鄉休言南國勞生事不度潼關漫度量

黃雲如霧舊生涯四首南洲道路賒飲啄已爲忘客苦飛鳴不覺夕陽斜

西風初動望衡陽却怪衝簾機未忌斜度大江秋水怯一行倒影入寒塘

楚原千里稻梁肥掩映蘆花好息機猶自孤鴻深夜戍一聲高向白雲飛

送塵異但子歸省二首

與汝同撐大法船莫隨風力把頭先洪波險闊篙心穩萬丈厓門鷲箭穿

老去驪歌不好聽此生知有再趨庭下堦更莫頻回顧法界如今世念停

孤吟三首

瞻堂詩集

卷十八 七言絕

六

道衰無侶自孤吟時向林間坐夜深情見兩忘誰共語等閒辜負昔人心

草深堂下日沉沉鐵壁銀山若箇任晚近不生真法器牀頭高挂伯牙琴

不是無心爲後昆都緣慙負昔時聞鈴羊挂角無踪跡一簇金羈向白雲

秋江

淺水明沙照影親一時風起失前人須知只在洪波裏穩臥江蘆狎釣綸

棲賢退院留別各剎二首

鹿峯有寺不容住臥笠隨身一錫輕忍見袈裟甘俯伏
非關高視儼清名

僧住名山紹祖聲下同胥靡若爲情謬膺師席真風在
敢與禪林作世程

關中吟十首

久拚身心奉剎塵一生悲智自疎親百城烟水迢迢道
回首城東猶昔人

莫倚元勳做少年百重圍破一身全黃埃白刃前驅失
夢裏驚魂空自憐

矢盡寒原戰未回雲屯萬里出龍堆前軍金鼓無消息

唐室詩集

卷二十八 七言絕

三

百戰旄旌擁成臺

五丈高原計亦奇全軍進退鬼神悲空中大有安排處
賺殺沙場輕薄兒

舊事難爲此日論沉鎗鎖甲暴平原早知一箭千山定

繫馬垂楊沽酒村

無人負我笑曹瞞做盡奸雄負子孫秋水長天元一色

高文羸得至今存

黃石書傳王漢高焉知初本爲韓圖堪嗟斷臂何曾得

墻壁如心枉自勞

數十年來枉用心心纔起處被魔侵自爲城塹何人事

遣去呼來直至今

千鍾萬鍊虛空碎不似頻呻呵欠時若更醉酣三昧酒
幾多生滅目前遺

甚深三昧許誰知常近如來坐未移不信折旋與俯仰
一條白練至今疑

唐室詩集

卷二十八 七言絕

二八

瞻堂詩集卷十九

番禺天然禪師著

書記今毬編

梅花詩

五言律

一東

白花輕一放萬壑盡春風蜀客相逢處何郎寡和中烟
荒村路斷人去水流空却憶霜零後雲山望欲窮

二冬

荒榛迷遠道絕岸一相逢飄落非殘雪橫斜傲古松目
睹堂詩集

卷十九 梅花詩

空烟暝色跡混獵樵蹤自顧同寥廓隨雲隱亂峯

三江

寒溪疎影瘦夜靜水淙淙雪重從衣薄烟深帶月降不
因驚碎玉何處覓枯椿四望江山暗冷冷獨倚窓

四支

獨秀一林悄寒山薄暮思風烟愁見晚桃李恨生遲觀
世疑空劫論交與古期莫云春漸暖應記未開時

五微

倚空寒夜月林靜鳥聲稀一自逢人少方知與世違雲
烟籠不住泉石好相依香入初風醉臨崖悲採薇

六魚

春愁看不極空谷此情疎地僻先明月天涯遲素書立
殘三尺雪坐老一園蔬豈待東風至雲中香有餘

七虞

催人頭已白朝夕共躊躇踏雪香非遠尋香雪又無歲
寒傷一折春入老千株村路溪橋迴垂垂清影殊

八齊

晚雪風初細花開山鳥啼易寒迎日近難見故枝低獨
樹紆樵逕叢芳狎釣溪名園多蔓棘聊傷石橋西

九佳

瞻堂詩集

卷十九 梅花詩

二

故園黃葉盡風雪舊生涯孤壑春先醉同人月在懷抱
香矜獨處殘夢怯寒蛙道路雲烟渺尋芳到古崖

十灰

去年爲春落今日爲春開萬里誰相識白衣人又來望
窮雲鶴影愁斷杏花杯一自幽香動羣芳夢欲回

十一真

不到空山裏孤標恐未真嚴枯今日景初蒞百年春江
店烟中樹荒臺月下身平生信幽節寒夜自無人

十二文

荒原人影寂孤雁不堪聞惟有一枝秀乘風寄白雲黃

塵初夜靜素色曉霜芬珍重冰稜意前山日未昕

十三元

幽根不可拔歲歲老蓬門絕俗臨危石依人倚遠村有
花應有雪堪對不堪論愛爾疎斜影寒山知獨存

十四寒

一從秋色老寂寞倚闌干花發春何限春來花欲殘不
因傷歲暮能得幾人看爲語禁寒者楊州興莫闌

十五刪

別有凌霜意枯榮從去還不堪橫却月以此到廬山草
色催人老幽葩空自閒春風能解凍零落豈須攀

唐室詩集

卷十九 梅花詩

三

一先

灞橋春色早迢遞到窮年韻落江城杳香流古澗前一
峯新雪月千里舊山川翹首人間世寥寥共遠天

二蕭

寒盡花初發相逢慰寂寥遙知日照處不與雪俱消閉
戶來春色隨鞭過楚橋古今情未已江國正蕭蕭

三肴

孤山空自放豈問歲寒交但得香在石何妨露滿梢葉
凋深見月鳥過不棲巢最是幽人意誰當共結茅

四豪

萬卉休窮臘孤芳此獨勞枯藤發寒燄春色動林臯雪
暗光逾滿雲低影自高蕭條生理別方嘯北風號

五歌

不入芳菲逕棲心當若何獨辭春日短因共白雲多素
色和烟老疎懷逐雁過祇應同靜者榮落在藤蘿

六麻

漸覺朔風急疎林日影斜悲時同落葉積素獨呈花寒
坐三冬促春光一夕賒少陵忘却恨應負此心遐

七陽

非關衰世意皎皎一凌霜愛我不嫌白憐人祇自芳幽

唐室詩集

卷十九 梅花詩

四

懷如有寄孤放若爲狂但到春深處悠然思共長

八庚

涸落知誰世危危獨向榮爲憐衰草色不盡倚寒情泉
石何曾暮烟霞餘此生疎斜如可似真悔一時名

九青

欲折不堪寄晴窓香一餅寂寥須此鑒消息可誰聽愛
雪驚同色和烟渾獨醒更饒窮臘韻孤雁下寒汀

十蒸

籬落難爲色山寒情不勝素襟堪對石幽韻却疑僧凍
臘他年恨春光昔日曾霜中誰可念令我獨憑陵

十一九

獨出羣芳後凋零感暮秋吳宮花草盡漢苑晚香留白
髮宜松老閒情共竹修月明風露滿無事到春愁

十二侵

舉世渾如夜何人問素襟空山曾有夢秀色自成林已
辦窮年計寧愁晚露深夕陽流水處古韻日沉沉

十三覃

立雪終何極深寒亦自堪誰當尋素侶知不到茅菴此
日雲中趣千秋石上談大庾花信捷春色滿江南

十四鹽

唐室詩集

卷十九 梅花詩

五

離離孤影絕因月到疎簾尚有餘香在殊增老衲嫌暮
雲旋欲合朝霧不曾霑獨倚寒巖醉無人韻更添

十五咸

濯濯寒逾潔惟當老碧巖幽心矢霜雪疎影托松杉山
靜雲千樹僧歸月一帆無人知此意長詠付琅函

七言律

一東

乾坤渾灝鬱龍從物化承陽氣候通萬彙初回先素色
羣芳未綻暗香叢風飄雪蘂隨烟散月凍溪明一樹空
慙愧梁園覓不見獨留孤韻古今同

二冬

笑抱閒情自一峯東亭何處見春容相期深谷惟明月
不畏寒巖共老松帶暝坐醒初夜夢倚空愁破五更鐘
生來傲骨慙烟火半落溪橋澣短筇

三江

聊將春信渡寒江映雪清姿色易降零落風烟同白鷺
蕭條形影對銀缸夢回香遠人何極望入雲端眼一雙
萬紫千紅看若此解衣誰與臥虛窓

四支

孤芳無地足棲遲木落溪寒又一時瘦骨且隨巖壑老

唐室詩集

卷十九 梅花詩

六

素香不使水雲知濛濛太古幾忘歲寂寂空林欲待誰
倚石自憐霜雪意百年春色正相期

五微

一園寒玉影離微獨坐山頭夜不歸曉露未乾窺石室
夕陽初下映柴扉似憐高士埋空谷猶聽孤猿欲攬衣
夢斷羅浮春尚早北風吹雪雨霏霏

六魚

寂歷空山清夢餘一枝斜映六窓虛幽人抱鏡臨秋水
老衲凭松讀梵書坐石不知寒夜永聞香方覺朔風初
春深正恐無尋處珍重衡門影自疏

七虞

曾和積雪暗前途雪裏聞香風味殊萬里烟銷春信達
閒亭玉立客心孤影沈寒水空無雁光浸長天月在湖
終古離披君不見臘窮人散獨躊躇

八齊

山寒石瘦暮雲低一道晴光混不齊萬古鴻蒙自今日
何年開落到西溪孤松鶴立烟霞老野渡舟橫樵舍迷
我亦危危人影外凌風臺上笑相攜

九佳

一番寒徹影參差撲鼻餘香韻自佳晝共白雲連絕巘

唐堂詩集

卷十九 梅花詩

七

夜同明月醉空階爲慙芳草遲春陌獨許梨花到石崖
是處江城吹欲落冷冷古調可誰諧

十灰

含章花事已成灰爲愛寒溪帶雪來一望白山人穩坐
數聲清淚夢初回多情且共三生石好月相尋綠橋杯
歲歲凌霜君自惜莫教憔悴北風催

十一真

開遍江南未是春春光辜負隴頭新幽姿濯濯清霜月
道韻森森白髮人松栢無心須憶我溪山依舊可誰倫
豈因舉世慙珠玉顧影寥寥亦自親

十二文

荆南似雪恨空聞地老天荒始見君霽色同人能悟物
正襟危坐若無羣離離疎影先春動皎皎寒光後夜分
一擔枯藤探不盡朝烟暮月爲誰醺

十三元

斜壓疎籬祇自存香風冉冉入黃昏獨翹天際渾無色
飄落空潭不是痕雪映高低疑近遠冰懸日夜自乾坤
朝滋風露何勞問多少衝寒到石門

十四寒

高放嶢峻天地寬幾枝清瘦自輕寒只教雜雪披靈苑

唐堂詩集

卷二十九 梅花詩

八

不共含桃薦玉盤落葉滿山光璨璨亂雲深谷影團團
羽衣皓首空相對錯比華嵩石上看

十五刪

聊傍雲峯共掩關霜清月白一僧閒秋風不折凌霄骨
臘雪逾深老鶴顏寒涕垂膺憐懶衲龐眉坐石傲西山
佳處頂上湖千頃慙殺當年漢苑還

一先

佳氣隆隆萬象妍靈根曾植古皇前謾隨晨霧舒寒飲
識得春光舊年湛湛清姿和暝醉稜稜丰骨帶雲眠
無勞支老買山隱儘有疎斜庾嶺邊

二蕭

隨風遠度自迢遙到處生涯香一瓢紫陌無綠花欲老
雲山有恨雪中銷看殘蘭菊甘籬落聊共松杉冷灞橋
皎潔自驚寒色異春深依舊綠條條

三肴

永夜空濛月一梢冷冷疏葉破荒郊只愁終古無春色
獨抱寒香共石巢逸士踏餘三迥雪老僧長伴半間茅
孤榮却爲羣英早但到芳菲笑落匏

四豪

姓名終不入離騷留與雲烟援彩毫巖壑何曾有霜雪
晴窗詩集

卷一 九 梅花詩

九

春風吹落盡蓬蒿幽葩吐處陽和動素榮殘時青草高
自是韶華成代謝遐心無耐聽松濤

五歌

飛空帶雪影婆娑落落幽巖亦自多千樹凍雲銷不盡
一溪寒月又如何光凌北斗疑長劍雁叫清霜當浩歌
古寺森森鐘磬外有人含睇在山阿

六麻

烟暝繽紛落日斜五衢寒盡一枝花我憐素色禁殘雪
誰愛餘香坐晚霞但道影疎南浦月豈知春在野人家
幽光處處都相似況是荒岑韻更賒

七陽

獨厭容長異衆芳由來素質欲凌霜坐銷暝色發林秀
引得春風滿草堂愛此清芬先墮葉却憐憔悴暗生香
不妨共對連宵迥千古幽懷在石牀

八庚

玉質冰操共此情歲寒惟見一林清雪霜滿地誰堪白
桃李開時但有名飄落且隨流水去孤榮又傷碧巖生
臨風欲和還應笑何處關山無笛聲

九青

萬象沈沈醉不醒微雲澹月倚山亭若憐凍臘爲先放
晴窗詩集

卷一 九 梅花詩

十

更喜春寒尚未零容易珠離千顆白曾同柳色幾枝青
幽姿我亦慙相失夜夜溪頭戶半扃

十蒸

山逕橫斜好共僧孤雲野鶴碧峻嶒相看石上寒如此
坐到花殘春未曾澹影情疎應似我曉風人外若爲朋
紙窓竹屋淒清處一片禪心不可勝

十一尤

黃花落盡獨憐秋便放寒山倚石樓佇望白雪歸洞壑
坐看孤雁下滄洲影同雪色惟堪賞嘯入春風不可留
一自參軍吟欲絕疎鐘明月夜光浮

十二侵

雪裏窺人雪不侵
澹香孤影百年心
一梢烟月看同昔
去日春光又到林
吹落爲摧羅袖色
高低空笑白頭吟
菀園上苑多憔悴
別有幽根在石岑

十三覃

輕寒殘雪暗江南
曙色幽香尚帶嵐
潔白不傷行路意
疎斜終欲老雲菴
似催萬里還家信
猶伴浮生半日談
却笑武陵溪未穩
年年春夢付癡憨

十四鹽

雪中香色水中鹽
夜夜看花味欲兼
不是我來寒徹骨

唐堂詩集

卷十九 梅花詩

七

枉教人醉月明簾
孤山影碎千叢玉
萬里傳持一素緣
幾度因風聊寄贈
恐驚頭白易生嫌

十五咸

滿林秀色映松杉
西竺先生經一函
雪嶺開殘迂凍臘
早春疎影到千巖
山中有客堪餐石
月下何人曳素衫
且抱閒情恣幽賞
香臺雲外共誦誦

五言絕句

一東

葉盡花自發
正當寒山中
山寒人見少
花發年年同

二冬

花在寒雲裏
看來隔一重
路傍猶落葉
況復到高峯

三江

枯樹望空白
回頭香在窓
一時聞見靜
使我夢魂降

四支

寒色擁千樹
尋香只一枝
何因重攀折
欲識樹上時

五微

心知花在樹
望月影微微
不到寒香入
終然此意違

六魚

高樹花開盡
低枝藥尚疎
近人情熱處
留取暗香餘

七虞

唐堂詩集

卷十九 梅花詩

七

望裏花疑雪
近看一語無
全身在香國
頓使野情孤

八齊

多少寒山子
相看在小溪
不知香冷處
終日對花迷

九佳

有時寒雨過
生怕素香差
細看枝頭濕
方知濯更佳

十灰

遊人欲多折
要傷小瓶開
不知香在手
更覓一枝來

十一真

花香花不覺
都付賞花人
人散香同歲
冷然太古春

十二文

獨立荒烟白不驚寒雁羣祇因春夢斷夜夜但空聞

十三元

香暗隨風度麝麝不欲存聞香意何限花自到黃昏

十四寒

幽豔曾無歲尋香人自寒一般清冷致終不悔衣單

十五刪

獨舒寒窗日紅紫一時刪暗香酬客意誰會到花間

一先

春色有無處但觀寒臘前迴臨村路上來往白雲邊

二蕭

唐堂詩集

卷一九 梅花詩

三

覓花花不見雨雪空蕭蕭認得枝頭穩何須待雪消

三肴

祇爲花開處偏令雪上梢春風吹落盡不見雪空巢

四豪

走馬春郊早探花問凍醪花醒人欲醉笑殺五陵豪

五歌

一枝三五朶疎處月明多舉頭見寒月不覺暗香過

六麻

日出雪消盡泠泠一樹花焉知寒日落香色未曾差

七陽

月下花容隱雲中花影長坐到無花處時聞一陣香

八庚

縱白何如雪疎寧似竹清若無香撲鼻猶逐倚寒名

九青

晨起到花處不知花已醒但憐寒歲見莫惜露零零

十蒸

莫道寒偏妒多因花欲凌一自同於雪方知雪不勝

十一尤

薄暝易相識月明何處愁分明枯樹裏望絕白雲頭

十二侵

唐堂詩集

卷十九 梅花詩

十四

寒夜無藏處花枝共月深清光纔一半休向月中尋

十三覃

好處非關月重烟不着風疎斜泉石裏看盡古今談

十四鹽

欲寄成何字天涯滯尺縑相思與相見語默一時兼

十五咸

風雪猶未已花開自碧巖欲知寒蘂意遙指隔林杉

七言絕句

一東

色共梨花香不同千山烟月有無中立殘孤影君須認

看去春林溪欲紅

二冬

長橋低岸好相逢多折偏憐落客蹤遙望白雲溪路滑
幾枝殘雪老孤峯

三江

翹首南天意未降
一棹蕭蕭夜渡江

四支

洗盡鉛華欲付誰風烟淒斷月明遲
更有深春搖落時

唐室詩集

卷一 九 梅花詩

五

五微

白玉條條映落暉雪中春色正依違
天涯苦恨知何限
獨立空山待客歸

六魚

荆榛荒沒露零餘天北天南影共疏
冰田長欲帶雲鋤

七虞

昔日玄都花滿衢看花曾數暗香無
回首寒山樹一株

八齊

標實無期望欲迷可憐道路獨棲棲誰同素影千巖秀
撥盡寒灰落紫泥

九佳

影同寒月印空階錯愛清光掩素懷
踏窮殘雪惜區鞋

十灰

木落烟深孤雁哀南枝憔悴北枝催
空自撩人花繞臺

十一真

大漢將軍六代人披星臥雪舊風塵
相看灞上終何姓

唐室詩集

卷一 九 梅花詩

六

憶得雲中老鶴身

十二文

成都高臥影紛紛誰謂晴光獨映文
爲憐人共木樨聞

十三元

臘窮人不到柴門花落花開總莫論
更無形影待王孫

十四寒

高寄空山天地寬素香初藥足盤桓
都作春愁對月看

十五刪

丁丁伐木響人間
繞入春風鬢未斑
認取幽香付他日
臘殘寒盡待花還

一先

爲誰帶雪到春前
幾度相期雲水邊
過眼不堪人意盡
一枝零亂又殘年

一蕭

春光林下共迢迢
百衲雲衣覆石橋
道是聖僧猶不似
何當香逐美人飄

三肴

暗堂詩集

卷一九 梅花詩

一七

片片新花發故梢
隴頭流水一閒茅
壽陽宮裏如相覓
爲道于今共石巢

四豪

難知休訝一枝高
出手何辭待雪勞
花落更應期子熟
莫教人羨武陵桃

五歌

暖處難逢寒處多
幾生魂夢付藤蘿
花光長老曾摹此
何似親從庾嶺過

六麻

一本分攜度嶺斜
只今方見歲寒花
山中獨秀無人問

狂殺清江舊酒家

七陽

謾道生來欲傲霜
相投應亦惜名香
多情共索巡簷笑
爭較高眠怪石旁

八庚

雪滿江邊花氣清
垂垂一樹古今情
悲歡閱盡宣城眼
聊托詩人天下名

九青

蜀郡名園晝掩扃
佳人笑語尚亭亭
風前玉立何生夢
猶自題詩醉未醒

暗堂詩集

卷一九 梅花詩

一八

十蒸

高處憑空折未能
連雲帶月影蛟螭
誰當錯比仙人萼
李白親傳自老僧

十一尤

寒倚闌干映日浮
高樓胡笛滿天愁
北風衰草蓬蓬盡
任是初年亦白頭

十二侵

四望江山共一林
百年春色雪中深
勸君莫向枝頭覓
風起隋隄何處尋

十三覃

錯落雲烟傷草菴繁枝應許赤松參春風暖處如相憶
數盡霜中一月談

十四鹽

萬彙凋傷花意嚴烟漫漫又月纖纖傳聞勝似吳門見
名姓終慙薄世嫌

十五咸

顆顆驪珠月欲西洛陽歸去寄松杉幽花不作凌霜色
萬古香風自一巖

瞻堂詩集卷二十

番禺天然星禪師著

書記今我編

雪詩

五言律

一東

二月嶺南雪梨花間雪中影浮難似月力弱不關風片
上青衫色繁飄白浪空千峯今夜夢迢遞濕歸鴻

二冬

春泥看易盡空谷自爲容覆葉深藏鳥繁花不惹蜂暖

瞻堂詩集

卷二十一 雪詩

一

沈朝市影凍塞虎狼蹤漸見蓬蒿滿川原何處逢

三江

停舟烟樹白沽酒對寒江古驛無嘶馬孤村有吠龙近
墳埋土壘遠火暗山窓誰復能同此棲蘆雁一雙

四支

龍山驚險峻雲路慎擠推壓頽愁地軸飄落念天涯低
易填溝壑高多折幹枝看窮殘臘景茅屋欲深移

五微

陰景去何促陽和轉尚微若將虛夜色無復擬朝暉熱
處終難待寒中初易遠且尋峯頂侶雲霧共相依

六魚

却似雲中日朦朧曙色初耐寒興獨早愛暖步還紆師
嶺樹邊嶺迷江榜上魚何人重回首凄斷老樵漁

七虞

彌天光共滿薄景照偏殊關寒愁征戍屋廬淒腐儒濕
吹連曉角寒斷一冬鬚莫以千峯色都同暗夜珠

八齊

峯峻疑懸布玲瓏逼漢低徘徊驚曉鶴呢嚶誤宵雞竹
摧陰壑影猿斷北山啼沃土候春暖攜鋤分夜畦

九佳

瞻堂詩集

卷二十 雪詩

二

啓戶皚皚積觀林密密排冥茫應自合緯繹不成垂帶
露胎春雨連雲澤凍亥氛埃消欲盡冷艷此時諧

十灰

高低看落處淅瀝竟何來積坎非邀厚知危不受摧借
暉分驚翹倚素人瓊杯千里何辭遠層巒夕曜開

十一真

暖席不堪近寒溪好作鄰豈嫌青草陌欲傍白頭人隱
霧迷深谷乘風度遠津年年似荒月來照不萌春

十二文

陰結先成霞蕭蕭自遠聞入山青易見到水白難分惜

暗夜籠月停光晝薄雲晴簷漸欲滴宿鳥啄微昕

十三元

寒波汎不極瓊路易迷源積曜夕沈壑微光曉在門遮
空時欲下舞屑忽成繁深谷無炎熱層冰豈自存

十四寒

一夜鳥飛絕千峯影到欄莫將銀世界空作月明看對
爾皆憐白何人不畏寒浮雲滿原隰遮莫悔衣單

十五刪

朔風不到海寒氣早歸山玉露當秋委瓊花向暮爛潔
堪窺漢淨輕得御雲間幽望成何似臯禽斷續還

瞻堂詩集

卷二十一 雪詩

三

一先

通隴光矚地浩蕩渺連天照豈分高下汗從落市塵年
華休見晚曉氣欲爭先不待陽和動微風散玉泉

二簫

慘冽紛晨影凝華凍晚颺連光搖暖幌含曜落寒潮不
借投虛隙何勞映碧霄一回幽對暇寥廓靜塵囂

三肴

薄照掩寒日漁舟凍欲膠大江沈遠岫枯樹覆空巢
鼠歸無路雲僧益有茅莫愁紛糝下千地一深坳

四豪

砌上埋黃葉雲中揮白毫落餅珠粲細籠樹玉山高未

暇裁寒練何曾失寶刀飄零愁背日迴照莫成勞

五歌

枯澗逢人少荒茫失路多泥塗鋪紵練珠玉委江河染
亦因風力光疑入鏡魔無心信芳潔寥落夜如何

六麻

嚴嚴隨遠近須到野人家拂岫迷青黛迴江走白沙漣
漣投闊直迂曲入欹斜巧拙無藏處空山對落花

七陽

一宵星月落萬戶暗扶桑鳳閣浮香粉華山起白羊路

瞻堂詩集

卷二十一 雪詩

四

岐增浩歎雲合漫飛揚瑣散成朝暮河山空漾沈

八庚

閨風連夜發綏颺到平明狡獸雲間斃飛禽海上驚寒
威驅霧翳霽色帶霜清菴裏復何事危襟坐五更

九青

錯落空中映蕭疎象外冷溪清不可見雲暗欲全醒坐
對無昏晝行吟過戶庭烟深孤鶴影寂莫擬身形

十蒸

萬頃看同縞憑雲降復升到江知是水近日不成冰花
落疑春妒光流向夕澄江寒人欲暮高皓自千層

十一尤

素質輕如羽悠悠經暮秋投窓空見影積石暗聞流擬作瓊瑤跡翻憐溟渤漚連天捲山霧迢望轉成愁

十二侵

千林閒照曜一夜滿庭陰擬散雲霄上寧愁溟壑深夏凌堪鎮嶽春水欲鳴琴淅沅思林澤魚龍未易尋

十三覃

浩渺成高厚冰壺秋水涵薜苔低見覆梅李側多慙去雁迷烟渚餞烏啄草菴繁絲停暮色鬚髮入寒潭

十四鹽

王座連朔漠飛墮水中鹽萬竈無烟火千峯入素練樹寒鶯語怯石凍梨花淹倒照雲中色晶晶對夕檐

十五咸

一天冥海嶽萬岫失松杉極目空中素迴頭人倚巖歷沈雲外路微濺石邊函渺渺開襟處春融見遠緘

七言律

一東

陰陽凝散碧烟中飄落何勞問異同飛絮隨風空自白寒爐終夜爲誰紅深山擁被憐東郭野店憑鞍笑謝公東殺亦饒清氣在人間天上一無窮

二冬

憑軒迢望欲攜筇濯濯江山千里從白盡不曾誇素色晴來猶自覆青松暖消石室一杯茗寒入峯林幾夜鐘試問重裘驢背上護生隄畔肯從容

三江

紛紛裂素映山窓萬壑千巖色盡降轉霧驚風朝不避輕雲蔽月夜無雙愛同野鶴投高樹不畏飄蓬入大江一種榮光隨去住枉教人自對寒缸

四支

永夜沈沈聞折枝空山如在百重圍佛燈初暗紙窓白香篆將殘磨衲知十里江樓寒吹蚤孤舟沙岸苦吟遲因茲憶起平生事萬慮消停鬢已絲

五微

天南漠北雨霏霏誰掩峯頭明月扉祇爲繁空慙夕照却憐落樹似花飛板橋風捲馬蹄滑江樹雲繁驛路微看到晴巒春漸去鄉關何處待人歸

六魚

寂寞何人映讀書窮簷衣薄逼年除幾多陽豔寒中過豈有光華霽後舒撒空未許隨風盡含影還堪擬月初回首莫愁雲路隔白茫茫處是吾廬

七虞

藹藹浮浮散五湖寒庭孤嶼惜驪珠
傷嚴妃子元名宓
仗節孤臣本姓蘇
澹若肌膚疑玉粲
皓然鬚髮蘸冰壺
飄飄更有迴風處
淺渚荒原照碧蘆

八齊

河梁匹馬晚淒淒
奕奕浮光拂樹低
驛舍官梅花濺路
酒樓衰柳客如泥
雲連古岸沈牛跡
影隔千峯無鷺啼
空濛上下知何極
谷口聞鐘野寺迷

九佳

霏微暮色鎖清齋
久住峯頭路不理
愧倚晨曦光自滿
晴窗詩集
卷三十一 雪詩
更嫌晚彩影誰諧
龍泉暗溜千行石
牛火頻燒品字柴
寒徹始知魂夢隔
何人吟望在天涯

十灰

同雲徧野朔風催
萬頃晴光一夕迴
憐憺莫愁寒日處
通隴只在暝烟堆
坐久不禁成獨往
夜深常覺有人來
春明未必能相似
誰遣繁花寂寞開

十一真

積照微茫絕四鄰
望中誰是陌頭人
落花滿院疑無樹
拂草連天暗度春
一室冰稜應自惜
萬峯珠錯豈全貧
分明共對羲軒上
更待晴暉恐未真

十二文

寒風超忽白紛紛
兩岸瓊崖一水分
晝裏合離難著素
空中興滅不成文
影沈池上千重玉
光覆樓頭六出雲
便向歌筵分酒力
客華銷盡到斜曛

十三元

萬樹梨花暗寺門
愁雲冉冉滴寒原
今年到地未盈尺
幾日遮天長似昏
近水無聲空入澗
遠峯不見却聞猿
淒清共是此時節
猶憶匡山五里村

十四寒

蒼茫江霧濕征冠
萬井蕭條行路難
黃竹有歌愁宋玉
華門無路臥袁安
梅逐餘香須早落
羽慙輕質不勝寒
雲中信有凝春樹
向日微微出石欄

十五刪

散漫川原自雪山
龍沙迢遞雁門關
千林玉樹三春失
萬頃瓊田一鑿閒
銀象難藏身外影
素娥不耐月中顏
誰云埋沒河山上
指點樓臺落照間

一先

幽靜多懷對遠天
飄零猶自憶前年
潔清亦許隨芳穢
流亂何從數後先
幾家依樹籠芳月
一雁迷烟下暮田
已覺光芒疑夢裏
泠泠石澗水流邊

二簫

衡陽委絕白迢迢衰柳荒原朔氣驕自有流光遲曙色
却無形影到春潮縈迴古渡愁歸客蕭索空山泣去樵
風景依稀還世外人間何事苦招搖

三肴

繽紛繁鷺沒空郊獨向層峯伴鶴巢活水滿煎三峽茗
斷松斜壓一間茅龍潛大澤寒猶蝥虎踞深林凍不哮
掩戶且高殘臘枕漆瓢腰繫萬年梢

四豪

粉粉輕飛二月高撲空如湧海雲濤瑕銷白壁全欺趙
唐堂詩集 卷二十 雪詩 九

色似麻衣却笑曹不薄青蘿凝夏谷定飄紈扇濕春袍
暖堂何似寒巖迥夜夜風簷映玉毫

五歌

浩蕩乾坤平布澤霏微物象自婆娑蘆邊立鶴朝曦亂
樹裏藏鴉夜色多人地定能銷碧血彌天已見倒銀河
南洲到海猶炎熱坐對冷然發浩歌

六麻

飄搖縞帶總隨車隔絕門庭入徑斜透隙却疑搜鼠兔
翻空真似攪龍蛇池中有水偏投影石上無根亦著花
瑰屑不堪寒到眼縱橫難掩碧籠紗

七陽

白霓遠近啓山堂欲濯塵氛淨上方江浪到天應浸日
瓊花著地不聞香千峯倒影入寒澗萬屋平漫汎夕陽
借問年華真箇晚細看春色動遐荒

八庚

雲外何因見素情玉塵風滿澹然生寒絃人向深堂調
凍屐誰同倚石行望遙天末山應在踏近溪邊水更清
勝事大都成寂寞兔園空有惠連名

九青

白練千條入鏡清輕繁欲向夜窓聽憑高且遜尖峯出
唐堂詩集 卷二十一 雪詩 一

就下還尋絕壑停華表鶴翎迷舊郭豐城龍劍擬新硎
攢天一倍臨風急却似彷徨廣漠庭

十蒸

濛濛萬象獨憑陵何物光芒積素凝面目冷然遺草澤
肝腸如見托峻嶒若爲熱處偏成水不耐寒多竟作冰
自是野人茅舍穩斷橋孤岫一枝藤

十一尤

臘窮泉涸絕溪流河海雲生杲日收一夜似風吹敗葉
五更疑月滿層樓却回寒燄榮幽桂豈爲凋林感暮秋
遇物淪形歸大冶高低平汎曲江頭

十二侵

重輪掩抑晝沈沈顧影難爲薄曙襟世上相尋皆桂苑
人間何處有山陰去留不是迷源客深淺誰論將策心
看嶽共驚雲勢湧低空不覺夜堂深

十三覃

委積徘徊散薄雲先春有信到江南常行淺砌猶疑別
欲過前山祇自諳當晝連烟昏遠樹無燈通夕曉寒龕
但知掩日韜霞意始覺幽暉萬景含

十四鹽

萬丈烟波撲鉅炎名模鎔盡絕廉纖無端虛室能生白
誰向空中擬撒鹽芳潔逾慙高士愛嚴寒不畏世人嫌
一從凋落黃花後夜夜峯頭寫素縑

十五咸

誰鞭天外白珂銜勢盡雲駒萬里颿欲湧波濤翻日月
不留蒼翠覆松杉食餘藥嶺千牛草寒有青州一布衫
莫笑繁絲倚枯木衰顏窮望上江帆

五言絕句

一東

細看重雲裏分明不是空夕寒光獨遠憑化委長風

二冬

春色在寥廓沈烟蘸玉容綈衣輕似舞乘夜上高峯

三江

愛松埋鶴影背月照寒牕最是無人處生憎嗥夜龙

四支

玉塵散林薄半上古松枝枝壓愁將折塵宵曾幾時

五微

千峯一夜白先照野人扉似月望高樹澄澄濕衲衣

六魚

皎潔侵寒陌零霏二月初梨花香未散隨影落吾廬

七虞

因風消蠟炬無影落澄湖寒熱一時盡清輝何處殊

八齊

颿颿連夜動起舞似聞雞冰合知寒極瓊花踏作泥

九佳

白髮鏡中落真同近暮懷但知寒色迴隨處得生涯

十灰

雲裏望何極紛紛撲素埃江山同一色不見雁飛回

十一真

雲暗非關暮花飄豈是春晴光應十丈不爲住山人

十二文

濯濯寬裳濕何人倚白雲莫將雲裏影空向陌頭分

十三元

浩渺疑空劫霏微向暮原思歸歸不得洞口已迷源

十四寒

嚴威生大漠萬甲擁雲寒何處刀砧急朦朧向夕攢

十五刪

落樹烏成白催人鬢欲斑輕質何曾定浮沈烟雨間

一先

迢遞長征路徬徨欲曙天最憐清素影撲落馬蹄前

二蕭

唐室詩集

卷二 雪詩

三

山光不是曉半夜過危橋一似聞生客千峯失寂寥

三肴

狂吟月下客門外任推敲深夜寒侵楊誰憐樹上巢

四豪

鳥絕山霧起日沈雲影高微風吹玉屑不上懶瓚袍

五歌

三聲溪路絕一壑同雲多寒光幽處近形影托青蘿

六麻

堦砌葉初上雲山路轉賒掃門殘影亂千里望貧家

七陽

枯根覆已盡殘夜滴寒塘人在空山裏山空人影長

八庚

日落山路合林寒霽色明梁園人盡醉那識此時情

九青

帶寒汲遠澗片片落雲瓶水凍還成片何勞烟霧停

十蒸

陰風吹白羽皎皎雲中澄誰謂終非水人言不是冰

十一尤

終歲滿林白重烟隔上頭定教寒裏見不遣入春流

十二侵

唐室詩集

卷二 雪詩

百

瓊花散丹石掩映臨江陰誰知枯落後更有白雲深

十三覃

倚樹繁衣袖流光向夕舍何人能到此撥火共凝愁

十四鹽

不分光浮地還函明鏡奩寒輝殊未減春色夢中兼

十五咸

帶雨瀟瀟下江寒落遠帆峯頭一回望望久沒松杉

七言絕句

一東

灑盡平原萬里空橫江沙捲馬頭風寒雲已沒斜西照

更勒金羈却向東

二冬

欲向冰霜慕遠踪
藍關何惜馬蹄封
已甘朽骨埋江瘴
猶恨秦雲千萬重

三江

乘風昨夜扣山窓
慙愧華亭尚隔江
莫道驪珠容易見
垂龍左耳割難降

四支

漠漠同雲向夕垂
千門萬戶鎖寒炊
落花一片能潛化
何況芳林絕路岐

唐詩集

卷二十一 雪詩

五

五微

堆壓橫橋山徑微
寒林齊色一僧歸
閒殺五陵貴公子
醉騎白馬去如飛

六魚

鴻飛不到百情疎
阻闕江山烟霧餘
飄落盡歸寒沒處
暮林空見野人廬

七虞

松根一夜撥紅爐
燒盡秦灰入玉壺
萬古江山只若此
瓊樓歌暖漫呼盧

八齊

崩騰未可凌高嶽
繚繞還堪隱別蹊
一望風烟迷古洞
長安爭似晚峯西

九佳

平沈山嶽影參差
深夜同誰步玉街
萬丈光寒看璨瑳
回頭人自隔天涯

十灰

誰催千里集瑤臺
朔氣蕭蕭映玉杯
銷盡豈如隨霧轉
有時飄墜碧崔嵬

十一真

皎皎輕飄桂葉春
影娥池畔趁芳辰
凌空更上無棲處
唐詩集

卷二十 雪詩

六

却笑人間醉玉塵

十二文

日暮驚沙薄楚雲
中江樹影紛紛香
爐飛瀑三千尺
猶較衡陽白雁羣

十三元

黃雲白日暗寒原
鴻雁無聲度塞垣
自古客行愁道遠
紛紛薄木鎖侯門

十四寒

千騎獵馬出樓闌
不見飛禽落日寒
風起平沙天路白
角聲吹入朔雲圓

十五刪

莫愁殘臘滿頭斑
絳色偏能駐老顏
更有銷寒誇玉馬
定教丹石勝常山

一先

新住寒山綠玉川
連光曉映卜豐年
已堆萬戶千重壁
誰靳沿門一箇錢

二蕭

篩空萬里不封條
未到春林慘氣銷
誰道凝陰能掩素
瑤花偏逐朔風飄

三肴

千山寒落陰重茅
樑作明珠悞水泡
一任曉風驚復息
不教殘凍挂空梢

四豪

練絲千縷何勞泣
達路茫茫真欲號
拚教寂寞山頭望
不是楊雄誰載醪

五歌

眼前浩潔凌晨早
傾耳希聲清夜多
漸入春郊花氣暖
寒庭誰解泣銅駝

六麻

破衲蒙頭老歲華
寒深時亦動長嗟
古來甲子朝門外

亦有幽蘭哀日斜

七陽

寢跡窮年樂未央
萬山璀璨引風長
聽殘簷溜添寒絮
不臥仙人白玉牀

八庚

凜栗忽驚溪路明
栽栽千里共雲平
藐姑山裏知何似
寒夜相逢莫問名

九青

白盡千峯峯頂青
空濛之內有人醒
寒巖忽起從空下
不信瑤華滿夜庭

十蒸

因高纍仍看容易
息影憑空力不勝
荒月自來還自去
更無人待碧崢嶸

十一尤

琉璃殿裏汎虛舟
光湧層波天際浮
深夜冷然照牆壁
忽疑身在碧雲頭

十二侵

寒飄玉葉散高林
弱木頽枝凍已深
更向陌頭雲裏望
豈堪淒切暮猿心

十三覃

環丘山上覆冰蠶作繭絲成五彩函若使海人獻巢許
不將霜質伴華簪

十四鹽

遙空直下水晶簾照見鮫人夜織縑無端一陣寒風急
吹落紈絲散作鹽

十五咸

棲老雲中碧玉巖經春猶自托松杉人間未必能知此
遮莫臨風寄素緘



ZW 2118188814992

重刊長慶語錄 詩集捐資列

華首臺常住 肆員

麗泉 貳員 月印 貳員 拙峯 貳員 展文 貳員

靈鷲 貳員 服膺 貳員 靜基 貳員 謙受 壹員

允受 壹員 寶池 壹員 宏燦 壹員 秉受 壹員

證禪 壹員 乾麻 壹員 淡緣 壹員 翼成 壹員

慧通 壹員 平矩 壹員 守常 壹員

海雲常住 陸員

自航 貳員 祖印 陸員 展祥 貳員 同真 貳員

奇觀 貳員 省來 伍員 瑩徹 壹兩 承至 壹員

唐堂詩集

積良 貳員 卓悟 陸員 王光 貳員 仁端 貳員

原今 壹員 福遲 肆員 知方 貳員 沾潤 貳員

俊章 壹員 湜池 貳員 湛愉 壹員 暢開 壹員

鶯階 壹員 懷貞 壹員 彌深 壹員 沛毓 壹員

宇量 貳員 培芳 壹員 巨量 壹員 蔭慈 壹員

志安 壹員 漢登 壹員 喻鏡 壹員 潔舟 壹員

稟讓 壹員 蹈通 壹員 禮空 壹員 立權 壹員

晃昭 壹員 果乘 壹員 肇林 壹員

海幢常住 貳拾兩

瑜山 肆員 恆信 貳員 照中 貳員 純謙 肆員

奕中 貳員 渡津 貳員 元珠 貳員 爾勤 肆員

二嚴 陸員 戒珠 貳員 迪昌 貳員 接航 壹員

宜章 貳員 靈苗 肆員 敏學 貳員 叢靈 叁員

順航 壹員 序經 肆員 悅仁 壹員 崑石 壹員

遜怡 壹員 俊舒 壹員 曇樹 貳員 倬掄 貳員

銓誠 貳員 石根 貳員 穎勤 肆員 親潔 陸員

澤念 壹員 喜成 貳員 培之 壹員 瑾瑩 壹員

彥之 貳員 惺勤 貳員 悟非 壹員 榮芳 壹員

務閒 壹員 允存 壹員 良欣 壹員 茂芻 壹員

守初 壹員 滙渠 壹員 寬行 貳員

唐堂詩集

捐修藏經餘銀壹拾壹兩叁錢伍分

大佛常住 拾大員

慧鑑 肆員 若蓮 拾兩 純寬 貳員 逸龍 貳員

忍微 肆員 建庸 貳員 奮進 壹員 勉之 肆員

明初 壹員 容與 壹員 聖傳 貳員 兆昌 壹員

遠齡 壹員 曙臨 壹員 景蕃 壹員 恂齡 貳員

超听 壹員 衍琮 壹員 堅遜 貳員 英霖 壹員

祺秋 貳員 樾齡 壹員 銘刪 壹員